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七一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三魚堂四書集註大全四十一卷(二)

〔清〕陸隴其輯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嘉會堂刻本

中庸或問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朱子曰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好處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非以在中釋中字）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道以由行之用言）見（形甸反）諸行（去聲）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去聲下有當同）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新安陳氏曰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交互發明以見非截然而二）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

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是體。已發之中。是用。○格菴趙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聲）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

驗於今之無所詭（古委反）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擧也（朱子曰譬之飮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珍異不常得之物。則可暫一食。焉能久乎。○北溪陳氏曰程子以不易解庸字亦是謂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不若平常字最親切可包得不易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然後可以常而不易若怪異之事人所罕見但可暫而不可常耳平常不易本作一意看）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新安陳氏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與高明對君子中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形甸反）夫（音扶）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爲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爲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爲淺

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音烏）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時戰反）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朱子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謂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然皆是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便卽是經）○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

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新安陳氏曰未發之中乃古人所未言之精義）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比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朱子曰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曰張子之言如何（張子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曰呂氏爲己爲人之說如何（爲字

去聲下爲人同○藍田呂氏曰爲己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功名爲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有未及乎爲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壹亦用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脩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徼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 曰爲人者程子以爲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徼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己而遽欲成物此

特可坐去聲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烏定反潔也乃似聖人強上聲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去聲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去聲復而致思焉亦

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形甸反 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朱子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格菴趙氏曰天於賦予處周流而不已斯之謂命人於稟受處該全而不偏斯之謂性 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

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黃氏曰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特殊其名以別天人之分耳○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統四端制萬事哉○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就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斂藏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眞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附

蒙引氣以成形如木以爲肝火以爲心金以爲肺水以爲腎土以爲脾此五藏之出於五行者然也又以外體言之火爲目水爲口左耳居東方屬木右耳居西方屬金而鼻則屬土也又通一身而論其得於五行者如吳文正公詩云氣火血脈水骨金毛髮木五行皆有土四物藏於肉是也皆氣以成形者也有氣斯有理木之理爲仁火之理爲禮金之理爲義水之理爲智亦各有所屬也此所謂理亦賦焉者也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荀楊韓子論性詳見孟子告子篇集註○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北溪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扶問反以至於敬長上聲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彼列反下有別同亦道也附存疑朱子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

弟之道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愚謂在性中只謂仁率其仁之性而行即爲父子兄弟之道矣在性中只謂義率其義之性而行則爲君臣朋友之道矣此說率性之道最分曉故子因其言而足其意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此言性與道之全體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此言性與道之大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秦醉反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仁蜂蟻之君臣義豺牀皆反獺他達反之報本禮雎七余反鳩之有別智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詩傳云雎鳩水鳥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去聲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朱子曰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裏面做出底道理○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

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覺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而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潛室陳氏曰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換便是率處若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卽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脩道之謂敎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敎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

不能不異者是以賢知去聲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昏蔽其天理錯雜以人欲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尺淺反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範以立敎於天下使夫音扶下同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所戒反而使之名盡其

情則仁之爲敎立矣有以別彼列反下同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扶問反則義之爲敎行矣爲之制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敎得矣爲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去聲下無知同之爲敎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上聲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去聲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

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强上聲爲之也陳氏曰因人生氣質之異而有過不及之差故於性有昏蔽而不能全而所謂道者亦乖戾而失其本然也聖人清明純粹見理分明故因其性之自然者爲之品節而歸之中使無過不及以爲天下後世法使萬世皆得以通行是謂之敎○辨其親疏之殺如爲之立五服自斬衰至緦麻之類別其貴賤之等如爲之立君臣上下長幼之序爲之制度文爲如三千三百之儀輕重疎密各有等級之不同爲之開導禁止如司徒敎民以任卹睦婣之行及糾民以不孝不弟之刑因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之節如敎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穿牛鼻絡馬首之類　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夫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獨名義

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之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敎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性道而去上聲其所本無背音佩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去聲○新安陳氏曰所固有謂道所本無謂私欲所至難謂異端之空寂所甚易謂吾道之教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爲敎矣

陳氏曰釋氏以空爲宗以未有天地之先爲吾眞體以天地萬物皆爲幻人事都爲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眞空老氏以無爲宗以道爲超乎天地形器之外如云道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有箇虛空道理都與人物不相干涉不知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氏淸虛厭事釋氏屛棄人事世儒或訓詁解析而理不明或詞章綴緝而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謀智術之私而非胸中義理去做皆非所謂敎矣○西山眞氏曰朱子論性道敎皆必曰仁義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爲性以虛無爲道管商以刑名功利爲敎者眞妄是非不辨而明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朱子曰因其所固有謂令人把學問來做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

性耳因其所甚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守著這一箇物性○新安陳氏曰學問思辨致知之事也持守推行力行之事也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閒而脩道之敎又將由我而後立矣○曰率性脩道之說不同孰爲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形甸反下同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爲而言也程子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又曰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底性又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朱子

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即此便是道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妄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形體又爲私意小知去聲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去聲下並同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爲道則所謂道者又在脩爲之後而反由敎以得之非復扶又反又也後不及音者宜以意推之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藍田

呂氏曰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梏於蕞爾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乎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朱子曰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潛室陳氏曰呂氏只就人性起著不見天地大化故其說性說道說教皆不周普流通此朱子所以不取

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

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廣平游氏曰天之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具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若出於人爲則非道矣○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脩焉率之而已**至於脩道則程子養之以福脩而求復**如字**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却是脩道之謂敎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敗以取禍又曰脩道之謂敎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

獨其一條所謂循此脩之各得其分扶問反**而引舜事以通結之者爲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之但所引舜事**

或非論語本文之意耳程子曰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敎也自天命以至於敎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脩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程子以舜事明之○陵陽李氏曰此又自其性之本然者而推言之所引論語雖非本文之意大率以爲一循其本然非私智所能與耳 **呂氏所謂先王制禮達之天下傳之後世者得之但其本說率性之道處已失其指而於此又推本之以爲率性而行雖已中節而所稟不能無過不及若能心誠求之自然不中不遠但欲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所以又當脩道而立敎焉則爲太繁複**音福**而失本文之意耳**藍田呂氏曰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中節者然以稟於天者不能無厚薄昏明則應於物者亦不能無小過小不及故品節之斯之謂禮閔子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切切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而彈之侃侃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不及者不可以不脩此先王所以制禮 **故本又以時位不同爲言似亦不親切也**藍田呂氏改本云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不同必欲爲法於後世不可不備

○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龜山楊氏曰臨川王氏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爲命乎以命在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卽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

初無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曰王氏之言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有是者猶曰上帝降衷云爾豈眞以爲有或使之者哉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楊氏又自言之蓋無俘於理者今乃指爲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魯果反裎音呈亦近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氏以遁天倍音佩情爲非性廣平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則天命也若遁天倍情則非性矣則又不若楊氏人欲非性之云也龜山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於呂稱其深潛縝上止忍反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下革反其意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愼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己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先則反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去聲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脩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三山陳氏曰君

于必欲存養持守以保全之者正爲其不可離而去之如飢食渴飲之不可無也○新安陳氏曰持守指戒謹恐懼附淺說天命之謂性云云此性道教之義也學者知此義則知道不可須臾離當由教力學以體道全性而求合夫天矣何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由此言之則見道原於天具於心而見諸日用事物之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本無須臾之離也人其可以須臾離之乎靜而須臾離之則其體不立而無以爲應用之本動而須臾離之則其用不行而有以累其本體之全吾心吾身吾所受也須臾離道則身心不淑矣一事一物皆有則也須臾離道則事物失所矣信乎其不可須臾離也○蒙引或問云循之則治失之則亂此治亂非就天下國家言治理也事得其理之謂理亂則不理也

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聲去之則亦判

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愼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音了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去聲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形甸反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 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云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朱子曰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是要於未有兆朕無可睹聞時先戒懼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須要塞其來路

夫音扶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己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己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形甸反下以見同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揜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

朱子曰隱微顯著未嘗有異豈怠於顯而偏於獨哉蓋獨者至用之源而人所易忽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

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去聲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爲去聲己附顧麟士曰即尚絅章注爲己二字遏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 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得聖賢體

道之功甚密○新安陳氏曰體道者以身任此道如文言所謂體仁○【附】存疑此兩節從來人都說作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愚獨不然按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謹恐懼也獨以為靜可乎下言謹獨方是隱微處致察都未說到見顯處也緊以為動察可乎章句只說存養省察都無動靜字何等穩當○看來存養省察二者亦要並行存養就要省察專靠一邊不得不存養則此心有時而於逸存養而不省察則此心放逸而不自知○先儒謂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正是此意○愚思此以謹獨為省察○亦是只就隱微一時而言耳要之學者一日十二時皆須點簡身心不得一時放過也○按存養二字本孟子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後人因此便說箇存養○然孟子之言存心養性本該動靜也○今用其言○乃專主靜時○可乎○以論語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總註觀之○其曰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夫終食造次顛沛不違仁○皆謂之存養○則存養不可以靜言○更明白矣○愚此說在章句或問自明白

人都不察爾○章句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夫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可見君子戒懼之功○不特在於不睹不聞○或問曰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夫曰當無須臾毫髮之不謹○則又何嘗偏主不睹不聞言哉○看來兩節人之所以分動靜者○是緣致中和條章句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大本之立益以固○句差來不知彼之言固有所因豈可緣彼而遂錯認此也○何也○戒懼乎不睹不聞則所睹所聞可知也○君子慎獨者○戒懼乎所睹所間之初而在所不睹不聞之內也○必特言者○特其要以示人也○章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兩段是截戒懼乎不睹不聞○以屬致中○截戒慎乎所睹所聞○以屬致和○既欲中截以分屬○則當自靜之終動之始處哉○故一則曰自戒懼而約之○一則曰自謹獨而精之○或者緣此遂以戒懼為靜時工夫○謹獨為動時工夫○是不悟傳註立言之旨○遂將正經大義錯解也○甚矣讀書之難也

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卽為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平聲）複（音福）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

相首尾（朱子曰戒懼是未有事時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謹獨便已有形迹了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言語只是大綱說子思又就裏面別出這話來教人又較緊密○陳氏曰潛雖伏矣一節申明首章謹獨意不愧屋漏一節申明首章戒懼不睹不聞意）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程子曰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謹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

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去聲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滞而無所當亦甚矣朱子曰其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己不睹不聞處○下皆不聞是提起大綱說謹獨乃審其細微方不睹不聞不唯人所不知自家亦有所未知若所謂獨卽人所不知己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則便不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謹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也○陳氏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句君子必愼其獨對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句惟其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所以戒愼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惟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必愼其獨

○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有哉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而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藍田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萌之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愼其獨者知為己而已○廣平游氏曰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知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龜山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為顯見孰加焉雖欲自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愼其獨也○問程子舉彈琴殺心處是就人知處言呂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是合二者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己固先自知亦不能揜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揜也○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意人雖不知己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己必知之己既知則人必知之

○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為離道則似未盡耳其論天地之間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反觀於此以求見夫音扶所謂中者而遂執之以為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昭而不可

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矣而又曰正惟虛心以求
則庶乎見之是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
不誤之甚哉（藍田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地之
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
父子者過而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
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而皆不可以行於世
故曰可離非道也非道者非天地之中而已非天地之中
而自謂有道惑也又曰所謂中者性與天道也謂之有言
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
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耳目而可以道也必有事焉者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古之君子立則
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何所見乎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果何物乎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
擇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
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心
以求之則庶乎見之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朱子曰
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
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
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
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
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
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
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其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
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
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
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

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
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
物以爲道而曰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
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上聲）下之別（必列反）而墮於釋氏作
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
得吾既知之則雖猖（音昌）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
害將有不可勝（平聲）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龜山楊氏曰夫盈天
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
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
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
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
用而不知○問龜山言饑食渴飲手持足行便是道竊謂
手持足履未是道手容恭足容重乃是道也目視耳聽未
是道視明聽聰乃是道也或謂不然其說云手之不可履
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職率性之謂道只循此自然之理
耳不審如何朱子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目視耳聽
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爲道是認欲爲道也伊川云夏葛
冬裘饑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
吝心字○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將物喚做道則
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
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爲道形而下
爲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
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
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饑而食渴而飲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

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類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得行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是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運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謂作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是和非。只認得這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道理方是道。龜山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之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附纂黃氏洵饒曰而實相爲體用卽是已發之中具於不偏不倚之體未發之中見於無過不及之用其變無窮卽中庸而非平常矣卽經也儱涉微幸又下一等人昏蔽錯雜就本性說乖戾舛逆就所行說學問思辨知工夫而益致其持守行工夫○曰

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

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夫子之言而爲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爲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脩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爲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平聲）叟具以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胸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音臾肥也）今瘠（音夕瘦也）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之兩人哉又況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音敎）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去聲）從（七容反）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翅（通作啻施智反）碔砆（音武夫石之次玉者）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

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敎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中和）終之所至極（位育）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下其當同）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渾上聲後凡言渾然音同）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

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附顧麟士曰孔疏賀瑒曰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時是波靜時是性動時是情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朱子曰未發時是那靜有箇體在裏了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或失其體則大本便昏了已發時是那動有許多用若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或失其用則達道便乖了○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離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在我者或幾乎息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平聲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靡幼反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潛室陳氏曰戒懼於不睹不聞時此則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時此即已發時工夫非戒懼何以見其致中非謹獨又何以爲致和血脉相承如此○格庵趙氏曰愈嚴愈敬是自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愈精愈密

是自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去聲驩與歡同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朱子曰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新安陳氏曰中者心之德吾之心通乎天地之心正則俱正矣吾氣順和之驗也以吾之和氣感召天地之和氣順則俱順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新安陳氏曰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妙用究極之惟大聖人能與於此乃聖人之能事降聖神一等而論之由敎而入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如射者志於中的行者志於歸家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陳氏曰體用未嘗相離有是體方有是用有是用方有是體○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

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殰卵殈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樂記曰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殰音獨內敗也殈呼壁況狄二反裂也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耳

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音扶下同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旣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春秋戰國時之孔孟是也其不能者天下雖治去聲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唐虞之四凶有周之管蔡是也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卽吾身之天地也應變曲折之萬端卽吾身之萬物也○黃氏曰如達而在上固是堯舜事業窮而在下只如在一鄉不擾便是一鄉萬物育在一家不擾便是一家萬物育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之甚邪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去聲後凡言中節者同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周子通書中語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

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筆列反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朱子曰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北溪陳氏曰未發之中是就性上論已發之中是就事上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卽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也○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未當去聲下未當同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

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藍田呂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藍田呂氏曰中即性也程子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中之爲義自無過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爲性可乎○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其中間所謂獨立而不近四傍心之體地之中也朱子曰在中者未動時恰好處時中者已動時恰好處才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之得恰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如喜而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怒哀樂亦然故謂之和○問程子曰中所以狀性之體段猶天之圓地之方也故謂天圓地方則可謂方圓足以盡天地則不可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則性也愚意亦謂性與中

一物耳自天之所命則謂之性自四者之未發則謂之中若如程子所論豈謂性是虛物中是著實些箇其不同或在此潛室陳氏曰四者未發當此境界即是人生而靜處故晦翁指此爲性蓋發則爲情非以中爲性也中只是狀其未發之時體段如此若便以中爲性則是稱圓爲天稱方爲地而可乎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藍田呂氏曰本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者又曰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已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即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蘇氏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氏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程子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朱子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爲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

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筆列反）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僞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爲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音扶）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爲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蘇子問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朱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藍田呂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求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朱子曰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謂未遠乎中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爲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爲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爲水鏡之體既發則爲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蘇氏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眞答問不相對値如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朱子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回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也）蓋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

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蘇氏問道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程子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有始得）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卽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所謂無時不中者所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則語雖要切而其文意亦不能無斷續至於動上求靜之云則問者又轉而之他矣（蘇氏問中是有時而中否程子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學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而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動上求靜云否曰固是然最難○朱子曰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無所知所覺此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邵子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其答動字靜字之問答

敬何以用功之問答思慮不定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去聲○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程子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問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須是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旒音流冕之前後垂者黈他口反黃色是兩旁纊也纊音曠綿也壹以綿爲圜而其色黃名曰黈纊也○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不昧或引程子語纔有知覺便是動爲問曰若云知寒覺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但其曰當祭祀時無所見聞則古人之制祭服而設旒纊雖曰欲其不得廣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爲眞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屨之有絇音劬以爲行戒尊之有禁以爲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新安陳氏曰絇謂之拘以絲爲之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禁者承酒尊之器名禁者以爲酒戒也若使當祭之時眞爲旒纊所塞先則反後並同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

疑者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程子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朱子曰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故前旒黈纊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節無見聞也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唯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謬[illegible]而猶幸其間紕篇夷反漏顯然尚可尋繹音亦以別筆列反其爲獨微言之湮音因沒者遂不復傳爲可惜耳呂氏此章之說尤多可疑如引屢空貨殖及心爲甚者其於彼此蓋兩失之其曰由空而後見夫音扶下同中是又前章虛心以求之說也其不陷而入浮屠者幾希矣幾平聲後凡言幾希庶幾音同蓋其病根正在欲於未發之前求見夫所謂中者而執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賢遍反後凡言發見音同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去聲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他得反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

著(陟略反)意推求而瞭(音了)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之心則是便為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況欲從而執之則其為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即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苦怪苦潰二反)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耶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音問)亂援引乖刺(郎葛反)而不勝(平聲)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為不識大本豈不信哉

藍田呂氏曰人莫不知義理之當無過無不及之為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吾心果何為乎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撓乎其間乃所謂空曰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素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億則屢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則心之度物甚於權度之審其應物當無毫髮之差然人應物不中節者常多其故何也由不得中而執之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故義理不當或過或不及猶權度之法不精則稱量百物不能無銖兩分寸之差也此所謂性命之理出於天道之自然非人私知所能為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朱子曰孟子乃是論心自度非是心度物○欲執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不知如何執得那事來面前只得應他當喜便喜當怒便怒如何執得

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須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音同)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莊子庚桑楚篇云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地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則是以為聖人方當喜怒哀樂之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為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去聲)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

龜山楊氏曰但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義自見非精一焉能執之○又曰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亡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於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也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不必恥也故於是四

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又曰須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於喜怒哀樂已發之後能得所謂和致中和則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

或問此其稱仲尼曰何也曰首章夫子之意而子思言之故此以下又引夫子之言以證之也曰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神至反正作謚○二句出禮記郊特牲篇)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冠(去聲)則字而尊其名死則謚而諱其名則固已彌文矣然未有諱其字者也故儀禮饋食之祝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音甫)乃直以字而面命之况孔子爵不應(平聲後凡言不應音同)謚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字以別(筆列反)之則將謂之何哉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而又孔姓之通稱若曰夫子則又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問子思稱夫子爲仲尼朱子曰昔人未嘗諱其字程子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稱明道字)○曰君子所以中庸小人之所以反之者何也曰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蓋天命人心之正也(中庸之理實自天命人性中來)唯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

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附]淺說夫人皆具乎是道體用則存乎其人以中庸言之是卽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也性道人所同具是不擇君子小人而皆有是中庸之理也然惟君子爲能中庸而小人則反乎中庸夫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何也蓋其靜有所存而心不逐物其靜則至靜也動有所擇而事必當可其動不妄動也既君子而又時中如此此其所以無往而非中也中則可庸矣此君子之人之所以中庸也使其心君子而事或失時則亦不得以中庸歸之矣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何也蓋其靜則妄思而不靜動則肆欲而妄動心小人而作事又無忌憚如此此其所以反中庸也以此觀之君子之能中庸小人之反中庸在乎敬肆之間而已靜而敬則心君子動而敬則事時中動靜不敬而俱肆焉如之何心不偏而事不謬也○君子時中俱連帶用功說玩註內所以字便見肆欲妄行正貼無忌憚說不以對戒謹恐懼也蓋著一行字則屬在事上矣難以言小人之心也○[存疑]或問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無所忌憚不與上戒謹恐懼對亦不是因無忌憚了方不中不常不中不常只是無忌憚故字輕看)○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漢書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傅性溫厚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唐書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進戶部員外郎藻翰精富一時推讓性險躁譎詭好利安

言宰相李吉甫陰事憲宗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徙衡州○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絶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州柳州刺史 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筆列反君子小人之趣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脉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爲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

之亦不爲無所據而臆決也程子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意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考他不能盡錄也藍田呂氏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

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赦者也附顧麟士曰君子之中庸也一條蔡氏作子思釋孔子之言然今通作俱孔子之言則只當以章句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六句爲正解後蓋中無定體以下牽及戒謹恐懼者已爲作中庸語意未必是孔子當日語意也後凡引孔子語者類然

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朞月守者證之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遽及夫音扶下同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

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朞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朱子曰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期月守之說故說者以爲久於其道之久細考二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只合依論語說 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於此則其次第行音杭列決有意謂不應雜置而錯陳之也故凡此書之例皆文斷而意屬音燭下同讀者先因其

文之所斷以求本章之說徐次其意之所屬以考相承之序則有以各盡其一章之意而不失夫全篇之旨矣（陳氏曰子思此書分章亦有次序皆是相接續發明去○新安陳氏曰此數句乃讀中庸之要法）然程子亦有久行之說則疑出於其門人之所記蓋不能無差繆（與謬同音）而自世教衰之一條乃論語解而程子之手筆也（程子曰中庸之爲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諸家之說固皆不察乎此然呂氏所謂厭常喜新質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去聲）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諷

誦朞月之章而自省（悉井反）焉則亦足以有警矣（藍田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所共行猶寒而衣饑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唯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不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疏闊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河東侯氏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故能久）

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三山陳氏曰惟鮮能中庸者久故知愚賢不肖各隨氣質之偏而失焉）曰知（去聲）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朱子曰此正分明交互說）曰測度（待洛反）深微揣（楚委反）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去聲）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蹇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去聲）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

（去聲）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汙（音烏）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時利反）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陳氏曰人莫不飲食是人間日用不

可闕處在人鮮能知其味譬如道乃天之命於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離是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去聲下文之知知者音並同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三山陳氏曰上章既歎道之不行此章遂以道之行者明之知者過之又鮮能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若舜之大知知而不過則道行矣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音洛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藍田呂氏曰兩端過與不及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龜山楊氏曰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程子以為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眾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眾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去聲然後有以知夫音扶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蘇氏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程子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猶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虛應反耳或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朞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去聲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張子曰顏子未至聖人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克角反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正忍反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藍田呂氏曰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

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在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爲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河東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此云擇者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故曰擇乎中庸）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七恭反）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去聲）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音扶）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

也已（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廣平游氏曰其斯以爲舜則絕學無爲矣○新安陳氏曰楊氏之說或問中已可見茲不重出餘見下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上聲）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三山陳氏曰南北之強雖不同要之皆偏耳至於汝之所當強者此則義理之強得強之中矣）子路好（去聲）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上聲）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音赴）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問言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如何是無依朱子曰中立最難譬如一物

直立於此中閒無所依著久之必倒去問若要直立得住須用强矯曰大故要强立○（潛室陳氏）曰中立者四邊虛則立不住易得求倚唯强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强爲矯哉之强與顏子之强以抑而强者爲子路之强與北方之强者爲未然耳**（藍田呂氏）曰矯之爲言猶揉木也木之性能曲能直將使成材而爲器故曲者直者皆在所矯人之不有過有不及將使合乎中庸則過與不及皆在所矯○（河東侯氏）曰南方之强顏子之强似之故曰君子居之北方之强子路之强似之故曰而强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爲强故曰强哉矯（附）蒙引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强必至於不倚乃爲强也如舉世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閒未有不隨衆而出者如伯夷叔齊當武王之伐紂也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德之臣至三千人皆以爲紂可伐而從周矣獨伯夷叔齊斷然以爲不可至於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而死是眞能不倚者也又如舉世皆處而我獨出亦中立無依者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閒亦未有不隨衆而處者也孔子當衰周之季歷聘諸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轍環不已當時晨門譏之楚狂避之荷蕢非之沮溺丈人之徒又往往刺之雖親炙如子路者亦疑之數矣而夫子以其不磷不緇之操終不爲衆所讙而少輟其無君皇皇之心其中立而不倚又何如哉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爲傃音素嚮也○呂氏曰素讀如傃鄉之傃猶素其位之素也**固有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虛今反**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廣平游氏）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通考趙氏惠）曰韻書費字在八未者芳味切註散財用也其音如論語惠而不費之費又同韻及六至所收二費字悲位切乃魯邑名及姓如固而而費及費惠公之費若費隱之費則當讀如惠而不費之費蓋費者散也散乃廣之義故朱子釋以用之廣者正如財用之散是費有廣之義又有用之義焉**卽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敷救反**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

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音扶)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去聲)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

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胡登反)詩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陵之反)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朱子曰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隱幽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張子曰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涽(音昏混濁也)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去聲)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

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耶(潛室陳氏曰使所謂隱者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聖人亦不足貴矣謂小而莫能破者為隱則小之為義非與妙之謂也謂之費而隱者費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也)

○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緊居忍反為去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

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居鄧反古亘今雖未嘗有一毫之空去聲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賢遍反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牛代反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程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開示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意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無得於心者役役於見聞知思爲機變之巧而已○朱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

用顯行活潑潑地畧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即此須臾之頃此體便已洞然○蛟峯方氏曰或問中舊說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句皆是指其實體而形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爲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有主處直謂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二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謂鳶魚之飛躍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處勿正心謂無勉强期必非有心著意也活潑潑地是指天理呈露處此朱子舊說之意就鳶魚上言今說却就看鳶魚之人上言謂就費視隱必自存其心則道理躍如矣朱子謂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在朱子兩說皆精但前說恐人無下手處故改從後說之實抑孟子此言固爲精密然但爲去聲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爲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爲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爲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爲正心之防也潛室陳氏曰今做工夫人心不曾放去又多失於迫切不做工夫人心裏自在又却都沒一事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音里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

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音扶）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問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朱子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亦言其發見但渠言發見卻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理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鳶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

可同年而語哉○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藍田呂氏曰此以上論中此以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為至道）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去聲）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

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若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借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子思之意言上下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猶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

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上聲）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謵（塲涉反一音習）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滑音骨）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七聖者方明一昌寓二張若三謵朋四昆閽五滑稽六及黃帝也此六名皆寓言迷謂迷失具茨之道○廣平游氏曰唯費也則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焉唯隱也則非有思者所可知非有為者所可能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者德之成而業之大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不可知無體也不可能此七聖皆迷之地也孝經

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之心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則雖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此此中庸所以爲至矣 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爲聖人不知不能以祈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爲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旣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 龜山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光輝之大致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智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故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祈寒暑雨之變其機自爾雖天地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夫道之不可能者如是而人雖猶有憾焉道固自若也又曰鳶飛魚躍非夫體物不遺者其孰能察之 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爲隱則其爲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音縣瞀茂務二音迷惑而無所厎止厎音旨致也字上無點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爲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 新安陳氏曰侯氏說已見章句但其間未有又如聖而不可知之神之語蓋侯氏亦以此爲聖人所不知之事實則非也朱子

於章句已刪去此語矣 附蒙引此章言費而隱先用而後體後章言夫微之顯則先體而後用蓋此以君子之道言道乃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故先自其著者言之後章主鬼神言鬼神無形與聲者也故必先言其體之隱然後章之言亦以明此章之義合而觀之則是君子之道雖費而實隱雖隱而能費也一理也○存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自此推之日月星辰風雨雷露一鳶之飛也水火土石山川動植一魚之躍也自人言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起居食息幽而暗室屋漏顯而宗廟朝廷亦一鳶魚之飛躍也自此章言之夫婦之能知能行此鳶魚也聖人天地之不知不能此鳶魚也此理流行天地間眞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亦無滯礙堯之則天以此則也舜之無爲而治以此治也周公之制禮作樂以此制作也夫子之一貫貫此也顏子之簞瓢樂此也點之瑟見此也孟子之必有事程子之主敬所以求乎此也但人蔽於私欲而不自覺爾私欲淨盡則天理流行而無滯礙鳶魚之化在我矣○此道在天地閒得流貫徹無所滯礙眞活潑潑地天地無心常活而不死人心有欲常死而不活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者聖人也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顏子是也其次莊敬以持養之及其成功則一也其曾子之一貫歟程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謝氏曰勿忘勿助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皆是示人求之之方也○或問明白蒙引曰心存則道存而自有以同夫道體之妙非必仰而視夫鳶之飛俯而察夫魚之躍然後有以得之蓋雖有鳶飛魚躍之天機而無必有事焉之心則道體之妙雖勃勃於目前其如吾之慣慣不了何觀此似未甚解其意蓋只是認得此道在鳶魚不曾認得吾身亦有之必須心存然後可以會夫鳶魚之妙與或問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大用顯行無所滯礙似不同細玩之自見○淺說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張子曰浮而上者陽

之淸。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動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敎也。皆鳶飛魚躍意也。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耶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絶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己者

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己者如此而反求乎己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音豆)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爲絶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去聲)哉(朱子曰此處主意立文與大學絜矩一章相似。人多誤讀。○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便有臣義。)○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莫侯反兵器建於兵車長一丈)一盾(食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

名而正爲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己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概放(上聲)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失自可見矣(程子說詳見論語吾道一貫章集註○朱子曰論語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曾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慶源輔氏曰違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恕也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恕也曾子一貫之忠恕雖借學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動以天耳所謂動以天耳者蓋於已上已前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如所謂以己及物仁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天也○陳氏曰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入道)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去聲)爲之說之過也夫(音扶下同)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

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賢遍反)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去聲)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去聲)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意可見矣(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上蔡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今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上聲)爲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去聲下正爲同)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朱子曰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蓋存於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心不十分眞實故發出忠的心便是恕的事做成恕的事便是忠的心)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

若未瑩紫定反耳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能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爲博施然安得若是脩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亦安得如此又曰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人俱生禮義者仁之用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爲未盡善藍田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絶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爲道也歟執斧之柄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在外睨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以衆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厎豫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

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卽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瞍厎豫者蓋爲去聲此也如此然後屬音燭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廣平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謝氏侯氏所論去聲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上蔡謝氏曰以天地之理觀之忠譬則流而不息恕譬則萬物散殊知此則可以知一貫之理矣河東侯氏曰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但

程子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戶臘反閉也)闢(毗亦反開也)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音煩茂也)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支義反)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爲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爲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絶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爲以自已其於(音烏)穆之命也豈不誤哉(上蔡謝氏曰程子云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恕或言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地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地爲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閒(去聲)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爲己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廣平游氏曰夫道一以貫之無物我之閒既曰忠恕則已違道矣然忠以盡己則將以至忘己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爲道者莫近焉故雖違道而不遠矣)楊氏

又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爲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爲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爲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陵之反)之差而已也(龜山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豈嘗離人哉人而爲道與之二矣道之所以遠執柯以伐柯與柯二矣爲道之譬也睨而視之猶以爲遠爲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柯其取譬可謂近矣睨而視之猶且以爲遠況不能以近取譬乎則其違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仁之也改而止不爲已甚也蓋道一而已仁是也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然則道終不可爲乎曰自道言之則執柯伐柯猶以爲遠也自求仁言之則雖忠恕莫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爲之方庶乎學者可與入德矣)侯氏固多疎闊其引顏子樂(音洛)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謂恕己以及人則是聖

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河東侯氏曰爲道如言顔子樂道同又曰父子之仁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兄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己以及人則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音豆而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此評橫浦張氏子韶之說

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爲切至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非人。學之至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只說不尤人一句。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慤克角反實而有餘味也藍田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脩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懾。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援上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甯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爲己力。不得則

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去聲窮通好醜之說尤善廣平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袗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惟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但楊氏以反身而誠爲不願乎外則本文之意初未及此而詭遇偶遇得禽亦非行險徼幸之謂也龜山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位之思。素其位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何願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居易以俟命。行其所無事也。行險以徼幸。不受命者也。詭遇而得禽者。蓋有焉。君子不爲也。射有似乎君子者。射以容節比於禮樂爲善。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鵠者。未能審固也。如射者豈他求哉。反而求諸吾身。以正吾志而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世之行險以徼幸者。一有失焉。益思所以詭遇也。則異於是矣。附纂黃氏洵饒曰行險徼幸。乃全是不好。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去聲近世佛者妄以吾

言傳音義與附同者其說而指意乖剌郎葛反戾也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僧總老嘗問一士人曰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對河東侯氏曰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爲釋氏用在吾儒爲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人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言之謹是自得也豈可名爲所得所識之事也但侯氏所以自爲說者却有未善若曰識者知其理之如此而已得者無所不足於吾心而已則豈不明白眞實而足以服其心乎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言道雖無所不在

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爲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引詩之意則失之矣藍田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子莫大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宰我問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或問引之朱子曰夫子答宰我鬼神說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于天精魄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又問其氣發揚于上至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烟這下面薪盡則烟只管騰上去○新安陳氏曰又一條釋昭明焄蒿悽愴已見本章章句下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問陽魂爲神陰魄爲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

神也如何朱子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而良能是其靈處○口鼻噓吸以氣言耳目之精明以血言也耳之精明亦何故以血言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耗則耳聵矣氣爲魂血爲魄○問眼體也眼之光爲魄耳體也何以爲耳之魄曰能聽者便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去聲所謂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叢胡反往也落者亦

以其升降爲言耳（書舜典云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〇宋子曰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思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爲鬼矣子孫盡精神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魂者陽之神魄者鬼之神見淮南子註〇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〇陳氏曰鬼神之義甚博程子就陰陽二字發用之迹顯然可見者言之張子亦言二氣自然能如此大綱只是往來屈伸之謂耳〇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爲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情狀大槩不過如此〇徂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〇張氏存中曰禮記祭義篇之說朱子已及之易大傳即繫辭也或問所引已明此皆不重出）**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子宋反）**以言亦各得其義焉**（新安陳氏曰錯綜以言即朱子神之神神之鬼一條已載章句下）**學者熟玩而精察之**（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却反驗之一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夜作息夢覺孰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上蔡謝氏曰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諸說如何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藍田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爲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中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但改本有所屈者不亡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張子曰形聚爲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爲變歟〇藍田呂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而程子數**（音朔）**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其類可考也**（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以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〇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〇格庵趙氏曰屈伸往來者氣也其所以屈伸往來者理也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謂以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其輪廻之說而非理之本然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神聖人所以神明

之也○或問死生之說如何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的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又問曰沈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棊又自外來道士將一把棊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說卽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爲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朱子曰歸根本老氏語畢竟無歸這箇何曾動此性只是天地之性當初亦不是自彼來而入此亦不是自往而復歸如月影在這盆水裏除了這盆水這影便無了豈是這月飛上天去歸那月又如這花落便無這花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又復來生這枝上

游楊之說皆有不可曉者廣平游氏曰道無不在鬼神其道之妙用也其德固不盛歟夫欲知鬼神之德者反求諸其心而已神將來舍則是神之格思也若正心以度之則乖矣所謂不可度思也正心度之猶不可又況得而忘之乎所謂不可射思也不可度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射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夫微之顯如此以其誠之不可揜也誠則物物皆彰矣故不可揜微之顯者其理也誠之不可揜以其德言也○龜山楊氏曰鬼神之德雖誠而已誠無幽明之間故其不可揜如此夫不誠則無物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尚何顯之有知此其知鬼神矣

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龜山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音扶○河東侯氏曰只是鬼神非誠也經不曰鬼神而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鬼神之德誠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鬼神亦器也形而下者也學者心得之可也○問鬼神之德如何朱子曰此言鬼神實然之理猶言人之德不可道人自爲一物其德自爲德侯氏解鬼神之爲德謂鬼神爲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雙峯饒氏曰鬼神之爲德與中庸之爲德語意一般所謂德指鬼神而言也

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朱子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凡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乎鬼神也體物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幹猶木之有幹必**

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附〕蒙引鬼神三段註。蓋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之說重一氣。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如日月寒暑。春夏秋冬。風雲雨露。山川陵谷。禽蟲草木之屬。要皆是鬼神之傳舍也。小註云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又曰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斯言要是借此示人。以默會鬼神之所在爾。若謂此卽是鬼神。則爲視而可見。聽而可聞矣。要之日月風雲之類。亦物也。皆鬼神之所體者也。○以功用謂之鬼神。兩故化也。以妙用謂之神。一故神也。神字對鬼字而言。則偏矣。單言神則當得太極。○爲德猶言性情功效。爲德二字最難解。蓋德者得也。取得之義。亦有二端。有以稟受所得者言。如明德達德之類。則解之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曰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有以學力所得者言。如爲政以德。據於德。知德者鮮之類。則解之曰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曰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也。惟鬼神之德難以得義解。其所謂德者。乃其性情功效耳。然難就以性情功效爲德之義。故爲之說曰爲德猶言性情功效。故以經傳中惟此一德字。自爲一例解。○性情功效是一樣字。不可分體用。朱子小註謂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不可遺是功效。蓋亦一時問答之言。意在欲人之易曉。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抑或者記之誤歟。朱子又曰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信斯言也。則張子所論鬼神。僅得其體。而程子所論鬼神。僅得其用歟。故學者於章句則當字字而精研之。至於小註所集語類之言。多出於門人之所記。亦或其前後之異說。其合於章句者。則取之以爲證佐發明。其不合者。又自爲一例看可也。○〔存疑〕章句言性情。又言功效。亦非無謂。此都是就體物不遺看來。方下此字面。蒙引說只是一樣字。如此則只消說性情便好了。又加功效。不亦贅耶。竊意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性情。到那體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鬼神之功效也。蛟峯之說是矣。但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卽性情。狀卽功效。數句可刪。性情功效。猶云道德功業。

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程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爲差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命。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藍田呂氏曰〕天命之所屬莫踰於大德。至於祿位名壽之皆極。則人事至矣。天命申矣。天之萬物。其所以爲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栽者培之之義。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楊氏所辨孔子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龜山楊氏曰〕孔子當衰周之時。猶木之生非其地也。雖其雨露之滋。而牛羊斧斤伺尋於其上。則是濯濯然也。豈足怪哉。○〔河東侯氏曰〕[illegible]

夫也而有天下此所謂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亦德爲聖人也而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至於顏跖音隻與孟子蹠之徒之蹠字通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耼他談反之言以爲顏子雖夭而不亡者存則反爲衍延面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

子也〔龜山楊氏曰〕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曰壽顏雖夭而不亡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爲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爲聖人者固孔子之所以爲栽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爾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爲異說以汨音骨之哉〔河東侯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子德爲聖人其名與祿壽孰禦焉固以培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歉於人爵哉〔附蒙引〕天道福善禍淫此理究竟如何蓋天地之氣有一陰一陽一善一惡人之所爲亦有一陰一陽一善一惡方以類聚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人之所爲好則天地好氣自與他相湊聚若不好則那不好底氣亦自與他相湊聚○〔存疑〕楊龜山之論顏子雖夭而不亡者猶云死而不朽沒而有光爾未必如或問所駁侯氏天於孔子固已培之之論亦是充類之言朱子非之過於奇也以此見得解經須平實不可險怪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讀者詳之可也〔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爲祖父母者也有旁親之期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絶服而大夫降所謂尊同故或絶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

絶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爲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絶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爲父爲母適孫爲祖爲長子爲妻而已天子達乎庶人一也父在爲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爲三年之喪但爲父爲夫屈者也故與齊衰期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包后亦爲三年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爲昭子爲穆父親也親者邇則不可不別也祖爲昭孫亦爲昭祖爲穆孫亦爲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此昭穆之別於尸者也喪禮卒哭而祔男祔于皇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

必以其昭穆此昭穆之別於祔者也有事於太廟子孫兄弟亦以昭穆別之羣昭羣穆不失其倫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昭穆之別於宗者也序爵者序諸侯諸臣與祭者之貴賤也貴貴之義也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諸侯之助祭者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諸臣之助祭者也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尊賢之義也孰可以爲宗而詔相孰可以爲祝而祝嘏孰可以祼贊獻孰可以執籩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序之也旅酬下爲上者使賤者亦得申其敬也下下之義也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以行旅酬於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毛者既祭而燕則尚齒也長長之義也毛髮色也以髮色別長少而爲之序也祭則貴貴貴貴則尚爵燕則親親親親則尚齒其義一也天下之大經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間大經以正至恩以宣天下之事盡矣○龜山楊氏曰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

親疏之序也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此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玉帛交神明也祼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祼則玉帛尊於鬯也故太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祼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饋食之終酳尸之獻下待羣有司更爲獻酬此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既終而以燕毛爲序所以序齒也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尚德也旅酬逮賤燕毛序齒尚恩也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況其所尊乎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況其所親乎事死如事生若餘閣之奠是也事亡如事存若齊必見其所祭者是也

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爲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廣平游氏曰武王爲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仍稱其祖爲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既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末受命而其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當六國時秦固以長雄天下而周之位號微矣辛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衍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故以曹操之英雄逡巡於獻帝之末而不得逞彼蓋知利害之實也曾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而反盜虛名而昧天理乎且武王觀政于商而須假之五年非偽爲也使紂一日有悛心則武王當與天下共尊之必無牧野之事然則文王已稱之名將安所歸

乎此天下之大戒故不得不辨

然歐陽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歐陽氏曰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伯夷叔齊讓國而去顧天下皆不可歸往歸西伯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彼二子者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是以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說也○格菴趙氏曰按眉山二蘇氏說與歐陽氏殊不同朱子所引未知何蘇氏也當考附纂蘇氏本三蘇文論管仲處說

郊禘呂游不同然合而

觀之亦表裏之說也藍田呂氏曰事上帝者所以立天下之大本道之所由出也祀乎其先者所以正天下之大經仁義之所由始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隱微之間恐懼戒謹而不敢欺則所以養其誠心至矣蓋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立身身且不立烏能治國家哉○廣平游氏曰祭祀之義非精義不足以究其說非體道不足以致其義蓋惟聖人爲能饗帝爲其盡人道而與帝同德孝子爲能饗親爲其盡子道而與親同心也仁孝之至通乎神明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則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始可以言明矣夫如是則於爲天下國家也何有

○曰昭穆之昭世讀爲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晉避司馬昭諱然禮書亦有作佋與韶同音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余六反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

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音挑○朱子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祫音洽大合祭也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通考趙氏悳曰按三禮辨云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但謂祫於太廟室中則羣昭羣穆之主皆入列於牖下則小誤耳逸禘祫禮昭穆各用一尸蓋周之中世先王先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用向各列牖下假以宣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先公不窋以下十一尸先王太王以下十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籩九俎八簋六鉶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比明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因李氏之說而攷之陳祥道禮書言禘祭之禮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階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實太

祖廟三尸也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外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祼尊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祼獻用兩象尊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面餘尸主如室中之左右也合祭時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繹祭則同一日愚因鄭說推之禘之迎主不迎主固未可知若謂昭穆各用一尸以及禮文之殺恐亦或然故杜預云逸禮祫於太廟之禮毁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以此言之則祫祭之羣昭羣穆雖多昭一尸穆一尸而已合七廟之主而言則九尸合五廟之主而言則七尸既不備則籩豆簠簋之殺恐亦當如鄭氏之說也李氏云尸各十一獻此因賈公彥之說也賈曰祫有十二獻禘九獻祫之十二獻此必因少牢饋食禮尸有十一飯而言禮器云一獻質再獻文五獻祭七獻神七獻祭先公此語可招者以此例之則先王或是九獻若曰十二獻者特牲饋食禮主人主婦既酳尸畢然後長兄弟洗觚為加爵獻用爵加用瓤加在獻數之外加爵之時籩人加籩之實醢人加醢之實以此推之則亦恐九獻之後必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分之於理亦順則無妨於一日所行矣

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音附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朱子曰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附纂黃氏洵饒曰〕即昭常為昭之數 尸必

以孫〔朱子曰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是也○古者立尸必臨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王父乃祖也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行音杭〕若武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去聲下同以管蔡郕音成霍為文之昭邘音于晉應平聲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格菴趙氏曰后稷至文武十五六世文王於廟次為穆故謂其子為昭管蔡郕霍者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為昭故謂其子為穆邘晉應韓者武王之子也〕

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故立廟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朱子曰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小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

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附纂〕黃氏洵饒曰此四時之祫又曰三年祫五年禘左右爲尊卑大祫則已毀皆陳廟制不以左右爲尊卑則高祖有時而在穆二世而然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乃禮反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羊諸反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音怪廟之道易檐余廉反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上聲之也〔朱子曰〕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檐而已○〔新安陳氏曰〕所引春秋傳見穀梁文公二年曰

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書舜典云受終于文祖大禹謨云受命于神宗商書咸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新安陳氏曰〕三宗謂太甲廟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去聲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朱子曰〕韋元成等書謂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已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虛今反之說也〔朱子曰〕歆謂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告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鄭玄王肅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音祖紺古暗反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上聲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

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音恭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之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音語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

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格菴趙氏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通考(趙氏悳曰)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名敖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故魯有伯禽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三禮辨曰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鞌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譏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

謂之太室公穀謂之世室武煬皆稱宮無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或引此以證文王武王之廟爲世室誤矣)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朱子曰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格菴趙氏曰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先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歆說爲是)曰祖功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爲如此則是爲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亦嘗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賢遍反)於經典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爲嫌則秦

政之惡(去聲)夫(音扶)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爲過矣(朱子曰商之太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太甲太宗爲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謂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底自是合當祭祀如何毀得○通考按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謚法)且程子晩年嘗論本朝(音潮)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當爲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程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也)

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色界)其二(下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音的)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卽下士)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音福)廟重(平聲)檐(與簷同)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於九反)堊(音惡)斲(竹角反)礱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音盈)斲桷(音角椽方曰桷)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格菴趙氏曰山節謂薄櫨刻爲山形卽今之斗栱藻梲者謂侏

儒柱畫爲藻文梁上短柱也複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複安板檐以辟風雨之洒壁○黝黑也堊白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斲削也礱磨也○倉楹者蒼其柱也斲桷者磨其榱也〔附纂〕黄氏洵饒曰禮天子宗廟山節藻梲複廟重檐穀梁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傳曰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傳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

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上聲）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由西以次於東）曰由漢明帝始也夫（音扶）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即光武后）更（平聲）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

〔通考〕趙氏惪曰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生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爲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即用魏廟祭禮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蓋可知矣裴秀傅玄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

以日易月之制廢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不能已於言也原廟謂又一廟也胡致堂云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遊之乃築復道於武庫南於禮褻矣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漢明帝遂有朝原陵之失此舉蓋生於原廟

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梏（姑沃反）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於甲反）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

〔朱子曰〕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祖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其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哉

宗廟之禮既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再立）然亦至於我朝（音潮下同）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音習）之變不唯窮鄉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

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議孝惠之飾非（原廟）責叔孫通之舞禮（儀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前漢書叔孫通傳孝惠即位惠帝乃高帝子也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後漢書明帝紀十八年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掃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勿開脩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市）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朱子曰不起寢廟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顯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者之所正者而已耶又曰如李氏所謂畧於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木主而爲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氏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

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抑嘗觀於陸佃（字農師程子弟子）之議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即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女一反止也）其事而嗇（音色正作嗇）其傳耶嗚呼惜哉（朱子曰神祖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追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考爾）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朱子曰佃謂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謬哉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爲昭哉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其祔也又何不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乎）而張琥（音虎）之議庶幾近之（朱子曰琥謂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通考吳氏澂曰古者天子祭七廟初受命之主爲太祖其廟居中東三昭西三穆凡六廟東西之南一廟爲禰爲祖東西之中二廟爲高爲曾

此謂之四親廟東西之北二廟祭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爲二祧廟親廟四祧廟二合之爲三昭三穆其有功德之主親盡廟當毁則別立一廟於昭穆北廟之北謂之宗百世不毁與太祖同周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太祖二宗三昭三穆謂之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所封之君爲太廟高曾祖禰爲四親廟是曰二昭二穆無二祧亦無有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但有時祫而無太祫時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太祫者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毁者皆得合食於太祖之廟也大夫三廟初爲大夫者居中曰太廟一昭一穆則祖禰也上士二廟惟祖與禰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禰廟而已無祖廟也庶人無廟祭之於其寢而已中士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禰若欲祭祖則於禰廟祭之上士欲祭曾祖則於祖廟中祭之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祭之又曰朱子所謂二主者此言繼禰之宗子載其考妣之精神常與神主相依不別立祠版之類也於祫及其高祖者所謂由下而達於上也高祖本無

廟若或立功於國君寵錫之則合祭四代上及高祖大夫則祭於其太廟上士則祭於其祖廟中下士則祭於其禰廟又曰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然亦無害於義但是有廟者有主其無廟者其主埋於葬所若欲追祭則設席依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廟況如今廟制皆非古則只當循伊川所定之禮行之【附】蒙引周洪謨先生著朱子家禮祠堂圖說曰古者廟皆南向而各有室神主在室則皆東向先王之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設始祖南向之位於堂上昭東穆西左右相向以次而南此堂事也設始祖東向之位於室中昭北穆南左右相向以次而東此室事也堂事室事皆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則古之神道尚左章章然矣自漢明帝乃有尚右之說唐宋以來皆爲同堂異室以西爲上之制然古者室事始祖東向則左昭右穆以次而東者不得不以西爲上後世南面之位既非東向之制而其位次尚循乎以西爲上之轍則廢昭穆之禮矣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爲果蠃(魯果反果蠃細腰蜂也)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而不從耳曰沈說固爲善矣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於淮爲蜃(時忍反大蛤也)而其傳(去聲下同)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爲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爲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爲

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果蠃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耶〇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咈(音弗)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去聲)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行

者眞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淸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與橫同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音剝雜天理幾平聲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爲

仁學知利行爲知去聲下文則知爲知非知明知語知並同困知勉行爲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爲仁矣然生而知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爲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也不早矣夫音扶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爲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爲智三行爲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爲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者主於知

而爲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爲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爲勇又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爲智三行爲仁而三近爲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

附存疑蒙引曰知之而成功一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詞說得是蓋知之行之便是成功了如此一句恐人之自沮耳豈困知勉行方是半上落下及此方要其成○三近予前只作困知勉行說今看夫子嘗云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好學近乎智則是困而學者還有此四等人況章句亦可據○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此收拾上文脩身以道至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意蓋脩身以道而天下之達道有五脩道以仁所以行道之達德有三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三者又入德之事也故知斯三者則可以入德而脩道而身之脩不遠矣○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此應爲政在人取人

以身句也語意云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西山眞氏曰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然以正其容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以正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所以養其中此內外交致其功也靜者未應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於將然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曰敬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得不脩乎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去聲賢不篤賈誼之所謂

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蓋持衡之
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前漢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元元年珠
厓又反發兵擊之珠厓在南方海中洲居詔問捐之捐之對其畧曰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逸遊亡之樂
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而元帝不行故去讒遠
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三山陳氏曰〕有好賢之心而爲
讒諂之人貨色之欲奪之則好賢之心衰而賢者去矣故必去讒遠色賤貨而惟德之爲貴然後賢者肯爲我留也
附蒙引色與貨人情之所欲者故令遠之賤之至於讒者有何利焉而人主每近之何邪蓋讒者必佞所謂讒諂面
諛也佞者逢君之惡長君之非能先意承順以取適人主之意故人主多樂近之然後彼得以行其讒而人主不之

覺也故以與貨色並言之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
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爲勸親親之道也大臣
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使
令平聲所以爲勸大臣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庶官無曠則大臣得以總其幾於上而以道
佐人主若官少不足以備任使則大臣將親細務而不暇於佐主矣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
無仰視俯育之累而樂音洛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爲勸
士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士者百官之總稱待之以不誠則士不肯盡其心仕有時而爲貧使仰事俯育之
不給則士之不肯盡其力此勸之之道所以既先忠信而又當重祿也○〔格庵趙氏曰〕苟無忠信而謂爵祿足以驕

士則士有守死而不食其祿者所得不過庸士耳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
時使薄斂所以爲勸百姓之道也〔三山陳氏曰〕使民以時而薄其賦斂則民有餘
力餘財而樂於勸功矣○〔新安陳氏曰〕時使不盡人之力薄斂不盡人之財日省月試以程其
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
勉而能者勸矣爲去聲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去聲積子賜反
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上聲其所不欲以矜其
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朱子曰〕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
願留於其國者也附〔存疑〕善者自有所能則因能而授之任所謂尊賢使能也是嘉善不能者必有所不欲則亦器

使之不强其所不欲所謂與人不求備也是矜不能無後者續之已滅者封之〔西山眞氏〕
曰繼絶如周武王立夏殷後興滅如齊桓公封衛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
大小相恤附〔存疑〕上下相安指本國君臣及民言大小相恤指鄰國諸侯言使上下相安是治其亂方使
得他如此在治其亂後使大小相恤正所以持其危在治其危前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
貢賜有度而不匱求位反之也其財貢謂下貢上賜謂上賜下則天下諸侯
皆竭其忠力以蕃方煩反亦作藩屏也屏必郢反衛王室而無倍音佩畔之
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
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

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去聲)其理而無所悖耳【附】蒙引或問曰凡此九經云云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蓋敬大臣。體羣臣。固在尊賢之外。但於大臣則敬之。於羣臣則體之。其理卽尊賢之等也。故能盡尊賢之等者。必能推之以敬大臣而體羣臣也。于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固在親親之外。但於庶民而子之。於百工而來之。於遠人而柔之。於諸侯而懷之。其理卽親親之殺也。故能盡親親之殺。必能推之以子庶民云云也。

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音燭)任之不幸而或不勝(平聲)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古衘反)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毗亦反)之後則惟康叔聃(他談反)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於商○左傳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閒(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音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史記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恃恩專恣以私怨殺人指鹿爲馬殺二世皇帝宮子嬰殺之○南史朱异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賄欺罔視聽蔑弄朝權輕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隋書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宇文化及弒逆世基亦見害○唐書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構大臣蕩覆天下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死賜太尉揚州大都督)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許規反)所謂妒(都故反)賢嫉(音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以讒見禽乃從獄中上書其畧曰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傳范雎魏人也秦昭王號爲應侯說秦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悟故失其位國)

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去聲)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

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音扶下同)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去聲)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倉才反)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平聲)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

而移於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曰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爲無忘賓旅也曰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爲蕃(方煩反)國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止謂服四夷也兄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音至)長(上聲)遺(維季反)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耶(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段主於誠意故以爲有法度而無誠意則法度爲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格物故以爲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爲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喫吉反)之也此其不同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

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邪然楊氏他書首尾衡(讀如橫)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可曉也(龜山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器也○九經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音致)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

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廣平游氏曰惟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效如此〇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附〕存疑上言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又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是說達道達德九經皆要一誠也至此見得誠非一朝一夕所能到必須平素有許多工夫始得故發事豫之旨意謂達道達德九經皆要誠然這箇誠必須預先做下工夫臨時始能如此若平素不曾預做這等工夫一時便要如此亦難故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〇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音扶）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以諛（音臾）說（音悅）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去聲）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平聲）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强（上聲）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眞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去聲下如好同）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去聲下如惡同）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卽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慶源輔氏曰始則大學之次序終則中庸之極功）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

然亦無大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卽事卽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聲）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龜山楊氏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曰誠

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眞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眞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閒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去聲)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去聲)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

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夫(音扶下同)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朕(直忍反兆也)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秋冬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靡幼反)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

而不妄者也(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收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理之眞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靑黃黑白萬古皆常然不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脩者常脩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實理自然而然)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去聲)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支義反)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去聲)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

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淸純(淸屬氣純屬質)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七容反)容中(去聲下同)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入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

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上聲下同）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閒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居隘反）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弭盡反）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是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

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扶問反）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眞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問誠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於外然誠者眞實無妄安得有惡有惡不幾於妄乎朱子曰此便是惡底眞實無妄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二分善○新安倪氏曰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則惟天理得誠之名而人欲不可以謂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實於為善者固可以言誠而小人之實於為惡者亦可以言誠也）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朱子說具通書解中）程子無妄之云至矣（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朱子曰無妄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

出乎此矣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芳服反後言反復音同）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都喚反）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形甸反）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陳氏曰學不止於博覽羣書凡天下事事物物道理皆須一一理會故曰博問不可粗畧須是詳審凡事物之理紛紜交錯輕重淺深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乃能盡師

反之情而疑可釋故曰審思不可泛濫而失之放蕩須是詳思則能精而不雜然後實有得於心實有所得則可以辨別衆理毫分縷析自然精明不差自學問思辨至此見得道理真實分曉然後篤力而行之則可以踐其實而不為空言此五者不可廢一然亦有次序須從博學起又須經四節目道理方實知所謂至善所在知得端的確然不可易然後守之方可牢固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為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魯水反後言積累音同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七到反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

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為之地也藍田呂氏曰君子將以造其約而不可以不博學以聚之聚不博則約不可得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學之道造約為功約即誠也不能至是則多聞多見徒足以飾口耳而已語誠則未也○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至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入異端去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

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藍田呂氏曰學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可以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而知則進孰禦焉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山各反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為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為反之於身知其為何事何物而已也藍田

呂氏曰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學問聞見非吾事也故知所以名義反之於我何事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於得而後已則學問聞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變化氣質之說見章句○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敎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

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音扶）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實理所發見○陳氏曰自天地以至人物小者大者皆是眞實道理如此）聖人於此因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說天道人道諸章）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眞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

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爲誠明似不親切（程子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爲得其訓乃顏子好（去聲）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之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也）張子蓋以性敎分爲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卽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於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於天性也○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言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呂氏性敎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去聲）行其所無事爲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敎皆以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爲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所以申實然之說也（藍田呂氏曰自誠明性之

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成德者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此出也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則誠然其過於游楊則遠矣廣平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性自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性故無不明者致曲故能有誠○龜山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敎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己之忠盡物之信爲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

錄也程子曰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爲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爲僞矣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程子曰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類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扶問反下同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卽天地之體其心卽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

若人之所爲而其所以爲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爲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欲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去聲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爲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爲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之一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

乃爲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悉井反也程子曰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疏遠近淺深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筆列反當如張子之言也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旣盡得己之

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序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呂游楊說皆善而呂尤確（克角反）**實楊氏萬物皆備云者又前章格物誠身之意然於此論之則反求於身又有所不足言也悖失之矣**

（藍田呂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性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性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强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柔强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强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

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毨氄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爲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廣平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龜山楊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

漸次也贊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夫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爲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通作悌）**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

而復其初卽此章所謂致曲而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

問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朱子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曲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偏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上來得問雖發一端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卽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意須待擴而後充曰然

程子之言大意如此

（程子曰）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

但其所論不詳且以由基之射爲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

左傳成公十六年潘尫之黨（黨乃潘尫之子尫音汪）與養由基（楚善射者）蹲甲而射之（蹲聚也）徹七札焉以示王曰（楚共王）君

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音滔弓衣也)以一矢復命○程子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問程子說致曲先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朱子曰此說甚可疑須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

又以形爲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爲己之所自見而無與(音預)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羊諸反)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程子曰誠則形誠然後便有物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化非也)

若張子之說以明爲兼照動爲徙義變爲通變化爲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音扶)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廣平游氏曰誠者不思不勉直心而徑行也其次則臨言而必思不敢縱言也臨行而必擇不敢徑行也故曰致曲曲折而反諸心也擬議之閒鄙詐不萌而忠信立矣故曲能有誠有諸中必形諸外故誠則形形於身必著於物故形則著誠至於著則內外洞徹清明在躬故著則明明則有以動衆故明則動動則有以易俗故動則變變則革汙以爲清革暴以爲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

楊氏旣以光輝發外爲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爲通明之明旣以鶴鳴子和(去聲)爲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爲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曉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龜山楊氏曰能盡其性者誠也其次致曲者誠之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致曲也用志不分故能有誠誠於中形於外參前倚衡不可揜也故形形則有物故著著則光輝發於外故明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無物不誠也至於化則非學問思辨篤行之所及也故雖天下至誠爲能化闕存疑致曲工夫是自一偏之善推之以貫通乎全體不是止推一偏之善以至其極也若止推一偏之善以至其極則止於一偏不能貫通乎全體矣○或問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如稟得仁氣厚則發出來多是仁而義意思全少如稟得義氣厚則發出來多是義而仁意思全少此其發見之偏也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如因仁之發見推之以至仁之極又因仁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義使義亦至其極若禮若智莫不皆然因義之發見推之以至義之極又因義發見之偏處而推之以及於仁使仁亦至其極若禮

若智莫不皆然此所謂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其極也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蓋方其曲之未致如偏於仁者則仁厚而義薄偏於義者則義厚而仁薄或薄於義或薄於仁此固不同矣自夫推仁之曲以極於義則仁固厚而義亦不爲薄推義之曲以極於仁則義固厚而仁亦不爲薄仁義不薄則薄者厚矣始有厚薄不免有異今無厚薄則異者同矣故曰薄者厚而異者同薄者厚而異者同則能貫通乎全體矣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爲威儀之則者尤爲確實藍田呂氏曰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乎誠心之至求乎蓍龜而蓍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閒故曰至誠如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游氏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爲妙哉廣平游氏曰至誠之道精一無閒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無聲無臭而天地之閒物莫得以遁其形矣不旣神矣乎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矣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爲眞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直忍反兆之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待洛反之私也亦何害其爲一哉附淺說天理渾然私欲淨盡此至誠者也至誠之道可以前事而知其幾然其所以前知者豈假於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度之私哉蓋自有可知之理也彼國家將興也必有禎祥如鳳凰麒麟之類出焉國家將亡也必有妖孽如山崩川竭之類見焉不特此耳或見乎蓍龜卜筮之閒而有吉有凶或動乎四體威儀之際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禍福之將至而其理之先見者也如禎祥之出與蓍龜所見之吉四體所動之得此福之將至也妖孽之出與蓍

龜所見之凶四體所動之失此禍之將至也特人心爲私欲所蔽故不能知耳惟至誠無欲之聖人而有以全其內境虛明之本體故於福之將至而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待善旣至而知也於禍之將至而不善也必先事有以知之不俟不善旣至而後知也夫將興之禎祥將亡之妖孽與蓍龜之吉凶四體之得失皆鬼神體物之所爲也是知來莫有過於鬼神也惟聖人之至誠亦能知來如鬼神焉

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游楊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爲無所當去聲下同且又老莊之遺意也廣平游氏曰誠者非有成之者自成而已其爲道非有道之者自道

而已自成自道猶言自本自根也○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惟程子之言為至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

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上去聲下徒玩反後並同）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

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為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其餘諸說

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藍田呂氏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夫盡己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

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新安程氏曰不厭不倦者進德之事子貢蓋主知而言故以智爲體而仁爲用成己成物者成德之事子思蓋主行而言故以仁爲體而智爲用也仁智之所以相爲體用者仁卽乾之元時之春智卽乾之貞時之冬也仁如元之始春之生義禮智皆仁之推此仁之所以爲體而智之所以爲用也然智以知之而後仁以行之如貞下之起元冬藏之蘊夫春生此智之所以爲體而仁之所以爲用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爲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陟劣反止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

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喩夫（音扶下同）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矣彼四時之運夫豈有時而已者哉（龜山楊氏曰其爲物終始天行也誠則形形故有物不誠而著乎僞則有作輟故息息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尚何終始之有故以習則不察以行則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久以脩業則不可大故君子雅誠之爲貴）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爲繁雜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

後爲無息邪（廣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彊也若顏子之三月不違仁是也○龜山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爲學者用力事也）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老子云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廣平游氏曰其爲物不二天地之得一也一則不已故載萬物雕刻衆形而莫知其端也故生物不測）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

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藍田呂氏曰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其爲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之道可以配天者如此而已）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音扶下同）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

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藍田呂氏曰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卷石之一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非受天地之中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不能不勉不思與天地合德而至於聖然所以至於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地合德猶指撮土而求其載華嶽振河海之功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是亦不思之甚也楊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其曰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聖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蓋未覺其語之更平聲端耳龜山楊氏曰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成物之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其爲覆載成物之功則無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所謂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精一而不二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至謂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氏之失也龜山楊氏曰誠之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積也若夫擇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去聲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

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平聲其煩碎穿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附蒙引此箇道理最好體驗孔子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朱子釋察其所安云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故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存疑陳氏凡假僞底物久則皆有間斷及蒙引難乎有恒之說皆不可用如顏子未免違仁於三月之後謂之假僞虛誇可乎○章句曰不二所以誠也當看二十章或問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意蓋只是一箇物便純若有二箇物來便雜了○元會運世不過只是這一箇道理流行亭毒之表更無第二箇道理來雜他這便是天道之不二處而天道之所以誠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如南北高深闔闢往來不過只是這一箇道理流行堪輿之內更無第二箇物來雜他這便是地道之不

二處而地道之所以誠也○蒙引註此四條所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不知天地何時至誠無息何時方盛大曰此難以口舌取信也有是理則有是事當初天開於子地闢於丑方其天之未開地之未闢也太極混一而其所以爲至誠無息者已在其中不然亦安能有此天地之盛大耶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道不凝焉皆是一貫○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

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張子所論逐句爲義一條甚爲切於文義張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爲一義上言重下言輕故呂氏因之藍田呂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爲人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汙合俗矣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耳廣平游氏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偏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故繼之以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始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龜山楊氏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入德之序也○格菴趙氏曰張子言逐句爲義呂氏因之游氏以逐句相承接爲說楊氏以逐句上一節承上一節下一節承下一節爲說兼讀其義始備

游氏分別筆列反至道至德爲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說爲未善廣平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

而以無方無體離去聲形去智爲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爲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廣平游氏曰尊其德性而道問學人德也致廣大而盡精微地德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天德也自人而天則上達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欲以凝夫音扶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梏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龜山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爲僞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梏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

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廣平游氏曰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說之也敦

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龜山楊氏〕曰溫故而知新道問學之事也敦厚以崇禮道中庸之事也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去聲

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附〕存疑此章最是大開鍵○首言道之極於大小而無內外○所以申首章性道教之意也○中言脩德凝道之功○所以申首章存養省察之意也○末言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又所以申首章中和位育之意也○蓋首章雖言道出於天而備於我○而此道之大之切○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存養省察之要而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則未之及也○首章雖言中和位育之事○而功效極於廣遠○中閒若栽成輔相彌綸參贊許多事○曾未之及○前面天道人道數章○雖說盡人盡物覆載參贊○亦未有下手着實工夫○故此章首言道體之大○中言工夫之詳○末言效驗之大○而及夫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皆所以盡首章未盡之意也○一章大旨細詳味之○前後意思都相貫○學者觀此而有得焉○則一部中庸都在胸中○〔蒙引〕或謂朱子未是聖人愚謂道不過極於至大而無外入於至小而無內兩端而已贊朱子者曰心胸開豁海闊天高則所以尊德性而極道體之大者至矣又曰義理玄微繭絲牛毛則所以道問學而極夫道體之細者至矣如是則至德備而至道凝矣不謂聖人而何蓋亦由學知利行而至於聖域者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耶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平聲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

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通考〕吳氏程曰正謂歲之首也朔謂月之一日也○周以建子爲正○以夜半爲朔○商以建丑爲正○以雞鳴爲朔○夏以建寅爲正○以平旦爲朔○漢律歷志十一月子爲天正○十二月丑爲地正○正月寅爲人正○此言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半○地統始於丑初○人統受之於寅初此日之朔也○蓋正者歲之始故古者每以歲首寅月爲正月而周人亦稱歲首十一月日正歲每與歲終對言朔者月之初凡朝會發命則必以是時行之者三代之異尚其見賢遍反於書傳去聲下同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爲車者必合乎此然後

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杌(音兀)隉(倪結反不安也)而跬(犬委反半步也)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爲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敎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去聲)於四方則書其令○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音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書名所以同其文故使瞽史諭之)聽音聲)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書以小篆隸書爲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三山陳氏曰按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烈國雖彊猶用周制至秦吞幷後始用六爲紀而輿六尺是改車之軌損於周者六寸矣又命李斯程邈更制小篆隸書而後書之文始不同○附蒙引註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親疏貴賤四字說得盡禮曰禮也者體也以貴賤言之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之類其相臨之際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僭差也以親疏言之父子如何相接叔姪如何相接兄弟如何相接以宗族鄉黨長幼朋友師弟又各如何相接生而相待如何死而服喪之制如何亦各有分限節度不容毫髮苟且也○度品制指車旗服色等制度車如何制服如何制又天子之車如何制諸侯卿大夫之車又如何制下文車同軌正應此然亦舉其一端耳況車又有許多等但其軌則皆同此類周官皆有載○謂之品制品有不相混而各有倫之意或曰如此則意在異不在同本文意在同故曰同軌同文曰非此之謂也番異所以致同如親疏貴賤相接之體豈容不異就逐項說則天下皆同矣)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註然於文義皆不通(程子曰三重卽三王之禮此卽鄭註之說)唯呂氏一說爲得之耳(說見章句)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爲是矛盾(食允反)也(藍田呂氏曰上焉者雖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謂下達之事如刑名度數之末隨時變易無所稽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民是以民無所適從)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霸者事耶曰以王(去聲)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

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三山潘氏曰。通天下一理耳。無往不在。無時不然。是以達幽明貫古今而無所不通。）動擧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平義反。及也）。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去聲）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附】（淺說。天得此理以淸。地得此理以寧。鬼神得此理以爲造化。聖人得此理以立人極。觀其覆載生成。寒暑晝夜。何者而非所當然。屈伸變化。吉凶禍福。亦何者而非所當然。順風氣以開人。因時宜而立政。曾有一之不合乎當然者哉。故曰天地有自然之中。鬼神有莫掩之誠。聖人有中正仁義之極。又曰仁者之心也。鬼神之會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使凡制作之出自我者。未能精粹純白。而稍有太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彼此先後之間。苟皆至精至當。盡善盡美。則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故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神設鬼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不易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作。必將因時補弊。有損有益。如我損益於三王。亦可也。蓋其無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也。先後所値各異其時也。合而一之。當論其理。而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於理之所當然。反有不合者矣。所謂不謬不悖不疑不惑者。意蓋如此。然制作以知識爲先。知見明則致用精。識趣高則創業大。然則三重之制作。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由其知人之理也。○蒙引或問王天下有三重焉。至於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似乎天道之事。而乃亦爲人道者。何也。曰此承上尊德性章居上不驕而言。安得不爲人道。蓋此章不謬不悖云云。總是上章居上不驕一句內註脚也。原脉則在尊德性道問學工夫上來。安得不爲人道。原與愚而好自用章言爲下不倍者類也。）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音烏）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去聲下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得夏時出記禮運篇。詳見論語八佾篇禘自旣灌而往章下）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音亦）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上聲）行藏之所遇而安

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卽周禮職方氏也○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卽深衣也章甫商之冠名宋商之後故用其冠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筴筴與策同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善去聲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口點反於是哉頒朔詳見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下○史記黃帝本記云迎日推筴註策數也迎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周禮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註體猶分

也經謂爲之里數○虞書序云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言帝舜理四方諸侯隨方別其居方之法也附蒙引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子思於中庸首章則述所傳之意以立言所傳之意出於孔子者也第二章便引孔子論中庸之言自第二章以下一書引孔子之言大半焉而已所立言蓋無幾雖其所立言亦皆爲述所傳於夫子者也至此章復以仲尼一身之事終之其下二章則承此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而言皆所以盡此章之旨也夫序中庸而終之以夫子云云者舉中庸之道盡歸於夫子也此實子思之意也蓋道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盡於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孔子自夫子以前一世得一聖人而僅足自夫子而後千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也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爲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龜山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寬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以有容發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理密察理於義故有別經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經綸之爲致和立本之爲致中知化之爲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音燭則爲不得其綱領耳游氏以上章爲言至聖之德下章爲言至誠之道者得之廣平游氏曰聰明睿知聖德也

寬裕溫柔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溥博者其大無方淵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爲仁或執以爲義或敬以爲禮或別以爲智惟其時而已此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而民信行而民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至聖之德也天地之大經五品之民彝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可名爲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立天地之大本者建中於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廣平游氏曰德者其用也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也非道同心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故其言之序相應如此附蒙引子思亦未爲聰明睿知達天德者何以能知之不知又

安能言之曰先儒云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子思此言造道之言也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音扶下同)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

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新安陳氏曰詩意本謂豈不顯此則真謂其幽潛不顯如詩敬止為語助詞大學則謂無不敬而安所止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程子曰不愧屋漏便有箇持敬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尚不愧于屋漏是敬之事○聖人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享帝○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平天下之道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中庸之語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去聲下未當同)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

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藍田呂氏曰此章皆言德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為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藍田呂氏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者蓋要其所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豈有他哉在德而已○德輶如毛謂之德者猶誠之者也未至乎誠也若至乎誠則

與天爲一無意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聲臭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乎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有德之聲色存焉至於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於天至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藍田呂氏曰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知風之自歟○心之精微至隱至妙無聲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爲人敬信之藍田呂氏曰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以貨色親長上聲達諸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藍田呂氏曰君子之善與人同合內外之道則爲德非特成己將以成物故君子言貨色之欲親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

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以德爲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朱子曰呂氏却是作用是性之意於學無所統攝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廣平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曰不厭○無聲無臭則離人而立於獨矣不失足於人

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廣平游氏曰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簡也然循理而已故文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廣平游氏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知遠之近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可不謂近矣乎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不可謂所自乎欲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間可不謂顯矣乎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廣平游氏曰所謂德者非甚高而難知也甚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是故曰德輶如毛旣以有所舉矣則必思而得勉而中是人道而有對故曰毛猶有倫若夫誠之至則無思無爲從容中道是天道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

之說略同龜山楊氏曰世之流風皆有所自淸之隘和之不恭知其自此則君子不由也○藍田呂氏曰墨子兼愛楊子爲我其始未有害也其風之末則至於無君無父而近於禽獸伯夷之不屑就以爲淸柳下惠之不屑去以爲和其風之末不免乎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則其端不可不愼也故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上聲其所謂見聞者呂說見上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龜山楊氏曰德輶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而未化非其至也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爲至侯氏說多疎闊惟以此章爲再敘入德成

德之序者獨爲得之也河東侯氏曰自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附】淺說其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凡淡者必易厭簡者必不文溫者必無理也以君子之道言之言皆平平。無新奇可喜之言行皆常。無奇特可驚之行固淡矣然其所言雖平。而皆根夫至理所行雖常。而皆得其當然雖淡而不可厭矣。收斂沉靜。而不騁夫浮詞蔓說。質素坦直。而不事夫盛色美容。固簡矣。然其言寡而中。不害其爲言語之善。貌質而恭。無損其爲威儀之美。雖簡而自有文焉。不危激其言論。而於人無所不容。不峭厲其稜角而於衆無所不受。固溫矣。然事之孰是孰非。而胸次之涇渭甚明。人之孰賢孰否。而鑑中之姸媸自別。雖溫而自有理焉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則由夫錦之美在中而自著見於外也。所謂闇然而日章也。

中庸大全或問終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去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篇首子一**而作也**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旣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作爲此書○雲峰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通考吳氏程曰子思子稱子者師尊之也重在下字若子程子則重在上字而下爲男子通稱○東陽許氏曰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統二字爲此序綱領。後面屢提掇照應。通考東陽許氏曰堯舜以前開闢生物以來卽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爲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爲人而立法也**其見**形甸反**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扶又反又也後凡遇此字當釋爲又字之義者並同**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扶序中除夫子之夫如字外並同音**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平聲**也**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眞箇執得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

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卽是道心○勿齋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人心道心之分焉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雲峰胡氏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自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愈見堯之所以爲聖爾況中無定體儻不言執人將視之如風如影不可捕詰矣然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於一貫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勿齋程氏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格菴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

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問形氣是耳目鼻口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欲朱子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如饑飽寒燠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蔡季通曰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爲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柁也船無柁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西山眞氏曰私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遂及我私言私其豵此類以惡言之可乎○雲峰胡氏曰生是氣已用事時方生原是從大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氣者言之○新安陳氏曰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東陽許氏曰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未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蔽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箇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卽合乎道而爲道心之用矣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新安陳氏曰前言虛靈知覺總心之體用而言此單言所以爲知覺者專以心之用言也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發者曰道心所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虛靈**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朱子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

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雲峰胡氏曰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爲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爲人不過血氣之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陳氏曰人心道心二者無日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不相交涉只在人別識之○新安陳氏曰不知所以治之者不知以精一之理治之也**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危愈危流於惡微愈微幾於無**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朱子曰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爲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去聲**也**朱子曰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陳氏曰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二之。○雲峯胡氏曰孟子曰利與善之間。所謂間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方雜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必能專一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

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私是就形氣上來。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從事於斯**斯指精一**無少間**去聲**斷**徒玩反**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問人心可以無否。朱子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有道心而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豈能無。但爲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爲害爾。故聖人以爲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爲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準者也。然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與人欲之辨爾。通考朱子曰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也。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說甚好。又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朱子曰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流行。○雲峯胡氏曰人心本危。能收斂入來。則危者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中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先在惟精而重在惟一。○新安陳氏曰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以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

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雲峯胡氏曰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者。中之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通考愚聞之先師天台吳行父曰中庸序當分三大節看。章首至此爲一節。推原中庸道學之傳。本三聖授受心法。而心之危微則有性命形氣上智下愚之分。然中庸之道其體要在於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差而已。三聖之所以授受者以此。子思子傳心之要其原實出於此。**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音邵**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末章所標列聖之君聖賢之臣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不過只是知此耳。以此之此。指三聖相授受之說。道統二字再提出。與前相照應。通考張氏師曾曰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然嘗考堯舜禹三聖人以中相傳之後。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

爲臣。其所傳雖皆不外乎此中。而求其所言之中。則亦鮮矣。今試推其說。如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孟子曰。湯執中。此其最明著者也。詩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而大學於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皆以止言之。武王傳洪範。謂皇建其有極。而受丹書之戒。不出於敬義之交。持則其執中之意爲可知矣。至於皐陶之陳九德。先正言而後反應之。皆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同寅協恭和衷。則民彝物則。各得其正。非中而何哉。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訓太甲之辭。有曰欽厥止。則伊尹之執中亦可見矣。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其曰道積於厥躬者。體之立。斆學於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無非求中之道也。孟子又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所以求合於前王之中道也。召公戒成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夫以敬爲處所而居之不去。則其能守中爲何如耶。觀此則聖賢接夫道統之傳者。亦莫非中而已矣。附〔蒙引〕大全所載張氏師曾之說頗詳。多是舉其言之見於經者。要之當兼行事論。又按伊尹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周公曰。率自中。召公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此數語。似於中義尤切。其行事則有不盡傳於經者。

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雲峰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此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爲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敎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敎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敎哉。

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雲峰胡氏曰〕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得君師之

位。而斯道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附〔蒙引〕先儒謂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其說固善。但於顏曾之所以獨得其宗者。似有未盡。蓋博文約禮。格致誠正。此乃夫子之所以設敎。而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七十子亦嘗用其力者。要必言顏氏由博約之誨。而至於見所立之卓爾。曾子極格致誠正之功。而至於唯吾道之一貫。方見得顏曾之傳獨得其宗。

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發首二句意 **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平聲**互演**以淺反**繹**音亦**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雲峰胡氏曰〕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新安陳氏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東陽許氏曰〕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朱子曰〕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 **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朱子曰〕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雲峰胡氏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

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

苦結反綱維開示蘊委粉於問二反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命卽道也能率性卽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固執者守之一時中卽中也綱維言道體之大蘊奧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盡言蘊奧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此統字又指道統言之○格菴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二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新安陳氏曰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博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顏子擇中庸便是精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

此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朱子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眞處始得○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眞甚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通考東陽許氏曰異端至多楊墨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彌近理而大亂眞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而易見莆田王氏曰自是以來至此爲第二節發明子思中庸道學無非聖聖相傳之心法始以異端起懼失其眞而演繹終以道統失傳異端之說盛而又亂其眞一書精要尤在於此附蒙引吾儒之道不外乎致知力行二者而已致知者盡心知性也力行者存心養性也佛氏曰明心見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盡心知性老

氏曰脩心煉性甚有似吾儒之所謂存心養性此可謂彌近理矣然而吾儒之盡心知性者所以擇善以明乎道卽堯舜以來所謂惟精者也彼之明心見性則以覺爲妙其歸至於絕聖棄智空諸所有所謂語小則夢幻人世語大則塵芥六合者也其於吾道果同乎吾之存心養性者所以固執以守夫道卽堯舜所謂惟一之旨也彼之脩心煉性則以退爲長算其歸在於貪生周利獨立物表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弱其志强其骨使人無知無欲者也其於吾道又果可同乎此其大亂眞可見○吾儒格物以致知佛氏外物以爲知吾儒成己以經世老氏利己以遺世○佛老之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不止一二件且如中庸之道一乎常不易之理也佛氏云世間萬事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何其近也又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何其類吾儒之所謂太極也吾儒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老氏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又何其類也吾儒曰不言而信無爲而成老氏曰聖人處無爲之地行

不言之教又何其類也然究其歸則皆不免於外物以爲智利己而遺世佛老之病一也○承上文孟子沒而遂失其傳是指孟子沒後之異端也許氏兼言楊墨恐非是楊墨在孟子時已闢之矣惟若荀楊性惡善惡混之說莊生列禦寇虛誕之說申不害韓非刑名之說鬼谷孫吳權謀之說秦漢閒迂怪之士神仙黃白之說凡一切惑世誣民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皆是也○佛老之徒非指老子釋迦是謂學老子釋迦之學者也蓋老子是孔子前人與孔子同時不待孟子沒而後起釋迦西番人生於周敬王時亦孔子前人也至漢明帝時佛法始流入中國耳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音閔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上聲不傳之緒音序緒卽斯道之統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老佛二家彌近理故似是大亂眞本全非也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

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朱子曰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中庸已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集）錄（卽石子重集解）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音佩）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與早通）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俗作沉非）潛反復（芳服反亦作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東陽許氏曰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吳氏程曰要領上平聲或讀如字謂指要綱領）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去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

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上聲）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東陽許氏曰章句輯略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脈絡却相貫穿通透○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一書分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畧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畧謂此巨謂綱維細謂蘊奧諸說同異以下專言或問韓氏古遺曰讀大學不知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則其人未嘗讀大學讀中庸不知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則其人未嘗讀中庸○魯齋王氏曰是篇分爲四大支三十三節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

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愼獨之事以馴致其極此所謂支分節解處並可見所謂脈絡貫通處亦可見矣其支節中又有小支節如戒愼愼獨分屬致中致和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分屬素隱行怪不能半途而廢之類餘可類推之脈絡中又有大脈絡如誠爲一篇之樞紐知仁勇爲一篇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者以四支言其畧發爲三十三章之詳又括以末章之畧是也所謂巨細畢舉者第十六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大十六章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包費隱兼大小皆是也（附）蒙引支是人之四肢節亦是支中之節皆是借用字下句脈絡字亦借用者脈是人身中之氣脈絡是人身中經絡也○以支分之脈絡貫通者言之如第二支九章要皆以申明第一支中道不可離之意第三支十一章則皆承第二支之

天道人道而言也第四支則本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又通承上三支之意而言也以節解之脈絡貫通者言之如章句所謂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其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如云此章承上章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又如云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此類令不盡舉通一書皆然也○又支分節解同而異也脈絡貫通異而同也大抵非支分節解則渾而無別而義不明非脈絡貫通則散而無統而意不貫○此二句一離一合言之也○巨細畢舉謂支節中所言義理皆大小不遺也如性道教之旨兼說人物存養省察之功則自由教而入之始推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自仲尼曰以下所論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有智愚賢不肖之事又有大舜之知顏淵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勇何者而不備舉推此類可見又如第二支中有言費之大有言費之小或兼費隱小大之類亦是但不可如王魯齋之說專以費隱小大實之也第三支中所言天道皆大者也言人道皆小者也致曲

爲小。能化爲大。誠之爲小。時措之宜爲大。又如尊德性以極道體之大者爲大。道問學以盡道體之細者爲小。故章句謂大小相資是也。仲尼祖述章。兼內外。該本末。亦大小意也。天道章。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可分巨細。但不可拘於此耳。末章則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其極。巨細畢舉又明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雖謙言不敢與道統之傳實有不容辭其責者**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引中庸語以結中庸序尤切○雲峰胡氏曰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通考〕吳氏曰第三節。言程子得中庸不傳之心法。使己得折衷衆說。復明道統之傳。其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之功。隱然見於言意之表。有不可得而辭者焉。**淳熙己酉**公時年六十**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序 終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南軒張氏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己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於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勉齋黃氏曰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子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指異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子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西山眞氏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愼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畧畧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

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勉齋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却不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袞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袞讀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

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脈貫通之處朱子既為之章句又提其宏綱如言某章是援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具有次序○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脩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雙峯饒氏曰大學只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中庸大全章句上 三魚堂讀本

當湖陸隴其稼書手輯

受業 席永恂漢翼 王前席漢廷 參閱
姪 禮徵用中 男 宸徵直方 較訂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朱子曰〕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合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雲峰胡氏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言以釋名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

之用也〔附蒙引〕偏是我這裏偏向去倚便是靠著那東西了如七情之發其初或偏向在喜邊去其後也結裹成箇偏喜了偏倚之相承亦猶意必固我之相為次第云子路問强章章句曰倚偏著也加一著字便自有辨矣○自有道統之傳以來所謂中者大抵多就用處言之自用處言則只著得無過不及之說見於經典者如虞書之允執厥中與論語所引允執厥中及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以至中庸所載中庸其至矣乎朱子皆只釋為無過不及之義者蓋堯之授舜舜之授禹與孔子之教詔門人者大抵都就應用處言之於無過不及之義為切也若子思之著是書獨取中庸二字以為名則舉道體之全而言該動靜體用而無遺者也故朱子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義而釋之

庸平常也〔朱子曰〕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附蒙引〕道理但至於中則不容有改易矣故堯舜以來只說箇中至孔門而復加之以庸其義益精且備矣非中自中庸自庸也惟中故可庸庸字特以申贊中字耳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或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却有許多條目〔朱子曰〕緊要在正字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為不見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東陽許氏曰〕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附蒙引〕道理二字對舉之亦互文耳若細分二字之義則道以統體之全言理以其中條理言如仁道也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類皆其理

也義道也自君臣之敬以至於敬長尊賢之類皆其理也此處則不必泥以此義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北溪陳氏曰〕畢不失之汙賤高不溺於空虛眞孔門傳授心法也

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新安陳氏曰〕於七篇中觀其議論淵源所自則可知其以此授孟子矣

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上聲**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色窄反**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未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

句句是實。○〔雲峰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爲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通考〕吳氏程曰書以中名篇。首三句便合中義。性者。不偏不倚。在中之中也。道者。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也。敎者。以過不及之失中。而裁導之。使歸於中也。是皆所以爲平常之理也。授孟子者。流傳以授之耳。詳見孟子序說。趙氏謂其親師子思。及史載思孟問答之語。皆誤也。○愚按中者天地陰陽之理。人得之以爲心者。庸字惟孔子繫易之辭訓爲常字云。【附】〔蒙引〕或謂始言一理通指第一章。末復合爲一理。亦通指第三十三章。不宜專指天命之性及上天之載二句。此說似是而實非。蓋程子時中庸一書只是籠統一篇。初無三十三章之別。自天命之性至上天之載。是始之以一理。復終之一理也。○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兩句相喚應。如管商之

權數似乎有實用者。然理味無取焉。如老佛之淸虛似乎有理味者。然而無其實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敎

命猶令也。〔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誥勅。○〔北溪陳氏曰〕命如分付命令他一般 **性卽理也。**〔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北溪陳氏曰〕性卽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朱子曰〕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命與氣質。亦相衰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旣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旣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健順之體卽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北溪陳氏曰〕天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卽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藉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氣以成形。理亦賦焉。

便是上天命令之也。○〔西山眞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爲義智。土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東窗李氏曰〕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爲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智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爲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雲峰胡氏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所謂一理者。卽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卽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有人物之異。氣通者爲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

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健順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義智爲陰爲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附蒙引獨言天則地在其中矣蓋天包乎地地之下皆天也陽全而陰半也形亦是如此理亦是如此凡地之所生無非是得於天之所施所以謂地對天不過也所以獨言天命也○存疑性者生也有生則有性無生則無性故性字從心從生言生而有心方具是理而爲性也然則語性便兼理氣曰即理者就氣中指其不雜乎氣而言耳

率循也循猶隨也北溪陳氏曰**道猶路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本此以釋道字**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朱子曰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只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是有許多道理或以率性爲順性命之理則爲道如此却是道因人方有也○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性是箇渾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只爲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爲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爲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陳氏曰天命謂性是說渾淪一大本底率性謂道是就渾淪大本裏分別箇條貫脈絡處隨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出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皆大化

流行處隨他溪澗科坎小大淺深所得之雨便有許多脈絡之不齊皆是此雨水也○如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凡物皆有自然之理○潛室陳氏曰率性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循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此即人物各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西山眞氏曰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踶齕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踶齕則氣稟之所爲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爲然凡人之爲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爲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以是而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雙峯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爲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氣入於荒唐則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氣則以爲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雲峯胡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人換性而不言其故是固引而不發通與王氏又但言其殊有意極有力而不言其所以換之之故豈不引而不發耶竊意章句上文所以訓釋性道敎之文義者詳盡無餘蘊矣至此欲說歸學者身上來故以人字易性字此人字正與下文學者字相照性雖人物所同具道雖人物所共由敎雖聖人通爲人物而設然能自致於學以求盡其性者惟人耳若不以人易性則性既爲人物之所同具下文乃曰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又曰學者知之所謂學者即上文所謂我所謂人耳○吳氏程曰衹本結語有知無行汎而不切剟按當從定宇陳

氏所攷爲定附蒙引或者於此多錯認道屬事物不知道自屬我也蓋道由性而出惟我有是性則臨事物時只據吾性所發便一一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者矣故曰率性之謂道只是屬事物而見道道初不屬事物也○存疑章句各率其性之自然最有分曉必率其自然者方是道若非其自然則或出於氣稟或出於物欲安得爲道

脩品節之也 三山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爲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於人爲而實原於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雙峰饒氏曰脩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爲品節也附存疑品等級也節限制也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敎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問明道云道即性也

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即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楊雄言學者所以脩性故伊川謂楊雄爲不識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敎如何朱子曰性不容脩脩是揠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爲之品節以敎人耳○脩道謂敎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先王所以使鳥獸魚鱉咸若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敎也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於人較多於物較少○勉齋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著爲品節使之盡其道也○新安陳氏曰禮樂正是中和之敎刑所以弼敎政亦敎之寓此章命性道敎皆當兼人物而言而必以人爲主然苟不兼及於物則道理便該不盡只以此篇後章證之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必說到盡物之性則可見矣通考愚聞之先師曰天命謂性非形體之天也天也者太極流行賦予萬物未有成立之名也命之人物即謂之性此指天地之性也率性謂道道非外求也性無不善惟能循其本然之善而行之則謂之道道也者由是之焉之名如道路是也脩道謂敎指聖人而言人不能皆聖賢也故有不能盡循其性而本然固有之天始不免昏戰斵喪之病故聖人者出而脩之以反復於道所以爲敎三者名異而實同一性也道者道此性而已敎者敎此道而已故下文專提一道字而歸之君子言人道也○程氏復心曰天命之性自然之中率性之道自然之和脩道之敎是自學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下皆敎之事以一本於天言元亨利貞賦予萬物不能自已曰天命以皆備於我言仁義禮智受命以生莫非全體曰性率性而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親親仁民愛物仁之道君君臣臣敬長尊賢義之道恭敬辭讓各有節文禮之道是非邪正各有分別知之道也因人物所當行者以爲法辨其親疏仁之敎別其貴賤義之敎制度文爲禮之敎開道禁止知之敎○朱氏公遷曰性兼人物言對相近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爲天地之性對性善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以理言而氣在其中蓋率性謂道是理之同也脩道謂敎以氣之異也至誠盡性章以己之性對人物之性而言之則性之本雖同而氣稟則有不可得而同者矣附存疑脩道之敎若論到極處便是二帝三王亦有所不能盡蓋古今風氣不同一代之興便有一代制作非是前人思慮有所未及蓋風氣至是而開聖人因而成之耳○脩道之敎若作學者說多少順夫子嘗曰脩道以仁又曰自明誠謂之敎亦有可據程子亦如此說朱子不然者爲非敎之本義耳傳習錄以脩道爲學者事不知程子已有此說朱子非不知也所以不取必有見矣

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 就性上移上一級說己性原於天命

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 又就道上移上一級說道由於

巳之性 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 又就教上移歸一步說因吾之所固有之道而裁之 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漢董仲舒策中此語大意亦可謂知道之原者故引以爲證〇朱子曰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〇三山陳氏曰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道所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蓋與孟子道性善同意〇王氏曰此書皆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體性是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第三句道是體教是用〇雙峯饒氏曰性道教道字重中庸一書大抵說道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之道脩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提起道字說以此見重在道字〇雲峯胡氏曰開端雖不露出中字天命謂性卽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卽時中之中也〇番易李氏曰大學入德之書學者事也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事也故首曰脩道之謂教而學在其中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爲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爲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卽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〇新安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〇朱子此總斷之語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巳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今以後來本校之疏密深淺大有間矣然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語亦包括要切或問所謂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脩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朱子於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於先復融貫會通於後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附存疑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故初頭便明箇道以示人必性教兼舉者性道之所自出也教道之所由成也而皆不外一箇道也故下文除却性教只說箇道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此天所以生人物也脩道之教此聖人所以成人物也俱於人物有功也此聖人所以合德天地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 上句言道之用下句言道之體 無物不有 言道之大橫說 無時不然 言道之久直說 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 新安陳氏曰元本作則爲外物而非道矣兩句宜兼存之云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如此尤爲明備附存疑可離非道要說得明白是道便不可離可離便不是道章句舊本以外物貼之最切〇道無不在故無時可離若外物則有時可離如車馬椅桌是切於日用亦有時可離惟道不可離人亦有不御車馬不用椅桌時節是可離也若道則跟著人身無乎不在雖暗

室屋漏中也有雖不睹不聞時也有如何可離○章句事物當然之理解道字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原其本於性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其無須臾之可離也**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謂戒愼畏謂恐懼**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北溪陳氏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朱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義利皆然○戒愼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著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愼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

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愼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愼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曰即是持敬否曰亦是○北溪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總會於吾心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而起居飲食蓋無物不有自古及今流行天地之間蓋無時不然戒謹恐懼只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惺惺則天命之本體常存在此若不戒懼則易至於離道遠也○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纔離得便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纔無路便是荊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問當不睹不聞而戒懼恐謂如鑑之照物當不照時光自常存不可欺以姸醜上

蔡惺惺法者豈謂此乎曰若如此說則是他自常存了何用戒愼恐懼道理固自常在但人須用提撕照管不可謂目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下須當此時常自惺惺地也○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眞氏曰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人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雙峯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附纂引不睹不聞即是未睹未聞以其未與物接故無所睹

聞也○須臾非耑指不睹不聞時也惟是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之時亦須戒愼恐懼也雲峰就以不聞不睹爲須臾則泥矣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時一般否朱子曰這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平聲**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朱子曰事之是

與非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三山陳氏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爲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爲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雙峯饒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子思云道也者提起道字見得下面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見與顯皆是此道

是以君子既常戒懼指上文一節**而於此尤加謹焉**指此一節**所以遏人欲於將萌**新安陳氏曰未發之前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而已幾動之初天理人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則人欲將萌動便從而遏絕之矣**而不使其潛滋暗長**上聲**於隱微之中**元本只云滋長定本加潛暗二字**以至離道之遠也**

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閒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閒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

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曰然○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著義理不得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潛室陳氏曰戒慎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慎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蛟峯方氏曰戒懼是保守天理愼獨是撿防人欲○雙峯饒氏曰戒愼恐懼便是愼獨之愼詳言之則曰戒愼恐懼約言之只是愼之一字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愼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愼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大學只言愼獨不言戒懼初學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愼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雲峯胡氏曰首三句重在一道字天命謂性是道之體脩道謂敎是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起道也者三字下文却分爲兩節言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必戒愼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人有目豈不睹有耳豈不聞不睹不聞特須臾之頃爾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君子必愼其獨此一獨字正是說隱微二字隱微却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之獨睹獨聞之時之處也章句於大學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一幾字是喫緊爲人處上

文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敬字是教人用工夫處戒懼不睹不聞是幾未動而敬愼獨是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當看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當看存字與遏字然皆不離乎敬而已大抵君子之心常存此敬不睹不聞時亦敬獨時尤敬所以未發時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存之纔發時便有將然之人欲此敬足以過之也朱子敬齋箴與此無不合戒懼是靜而敬愼獨是動而敬戒懼是惟恐須臾之有間愼獨是惟恐毫釐之有差【通考】宋氏公遷曰上節持敬之功以靜存而言之此節持敬之功以動察而言之大學誠意章兩言愼獨先言愼獨欲其自慊也後言愼獨防其自欺也中庸言君子愼其獨大學言君子必愼其獨語勢有輕重不同蓋所謂君子者其等第不能無不同也　存疑莫見乎隱節意謂道不可離於須臾君子自所睹所聞以至不睹不聞固無所不用其謹矣若夫方寸之中是爲睹處一念之發是爲細事是乃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所謂天理固當發現人欲亦萌乎其間時也此正理欲分界善惡關頭尤是緊關去處君子雖云無所不用其謹於此若不更加詳愼則前面雖有許多存養工夫未免盡棄後來雖欲用許多存省工夫亦無及矣故子思上文既說戒懼於此復說謹獨又是就其中特揭切要工夫以示人要不出乎上文戒愼恐懼之外也○謹獨工夫只是就一念萌動處體察不得放過看是天理是人欲是天理便從此保養擴充將去是人欲便從此遏絕了然則謹獨含省察存養克治在內言省察以其尤切耳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

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推本於天命之謂性一句**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推本於率性之謂道一句**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中爲性之德和爲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性也及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矣和不和之異皆既發焉而後見之是情也非性也孟子故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爲善其說蓋出於子思○【朱子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偏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爲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皆謂此也林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以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靜而無不該者

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咈戾故曰和○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問發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還有分別否潛室陳氏曰旣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著耳○蒙齋袁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而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爲和○雙峯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卽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卽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通考黃氏洵饒曰善觀者當於已發之時觀之此是言其自然之理○中者性之德和者情之極○中性善和情善中和人所同有位育人所皆能

附蒙引本是有七情今只言喜怒哀樂四者何也樂兼愛哀兼懼怒兼惡慾屬土而無不在也又約而言之只是喜怒二者而已喜屬陽怒屬陰故大學言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者凡五事而下面只以好惡二字該之○或曰天命之性只有仁義禮智及其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今置此不用而用喜怒哀樂何也曰子思孟子立言雖殊然要之亦只是一理蓋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見於日用應事接物之間究其目亦不過只喜怒哀樂而已如惻隱於孺子之將入井便是哀之中節者羞己之不善惡人之不善便是怒之中節者辭讓之中有因喜而辭讓者亦有因怒而辭讓者至於是非必喜是而怒非以此觀之喜怒哀樂之情與惻隱羞惡等情初非判然二物矣○天下之達道與率性之謂道二道字大同小異彼道字對性教言則爲義理之名目此達道字對大本言則爲和字之名狀○存疑章句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曰中曰和曰大本曰達道是性情之德也不戒懼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不謹獨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或問自明白蒙引云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性情性之德則道之體也情之正卽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此說似未切○中節要看得細如不當喜而喜此固不足言中節若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寡之差亦是未中節處○顧麟士曰之謂與謂之語氣亦有辨之謂者有是名稱而實之也如首節謂之者據是地位而目之也如此節○此一節是大凡說不頂上兩節致字方頂上兩節說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靡幼反**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勉齋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橫致如一箇物打迸了四圍恁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雲峯胡氏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新安陳氏曰收歛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

得尤不苟○東陽許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愼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致中**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天地位**吾之氣順**致和**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天地氣順則萬物育**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不出吾性之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陳氏曰致中卽天命之性致和卽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雲峰胡氏曰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三山陳氏曰體之立所以爲用之行之地用之行所以爲體之立之驗○新安陳氏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理天地位則必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 **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朱子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接無不是這箇卽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爲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經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

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功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工夫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西山眞氏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懼靜時敬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雙峰饒氏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爲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爲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爲天下主則能使天地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卽位育之極功也○雲峰胡氏曰中和雖有體用動靜之殊然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有不得而析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亦非有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只言時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新安陳氏曰由敎而入之學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學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之爲標的也○東陽許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

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通考〕程氏復心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則所存者得發而中節謂和則所審者當中者大本天命之性也和者達道率性之道也致中和位育脩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物育和之至也未發之中靜不失其性之德則道之體中節之極動不違其情之正則道之用此由性情言之皆存養省察之要中和之效也合而論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者形而上者也陰陽形氣形而下者也氣化形生理賦之由道之不可離者也不睹不聞於戒懼見隱顯微於慎獨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循性道之體用致中和之位育所以順氣踐形而存本然之天理實皆學問之極功而中庸之道也○〔史氏伯璿曰〕竊詳此段章句之旨戒懼二字是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二全句意對慎獨言之耳兩自字兩以至於字是推而極之之意所謂致也大凡靜是自外靜至內必耳目無所睹聞於外矣然後此心亦寂然不動於內內卽所謂至靜之中也動是自內動出外必一念萌動於內矣然後與事物應接於外外卽所謂應物之處也約是自外收斂入內之謂精是自內審察出外之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蓋曰自不睹不聞於外而戒懼之又收斂入內至於此心寂然不動之中無所不用其戒懼則致中之工至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蓋曰自一念萌動於內而慎之又審察出外至於所應接之事物無所不用其慎則致和之工至矣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一時極其中和之意是自外至內自內至外無不全盡之謂先儒以爲橫致之致是也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無時不極其中和之意是從今至後從此至彼未嘗間斷之謂先儒以爲直致之致是也語錄有曰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乎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盡乎外○又曰朱子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上說來。則曰心曰氣。而一體無不舉矣。朱子不以心正氣順爲中和。特曰能致中則在我之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心正則天君安泰。卽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悅豫。卽一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如此。感應之理。自然而然。可見一體之實。以一體之意觀之則人便是天地之心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卽吾之心耳又曰中和位育或問明以事言而謂彼以理言者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矣故陳氏亦曰此乃有位者之事功非泛就君子說詳此則饒氏是有此理之言正或問之所謂未備者讀者考焉可也○〔黃氏洵饒曰〕工夫在此致中則天地由此而位致和則萬物由此而育能致中則能盡天命之性能致和則能盡率性之道能此二者則脩道之敎由我而立也又曰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未有能致中而不本於致和者孟子之言一本於此○天地位萬物育兼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知化育贊化育則專言聖人之能事自二十二章凡言天道皆聖人之能事凡言人道皆學問之極功又必至三十二章天道聖人之極致而無以加然後爲盡耳〔附〕存疑章句自戒懼而約之。這約。是以約失之者鮮之約。簡束也。簡束此心。不令走逸也。○章句至靜至字。亦輕。觀下文應物字可見。○論致和工夫。自一身動處。如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在致和條內。極其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此致和也。極其大。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此致和也。就此篇論之。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妻子好合。兄弟旣翕。此致和也。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周之達孝。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子之議禮制度考文。此致和也。○此心方發。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天理則中節。人欲則不中節。夫立心之私者。除却不道。立心之公者。或其見不明。錯認人欲作天理者。往往有之。此猶是粗者耳。又有雖知理欲之分。而於所見天理之中。分數不能無過不及之差焉。終亦歸於人欲。而未得爲中節也。謹獨而精之。便要分別到這裏方是精。○〔蒙引〕章句以至於至靜之中。以至於應物之處。此處不可讀斷了。蓋不用至靜之中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不用應物之處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差繆

而無適不然。安可泥此而以爲上面之靜猶未是至靜之中上面之動猶未是應物之處耶。○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則天地之氣順矣。天地之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仔細推來天地之氣順與天地位處無甚分別。朱子只是於位育上各求其所以然之故。則如此云耳。○大抵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敎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後說〕精者精密也約者細約也精約二字最有味文中子曰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乎先儒不之許蓋猶病其粗也孔明讀書獨觀大意則猶留點漆雕開之見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通考〕黃氏洵饒曰所傳謂堯舜禹孔子所法 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首二句 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二句 次言存養省悉井反察之要戒懼慎獨二節 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和位育三句○〔黃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理本原功夫次第與夫效驗之大無不該備 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聲夫音扶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新安陳氏曰〕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卽率性之道也。反求諸身。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卽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愼獨以遏人欲而已。充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也。 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陳氏曰〕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造聖道之閫奧其首章子思自著之格

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敎三字血脈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眞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愼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愼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深。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指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肩之者聖師有此賢孫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通考〕史氏伯璿曰趣完具於己謂之體衆體聚會謂之要又曰此章前後五節皆是以本然之道理與當然之工夫相間而言而二者之中又各以一體一用對待言之極爲詳整第一節是總言以起之性是體道是用天理之本然者也敎卽脩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者也第二節第三節是由敎而入以存天理遏人欲之事此是就體用上做工夫處第四節是包性情之德對言此又是申言本然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見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第五節是就性情之德上做工夫處又推效驗而極言之此又是申言當然工夫與學問之極功也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雙峯饒氏曰〕首章論聖人傳道立敎之原君子涵養性情之要以爲一篇之綱領當爲第一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首章至二十章次序已無可議自二十章至三十二章次序則饒氏以來諸儒其說多有變亂章句之序者雖大綱不可改章句之舊若其間節目似亦有可以補章

句之所未備者令存之以備參攷其猶有未備者則僭附愚見以足之云其詳已具各章○右一章是第一大節○〔黃氏洵饒曰〕此章爲第一支分其下十章節解○支略而節詳支節中又有支節詳略中又有詳略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所以不析開說**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提掇篇首一句以爲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唯**與惟通**君子爲能體之**〔新安陳氏曰〕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爲己任之意〔通考〕吳氏程曰體認之體與首章深體同下體字乃體段之體○〔黃氏洵饒曰〕精微之極太極也爲能體之則表裏皆是中庸矣**小人反是**〔雲峯胡氏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附]蒙引本文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作道理解者蓋道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惟君子爲能體之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體字亦從本文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精微之極致即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但此以理言彼以人之得是理者言爲小異耳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此是正解說上兩句**○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上聲**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徒案反**也**〔程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愼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新安陳氏曰〕朱

子蓋就兩箇而字上咀嚼出意味來〔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言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小人謂之心者雜善惡而言皆已發之事惟未發之時存養所以發皆中節**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問何謂時中〔程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之世爲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雙峯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

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爲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曰既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三山潘氏曰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小人放肆而無忌憚是以與中庸相反○新安陳氏曰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爲重如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戒懼即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憚與戒慎恐懼反是即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晉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爲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爲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音燭**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去聲**言之則曰中庸是也**通考

黃氏洵饒曰性情是自然中和該體用德行見於事中庸兼體用 **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陳氏曰中庸之中兼已發未發二義○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勉齋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雙峰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所作中庸亦只爲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中庸使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乃變化氣質之方也○新安倪氏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在主乎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

附蒙引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如君子中庸舜之知回之仁子路所問於夫子之勇以至遵道而行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者便是能存養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立不省察以致和而率性之道行教亦在其中矣若小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久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人之所以不能期月守中庸之不可能以至索隱行怪半塗而廢其間人品高下固有不同然均之爲不能致中和而無以立教於天下者也通此十章之言總只是首一章內所含之意○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中

性而和情也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不偏不倚之中
德也所謂君子之德也無過不及之中行也所謂隨
時以處中者也故曰中庸之
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則庸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
得初無難事但世敎衰民不興行去聲故鮮能之今已久矣
論語無能字 北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
仁壽李氏曰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
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
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己而自省焉
則其至與否可見矣○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
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格菴趙

氏曰此章無之爲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
子本文此是子思櫽括○雲峰胡氏曰此比論語添一能
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
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期月守是不能
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
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
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
雖柔必强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
不能行惟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
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
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看許多能字則
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 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其
至矣乎至以理言畧○憂深言切○不及則未至至字放
輕說中庸之德爲至此至字本章之意○此章因鮮能以
起不行不明之意 附 蒙引 章句云但世敎衰民不興行或

謂由在上無脩道立敎之君故民不興行此蓋誤認世敎
衰之義而以民字爲專指下民也審如其說則聖人但以
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以責在上之爲民表者獨何
理也且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亦未必不以世敎衰之故
蓋民卽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
也○既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何故民乃鮮能之曰下章
所言正是其所以鮮能之故蓋以知愚賢不肖者生稟之
異而失其中又無敎以裁其過引其不及而使歸於中也
○顧麟士曰章句但世敎衰
敎字照首章脩道謂敎敎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
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 雲峰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
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
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爲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
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爲下文過不
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卽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
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
無過不及之中章
句錙銖不差也 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
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旣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
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旣以道
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
不明也 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
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浼焉則必不屑爲中庸之

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天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爲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汙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蓧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闒茸卑汙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爲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爲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歎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

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雲峯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爲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三者皆欠眞知爾若眞知理義之極至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知者知其故也○詳切○行之不著習之不察○道不行是行事而下先言知者過之蓋知者惟知是務而略於行故先言知道不明是知事而下先言賢者過之蓋賢者惟行是務而略於知故先言行下章言舜之知集註言道之所以行顏子之行集註言道之所以明知行兩盡而已附存疑上章言中庸之

德民鮮能此承上章民之所以鮮能者由於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也○以不行屬之賢不肖不明屬之知愚亦得如此言者見知行之相因也○蒙引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生稟之異也末云鮮能知味以警其不察啓以加學問之功也生稟雖有過不及若能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至於中矣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是以有過不及之弊**三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晏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末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爲先惟不明故不行也○新安陳氏曰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爲頭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清而

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及也通考史氏伯璿曰陳晏二氏說皆不爲無理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說以結上文之意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爲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之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喻經中人字亦是指飲食之人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己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己所行之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附存疑人莫不飲食條章句道不可離不能離也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少異觀或問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意

可見○蒙引鮮能知味之知所譬含知行二意又稍在知行之前故章句云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爲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此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雲峰胡氏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指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又指行而言通考黃氏洵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然後可以行之所以承上起下○上章言道不行由知者過之故又言道其不行能有如舜之無過不及則非知者之過此道之所以行也此是承上起下附說約楊子常曰須知子曰初非爲中庸所以上下承起皆子思集句夫子口中不得入子思話前後章亦不得通用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朱子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朱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音洛告以善哉朱子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新安陳氏曰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兩端謂

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徒洛反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音預此知如字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朱子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爲兩端而中摺其中間以爲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極厚者說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說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

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金至厚十金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至薄而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百金皆然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小至大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善惡之兩端乃是事已是而不非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爲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爲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爲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爲十分小人乃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可不辨哉○〔雙峰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類推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勉齋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雲峰胡氏曰〕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爲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正是學者用力之始正當以聖人自期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爲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顏淵之語以通看二章云〔通考〕黃氏洵饒曰好察邇言如詢於芻蕘請問下民之類○慮遠說詳○執其兩端謂求中也用其中於民是言執中○必執而後用也執即用也不自用而取諸人如孟子所謂樂取諸人以爲善也隱而不宣隱惡也播而不匿揚善也廣大指隱惡光明指揚善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即舜之一〔附蒙引〕舜好問者已知乎未知乎曰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所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亦有雖知而未能自信必取質於人者如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是僞也聖人無僞若先儒說孔子雖知亦問朱子以置之圈外當有說也○兩端是舉首尾以該其中間不止兩件而已故曰衆論不同之極致○〔存疑〕兩端猶云兩頭是衆論不同之極致處譬如物之不齊有一尺者有一尋者有一丈者有十丈者不能同矣自一尺而至十丈是極致也從此至彼是兩頭也兩頭執著就中間來揀擇看一尺中與一尋中與一丈中與十丈中與如不執兩頭無緣得箇中出衆論兼總彼此參考方能得此中小註賞功一段可玩○〔淺說〕於善之中衆論不同未必皆合乎中也則執其衆論不同之極致而擇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既得其中則用其中於民而其他之不中者不得以間之矣○〔顧麟士曰〕執既是執其言用既是用其言難道隱不是隱其言揚不是揚其言乎混作用人文字者皆誤

右第六章 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格菴趙氏曰〕此譬禍機所伏 擇乎中庸辨別彼列反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

上章好去聲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作答反一月也〔新安陳氏曰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仁壽李氏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己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雙峰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通考〕黃氏洵饒曰人皆曰予知云云言詳意略○切○以況能擇之況譬也附〔淺說〕引夫子之言曰今人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爲能知禍機之所伏也顧乃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避行險僥倖以取禍敗是其心有所蔽也安得爲智乎亦猶今人皆曰予知是蓋自以爲能擇中庸之所在也然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雖有所擇終非己有是其知有未眞也又安得爲知乎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蒙引〕利之所在禍之所伏卽罟擭陷阱也因逐利而罹害也○知禍而不知避者行險僥倖也故卒不免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能致害而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必至於覆敗然後已分明是知禍而不知避也○〔顧麟士曰〕章句言知禍知字是補出以對下擇字〕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擧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爲知起下章回能守爲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謂仁〔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之不能守惟顏子然後可以守之亦承上起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上聲持之貌服猶著陟略反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程氏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尙何用之可致哉○雙峰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胷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雲峰胡氏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回之爲人也語略而意詳○高堅前後正擇中庸處附〔蒙引〕擇乎中庸自博文而來也服膺弗失則約禮之至矣〕

右第八章〔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之意弗失勇之意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中庸以事

理言而德行之中在其中擇之屬乎知守之屬乎行拳拳服膺亦屬乎行惟道中庸爲致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下同**能**天下之至難也以下元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上聲**能也**〔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禀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卻也而資禀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禀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爲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禀勉强力爲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峰胡氏曰〕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

晨門荷蓧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子糾之難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爲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歎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通考〕史氏伯璿曰雲峰胡氏辨饒說已詳然但辨得義精仁熟不賴勇之意而於似欠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只爲中庸不可能設此章引起下章說勇意自在白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此一勇字已是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吳氏程曰〕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計三十二字初本作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凡二十七字與先祖幼讀本同毅齋先生抹去以爲章句初本如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病遂改之古之聖賢固有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而合乎中庸者未必皆倚於一偏但間亦有不合中庸而以力爲之者故章句下兩不必字精矣剡按吳說不同當從陳氏所改定本

〔附〕〔蒙引〕章句云亦知仁勇之事要看亦字知仁勇意不重也只是就天下事中舉出至難者有此三事非是於知仁勇三者之中各取出一事而言也○〔存疑〕章句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人欲之私承上一句來義不精則疑似之間見之不眞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是固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義精矣而仁不熟則雖見得端端的的然此心未免出入雖欲由於此理之中時或遁於此理之外而不自覺亦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故必義精仁熟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人欲之私是就平日言能擇而守是就臨時言必平日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然後於中庸能擇而守之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通考）黃氏洵饒曰國家可均與大學平天下不同此乃質之近似能以力爲之未必合中庸大學平天下則合中庸矣三者得其當則合中庸矣○（顧麟士曰）大意亦云中庸不可能也必如後所言之勇者乃能之耳實與引舜回處一例故曰以起下章

子路問强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去聲）勇故問强

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思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皙嘐嘐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

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儆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强爲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新安陳氏曰）汝之强謂學者之强也下文四强哉矯照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敎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去聲）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朱子曰）此雖未是理義之强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致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三山陳氏曰）既曰寬柔何强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强也○（雲峰胡氏曰）

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含容訓寬字巽順訓柔字以誨訓以敎字且此章見得說詳○史氏伯璿曰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强之義者至矣陳氏云守其氣質不變乃非經註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附）蒙引寬柔以敎則誨人不倦之事不報無道則犯而不校之理如何猶謂之不及蓋此只是任他氣質做得來自不適中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固亦不輕於敎也又君子有不屑之敎誨如孔子之於孺悲孟子之於曹交是也而一於寬柔以敎則有可以不用而用者矣安得爲中孔子曰以直報怨禮兄弟之讎不與共國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律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魯莊公釋桓公之讎於齊春秋譏之宋高宗楚襄王爲讎人役貽憤萬世此見無道之有當報者彼徒知含忍者一於不報安得爲中○（存疑）寬者不拒人而皆有以敎之也柔是其所敎者隨物性之不齊而不强

其從也含忍極是難事嘗觀世人或遇拂己事便忿然不自勝雖欲隱忍而不能自人觀之雖若剛毅之甚而實力量不足故能含忍人之不能忍者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蘇子瞻留侯論說含忍意思與此異不可不知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衽（而審反）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胄（直又反）之屬（衽金革如云枕戈○（三山陳氏曰）臥席曰衽○（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爲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衽（通考）史氏伯璿曰以衽爲席卽請衽何趾之意況兵戈甲胄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爲衿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爲甲不應身衣甲胄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删○（吳氏程曰）衽與袵同臥褥也視金革如臥褥之安）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

事也雙峰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問一味含忍何以爲强曰固是含忍然却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雲峰胡氏曰南方之强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猶不失爲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爲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用大南北之强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强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南方之强近乎理義北方之强純是血氣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

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事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强應抑而强與一句矯舉小反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泮水篇云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傳云矯矯武貌○朱子曰强哉矯贊歎之辭倚偏著直略反也塞悉則反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泛言君子居之者不同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

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曰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人多有所倚靠倚於勇倚於智者皆是中道而立初縱無倚把捉不住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强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太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强中立在無所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

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雙峰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北方之强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强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峰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强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强南北以勝人爲强其强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爲强其强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爲大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南方之强不及中北方之强過於中四强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强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附顧麟士曰末節照中庸不可能句須說得地位尊重依饒說不變塞是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境界則上三句亦須有斟酌

右第十章此章言勇之事〔通考〕朱氏公遷曰剛勇主乎理義而言之餘如至大至剛發强剛毅雖柔必强皆是此類但吾未見剛與强哉矯以德行言發强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浩氣體段言雖柔必强以學問功效言又如夫子言好剛不好學是亦以德言之但不好學則有其蔽此正理義血氣之幾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客反蓋字之誤也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古委反異之行去聲也〔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格菴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爲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朱子曰〕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節强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若不是强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着力邪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强而强何以及此〔附〕淺說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蒙引〕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一邪一正字同而義不同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雙峯饒氏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雲峯胡氏曰〕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只爲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通考〕史氏伯璿曰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强特成就結裹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爲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見知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聲之盡仁之至不賴勇

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與惟通後放此聖者能之而已雙峯胡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雲峯胡氏曰第五章爲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不爲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

三節弗爲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朱氏公遷曰教不立故民鮮能學半塗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弊故惟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史氏伯璿曰章句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固可爲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知終之意乎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爲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塗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已含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

於此發之耳○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强而强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强而不强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强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註之旨可識矣附淺說君子所知依乎中庸而非素隱之知所行依乎中庸而非行怪之行雖遺逸於世而不見知於人其所以依乎中庸者自如而初無所悔焉夫所知依乎中庸智也所行依乎中庸仁也依乎中庸而至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智盡仁至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則吾豈敢惟聖人能之○存疑依乎中庸與遵道而行之遵字不同依是出於自然不著力遵猶著力也○蒙引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正爲此箇道理出於天而備於我乃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有見於此故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

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七到反○道而成德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知仁勇所以造於道而成三達德○子路之勇未合中庸而曰子路勇者特就問强一章而言耳造道謂達道成德謂達德餘見形甸反第二十章三山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能以體之其爲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强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謂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雲峯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

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讃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雙峰饒氏曰以上十章論道以中庸爲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爲第二大節通考東陽許氏曰自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知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歎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守中庸之方在知仁勇第七章其義極於不能期月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知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故六章言舜知行之意重八章言顏仁知之意重七章知其理而行未至九章是行所難而知未至故此二章處於知行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仁知當勇索隱知之過行怪賢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爲也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下文但

言惟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卽夫子之弗爲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夫子弗能已者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是第二大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卽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

費用之廣也 雲峰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芳味反說文散財用也 **隱體之微也**

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爲費形而上者爲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陳氏曰此章就費隱上說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雙峰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新安陳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通考朱氏公遷曰道字自其發見昭著而言之中庸首章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己者言此章費而隱以下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費而隱卽是率性之道率性之道是貫天命之性是隱○黃氏洵饒曰費用之廣隱體之微費之所能如此者必有理存乎其間而使之然也○微字卽無聲無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又曰微與天地同體顯與天地同用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附淺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惟君子爲能不離乎道故以道歸之君子○存疑章句用謂道之發用也體謂道之本體也體卽道也對發用言則爲體觀或問云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可見○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

于天此道之發用也而道之所以爲道則無聲無臭有非見聞之所可及也故章句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先儒以隱爲天命之性費爲率性之道蒙引用之愚所未喻○朱子語錄鳶飛魚躍費也必有箇什麽物事使得他如此便是隱此說稍差按費是就無物不有上說故日用之廣今以鳶魚之飛躍爲費則是指物爲費非費之本義矣薛敬軒讀書錄云天地間只有理氣而已其可見者氣也其不可見者理也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亦是認氣爲費認理爲隱卽朱子語錄意愚謂鳶飛魚躍氣也必有箇什麽物事使得他如此道也上下昭著道之費也道本無形隱可見矣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三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爲隱通考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至於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也此章當與第十六章互觀費而隱是因用以見體十六章是因體以達用上下察卽洋洋上下左右○史氏伯璿曰所以然是太極之本體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費卽不離乎陰陽之太極隱卽不雜乎陰陽之太極耳不雜者卽不離者之所以然初非有二致也但所以然者則無聲無臭故隱而不可見爾章句以爲不可見正以其無形像之可指陳雖鳶魚之飛躍亦但其飛其躍可見其所以飛躍則在乎心悟而已

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擧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朱子曰人多以至爲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爲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通考史氏伯璿曰一事卽是夫婦居室之一事章句明指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常爲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爲證也此處言知言能皆是眞能知之行之者初非泛知泛能所可當也事親事長之道正是下章君子之道四中所求乎子弟以事父兄未能之事章句以爲聖人所不能者而謂愚不肖泛泛之知與能足以當之乎男女構精形交氣感雖若鄙褻不足道然眞精妙合自是造化流行發育生生不窮之蘊奧以愚不肖之夫婦他無所知所能而獨知此能此蓋與鳶魚飛躍同一機緘故章句或問獨以此當所知所能之一事其意精矣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

問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旣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去聲之類問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祿位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朱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

愚謂人所憾胡暗反於天地如覆敷救反蓋也後凡當釋爲覆蓋之義者並同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

不得其正者〔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雙峰胡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斂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作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附〕存疑夫婦之愚可與知能此舉道之至小者言也所知能何事家人日用之常如耒耜井臼亦是也史氏以男女交感當之誤矣夫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曰夫婦人倫之首王化之端據此則男女交感乃天地之一大事天地聖人人物之所同也謂道之小可乎且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以夫婦之知能爲道亦必指事當其理而後謂之道爾若不問當理與不當理直指其交感處爲道則是指氣爲道與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禪家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者幾何異哉○〔蒙引〕天地之大或以形言或以道言主形言者謂若說天地之道大則天地已盡道了又何以說人猶有所憾主道說者以爲此與後章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一大字俱以道言論語惟天爲大亦謂道大也豈論其形邪言道之用廣雖聖人之德之盛不能盡雖天地之大亦不能盡也看來後說較長蓋知聖人之高於夫婦者以德不以形則知天地之大也亦以道不以形矣○〔淺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天地爲最大也然要之天地亦囿於形氣也故職司有所偏運化有不齊是天地亦未能盡道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音鹿之篇鳶鴟處脂反類戾至也察著也〔雙峰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問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朱子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竦動人處○鳶飛可見魚躍亦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此便是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却不說隱處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天魚躍淵亦何嘗隱來○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爲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事地察天地明察與此上下察乎天地皆明著之意○〔三山陳氏曰〕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所以然者鳶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然者也是必有所以然者以爲之體然體之隱初不離於用之顯也○〔溫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可他求雖曰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隱者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潛室陳氏曰〕凡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隱非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可言則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雙峰饒氏曰〕此兩句引得妙若以人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天躍則必于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須如此默而識之○問子思如

何獨舉鳶魚而言（蛟峰方氏曰）只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雲峰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纔說費隱即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饒氏謂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爲性則隱也如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與語此○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

詩人此二句興體也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才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興也亦非比喻也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拈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如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而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通考）吳氏程曰道體無所不在而獨舉此言者蓋所以明上下之意與易之天澤履相似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史氏伯璿曰陳氏云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推饒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指道之用言而隱在其中陳氏以爲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者也

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反**爲**去聲**人處活潑潑**普活反**地讀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窈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問如何是喫緊爲人處（雙峰饒氏曰）以道體示人也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峰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者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說蓋前面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通考）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著急活潑潑地是真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張氏師曾曰潑讀如字或讀爲撥者非

○黃氏洵饒曰此一節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上下察也放之則彌六合化育流行正見得道不可離也○活潑潑地無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只在愼獨○全體呈露妙用顯行○道體流行無所窒礙○董氏彝曰中庸鳶飛魚躍指道體之昭著而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指集義養氣而言程子所謂同一活潑潑地則又非解本文之意是猶川上之歎而程子亦以爲其要只在愼獨○史氏伯璿曰或問中發明此意已無餘蘊而讀者每猶有所未達此不過皆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而已其在鳶魚則鳶魚無知之物然飛必戾天躍必于淵是誰使之然哉道之體用流行發見自然而然有莫知所以然而然者又豈特鳶魚爲然哉所謂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於此固爲易見其在人心則人心不能無私天理易至間斷惟能以集義爲事則天理無時不流行矣又無預期其効之心則自然無所滯礙矣天理既流行而無滯礙則與鳶飛必戾

天魚躍必于淵者同一活潑潑地之意可識矣若不以集義爲事則如鳶魚之不能飛躍謂之天理流行可乎若集義而預期其效則如捉鳶魚使之戾天躍淵皆不出於自然謂之無滯礙可乎天理不流行而有滯礙則不得謂之活潑潑地明矣【附】(蒙引)上下察則凡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或大或小皆在其中矣又以上文大小參之即上下之昭著固所以爲大而上下昭著之中一物之細一塵之微亦莫不有是道則自有極其小者矣○(存疑)上言夫婦可知能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則此道無乎不在固可意會矣而其流行活潑之妙則未見也故子思復舉個鳶魚來發明他見得此道在天地間都如此活潑如此昭著日用之間橫行直撞無不是這道理學者誠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也○化育流行上下昭著氣也所以流行昭著者皆理爲之也故因莫非此理之用○潑潑地是贊其活也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見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言其上下昭著處【附】(淺說)總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一節則托始乎夫婦居室之間而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極其全體則昭著乎天地之大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而隱如此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可有須臾之間也○(蒙引)若鳶魚一節則不必專屬於遠大亦不必專屬於近小總申上意也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雙峰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達道不遠以極於達孝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此章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爲下七章之綱領(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先言中和見道之著見於事物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見聖人與天地爲一中和以戒懼謹獨爲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爲入德之門費隱諸章雜言其大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求至於誠也○(黃氏洵饒曰)右第十二章此第二支其下八章爲節解○(史氏伯璿曰)此已下九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爲言却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二章之末旣以君子之道造端

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子之道四爲言謂費隱之道非即五達道之道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爲下章說誠明明誠之張本也蓋自此以前皆是說用工之事用工以立其本用工則先知後行以學者之事爲主中閒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爲學者用工之法自此以後多是成功之事成功而致其用成功則先行後知以聖人之事爲主蓋欲示學者以成功之準的也中閒有說學者事處則依舊先知後行乃是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至於人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閒觀於言人道者五章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之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爲二章以屬下節者非是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爲道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己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爲道之人己身而言己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爲道○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閒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爲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雙峰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爲道之人是指爲道之人○雲峰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

○東陽許氏曰人之爲道而遠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爲道此爲字輕猶言謂之道通考黃氏洵饒曰道不遠人此二句亦一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爲道之事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可見是小節解附淺說道具於人心而見諸日用人之所以爲人者也固至妙也而人皆可知蓋其明白顯著昭若正的無杳冥昏默之不可測也本非易也而人皆可行蓋其因心自然坦若大路無艱危峻阻之不可及也何遠於人哉若人之爲道以爲此道衆人可能吾能所可能不爲奇不奇不足以驚世必求夫甚奇而難能者爲之此道日用常行吾行所常行不爲新不新不足以悅人必擇夫甚新而異常者行之如舍布帛而別求玆月之衣棄菽粟而別求可口之味自以爲高矣遠矣道在是矣覩彼日用常行衆人可能者皆以爲卑且近不足以盡道殊不知其至卑而實高至近而實遠而自以爲高且遠者反失眞過當不足爲高遠也蓋道者率吾性之同然以處事應物使各得其當然耶務爲高遠難行則必拂人之性而不由夫自然矣失事之宜而不合夫當然矣如之何而可以爲道信乎道不遠人而人不可遠人以爲道也○存疑爲上文說得闊了故此便說入身來此上下相承之意也○蒙引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道何遠於人哉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

詩豳悲巾反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下同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

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去聲從是也

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爲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尙何所爲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〇朱子曰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卽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一書初閒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〇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〇陳氏曰能改卽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知能行底去治他〇蒙齋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〇潛室陳氏曰衆人卽天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爲衆人非張子意〇雲峰胡氏曰衆人同此性卽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敢遠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爲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欲其不遠人以爲道第二節言己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己者亦不遠人以爲道也〇東陽許氏曰柯有彼此之異尙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敎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耳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通考史氏伯璿曰語錄云推以人治人之義有曰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是將我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按此雖與章句異亦可備一說蓋道不遠人之人字是以人對道而言道便是人之理人便是人之身初無以人對己之意下文人之爲道而遠人兩人字皆指爲道者言可見人卽己爾故此節兩人字雖不必以爲對己而言亦可也只因此上有君子二字則似乎此人字對君子言之者故章句順文解義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又按中庸自首章至此皆言自治之事直至二十章方言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爲天下國家矣其實上人字是人之道下人字是人之身若只以爲君子自治恐亦可通君子以人治人猶曰君子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之意爾下文忠恕卽是以人治人之工夫改是改其待人未能如待己者也至於待人能如待己者則不遠人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治也若有不止則便是爲道而遠人者之所爲反不可以爲道矣〇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耳改非略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但略改而卽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人之道爾孝忠未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有所未盡所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胡氏之說非是附淺說以治人言之詩云伐柯云云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爲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去聲)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也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于齊乃救鄭及留舒(齊地)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名)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伐齊智伯智襄子也即荀瑤 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 此章以道不遠人爲綱領故章句節節提掇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敎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北溪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眞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爲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以己之心度(徒洛反)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黃氏曰此即己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不過推己以及人而已 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朱子曰盡己推己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敎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雙峰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通考)史氏伯璿曰忠恕違道不遠章句至矣饒氏謂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而道之不遠於人者莫甚於此故下文即其文而詳言之竊意忠恕是盡己之心推以及人之事故己不欲而勿施於人固推己也己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亦推己也下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是不欲而勿施於人者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一節是推己所欲以施於人者一反一正皆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又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章句兼忠恕釋之至矣饒氏專爲恕之事者失之蓋此一節是不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

人聖賢論忠恕皆就推己處說如夫子之告子貢仲弓亦此意蓋取其易見也知己所惡者勿施則己所欲者自不容於不施矣非但不施己之所惡而已也然則章句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下似可以兼說下節之旨不但可施於此節云○黃氏洵饒曰則盡仁之仁字還是說上道字仁卽道就忠恕上說故曰仁就達德上說故曰道○史氏伯璿曰雙峰以勿願勿施二句爲恕之事與章句與語錄辨此已詳蓋恕由忠出忠因恕行初無二致盡己之心在內本不可見善觀者却於推己之際觀之則盡己之意可見矣且如施諸己而不願之心固非有不眞實者是則不願者己之眞心也此眞心非忠之未發者乎及其推以及物亦卽以此不願之眞心而勿施之則發於己者豈有一毫之不盡乎此卽忠之因恕見者然也以己之不願者推之而勿施於人此則恕之由忠出者也章句合忠恕而言亟矣饒說非是附潑說又自愛人言之率性之道本不遠人但人爲私意所隔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所以施於人者多不得其當而去道也遠矣惟本乎忠而行之以恕雖曰出於勉强而未能與道爲一也然由此而往則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其去道也何遠哉忠恕之事何如不過推己之心以及人耳如人以無道而施諸己此己所不願也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心卽己之心不以己之所不願者而施之於人焉此忠恕之事也此可見道不遠人而人當不遠人以爲道也○存疑盡己之謂忠其所盡者何如爲子當孝而一點孝心無不盡爲臣當忠而一點忠心無不盡是也忠儘好了又必以恕者蓋人多有心地甚好却被私欲阻足不能見之行事之間者故既忠後又須有恕一截事也恕者推行之法也以己度物推己及物是恕之事○蒙引張子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非以恕當仁也其謂之盡仁卽如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黃氏曰此卽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人者而已 **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忍也難也**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去聲行顧言行之行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三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脈貫通反復於人己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

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南軒張氏
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
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
實下手處○格菴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卽我所當自
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得於天之所同然
者而自治其身耳○雙峰饒氏曰施諸己而不願二句是
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爲恕者之本也忠
爲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反之以責其所以盡己者
語意尤有力大學是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意
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
○朱氏伸曰言未能者欲先盡己也能盡乎己則恕可推
矣○雲峰胡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形容聖
人至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
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卽行乎其間以責人
之心責己發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卽不外乎此君臣父子
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

亦曰吾之反求諸己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必
常如聖人以爲未能則必深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之不
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
此皆盡己之心而恕之本也饒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前
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通考朱氏公遷曰大學止
至善之目於五品遺其二則欲人推類以盡其餘中庸君
子之道四於五品遺其一則道所當然非所求之閨門婦
女也夫婦之別必君子道之使由之豈待以責彼之道自
責乎○史氏伯璿曰饒氏以爲忠之事者失之章句之句
讀訓釋至矣此一節亦忠恕之事是推己所欲者施之於
人也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皆是求
其待己如己之所欲也以事父以事君以事兄以先施皆
是推己所欲求於子臣弟友者以及其父君兄友也四者
皆曰未能可見子臣弟友之職未易盡聖人不自聖之心
蓋與舜之事親自知不足者同一意耳上文己之所惡則
勿以施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己所欲以及人則孝忠弟信

之道有一毫未如己之責人者皆不害其爲未能此雖夫
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爲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子
之道卽上文不遠人之道爾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
之推己及人卽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則
道不外是乃爲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
己則盡道蓋謂是也若移章句前節自以己之心度人之
心至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一段置於此節之下以總釋
二節之旨更添而以己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一句於前勿
以施之於人之下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上仍改亦字爲皆
字則似極爲明備蓋二節皆忠恕節目皆不遠人以爲道
之事也然則此四者章句但以爲責己自脩之事今亦指
爲忠恕之事抑亦有所本乎曰觀語錄書以大學絜矩爲
此章之證則固亦以爲忠恕之意矣况以爲忠恕之事亦
與章句責己自脩之意無所礙庶乎亦有可通云爾○庸
德之行以下章句至矣饒氏以庸德爲孝弟忠信之類者
近之以庸言爲責乎子臣弟友之類者未當此蓋承二節

忠恕之事而言既又推而極之以至於盡道之域也庸德
以忠恕之事爲德也庸言以忠恕之事爲言也待人有一
毫不如待己者便是不忠不恕故於庸德不可不踐其實
於庸言不得不擇其可行忠恕之事難故每有不足不足
則不敢不自勉以盡其所難言忠信之事易故每至有餘
有餘則不敢不自反以節其所易至於言無不如其行行
無不掩其言則言行於是乎相顧而忠恕之事畢矣至此
則人事盡天理得由忠恕之不遠乎道者可以至於不遠
人之道而與之一矣此所以胡不慥慥乎之言而贊美之
也歟○饒氏謂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按此段
皆是夫子責己自勉之辭而敎人勉人之意在其中上曰
四者未能責己之辭也此便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意
皆聖人不自聖之謙辭也苟未能而遂已焉則亦徒責而
已故以庸德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
已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爲之不厭之意皆
聖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合而言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

終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爾況學者乎則其敎人勉人之意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黃氏洵饒曰）之行平聲顧猶應也行並去聲○上章君子之道天地之道鬼神之道至誠之道大抵皆同○此是節解後倣此（附）淺說又自責己言之君子之道其大端有四丘則未能一焉何則人之常情厚於責人薄於責己己之所以望於人者則欲盡如其願己之所以施於人者或未能各盡其心如所責乎子以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以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於己者如此反求乎己之先施於彼者未能如此也然己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也彼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於身者庸德也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以是道而責之於人者庸言也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庸德易至於不足有所不足則不敢不勉庸言易至於有餘有餘則不敢盡有餘不敢盡則是謹之至而言焉

顧行有不足不敢不勉則是行之力而行顧言夫能言而行不逮者僞焉而已言行相顧則道有諸身而所立者皆實地且言論之責於人者亦皆親切有餘味而非無實之空言也然則胡不慥慥爾此道之所以歸於君子而爲君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未能當自勉以進於君子之道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蒙引）子臣弟友之道庸德也以此道而形於言庸言也庸德而行之必踐其實使德有諸己也庸言而謹之必擇其可若未能行而徒言不可也必其所能行者然後見於言是擇其可也如此說方與下文之言顧行相合○庸德庸言所該自廣而意之所主則重在子臣弟友之道○舊說以庸德之行以下爲孔子自責自脩之事於君子慥慥一句不順蓋慥慥贊美之辭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且君子二字自有凝而與上文君子之道不同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爲正言君子之道如此而欲以是爲則而自勉則亦自脩之事但自脩之意當安在言外不當直入本文○（顧麟士曰）所求乎子卽作求自己之子注疏大全或問蒙引淺說達說俱同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上聲與倣同此（雙峰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如此費恐人以闊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卽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歟○（新安陳氏曰）丘未能一固聖人謙辭然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至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舜之事父周公之事君方爲盡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敢自以爲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形甸反下同**在也**如今人言素來之意（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觀或問善游氏之說可見若以爲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卽曾點之意○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附）存疑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二句只是一套事但素位而行便不願乎外不願乎外便素位而行不可分開爲二下文素富貴行乎富貴二條朱子乃分貼二句者蓋素富貴行乎富貴條雖有不願乎外意然此處且欲發明素位而行姑

未之及在上位不陵下條雖有素位而行意然此處只欲發明不願乎外意且置之朱子解經各有攸當非强爲分析也觀第二條四箇素字第三條五箇不字意就可見○言君子但卽其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其於利害得喪皆所不計焉蓋其在我者所當盡而係於天係於人者則非所必也○(潛說)諸葛孔明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范希文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皆此意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爲吾之所當爲而已○(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關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爲一也(通考)(黃氏洵饒曰)素富貴道行乎富貴素貧賤道行乎貧賤素夷狄道行乎夷狄素患難道行乎患難○行乎富貴如舜被袗衣鼓琴之類行乎貧賤如舜居深山之類行乎夷狄如孔子居九夷行乎患難如孔子厄陳蔡文王囚羑里之類○(史氏伯璿曰)無入字總上文四素意而言自得字總上文四行意而言此句是包括上文四句之意屬之素位而行也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下二節亦反覆相應而言耳○按貧賤對富貴言雖逆順不同皆常事也患難却對康寧言夷狄却對中國言患難夷狄不唯是逆又且是事之變者並言四者而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見處常處變皆無入不自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三者又不過以處順易處逆難故略於順而詳於逆耳康寧與中國亦常事之順者耳奚假言哉若曰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則是人亦少有不在患難夷狄者耶倪說非是(附)(蒙引)按小註入字關上四者特舉其槩蓋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道無不在所謂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要當隨時隨處而各盡其所當爲均一富貴也而富貴等第不同均一貧賤也而貧賤亦有次第對其弟則位兄也對其兄則位又弟也對其父則位又子也對其子則位又父也對其君則位又臣也對其臣則位又君也以至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如此推之方得說素位而行意盡○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難行患難非謂苟免而從夷也有道存焉君子雖在夷狄患難亦不離道○言患難則在乎時可知言夷狄則中國可知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是又舉此以見彼也故末更云無入字該之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易與險對**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問君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格菴趙氏曰)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徼**堅堯反**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朱子曰)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朱氏伸曰)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通考)黃氏洵饒曰謂所不當得而得。與詭遇獲禽意不同。附(存疑)該做底。便是平地。不該做底。便是險道。○(蒙引)俟命。指那窮通得喪處。君子無心計較也。是俟命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胡卦反**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雙峰饒氏曰)正乃是鴊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爲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爲的(通考)詹氏道傳曰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正寸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爲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趙氏德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以賓射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附(鄭注)正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鵠直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蓋以證上文正己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雙峰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開一步然位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迤邐放開去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云云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凡天下事皆當如此下引詩及孔子之言但舉一事以明之亦猶詩之興也妻子兄弟譬卑近父母譬高遠附(存疑)君子之道進爲之道也故就承之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此句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意相近蓋上句意就在下句意內也不可以君子之道當大哉聖人之道看辟如行遠二句方作進爲之序○天下之理一也而有遠近高卑之不同者何也理無遠近高卑自人之所見而有不同也○(蒙引)自知之始而漸至於知之盡自行之始而漸至於知之極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與孥通**子孫也** 附 〔存疑〕宜爾室家。貼兄弟二句。樂爾妻帑。貼妻子二句。○〔顧麟士曰〕詩解本當云。雖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兄弟既翕而後和樂且耽。則是兄弟眞能宜室家樂妻孥者也。因兄弟及妻子。而父母亦順。看作三層。殊有行登之意。然章句義取斷章。故爲平說。亦無不可。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音洛**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三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引詩以明之特舉一事而言耳○〔雙峯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闊只引詩來形容却是切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能宜爾室家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故能樂爾妻帑室家宜妻帑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新安陳氏曰〕兄弟妻子之間日用常行之事道無不在不可忽其爲卑近雖高遠實自於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正此意也子思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偶指一事而言非以自邇自卑之義爲止於此詩所云而已也 附 〔存疑〕夫人之處家。則以和妻子宜兄弟爲事之卑近。而以順父母爲高且遠也。必能和妻子宜兄弟。而後父母其順之。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事也。然則學者之求道。可舍其卑近而徒事高遠爲哉。

右第十五章〔雙峯饒氏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三章皆近裏就實學者所當用功○〔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脩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北溪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通考〕〔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不然朱子何以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許謙曰〕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愚謂以二氣言則鬼**

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朱子曰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口鼻之類爲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北溪陳氏曰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

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朱子曰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爲鬼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閒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爲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

爲德猶言性情功效朱子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效便是天地之功用人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蛟峯方氏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狀即功效也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通考黃氏洶饒曰鬼神即陰陽可見者○中庸其至矣乎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氣言理故言至氣故言盛鬼神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中庸亦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也陰陽分而言之夫乾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焉其功效夫坤靜翕其性動闢其情廣生其功效合而言之陰順陽健者性也陽施陰受者情也陽生陰成者功效也即此章觀之不睹不聞者性也體物而不可遺者情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功效也○皆就用上說良能之良即靈也妙用也○朱氏公遷曰鬼神自造化而言是專言之也主乎祭祀而言是偏言之也於二氣良能之中我祭其氣之於我相接者則理之正也鬼神爲德質諸鬼神怪力亂神皆況以造化之鬼神言齊明盛服以下及敬鬼神事鬼神非其鬼而祭之皆特舉其祭祀之鬼神言也又祭祀之可格者是鬼神之靈質之而無疑者是鬼神之理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附蒙引大抵只用鬼神體物不遺數字亦都說盡了只此便已見道之無所不在了便已見道之不可離了蓋實有是物則實有是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理盈天地閒一氣機之屈伸往來而不已焉此即理之所在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道容可離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天地之功用即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爲處言造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無○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至而伸反而歸止是進

退二字耳要認得正而實若泥於反而歸之詞則異端所謂歸根還原者亦無得而議矣○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各有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之貫者也故曰其實一物而已○盛字意重在體物不遺上雖曰兼費隱然隱只在費之中即所以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也蓋其運化機於無迹幹玄功於冥冥其曰視不見聽不聞亦是說他那合而爲物之始散而爲物之終處都無可見可聞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豈謂體物不遺之外別有箇不見不聞者爲之體乎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新安陳氏曰陰陽之合爲物之始陰陽之散爲物之終**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

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也。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爲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爲者是以鬼神雖無形聲而徧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而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爲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雙峯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

聞已足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非有至隱以爲之體乎○朱氏伸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新安陳氏曰鬼神爲物之體故此曰體物猶貞爲事之幹故乾卦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味其語意可互相發明通考趙氏惠曰易文言貞者事之幹朱子本義云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華○二節言鬼神徧體萬物之中物莫能遺○黄氏洵饒曰體物不可遺體字理氣兼在不可遺一物一太極然物之終始即二十五章物之終始幹事者天以理而散爲萬物人以心而散爲萬事心之貞固爲事之幹 附 蒙引陰陽合散之

陰陽則鬼神二字內各有陰陽也是横的陰陽也○依章句云體物猶易所謂幹事則鬼神與物當稍有先後之別終是氣先乎物也不先乎物何以體物
鬼神體物非謂造化生物也體字該生死○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

齊音齋下其齊同**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出禮記祭統篇謂齊其不齊之思慮以極致其齊也 **明猶潔也** 明潔其心○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 **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形甸反下同 **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雙峯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陳氏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東陽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是言鬼神之全後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祗人鬼及諸祀亦皆鬼神却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使人因此識其大者通考東陽許氏曰祭有三

曰天神地祇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祇皆陰類。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山林陽也。原與隰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是合陰陽來格。○趙氏惪曰。案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附蒙引。鬼神之妙。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有觸斯應。故一祭祀之[illegible]而遂洋洋如在也。不是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了。然後有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者也。只就祭祀時所見如此。見得鬼神之無所不體耳。若謂必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然後有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則亦未爲體物而不可遺矣。下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正爲此也。但不可專指祭祀時言耳。○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衣與服不同。衣特服中之一件。故曰服。周之冕。又曰冕。祭服之冠也。又周公成文武之德。小註云鷩冕諸侯之服也。可見服字所該之廣。○存疑。上旣說體物不遺。復就祭祀上說。此尤顯然易見。故言之以爲體物不遺之驗。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就祭祀時言耳。○顧麟士曰。大全如陳氏黃氏李氏。多以使天下後三節俱主祭祀言。然存疑爲正。今說家皆從此也。且抑詩屋漏之云。本不謂祭時。

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音熏**蒿悽愴**初亮反**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禮記祭義篇孔子荅宰我問鬼神之語**正謂此爾**朱子曰。鬼神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人者。是焄蒿。使人精神凛然竦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是悽愴。○問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焄謂香臭。蒿謂氣蒸出貌。朱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段光景。焄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慘慄感傷之意。○何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召已散而復伸之氣。與祭祀所指自不同。○程氏復心曰。此節言鬼神之德無所不在。能奉承敬畏。則此理昭然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此陰陽鬼神之發見昭著處。蓋體物不遺之驗。○黃氏洵饒曰。昭明光也。焄蒿氣也。悽愴情也。○就人上見。故戒懼愼獨靈不可揜也。附蒙引。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其氣不必謂是陰陽之氣。亦不可謂是鬼神之氣。蓋此其氣字是指物之氣。祭義載夫子荅宰我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云云。此蓋以形斃之爲鬼。而以其神之焄蒿悽愴者爲神也。又自作一例論也。

中庸大全章句 上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斁而不敬乎。通考黃氏洵饒曰。神之格思。洋洋在上在左右。不可度思。謂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就人上可見。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此誠字指鬼神之實理而言**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延平李氏曰。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祀時。爲言者只謂於

此將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爲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盖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揜如此○上下恁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意思所以末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眞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詩云三句視弗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說如在上在左右意○雙峯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盖爲自此以後言誠張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實兼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雲峯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眞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爲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木非幹不立葉非幹易傾幹字釋體字最有力此是指鬼神之顯處以示人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章句謂此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盖前此所謂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是又指鬼神之最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未斷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鬼神無聲無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而陰陽合散莫非眞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指鬼神於佛老而競爲淫祀以徼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爲憂之也深而慮之也遠信哉○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又該貫上章首五句去雖因祭祀而發不止爲祭祀言也視弗見聽弗聞鬼神之妙雖無形而難知其爲體物而不可遺則顯著而可見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鬼神之德誠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陰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鬼神其所以爲物之體而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在之發見顯著而不可揜者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之德豈有出於誠之外者哉通考黃氏洵饒曰夫微謂不見不聞顯謂在上在左右誠就理言○大學誠字就人身上說中庸言微顯者三首章言莫顯乎微卒章言知微之顯以心言此章夫微之顯以理言也問淺說夫鬼神不見不聞體微也而乃體物不遺若是其顯而不可揜何哉蓋凡無形與聲者類皆虛僞而無其實也既無其實則歸於虛無而已矣何以能顯惟鬼神也本太極以有靈乘二氣而出入充滿周匝於宇宙之間若無也而本有雖虛也而甚實其來而伸者陰陽之合也實有是合特其合也無形與聲耳其往而屈者陰陽之散也則實有是散特其散也不可得而聞見耳夫實有是合散則實有是鬼神也此其所以能始乎萬物終乎萬物大而爲天地之一闔一闢小而爲人物之一死一生溫凉寒暑之推遷風雲雨露之變化日月升沉潮汐消長如此之類或自無形而爲有形又忽焉而失其形或自無聲而爲有聲又忽焉而收其聲其發見昭著而不可揜也有如是夫○存疑通章是說鬼神之盛而終歸於誠也○顧麟士曰此章若作鬼神看便玄虛

辨解若作道看亦與前天地有憾鳶飛魚躍等一樣固自明白也疑團請於此處破却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

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指且爲下文諸章之論誠者張本也○新安陳氏曰前章非小也以後章校之則前章之身位與家比後章之大關天下萬世則爲小耳包大小者體物而不可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卽一物言之亦鬼神實爲之體玆非小歟以承祭祀天子

祭天地太也士庶所祭亦是祭祀又非小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自費隱章造端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天地意也一節總言鬼神之德二節言鬼神之大者三節以祭祀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卽鬼神之德也○此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言所謂弗見弗聞是隱體物不遺是費故曰兼費隱體物不可遺是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者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費隱之中包大小也兼者並擧之辭包者涵養之謂○吳氏程曰兼者兼擧而明列其事包者包括而默含其意○黃氏紹曰中庸自十三至十五章卽其近且小者言則爲費之小自十七章至十九章極其遠且大者則爲費之大道無不包語大語小無不在而不可以形迹求故曰費而隱性妙於無形不可以言費敎著於有迹不可以言隱此道所以言費隱小大而性敎不可以費隱小大言也對擧而並言之則曰兼擧此以該彼則曰包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曰兼費隱包大小二十章言小大而不言費隱故曰包費隱兼小大○黃氏洵饒曰此章有費有隱但隱包得前後六章費之大小○兼費隱包大小者費用有小有大故曰包誠卽是太極則亦費矣亦宇有意蓋謂前後三章皆說費鬼神一章本就隱而言所謂則亦費矣○費之小卽章句所謂庸行之常費之大卽所謂推之以極其至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舜子孫不止乎此故以之屬二字該之○左傳哀公元年夏后

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二女也姚虞姓而邑諸綸邑名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襄公二十五年曰子產之言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也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皆以示敬而已故謂之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西山眞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爲大孝舜所知孝而已祿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宣氏曰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稱舜爲大孝以親厎豫天下化言此稱舜爲大孝以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言何也常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尚謂之孝舜德爲聖人而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爲大孝乎通考趙惠曰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

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左傳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滿諡胡公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田恒得政於齊至威烈王田和列為諸侯卒為建國秦始皇三十六年王建降秦滅齊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豪傑宗彊儋畧定齊地皆自立為王漢高祖召橫自剄舜祀始絕○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為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為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為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為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享之却是就舜身上說昔舜傳禹禹即位祀舜為宗而又封商均於虞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子孫保之也附淺說舜之孝其可謂之大孝而非常人之所謂孝也與何以見其孝之大蓋凡有三德六德之德亦足以顯其親舜則德為聖人是其德之至而其所以顯其親者亦至矣凡有諸侯大夫之位亦足以尊其親舜則尊為天子是其尊之至而所以尊其親者亦至矣凡有一邑一國之祿亦足以養其親舜則富有四海之內是其富之至而所以養其親者亦至矣且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而宗廟享之非特祭以士祭以大夫而已下有虞思陳胡公之屬世封爵土而子孫保之非特延及一世二世而已德福兼隆如此此舜之孝所以為大也○蒙引宗廟享之謂宗廟享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之祭未然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問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仁山金氏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為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舜生知之者又揖遜而得天下舜得其常孔子不得其常乃氣數有盛衰故也○此皆從十二章至十五章庸行之常推致至此附淺說然德者福之基福之者德之致故舜有是聖人之大德則必得其位而尊為天子必得其祿而富有四海必得其名而天下共稱之為聖人必得其壽而享年百有十歲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朱子曰因其材而篤焉是因其材而加厚○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新安陳氏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而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附淺說獨不觀諸天之生物乎天之生物必因物之材質而異其所加其本固者則從而培之其本傾者則從而覆之天非有意于其間也咸其自取焉耳○存疑栽是物之方發生也按栽是栽種出於人為者天之生物曰栽何也

人之栽種草木便有發生之機故物之方發生者亦以栽言也○蒙引物字兼動植小註謂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顚覆之以其本固釋栽者字極正當但雨露風雨字却未是此只說得植物耳○必因其材而篤焉言因其材而有所加也篤字非全好字栽者培之固篤也傾者覆之亦篤也皆因其本質之異而異其所加也篤厚也厚加也人多不悟厚之爲加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音洛**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去聲**也**雙峯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驗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東陽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爲天下之主旣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附】淺說又不觀諸詩乎詩大雅假樂之篇云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是顯顯之令德旣宜于在下之民又宜于有位之人由是見與于天而天受之祿抑且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而受祿之無已也以此觀之則舜有是大德正所謂物之栽者也正所謂君子之嘉樂者也其得天之眷受天之命祿位名壽于焉而攸同宗廟子孫于焉而享保此理之必然者也尚何疑哉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爲善受福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朱子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旣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爲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他說得自有意思○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禀氣淸明故爲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禀氣淸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雲峯胡氏曰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孥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大德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哉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爲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爲行險者戒矣所引詩專爲栽者培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通考朱氏公遷曰孝即其效驗而贊美之得其位祿名壽是驗諸天瞽瞍底豫而天下化是驗諸人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聲**之常推之以極其至**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通考黃氏洵饒曰後二章皆言費包隱○庸行之常即費之小推之以極其至即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

章道德不能做得後三章事業可見費之大也○庸行之常亦是庸德之行與此對說故曰見道之用廣行之常謂舜之孝極其至謂天子位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魯水反仁之事也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爲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雲峯胡氏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附蒙引子述之文王蓋亦樂其業之有所托耳非必冀其代商而

有天下也○下文言武王周公之事則聖人之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豈文王貽謀之本心哉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作管反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書武成篇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閟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罰於牧之野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陟畧反戎衣以伐紂也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朱子曰看來也是有些異如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肇爲王之基武王一擐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斟酌雙峯饒氏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順通考黃氏洵饒曰舜與武王皆曰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言舜則曰德爲聖人武王則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蓋舜性之也揖讓而有天下武王反之也征伐而得天下○一戎衣而有天下是武王一舉而滅商若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是以臣脅君矣豈不誤哉附蒙引纘繼也緒業也此止謂繼世耳一戎衣而有天下卻是後日事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所以訓末爲老者蓋以下文即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及没後周公乃成其志也此所謂武王末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

所起也〔新安陳氏曰〕蓋者疑辭以意推之觀武成稱大王王季文王可見矣先公組音祖紺古暗反以上至后稷也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太王之父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堯封棄於邰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閒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於豳史謂稷生斄璽斄璽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按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大公組紺諸盩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盩四世遂謂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稷契同時受封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十五

世其亦誤矣今按章句謂組紺爲大王之父据疏文而言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問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蓋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鷩冕旒王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雖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〇〔新安陳氏曰〕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居之反以下新安陳氏曰上言葬祭禮此言喪服禮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朱子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

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〇〔陳氏曰〕周公推文武大王王季之意追尊其先王先公又設爲禮法通行此意於天下所謂推己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〇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〇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王晚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孝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稱后稷爲先王蓋史官刪潤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貶也父爲

士子爲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爲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畧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加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〇〔潛室陳氏曰〕伸情於父母獨三年之喪上達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差不可盡伸也〇〔雲峯胡氏曰〕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脩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紺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〇〔新安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末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在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

也〔附〕〔蒙引〕味末之一字可見武王初未有利商之心而急於大統之集也○斯禮卽是上祀先公之禮主祭禮言下文父爲士數句亦重在祭上言皆得用生者之祿也葬禮只與祭禮相形言之蓋葬用死者之爵自周公未制禮之前已是如此故父爲大夫以下不可以葬禮並言○〔存疑〕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祭用生者之祿也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用生者之祿以祭其親也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此亦示其例耳若父爲庶人子爲士父爲大夫子爲諸侯之類可以例推若父爲諸侯子爲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爲大宗矣○看來此是古禮今世如子爲大夫則封父爲大夫旣封大夫亦當以大夫禮葬之矣豈復葬用死者之爵乎○今之封贈其親卽周人追王之遺意○以章句大夫降觀之則期之喪亦不達乎大夫矣聖人是大槩說章句是本儀禮○周公成文武之德此意管到末自追王大王王季至貴賤一也皆成文武德事斯禮也只管到祭以大夫處期之喪以下又是一轉語合而言之總是推己及人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也○成武王之德易說成文王之德難說此當以下章繼志述事來看○〔蒙引〕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自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自下而達之於上者也此言喪禮只是因言祭禮而及之耳○〔顧麟士曰〕祀先公以驚冕或亦另有說禮當如此耳若云不敢以天子臨其先公故從諸侯之服則父爲士而祭以大夫亦改從士之服父爲庶人而祭以士亦改從庶人之服乎緇所未許○麟旣爲是說因簡周禮司服注亦本無是解且先公諸侯則服七章之服於禮爲稱矣祀四望山川毳冕五章祭社稷五祀希冕三章祭羣小祀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又何取乎此大約當爲禮有大小而隆降因之享先公自稍次於先王耳

右第十八章 此章以費之大者而言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西山眞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爲孝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爲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爲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爲訓也○〔雙峯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期之喪至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爲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敎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通考〕雙峯饒氏曰舜之孝是充極一家者也武周之孝是放乎四海者也〔朱氏公遷曰〕大孝至孝達孝不同以其不可名言謂之大孝無以復加謂之至孝天下稱之無異辭謂之達孝然至孝二字武周猶得而有之大孝二字獨以稱大舜也然則謂之大孝至孝達孝有不必言者矣○〔史氏伯璿曰〕或疑雙峯言大孝之旨如此與孟子集註有異蓋中庸與孟子言舜之孝所以大處不同雙峯只以中庸之意言之是矣但其說達字之義與章句異則可疑矣蓋此下文有夫孝也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二句若是他人善繼善述無大聳動人耳目處天下人安得通稱之哉唯武王周公之善繼善述事功極盛如武王承前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又制爲禮法以達之天下傳之後世此其繼述皆非常人所及所以天下後世人人皆知其繼述之爲善故皆稱其孝而無異辭此其所以爲達孝耳章句訓釋無以加矣〔附〕〔淺說〕事皆等於衆人不足以聳衆人之觀瞻功不被乎天下不足以答天下之仰望而欲稱譽之通乎天下也難矣若武王周公之孝則天下之人通謂之孝其諸異乎人之

所謂孝也歟○存疑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承上章而言也○蒙引此本周公事而兼武王言者猶上章追王太王王季而曰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而本文亦曰周公成文武之德也知彼之兼文武則知此之兼武王周公矣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西山真氏曰當時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

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通考黃氏洵饒曰繼志是繼文王之心述事是依文王之事繼志所為未遂述事所為已成張子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下文又以指上章下文言○淺說何以言之夫孝者善繼前人之志善述前人之事者也蓋凡理所當為而時所可為而分又得為於焉為之而事功克集節文盡善推之四海而皆準傳之後世而無弊若此者固前人所願為之志亦前人所必為之事也吾能若此而為之是為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矣豈必祖父在日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吾因而成就之然後為善繼志乎亦豈必祖父在日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吾因而遵行之然後為善述事乎蓋道一而已矣所存合天則不限古今而隔世自相感也所為當可則不分彼此而易地則皆然也故有考諸先聖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此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所以為善繼善述而得謂之達孝也今又以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何莫而非善繼善述者哉○存疑此以理言只宜懸空說舉此以斷武王周公之達孝爾下文孝之至也正與此相應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音的)士二官師一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

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却與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則守祧黝堊此脩其祖廟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脩廟只是灑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章句適士天子之上士即元士也受三命采地五十里子男二廟祭祖禰官司凡有司之長蓋中士下士也雖立一廟事禰却於禰廟并祭祖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音求)**河圖之屬也**

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赤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為飾大訓三

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天球鳴球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通考）東陽許氏曰顧命序所陳之寶有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章句之屬則盡包上所陳者在其中（龜山）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赤刀寶刀赤刃削其刃必有赤處削音笑刀之小者大訓三皇五帝文武之訓弘璧大璧琬琰琬圭琰玉也夷或以為東夷美玉天球雍州所貢玉磬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胤古國名舞衣舞者之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古之巧人垂舜時其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授尸使神依焉（通考）趙氏悳曰先祖遺衣服小斂及大斂之餘乃藏之廟祧周禮春官衣服祭祀則以其衣授尸服卒者之上服

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行猶用也腒音渠乾雉也鱐音膄乾魚也臊犬膏治腒鱐以犬膏也）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犢牛子麛音迷鹿子腥雞膏鱻音鮮魚也羽鴈也羶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格庵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羔稚羊豚稚豕嫩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宋氏伸曰）此以下併前章論喪葬之禮脩道之敎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薦其時食章句用周禮一語而以之類兩字該之羔豚腒鱐犢麛鱻羽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物之常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之牛屬司徒土雞屬宗伯木犬屬司寇金羊屬司馬火今四時食物不同煎和之脂亦異於是見聖人制禮豈惟宏綱大用法天體道至於一食之宜必自有深意（附）顧麟士曰此節照後敬其所尊一句下節照後愛其所親一句○（淺說）四時皆祭獨言春秋者

錯舉以省文也○（蒙引）謂之若周者蓋春秋脩祖廟陳宗器是通上下言此特舉周王家以見例耳若下節所謂有事於太廟獨言太廟而不及諸廟及序爵云爵公侯卿大夫也亦就天子之祭言蓋皆舉其大者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格庵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新安陳氏曰）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為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通考）趙氏悳曰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夫祭有十倫此條明第五倫見親踈之殺焉者謂尸主既有昭穆如主人及衆賓亦如昭穆列在廟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踈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踈之殺也然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羣穆咸在若不於太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言君之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各自為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第九倫長幼之序也

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新安陳氏曰）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也並見周禮祭祀以在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辨其人之賢也

旅衆

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音至飲器也於其長上聲下同而衆相酬祭將畢時行衆相酬之禮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朱子曰旅酬禮下爲上交勸先一人如卿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獻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於長以次獻至於沃盥者所謂逮賤也○問酬導飲也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食於賓者此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尸必擇賓一人衆賓無算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于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旣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賓曰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曰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少者舉觶於兄弟最長者於阼階亦先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酌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酌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賓爵於篚此旅酧之大畧也附蒙引此段據章句自明白若牽於大全小註則覺冗雜而難一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彼列反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雲峯胡氏曰序爵所以貴貴賤者宜在所畧旅酧下爲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辨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德序也序齒以齒序也達尊三亦見於祭禮中者如此○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

皆入奏於寢也亦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宗廟之禮一節乃事神意至爲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爲之賢者旣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既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旣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役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恩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疎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通考黄氏洵饒曰宗祝有司之職事如執爵盥洗之類也賓弟子卽衆賓兄弟子卽衆主人毛髮之色別長幼謂昭與昭列長幼穆與穆列長幼也爲坐次謂賓出後之時也○宗廟之法廟皆向南而主皆向東附蒙引宗廟之禮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此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註子孫亦以爲序此非指當祭之時言子孫亦以名其行泒也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時序昭穆○群昭群穆不是昭一行之群穆一行之群而已如周公一行文之昭也成王諸子成之昭也武王諸子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康之穆也○公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内朝言該上士中士矣○序事或同姓異姓各選其賢能者以充執事○其曰賓弟子兄弟之子正所謂賤者以其卑幼也○註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各字其字可見賓弟子舉觶於賓之長者兄弟之子舉觶於兄弟之長者舉觶非就是各勸其長飲也只是洗盞更酧而歸之於其長其長則將此觶徃勸他人飲耳賓則勸兄弟兄弟則勸賓考儀禮是如此○祭將畢而旅酬只在西階阼階之下蓋主人飲福酒之時欲其惠之周於下也祭既畢而燕則在寢矣○兩賤字不同上賤字是指公侯卿大夫中之位在下者言下賤字指賓之

弟子主人兄弟之子也○燕毛非只辨毛色而全不問年齒蓋年齒之早暮毛髮之色與俱其曰燕毛者蓋有是年齒則有是毛色與其易見耳○序昭穆同姓行也序爵異姓者也序事旅酬兼同姓異姓也燕毛時異姓者已出獨同姓者燕於寢而序齒也○〔存疑〕宗廟之禮當貼云宗廟序立之禮章句自明白○〔顧麟士曰〕宗廟之禮禮字勿虛言分子孫而左之右之以別其階因左右而先之後之以次其等此謂禮也但昭穆二字當於下句出之方不礙○燕毛序齒恐大約不離序昭穆之意但彼是祭時此是燕時耳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室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事亡如存葬祭時事**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雙峯胡氏曰〕踐其位三句是善述事敬所尊三句是善繼志○〔新安陳氏曰〕善繼志述事至於如此所以爲孝之至也〔通考黃氏洵饒曰〕上文言祭祀之禮上下通踐其位以下言郊禘明尊卑之分見得聖人制禮也○祀上帝所以正天下之大本道之所自出也祀乎先所以正天下之大經義之所由始也○郊社天子諸侯禘天子〔附〕〔存疑〕踐位行禮奏樂不是武王周公踐行奏是後來奉祭之人踐行奏所以使踐行奏者周公也而皆出於先王此見周公繼述之孝也故章句曰皆繼志述事之意○位不但是主祭者之位助祭之人自群公下至百執事皆有位也行禮之時則各踐其位矣且如昭穆之序亦有昭穆之位貴賤之辨亦有貴賤之位行其禮尤明白樂雖本文無之要亦祭時所必有也且如禮亦不止此尚有迎神灌獻許多事○自常情觀之禮制出於周公此何與於先王也殊不知制禮作樂在武王固有是意矣但未受命而未及爲文王雖未必有是意設使當是時必行是事其意亦可知矣周公但體其意思而制作之耳故所踐之位即先王之位所行之禮即先王之禮所奏之樂即先王之樂○〔達說〕細玩此節不用着力生意只蒙上二節結之踐位五句申結上二節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而贊之亦不用着力孝之至正言其善繼述也○〔顧麟士曰〕凡同姓者俱子孫異姓者俱臣庶○章句其指先王也然只是指文王耳太王王季在所尊尊字內不在先王內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加用牲於郊牛二乃社於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不然乃省文〔通考吳氏徵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焉爾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澤一祭爲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

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宜稱焉爾胡氏因不信周禮但見他書皆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爲天子祭地亦只祭社而已不知天子之尊所以異於諸侯者有方澤祭地之禮爲至重而諸侯不得行也

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詳見論語問禘章太祖即始祖〔通考〕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祀於明堂

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去聲**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此中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

之道○〔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爲能饗帝禘嘗之義所謂爲孝子爲能饗親意思甚周密○〔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爲何如當其奠斝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爲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爲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雙峯饒氏曰〕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爲上此親親長長貴貴尊賢慈幼逮賤之道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也愛其所親仁也事死亡如生存誠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又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雲峯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蓋上章與此章上文專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以郊禘之禮言周公制爲禮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嘗不嚴上下之分祭祀之禮通上下得行事上帝惟天子得行之故特先後而言之曰此所以事上帝也此所以

祀乎其先也名分截然不可犯也明乎郊社之禮胡爲先郊而後社郊祭天惟天子得行之社則自侯國以至於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爲先禘而後嘗禘大祭惟天子得行之嘗宗廟之秋祭上下可通行也前章末言三年之喪庶人得以通乎天子必有父也此章末言郊禘之祭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必有君也但言周公之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郊禘非禮其意自見於不言之表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張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秋冬同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乃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礿禴同〔通考〕趙氏悳曰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言陰陽之盛則止乎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又曰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

尊祖之道也上嗣祖之正統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之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弟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合此而觀之可以知治國其如示諸掌之義矣○〔莆田王氏善曰〕鬼神之道一本同原觀感應之妙可知其一矣嘗爲四時祭祖宗之親近者而易感禘爲王者之祭其所自出之帝故難感然猶是吾祖與此身氣脈相貫社又與己不相親而感之亦難矣然古今雖異皆同生天壤間均是人也昔郊祀上帝不易感於此而能感可以見天命謂性是兩頭一般大而天地細而人物明而禮樂幽而鬼神一以貫之無非此物流行著見而已知乎此則不過感應之理推之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鬼神幽明與人間隔猶無不可感之理而況於人乎○〔詹氏道博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祠禴嘗烝爲春夏秋冬享先王之禮如王制祭統所記春礿夏禘郊特牲祭義所記春禘

秋嘗者。趙伯循曰。此蓋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二春一夏而誤也。以禴爲春祭。亦誤爾。○史氏伯璿曰。胡氏之言因河東侯氏之說而推廣之也。侯說朱子不存於章句。或問恐不當述之以爲己說也。且郊祭天。社祭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禘大祭。嘗時祭。禘大嘗小。故先禘而後嘗爾。此皆當然之序。不得不如此者。今旣曰胡爲先郊而後社。又曰胡爲先禘而後嘗。疑問之意若可駭異。然者及至說出所見乃不過如此。不知假使聖人無不足於魯之意則。又當以先社後郊先嘗後禘爲序耶。附蒙引。此一條。悉擧其禮。制而。言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非武王周公不能制此禮也。○淺說過文曰。然其所制祭祀之禮。不特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蒙引。天子之社。便是地。豈社。外又有地哉。故朱子取五峯胡氏之說。謂無北郊祭地之理。且引周禮及郊特牲爲證。似無疑矣。臨川吳氏乃反之。以爲天子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只據禮記之說。且曰胡氏以爲天子之尊亦只祭社而已。蓋不知天子之社卽地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此與論語同。皆當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知。行。意。

右第十九章　雙峯饒氏曰。以上八章。自第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當爲第三大節。

中庸大全章句上　終

附存疑

此周共王時大祫圖

穆王　康王　武王　王季　組紺　高圉　毀隃　皇僕　公劉　不窋

稷

昭王　成王　文王　太王　亞圉　公非　差弗　慶節　鞠陶

此所謂已毀未毀之主畢陳而無所易也

此周共王時時祫圖

穆王　康王　武王

稷

昭王　成王　文王

此所謂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爲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

中庸大全章句下 三魚堂讀本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葉氏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賵於方書遣於策蓋策以衆聯方一而已［通考］黃氏洵饒曰木曰板竹曰簡板大簡小大事書於木板小事書於竹簡

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附］蒙引其人不必拘文武字有是君有是臣總是有此等君臣也如成康時以成康為君文武之君也以畢召為臣文武之臣也宣王便是文武之君仲山甫張仲諸人便是文武之臣也○［存疑］人存政舉一篇主腦自始至終不是說人存便是說政舉○［淺說］哀公問政蓋欲知所以治人者孔子答之則重在所以治己者蓋有天德方可語王道而無忠則做恕不出來故文武之政不外乎九經而九經以脩身為首能脩身則能敬大臣體羣臣而君臣皆得其人矣是人存政舉之意自具於九經之中蓋未有元首不明股肱不良而庶事自康者也然人存之人雖兼言君臣而大君一人又其人之最重者蓋必有是君而後有是臣也故章內備言人君脩身之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則仁之一言似乎盡之矣又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所以行之者三而及夫智仁勇又曰所以行之者一而歸於誠及正言脩身之事則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是又首章靜存動察之意而專重夫敬也若至矣盡矣而又有所謂誠身明善焉又有所謂擇善固執焉又有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焉其詞若重復而多端其意實並行而不悖今貫而約之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人有私欲之累故於達道有違而身不脩也脩身者靜存動察使心之所存所發純乎天理而無一物之雜一息之間而慈愛懇惻之意常周流於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處之無不得其當也此之謂脩身而大學之所謂誠意正心脩身者皆兼之矣以其無不敬謂之敬身以其無不誠謂之誠身以其無不仁謂之仁身其實一也敬則必誠誠則必仁三者有則俱有舉其一則該其二若夫知人知天者則智之所先而學問思辨則所以擇善而為智也事親者乃仁身之本而篤行則所以固執為仁也言仁則該誠與敬而身之脩也有其實矣是脩身惟在乎仁以行之也而智則所以開其塗轍使其所行不差而勇則所以堅其志意使所行不倦而已是智也勇也始終成就此仁者也亦歸於仁而已矣故曰脩道以仁則脩身之事盡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 去聲下同 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顏氏曰］以蒲葦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喻德之速［通考］黃氏洵饒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彼以德言此以政言［附］蒙引蒲葦只是一物匏瓜亦是一物加楊柳杞柳皆一物而名有二字者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通考］

史氏伯璿曰章句旣以道爲天下之達道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便是三達德之一知勇皆不過欲始終成就此仁而已脩道以仁卽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之意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

此句見易乾文言○朱子曰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

三山陳氏曰爲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有所未脩則取舍不明無以爲取人之則

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擧矣

問仁亦是道如何說脩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問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如此說則是偏言○象山陸氏曰仁人心也

人者政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不可得而治矣○西山眞氏曰道與仁非有二致道者衆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新安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妙以三字包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八字脩道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脩身工夫至於以仁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爲一矣能仁其身則君身脩是有君也以身爲取人之準則得其人是有臣也有君有臣則人存而宜乎政擧此所以繳結上文照應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新安倪氏曰此仁字以上文觀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之德愛之理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而眞氏亦曰仁者一心之全德以下文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又從身上說到親親上方以愛之理言故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隱慈愛之意而朱子亦曰是偏言詳玩之則可見矣通考史氏伯璿曰上文先曰人存後曰政擧此人字自是包君臣而言此則先曰爲政後曰在人文勢正自不同爲政必有主其爲者非君而誰下文身字卽是指爲政者之身而言耳旣曰爲政又曰取人蓋曰人君爲政在於得賢臣而取人之則又在人君之自身也此人字指賢臣而言此節四句皆粘一字相連成文取人之人便是在人之人脩身之身便是以身之身脩道之道便是以道之道附存疑政則政擧之政曰人曰身只在人存一人字內○五達道亦擧其大者言耳若一身之視聽言動衣服飲食之類皆是脩身中事不可枚擧在人以類而推○蒙引仁卽達德智以開其始勇以要其終而已二字固該得智與勇也○脩道以仁至於仁則盡道矣仁不在道之外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初無先後故章句只曰能仁其身云○但曰能仁其身則道字在其中矣○脩道以仁此仁字周流乎五達道之中是指已發者而未發者自隨之正與下文仁者人也之仁字同以愛之理言也新安倪氏以上文仁

字兼心之德下仁字獨指愛之理言是無定見也蓋上文雖引易文言元者善之長爲證其實文言善之長亦對亨利貞言之○存疑章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當與下文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參看天地生物之心只是個惻怛慈愛之意人具此理以生自然便有此意○脩道以仁這仁就愛之理邊說是箇惻怛慈愛意思五倫間若無此箇相親相愛之意思豈成箇道理故脩道全在仁上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怛當葛反**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

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

○西山眞氏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雙峯饒氏曰人字之義難訓但凡字須有對待卽其所對之字觀之其義可識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人字正與鬼字相對生則爲人死則爲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以人訓仁人若不仁便是自絶其生理○東陽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渾成而意深密深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通考史氏伯璿曰以人對鬼之說然乎天下字豈皆有對而後義可明乎通[illegible]極力稱贊以爲深得章句之意愚則以爲章句已自分明政不必如此求奇可也

宜者分別彼列反**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朱子曰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問脩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爲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降殺等差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降殺三年與期功緦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爲吾師次賢爲吾友是也纔有降殺等級便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大過文則無不及也○雙峯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通考黃氏洵饒曰脩道以仁猶論語以孝爲仁之本○仁是親親○脩身繼以親親之殺親親而繼以尊賢之等九經備於此矣○仁者人也合言之道同○義者宜也孟子急親賢爲務義在仁之中也○孟子言義者從兄只在親親之中此只言尊賢就九經知人而言○仁是親親仁無不包親親亦在其中以親親一事言仁而仁莫非全體切不可謂親親及一事之仁也附蒙引仁者人也與孟子仁也者人也不同彼專以心之德言故曰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又曰合而言之道也此特以愛之理言故曰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又曰親親爲大也人字內有惻怛慈愛意故起得親親○存疑人形而下者也以仁訓人可乎纔成箇人便有這仁所謂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是也故滿腔子裏皆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是知人非血肉之軀也卽我之仁也以仁訓人不亦切乎○蒙引仁者人也此一解最妙蓋人生之物也仁生之理也以物解理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也○親親卽仁尊賢卽義其等殺處卽禮蓋此仁義禮正與孟子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般是以其發用者言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此章主在親親之仁尊賢只是講明親親之道而已因親親之殺併及尊賢之等而皆爲禮之所生義禮意却不重重在尊賢之義是知人親親之有殺尊賢之有等是知天也○親親爲大此親親所謂親睦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皆是故親親有殺若耑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下文却解親親爲事親蓋親親固仁之切者而事親又親親之至切者聖賢之文不拘泥如此○存疑旣說脩道以仁又說親親爲大此是仁之切要處也蓋曰脩道以仁則仁貫乎五達道矣然親親爲大是其切要處又在於親親也能仁其親則五達道一以貫之矣故仁以脩道者必自親親做起不得泛然用功也泛然用功亦終不得者矣此夫子立言之審處也○蒙引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如尊者宜尊人從而尊之類○存疑說仁了又說箇義所重不在義在尊賢也說義了又說箇禮所生所重不在禮在知天也故下文以思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收拾也○纔說親親尊賢又忽說箇禮所生是爲下文知天張本下文章句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卽是這禮字禮卽理之節文者耳不曰理而曰禮者以其纔說仁義却說箇理非其類也故以禮字代之此聖人造化之筆也在常人這裏便窘了○親之尊之其

中自有箇降殺等差這便是禮朱子小註說得最好陳北溪似太重了○親親行仁脩道之本也尊賢講學脩道之資也○看來尊賢亦只在五達道中朋友內聖人既於五達道中舉箇親親來說又於其中舉箇朋友來說非是於五倫有所偏重也示人用功之切要處也○從來說親親爲大皆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殊未是原來立言之意是以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脩道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爲大言所急尤在於親親也下文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便是徼此意今以親親爲大與仁民愛物相對謂能親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脩道以仁有何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面治人治天下國家事乃在脩身之後此處方說脩身而遽及此何也○尊賢爲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今日尊賢爲大能尊賢則能事君敬長與上文亦有何交涉景丑以君臣爲人倫之大孟子以從兄爲義之實如何謂尊賢爲大要爲此說者是欲用尊賢以講明五達道之理意之所歸在於說智卽後面所以行之者三之智也不然乎空說箇尊賢大於事君敬長於上下文有何交涉於君臣爲人之大倫從兄爲義之實之說不相背乎○親親爲大與五達道對尊賢爲大與事物之宜對但親親裏可說能親親則五達道可舉尊賢裏不可說能尊賢則事物之宜可舉蓋本意只重在尊賢不重在事物之宜上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平聲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卽是以親親之仁事其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陳氏曰知人有賢否之別賢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與不肖處則必辱其身以及其親矣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故曰不信乎友不悅乎親矣○朱子曰此一節卻是倒著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卻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眞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眞知故也○三山陳氏曰脩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失爲仁之本矣事親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矣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卽等殺也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禮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脩身以下繹其義之所以貫○雙峯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處其間項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舉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爲政在人推之以至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爲政之本在於仁也繼言仁義之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脩身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爲仁之端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爲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問章首專歸重於人而以人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又謂爲仁以智爲先何也曰

義者仁之對有箇仁自然有箇義禮又節文斯二者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於事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末句發兩知字前賢截從知天斷朱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爲政相應前面說脩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發明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爲綱目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雲峯胡氏曰上文脩道以仁卽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天字卽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粲然者然其粲然者卽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之故也亦曰在人之天天人相貫此與命以理言者相貫乃衆理之總原萬殊之一本卽造化而在造化卽人心而在人心卽事物而在事物在聖人則與之渾然而爲一在君子則知天屬乎知致知求以明乎此也事天

屬乎行力行求以合乎此也○東陽許氏曰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大用雖無不擧而其要在乎得人擇人之道則在脩身脩身須是以仁仁道雖大只是親親爲要○程氏復心曰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禮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脩身以下繹其義之所以貫以爲政言則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不可以不脩身以脩身言則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不可以不事親此脩身次第也以事親言親親爲仁必曰尊賢爲義不可不知人以知人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不可以不知天此致知次第也皆費隱兼小大而言○黃氏洵饒曰不可以不知人知人卽尊賢知天格物致知上言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殺中有等等中有殺附蒙引事親是就親親中擧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父母如諸父亦是在所事者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來○其親師取友以講明道理兼五達道而講明之而今乃曰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孔子姑就其大者言之以例其餘朱子亦姑用本文之言而聯絡其意使學者尋其語絡而味之自將因其所已言而得其所未言矣是所貴於讀書者也○存疑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條收拾上文意言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有得於此雖欲不殺不等不可得矣無得於此親或混其殺尊或混其等欲盡其道不可得矣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彼列反長上聲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先君臣者經世之主也先言父子者仁居四德之首孝居百行之先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强此也知字如字此字指五達道體謂以身體而躬行之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去聲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朱子

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
便行不到○知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眞實的心
○蔡氏曰達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
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西山眞氏曰道雖人所
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
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
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敗人
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知出
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
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眞實而無妄是之謂誠○雲
峯胡氏曰虞書曰五敎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
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敘有典典是言
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敎是言脩道之敎不離
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通考
朱氏公遷曰孟子自敎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而言故
先君臣中庸不言親義別序信而道之一字足以兼之矣

○黃氏洵饒曰知仁勇三者天下達德也知仁勇行此五
達道達道就人倫而言達德就天命之性而言三者皆出
天命本然其分有不同者○知所以開其塗轍勇所以遂
其工夫只是成就一箇仁誠而已矣誠在達德之中附存
疑自此以下四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蓋上言脩身以道
未見其爲何道也上推脩道以仁及於知天未見其爲知
仁勇也故於此盡言之見所以脩身者其道有五所以脩
道者其德有三所以盡上面未盡之意也大意若謂脩身
固在以道然其道有五脩道在以仁及知天是其所以行
道者有三五者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此五者天下
之達道即上文所以脩身者也三者何知仁勇此三者乃
行達道之達德即上文所以脩道者也○智所以知仁所
以體勇所以強此是解所以行達道意不是正註若曰知
者心之明也仁者心之公也勇者氣之壯也此方是正註
○問夫婦是人合是天合曰夫婦雖人合然有夫婦而後
有父子則亦天合矣○蒙引前章以喜怒哀樂之發而中

節者爲達道此章又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爲
達道二者果同乎曰和者率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
也故謂之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率性之
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亦謂之達道況五品之人倫皆
天性民彝所固有而其相交相接無往而非喜怒哀樂之
情之所在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怒一人而罰之怒其
所當怒喜其所當喜又如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則君臣之
道不出喜怒哀樂之情可知又如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
母惡之勞而不怨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則父子之道
不出乎喜怒哀樂之情又可知其餘可以類推此又可見
兩達道之相爲貫通矣蓋前章天下之達道謂喜怒哀樂
之發而中節者也發而中節則即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
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矣非指喜怒哀
樂之情便爲達道也故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
下之達道也○不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而曰君臣父子
者蓋有君臣必有所以爲君臣者有父子必有所以爲父

子者所謂有物有則也可見人外無道所以脩身必以道
○朋友獨加之交二字蓋朋友實以相交而成者也如父
子兄弟皆天合夫婦亦只一陰一陽而終身不可解君臣
雖以人合然莊生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惟朋友一
倫在所交而已交則爲朋友無交則不在其朋友之列矣
故獨曰朋友之交云○按人在人類之中其交際不止五
者而已此其大者也故曰人之大倫有五然其餘要亦在
所該矣如伯叔爲從父姪爲從子甥爲女兄弟之子壻爲
翁之半子祖爲大父則皆附之父子矣若夫上下之際凡
有名分相統屬者則皆附之君臣矣內兄弟外兄弟及妻
之兄弟則皆附之兄弟妾則附之妻師則朋友之交中之
最尊者也○智仁勇是性分上帶來者故曰古今所同得
之理蓋惟有是智故能有以知此理惟有是仁故能有以
體此理惟有是勇故能有以強此理故曰智所以知此也
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初非以其知此而謂之智
體此而謂之仁強此而謂之勇也如彼之說則智仁勇全

出於人爲所就不喚做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而智仁勇轉在達道之後非達德之目矣不可不辨也○存疑或問脩道以仁之仁以愛言知仁勇之仁又以無私言然則仁有二乎曰無私者仁之體愛者仁之用自其切於五達道言則曰愛自其切於躬行言則曰無私要之無私則可以兼乎愛矣曰愛偏言之仁曰無私專言之仁詳畧之不同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三者所以行乎達道者一也一者非他也誠也誠者非他也三者皆以實也知是實知仁是實仁勇是實勇是也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强矣三者纔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三達德與五常之德何異知卽五常之知仁卽五常之仁勇在其中矣言知仁而遺義禮者何禮者仁之著義者智之藏言智仁則包義禮矣○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日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而已矣又曰一者誠也不可謂一是不二之名蓋以不二爲誠又是一意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强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扶問反而言則所以知者知去聲下知也同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知之透徹行之成功便是勇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如舜之大知學知利行者仁也如顏子之克復爲仁困知勉行者勇也困知勉行非勇則做不徹○朱子曰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著力然須是知得乃能行得也學知利行主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著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爲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先生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些子須是力行方始到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生知安行以知爲主學知利行以仁爲主困知勉行以勇爲主○北溪陳氏曰就知仁勇等級而言之生知安行爲知知主於知就知上放重蓋先能知之而後能行之也學知利行爲仁仁主於行以行處爲重故知得須是行得也困知勉行爲勇此氣質昏懦之人昏不能知懦不能行非勇則不足以進道○雙峯饒氏曰生知安行憸然之勇學知利行非勇不可到困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通考史氏伯璿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

之於用則各有所屬知屬知一分行屬仁一分强於知行屬勇一分以分而言是平而分之如禮記分無求多之分相似此主理而言也等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高下之等所以上等則以知爲重而主知次等則以行爲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强於知行爲重而主勇以等而言是竪而分之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此主氣而言也如此則三知屬知之分二行屬仁之分無可疑者**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與早暮同**行道有難易**去聲**然能自强**如字**不息則其至一也**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之別上等之人氣稟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教而後知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能故曰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清多而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純多而駁少蓋眞知道理

而篤好之如嗜欲然故曰利行此大賢地位也又有一等人稟氣濁多而淸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曰困知賦質駁多而純少未能利行且須黽勉强力而爲之故曰勉行此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爲能復其本然之初矣

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平聲**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雲峯胡氏曰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是知行之功足以變化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夫

通考史氏伯璿曰蓋生知安行則卽此而在無所謂入無所謂至矣學知利行者則未能卽此而在必得其塗而入然後可出之以至其域爾較之生知安行卽此而在者其所入之塗固有遠近之異乜見困知勉行者又必由困勉而後可比於學利又自學利而後可以上同於生安方其自困勉始進之時其所入之塗固與學利者有遠近之異矣及其可比於學利猶與生安者有間不謂之異可乎

附蒙引或生而知之此三知字皆以已知者言之或安而行之此三行字亦以已能者言之其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只是從上面評斷之詞耳不然則生知安行者又待何時方到及其知之及其成功之地耶○問達德旣人所同得之理如何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曰若非性分上帶來元有此智則雖困而亦不能知安得至於知之一處但未免暫爲氣稟所蔽耳○存疑不分三等則下等之人望上等者如彼懸絕將以德非己有而自疑矣不說知之成功一則下等之人將以上等之人爲終不可及而自沮矣聖人之言化工也○知之成功一看來只是說知行雖有三者之異然到知之成功地位都只一般初無異蓋生知者於道固此知學知困知者初無淺深高下也所以謂之一不可云學知困知者與生知一般利行勉行者與安行一般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

朱子曰上旣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西山眞氏曰旣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至然豈是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爲恥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

通上文三知爲知去聲下非知同**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

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知之仁也利行者仁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二句便是上文以分而言之意三近爲勇之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之意上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至此獨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功者說故曰勇之次耳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奴臥奴亂二反**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

朱子曰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

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三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爲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問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服膺勿失又以守言仁何也雙峯饒氏曰守也屬行以擇爲知則當以守爲仁以知爲知則當以行爲仁各有所當問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無私欲心無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制守不住只是被私欲牽引耳○問呂氏元本云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朱子改之曰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如何蛟峯方氏曰呂公以公爲仁有我爲不仁力行雖未是仁然足以去我朱子以純乎天理爲仁有欲便是不仁力行足以去欲故近仁也呂氏就愛上用上說仁朱子就本體上說仁也**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朱子曰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爲鄉人進學安得不勇○雲峯胡氏曰達德自是人所同得之理而此復以其近者言之誘人之進也蓋雖昏惰之極亦未有不進者但患無恥耳周子曰必有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則勇矣嗚呼彼悠悠者豈非無恥之甚哉○東陽許氏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近字說通考宋氏公遷曰論語兩章雖有入德成德之殊而皆自一人之身合此三者言之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庸三知三行章句以爲知仁勇之事以分言者止自一人之身合而言之聖人全此知仁勇其次當兼知仁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質分高下而言之勇者用力然後及乎仁者用力乃能及乎知也然則入德之序知居仁之先成德之序仁居知之首氣質之等知在仁之上此其所以縱橫錯綜而不同與附存疑既言三知三行見知仁勇在人有三者之等又說好學近乎知又是自困知勉行下一等人說蓋爲哀公資質庸下恐於困知勉行猶不能及而又爲此梯引之也大意若曰困而知之者視學知已覺費力又或有困心衡

慮而猶未能知者則又下矣然未嘗無可進之機也其道在乎好學而已好字極重好學者好之不厭學之不已如章末所謂人一已百弗得弗措意思是也如是久之將見知識漸以開明義理漸以昭著愚蒙亦於是而破矣故曰近乎智○夫勉强而行者視利行已覺費力而勉强者又有不能行焉則又下矣然未嘗無可進之機也其道在乎力行而已力行者刻苦奮厲允蹈實踐也章末人一己百弗篤弗措便是如此則人欲漸以消磨私意漸以刊落故曰近乎仁○夫困知勉行勇也若夫困而不能知勉而不能行斯下矣然亦未嘗無可進之機也其道在乎知恥而已恥者以居人下爲恥也均是人也人於道則能行我何爲不能是可恥也知此可恥則必自怨自艾鼓懦發憤極力向前知之必明守之必固不肯以第一等事讓人矣故曰近乎勇○好學非智然足以破愚則近乎智矣破愚亦未是智方是近乎智智是成德事○無私仁也能忘私則近之矣然非力行不可力行忘私工夫也○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此知者也未及乎此好學亦近之矣餘倣此○蒙引此學字當指知○不可說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好學力行之不容自已而決要及人處乃是知恥之勇也凡勇隨智仁言不可以先智仁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雲峯胡氏曰黃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脩身爲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脩身爲要上文言脩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脩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脩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脩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

治天下平者也。東陽許氏曰第二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却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提起道合之人說蓋中庸是脩道之事教君子之書也交字不可輕讀過○程氏復心曰三知見道之方三行達道之路三近人道之門以達道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非達德不行以達德言知仁勇非誠不行以其分言生學困知知之至也安利勉行仁之至也知之成功一勇之至也以其等言生知安行知爲主學知利行仁爲主困知勉行勇爲主皆達德之行也以其近言好學知之近力行仁之近知恥勇之近乃入德之事附存疑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一般不是空知是眞個去行了不然怎說得知所脩身○知好學近乎知而從事於好學焉則由好學以近知以知而知道而脩身之端以啓矣知力行近乎仁而從事於力行焉則由力行以近仁以仁而體道而脩身之實以致矣知知恥近乎勇以居人下之可恥而深自愧恥焉則由恥以近勇以勇而强道知行並至而身無不脩矣○治天下國家中要見取人意方得九經中之尊賢敬大臣體羣臣即其事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倪氏曰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

體謂設以身處上聲**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雲峯胡氏曰羣臣相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

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無忘賓旅本齊桓公葵丘載書中語○三山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之若謂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

此列九經之目也

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三山陳氏曰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體所謂當其爲師則不臣者也**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音潮**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程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陳氏曰經有九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共歸一件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脩身來

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彼列反**也**朱子曰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新安陳氏曰視臣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豈不可乎朱子所訓不可易矣觀下文忠信重祿所以勸士釋云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則體字謂以身處其地而察之可移易否乎通考程氏復心曰言九經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大學新民自新爲先中庸九經脩身爲始大學止於至善與中庸依乎中庸合大學所止以敬而入中庸所依以知仁勇入貫之則皆誠也○東陽許氏曰此第三節附存疑上言脩身之事既明了然後

及夫治人治天下國家然治天下國家又有許多事在故以九經爲言爲治之道九經盡之矣比大學所言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尤加詳焉○說治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始於脩身大學釋新民必先自新卽是此理○蒙引註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不是尊賢了方去脩身脩身元在先必尊賢以資講明脩身之道方日進耳上文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亦是如此差之毫釐則把親親都且空住待尊賢以講明了方來親親蓋脩身以仁是我分內本領第一件事尊賢只是資其講明以輔吾仁而已○註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賓旅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游士商旅之徒下文所謂嘉善矜不能蓋指游士言送往迎來則兼指朝聘者商賈行旅亦在焉或不兼言商賈行旅亦非也下文章句曰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可見矣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新安陳氏曰表儀也如書所謂表正萬邦之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不惑謂不疑於理〔新安陳氏曰得賢以師資講明故不疑於理〕不眩〔音縣〕謂不迷於事〔北溪陳氏曰不惑是理義昭著無所疑也不眩是信任專政事擧無所眩迷也〕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朱子曰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雙峯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爲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推此可見其餘蓋農工相資則上下俱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去聲〕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也百姓勸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雲峯胡氏曰〕道卽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爲卽是皇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敘君道立而九經行其旨一也尊賢尤與脩身相關脩身則道成於己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脩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

通考〔東陽許氏曰〕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是農通於末末通於農則財足彼此皆足只此一串意是言擧天下之財用足也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工事爲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旣表而用之又有餼稟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者莫不勉爲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柔遠人謂無忘賓旅賓旅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注德之所施者博貼懷諸侯意威之所制者廣貼天下畏之天下擧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爲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夷狄異類莫不畏服〔附〕蒙引註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自臨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故曰臨事而不眩也○財用二字饒氏以爲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此說非也有財此有用如耒耜布帛皆財也布帛有布帛之用耒耜有耒耜之用凡有資於民生日用者

皆財也財皆有用也不必金銀寶貝方喚做財○懷諸侯本是德乃曰天下畏之何也蓋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二句雖是平說下句又自上句而生何也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矣是威生於德也所謂小邦懷其德大邦畏其力者又是德力對說與此不同○此畏字非畏威懼討也畏不義以負上也蓋從德生威○〔存疑〕九經先效而後事蓋欲歆動哀公爾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省悉井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齊其思慮明明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脩身○雲峯胡氏曰齊明盛服靜而敬也即首章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慎獨省察之事〔通考〕朱氏公遷曰此以身言而心在其中然主乎理義而言曰養身主乎德行而言曰守身主乎天理之實而言曰誠身主乎事理之正而言曰脩身正心者脩身之先務事親者脩身之大節持敬者脩身之要法體道者脩身之實

事又心以其所主宰者言敬以其所持養者言道以其所踐履者言之所親愛以下五者以其所應接者言〔附〕〔蒙引〕非禮不動此動字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論語動對視聽言則專指身心之動也此動字對齊明盛服有動靜之分也故動字所該尤廣○勸賢勸士勸百姓勸百工此勸字就該得尊字體字子字來字意然不可以為正當尊字體字子字來字用也 **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平聲**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聽讒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故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前言敬大臣則不眩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斂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 **既讀曰餼餼稟稍**去聲**食也**周禮天官宮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朱子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稟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 **稱事如周禮稾**古老反**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夏官稾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音咨〕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箙盛矢器〕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音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工于司弓矢及繕人稾讀為犒稾之稾箭幹謂之稾○〔新安陳氏曰〕食必與事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通考〕〔東陽許氏曰〕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稾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攷之而善則上其

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本作考上時掌反**往則爲**去聲**之授節以送之**朱子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爲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注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類皆授節送往之事附說約給過所語類作給過所賜

來則豐其委去聲**積**子賜反**以迎之**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牢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又司徒註少曰委多曰積通考東陽許氏曰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之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事也

朝謂諸侯見形甸反**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毗至反**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年也通考趙氏悳曰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此大聘與朝晉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

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附存疑絶世是國邑未經廢世裔已絶了則從旁支覓箇人來續他廢國是國邑已經廢了舉是從而再建之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雲峯胡氏曰脩身不實則欲得以間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間正親親不實則疏得以間親推之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誠爲樞紐論誠雖至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揜之一言誠之意已兩見於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矣誠之不可揜以實理言兩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也通考程氏復心曰以其序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去讒遠色賤貨貴德所以勸賢自脩身之始推之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與士自尊賢之等推之時使薄斂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姓百工送往迎來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自親親推之以其實言九者皆所以行之自誠之學推之大學自脩身至平天下在先誠其意中庸自脩身至懷諸侯行之一附淺說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故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所以行是九經者一誠也誠則心無僞妄事皆眞實言脩身則實能脩身言尊賢則實能尊賢言親親則實能親親推之其餘莫不皆然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音致**也疚病也**

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朱子曰言前定句句著實不脫空也纔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閑時不會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此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陳氏曰上凡事一句乃包達道達德九經而言下事前定

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取之則不窮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愼獨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前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爲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附說由是言之達道也達德也九經也凡事皆欲先立乎誠也惟能先立乎誠則事以立如達德而能先立乎誠則達德全達道而能先立乎誠則達道行九經而能先立乎誠則九經盡不能先立乎誠則德非其德道非其道經非其經矣且如言而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跲事而先立乎誠則事有實而不困行而先立乎誠則行有常而不疚道而先立乎誠則道有本而不窮誠之當預也如此○蒙引凡事之事加一凡字見得無所不包如言與行等皆是事也其下一事字對言與行言則發之於口者爲言行之於身者爲行見之於施爲者爲事○道字包得甚廣不但包上面達道達德九經之三者而已凡獲上順親之類何者不囿於是道之中○註曰之屬者見得所謂凡事非止是達道達德九經數者而已如言也事也行也以至下條所推治民獲上信友順親誠身明善節節都要豫立乎誠也○存疑章句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此句解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意言前定四句皆是明先立意不干誠字言行事道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也今人見章句有先立乎誠一句只管把誠字來說至說言前定四句亦用此誤矣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

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眞實而無妄也朱子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新安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此又推本從天命謂性之源頭處來**而眞知至善之所在也**凡問事豫則立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眞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眞知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卽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卽大學誠意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朱子曰得之○陳氏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身明善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眞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故必明善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通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雙峯饒氏曰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雲峯胡氏曰此以在下位者言見得上文九經是在上

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此則言信
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脩身此則言誠身其
道一也勉齋云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
正心脩身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必兼
所存所發言之上文曰知天而此曰明善善即天命之性
天命無有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
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
爲先也〔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四節包達道達德九經總言
之豫與前定一皆誠也言不跲事不困行不疚道不窮欲
先立其誠也推言素定之意治民獲上信友順親皆誠身
之用明善誠身之本以入德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
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〇〔東陽許氏曰〕此節專提撕不
可不誠之意推至於誠身而止誠身又在明善明善即格
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脩也事素有誠則雖事變之
來亦無所礙不誠便有困屈行素有誠雖處夷狄患難莫
不從容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者有誠則應物

必當出之無窮又曰自章首皆言上之率下此言在下位
却主下事上說蓋脩道之教無所不該經四道字謂有其
法也〇〔董氏彝曰〕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大學細論其
節目之詳中庸統論其成功之大〔附蒙引〕對哀公而言不
欲明斥人君故只借在下位者推論以警曉之蓋其理則
一也〇〔存疑〕所謂誠身亦即上文脩身說先立乎誠又歸
於誠身者誠原不在達道達德九經之外只其實處就是
誠也故擇善固執工夫亦只是知仁勇立誠工夫亦不外
知仁勇也〇〔淺說〕又以在下位者而推言之亦可見矣蓋
在下位者上有君下有民欲治民其道在於立誠以獲上
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民不可得而治矣然
欲獲上又不可以諛悅取容也其道在乎立誠以信友不
信於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聞不獲乎上矣而欲信友又
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乎立誠以順親不順乎親則
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不信乎友矣而欲順親又不可以
阿意曲從也其道在乎立誠以脩身反身不誠則外有事

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不順乎親矣然誠身又不可以
襲取强爲也其道在乎立誠以明善不明乎善則好善必
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
身胡可得哉此可見君子於凡事皆當先立乎誠也〇〔存
疑〕在下位條章句云此復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蓋
上就言前定四句言固見凡事之當素定矣更以在下位
者言欲治民必先獲上欲獲上必先信友欲信友必先悅
親欲悅親必先誠身欲誠身必先明善亦可見凡事之當
素定也此只是推明箇當素定意思以見上文所以行之
者一處之當素定爾故章句只云推言素定之意不言先
立乎誠亦可見上文只是說事豫之意不可搜誠字來說
〇此節雖就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然自治民說歸於
誠身實豫之本旨也蓋上文自達道達德至九經兩度說
誠凡事豫則立又是通承上兩起說來言誠之當豫究其
實則誠身是也故復自在下位者之治民推及於此以見
誠固當先立然欲先立乎誠要不外乎誠身也明善雖爲

誠身之豫亦不過爲誠身而設爾下文擇善固
執許多說話不出二者之外乃素定之工夫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
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
然也聖人之德渾上聲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
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
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

善問明善擇善何者爲先朱子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内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爲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章句兩以下字該困知勉行在其中○朱子曰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爲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爲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欠缺○問在天固有眞實之理在人當有眞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

天道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爲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曰善○北溪陳氏曰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以上天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元亨而利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間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白黑萬古皆常然不易又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萬古皆然無一息之差繆此皆理之眞實處乃天道之本然也以人道相對誠之乃人分上事若就人論之則天道流行賦予於人而人受之以爲性此天命之本然者便是誠故五峯謂誠者命之道蓋人得天命之本然無非實理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皆不思而得不學而能即在人之天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凡求以盡其誠實乃人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内外本末皆眞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蹉向一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

也自大賢以下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眞實無妄故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辨析衆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也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爲物所移力行之功也須是二者並進乃能至於眞實無妄此人道也○雙峯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蹷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己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入德之序言也○雲峯胡氏曰自此以前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是以天道言誠上文誠身是以人道言誠所以於此總兩者言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此以下兼言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論

中庸大全章句 下

語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此以上見之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此以下見之下章盡性仁也前知知也無息勇也博厚仁也高明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勇也往往皆言仁知勇而於此始焉至論學知利行之事擇善爲知固執爲仁又依舊先知而後仁其所以開示學者至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明言之誠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誠之者指心而言下誠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附存疑自凡事豫以下是言素定之意自誠者天之道至末是言素定之事○上自獲上治民悅親信友推本於誠身則誠之當先立也其意亦既了然而立誠之事大槩見於明善誠身之兩言矣此下則又原人之所以當誠之故而並詳立誠之事也○蒙引誠者天之道二句是相承之言非相對

之言也○此箇誠字卽前所謂所以行之者一也故此當以三達德五達道爲主意如聖人則自然三達德無一之不實而能行此五達道乃生知安行之謂正所謂則亦天之道也其誠之者之擇善卽學知困知也固執卽利行勉行也○淺說然其所以必先立乎誠者何也盖亦反其本而觀之蓋此理之在人眞實無妄所謂誠也是誠者乃天道之本然也然天理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於此而欲其眞實無妄以復其本然之初所謂誠之者也是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也然是誠者雖以天道言而求諸其人則不待勉強而於道無不中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從容自然而所知所行皆中乎道焉此聖人之德也聖人本無不誠則亦天之道也若夫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去聲）**學而知**（如字）**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工夫盡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眞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雙峯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利是非眞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爲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爲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蓋爲學規模不廣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爲學之意至於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illegible]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荅者辭盡意暢既問而[illegible]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愼思之不及非愼也思之過非愼也思之泛非愼也思之鑿非愼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析使明徹無纖毫凝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爲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積習安能攀緣而上 附 蒙引註此誠之之目也誠之之目只是學問思辨及篤行而已下文有弗學一條亦同是學問思辨及篤行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下文困而知者亦所以擇善而爲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下文勉而行者亦所以固

執而爲仁也故誠之之目雖解在此條之下而意實該到下條也○淺說然是誠之之事其目有五而誠之之人其等有二以學知利行者言之天下之理無窮必博而學之以備事物之理學之博然後有可問也必審而問之以求師友之益既問矣然後有可思也必愼而思之以致其精既思矣然後有可辨也必明而辨之以極其當既辨矣然後可以見於行必篤而行之使凡學問思辨而得之者皆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焉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平聲）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

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朱子曰此一段是因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陳氏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雙峯饒氏曰達道有五知此者曰知行此者曰仁勉於此者曰勇實知實行而實勉者曰誠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以擇乎善所以求實知也篤行以固執之所以求實行也五弗措所以求實勉之也知之實行之實勉之實則達德之實體立而達道之實用行矣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釋此節之意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然則不爲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爲字說學之意則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著讀五也句絕附蒙引或說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看來亦是蓋除却生知安行者不在所比方也人一能之十能之但曰一曰十使是經用工夫者矣○存疑不及三近者好學力行知恥亦不外學問思辨篤行人一己百之功也○淺說以困知勉行者言之有弗學則已學之必求其能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求其得弗得弗措也有弗思則已思之必求其得弗得弗措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求其明弗明弗措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弗篤弗措也於是五者之功在學知利行者以一能之己則倍其功於百焉在學知利行者以十能之己則倍其功於千焉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强是力行之效○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喫緊爲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不倍其功耳若眞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呂氏曰

君子所以學者爲去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音扶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音魯莽莫古莫後二反滅裂之學莊子則陽篇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新安陳氏曰成己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己是自棄其身於不肖之歸非不仁而何○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雲峯胡氏曰前日鮮能曰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强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以能之者在乎勇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六節言誠之之目以擇善言學問思辨學知所以爲知以固執言篤行之利行所以爲仁以愚柔擇執言弗措己百己千困知勉行所以爲勇此當一部大學○朱氏公遷曰此因氣質不同主乎學力而言之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使學者知所戒言必明必强知之成功而一者使學者知所勉附蒙引此道二字兼學知利行困知勉行不專承困知勉行者故下註云明

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淺說夫學問思辨四者乃學知困知者之所以擇夫善也而篤行也者則利行勉行者之所以固執夫善也學者果能盡此擇善之道則一真內融舊境俱微雖愚也必變而爲明與不思而得者同歸矣況未至於愚者乎果能盡此固執之道則一德自樹百私退聽雖柔也必變而爲強與不勉而中者一轍矣況未至於柔者乎明即智強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學之有益於人如此欲爲天下國家者可不務此以立爲政之本乎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

陳氏曰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雲峯胡氏曰上章所述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

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正此意也

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

或問章句第十六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至此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也○雲峯胡氏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達道達德九經凡事前皆一一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而隱固在其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聖人天道學者人道又豈駕虛言而遺事故曰包費隱是小大之中包費隱也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字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大者後言小者故曰大小此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曰小大○史氏伯璿曰胡氏之說似乎得之但語焉不詳猶未知其細辯兼包之義至曰此章不言費隱則似乎有礙此章不言隱耳未嘗不言費也愚則以爲兼則二義並列一章之中而不可紊包則一章總該二者之義而不可分蓋兼有限包無窮兼是本章所自有包非本章所有亦不但中庸一書所有是凡天地間道理此章無所不包雖中庸中所言不過亦是天地間道理亦在其中爾且以兼之一字言之則各章但言費而隱在其中不可以兼費隱言也前三章言小則不言大後三章言大則不言小亦不可以兼小大言也惟十六章言鬼神之事以不見不聞與體物如在二者並列於一章之中則不見不聞正是隱體物如在正是費故謂此章兼費隱也二十章以文武之政治天下國家之九經與脩身事親知人三知三行三近擇善固執等事並列於一章之中則政與九經正是大

脩身事親等事正是小故謂此章兼小大也此二者皆本章自有其義則所指固有限矣若以包之一字言之則十六章只是體物之一言可以包大小二十章只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蓋十六章說鬼神之費處不外乎體物之一言而體物之一言則於費之大小可以總該之矣陳定宇所謂體物不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卽一物言之亦鬼神爲之體茲非小歟其言可謂至明白矣非體物一言可以包大小之驗乎二十章答問政之言雖非一事然皆不外乎誠之一言觀於達道達德九經皆言所以行之者一與章末語誠始詳之意可見則誠之一言於道之體隱用費可以總該之矣參以或問論誠爲此篇之樞紐處有曰費而隱者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此言可謂簡而明矣非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之謂乎此二者皆是包涵天地間道理非一章一書所自有者則其所包無窮可知矣蓋費隱大小是天地間道之體用特聖

賢於中庸言之耳豈中庸所得專哉然則雖本章所兼有者不過亦是天地間之道亦在無所不包之中況其所謂包者又豈可但就一章一書求之而不知其爲包涵天地間無窮之理乎 附蒙引章句於鬼神章則曰兼費隱包大小於此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未嘗兼小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至於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並擧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存疑此章自人存政擧後當分三節看自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爲一節是說脩身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之者一也爲一節是說治人事自凡事豫則立至雖柔必強爲一節又是說脩身事總之是人存政擧一意反覆推說自脩身中細分又有三層意蓋脩身

不外以知仁勇行五達道而已自脩身以仁推而至於知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達道五至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言其實矣未盡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末始盡其詳○蒙引哀公問政意止在正人孔子之答則重在所以能正人者**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女九反**也**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黃氏曰中庸著一誠字鎖盡○格庵趙氏曰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末乃說誠身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分說天道人道極爲詳悉通考東陽許氏曰誠者此篇樞紐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也言天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誠也天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得天之實理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

愼獨行此實理也未發之中實理之體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中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也大舜誠也顏淵誠之者也強矯誠之者當如是也孔子依乎中庸亦誠者也道之費而隱誠之盈乎天地者也費之小大皆誠之所生也言鬼神見幽顯之皆誠也仁者天地生物之誠而人得以生之誠也脩道以仁者體此誠也親親尊賢誠之施也殺等之禮誠自然之節也達道達德九經皆以誠行之也豫與前定先立乎誠也自治民推至乎明善皆在誠乎身也自誠者以下明言誠又以實夫達德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皆明言誠二十七章洋洋優優皆誠之著也尊德性以下五事又言誠之之方也二十八章爲下不倍二十九章爲上不驕亦誠之之事三十章至三十二章皆誠者也末章歷序誠之以至於至誠復言天道之誠終焉又細而推之何一語非誠也黃四如曰此下諸章反覆誠之之義而貫命性道教

中和費隱之妙**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云云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云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

不可以不脩身云云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云云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云云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朱子曰前輩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只覺首段合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都接續說去又思脩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亦似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續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乃是本來一段也通考史氏伯璿曰哀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也夫子答以人存政舉以至於不可不知天凡五節皆所以明治人之本在於脩身也下文自天下達道五至三近三節詳言脩身之道脩身之道盡則治人之本立矣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九經四節是詳言治人之事卽哀公所問之政也凡此以上皆爲人君言之耳然治人之事非人君一己所可自爲也必在於取得其人而共治焉可也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在下位一節說人臣欲輔上以治人者其本亦在於脩身而已明善誠身則身脩而有可以獲上之實矣下之所以獲上者在是則君之所以取人者亦在是此一節終章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之意至此始露出誠身一誠字則知上

文數節所謂二所謂豫所謂前定皆是指此而言耳如此則爲人君爲人臣凡有爲政治人之任者皆當以脩身爲本而脩身皆當以誠爲要也故下節遂言誠與誠之者以見誠有二者之分誠者則無工夫誠之者則有工夫章末三節正是誠之者之工夫凡欲脩身以爲治人之本者皆當如此用力是固通君臣上下而言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如孟子謂堯舜性之之性○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德無不實德字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脩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睿所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者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雙峯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附】纂引非謂自誠而明自明而誠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卽此義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朱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爲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爲二○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是做工夫處○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

由學而能此敎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卽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勿軒熊氏曰首章言性道敎道之一字前章備言此但言性與敎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敎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雲峯胡氏曰此性卽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敎卽脩道之敎但敎是聖人事此則由敎而入學者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誠同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箇明字與第一箇明字同第四箇明字與第二箇同則字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亦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黃氏洵饒曰首章言謂者直謂之也謂之者名之也稍緩○性卽首章之性惟聖人全其天命之性故曰所性而有敎卽首章之敎惟賢人由脩道之敎而入故曰由敎而入○此明字與雖愚必明皆就心上說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向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爲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末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通考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兼言聖人學者之事也餘如反身而誠與強恕而行相對亦入德成德之不同也但誠明謂性誠者天道則專爲聖人事反身而誠則通爲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在下位不獲上說從人事上來萬物皆備於

我說從天理上來誠之者知行兼備者也明誠謂敎先知後行而知爲本也思誠強恕則致知以後行之事也平居之日講求踐履以實其實是曰誠之行事之際加之愼獨以審實與不實之幾是曰思誠○東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黃氏洵饒曰此章爲第三支其下十二章爲節解○程氏復心曰此章性字是性之也此敎字是學知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敎二字義不同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朱子曰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亘古今莫能及者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新安陳氏曰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卽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爲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上聲之無不當去聲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

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朱子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眞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鱉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敎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敎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閒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爲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熯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雙峯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問盡己之性可以兼知行言盡人物之性恐只是主知而言且如人物之性我如何行得他底曰盡其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似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問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敎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峯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眞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眞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爲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而爲三矣○東陽許氏曰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通考黃氏洵饒曰能盡其性謂固有則能盡人之性云云此言自然之功用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則各有限制其所以然○參天地贊化育卽天地位萬物育但彼自學問之極功做到聖人之能事此則聖人自然而然者盡人盡物之性皆是參贊說尤深如易所謂彌綸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察之知之至由之行之盡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此二句兼人物說○孟子盡心知性窮理之事專就知言此兼知行言附蒙引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聖人名號○存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言獨這樣人能做這樣事也不是說至誠了方能盡性○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語類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蓋天下事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尋得禹而民得安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間見迭出潛室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纔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形見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

其所以然者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花溪陳氏曰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通考黃氏洵饒曰誠則明見在內著則明見在外致曲即孟子擴充之意致曲由明入誠工夫在知行之間物格知至之後致曲與固執並行不致曲則執德不弘不固執則信道不篤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致曲與致知不同動者誠能動物如信友獲親之類**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形甸反**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七到反**其極也**新安陳氏曰當看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致各是各要造極通考史氏伯璿曰蓋人之氣質不同德性之發見有厚薄發見之厚處便是一偏之曲致者推而極之之謂謂以此一偏發見之厚處而推其餘悉使之一一如此一偏之厚所謂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新安陳氏曰解曲能有誠一句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偏曲者皆貫通乎全體矣**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陷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雲峯胡氏曰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即推之曰曲則於其發之偏悉推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曲能有誠若屬上句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則曲若能有誠二意不知孰為穩當曰曲也是能有誠但不若屬下句意○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全矣○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思意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染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唯夫子能之○新安陳氏曰唯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歟○東陽許氏曰此章重明自明而誠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已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又曰三誠字曲能有誠一曲之誠也誠則形積衆曲之誠也至誠則與聖人之誠同附蒙引誠者性之全體也曲者善端發見之偏處是一偏之誠也曲能有誠則自一偏之誠充之至於全體皆誠也形者誠之形著者誠之著明者誠之明故動則變註曰誠能動物非只是明動物也○曲能有誠只可謂之誠未可謂之至誠至於能化則亦至誠矣或曰如此則聖人之至誠乃有待於外耶曰非也曲能有誠之後豈容便無工夫耶聖人之德日新月盛自不容已而物之化隨之未至於聖則精義利用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至於聖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又豈有間斷停歇時耶故下文乃曰至誠之妙妙非指化字而言乃曲能有誠者之所進也蓋其德至於神化方致物之化也不然內面無根本以植其生意外而又安得有許多光彩○謂就能化上見

得至誠之妙則可謂能化正是至誠之妙則不可謂能化
正是至誠之妙則是其化不異於聖人不是謂其至誠不
異於聖人也○存疑致曲工夫要不外乎擇善固執○淺
說曲一偏也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
及其感於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
過可哀則仁發而爲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爲羞惡隨事
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雖聖
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也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
耳○講形著動變化俱要見誠字蓋非誠之驗乃誠乎而
自不能已者也○語類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蓋誠者
圓成無欠
闕者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人
道也○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學以至於聖人之事
也誠意卽致曲之功卽誠之爲貴之意此入德之事

也自慊卽曲能有誠之謂卽成己仁也之云此成德
之事也心廣則自然體胖成己則自然成物誠形著
明則自然有動變化之理此成德之效驗又不期然
而然也但至誠能化是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
宜是通爲聖人與大賢以上
事其效驗不同又如此云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
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
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妖亦作祅孽魚列反說文作蠥云衣服歌謠草木之
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
蠥○兆朕萌芽皆幾之先見者蓍所以筮龜所以卜通考趙氏

惠曰周禮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凡國之大事先簭
而後卜蹠筮始伏羲成於巫咸卜未聞其人大戴禮天子
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鄭氏云天子諸侯
大夫之蓍筮者立卦者坐士之蓍短筮者卦者皆坐卦者
坐左卒筮卦者始畫爻於地卒書於版以示主人畫爻以
木少牢所謂畫以木卦以版是也周禮大卜卜師龜人菙
氏占人凡五職皆掌龜卜之事菙音髓荆也周禮龜人掌
六龜之屬其名六爾雅龜之名十龜策傳龜之名八逸禮
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禮家不寶藏龜儀禮大夫士祭
筮而已則大夫無守龜藏文仲居蔡以其不當僭龜也凡
龜皆有文在腹下以火灼之觀其墨兆春灼後左夏灼前
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
卜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焌契以授卜師楊火以作龜致其
墨燋炬也契灼龜之木也謂之焞亦謂之楚焞楚荆菙之
類也焌讀如戈鐏之鐏卜有繫帛卒卜以帛書其名繫之
於龜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

則卜筮不相襲蓍龜皆有櫝龜櫝以木蓍櫝以
葦筮之法猶存而龜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　四體謂動

作威儀之閒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
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
益來　凡此皆理之先見見形甸反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
私僞留於心目之閒者乃能有以察其幾幾平聲焉神謂鬼神

與國本無此四字○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在我
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蓍龜所
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
無私僞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蓍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
至誠人却不能見也○格菴趙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
之不實則萬物兆朕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且不覺悟

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峯饒氏曰）聖人淸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雲峯胡氏曰）禎祥者與之幾妖孽者亡之幾蓍龜四體莫非善不善之幾知幾其神至誠者能之即周子通書所謂無欲故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亦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但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神以功用謂之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爲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祥孽皆是幾或見蓍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蓋以理知之非如術數揣測之知也○（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爲中庸又曰此言聖人盡己及物之性不

惟臨事動合於天其於事未形亦如鬼神之豫知以明至誠者之一端然其所以知之却又只就禎祥妖孽或於卜筮四體上見此亦是中庸也非有妖怪又曰禎者貞也貞正也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爲言詳也天欲降以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則祥字兼禍福言之經中禎祥與妖孽對祥專指善者妖孽說文衣服歌謠之怪謂之妖禽獸蟲煌之怪謂之蠥又草木謂之妖又曰災祥明著卜筮謠兆明白者人亦能知之但迹須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礙尤見至誠之如神（通考）黃氏洵饒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靜而能慮也前知即先覺至誠如神是與鬼神合吉凶易曰知幾其神（附）（蒙引）不可以至誠爲德無不實前知爲明無不照蓋明無不照者所照即其所實之理也前知又專指禍福一端在明無不照正意之外大抵聖人胸中全無一物芥蔕全無一事係累空空淨淨如太虛然故禍

福之將至感於吾心觸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也○四體四肢也謂動作威儀之閒人之威儀動作全在乎手足故只曰四體與身字不同身一身也體有百體手足各二爲四體耳其實語言視聽之閒皆可驗人之吉凶○註謂私僞不留於心足矣乃兼目言者蓋人之常情蔽交於前其中則還目與心最相爲用者也○福之兆禍之萌一曰兆一曰萌亦互文也○吳說以禎祥祅孽皆見於蓍龜四體按章句曰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凡此二字總包上云云不見是只承蓍龜四體說春秋常紀災異安得謂蓍龜四體之外無禍福之兆也耶○禎貞也正也明非妖邪也麟鳳瑞禾之類皆天地正氣精英所鍾故爲禎○祥祥瑞也然祥與瑞義不同瑞信也符瑞也祥便是箇瑞○如所謂禎符○孔疏曰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爲本有今異者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善謂福也不善謂禍也○（存疑）禍福將至總承上四句所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善即是福不善即是禍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知發明天道也○（朱氏公遷曰）誠自人心而言至誠如神是鬼神之神若所存者神聖不可測之謂神則是神妙之神聖不可測是專言其德行所存者神是兼言其德業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朱子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

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有主處否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皆是自實有底如人便自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骸都是你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是你自去做始得○〔雲峯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爲人之所當自行爲之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且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一字言之饒氏疑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

不誠更有甚物也饒氏之病正坐於便以誠爲己所自成而欠一物字愚謂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況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爲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者爲本而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爲用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若是則以心之誠爲本而道之行爲用又何疑之有〔通考〕程氏復心曰誠是一箇眞實混成底物惟眞實故混成有虛僞參其間便破碎道者路也人之所當自行也○〔東陽許氏〕曰人欲成己必其心眞實無妄故曰誠以心言本也有是本則可以行道故曰道以理言用也○〔吳氏程〕曰物之所以自成此言天命之性人之所當自行此道心則具此性者也故云本理則循其性者也故云用○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此指君子誠之之事也緊要在自字上此爲己之學也若非眞實無妄求以自成其己即是爲人故章句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也道自道也加一而字即承上文自字言之非是二事亦不過自道此而已故章句又曰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章句既言物之所以自成又曰誠以心言心具此實理故以本言也實理者物之所以自成人亦物也故下文又以人之所當自行也言之道則自行此實理故以用言也○〔史氏伯璿〕曰性是本道是用性是本然之實理自人言之則舍心無以見性故朱子直以心言此即誠自成一句固兼人物而言不可專主心說然道自道一句便是專指人說了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人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責之觀於下節君子誠之之意又可見朱子此節章句凡四句上二句只順經文解盡經旨下二句却專爲指示學者設則專爲人之所當自行者言正以見誠就人力上說是以心言心主於一身故爲本道以理言理散於萬事如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皆是故爲用變誠言心有二意一則心有覺而道無爲心所以爲行道之本則行道惟人爲能故以心爲在人之誠亦猶首章章句不言性之所以爲性而言人之所以爲人之意皆是自此以後專爲學者言之也朱子嘗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蓋理具於心而散在事物心主乎身而管攝衆理問者謂實理實心看來都是體者蓋但就心主乎身理具於心處言殊不思理具於心者又只是性可以言誠不可以言道朱子謂誠以心言是就管攝衆理處說心道以理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理就管攝衆理處說心故曰本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問者但知具於心者之爲理而不知散在事物者之乃所以爲理故如此疑耳雙峯所見正與問者有契故曰誠即道也蓋皆不達子思朱子之意而致誤耳〔附〕〔淺說〕誠者自成與誠者物之終始二節言理本實而人當實心以成己也誠者非自成己一節言人能成己則自能成物也○〔存

疑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自天地物言則曰實理自人事言則曰實心子思之言雖該天地人物事其意則在人章句得其旨故就人上解而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澌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兩盡字是釋終始之終字**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理之所為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大意若曰實理

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誠者物之終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無有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已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又曰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曰孝而不誠於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推此類求之可見○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泛說君子誠之為貴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固泛說若不誠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他方得○誠者

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了蓋人則有不誠理無不誠者恁他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理言不誠無物誠之為貴此二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皆是實理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一花蘂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間斷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詘至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實之心則祭之為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而跛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通考黄氏洵饒曰誠者物之終始此是言天理流行誠之為貴人道自盡天下之物兼人物蓋人之心就人說能無不實都一轉說有

以自成即誠者自成而道在我者即而道自道○東陽許氏曰物之終始物者兼事言不誠不字就人言○程氏復心曰自此以上是說自成自此以下是說成物○吳氏程曰章句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此以在人之實心釋終始無物二句如或問中所論不違仁是也蓋人之心以下又繳歸上文謂全其天命之本而達其率性之道也○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物所以君子誠之為貴章句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釋物字又以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釋始字復以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釋終字下文又言故人之心一有不實釋不誠二字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釋無物二字故又結之曰而君子必以誠之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以繳上文誠者自成也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物以繳上文而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苟又如此附蒙引誠者物之終始兼人物言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以人

言不兼物者本章意所主在人也下文誠者非自成己而己也則亦專就人言觀成己成物字可見矣凡兼人與物言者則兼實理與實心凡專就人言者則只是實心而理自在其中蓋理具於心心所以管攝乎是理若天地鬼神之不待存誠草木鳥獸之不能存誠者則只有實理不用說實心○存疑誠者物之終始卽誠者自成之意誠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不誠無物專主人之實心言此以起君子誠之爲貴一句○章句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此實理兼實心實理○淺說誠者物之終始也該不誠無物在其中矣不誠無物只在誠者物之終始內抽出一端以引起君子誠之爲貴也○存疑
誠之工夫哀公問政一章盡之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見形甸反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者眞實無僞自能及物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成己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知仁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雙峯饒氏曰成己成物己與物雖有內外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己性分之內乃合內外而爲一底道理○起頭說誠自

成其下說成物說道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己道不但自道又能成物而合內外之道也○知居仁先者以好學言入德之知也知居仁後者以成物言成德之知也○雲峯胡氏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與此言仁知若異朱子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蓋知主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爲體知爲用成己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知仁爲體知爲用二者互爲體用愈見其性中之所有而無內外之殊者矣時措之時字卽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中○譚氏曰誠之體爲仁誠之用爲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由曰道○顧氏曰外成物也內成己也分言之則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言之則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合者兼總之意○新安陳氏曰深繹此章誠本自成己也誠之爲道本自道於己也此爲己之學也天命之性具此實理誠者此理之實也實有諸己故曰自

成率性之道躬自行之道者行此者也躬行於己故曰自道言皆自己分內事也誠者物之根幹是乃事物之徹始徹終而無間斷者也不誠則心一虛僞有物如無物矣是以君子必鑒此而以誠之爲貴此誠之字如前章誠之者之誠之誠之正君子事也誠固曰自成然非徒自成己而已也既自成己則必成物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立必俱立成不獨成己所以爲仁而體以立成物所以爲知而用以行成己而不成物是有體而無用矣仁知乃天命之性中固有之德也成己之仁存於內而道自行於己成物之知發於外而道亦行於彼固無內外之殊所以合內外而同一道也誠亦成物豈徒自成而已道亦合內與外豈徒自道而已既能由體達用由內合外則見於隨時以舉而措之者豈不皆得其宜也哉由成己之仁發爲成物之知則知固自仁中出又能合乎時措之宜則義又從是而生而義亦自仁中出矣仁也知也義也一以貫之皆實理之條目也通考史氏伯璿曰誠者自成是理

之自然未說到人力上下句道自道方是當著力處陳氏實此者也實有諸己之言則未免有攙說人力之病蓋未達誠自成只是物物各具一太極之實理而已之意也其曰率性之道躬自行之亦似未當躬自行之亦非所以言率也其曰誠之爲道云者此則饒氏誠者天道之意而誤爾○東陽許氏曰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謂自己成就也仁智皆性之德合內外之道也時措之宜卽時中也性之德合內外之道總仁智言○程氏復心曰成己仁之體成物是智之用○何氏潛齋曰合內外而爲仁智者誠也○莆田王氏曰誠者非特自成一己而已也又所以成物也故章句以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以釋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章句以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以釋之所謂克復爲仁以成己知周道濟以成物也性之德也指誠之成己成物故章句言是皆吾性之所固有者此也合內外之道也指仁知故章句言而無內外之殊者此也故時措之宜也言誠一也

以其成己謂之仁以其成物謂之知而時措之無不可合言之則誠而已矣故章句言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章句之謹嚴又如此○黃氏洵饒曰故時卽時中措之宜聖人地位吾性之固有謂知行既得於己指實理〔附〕蒙引成己者盡其性也成物者盡人物之性也故語類說成物云因物成就各得其當卽前章所謂處之無不當也○至此則與聖人天道一矣○存疑成己則能成物理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爲而自然及物也成己而能成物者盡己性而盡人物之性也蒙引既成人子且有以致親允若而成吾親之說似未是依此則下文時措之宜難說○按仁者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心之全具於內也知者知無不明處無不當心之發於外也雖有內外之異總是一箇心也但有所存所發之異爾故曰合外內之道如權度本公正體也以此稱物度物用也雖有體用之分總是一箇權度以此來看便覺明白王氏註可玩○蒙引合內外之道也道字意輕先儒皆以爲與道自道之道同殊未可曉不知此豈有當行意耶此據理之本然而言彼以理之當然而言○合內外之道也蓋人己雖有內外然仁以成己智以成物仁智則皆性之德而初無內外也○設使仁爲吾性之所有而智非我性之所有容有內外之別則亦只能成己耳安得便有以成物哉故字當如此解○存疑仁智既得於己則成己成物之具在我矣故隨其所施而無不利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而各得其宜也○蒙引仁智是德成己成物是事註謂見於事者此也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矣○其曰體之存用之發者猶孟子言仁義爲並舉體用意耳非以智在外也自內而發於外耳若說在外則非性之德矣○顧麟士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二句當讀住成己仁也以下一氣遞去皆推原此二句也故字倒釋理如此大段時措亦便是此二句意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之旨本以心言而此三誠字則兼理與心而言○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知發明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陳氏曰凡假僞底物久則易間斷眞實自無間斷○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峯饒氏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雲峯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以故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通考〕史氏伯璿曰論語

集註一貫章有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則似不必拘也但此處言聖人配天地之意則是說聖人而非指天地爾附淺說有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用是故至誠者純乎天理之謂也天理既純則私欲不得以間之而自無息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知盈反**驗於外也**朱子曰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二日工夫如何有徵驗○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北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充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粹面盎背之類是徵驗處附淺說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久矣實德既久於中則必徵驗於政治之間而為功業矣○蒙引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諸家多作進德節次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不可易**存諸中者既久**接上文久則徵說來**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朱子曰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又曰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蛟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朱子曰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反不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為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自徵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是皆功業著見如此故云德著於四方附淺說既久於中而徵於外則其徵於外者亦隨其中之所久者而益悠遠矣悠遠者氣象之從容而不迫寬裕而有常也既悠遠則教化漸被於海隅德澤浹洽乎人心而積於博厚矣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但見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矣○存疑久則徵猶有兩節事徵則悠遠都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然悠遠視久則又進一步矣故曰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章句

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積字說得好功業博厚不是積累之久焉能一蹴便到王者必世而後仁正是此意思當時商周德澤深厚商亡了民猶不忘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周既衰了諸侯猶戴之為共主不是商之賢聖繼作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焉能如此此所以說悠遠則博厚○廣博是橫說深厚是直說○蒙引博在先厚次之蓋必悠遠然後仁澤之被日以遠遠到至於無不屆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而廣博矣悠遠故其仁日以深澤日以厚所謂積功累仁培植益固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深厚可知○存疑章句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意思如何至誠德澤及人之遠入人之深如所謂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功業充塞乎宇宙聲名洋溢乎中國自有一段高大俊偉處自有一段光明昭著處故曰博厚則高明論語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可想像高明意思○蒙引高明細分亦高在先明次之天下之物惟高則明卑則不明矣○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二件事只是統

說聖人之功業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高明其載物覆物亦因博厚而分其類所屬耳非眞有一高明而覆之一博厚以載之如天地設位然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三山潘氏曰）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潛室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徵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變文爲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者**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朱子曰）此所以爲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北溪陳氏曰）初頭本是悠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成而不壞不久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爲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指之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已自闕了悠久字在其中言積之久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且明此推其無息之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指功用而言高明博厚皆是見之於外便見得悠久是指外面底○（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爲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徵則悠遠以下以爲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於悠久成物處云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固宜亦有斟酌饒氏直指爲無以異則

言之太快而不免有所遺矣至謂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尤未當蓋至誠已是成德事了下文但是其常於中而驗於外者如此耳非如此而後德始成也雙峯乃曰下一截指成德而言然則上一截非成德之事耶此則所未喻者又曰悠久之悠即悠遠之悠此指驗於外者言也悠久之久即久則徵之久此指常於中者言也兼內外者外主悠言內主久言如此則兩久字皆在內章句無可疑矣今曰上久字是在內下悠久是外面底則二久字果有不同矣不唯不足以釋學者之疑又且勇於背章句之旨亦獨何哉蓋朱子皆以久爲在內者其意若曰唯其常於中故驗於外者悠遠而博厚高明惟博厚高明故又如此之悠久悠久則驗於外者又未嘗不常於中也首尾相應如此況同一久字不應頓有內外之異若以久亦可以言外耶則上文久與悠遠分內與外又何爲而不可易耶以此見朱子之精密○（黃氏洵饒曰）徵則悠遠以下言由體而達用博厚所以載物也以下因用以見體【附】（茂說）即是博厚乃所以載物而天下無不被其澤也即是高明乃所以覆物而天下無不仰其光也博厚高明又皆悠久焉即是悠久乃所以成物而天下無不各得其所也○（存疑）聖人能弘濟蒼生舉天下之民皆納之仁壽之域是其載物處也聖人能護庇蒼生使天下之民有仰賴有所依庇是其覆物處也如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是博厚載物意如不冐海隅蒼生西土怙冐是高明覆物意○至誠之功業自徵則悠遠以至高明悠久這裏便有覆載成物了特上言未之及至此始顯言之耳不可謂上只是博厚高明悠久至此始覆載成物○（蒙引）既曰悠久即悠遠悠遠只是驗於外者又曰兼內外言何也蓋凡施於外者無有不根於中故曰兼內外○（存疑）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有終處成物亦只是就覆物載物上要其終而言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龜山楊氏曰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問此章以博厚居高明之前後章以持載居覆幬之前何也雙峯饒氏曰博厚持載指仁而言高明覆幬指知而言以入德言則知先乎仁以成德言則仁先乎知此博厚持載之仁所以居高明覆幬之前也而悠久無疆代明錯行又仁知之勇也○新安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附淺說夫博厚而能載物則其博厚也有以配乎地之博厚矣高明而能覆物則其高明也有以配乎天之高明矣悠久而能成物則其悠久也有以配乎天地之無疆矣○蒙引上文言聖人之功用到此方露出天地字○註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就用上說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非至此始與天地同用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亦非至此始與天地同體也看言字其實博厚便載物便配地豈略有先後耶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爲一般無爲而成有所爲而成尙有形迹無所爲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悠久無疆言之也○問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易曉無爲而成與悠久無疆似不相貫雙峯饒氏曰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爲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爲而成是各正性命○雲峯胡氏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久成物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眞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旨哉上章成己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事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爲而成皆指悠久之成功而言皆指博厚高明之悠久而言○東陽許氏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粲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博厚配地云云言聖人配天地如此者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以明聖人附淺說其功用之盛有以配乎天地如此夫豈假於强爲哉但見其悠久之積而爲博厚也則物皆自章不待見之而後章也博厚之發而爲高明也則物皆自變不待動之而後變也博厚高明而悠久焉則物皆自成不待有所作爲而後成也章者均齊方正而燦然可觀也變者於變時雍而煥然新美也成者各遂其生各復其性而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也分雖有日章日變日成之異然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不成而不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爲也夫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之制焉有學校之設焉有大禮以爲民之制有大樂以爲民之和有政以明示之而又有刑以整齊之焉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而無所作爲焉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非若小智者之鑿智以自私也亦非若伯者之憧憧於往來也故曰天地無心而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蓋無心之心也曰聖人無爲而又曰大聖人之所作爲蓋無爲之爲也○存疑博厚配地條是說至誠功業同天地不見而章條是贊其功業出於自然也如此二字是指上文博厚配地三句說○章句不見而章指配地而言者蓋配地亦只是上文載物成物意非有他也不曰以載物配地而言省文也○蒙引此節意正如肫肫其仁一段

只是申贊配天配地無疆皆出於自然非推原配天配地之所以然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扶又反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卽誠也惟其爲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通考黃氏洵饒曰不貳卽一理至誠無息之功用萬物各得其所附淺說天地之道大矣然要之

可以一言而盡也何以言之彼其全體太極無聲無臭實有是理也無極之眞曾有一之妄乎陰陽五行經綸錯綜實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容有一之雜乎其爲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不二故不息陰陽相禪終始相生或陽變而爲陰或陰變而爲陽元焉亨焉則誠之通也利焉貞焉則誠之復也誠復則生生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通則生生之意於此而直遂發散但見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充滿於覆載之閒誰能測其所以然者哉○存疑天地之道一條過文當云至誠之功業有同於天地如此天地之功業何如遂云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云云○上言至誠無息之功用同於天地此又卽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以明之蓋天地之功用本於至誠無息則至誠無息其功用足以配天地其意可見也故章句曰此以下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蒙引章句云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此至誠云云純指聖人言未節章句云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是純指聖人言但

本文則天道與聖人並言意則專爲聖人章句主於意言也○天地之道以下要看得節節與至誠者相對始得上云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則云爲物不貳不貳則誠誠故不息而久矣上云徵則悠遠博厚高明又悠久此則云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上云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此則云日月星辰繫焉云云載華嶽而不重云云草木生之云云黿鼉蛟龍云云節節相配合信矣聖人一天地也○其爲物不貳物指天地也則其生物不測物指天地所生之物也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

云也附淺說地惟誠也是以地之道不惟博也而又厚也天惟誠也是以天之道不惟高也而又明也且其博厚高明者又且悠也久也博厚高明悠久但以天地之造化言不以天地之形迹言博者參差萬變不可以一端求也厚者根本靜深愈出而愈無盡也高者升降飛揚不可執滯也明者清通瑩徹無所汚濁也悠者往來不迫變化有漸寬之至也久者始而有終終而復始常之極也○蒙引此數句只是歷舉天地之道言雖不及誠然非不貳而誠則何以臻此故註云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不可謂博極其博厚極其厚云云爲各極其盛是謂地既博也又厚也其博厚又悠久也是地道之極其盛矣在天則既高也又明也其高明又悠久也是天之道亦極其盛矣所謂各極其盛者如此○悠也久也天地之道亦兼內外言耶曰天地有性有情化工運行皆有主宰處安得不兼內外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私列反）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元）鼉（湯何反）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如玉振之振）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

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曾水反）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朱子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也只是天○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三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實理無有駁雜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通考史氏伯璿曰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實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同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辨諸家之失皆為其如此○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此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兩意字正相應蓋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義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者而實則非有此事也故章句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黄氏洵饒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是兼言天地聖人○不貳不息發出則盛大不貳不息體也盛大用發見於外也 附 蒙引寶藏興焉貨財殖焉還另說方盡如金生麗水玉出崑岡山或出銅或出鐵海或出珠或出珊瑚之類難以草木鳥獸黿鼉之類為盡山水之利）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黄氏曰誠便是維天之命

不息便是於穆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眞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偽惟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二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互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維天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為天惟在至誠無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貳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為文亦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

於穆不已之不已宋輿之德之純之純宋總紐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文王之所以爲文非把文王之諡來詠狀乃是文不在茲乎之文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豈不顯者卽此文之顯也作如此分撥玩味意了然矣前之不貳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卽無息不息也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借一文王以證群聖人也附家引詩云維天之命此與文王之德之純俱要說是在內者此德字與聖人之德著於四方不同○註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要說入之德之純內去不要說在顯於外上中庸所引之意自不能拘得元意○註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不到功用處不是乃天道聖人之本體也○天道之至誠無息如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正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以主宰者言也至於覆載生成處乃其功用也功用則及物本體只是至誠無息惟其至誠無息則自然有及物之功天道聖人一也此章大旨不過如此○存疑章句言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亦要看得明白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夫天之所以爲天只在於穆不已則天道之至誠無息可見矣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文王之所以爲文者只在於純亦不已則聖人之至誠無息也可見矣所謂引此以明無息之意是如此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葉氏曰言聖人與天地合德所以爲天道○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爲第四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也○此十二章除誠明章統說起外自盡性以下五章是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自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八章是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也前五章申言三達德以發明天道人道之說此則雙峯之所言以後六章爲申言費隱以發明天道人道之義何以知之章句以發育峻極爲極於至大而無外以三千三百爲入於至小而無閒以存心爲極乎道體之大以致知爲盡乎道體之細所謂大小非卽費之大小乎下二章皆承此章言之則亦莫非費之大小而已然此皆言費而隱在其中亦猶前章之意爾繼此則仲尼祖述章發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言小德大德非隱乎川流敦化則費矣下二章又承此章而言前章承小德川流而言卽費意後章承大德敦化而言卽隱意十二章中前五章先天道而後人道者是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爲造道之準的然後由人道以求至乎其極耳後六章先人道而後天道者是又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爲進道之階梯然後可以盡乎天道之極至耳前五章言天道人道以一章間一章爲序者因三達德而分也後六章言天道人道以三章間三章爲序者因費隱大小而分也皆是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義而天道人道又不過皆所以發明中庸也又嘗因此一節十二章之旨以推前二節十九章之義則似乎有相合者何則中庸除首末二章始之終之外中間分三大節前十章是一節言中庸次九章是一節言費隱合而觀之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其實皆所以明中庸之義也後十二章是一節皆言天道人道析而辯之亦是自三達德說入費隱前則析爲二節而詳言之後則合爲一節而統言之是後一節之中却該前二節所言之意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用工以立其本故但言三達德與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主於致用成功而致其用故分別天道人道以發明中庸其實天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此其大略也其詳於第三十二章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雙峯饒氏曰道卽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通考黃氏紹曰中庸爲傳道而作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君子之道蓋自其公共者言之人人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所獨也○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黃氏洵饒曰此大哉包下文大哉附蒙引此道字卽率性之道以其非聖人不能盡也故以屬之聖人然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謂之聖人之道猶云學者之事爾若以爲聖人所盡者言則下文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都說不去了語意正與君子之道費而隱同彼固非就君子身上說道之費隱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聖道發育卽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動充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雙峯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用而言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卽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卽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爲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卽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卽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附蒙引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以外面規模言優優大哉則就裏面許多物項事目來說○物兼動植○凡此道理雖若泛然無與於人事者不知其實皆在學者所融會貫通之中又其踐行處亦往往有與造化相符合如所謂與天地相似者故曰凝道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格庵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去聲也問前旣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朱子曰得之○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齋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雙峯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內有如此者卽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爲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泰山之高以衆土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爲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發之耶通考黃氏洵饒曰峻極于天其大無外威儀三千其小無內○峻極于天高不可測至道之功威儀三千畢不可抗至道之具○此一節言小無內而言大哉者贊之也附蒙引夫人特天地中之一物而其體之至微乃至於三千三百之多如此則天地許多物其理之細微可勝言哉此所以爲至小而無內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附蒙引〕要雙關著道之大道之小處故愚以爲必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是道可行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朱子曰〕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脩德事○〔雙峯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己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爲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爲己有否則道自道己自己判然二物豈復爲吾用也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上聲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火熟物曰燖似廉似林二切謂故學之矣復扶又反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通考〕〔黃氏洵饒曰〕尊德性是小支致廣大以下節解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致廣大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極高明涵泳乎其所已知溫故敦篤乎其所已能敦厚此皆存心之屬也〔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此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雲峯胡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移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愚謂二者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爲意所蔽則廣大處己被室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爲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盡精微處上聲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道中庸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知新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崇禮此皆致知之屬也〔朱子曰〕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爲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中庸厚是資質朴實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若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爲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東陽許氏曰〕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朱子曰〕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一截無下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

中庸大全章句下 三十五

中庸大全章句下 三十六

管要緻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雲峯胡氏曰讀此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故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但曰存心致知未嘗曰力行致知朱子不曰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曰存心何也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之事也若謂存心便是力行下文有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可乎大抵先要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體至大心體本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到力行處竊以爲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溫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

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溫故亦不能以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胸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疎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段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道在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爲學問致知之事何也愚謂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謂德性是也戒愼恐懼即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曰尊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末於

敦厚崇禮不曰而而曰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下股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則重在上股謂非存心無以致知也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爲存心之屬下四者皆爲致知之屬者蓋上四者皆是已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此詳玩章句之旨可見上曰不以自蔽不以自累涵泳已知敦厚已能曰自曰已便見得皆是已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已在倉者不須多用得力但須常常照管使倉不至破散穀不至散失毋爲雀鼠所耗毋爲盜賊所竊而已何莫非存心之事乎下曰析理不使差處事不使謬曰知所未知曰謹所未謹曰不使曰所未便可見皆是未如此之意曰不使有差謬曰知謹所未知謹便可見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如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倉者便須著力搬運使先後接續入倉未穫者穫之未收者收之無有顆粒之或棄不爲他人之所得必至於倉實而後已何莫非致知之謂乎或疑故是舊所聞乃得

之於外者與廣大高明本自如此者不同何乃皆爲存心之事曰廣大高明是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故是所已知厚是所已能若是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者二者雖有不同然既皆爲吾心所有則但皆爲存心之事而已況性無內外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亦不過復其賦予之本然者而已○又曰胡氏說正爲破雙峯分知行而發極爲精詳可謂度越諸編但以而字以字分配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章句此三句乃通釋五句之旨非存心無以致知即非尊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知即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句皆當以此意推之嘗有問中庸溫故知新與論語所言如何於朱子者朱子答以中庸溫故重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本而末自順也今如通之說則溫故反爲輕耶況存心是本子思豈應前四句皆重下股耶假如子思前四句重下股末一句重上段則章句亦當先說存心不可不致知後說非存心無以致知也謂此章中庸爲已發之中則可謂孔子言中庸皆已發

則未可。朱子釋篇名中字之義。何嘗不兼未發之中言哉。子思又何嘗不取夫子所言以名篇哉。○又曰謹按章句存心致知之分。固無加。然四句上半截皆屬存心。已無可疑。下半截皆屬致知。則似聖賢之學偏於知而不及行。此所以不免諸家紛紛之論也。意者於下截四句以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如此則上句尊德性依舊只是存心。道問學却是兼知行。為下四句之綱。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亦與章句無背。蓋知所以造其理。行所以履其事。而心則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致知而不先存其心。則具衆理之體不立。而無以為造理之本矣。力行而不先存其心。則應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為履事之本矣。故能存心則不以私意自蔽。而後可以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知。而後可以知新。此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私欲自累。而後可以道中庸。存心則可敦篤所已能。而後可以崇禮。此皆存心以力行者也。存所以為知行之本者如此。若以

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饒雙峯陳定宇惟不察此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為說。饒氏猶知其不可為訓。强說先仁後知之序。陳氏併不達雙峯之旨。但直以知行先後文王為說行先於知。天下寧有是哉。按章句於致廣大言私意。私意所蔽。則有害於知。故不以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而知可致矣。於極高明言私欲。私欲所累。則有害於行。故不以私欲自累。則能道中庸。而行之力矣。於温故言已知。於敦厚言已能。以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問之言有契。何嘗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能。則是心所得非求知求能之事。則温之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為知行之本耳。故已知者温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愈密矣。已能者敦之則能日謹所未謹。而力行之工愈至矣。觀其釋道中庸為處事。崇禮為謹節文。二者亦皆帶行意。思又可見下截兼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意處。至其以知行相對而言之復者蓋以上截存心言之。則致廣大極高明是以得於賦與之

本然者言。温故敦厚是以得於前日之學力之已然者言。○朱氏公遷曰。學以會其理。則學字屬乎知。學以習其事。則學字屬乎行。惟觀其對待之語何如耳。○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先後次序不同。必也明此理而後能盡此理。此致知所以居力行之先也。必使一念全此理而萬理具。然後可使念慮精而萬理明。此存心所以居致知之先也。蓋存心是全此理之統體。致知是各隨其理而察之。故與知行之序不同。○何氏潛齋曰。尊德性而不道問學。如今世禪學。道問學而不尊德性。如今世俗學。本末兼該。精粗畢備。此所以為聖賢之學也。○董氏彝曰。率者所以循此性之自然。通上下而言。盡者所以盡此性之極致。指聖人之事言。尊者所以奉此性之大用。指賢人之事言。○黃氏紹曰。大學致知工夫在誠意正心之先。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一節。朱子又以致知居存心之後。以知行分先後。則致知在先。而誠正之功在後。以大小分先後。則先存心乎道體之大。然後致知以盡乎道體之細。附蒙引 問學者格致誠正

之事。即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功也。○學只是效效須是問。○人心本廓然大公。但私意從中起。即障隔而窄狹了。故屬之廣大。人心本自高明。只為外面物欲所動。則為他累得卑汙昏濁了。故屬之高明。致廣大橫說。極高明直說。私意輕。私欲重。○盡精微道中庸。不必說廣大中有精微。高明中有中庸。蓋廣大高明是德性。精微是理之散於事者。中庸是事之合乎理者。以事理言。與心體有別矣。要其極則心體固自具乎事理也。○故是人心之良知。是德性元有的。故曰故。不必以為廣大之已致高明之已極者。○或曰。既以故為德性之良知。如何云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曰故學字面若泥得深。則又不合於尊德性矣。乃涉於道問學也。已知者固嘗形諸云為之閒。是亦所謂習其事者。便有積習之意。故曰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亦只是訓字義之法。不得不然。若深泥之。則此既曰故學日時習。下面何以又只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涵泳二字。只是涵養須用敬意也。○所以知良知也。所已知良能也。要

見得是本然之德性此時未有學問工夫○其所已知此知字與致知之知不同○存疑吾之心體與天地同其廣大萬物無所不包用與天地相爲流通萬物無所不貫人惟有自私自利底意思便狹了若一膜之外便爲胡越則狹小之極也故去自私自利之蔽則廣大不以一毫私意自蔽則廣大之極者○人心與天地同游與造化同流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何高明如之人纔被私欲壓了頭便卑汙了不爲私欲所累便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明之極者也○敦厚而不崇禮則細行不謹終累大德戕履蹂畧不能積小以高大雖德性之厚亦只是不踐迹之善人而已耳○大傳曰禮卑此曰崇禮就零碎處行去則日卑合零碎上積起則日崇故曰循禮則禮卑如地而業廣廣即崇也○尊德性是本領工夫道問學不過是理會尊德性裏面事尊德性極重道問學對不過且如道體之細亦不出乎道體之大外則極道體之細工夫豈出極道體之大底工夫之外乎○語類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敦厚者本自厚就上更加增蓋底功○其向來自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見未是上面一截便是一箇坯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曰此本是兩事細分則有十事其實只兩事兩事又只一事只是箇尊德性却將箇尊德性來道問學所以說尊德性而道問學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 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朱子曰〕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叛興如興賢興能之興○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遺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證無道默容子思其亦有感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歟〔通考〕東陽許氏曰前面說許大工夫及就身上收功效却只是明哲保身而已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只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史氏伯璿曰詳味語錄明哲是曉天下事理之言云云正是爲豫破陳氏識見而設何爲而又自爲此說耶愚竊以爲引詩是通證上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結之曰其此之謂歟今以爲但證隱居默容誤矣況烝民之詩爲仲山甫作山甫乃宣王中興之佐豈但默容者耶〔附〕〔蒙引〕問國有道足以興何獨以言曰此對默而云也國無道而默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藏收斂者固多也國有道而言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直前敢爲處尚多也聖賢之言亦多是舉一隅而在學者之以三隅反○〔顧麟士曰〕詩集傳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雙峯饒氏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綱目備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兼費之大小而言而隱在費之中是以此發明人道也發育峻極便是敦化處育即化意峻極即敦意三千三百便是川流意此於川流意自易見皆只言費之大小雖費中有隱然未說出以示人也下文自尊德性道問學以盡乎下二章所言皆是但言費而隱在其中直至仲尼祖述章方說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小德大德正是隱川流敦化則費矣或疑

大德爲萬殊之本以爲言隱可也小德爲全體之分亦以爲隱可乎曰萬殊之本卽萬物統體一太極全體之分卽物物各具一太極耳太極不離乎陰陽亦不雜乎陰陽萬物統體處與物物各具處皆卽此不離乎陰陽者卽費也川流敎化是已不雜乎陰陽者非隱乎舍大德小德將何以當之蓋費有大小大處小處皆有隱大處之隱非卽敦化者之大德乎小處之隱非卽川流者之小德乎若但以大德爲隱小德不爲隱則是費之大處有隱費之小處却無隱也造化本原上有隱事物各具上却無隱也而可乎盍亦以天道流行人性感通之理而驗之乎蓋以天道對人性言之則天道卽是全體處所謂萬殊之本也非大德而何人性卽是萬殊處所謂全體之分也非小德而何然天道之流行處便是敦化之意固費也人性之感通處便是川流之意亦費也天道之冲漠無朕處固是費中之隱卽大德是已人性之寂然不動處亦豈非費中之隱乎不謂之小德不可也以此推之則費隱之義尤爲易見○宋氏公遷曰率性謂道是兼人物言故推原其本大哉聖人之道是就聖人而言故贊美其大體道之極則位育之功無不臻其妙道無不體則身之所處無不適其宜戒懼愼獨是動靜兼致其功而於道之體用無不盡也尊德性道問學是明誠兼致其功而於道之大小無不凝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好去聲烖古災反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如字**也**陳氏曰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當聽上之所爲生今世而欲復古道烖必及身歎時不可爲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卽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烖及其身○通考史氏伯璿曰如此者之此字是通指愚自用賤自專今反古三者言則烖及身是三者之通戒陳氏之言似欠明潔兼之愚自用政是有位無德而欲作禮樂者亦以爲當聽上之所爲亦欠分曉但曰承上章末意而引却可備一說附存疑愚而好自用無德也賤而好自專無位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無時也自專及反古之道皆爲下而倍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禮記云禮也者猶體也

度品制不制度之制字活字作也**文書名**朱子曰書名是字底名字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濶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麽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通考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卽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大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趙氏惪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諭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曰字又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蹟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玆也附蒙引此天子是受天命而爲天子者如禹湯文武是也故有德與時在非只以位言若夏少康商高宗周宣王俱不與焉是爲當守先王之法率由舊章者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何氏潛齋曰行同倫故禮可議也車同軌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附]蒙引轍不在車而在地以迹爲驗也次序之體卽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存疑車同軌條言當今天下車尚同軌書尚同文行尚同倫未嘗敢有議禮制度考文者以証上文之意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朱子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古道道卽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附]蒙引禮樂卽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也謂之禮樂者禮樂是通套字要之禮一字盡該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屬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却有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該得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旣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旣不得位則從周而已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卻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捂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不從耳非以爲盡當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耶曰得之○雙峯饒氏曰無德是愚無位是賤作禮樂是自用自專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曰此章爲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箇樣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雲峯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卽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循時王之制此所以爲孔子之時中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杞宋二國言之則杞比於宋尤不足徵是也愚謂以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歎已對

時王之禮言之則夫子殷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僅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親親而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 附蒙引 此兩節分應首節三意〇其云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者非以不得位三字應有德無位說此又有意在為孔子若得位則斟酌四代不專於從周矣故云〇夏謂之吾說者夏禮當時無可學處但孔子旁捜博採或聞一以知十或因一以推百故僅可得而說即所謂夏禮吾能言之者也〇顧麟士曰三言之曰禮度文兩言之曰禮樂一言之曰禮其實亦一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小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只能寡過者謂堯舜之世民仁壽桀紂之世民夭鄙而人得寡過矣之人天下之人也 附蒙引 非謂天下寡過謂天下之人得以寡過也下文所云世為天下道者此也〇章句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正所謂同軌同文同倫國家分說諸侯有國大夫以下有家政在上俗在下觀政於朝觀俗於野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文獻不足徵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三山陳氏曰前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〇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 蛟峯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 附蒙引 上焉者下焉者則非當時之王天下者也〇無徵不信不尊不信俱無民字下文言不信民弗從者蓋無徵與不尊則在己自無以取信於人是不信則在人便自無可從之理故民乃弗從不可於不信上就說民不見信也〇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只言時王以前則可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在下者則可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 扶又反 起不易吾言者也

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〇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〇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己對言第三句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

是以隱顯對言○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濶處蓋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必災逮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諸身而爲之者其末也災不逮身者鮮矣○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爲徵驗爾君子之道卽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脩德通考黃氏洵饒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與天地同體質証也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同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附蒙引六事一節說深一節首身次民次三王次天地鬼

神則至幽者百世之聖則至遠者○本諸身徵諸庶民此本字徵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字俟字看要把來數不謬不惑不悖字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脩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此信從二字是上文信從字蓋以其又有時位也○存疑考諸三王四句一言以蔽之曰理而已故下文言知天知人章句曰知其理也○顧麟士曰六事如此也是故君子動而節有譽於天下也末節引詩總結之徵庶民以下雖曰皆是效驗然不要看得與動而處一樣朱子說功用宏大悠遠最是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北溪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通考

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卽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卽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史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末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淸所章先生嘗謂不謬不悖不是知意無疑無惑正是知意故以此結之也但上文六句而此只言四句抑有說乎蓋本諸身而未徵諸庶民無以驗其德之可以通天下之志與否也徵諸庶民而不考諸三王則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亦豈足爲信從之正哉故必考諸三王不謬然後身所本民所徵皆合乎前聖之成法自然有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之必然者矣此所以但以四句言也○黃氏洵饒曰二十章知人知天與此道一意但知人彼以知人之賢否言此知人就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上說附存疑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人之至也然

天人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惟知人而至於知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又合於天不可分說○知天而制作合於天知人而制作合於人豈有二項制作耶本文只是分屬之耳須得其意勿泥其辭○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點一畫都是隨物稱量過使不差毫釐若不是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故蒙引曰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合其理○淺說既曰本諸身則知該知天知人之意矣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三山潘氏

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斁之心○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故申言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
附存疑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以下是言寡過蓋君子三重之道至於動爲道遠有望而近不厭則天下之人得寡過矣○蒙引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也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爲天下道三句意蚤

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新安陳氏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干譽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雲峯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振鷺二王之後助祭之詩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望之意在此無斁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盛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何潛齋曰引詩無惡無射所以証上文而結之此合聞令望所以著於天下也○史氏伯璿曰竊意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看未有二字正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却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爲猶遠也陳氏以蚤有譽爲始爲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爲無蚤有譽之理○黃氏洵饒曰是故君子動字是小支行而世爲天下法是小節解行言即動天下法天下則即天下道而

淺說是故君子動而云云所以然者以三重之道盡善故也向使君子之道或不本諸身而徵庶民而未能不謬不悖不疑不惑焉則亦安能以致是哉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夙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夫永終美譽必本於無惡無射如此可見君子三重之制作未有不由於六事之兼備而能行爲世法言爲世則遠有望近不厭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新安倪氏曰按番陽李氏云章句取二十七章結語分屬後二章以愚好自用章言爲下不倍然有位無德則居上不驕者也以三重章言居上不驕然下焉者雖善不尊則爲下不倍者也愚謂此二章皆平應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二語不必分屬二章李氏斯言亦不爲無理但聖賢立言自有賓主前章有位無德

不敢作禮樂與章首愚好自用一句相應而相反是固以居上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賤者特詳實則主爲下不倍而言也此章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而民不從以對上焉者雖善無徵是固以爲下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王天下之君子尤詳實則主居上不驕而言也以是觀之何用必疑於章句之分屬哉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專言費之大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宋氏公遷曰中庸二章前章爲在下位者言之故重在位後章爲在上位者言之故重在德有德有位斯可用損益之權矣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音習**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

也〔朱子曰〕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往而不安○〔北溪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朱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烈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潛室陳氏曰〕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內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小則飲食寢處襲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爲本爲內粗底道理爲末爲外○〔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雲峯胡氏〕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

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時中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逢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蛟峯方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通考〕〔韓氏古遺曰〕仲尼祖述堯舜之道內也本也憲章文武之法外也末也然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則內外兼本末該也所因天時之運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一定之理外也末也然水土一定之理本乎天時自然之運然天時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本末該也○〔黃氏洵饒曰〕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其法則外兼內末該本也天之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地之一定之理本乎天之自然之運法其自然之運則亦內兼外本該末因其一

定之理則亦外兼內末該本也皆兼內外該本末○道無非法法無非道遠宗其道法在其中近守其法道在其中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一定之理本乎自然之運○道是法其自然之運是內本因其一定之理是外末該本末者道無非法法無非道言道則法在其中言法則道在其中此下標註之意尤詳○〔黃氏四如曰〕聖聖相傳者道自堯舜而始明夫子所以遠宗而法在其中道之所寓者德德至文武而後備夫子所以近守而道在其中帝王一中庸也天時天運行之節夫子後天而奉天時所以上律天時律即法也水土地生成之常夫子安土敦仁所以下襲水土天地一中庸也既法帝王又法天地亦循中庸而已○〔勿軒熊氏曰〕此言夫子作聖工夫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史氏伯璿曰〕或疑經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四者章句既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或問但言上律下襲二者不及祖述憲章之意蓋目雖有四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過即於上律

下襲之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夫子上律下襲之實不知當以何者爲本爲內何者爲末爲外耶曰事理本不相離精粗初無二致若本自本末自末內自內外自外則理爲虛器事爲粗迹精粗皆不相干矣始以得夏時贊易一端言之則以建寅之月爲歲首與爻畫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末與外也至於正之所以當建寅爻畫象數之所以生生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內也推此一端餘可見矣〔附〕〔淺說〕承上數章言天道人道之事盡矣於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以見中庸之道盡於群聖人而集其大成於夫子也意謂精一執中道實始於堯舜仲尼則遠而祖述其道謨烈啓後法莫備於文武仲尼則近而憲章其法天時有自然之運也仲尼則隨時變易而上律乎天時水土有一定之理也仲尼則隨處皆安而下襲乎水土夫堯舜文武天時水土皆道之所在也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是於

天下之理巨細精粗察之由之無毫髮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頃刻之間斷矣○蒙引上律天時凡隨時變易以從道者皆是也下襲水土大凡隨寓而安宜於土俗者皆是也○或問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爲上律天時以用舍行藏隨寓而安爲下襲水土似若無別曰用舍行藏與仕止久速似無不同若各當其可則附於時隨寓而安則附於地亦略有別○凡此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非可以一端言非可以一事盡也或外或內無不兼該或本或末無少欠缺蓋擧天下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能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朱子立此兼內外該本末云者正爲下文辟如云云而設而或者誤以爲預爲下文之大德小德而設也○存疑天時自然之運本於太極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水土一定之理本於太極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聖人太極之全體也故動靜相生與天同運而不違動靜各定與地並止而不易事如是而心亦如是兼內外也根本如是細末亦如是該本末也觀鄕黨一篇自宗廟朝廷以至飮食寢處之類纖纖瑣瑣無不具備其該本末可見子見齊衰訐謂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則兼內外亦可見矣○淺說兼內外該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而此心逐事爲之主宰管攝有是事則有是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 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沈月升則日沉

此言聖人之德 雙峯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通考黃氏四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變通之用辟如以下四句夫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底意思夫子之道是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則無不載夫子得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成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昃代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爲大而天地爲小○勿軒熊氏曰就後兩截看上一截是言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全體同其大

附淺說自其無一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焉自其無一時之間斷者言之則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焉是聖人之道直與天地同其大也○蒙引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此言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萬理兼該衆善悉備所謂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不兼收並蓄而無遺矣○鄭註曰幬亦覆也或作燾○顧麟士曰章句言聖人之德是透照下大德小德兩德字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悖猶背也 音佩

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 花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悖也

所以不害不悖

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新安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者也 **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形甸反）**上文取辟之意也**【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黃氏曰】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是用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小底出來○雲

峯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粲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粲然者已包於其中粲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粲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喩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所以為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通考】黃氏洵饒曰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小德川流本乎大德敦化大德敦化見於小德之川流孟子論語言大德小德皆中庸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皆大德之敦化小德川流如夫子之一貫小德者使萬物各得其所全體之分此一物一太極也大德者至誠無息萬殊之本此萬物體統一太極也○【黃氏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明言小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是夫子得是道之體如無不覆載並育並行也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勿軒熊氏曰】此下一截是贊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妙用同其化此天地所以為大一句總結上文○【東陽許氏曰】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工夫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之大兩辟如既以天地比其經又以四時比其緯祖述憲章即考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即建諸天地而不悖【附】淺說然天地之道果何如其大耶彼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閒而且性命各正初不見其相侵害焉四時日月其道並行於天地之間而且往來循序初不見其相違悖焉其所以不害不悖者蓋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判而為五行分布散殊而各一其性是其小德之川流也此其所以不害不悖焉其所以並育並行者蓋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統一渾淪而於穆不已是其大德之敦化也此其所以並育並行焉天地之道如此天地所以為大也此聖人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則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何以異於是哉○小德大德推入一層說乃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之所以然也或問曰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此高下散殊不以物之形迹言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也○【蒙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其不相妨害並生天地之閒也或者乃謂虎狼殘獸鷹犬搏兎獺之敺魚鸇之敺雀為有相害者不然也有生之理稟於天固不以此而遏彼有生之後則隨其五行之生克以為消長之機者亦理勢之自然而然亦不害於並育也要之只是論其各具一理而已易所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者也○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並育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後論○並育並行就把作大德敦化則不可蓋所以並育並行者乃大德之敦化也一元之氣於穆

不已是乃天地之根四時之機日月之精萬物之命正所謂天地之化育者而萬物之所以並育道之所以並行者此也並育並行雖非大德之敦化而大德之敦化亦不可外並育並行而他求也不害不悖之所以爲小德之川流者亦然○此一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及日月四時也○萬物日月四時皆在外者小德大德是在內主張之者○並育並行不害不悖者氣化形化也非德也故大德小德須從內面說而於聖人小德大德亦須以此意求之○小德者全體之分全體卽大德也大德者萬殊之本萬殊卽小德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爲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爲大之實也○存疑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都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是物相殘害○並行不是相並而行四時日月各行於天地間故曰並謂皆有行也以其循序更迭故不相悖○看來大德小德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便了自命處說則曰大德敦化自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一自源頭說一自承受說○顧麟士曰章句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於其間三字妙故曰主天地不主萬物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東陽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兼費隱大小而言蓋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敦化則費矣小德川流是費隱之小者大德敦化是費隱之大者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就天地分上言包人物於其中故交互分費隱詳見三十二章之末○又曰許氏云中庸分四大節前三節皆以孔子結之第一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大舜顏淵子路三達德爲入道之門其後則曰吾弗爲之吾弗能已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節言費隱其下歷敘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繼群聖之後也第三節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二章至聖至誠亦就此章而言其極爾此說深有助於章句顯見饒氏以哀公問政章爲不全是孔子之言與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自爲一節不可分天道人道者之不然耳○朱氏公遷曰此章因論聖人而以天地之道明之但前章因至誠無息而言故以流行不息者爲體發育之盛多者爲用此章因小德大德而言故以發育流行之各有條理者爲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爲體也○自天地之道言之則其道爲至極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自道之全體言之則雖天地亦有不能盡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知如字**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朱子〕曰仁義禮知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這一箇禮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深通處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知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牢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

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破分條貫說來○雙峯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爲仁義禮知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知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爲也知屬靜魄之爲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爲配對○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之用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義

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黃氏洵饒曰聰明睿智此是小支足以有臨包下文四者而言寬裕溫柔以下是節解附蒙引聰雖以耳而所以聰者心也明雖以目而所以明者心也睿知則純以心言○存疑通書云思曰睿睿作聖註云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睿義可得矣○睿與智並言則智是心體之明睿是能通乎微專言智則兼得睿○蒙引禮智之智雖人之所同睿智之智聖人之所獨睿智視禮智其所知尤爲徹而詳耳但此言智之德曰文理密察則亦非衆人所得而同者也以下五德俱以心言○裕深於寬溫深於裕柔又深於溫發謂奮發強則有立剛則所立不橈毅則又有不息之意是強深於發剛深於強毅又深於剛也齊謂心之齊一莊亦謂心之端嚴中正則又益細微矣理深於文密深於理察又深於密也○此歷舉聖人之德未說行處故一則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處○存疑寬對窄言有廣大意裕對迫急言有舒緩意溫和厚也論語有訓柔柔順也易有訓○中正亦就心上說言齊莊而不言中正其齊莊處或未至純粹也○一不獨立三則爲文萬理燦然於吾心是文章也燦然之中一條理不紊是條理也各條理之中又極詳細而無忽略詳審精密不使有毫釐之差是密也決是非於疑似別可否於毫釐所謂析之極其精是察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朱子曰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出發見**形甸反 下同**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溥博 淵泉**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附蒙引溥周遍之義蓋自一事一物以至於萬物之理無不備是爲周遍也博廣濶之義蓋自凡席之近以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其理無不該是爲廣濶也凡此皆以其充積於中者言也○淵靜深也泉源本也故註曰有本當分貼淵泉二字皆假借字非譬喩也下章淵淵其淵只註云淵淵靜深貌可見有本是解泉字○存疑溥博淵泉或問曰以性言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此溥博之說也章句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此淵泉之說也只是萬物皆備於我中者天下之大本兩句更無長說○時出如時乎容也而仁之德出焉其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敎思無窮保民無彊以至於以大事小樂天者仁之容也時乎執也而義之德出焉凡其去奸革弊誅暴鋤亂罰不避親賞不避讐者皆義之執也時乎敬也而禮之德出焉如恭己正南面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者皆禮之敬也時乎別也而智之德出焉如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四海之利病閭閻之幽隱無不知不睿者知之別也○蒙引溥博淵泉四字却有大

德敦化意誠以大德小德亦不容判然不相干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形甸反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說也 通考 黃氏洵饒曰充積極其盛指天淵發見指見言行當其可指敬信說 附 存疑 溥博如天不是至此方如天如淵至此方言其如天如淵之德也見而民莫不敬亦然○ 淺說 溥博淵泉云云聖人之德如此果何以狀其德之盛耶驗其發之時耶彼凡物之溥博莫有過於天也聖德溥博則如天焉而他物之溥博不足以擬之也凡物之淵泉莫有過於淵也聖德淵泉則如淵焉而他物之淵泉不足以方之也其充積之盛有如此以其時出者言之則威儀之見而民莫不敬號令之施而民莫不信政事之布而民莫不說此可以驗其出之時焉蓋時者當可之謂也使所出者有一之未當則亦安能使天下之人皆敬之信之悅之哉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附 淺說 又以其莫不敬信說者而極言之蓋其發見當可而民皆敬信說是以聲名云云霜露所墜極天下之廣凡有血氣而爲人類者莫不景仰其德而尊之爲君親之如父母而敬之信之悅之者有異地而無異人焉是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焉故曰配天○ 蒙引 註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信悅也若曰敬信說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去處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爲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之比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爲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爲大德之敦化章章明矣 通考 史氏伯璿曰饒氏云此章言小德卽是費愚謂言費則隱在費之中矣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爲費○ 宋氏公遷曰此章配天與高明配天溥博如天之天兼形體與理言但所指之天以形體言而聖人與之相準相形相似者以理言蓋理之天未嘗離乎形體之天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 毗至反 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

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朱子曰〕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〇〔北溪陳氏曰〕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就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磋琢磨牽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爲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〇〔雙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而理之君仁於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比而合之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其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小莫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脩道之敎即在其中又曰無所倚只是至誠自然流出不須着力去做底意思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北溪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脗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所性之全體謂天命之性盡其當然之實謂建其有極立之即致中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音扶豈有所倚著直畧反於物而後能哉問夫焉有所倚

〔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倚著人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黃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更不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更不用心力〇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曰贊化育一曰知化育贊與知如何分曰盡其性皆是知裏面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脩道之敎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〇〔雙峯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化育乃大經之本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〇〔雲峯胡氏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爲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曰贊化育此曰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僞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通考〕〔宋氏公遷曰〕誠以心言聖人之事也至誠前知言至誠之能事至誠贊化及至誠經綸言至誠之功用至誠無息言其德徵則悠遠以下指其驗於天下之氣象功效而言也無息則與天地相配贊化則與天地相參知化則與天地相合無息則與天地合其德前知則與鬼神合其吉凶〔附〕〔蒙引〕惟天下至誠此只是提起聖人之名號〇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天下大經與天下之大本同例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爲天下法也只是聖人自盡其道如此所謂人倫之至故足爲天下後世法也〇〔存疑〕經理其緒而

分之也。如今經布。綸比其類而合之也。如今織布。○天下之大經本自經綸爲人不能盡其道則其經亂而不整其綸散而不相屬。○[蒙引]聖人之德極誠無妄以其心言本也當然之實以其理言用也同一實理也○知化育內含有廣大意天地之化育至廣大能知之則己之道亦廣大也故曰浩浩其天○[存疑]至誠知化育亦自其經綸立本處有以知之也經綸立本到知化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蒙引]夫焉有所倚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但凡學力所就者必有所倚著或憑師友之講明或藉詩書之啓發或待思而後得或待勉而後中是皆有所靠取有所憑藉非天然自能也○[淺說]天地化育卽大本之所自來而大經之所從出亦一誠而已聖人之誠與之默契其感而遂通者卽其誠之通其寂然不動者卽其誠之復動靜語默建諸天地而不悖卷舒變化質諸鬼神而無疑所謂知化則善述其事者也非但知之之明而已凡若此者皆至誠自然之能夫豈倚著於思勉

而後能哉。經綸者。道以誠行也。立本者。性以誠盡也。知化則其誠之至於命也。要之則至誠二字盡之矣。至誠之所以爲至誠者如此。○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此功用字。只作能字看。卽所謂至誠之道也。與前章以博厚高明爲功用者不同。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鄭氏曰]肫肫懇至貌程氏曰厚也呂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斷之貌○[北溪陳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躁切之意○[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經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爲人 **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 **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潛室陳氏曰]如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卽聖人便是天淵。○[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卽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卽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其天前章曰如淵如天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曰其淵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爲一矣○[通考]黃氏洵饒曰肫肫之義卽書所謂五禮五惇哉之惇義同前章天淵承溥博淵泉而言故先天而後淵此章天淵承經綸立大本知化育而言故先淵而後天○其孰能知之與知天地之知同○[東陽許氏曰]前言如天如淵是衆人見聖人之溥

博淵泉以爲如天如淵也此言其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眞是天眞是淵非但如之而已又曰上章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如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言其在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知聖人也[附]淺說卽此而觀之可見其人倫日用之間一慈愛之浹洽彼此相與之際一恩意之周流而肫肫其仁矣否則何以謂之經綸曰經綸則仁矣私意不萌而一性澄徹物欲無間而萬理森涵而淵淵其淵矣否則何以謂之立本曰立本則淵矣心存大虛運淪而無外誠通造化廣遠而無方而浩浩其天矣否則何以謂之知化曰知化則天矣○其淵之淵字只當靜深字看其天之天字只當廣大字看與其仁一例不可謂卽淵卽天也卽字與如字無異語意若曰肫肫然其懇至淵淵然其靜深浩浩然其廣大也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玉溪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卽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卽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指其爲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用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通考朱氏公遷曰睿知聖知以質言仁義禮智以性言睿知聖知是生知之質若知者過之則是氣質之偏又臧武仲之知亦由資稟而得之知雖可稱而未必天理之純全也附淺說至誠之道如此其妙未易知也知之者其惟聖人乎苟非有聰明聖智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而見識滯於凡近則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於所謂經綸立本而知化者何足以知之哉然則至誠之道其眞可謂至精至妙者矣○顧麟士曰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九字只是一箇人氐名目勿太分析以斷尸氣○蒙引此聖字卽當睿字書曰睿作聖○註惟聖人能知聖人分明作兩聖人說不可謂至聖之德自知其至誠之道其實至聖之德固自有至誠之道然子思本意實非做一人自知○存疑苟不固聰明聖智言聖人不說安行者主於達天德所重在知也天德總是天下至誠觀天德誠便可見但此上未便可說是知至誠之道此尚是總舉聖人之尊稱下文孰能知方可說至誠之道○淺說首一節備言至誠之道肫肫其仁三句申明其意也末一節深贊其妙也○蒙引經綸天下之大經畢竟是大德中之小德如小德川流章之有溥博淵泉也不必强以經綸爲肫肫其仁亦爲大德也恐以大槩而言如爲下不倍章有曰雖有其位云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朱子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也○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却眞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唯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爲五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資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之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於內而經綸六經其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言德推其本而言之後言道致其用而言之蓋亦互相發也此於語錄表裏之言章句道德之說甚有折衷又曰饒氏云此章言大德卽是隱愚謂雖言隱而未始離乎費也經綸大經不可不謂之費

至於立大本知化育則費之未嘗不本於隱可知蓋言費則不假言隱而隱在其中上章是也言隱則不可有離乎費此章是也離乎費而言隱則特論於空寂而非所以爲隱矣其實此章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大德敦化亦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爲隱

○右以上十二章是第四大節皆反覆發明天道人道之旨包前第二達德第三費隱二大節之意於其中亦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也通三節之意推之則前後皆是自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但前二節十九章主於用工而言所謂知大舜仁顏淵勇子路是達德所謂費隱是達道其所承之次是以達德而行達道學者事也此一節十二章主於成功而言所謂仁盡性知前知勇無息是至德所謂費隱是至道其所承之次是以至德而凝至道聖人事也[illegible][illegible]言之所達德衆人之所同具至德聖人之所獨全達道要其通行者言至道要其極致者言具此達德則皆能行

此達道行達道而有得而後有以全此至德而凝此至道誰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乎若又以至聖至誠兩章貫全篇之旨言之則至聖之德卽達德至德之德但諸章論達德至德處皆分知仁勇而各言之則知行猶二也此則會衆德於一章而總言之故中庸論德必至於此章而後爲聖之至也至誠之道卽中道至道之道但達道猶有待乎人之行至道猶有待乎人之凝則體用猶二也此則道之已行已凝於人者故中庸論道必至於此章而後爲誠之至也德爲聖之至則知行兩盡而德外無道矣道爲誠之至則體用兼全而道外無德矣德外無道道外無德此其所以相爲表裏也此中庸一書首尾相應之大略也其詳於下○此第四節章句以爲言天道人道今皆以爲發明中庸何也曰自第二章以下十章章句以爲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費隱章章句亦以爲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下八章又皆以明此章之義

者然則亦承第二節以發明中庸可知矣況下章卽言庸德之行舜大孝章章句又以爲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致其極後二章亦此意然則此九章皆爲以費隱大小發明中庸又可知矣以此二節言三達德費隱皆爲發明中庸之意推之誠明以下十二章言天道人道處是申言三達德費隱而已大抵三達德與費隱不外乎中庸而天道人道又不外乎達德費隱○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其理雖無二致然德則存於天人之心道則散在天下之事德是人所能知能行之器具道是人所當知當行之材料所以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蓋必有能知能行之器具然後可以施之於當知當行之材料也今以前後所言推之則自第二章以下十章論三達德處皆反覆言擇守知行之義蓋先以人所能知能行者言也直至第十二章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其下卽以夫婦之所與知與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與天地猶有

憾者繼之此所謂知卽達德知所能知之知此所謂行卽達德仁所能行之行爾以見斯道之用自一事以極乎全體皆夫人之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章或言費之大或言費之小大小雖不同皆是全體中所該何莫非人所當知當行者乎末後二十章所以終十章之義者又彰彰然以達德所以行乎達道者言於章中其意尤爲易見自二十一章以下論三達德處亦皆反覆分別誠明明誠難易深淺之不同蓋亦先以聖人學者所能行能知者言也直至二十七章說大哉聖人之道其下卽以道體之大無外小無間者繼之此卽申言費隱之義所謂大小卽費之大小爾然後言尊德性道問學以下五句爲學者脩德凝道之方其事不外乎知行兩端而已德性卽知仁所以爲知行之體者問學卽知行所以爲知仁之用也以見道之全體皆夫人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二章反覆乎不驕不悖之義又何莫非全體中之事

亦行道者所當知爾知行之至必如仲尼祖述章取譬之意與下二章所謂至誠非至聖不能知至聖非至誠不能爲之意而後於道之全體無所遺耳然則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於此不難見矣○三達德與費隱是道理之名目天道人道是聖賢之等級前欲指道理之名目以示人故不容不分達德與費隱爲二節而詳言之後欲明聖賢之等級以示人故不容不致意於天道人道之分別若達德費隱之旨則已於前二節詳之此但申言其理以顯天道人道之同異處爾○道理之名目其義實聖賢之等級其義虛將欲明天道人道之同異以示人而不就達德費隱上言之則義之虛者懸空無所著落其不陷於老莊之窈冥昏默者幾希故必就達德費隱上分別出天道人道之同異然後義之虛者於義之實者上見而聖賢之品級明矣○中間三大節前二節主於立本後一節主於致用大抵中庸一書專爲開來學而設故於學者立本致用之意爲詳其說聖人事與至誠之功用亦不過皆爲學者立本致用之準的而已唯前二大節主於立本故於入德之工夫爲詳而於聖人之事爲畧其發明中庸所以致詳於三達德費隱之義者蓋以學者立本之要非三達德無以爲入道之門非費隱無以見道不可離之意也唯後一大節主於致用故於成德之效驗爲詳而於下學之事爲畧其發明中庸所以反覆乎天道人道之同異者蓋以聖人之功用學者之致用有難易深淺之不同也前二節亦有言聖人之事處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舜大孝文無憂武王周公達孝誠者天之道不勉不思從容中道之類皆所謂以爲學者立本之準的而已者也自此之外則皆學者入德之工夫也何莫非主於立本而言乎後一節亦有言下學之事處如明誠致曲道自道尊德性道問學至敦厚崇禮之類皆是言此以引起致用之意故

致曲自形著動變以下道自道自成己成物以下尊德性自居上不驕以下以盡乎下二章之旨亦皆以致用之效驗與致用之當否而言也其餘說天道處則皆全是聖人之功用亦皆所謂以爲學者致用之準的者也何莫非主於致用而言乎更以前後所言三達德費隱之義推之尤爲易見前二節唯主於立本故其論三達德處於學者事則言知擇中庸言仁守中庸而又言勇強中庸以見學者非勇則無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也於聖人事則但言知知之盡言仁仁之至而不言勇不賴勇而裕如以見聖人雖未嘗無勇然不賴勇而裕如也其論費隱大小處則以君子之道發其端道雖即是聖人之道而君子則爲學者期之也所謂於入德之工夫爲詳於聖人之事爲畧也後一節唯主於致用故其論達德處於聖人之事則言仁盡性言知前知而又言勇無息以見聖人雖無所賴乎勇而亦未嘗無勇也於學者事則但言仁致曲言知成物而不言勇以見學問之極功即是聖人之能事至誠能化時措之宜皆是自學者至聖人處其勇亦統於至誠無息之中矣其論大小費隱處則以聖人之道發其端道雖無異於君子之道然聖人則非學者所可稱也所謂於成德之效驗爲詳於下學之事爲畧也所以前二節中雖有聖人之事亦是爲學者之法不過主於立本皆以人道言之故但當以先知後仁爲序也後一節則分天道人道而言其說天道處則是自誠而明固當以先仁後知爲序其說人道處則依舊是學者事雖則主於致用既是自明而誠由教而入只當以先知後仁爲序耳饒氏乃謂自誠明章後皆以先仁後知爲序其亦誤矣唯二十章介在立本致用之間故其說最爲詳備所以知仁勇天道人道之言皆於此章說出以此見得此章正是承前起後所在也或者猶疑舜大知聖人事也而亦統於學者立本之事可乎曰舜雖聖人

好問用中則學者入德之法也○中庸之與達德費隱非有二知所以知此中庸仁所以行此中庸勇所以強此中庸者也費即中庸之用隱即中庸之體也中庸即知所知仁所行勇所強體之隱用之費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者也中庸之與天道人道亦豈有二哉天道特自然盡此中庸人道特用力求盡此中庸者也達德費隱之與天道人道非有二也天道之於達德性焉安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自然與之一矣人道之於達德復焉執焉者也故其於費隱之體用始猶與之為二終乃與之為一矣又細分之則三達德與費隱亦豈有二乎哉三達德之具於性者體也非即體之隱者乎三達德之見於事者用也非即用之費者乎如此則中庸一書首尾貫通義理明白○黃氏洵饒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扶又反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騖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極指無聲無臭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沈括謂絅與檾同是用檾麻織疏布為之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去聲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步卜反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易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陳氏曰衣錦而加絅衣以蔽之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絅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日闇然而道理日彰著而不可揜猶衣錦尚絅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君子為己不求人知雖闇然若暗昧而美實在中自日著而不可揜如尚絅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揜於外也小人為人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泯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為己為人之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為有虛為盈有與盈豈能有常日亡之矣○常情淡薄無味則易厭簡略則無文采溫厚渾淪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溫而自有條理淡簡溫皆尚絅闇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遠之近見形甸反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本起語意說來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己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知

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外也○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爲己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之入德矣○新安陳氏曰下文言謹獨意已萌於此【通考】黄氏洵饒曰的然者彰也簡而文訓日章則暴謂昭著見於彼見於外本乎內也微之顯此自心言之有諸內者內有得失必形於外事之是非本乎身之得失身之得失本乎心之邪正中庸首尾言戒懼愼獨而中言知行是知行在存養省察中大學誠意正心在格物致知之後脩身之前是存養省察在知行中也夫微之顯知理言由體以達用此就心言莫顯乎微亦就心上言故

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雲峯胡氏曰】中庸分君子小人而言者凡二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爲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爲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淡而無味其味最長簡而無文其文自章溫不求其理而無有不合於條理者此君子爲己之學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既舉其立心之始當如此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愼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愼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旨融徹如此學者不可不細玩【通考】涂氏溍生曰首章之顯微以事言十六章顯微以理言末章顯微以心言然心之與理與事相涵相貫能知此心之顯微而愼其獨則事之微者不敢忽吾心之理與鬼神造化相爲流通尚何彼此之間哉○【何氏潛齋曰】微即潛伏顯即孔昭風即敬信之效自即不動不言底【附】蒙引或曰既惡文之外見一發不着錦可也曰詩傳下箇文之太著太字有斟酌且中庸意要有錦無錦則內空無物是淡而厭簡而不文溫而不理矣○日章之實實跡實事之實非謂裏面本實也○但立心爲己者外面自然是淡不覺有許多滋味也自然是簡不見有許多皎潔光彩處也自然是溫不見有許多齊整詳贍也不厭而文且理亦就外面說其所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也非以不厭而文凡理當錦之美在中者也此總是形容君子闇然日章之意○但曰淡中却不厭簡中却有文溫之中自有理則可若曰外淡而內不厭外簡而內文外溫而內理則不可○有爲己之心者生來美質也知所謹之由得用功之要也○【存疑】知遠之近遠指人近指身兼心上行下效謂之風出乎身加乎民亦謂之風風自身出而其所自則在心也微指心顯則自身而及於人○蒙引云自而後近不可用蓋近中己有自也○可以入德可以方貢言之也未是用功下文引詩方是用功故章句只曰知所謹是未謹也○【蒙引】下文謹獨存養之功是即於此所謂近所謂自所謂微者而謹之也下文不賞不怒天下平之效是即所謂遠所謂風所謂顯者也夫豈有異旨哉○可以入德矣文勢只帶遠之近三句然立心爲己其本也知所謹謹字兼戒懼謹獨謹獨之謹只是知所謹之謹之一半心兼動靜謹獨動時工夫故曰知所謹之謹全謹獨之謹只是一半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悉井反**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再引詩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

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言首章戒謹恐懼意○新安陳氏曰人所不見人所不

知也己之志向己所獨知也○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引此就心上言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於人不及見而能爲慎獨工夫是他人所不見愈加慎也附顧麟士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蒙引斷作已能如此者言不主方做謹獨工夫言故不肯三山之說而存疑淺說達說皆從之然究亦似兩存而無害○亦孔之昭只是言不可不謹獨未正言謹獨也若依蒙引諸家說則謹獨意當補入孔昭內反多事而故君子故字亦未免少氣力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 詩三引 **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爲突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入也附蒙引語錄所謂到者目到也○古人室有南北二牖此云光所漏入者戶之光非牖之光若牖之光則西南隅亦可言屋漏矣 **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幷去聲 朱子曰潛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北溪陳氏曰抑詩卽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迹所不到之地此處蓋己之所不睹須是眞實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爲己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

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己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眞實無非信矣○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雲峯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爲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爲己之學首章言愼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卽是獨內省不疚卽是愼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疚則是胸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爲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卽是戒愼乎其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卽是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以敬信爲民敬信章句以爲己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爲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愼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愼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爲己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

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爲圓竅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己分曉自覩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而愼之於己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愼按此發得己所不知之意分曉愚竊以爲首章以隱微並言隱是幽暗之中微是細微之事唯幽暗之中有細微之事故有所謂獨此處說不愧屋漏則屋漏但是幽暗之中未有所謂細微之事故但爲己所不知之地能不愧於此卽戒懼不睹不聞之謂也附存疑觀其語意都是就靜邊說動邊頗略與首章戒懼微不同○蒙引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時未有事所謂敬所謂信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首章先戒懼而後謹獨此章先謹獨後戒懼今欲下此二者工夫當從首章之序乎當從此章之序乎曰動靜二者實相循環動之前元有靜靜之前亦有動二者齊手交做豈容一先一後若論工夫次第則先戒懼而後謹獨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必存心而後可以致知喜怒哀樂之未發分明在發皆中節之前論工夫疏密則先

謹獨而後存養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存養之功誠密於謹獨也此以入德之序言一節深一節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方無反

詩商頌烈祖之篇四引詩 **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音剉**斫刀也鉞斧也**新安陳氏曰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有謹獨戒懼之本也附蒙引詩經無言靡爭俱是肅敬齊一之意按中庸做兩意說故云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是主祭者奏假無言而衆預祭者皆化之無有喧譁失禮者也詩經無言靡爭還衆人言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五引詩 **不顯說見**形甸反**二十六章**言豈不顯也 **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以爲眞幽隱不顯 **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朱子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自章首尚絅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當別爲一義與前章不同 **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陳氏曰篤恭是申解不顯二字

雖無人之境亦恭是篤厚其恭也○東陽許氏曰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爲己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己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則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雲峯胡氏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其效也惟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

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爲己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始有不可測者要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戒愼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爲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絅闇然與愼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通考東陽許氏曰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效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此四節皆以承上文言之則似饒氏前節致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之說疑於兩兩隔越不見章章各自相承之意而通說似乎可取但章句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則是潛伏孔

昭之詩爲己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似奏假無言之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密愼獨而加密戒懼故效驗已遠奏假靡爭而愈遠篤恭天下平惟通以爲己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以爲此章對首章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動不言之意而分殊不思奏假靡爭爲篤恭天下平之效分明一淺一深不動不言同爲戒懼之事若如此分則不言之效淺不動之效深恐無此理況經文先不動後不言通乃倒置其序以爲此二節相承之次可乎天下固無能愼獨而不能戒懼有靡爭之效而不能致天下平之理但此章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夫自當自踈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雖有漸次正不害其爲有則俱有也然則雙峯之說似乎得章句之旨通考分二節效驗承不言不動之意固支離而不可曉若以此章對首章爲工夫踈密效驗遠近之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是已致和而蓋致中之云則是天下眞有兩等戒懼愼獨工夫首章末章互有先後果是二時做工夫先後如此不同耶殊不思戒懼只是一樣戒懼愼獨只是一樣愼獨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愼獨謂先戒懼而後愼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愼獨愼獨之後亦未嘗不戒懼也蓋動卽愼獨靜卽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之序互有先後無所不可耳○黃氏洵饒曰上五條詩始學成德踈密淺深之序下三條詩贊不顯惟德功效○大學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卒歸於天下平中庸始於戒懼愼獨而卒歸於篤恭而天下平附存疑君子爲己之功不惟謹於人所不見之地而又謹於己所不見之時則持敬工夫眞無一時間斷矣逮其久而熟焉則敬不操而自存淸明在躬脩身道立誠於此動於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威於鈇鉞蓋其德之深而其效之遠也又愈久而愈熟焉則嚴敬在中幽深莫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下一於恭敬而天下平則其德愈深而其效愈遠矣○共惟人所不見者敬於方動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敬於靜也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者敬之深而效之遠也篤恭而天下平者敬愈深而效愈遠也始終一於敬而已然不過自爲己之心推之也○聖人之恭不思不勉而人莫測度是篤恭也是不顯也人莫測度本乎不思不勉也若待思勉是未離乎方所形體之間而人尚測度得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六引詩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字通用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七引詩輶輕也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倫比也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八引詩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朱子曰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

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脩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夫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爲形容如此今爲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就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日闇然而日章小人未曾做得巳報得滿地人知故日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學者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愼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巳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首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

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雙峯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王氏曰此章是結尾舉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雲峯胡氏曰此篇當作四節看節節意相承第一節承上章極致之言恐學者鶩於高遠引尙絅之詩言下學立心之始結之以知微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之語引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以實之自愼獨說歸戒愼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第三節承不動不言之語引詩云無言不顯以極其效如此第四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於無聲無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至如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之語而又騖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然後爲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然其妙非杳冥昏默之謂非虛無寂滅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濶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

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卽其初天命之性耳是無聲無臭之天卽吾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卽吾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卽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朱子又約而歸之於此卽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爲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愼獨戒懼始終焉通考東陽許氏曰以無聲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爲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愼獨又於不睹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爲一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也又曰詩中言天之道無聲無臭中庸則言德之無聲無臭也德本不可以聲臭言此但言無之極耳然上天之事無聲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卽天也則此一句亦不是虛引○史氏伯璿曰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天道之妙無聲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作爲之謂哉唯定字以文害辭以辭害志故有未的當之疑耳如邵說則天未是道道是天之所載也不曰天專言之則道乎如定字之云則天道始然而終不然也不幾於道在太極之先之誤乎○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該動靜貫始終兼入德成德功夫效驗而言之中庸首末兩章不同先言存養是體道之功先言省察是入德之序一則由體以及用一則斂費而歸隱也大學誠意專欲審夫實與不實之幾故以省察爲主焉然涵養用敬已在致知之前矣【附】蒙引輶輕也本文云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克舉之言德雖若易舉而民鮮克舉亦猶中庸易而難之意此輶字與詩意異彼之輕是不重易舉此之輕是

精微之意矣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扶又反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芳覆反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

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瀰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爲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爲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的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言哉○雲峯胡氏曰右須看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揭子程子之語及此篇末之語學者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云○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此章爲第六大節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凡八引詩自爲一支首章之畧散爲三十二章之詳括盡於末章之畧○此無節解之一支○韓先生謂末章當自爲一支章句於本章之

下註作大字書意亦可見○史氏伯璿曰右一章是爲第五節

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新安陳氏曰】司馬遷史記有孔子世家朱子纂其要於此 孔子名丘字仲尼【新安陳氏曰】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子故以爲名若字【通考】詹氏道傳曰史記闕天下者爲本紀有國統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畧入序說疑者不入愚按元衡陽蕭元益編洙泗大成始作先聖本紀泗水侯沂國述聖公至衍聖公以下作世家兗國復聖公顔子至宋元儒及許文正公衡皆爲列傳并贊又以六經孔子之言作字訓又作八志竝倣史記凡例云 其先宋人 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紇遂遷於魯 父叔梁紇 下沒反 母顔氏 名徵在【通考】仁山金氏曰宋殷後子姓自微子微仲五傳而至哀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祀弗父何

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別爲公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子孫遂爲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自孔父爲華氏所殺子孫避禍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鄹大夫追封啓聖王母顔氏名徵在顔父第三女追封啓聖王夫人愚按元封先聖父母制曰闕里有加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啓聖人之生朕聿觀人文敷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舜傳之周文王語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大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原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視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於以敦典而敘倫宗廟之禮愛其所親敬其所尊於以報功而崇德尚篤其慶以福斯文齊國公某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大夫人某氏可加封啓聖王夫人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

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 陬側鳩反○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書孔丘卒杜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乃己酉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通考】吳氏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一年公羊特書十有一月庚子於是年之末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後而世家稱二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屬明年故誤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己酉而世家逐節所紀歲數皆少一年序說史記生年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亦以十一月爲歲首不與春秋同例胡勝陟編年鄭奕夫通攷徒見集註引用史記欲相附會而不察朱子之意與朱子之所由誤反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誤丹陽洪慶善闕里譜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正議論正當援據的確程氏反覆數千言皆謂孔子生於己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月建亥乃左氏公羊之十二月

也往往孔子以十月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有二月庚辰朔彼豈不知十一月之無庚子哉可見傳寫之訛明矣 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 上聲 爲委 去聲 吏料量 去聲 平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史記索隱司馬貞作】【通考】仁山金氏曰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餘聚待頒賜其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器紀之薪材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此 爲司職吏 畜 許又反 畜 蕃 音煩 息 職 見 音現 周禮牛人讀爲樴 音特又餘式之式二反 義與杙同 杙餘式反 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 去聲 田【雲峰胡氏曰】此以後多用論語證以經證史也此二事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

以經證史也○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爲樴樴謂之杙可以繫牛樴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適周問禮於老子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爲柱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昞雖知禮然其意以爲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故欲絕滅之

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齊大夫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否〔朱子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受之可也

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朱子曰〕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這些好意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底人所以終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解忽然有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青天白日這些自是好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去聲下同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鄆汶陽龜陰之田

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許規反毀也下同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朱子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爲大司寇爲其議政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爲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爲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強而成亦邊齊之域也孔子用於魯於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之說無乃己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爲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於土地甲兵爲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期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爲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者忩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爲誇皆未爲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去聲正卯〔通考〕仁山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

與音預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去聲齊人歸女樂以沮在呂反止也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

膰音煩祭祀餘肉也 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
二年事問設若魯亦致膰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討一箇事故去
○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已非爲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爲政也定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
其不足與有爲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 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孟子
作顏讎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
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
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
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
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
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
過門事朱子曰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箇要去做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免我而已 將西見
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扶又反
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
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
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
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

子如蔡及葉失涉反 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蓧
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
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慍
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
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
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新安陳氏
曰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
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利是也饒氏云書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卿大夫所當得底地謂之采地如這箇却是君
之所特與故謂之書社地言以此養其徒也便如齊王欲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 又反乎衛
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
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去聲與齊戰有功
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
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雲峰胡氏曰讀此者要看太史公書法又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書年若干惟他國反魯及在魯則歷歷書之豈以在他國則歲月無所攷故不書邪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書曰是歲也孔子年

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晩年歸魯文公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言外慨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 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爲否朱子曰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己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我已矣夫聖人自知其不可爲矣 乃敘書傳去聲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有假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 通考仁山金氏曰按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點曾參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長南宮縚公析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儒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儒顏辛伯虔公孫龍曹邮陳亢叔仲會秦祖奚箴公祖茲廉潔蘧瑗宰父黑公西箴穰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噲秦冉秦非漆雕從燕級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箴顏相又按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愚按蘇子古史謂孔子弟子七十七人以太史公書及諸子家語考之皆同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故不錄之凡七十九人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

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 通考吳氏程曰春秋四月夏正二月也按大衍曆則己丑乃十一月杜氏謂是月無己丑蓋長曆之誤是年孔子七十有四公穀載孔子生左氏載孔子卒 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音急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 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 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或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朱子曰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則信爲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同者如以必爲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註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於諸家說中得之耳 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若是○問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朱子曰程子之說蓋出於柳宗元其言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

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其去弟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凡此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攷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爲此說此所以不著柳說而獨以程子爲據也楊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然[illegible]驗至於閔損冉子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與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程子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博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知不義之富貴眞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讀之孰知回不惰師書紳爲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朱子曰〕學者須著實循序讀書以論語爲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

讀反覆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今學者於論語二十篇中尚不耐煩看得之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得如此長遠工夫耶○〔慶源輔氏曰〕嗜之而飽飫充足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是以見於手舞足蹈也○〔雲峰胡氏曰〕讀論語者有此四等人初是全無知者第二是畧能知者第三是知而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程子曰〕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臯陶伊尹而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今人多於言上認了又安能疑○問論語如何讀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慶源輔氏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和靖尹氏曰〕論語之書迺集記孔子嘉言善行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爲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爲士君子也○朱子曰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泳久自見得○論語讀著越見意思無窮今日讀得些意思明日讀又長得意思○朱子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已下論解論語○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

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胷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幷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某於論孟逐字秤等不教偏些小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讀集註只是要看無一字閑若意裏說做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集註至於訓詁皆仔細者蓋要人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胡氏曰某某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爲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爲言謂其說如此也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也○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卽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足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是解此句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大旨及反覆此章之餘意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可以分斷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諸節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外之意者別爲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讀論語孟子法

此朱子采二程子說

程子曰 新安陳氏曰程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爲別次以伯子叔子爲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河南人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朱子曰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爾果能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使其意皆出於吾之心脉絡條理始終洞然而無纖芥隱昧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以類推而無不明也○新安陳氏曰既治之治去聲不治之治平聲按鄒晉昭曰此字本平聲借用乃爲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平聲者脩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今自此以後亦依陸氏例云○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爲力矣非謂眞可不必治而自明也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 慶源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以曉人其所以用心而至爲聖人者則二書固無不具也至於吾之所以未至聖人之地未得聖人之心者亦惟用心與二書背戾而不合耳○陳氏曰到經明後方知得作經之意識聖人之心體方知他所以用處○新安陳氏曰當味五箇所以字 **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以豉反**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朱子曰平其心只是放教虛平易其氣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去穿鑿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何得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

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陳氏曰平其心者是虛其心如衡之平不可先立一箇定說纔先把一說爲主於中便如秤盤先加一星了到秤物時如何得銖兩之正易其氣者欲見得聖人眞意時須是和平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能默契○雲峰胡氏曰讀聖人之書者當知聖人所以用心然非自平其心不可也朱子易贊有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意亦類此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新安陳氏曰今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皆當以此法看之視問辭如出吾口聽答辭如入吾耳雖孔孟復扶又反生不過以此敎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朱子曰有人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初不以爲然看來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眞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語眞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孟子肚裏穿過孟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雲峰胡氏曰氣質得於有生之初此曰甚生氣質何也曰生來氣質有好有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新安陳氏曰學之功至愚者明柔者强偏駁者純粹不特能變化氣質雖無好氣質者今生出此好氣質也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朱子曰論孟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兩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爾○讀論孟須是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或言看論語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人欲之妄學者之用功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慶源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矣

又曰論孟只剩石證反讀著陟略反語助辭下同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朱子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慶源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賢言近而指遠故其意思自然厭飫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意便死於言下自然局促蹇淺而有梏虛不足之意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

一音接洽耳朱子曰聖人言語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得揀擇語孟恁地揀擇子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看得○問龜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求仁爲要曰須要將一部論語粗粗細細齊理會過自然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說繫辭某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爲咀嚼過○問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此最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慶源輔氏曰人纔只

將二書緊要處看便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蹇澀豈復有優游厭飫貫通浹洽之意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朱子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著氣力只是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若孟子便用著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論語之書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飫涵泳諷味孟子之書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

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蓄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旣遠人才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答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推之其他道

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眞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魯齋許氏曰先儒說出體用嘗謂孔孟未嘗言此及子細讀之每言無非有體有用者如忠告而善道之忠告體也善道之用也雖有善爲說辭者無忠告之心則不可雖有忠告之心不能善道之則犯於訐直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寬敬哀其體也體立而後用行無此三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足觀矣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沛然無所疑非後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語孟中反覆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文有體有用聖

人之言無所偏滯傳之萬世無弊

先儒讀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待洛反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朱子曰）語孟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且如老蘇輩只讀二書便翻譯許多文章出來譬如攻城四面牢壯只消攻得一面破時這城便是自家底了如今學者若先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慶源輔氏曰）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能知道則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新安程氏曰理義可以別是非如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稱輕重也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朱子曰）人之爲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何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顏子之賢而尚不能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盍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慶源輔氏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己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　三魚堂讀本

（通考）（吳氏程曰）論撰也次也撰次孔子及弟子語也

當湖陸隴其稼書手輯

受業　席永恂漢翼　王前席漢廷　參閱

姪　禮徵用中　男　宸徵直方　較訂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朱子曰）此一篇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於學者記之故以爲多務本之意○（新安陳氏曰）揭君子務本一句以爲首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已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首標之如首章以時習爲本次章以孝弟爲爲仁之本三章忠信爲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爲治國之本皆是餘可以類推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必有所從入德雖在我之所自得必積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事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己之未知未能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儒者之學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在此書而此篇所明又學

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覺軒蔡氏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通考程氏復心曰道者人所共由之路德者己所獨有之理如孝弟忠信是人所共由之道能孝弟忠信便是己獨有之德才知有孝弟忠信便是入道之門能孝弟又能忠信便是積德之基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同

學之爲言效也 通考吳氏程曰爲言言詞也謂孔子之詞卽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某也皆

正訓也有曰某者某也某猶某也皆本非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政者正也而又曰政猶正也政之爲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又曰古學字卽今效字學記效學同一字 **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 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問學之爲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正是如此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勉齋黃氏曰集註言學而或問以知與能竝言何也曰言人之效學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於是日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先覺之人於天下之事躬行實踐而吾悵然未有所能也於是日觀其作爲而向之未能者始能矣大抵讀書窮理要當盡聖賢之意備事物之情非吾好爲是詳複也理當然也世之學者意念苟且思慮輕淺得其一隅便以爲足則其爲疎率也亦甚矣學者觀於此亦足以得養心窮理

之要矣曰若是則學之爲言固無所不學也今集註於此乃以爲人性皆善必學而後能明善而復其初何也曰學問之道固多端矣然其歸在於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然之善也於論語之首章首擧是以爲言其提綱挈領而示人之意深矣○雲峰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爲或以所爲爲所行殊不知汝爲周南召南集註曰爲猶學也論語曰爲之不厭孟子記夫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代爲字集註於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是以爲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爲猶曰學先覺之所學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包大學許多工夫說物格知至卽是明善意誠心正身脩卽是復其初○新安陳氏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挈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所爲不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

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朱子所謂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能指行而言知行皆從性分上用工通考仁山金氏曰王文憲以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三句此看集註凡例又曰朱子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合言之覺知也爲能也明善知也復初能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復其本性而已學以明善明德之事以善及人新民之事附蒙引學而一章其於大學之三綱領已盡之矣蓋學習而悅明德之事也朋來而樂新民之事也至於不知不慍而爲君子則所性全矣各爲止至善也○存疑論語二十篇許多說話要皆不出此章所言之意 **習鳥數**音朔下同**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 朱子曰說文習字從

羽從白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時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己○學而時習之此是論語第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爲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承上起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然也習者重複溫習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

知所以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是如何○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厚齋馮氏曰習鳥雛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己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習字於六書屬諧聲謂形聲也○勿齋程氏曰未知未能必效諸人是之謂學已知已能必熟諸己是之謂習**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朱子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說喜不能自已今人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己用功處○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

以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悅懌之味雖芻豢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附淺說既學而又必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熟則自然有得至理融通眞味泛溢向厭其煩且難今則見其約而易向苦其勞且拘今則見其舒而適殆必學之而不厭好之而不倦已知矣而必益求其知已能矣而必益求其能雖欲已而不能自已也是之謂說**程子曰習重**平聲**習也**雙峰饒氏曰習字訓重故重險謂之習坎**時復**扶又反**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面依然乾必浸之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脉絡貫通程子所謂浹洽是也○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思繹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

端緒而涵泳之也通考吳氏曰重習者更互反復之意繹抽絲也思者如之**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雲峰胡氏曰時復思繹則習於心將以行之則習於身○新安陳氏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也**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莊皆反**立時習也**勿軒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出記曲禮如尸註曰視貌正如齊註曰磬耳聽謂祭祀時○朱子曰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時之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附存疑謝說亦姑就坐立起例如夫子說出門使民意其說時字亦與本文異

必坐時習立時習兩時字
合上方是本文時字意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朱子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下咽吾之所說雖深亦曷能達於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衆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啻爲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知之吾之所能彼亦能之則其懽欣宣暢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此學之中也又曰近者既至遠者畢來以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得而悅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則可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矣○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悅未樂○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㡳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特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己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信從者衆足以驗己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爲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慊吾之意至於信從者衆則豈不可樂○問朋來之樂奈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纔九字爾而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明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南軒張氏曰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資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爲發舒也○新安陳氏曰以善之善即上一節人性皆善及明善之善習說則善方成己朋來則善方及人矣

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朱子曰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乎中而發越乎外耳悅則方得於內而未能達於外也○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悅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雙峯饒氏曰說與樂皆是在中㡳今此樂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之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名焞字彥明河南人**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朱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慍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不已知則不慍樂慍在物不在己至公而不私也○新安陳氏曰己誠有所學人之知不知何加損於己朱子云爲學是爲己當然之事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既飽何必問外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尹氏解此一節正意故居先○雙峯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兼指衆人上而君大夫亦是附蒙引蓋自其學習之時便全是爲己之心況其習之熟悅之深而至此又何欣戚之有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朱子曰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慍○雙峯饒氏曰說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後能不慍○雲峯胡氏曰說是喜意慍是含怒意喜怒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不慍甚切此條聯樂與不慍言故居尹說之後通考仁山金氏曰有自得之說則有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成德

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去聲**不知而不慍**

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問稍知爲己則人知不知自
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朱子
曰人待己平平亦不覺但被人做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便
不甘便是慍慍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慍便
是裏面動了○人不見知處之泰然略無纖芥不平之意
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此學之終也○今人有一善便
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見人有善而人
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而亦爲不平況其不知己乎此不
知不慍所以難也○問不慍之說孰爲得曰程子得之至
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學卽知是說以
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覺軒蔡氏曰程子謂不
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不慍然後君子也朱子謂惟
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慍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
如程子之說朱子非正解本句特統而論之耳所以繼於
尹氏程子之後○慶源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逆謂理之逆
曰順曰逆皆理也但處其順者易故及人而樂者猶可及
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悶非
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及也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
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問集註言君子而復歸
於學之正習之熟說之
深何也勉齋黃氏曰學而至於成德又豈有他道哉其所
自來者亦不過是而已非體之之實孰能知之哉○慶源
輔氏曰此章總言始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
也又慮夫敏者躐等而進怠者半途而止眛者又或離析
以求之或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
始之所學然後時習以熟之則夫說之與樂可以馴致初
不待外求而得也又曰不極其至則無以成其德故又以
此說終之○雙峰饒氏曰集註謂德之所以成亦在乎學
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此言極有意味○此章六
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上其餘五句皆是效驗○雲峰胡
氏曰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一句時習二字最重故上文
釋習字曰學之不已此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又曰

不已焉於此見朱子喫緊敎人處○新安陳氏曰此推本
所以爲成德之由不過自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
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
乃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通考仁山金氏曰逆而難進
步言學之正推本言程
子此條順進而言也○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
足以語君子朱子曰惟樂後方能進步不樂則何足以爲
君子○新安陳氏曰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
外之餘意必加一圈以間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三句發明
餘意也必由成己之說方可進於及人之樂然非造於樂
之地步又不足以言成德君子也夫學者所以學爲君子
學由說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爲君子學之能事畢矣朱子
云論語首曰學而時習之至不亦君子乎終曰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此深有意蓋首篇首章末篇末章皆拳拳以君
子望學者宜乎朱子以爲深有意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
章言爲學之道學兼知行言首言學欲熟之於己中言學
欲推之於人終言學者畢竟所以爲己又曰四書所言君
子甚多其等第不一今略取其的然有所指者以爲發例
此章不知不慍與不器之於天下也病無能疾沒世而民
不稱矜而不爭貞而不諒之君子以德言爲成德之稱正
言之也不重則不威食無求飽博學於文有九思尊德性
而道問學之君子以德言爲學者之稱亦曰以學言也君
子脩己以敬先行其言不憂不懼之君子以德言徹上徹
下之道因其人而言之也所過者化有三樂而王天下不
與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依乎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君子
以德言爲聖人之稱也君子篤於親正其衣冠君子有大
道之君子以位言凡以位言者必有其德而後稱其位故
聖賢凡以君子爲人上者之稱必言所以爲人上者之
道微意可見也侍於君子有三愆之君子
兼德位言之也餘不能悉擧者可以類推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上聲爲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朱子曰〕只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凌犯乃爲犯如疾行先長亦是犯上〇干犯是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爲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爲犯然諫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平聲

務專力也〔慶源輔氏曰〕專用其力而爲之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愛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昌黎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爲性了周子說德愛曰仁猶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〇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爲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

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是第三坎也問爲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否曰只是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〇〔勉齋黃氏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理乃所謂德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理存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義禮智亦心之德而獨歸之仁何也義禮智者德之一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心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也故仁之爲德偏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包也〇〔諸葛氏泰曰〕泥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於以見理具於愛之所未發即愛以明用於以見愛本於仁之所發見無體何以有用無仁何以能愛因愛心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故曰愛之理集註於孟子首章又倒置其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爲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子兼言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德在先然亦互相發明而非有二也〔通考〕〔吳氏程曰〕愛之理是偏言之仁不涉義禮智信而義者宜之理之屬各自見之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包義禮智信皆在其中二句小大不同各含體用蓋心該衆理言雖心體理用然謂體全而用偏則不可〔附〕〔蒙引〕謂行仁自孝弟始始字與本字不同故朱子不用而以根字貼之蓋必用根字方見仁道自此而生若始字則全是謂孝弟是行仁第一件事也故不同〇行字與爲字終有些不同行施行也若專指在外者言爲字則一身皆有言

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朱子曰〕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所以集註下一凡字〇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附〕〔存疑〕本即事之根本切要處其餘許多節目條理即是道亦只是那事也〇〔淺說〕其爲人也孝弟有得於天資者有得於學力者君子務本本字不專指孝弟故註中用凡事二字如治國平天下以齊家爲本齊家以脩身爲

本修身又以正心爲本此篇首論爲學以時習爲本後章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以五者爲道千乘之本而五者之中又以敬爲本皆是餘可類推

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朱子曰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雲峯胡氏曰上文是泛言爲仁此節則專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泛言君子之於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爲爲仁之本又言君子之行仁孝弟爲之本又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扶又反有逆理亂常之事

雙峯饒氏曰孝弟順德也犯上是小不順底事作亂是大不順底事

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

新安陳氏曰以上解此章正意下句別是一意又推本言之

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

朱子曰仁不可言至仁是義理不是地位地位可言至

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程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非謂孝弟卽是仁之本蓋謂爲仁之本當以孝弟猶忠恕之爲道也○朱子曰爲仁以孝弟爲本事之本守之本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天下之大本之類是也爲仁以

孝弟爲本仁字是指其周徧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弟之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處言之二程子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原孝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字足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意已具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要體會得是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豈性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則但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孝弟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固不止孝弟也猶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言水而不曰江淮河濟言木而不曰梧檟樲棘非有彼而無此也○問孝弟是爲仁之本義禮智之本如何曰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所以然者智之本也○孝弟固本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爲羞惡之本禮爲恭敬之本智爲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是一箇性性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孝弟本出於仁論爲仁之工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切緊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有根本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問爲仁以孝弟爲本卽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本爲仁以孝弟爲本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爲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

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流出○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問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爲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矣仁之章又以爲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緖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爲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之類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爲心之德○問既曰本猶根也然則孝弟爲仁之本仁爲孝弟之本同乎否乎慶源輔氏曰本之爲根則同而其所以爲根則異行仁以孝弟爲根以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爲孝弟之根以其發於內者言也行仁不以孝弟爲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之效論性而不以仁爲孝弟之根則其發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長之實○或問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晦翁謂鮮是少若說鮮矣則未以爲絕無孝弟之人猶有犯上之意邪潛室陳氏曰孝弟之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等麤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麤惡大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處多不好處少○雲峯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爲孝弟之本譬之本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新安陳氏曰言仁爲論語一書之大綱領南軒張子嘗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爲一編名曰洙泗言仁錄此其首章云通考仁山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下以凡人資質言則孝弟者無犯上作亂之事以學者務本言則孝弟者爲行仁之本親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而仁不可勝用又曰爲仁爲字重讀朱子恐人不曉爲仁是行仁之義而倒看性情體用故圈外收程子辨論說過詳有子言

仁之事集註言仁之性仁字訓詁發例於此○朱氏公遷曰仁以德行言自推行仁道而言則孝弟皆是愛親故爲爲仁之本自良心之發見而言則仁主乎愛義主乎敬故爲仁義之實況有子止言仁仁足以兼乎義也吾友汪國用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卽孟子智禮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卽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其意有不同耳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新安陳氏曰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乃專言之仁也**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朱子曰巧言亦不專爲譽人過實凡辭色閒務爲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只爭一箇爲己爲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巧言令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己害人然後爲不仁也○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又曰小人訐以爲直色厲內荏則雖與巧言令色者不同然考其矯情飾僞之心實巧言令色之尤者故聖人惡之○問脩省言辭誠所以立也脩飾言辭僞所以增也發原處甚不同夫子所謂巧令鮮仁推原而察巧令之病所從來止是有所爲而然如未同而言以言飾人脅肩諂笑以喜隨人之

類皆有所爲也。曰有所爲之說甚善。

○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問夫子言鮮仁。程子直言非仁。何也。〔朱子曰〕夫子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程子懼讀者之不察。而於巧令之中。求少許之仁。是以直斷以不仁。以解害辭之惑也。○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語其所以爲之者。必以孝弟爲先。論其所以賊之者。必以巧言令色爲甚。記語者所以引二者於首章之次。而其序如此。欲學者知仁之急而識其所以當務。與其所可戒也。○〔勉齋黃氏曰〕苟知心馳於外務以悅人者之非仁。則反而求之心。存於內而無私。當理者卽仁也。○〔雲峯胡氏曰〕上章好犯上作亂。是剛惡。此是柔惡。聖賢深惡焉。○〔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似聖人觀人。然未嘗不警省學者。觀其辭甚嚴。蓋警省學者之意爲多。○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只就此句翻轉看。則知直言正色之爲仁。然此只就言色上論。蓋仁是心之德。延平先生所謂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凡欲動於中。則心私矣。其接於事不當於理者。皆非仁也。夫致飾於外。不當理也。務以悅人。皆私心也。推此類而言之。則非禮之視聽言動。心私違理。皆非仁。本註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雖就言色上言。而所包者甚廣。又恐學者止於言色上致察。故著程子之說於圈外。使人隨事致察而立心以公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爲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通考〕〔朱子曰〕論語除曾姓外。皆作在登反。○〔仁山金氏曰〕曾子名參。所金反。字子輿。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輿。蓋輌車輌也。若曾子而字子輿。則參乃驂參之參。七南反。○〔吳氏程曰〕所金反一音七南反。字子輿。蓋取參乘之義。立則參前。音所金反。往往音雖二而義則一。

○〔朱子曰〕三省謂卽宮省之省。從少從目。蓋宮庭之門。規察出入。不令泛入。故謂之省。所耿反。借作省察之省。悉井反。又云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分。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己與三黜無以異。而三仕己無音。三省三嗅與三思三復皆使然。而集註於省嗅皆闕。凡此之類。二音皆通。

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新安陳氏曰〕程伯子云。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采之。集註乃采程叔子之說。勿齋程氏謂叔子之言爲切。○〔朱子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說。○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發於心而自盡。則爲忠。驗於理而無違。則爲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爲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己爲忠。見於物爲信。○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脩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陳氏曰〕從內面發出。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外者。皆以實。是信。〔附蒙引〕此信字不但謂言語。以實凡事皆要實也。故集註曰以實之謂信。而不曰言之有實也。蓋弟子章以信對謹。故有言行之分。賢賢易色章子夏則分明謂言而有信。安得據子夏之言。而律曾子之言乎。

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問曾子三省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爲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有在所省乎。〔朱子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附存疑〕傳習不可專主知。須兼行說。時復思繹。習也。重復踐行。亦習也。

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朱子曰〕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纔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休也。了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新安陳氏曰〕易蹇卦大

象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
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
則加勉集註二句之所本蓋在此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
加勉非深知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而
已則三失將又生矣豈曰省勉勉不已之誠心乎無則加
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所未盡(附)蒙引最要看三箇乎字
乎字有自循自疑之意正所謂省也**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
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朱子曰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
信則欺於友傳不習則欺於師○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
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子查滓去未盡耳在
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爲人謀時須竭
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是箇待人底道理
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爲他人謀一件
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鹵莽滅裂
姑爲他謀如鳥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只
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
爲人謀而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自
爲謀必盡其心到得爲他人謀便不子細致悞他事便是
不忠若爲人謀事一似爲己爲盡心○問爲人謀交朋友
是應事接物之時若未爲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
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雞鳴而起孜孜爲善若未接
物時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
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處○勉齋黃氏曰爲人謀則必欲實盡
其心交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實用其
力蓋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旣推明誠意之
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
誠蓋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
人事之當然而合
天理之本然也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朱子

曰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爾**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
遠而愈失其眞新安陳氏曰如子夏傳田子方其流爲莊周之類**獨曾子之學專**
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
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彌盡反盡也**者學者**
其可不盡心乎廣平游氏曰此特曾子之省身者而已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
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慾
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
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
卽安者亦曾子之意○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
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忠信旣一貫
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問曾子三省之事何故
只就接物上做工夫南軒張氏曰若是他人合省之事更
多在曾子自省察則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不是下爲己篤
實工夫不能如此○雲峯胡氏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
加三省之功愈可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省者無非
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學卽其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爲一
唯在三省後非矣○新安陳氏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
雨化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謂曾子於聖人泛應曲當
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
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
卽應之速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所以敎者五其一卽有
如時雨化之如農人種植之功其力已盡惟待時雨之至
卽涬然奮發而收成朱子以孔子之於顏曾當之參二章
以觀三省章此正是隨察力行處其悟一貫之旨而一唯
正是人力己盡而時雨化之之時如何反以悟一貫爲早
年事加三省爲晚年事乎通考莆田王元善曰詳集註
則三者蓋曾子平日誠切工夫初非有早晚之可言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並去聲

道治也或問道之爲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之心言也。曷爲不言治。曰治者政敎法令之爲。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非事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爲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此等處只要識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段費力考究。通考吳氏程曰。千乘八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爲八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實稱。故雖魯衛陳蔡皆號千乘之國。○東陽許氏曰。三代之禮不能詳攷。所以集註只混說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爲十二萬五千井。比上數爲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爲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爲少。包氏以八十家賦一乘。其賦爲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計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塗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爲田之數。如馬氏謂力三百十六里者。言亦未備也。又有一說。王畿百里之內爲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不能盡舉畿內爾。**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字乃是主動而言。**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爲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爲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爲主。○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商君之徙木。亦其類也。○胡氏曰。發於己敬。則施於民者信矣。**時謂農隙**乞逆反**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朱子曰。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勉齋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兩句言四事。而各以而字貫之。使民以時。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及治具。故曰務本。○慶源輔氏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事之間是也。○前四章是爲學之本。此五者是治國之本。附蒙引敬訓主一無適。而實不膠滯。若做此事方主一於此。忽又一事有重於此者。則又當移其主一之心於彼矣。初亦不害其爲主一而無適也。○隙字與畢字不同。畢字是冬來方畢。隙只是逐時數日之間隙而已。○愛人之人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凡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言。可見其有異義。**○程子曰此言至淺**新安陳氏曰。謂平實而非甚高難行者。**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平聲**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去聲**亦不過此**新安陳氏曰。近足治諸侯之國。極可致堯舜之治。言近而指遠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

楊氏曰楊氏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延平人。程門高弟。**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彖傳文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新安陳氏曰力本謂農事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新安陳氏曰所存。謂爲政者之心。未及爲政之條目。如禮樂刑政紀綱文章。乃爲政之條目也。楊氏此說本於伊川。伊川曰。敬事以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刑政。胡氏曰胡氏名寅字明仲號致堂建安人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脩己以敬。是最緊要處。愚謂五者反復方服反亦作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問反復相因。朱子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敬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己而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奢侈者。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者。故節用了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故愛人又須使民時。使不以時。却是徒愛也。是上因乎下。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此。又看能如此又不可不如此之意。反覆推之。方見曲折。○潛室陳氏曰晦菴說五者反覆相因。如何是反覆相因處。蓋從敬事而信起。說作下去。是如此而後能如此。如人能敬。則做事專一。自能信。既能信。則必欲所行孚於民。自然能節用。既能節用。自然不傷財而至於愛人。既能愛人。自然能使民以時。這是如此而後能如此。是自上而下相因如此。如自下而說上來。則是如此而又不可不如此。如以敬去做事。便不敢苟簡胡亂去做。須要十分好方止。既得好。便不至於苟簡變更。這便是能信。然做此一事。時久或昏。或爲權勢所移。或爲利害所動。前日出一令既如此。今日又變了。如彼這便不是信。便有妨於敬。所以著別下工夫於信去補這敬。然只知信。或出一政堅如金石。行一令信如四時。更不可移易。此固是好。然而自家奢侈之心。或有時而生。不能節用。要如此廣用。則是所合又反其所好。却有害於信。故又須著去節用方得。然只恁底節用。不知有箇中底道理。則或至於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心下已有所吝嗇。則凡民有饑荒。不能去發倉振廩。卹貧濟乏。至於築城鑿池。思患預防不可已底事。亦吝嗇了。不捐財以爲之。是知節用而不知所以愛人。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此節用所以不可不愛人。然既愛民。又須使民以時。如春來當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斂。便當隨時使去做。至冬來閑隙之時。方用他得。不然。則所謂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此自下相因而上如此。通考仁山金氏曰五者反復相因。此補胡氏之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朱子曰謹信言行相顧之謂通考宋氏公遷曰信以學言。此與有諸己之謂信相對。但此以用功言。信之見於言者。以實之謂也。彼以成功言。信之存於中者。無自欺之謂也。汎廣也衆謂衆人問汎愛衆。朱子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親

近也仁謂仁者朱子曰汎愛而不說親仁又流於兼愛矣○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朱子曰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可將此工夫去學文非謂行到從容地位而後可學文也○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去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

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朱子曰無弟子之職以爲本學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眞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又曰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問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爲緩哉曰書固不可以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南軒張氏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己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己者矣文謂文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推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成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爲本推而達之也○雙峯饒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

朱子以學文爲致知與力行爲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理發明文字甚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知文之爲輕而不知其爲重則將有廢學之弊故不得不交致抑揚之意○趙氏曰德固不可一日而不脩學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也○雲峯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盡行此六事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氏謂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而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故先文而後行蓋以弟子二字專爲小學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爲人弟爲人子者乎大抵聖人敎人力行必以學文爲先故爲弟子之職者力有餘則便當以學文爲重集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中○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則行爲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爲先故四敎章先文而後行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參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

進可見矣通考宋氏公遷曰言小子之學此章知行兼備而行爲重也大抵大人之學先乎理小子之學先乎事此其次第所以有不同也附蒙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不止是此等文行亦不止是此等行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聲下同色之心好善有誠也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朱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爲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僞爲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說爲長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朱子曰不有其身是不爲己之

私計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雙峯胡氏曰賢賢亦朋友之倫也尊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爲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朱子曰人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爲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爲未學而吾必以爲已學也○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之事也○游氏曰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程門高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也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吳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朱子曰子夏此言被他說殺了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爲聖人之言○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耳○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胡氏曰以未學爲生質之美者人固有得氣質之清粹而所爲與理暗合然質之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附蒙引子夏是主資質之美者言若兼必其務學之至說則不至有廢學之弊此恐是朱子替他周旋語意處○子夏此章意思與子路何必讀書棘子成質而已矣意思相類大抵都是有激之言故欠平正聖人灼理周匝氣象從容如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多少有斟酌至於抑揚之際亦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是多少斟酌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問既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慶源輔氏曰人不重厚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表裏自然之符附存疑威重是爲學規模譬如耕種之田地忠信如下箇種子友勝己如培養速改過如芟艾○淺說學則不固學字兼知行所謂大學之道也學則不固蓋以見輕之害事而不可不厚重也意在重字上不在學字上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去聲爲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爲主焉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必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以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朱子曰忠爲實心信爲實事○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己心乎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或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謾爲之如此四者皆是脩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且謾爲學交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眞能改過故爲人須是主忠信○主忠信是誠實無僞朴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

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常在屋裏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爲吾心之主心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扶又反有物乎問伊川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朱子曰以人言之則爲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西山眞氏曰論語只言忠信子思孟子始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指全體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自然識得本原子思孟子則倂本原發以示人也○新安陳氏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之也人不誠實則無此事物集註所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即不誠無物之意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問必擇勝己者爲友則勝己者必以我爲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朱子曰但不可求不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己者爲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纔不如己便無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處也○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己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者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附存疑主忠信是誠實去爲學所謂致知力行皆是實事各無虛假於理不患不能知不能行矣然此理不易知亦不易行苟不得賢師友相講明相規正則所知或非其眞所行或失其正而流於

妄者有之所以既主忠信又當友勝己也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聲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廣平游氏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爲善可勝計哉○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子○雲峯胡氏曰此過也而集註以爲惡日長者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自治勇則過可反而爲善自治不勇則過必流而爲惡

○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新安陳氏曰提首句君子字總說全章四節

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爲質慶源輔氏曰威由重生先言威便文耳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爲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音洛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龜山楊氏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爲物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己也尚友取諸人也取諸人以爲善而友非其人則淪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聞善則相告見不善則相戒故能相勸而善也過憚改亦不足以成德矣○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己而速改過則其德進○慶源輔氏曰苟未至於聖人孰能無過倘或畏難而苟安則過益以大志益以惛不惟勝己之友將舍我而去而忠信之德亦無以自進矣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要之自始學至於成德唯改過爲最急○新安陳氏曰君子之爲學當以重厚爲質尤當以忠信爲主而輔之以勝己之友終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主忠信爲尤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改過以進其學矣附淺說君子於此四者各得其道則學固矣學之大本立矣聞見日新而德行亦日純矣自脩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下同忽也而能謹之

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愼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愼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朱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不能自已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爲不爲化民而爲之能如此則己德厚而民德亦化之而厚矣○蘇說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俗薄矣○雲峯胡氏曰古註云愼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易之蓋喪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祭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薄俗往往然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哉○東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情切而戒愼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踈君子存心則加於此送終既盡擗踊哭泣之情又愼喪死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記所謂祭死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則過於常人其德爲厚上之人既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愼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附存疑愼終是指親父母追遠不止親父母凡遠祖皆是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音剛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

曰亢子貢弟子〔通考〕吳氏程曰亢兩問子貢一問伯魚無譏問夫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中而史記却無故兩其說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西山眞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易去聲下同直也〔朱子曰〕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易平易坦易直如曰直無險詖子諒慈良也恭莊敬也〔西山眞氏曰〕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曰恭也儉節制也〔朱子曰〕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西山眞氏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讓謙遜也〔西山眞氏曰〕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歸人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止此此乃盛德之光輝發見於接人之際者○〔林氏少潁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朱子曰〕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承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

然卽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新安陳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孟子謂聖人身所經歷處則人皆化心所存主處皆神妙無不通也德言盛禮言恭出易繫辭不願乎其外出中庸○〔朱子曰〕此五者皆謹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最要看此五字是如何氣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意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去理會不求底道理方好〔通考〕新安吳氏程曰過謂身所經歷化謂人無不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違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也德盛禮恭則禮之所以恭者又未嘗無其本也觀其言則引而不發其意則有所不足於子貢之云者其旨深矣○〔仁山金氏曰〕此章緣子禽之問甚佀故且就其接人處言之而反其求字之意而其言遂欠內一層故集註曰盛德曰過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而本註亦字及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東陽許氏曰〕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原補說聖人如此未易窺測而獨說子貢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禽所造者淺不願乎外却是關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圈內本註皆是依經文說無一字閑慢無來歷讀者須子細把注字一一體貼經文看不要作剩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輯〕〔蒙引〕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非與也子貢之言蓋謂夫子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況於求乎故置與不答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見其自有不求之求也或者便以爲只是與恐亦未得子貢之意○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尙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

乎朱子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觀之一節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雲峯胡氏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溫而不言厲言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所謂威皆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其得聞國政始以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如子貢異時綏來動和等語乃足以見夫子過化存神之妙焉按饒氏謂此即聖人中和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之語與謝說三亦字皆微寓抑揚之意夫苟是中和氣象則謝不當下亦字以謝氏爲微寓抑揚之意則其不足以盡中和之氣象明矣饒氏前後二說自相反不可不辨也通考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張敬夫名栻號南軒廣漢人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音洛告之者秉彝好去聲

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慶源輔氏曰好德之心固有而易發私欲之害蔽深而難除此所以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新安陳氏曰此爲父子志趣事爲之不同者言之志者行之未形者行者志之已形者也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行如字雖善亦不得爲孝矣慶源輔氏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心而言則不得爲孝

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雲峯胡氏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爲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而父在時子非無行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

其不可改者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之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不忍之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爲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纔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若父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事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爲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爲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爲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爲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爲賢矣至於父沒則己自得爲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問志者志趣其心

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
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則子可以
行其志矣其行實暴曰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痛哀慕
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母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
豈忍以爲可以得行己志而遽改以從己志哉存得此心
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
害其爲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爲於是可以行己之志而
於前事不如己意者則遂遽改以從己之志則不孝亦大
夫豈復論其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
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況謂之父道則亦在
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
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
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
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
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耳曰此說得之○或問
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
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
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
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若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爲難○
南軒張氏曰若悖理亂常之事孝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
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亂
常之事也○西山眞氏曰爲人子者當隨所遇而裁之自
人君而言則武繼文志則終身無改宜承厲之烈則不待
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所謂三
年無改者也三年之間惟盡哀慕之誠姑泯改爲之迹不
亦善乎○東陽許氏曰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
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附】存疑此章恐意
只是說爲人子者朱子小註謂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句
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蒙引謂上二句是看其人之善否
下一句則專就子道上看恐皆未是夫觀人自有許多術
如何就人父之存沒上看朱子又言父在觀其志此二句
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爲而言新安陳氏謂此爲父子志

趣事爲之不同者言之據此是不主觀人之說矣
朱子此段小註說最周盡當玩前說乃未定之見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 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
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當然之理但此理無形
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
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勉齋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
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飾若山龍華蟲之類爲飾此
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事若冠禮則有三加揖讓升降處
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
此是則○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
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
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
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儀謂容儀有粲然可象
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
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胡氏曰天理
其體故先節而後文人事其用故先儀而後則通考吳氏
程曰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上言經禮下言曲禮節文謂品
節文章 **和者從**七容反**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
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爲可貴 新安陳氏曰因用而遡其體惟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爲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 **先王之道此**
其所以爲美 新安陳氏曰此字貼斯字指禮之和而言 **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
也 朱子曰禮之用和爲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
是和纔出勉强便不是和○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
無非自然○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敬而和著意

做不得纔著意嚴敬卽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眞箇識得理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然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作兩截看○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是嚴敬中順禮而安泰者也○覺軒蔡氏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禮之用固貴於和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非禮之外又加從容也附家引禮之用禮之行處也非人之用禮也曰人之用禮則用字屬人曰禮之用則用字屬禮故須有分辨○存疑禮之用猶云德之流行道之行可要知禮之用亦只是人之用夫禮但不可謂人之用禮耳○本文只曰禮之用朱子則發出體字要之體與用原無二項卽禮之尊卑上下截然不易是體而人之行禮尊卑上下截然不易便是用也○知和之和與上和字同而和之和與上和字不同○小大由之指天下後世說不可指先王說若指先王說便淺了○淺說昔者先王制禮惟其和焉此其所以爲美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推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扶又反下同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新安陳氏曰節卽天理節文中本然之節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朱子曰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斯爲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此章本只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樂字以言和字耳○朱子曰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便是禮樂之正○和固不可便指爲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知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又曰如人入神廟自然敬肅不是強爲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又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纔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纔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問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然有箇撙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爲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今人行事莫是用先全禮之體而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是○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如何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又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個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

那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纔敬便自然和如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氤氳磅礴氣象凡恰好處皆是和○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爲之皆合於理而自和矣○西山眞氏曰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反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就情性上說○雙峯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爲發明之

范氏曰 范氏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程門高弟 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朱子曰自心而言則心爲體敬和爲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爲體和爲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和有樂底意思

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新安陳氏曰嚴謂禮之體嚴泰謂自然之理及從容不迫此指上一節和謂知和之和節謂以禮節之之節此指下一節程范借樂字以形字和字朱子要歸之論只言禮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盡一章大意○雲峯胡氏曰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高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冲和有節氣有中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嚴之一偏不可行矣禮之全體和者未嘗不節人則有和而失其正者矣未免倚於和之一偏亦不可行矣一偏字與全體字相反夫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也乃如此人之於理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有子是說用禮前節是正意後節是防蔽程子借樂記二語提掇說起此章全體范氏因程子之言而言就禮中自有樂然敬是禮之本體朱子又進一步說禮之全體中自有敬與和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 慶源輔氏曰此信字本是約信若只是誠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勉齋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其實者也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汪氏炎昶曰曲禮云約信曰誓約信二字本此

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 胡氏曰信爲約信恭爲致敬皆指人之行此而言非信恭之本體也○雲峯胡氏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此獨曰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此獨曰節文蓋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本體故所謂禮義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也

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 朱子曰此言謹始之意如初與人約便須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不度於義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

致恭而中 去聲 其節則能遠恥辱矣 朱子曰恭只是

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不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近猶合也古人下字寬亦大綱說雖未盡合禮義亦已近禮義了○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雙峯饒氏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於禮義皆以近言集註恐其寬緩故直以合義中節言之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

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

朱子曰因之爲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依劉表是也宗之爲主彼尊我賤而以之爲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蘧伯玉顏讎由是也依失其親若未甚害所宗而失其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因也必求不失其親焉則異日亦可宗主之矣○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

此言人之言行（去聲）**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說上三句）**而慮其所終**（說下三句）**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閒將有不勝**（平聲）**其自失之悔者矣**

問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朱子曰大綱如此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言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底下一截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久後無弊之效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且恁地做一般○雲峯胡氏曰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終孰若謹之於始○東陽許氏曰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理下一節要知人則皆無失上兩節言行是脩己之事因親是知人之事三者皆明理者能之三事各開看非相因之辭（附）存疑恥由內生辱自外至○淺說因是初交時宗是終身以之爲依歸不必說言行皆取法他○玩皆當謹之於始皆字則言行交際當分貼三句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

朱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新安陳氏曰志在學自不暇及於求安飽

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

朱子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若於不足言常若於有餘○雙峯饒氏曰敏於事之事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新安陳氏曰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集註取以訓此

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

朱子曰不求安飽是其存心處敏事謹言是其用工處須就正方得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無許多工夫雖然就正有道亦徒然○此章須反覆看其意思如何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親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遍無欠缺類如此

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

朱子曰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雲峯胡氏曰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泛此一道字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由先王之道是先王之所由故集註獨於此釋之曰人之所共由道猶路然人所由者謂之非路不可不

若人之所共由者則大路也○新安陳氏曰此有道字指有道之人此人之身與道爲一能由人所共由之道者也

○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不求安飽力行敏事慎言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朱子曰楊氏以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然不知義者制事之宜處人倫事物各當其所乃合於義今但知有己而已使人皆如此潔身自爲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而盡愛之然不知仁者心無不溥遍而施則有差等心皆溥遍者仁也其理一施有差等者仁中之義也其分殊今親親與仁民同是待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學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也○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爲不求安飽而言也所謂力行爲敏事慎言而言也以是四字而繼之以集註不敢自是之言然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爲好也○雲峯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志必敏之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有道然後不差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學者之甚難得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學以行言亦專以行言而知在其中前章言進德之事此章言篤志力行之事是皆主於行而言但至知力行皆爲學而學問思辨亦爲事故學則不固是統言之敏於事亦是兼言之其所包者亦廣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慶源輔氏曰爲貧所困則氣隨以歉而爲卑屈故多求而諂爲富所張則氣隨以盈而爲矜肆故有悖而驕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上聲善樂亦音洛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漢董仲舒策孔子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君子○慶源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新安陳氏曰忘其貧不自知其富則超乎貧富之外矣○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下面說樂循理心既廣大寬平則體自然舒泰此由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由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禮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既安舒烏得有卑屈心既樂循理烏得有矜肆却暗闢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子貢貨殖音定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注云買賤賣貴以殖其貨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新安陳氏曰可也是許其已能自守而無諂無驕而勉其所未至也新安陳氏曰勉其更進於樂與好禮○龜山楊氏曰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富而無驕則富不至於溢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朱子曰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人門便差了○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爲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爲貧也好禮

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爲富也○自無諂無驕者看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爲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貧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又曰今人未能無諂無驕却便要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豊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註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生產作業矣曰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亦是把貧富煞當事了○厚齋馮氏曰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然猶有所用力焉少不逮則諂驕復形樂且好禮則貧富兩忘矣蓋知樂天循理而無復事於人事也附蒙引貧而樂者富亦樂富而好禮者貧亦好禮各以類舉其重者言耳○子貢之問非以己事爲問也夫子答之亦就其所問而據理裁之耳集註云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此是言外意○存疑無諂無驕是就貧富上做工夫樂好禮全不在貧富上做工夫譬之人當寒月無諂無驕是多穿衣服令不寒樂好禮是氣壯却不待多穿衣服自不怕寒又曰富而好禮不是禮義生於富足意○蒙引此章可與衣敝縕袍章參看子貢引詩之言又正與夫子激子路者相類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 與平聲）

詩衞風淇澳（於六反）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扶又反下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朱子曰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爲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無諂無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然未見其於全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心之所存有非貧富之所能累者此子貢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皆先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或問大學傳引此詩以道學自脩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己之志或疎或密或同或異蓋不能齊也○勉齋黃氏曰若謂無諂無驕爲如切如琢樂好禮爲如磋如磨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子貢言無諂驕夫子言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磋琢磨治之已精而益致其精者其此之謂與○西山眞氏曰凡製物爲器須切琢成形質了方可磋磨既切琢了若不磋磨如何得他精細潤澤附蒙引子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便皆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了○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即貧不以無諂爲足而必求至於樂富不以無驕爲足而必求至於好禮之謂也○存疑道無終窮學無止法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 朱子曰所已言處謂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

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踈密。通考東陽許氏曰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意是一事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附蒙引處貧富上就是義理就是學問工夫朱子云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此語在學者亦要以意逆志學問之工四字內就含有處貧富之道非謂脫然於貧富之外而別爲一道乃爲所未言者也○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七到反道之極致亦不可騖音務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雲峯胡氏曰當人二者之病與學者切己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諂富者病驕必除諂驕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己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切必磋琢必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琢方可加磨此餘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爲患也

朱子曰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益友損友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已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爲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爲昭灼之行以斬人之必知○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慶源輔氏曰人不知己其病在人己不知人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爲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己之病也○蔡氏曰學而末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慍意實相關里仁憲問衛靈篇又三致意焉學必專求在己庶無所慕於外也○雲峯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慍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以無以爲君子也始則結以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次豈無意歟○東陽許氏曰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知我却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專就學者言則上句不患人不己知便自可包後章患其不能之意在其中便當明理脩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人知而人心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嘗指定也若推而言之則上

下皆可通上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己應事唯循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有違道干譽之失矣下句論其極則仕而擇可宗之人有位而舉賢才爲用爲宰輔而進退百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賢愚混淆分崩傾軋而亂亡至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自學者立心處言之或堅其心而使之不近名或定其心而使之不近利此其所以不同者中庸末章所引尚絅之詩亦宜與不患不知之類相解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一終

雲間受業趙鳳翔魚裳 愼嶶旂公 編次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通考〕勿軒熊氏曰五章言政皆以德爲本曰孝友曰孝慈自一身一家而推之言孝四章行之於家者也言行二章行之於身者也餘多言學凡讀書觀人之法君子小人吾道異端之辨亦具焉末後二章言禮樂爲後篇起頭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新安陳氏曰〕首訓正字本夫子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之實事言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新安倪氏曰〕祝氏附錄本如此他本作得於心而不失也○胡氏通必主得於心而不失之說謬於胡泳伯量所記謂先生因執扇謂曰德字須用不失訓如得此物可謂得矣纔失之則非得也此句含兩意一謂得之於初一謂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得於昨日者不可失之於今日先師謂此說縱使有之亦必非末後定本深思細玩終不如行道而有得於心之精當不可易也朱子訓德字蓋倣禮記德者得也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而言初作得於身後改得於心夫道字廣大天下所共由德字親切吾心所獨得行道之於身也未足以言德必有得於心則躬行者始心得之心與理爲一斯可謂之德有次第有歸宿精矣今日得於心而不失則一得於心者何物乎方解德字未到持守處不必遽云不失不比據於德註云據者執守之意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又云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此兩不失字乃自據字上說來況上文先云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其證尤明白若遽云不失則似失之急又近於贅大學序所謂本之躬行心得躬行即行道心得即有得於心也以前後參觀之而祝氏定本爲尤信〔通考〕仁山金氏曰德字訓詁發例於此集註初本因第七篇志道章解德字曰行道而有得於心其後改從此蓋道固人心所同有而人鮮可謂之有德者或暫悟而不能存之於心或徒知而不能體之於身是又皆失之所以不足謂之德也○〔勿軒熊氏曰〕德者得之於心行之於身心正則身正身正則家正而天下莫不一於正與徒法而爲政者不侔矣○〔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於心也如爲孝是心中得此孝爲仁是心中得此仁若是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不得凡六經中德字皆如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錙剡按當從陳氏所考定本**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邵子曰〕地無石之處皆土也天無星之處皆辰也○〔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天之樞紐似輪藏心藏在外面動心都不動問極星動不動曰也動只他近那辰雖動不覺如射糖盤子北辰便是中央樁子極星便是近樁點子雖也隨盤轉緣近樁子便轉得不覺沈存中謂始以管窺極星不入管後方見極星在管弦上轉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又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左旋不息其樞紐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如屋脊謂之屋極也南極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有似於環繞而歸向之也〔通考〕朱子曰以其居不動衆星環向爲天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

橫亘在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上是爲北極一頭在南下
是爲南極又曰帝座卽北極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
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乙如人主北極如帝都
又曰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五星之色各異觀其色
則金木水火之名可辨衆星光芒閃爍五星獨不如此衆
星亦皆左旋唯北辰不動在北極星星之旁一小星是也
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之樞
紐是也又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
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
息而此爲之樞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
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近其北
距天極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
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
一刻之或停也○〔程氏復心曰〕樞門篊也天常轉動北辰
却是天之北極中間不動處如門篊相似故爲天之樞也
仍不是不動只動時還在元處二十八宿爲經星金木水

火土爲緯星〔附蒙引〕石附於土然則星亦附於辰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

其象如此〔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爲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爲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

仰如衆星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
天動而樞不動不動者正樞星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
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也其後一箇分
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衆星於
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德與政非兩事
只是以德爲本則能使民歸○爲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
號令但以德先之耳○〔新安陳氏曰〕爲政以德本也無爲
而天下歸之效也無爲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言此意
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辰爲天之樞譬爲政以
德之君爲天下之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爲衆星共之譬
天下歸之也

○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朱子曰〕不是塊然全無作爲只是不

生事擾民德脩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爲而天下自歸
之不見其有爲之迹耳問是以德爲政否曰不是欲以德
去爲政不必泥以字只是爲政有德相似○爲政以德人
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
之不正也豈無所爲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
作爲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共北極也○〔慶源輔氏曰〕爲
政以德非不爲也循天下之理而行其所無事也
不能以德爲政而遠欲無爲則是息惰廢弛而已

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上聲**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慶源輔氏曰〕范氏推廣程子之意併舉其效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朱子曰〕蓋如以一物蓋盡衆物

思無邪魯頌駉古熒反**篇之辭**〔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由其
心思之正如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之意也作
詩者未嘗以此論詩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
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朱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問思無邪莫是作詩
者發於情性之正否曰若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
情性之正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是要
讀詩者思無邪耳○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爲
三百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
已聖人刊定好底詩便要人吟詠興發其善心不好底使

要人起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問集註以為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面最多而唯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雙峯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註以為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

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延平李氏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卽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問直指全體〔朱子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舉全體言之○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勉齋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慶源輔氏曰〕微謂隱微婉謂委曲詩人主於諷詠規諫其言不直截說破常有隱微委曲之意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朱子曰〕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有脩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於思無邪乃可謂誠○〔雲峯胡氏曰〕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集註所以引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卽繼之以學者必務知要蓋可見也○〔東陽許氏曰〕程子此說是論誠非論詩○〔新安陳氏曰〕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也

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註經禮儀禮也如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曲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目有三千餘條〕○曲禮篇首云毋不敬○〔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附〕〔蒙引〕孟子七篇其要不外乎體驗擴充以至大學之敬中庸之誠皆是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朱子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問政刑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

者之為矣通考黃氏震曰集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或問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眞有免於罪戾耳豈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綱以幸免於刑戮之謂哉二說似微不同實於經文推言免字晦菴言苟免以發之恐後學看苟字粗淺故於或問兩發以足之附蒙引法制所以示之使依此做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做法制禁令亦是使人為善不為惡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

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也○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之不齊雖是感之以德自有太過不及底故齊一之以禮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勉齋黃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為不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強之彼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有之理向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耶○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

之感發者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品節齊一之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太過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恥於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於禮之效也附蒙引品節亦是制度中之品節制度如吉禮如何凶禮如何軍禮如何賓嘉禮如何都有箇制度品則有尊卑厚薄之等節則有無過不及之差○存疑德與刑容易看政與禮如何分政是官府之治法禮是民生日用之所行者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去聲下輔治出治音同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新安陳氏曰固不可無德禮亦不可無政刑所謂不可偏廢也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

不自知新安陳氏曰禮記經解篇云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集註本此句析之而分輕重焉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平聲其本也新安陳氏曰末謂政刑本謂德禮○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耳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聖人為天下何曾廢政刑來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字無意味○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與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雲峯胡氏曰此篇首章曰為政以德政與德為一此章分政與德為二前章專言古之為政者皆自躬行中流出此章則言後之為

政者但知道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效如此而集註以相為始終合言於先又以本末分言於後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而輕致刑故於圈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意非文公强合為一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集註淺深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新安陳氏曰心之所之說文中語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有力要如飢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志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搖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討未得到此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腳下已踏著了然後是守住附淺說道得諸己而有以自立私意不能為之侵外物不能為之亂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朱子

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附存疑不惑之深於立者立是未見真向須守住到不惑則見得真雖欲不如此亦不可得矣焉用守為○蒙引知之明而無所事守三十而立猶自著力守住此亦由其所知之未能脫然若於道理脫然有悟則應酬日用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何用守為守便是慢定把持處○孟子註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則今以四十不惑與耳順知命皆為偏主知者疑亦有泥蓋不動心兼道明德立也又曰三條雖俱就知上說其實兼行在內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朱子曰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便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事物物上須知他本源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又曰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為性性之所具為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為性理之所以為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敦化也通考勿齋程氏曰所稟厚薄所寓盛衰是曰天命朱子曰命者天理流行賦予萬物之謂也然而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之不易自其氣之運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無端不可窮也○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指其命之在天者

而言也附蒙引或曰大學格物是所當然與所以然者一時齊格而論語四十而不惑集註以爲知其所當然五十知天命集註以爲知其所以然何以不同曰論語之言本夫子因其近似以自名之詞固不必太泥○以用功而言則格物時不但求其所當然便并求其所以然乃格物以致其知者也以成功而言則知至時方爲能盡得其所以然而凡所當然者不假言矣乃物格而知至者也○凡言事理所以然之故蓋有自統體言者亦有以逐事言者如論語五十而知天命註曰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此則自其統體者言如大學或問曰於凡天下之理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此所以然則事事物物皆有箇所以然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和靖尹氏曰六十而耳順聞理卽悟○朱子曰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得耳順則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著力處今聖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纔聞言便曉也○或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慶源輔氏曰所知至極而精熟徹表徹裏故聲纔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貫通神速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之歌卽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也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體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爲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朱子曰立是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之效不止

是用工處不惑知天命是意誠心正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爲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爾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是至七十歲便畫住了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縈定反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卽體欲卽用體卽道用卽義新安陳氏曰道言渾淪之體義言隨事適宜之用聲爲律而身爲度矣史記夏紀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

身為度○〔朱子曰〕胡氏不失其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如脩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括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即天地中和之聲自然可以為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為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

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慶源輔氏曰〕亟者則躐等而進怠者則半塗而止亟心亡則能優游涵泳逐級而進怠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魯水反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新安陳氏曰〕苟自謂吾學已至則便不是聖人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新安陳氏曰〕自為立與不惑等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倣上聲此

問此章如何分知行〔朱子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十五志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效也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心所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聖人也畧有箇規模與人同知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空說也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底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累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為學之序方可○問自志學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則皆架空之虛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為辭而終以獨覺其進為說○〔雙峯饒氏曰〕矩字尤為此章之要致知是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立是守得此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知命是又識得此矩之所自來耳順是見得此矩十分透徹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何此心之天則是也規矩皆法度之器規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即義以方外是也胡氏謂體即道用即義義字正為矩字而發○〔雲峯胡氏曰〕自堯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已自期於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人若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豈聖人之心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不踰矩者此心此理渾乎為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十年一進聖人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即其近似以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聖人之心也忘者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助者亟用其心又如何便到聖處○〔新安陳氏曰〕聖人所志之學大學也大學之道知行為要此章分知之始知之至行之始行之至〔朱子〕一條盡之矣聖學自志學而始至從心不踰矩而終始終惟一心學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念念在道大本立矣心之所願謂之欲從容中道大用行焉其中節次自志學而以序進自有欲罷不能者常人肆其心之所欲皆私欲耳烏知其所謂矩賢人制其心之所欲始能勉強而不出於矩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欲

之累隨其心之所欲皆天理大用之流行自從容而不踰
於矩學者苟能卓然立志以志乎聖人所志之學循其序
而知行並進焉學與年俱長德與年俱進豈不能漸造於
純熟之境而於希聖其庶幾乎〔通考〕仁山金氏曰矩心之
天則也朱子於本文之下但隨文解義而其終總處最盡
若聖人固自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聖人之學又自
有聖人之進但非常情所可窺測耳立是聖人之誠不惑
可以想見聖人之貫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一不惑者
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敦化是
於一本處觀萬殊耳順可以想見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是
可以想見聖人之神〇〔東陽許氏曰〕此六節皆是知行兼
進不可分作兩節說文公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
象之全〔附〕〔蒙引〕味註中近似二字亦知聖人是大約說或
說節節都有知行若聖人進德則知行俱進但此章是聖
人大約說話據其辭亦畧有知行之分若全不論則
不思而得對不勉而中亦安得說不是知行之分

〇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音佩於理〔朱子曰〕無
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有犯違了不當爲而爲固爲不
孝若當爲而不爲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
裏〇或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
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理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
道理不可違越〇〔新安陳氏曰〕無
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爲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卽仲孫
也〔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爲氏其後加
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改爲孟者庶子自爲長
少不敢與莊公爲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
以庶長爲孟杜預作公子譜云仲慶父弑君故改爲孟 夫
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
〔新安陳氏曰〕恐其以從親
之令爲無違則失其本指 故語音御樊遲以發之〔新安陳氏
曰〕冀懿子
得聞
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卽理之節文也〔慶源輔氏
曰〕此理字
卽指前不背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
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 人之事親自始至終
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

是警之然語意渾上聲然又若不專爲去聲三家發者所以爲
聖人之言也〔朱子曰〕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闊
人人可用不特爲三家僭禮而設〇〔陳氏曰〕
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爲敬親之至矣然若何而能一於禮
其中節文纖悉委曲是多少事皆不可不講〇〔莆田黃氏
曰〕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理
〔通考〕〔東陽許氏曰〕三家僭禮如視桓楹而設撥葬禮之僭
也入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葬禮諸侯用桓
楹於椁前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爲鹿盧以繂貫其
中以下棺雙植謂之桓諸侯用四繂貫二碑大夫二繂二
碑而柱形小視桓楹是用四繂貫大楹也撥者引喪之紼
禮諸侯輴而設撥殯車也三家亦
以撥引輴僭諸侯也輴勑龍反
〇胡氏曰人之欲孝其
親心雖無窮而分去聲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謂苟簡儉陋者與不得

為而為之[謂僭禮者]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朱子曰為所得為只是合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子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樊遲為孔子御必在京十三年曾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歿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僖子嘗命二子學禮孔子不過即其垂歿所命以教其子爾時三家習於僭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適以陷其親於惡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孔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之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得為而僖子之心慰矣奈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者所宜細玩○新安陳氏曰孔子此言雖若告眾人實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眾人含蓄深切所以為聖人之言也○東陽許氏曰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就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所當為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此正解經一句]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新安陳氏曰此五句朱子發孔子言外之意旁見子之孝凡所以守其身者包涵甚闊謹疾固是守身不失身於不義尤守身之大者]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為佳後說以餘意則可以解正意則迂晦矣○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雙峰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凡所以守其身中一凡字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矣○雲峰胡氏曰夫子聖人也於疾且慎況凡為人子者乎[附]蒙引武伯所問者人子事親之道夫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如何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當如何矣]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至於二字其上所該亦多謂自骨肉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

○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問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

食者也故畜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馬視其親者然幾微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延平李氏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爲孝雖孔門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卽陷於犬馬之養矣○〔朱子曰〕子游是箇簡易人如洒掃應對便忽畧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親犬馬至卑賤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倫乎曰此設戒之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絶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徒愛而不知敬乎○〔雙峰饒氏曰〕是謂能養皆能有養看兩箇能字便見是說養親之人與養犬馬

之人言養親之人能養而不能敬則與養犬馬之人無所分別非謂父母與犬馬無別也集註云與養犬馬者何異卽是人字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音嗣〔通考〕吳氏程曰饌當雛睆雛戀二反曾舊音增集註讀如字下篇曾謂同○〔程氏復心曰〕曾音層與曾謂泰山之曾同音釋文嘗也又不料之詞反詞也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 並如字 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新安陳氏曰〕愉悅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容擧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色非可以僞爲也惟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深愛和氣之難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 去聲○此事親之常事 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新安陳氏曰〕後說添承順父母字方可解○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僞爲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朱子曰此說亦好 ○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新安陳氏曰〕事親以禮人所通行 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 問如何見得朱子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人如此 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

不同也〔朱子曰〕告懿子無違意思濶若其他所告則就其人所患說然聖人雖是告衆人若就孟孫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衆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洒掃應對之論與博學篤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愛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問如何見子夏直義處曰觀其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北宮黝似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曰太莊太嚴厲了○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莫是說其資之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旣知二失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眞愛也敬而不愛非眞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

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日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勉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爲難者色非可以強爲也非其眞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顏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於柔順今其告二子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強爲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也故聖人因其所偏者而警之所以勉其不足而損其有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三則敬四則愛學者於此四者而深體之事親之大義盡於此矣述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新安陳氏曰問孝四章

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欲不違禮以事親二則欲謹守身以不憂其親三則欲其敬親四則欲其愛親學者合四章而身體之事親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凡一部論語中其教人不同及問同答異者皆如此不但此四章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通考〕仁山金氏曰吾與回言終日六字爲句愚按吳程以不違讀如愚句張師曾參校張達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文取李氏之說始讀爲句絶文意俱勝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爲句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音佩有聽受而無問難去聲也私謂燕居獨處上聲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語發明之也愚聞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顏子深潛純粹〔慶源輔氏曰〕深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通考〕仁山金氏曰深潛純粹四字只是形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程子亦曰顏孟於孔子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懿近聖人氣象深潛帶知見意純粹帶踐行意深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是於私亦足發見之深潛知上氣象後篇吾言無所不說者也純粹行上氣象後篇三月不違仁者也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悉井反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

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致堂胡氏曰〕夫子久已知顏子之不愚必曰退省其私者以見非無證之空言且以明道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欲學者之謹其獨也夫子與言終日則所言多矣今存者幾惜哉○〔朱子曰〕默識心融回是他功深力到亦是天資高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具九分九釐所爭只一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深領其言而不再問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與物事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退省其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爲見識之所獨皆是與中庸謹獨之獨同○不違如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眞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註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眞箇見得眞箇便去做○

退非夫子退乃顏子退也發啟發也始也如愚人似無所啟發今省其私乃有啟發與啟予之啟不同○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省其私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又曰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底及退而觀其所行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南軒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請事斯語之驗與默識心融比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及而已同是一般趣味矣○覺軒蔡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疑亦有發見活

潑之意夫子再以不愚而信之所以深喜之也○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驗其意心融是不待思惟而自與之爲一觸處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蹊徑曲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目之間也○雲峰胡氏曰顏子之資降於生知故無難疑答問而自有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是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且不徒發之於人所其見之時而能發之於己所獨知之地顏子蓋眞能發夫子約禮之教而爲愼獨之學者也附存疑聖人此語是抑揚其辭以喜之非是初見他如愚而終知其不愚也○淺說亦足以發雖是體道但只是要證其不愚之意總歸於悟道也以體道對悟道平說者非是

○子曰視其所以

以爲也爲善者爲君子爲惡者爲小人（朱子曰大綱且看這一箇人是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附蒙引此一章逐事看亦得就其人之全體看亦得）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朱子曰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本意以爲己事所當然無所爲而爲之乃是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則所爲雖是而所由未是也）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於視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察密於觀也）安所樂（樂音洛下同）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程子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心之所安也○朱子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所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爲善自無厭倦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僞○問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爲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能勉強做來若

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爲善果是爲己果是樂否○所以是所爲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爲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爲己而讀者有爲名而讀者有爲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爲己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強者故又察其所樂○問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聖人不恁地只畧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如何取舍○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不好人又曰初閒纔看善惡便聽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勉齋黃氏曰視其所以兼君子小人視之觀其所由則先之爲小人者不復觀之矣所觀者君子也察其所安則君子所由之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爲小人何必復觀其所由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安○勿軒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平聲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可用亦可以自考○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知言如孟子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盡事物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知聖人觀人之法以察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新安陳氏曰與每有新得相反而所知有限新安陳氏曰與其應不窮相反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朱子曰記問之學溫故而不知新只記得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死殺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此却是知新重○溫故方能知新不溫故而求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爲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聞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爲人師所以溫故又要知新惟溫故可不知新故不足以爲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知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之事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是爲人師○謂不雖溫故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道理卽是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又曰昔之所得雖日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尋

繹則亦未免有廢棄遺忘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能索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說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畧無意見如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尋繹其所已得而每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譬之觀人昨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可云者耶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范氏曰溫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無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爲爲人師者言之溫故知新論語中庸兩見之論語之所謂故是聞於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於己者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中庸是全其統體而益見脉絡之精微論語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附蒙引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故學而時習之然後有朋自遠方來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爲一才一藝而已程子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藝則器也○朱子曰君子才德出衆德體也才用也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不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元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偏如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問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是成德全才之君子問子貢汝器也與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偏處○南軒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勉齋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舟之不可爲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爲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器也○雲峯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虛所以具衆理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格致誠正脩齊治平有以充此心之體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局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效大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朱子曰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

論語大全卷之二 爲政

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臆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說好○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慶源輔氏曰行之於未言之前則其行專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正君子進德脩業之道也○雙峯饒氏曰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附淺說辨難易之等而勇爲其難審虛實之分而專務其實○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朱子曰只爲子貢多言故云然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爾

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爲諸侯則愛一國爲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厎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曰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箇○周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偏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便是周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異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也○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南軒張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私情也所謂比也

○君子小人所爲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正作釐十毫也)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擧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

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朱子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雲峰胡氏曰君子小人公私相反而聖人歷擧周比等之相似者言之蓋相反者其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拳拳欲學者致審焉○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卽所謂兩間毫釐之差卽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微處而取其公舍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言之通考朱氏公遷曰四書君子與小人並稱者凡十七章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喩於義坦蕩蕩成人之美易事而難說也不仁者有矣夫上達懷德求諸己不可小知有三畏固窮君子中庸居易以俟命闇然而日章皆以德言○雙峰饒氏曰所謂小人有數樣硜硜小人以其器量之淺狹也樊須小人以其所務者小也無爲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也至以小人與君子對言者則指其心術渾然不好底爲小人宜與君子每每相反也愚謂以君子小人對言之正以明其德行心術之不同均可謂之以德言者蓋德有凶有吉也附纂引周而不比亦是隨其廣狹而言不必說擧天下無一人不愛方是周如有百人於此君子本心則皆愛之若其中有一二不善者君子亦須去之雖去之然終不失其爲愛衆也況去一惡人而衆受其利是乃所以爲愛何往而非周如小人千百惟羣雖無不愛然羣黨之外則異其心矣雖連千百都愛終是比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

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纔效其所爲便有行意○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他做自家不曾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旣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臬兀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旣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去射也如何得○思則自當有得如食之必飽耳○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

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耳徒思而無踐履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爾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曰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爲聞見之益而言○慶源輔氏曰學之義廣矣雖不專謂習其事然此之謂學則指習事而言耳徒學而不求諸心則內外不協外雖勉强而中無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習其事則理事爲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即之安故危而不安○新安陳氏曰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於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

○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新安陳氏曰五者中庸誠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雲峰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以學爲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爲求諸心是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言曰時復思繹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有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思又繹亦是學分學與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朱子謂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是也 附蒙引學字亦無定指如未能知而學夫知者亦是學未能行而學夫行者亦是學單言則該知行又須看上下文何如亦有專就知言者如博學於文之類亦有專就行言者如不學禮語意近之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 新安倪氏曰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 或問有以攻爲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深排者如何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勝彼盛則此衰此强則彼弱熟覩異端之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袪習俗之蔽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辯之問則可見矣○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爲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慶源輔氏曰常言一事一件皆爲一端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爲一件道理也楊氏以爲我爲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兼愛爲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爲異端○西山眞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指未知爲誰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訓已是闢楊矣○胡氏曰楊朱卽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楊朱未肆故集註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鄉原德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時而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先儒謂後人託爲之蒙莊出而祖老氏自此以後始爲虛無之祖而爲異端不可辭矣楊子雲曰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故凡非聖人之道者皆異端云通考勿齋程氏曰百家衆技不能相通是曰小道邪說詖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

○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所以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去聲之不爾則駸駸音侵然入於其中矣 汪氏炎㫤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於禪者故集註有取於程

說之痛切今學者絕口於此程朱之功為多○問何以只言佛而不及老朱子曰老便是楊氏孟子闢楊便是闢老如隱遁長往不來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所見與之相似○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我兼愛做得來也淺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問佛氏所以差曰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勿軒熊氏曰韓愈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為之惑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新安陳氏曰程子之時名公高材皆為佛氏之言所陷溺惟其近理所以害甚集註采此條而中庸序亦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皆所以闢異端也通考按程叔子云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又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此數語皆所謂其害為尤甚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卞人子路好去聲勇蓋有強上聲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

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朱子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為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是使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不經意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畫○聖人只為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終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為知於不知者以為不知而不強以為知此便是知了只為子路性勇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為他說如此○問學者之於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為知用是欺人亦可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為已知不知者以為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關涉處甚多要當步步以是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說甚善○南軒張氏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強其不知以為知非惟人不我告己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不知者以為不知則人必我告己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道乎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之知附纂引子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蓋遇事或有問他他難於說我不知是以不知為恥此其或也故夫子為他去此一段蔽未是正告以求知之道然此或未去則雖欲求知未易進也○是知也且淺淺說箇知意思○夫子之意謂知與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此便是知蓋謂子路此病未去難以進於知也故淺淺地說○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此二句是朱子祖程子意補之然夫子所以以是告子路者正為必先去此一段蔽然

後有可進之機所謂既能自知則不安於已知既能自屈則不盡於已至此亦理之必然也○存疑子路以不知爲知原他初不悟己不知分明是以己爲知自聖人看他見其不知耳如死孔悝之難他分明以衛輒爲是故以聖人爲迂而以身死之此只坐知不眞耳若知得衛輒不是豈肯苟且以身殉之朱註强不知以爲知及自欺當如此看蒙引曰遇事或有問他他難說我不知是以不知爲不知看來不是以死難一節觀之若無緊要事他難於說己不知强做知自欺可也死生是何等事乃因恥己不知來强做知來自欺拚一個身去死決無此理○子路爲人好勇其學亦粗率多是不知底知自以爲知了○如正名見南子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使門人爲臣之類可見故聖人責之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不知而闕是不知爲不知也子路正爲少此故聖人因事責之至此復從容教誨之也○〔淺說〕是知也只貼入無自欺之蔽一意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祿仕者之奉〔符用反〕也〔雲峰胡氏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救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爲子張干祿發〕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新安陳氏曰人以我爲尤故曰罪自外至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去聲〕者守之約〔新安陳氏曰夫子分聞見言行疑殆對言之朱子合而解之學不博則無可擇多聞多見學既博矣必於多中精以擇之闕其所未信未安者則非泛焉麗雜之博擇之既精然後加謹愼以言行其餘之已信已安者而所守方得其約字與博字對約字又自精字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要之約約而苟簡之約爾學之博擇之精守之約九字斷盡此一章三者不可闕一如此則言必當而人不我尤行必當而己無可悔矣〔附〕蒙引寡尤不止帶愼言意寡悔不止帶愼行意連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俱有蓋聞見不多則所以爲言行之資者狹矣能無悔尤乎然不闕疑殆則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矣能無悔尤乎可以言可以行者當其言行之際而或不謹則所言所行者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差又能無悔尤乎〕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新安陳氏曰祿在其中餒在其中仁在其中直在其中樂亦在其中其訓皆同〕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朱子曰此章是敎人不以干祿爲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爲欲干祿而然也若眞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耶○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行處聞見亦互相發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不可泥看聞見當闕其疑殆然又勿易言易行之○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合他自理會身己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曰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爲利祿動○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不得然德行既脩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多聞多見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己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著祿說聖人不教他

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干字○又曰人處己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爲言行之資也自寡聞見而積之多多聞見而擇之精擇之精而於言行猶曰必謹焉其反身亦切至矣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未敢必其絕無也君子亦脩其在己而已祿之得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辭豈眞教之以是干祿哉○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旣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旣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己必有悔己旣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悔尤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耕却有水旱凶荒之虞則有時而餒學本爲道豈是求祿然學旣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

直在其中矣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蔡氏曰擇精守約固重學博亦不可輕聖人所以好古敏求多聞擇從多見而識皆欲求其多也不然聞見孤寡將何據以爲擇精守約之地耶○新安陳氏曰子張有務外求聞之失故夫子教以反求諸內也〔通考〕吳氏程曰其餘蓋不疑不殆者理自內出謂心悟其非○東陽許氏曰經中言在其中謂如此必如此順辭也圈外註言在其中謂如此却不如此反辭也二者字雖同而意不相類○按延平問答云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愼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附〕存疑李延平說子張干祿處最好莫把子張說低了

○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新安陳氏曰顏子終身簞瓢閔子堅辭費宰豈有此問〕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雲峰胡氏曰學干祿卽脩天爵以要人爵者富貴在天無可求之理言行在我有反求之道學者惟當求其在我者則祿將不求而自至故在其中三字正爲干字而發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錯倉故反〕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柄反〕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倉故反〕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

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新安陳氏曰大學云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謝氏之論蓋本於此至情卽性之發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新安陳氏曰居敬窮理者明吾心以照枉直之本而居敬又爲窮理之本本文無此意乃謝氏推本之論也大居敬法公羊傳君子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爲大而又窮理爲貴也○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擅舉錯之權哉使公復問孰爲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處矣民心旣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旅死哉○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己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尙須有說○是便是直非便是枉○問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

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情若舉錯得義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矣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此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氏意在使字上。聖人意在則字上。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爲善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己。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於衆而無孝於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要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己所當爲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做得自己工夫則民有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吳氏曰康子竊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衆矣。在己事上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己難矣哉。蒙引容貌端嚴也容貌猶云形色容字實貌字虛貌猶狀也一顰一笑一言一動都是貌○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去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慶源輔氏曰凡聖賢之言與事

其有本效感應處皆當以此意推之則庶幾無謀利計功之私矣○新安陳氏曰不期而然乃自然之感應何假於使之然哉莊孝慈舉善而教蓋不使之使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新安陳氏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貨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貨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爲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以前夫子不仕者以平子而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貨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新安陳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又曰政一家之事也。故不止是使之孝友耳。然孝友爲之本也。○此全在推字上。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爲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新安陳氏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

一發出推廣以爲家政之意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音御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平聲之至理亦不外是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篤於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爲政而家庭閒躬行孝友爲政之道固在是矣或人勉夫子以爲政之事夫子告以爲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音壬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音厄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去聲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通考吳氏程曰鉤衡木也端猶前也大車之轅直且無撓駕馬則揉而曲之其最前鉤衡者爲軏而亦通謂之轅軏爲屈木以駕牛而聯於橫木上曲句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平居輿下曲其末而上鉤於衡就輿言之則其上而曲處皆爲轅之前鉤衡轅前之橫木也鈌去七寸以扼馬領於前使不得出謂之軏其平處爲衡合言之衡卽軛也轅所以鉤而就之牛力全在肩馬力散在一身鞶靷鞅靽之屬故轅輗有不同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或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朱子曰人而無眞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信是言行相顧之謂人若無信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

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雙峰饒氏曰行之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不可行亦猶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輗軏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己與人接處此喩最切附蒙引不知其可也此也字與下章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之也字同皆乎字意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陸氏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爲一世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爲一世之世不同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朱子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可言矣○忠只是朴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三統謂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前漢律曆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

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朱子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爲正○新安陳氏曰正謂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以爲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詳見皇極經世書通考吳氏程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黃鍾爲天統六月林鍾爲地統正月太簇爲人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三正本於三統故集註合言之亦以馬氏之意本在於三正故爾又曰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與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東陽許氏曰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

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新安陳氏曰損其過而益其不及**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聲**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楚禁反**緯術數之學也**

朱子曰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爲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爲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問其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固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

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爲強戾周恁地纖悉周緻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曾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損益得太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尊者益之而過尊卑者損之而過卑耳古人亦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用之但德則損之而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新安陳氏曰讖緯如亡秦者胡之讖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附】蒙引三綱以道之大端言五常以性之條目言一則天下之大經一則天下之大本也○集註云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自不過以下便入在可知也何內方知可知也只帶所損益言其實所損益只是所因中物事故下句又兼所因所革言非謂上二可知只在所損益下一可知乃兼所因所革也按本文本註文勢意義上二可知俱不兼言爲是○語類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曾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滾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羊牛馬成羣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爲父胡亥爲子扶蘇爲兄胡亥爲弟這箇也泯滅不得○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爲君李斯等爲臣始皇爲父胡亥爲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多○

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

也夫（音扶）自脩身以至於爲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新安倪氏曰書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三綱五常卽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爲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新安陳氏曰天地之常經以所因言經也古今之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新安陳氏曰綱常亘萬世而不易制度隨時世而變易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百世之方來亦不過如此而已）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麽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自古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尙以爲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曰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厚齋馮氏曰其指祭者而言謂非己所當祭者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也但欲諂之以希福耳附丘氏曰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所謂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爲事非其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聖人推原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敢直前之志也○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爲是無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爲他日夫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嘗驗之天下之人其諂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諂瀆於鬼神二者常相因云○臨川吳氏曰非其鬼謂所不當祭者也義者宜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爲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爲而不爲是不爲其所當爲者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當爲而不爲其懦可知一過一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苟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務焉庶乎其不至於祭所不當祭而不爲所當爲矣通考吳氏徵曰非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當祭者也義謂義理所當爲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爲而不爲是不爲其所當爲一過一不及也）

論語大全卷之二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三魚堂讀本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通考〕勿軒熊氏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徵而後有從周之說周衰禮樂廢壞於魯蓋傷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言禮樂一章夫子出處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爲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爲三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倣此或曰每佾八人六佾六八四十八人餘倣此未詳孰是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名〕公問羽數於衆仲〔衆音終〕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人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爲佾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是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邢氏曰〕僭於家廟舞之

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雙峰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爲長故集註以容忍居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書弑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

謂君其忍之是也○〔雲峰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爲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爲之何事不可敢忍爲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附〕〔蒙引〕季氏以大夫上僭天子之八佾以舞於家廟之庭其忍於無君一至於此更何事不忍爲謂凡適己自便而未甚踰於大閑剝下欺公而得苟免於刑憲者皆將無所不爲矣此說以是可忍者爲重謝說以孰不可忍者爲重非正意也○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自八殺其兩而爲六以下依此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朱子曰〕爲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佾尚忍爲之則是已絕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爲之矣○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睹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制度

上說故以容忍爲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爲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爲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能已者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 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 助祭之諸侯 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

容也 主祭者天子 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朱子曰八佾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詩○雙峰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通考仁山金氏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爲堂堂前爲庭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 去聲 所當爲 西山眞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己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己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爲之事非過外也 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又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爲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開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祀之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遠之豈非周公之衰乎○王

氏曰未嘗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公之相魯爲諸侯之國自不當用而況於三家之陪臣乎季氏非懵然不知其不當用蓋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遷豈待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爲國者其可不明禮分於平時及其權歸而勢得而後從而禁之亦已晚矣○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 朱子曰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亦不爲吾用矣心

既不仁便是都不省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不奈禮樂何○勉齋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游氏說當本孟子之意觀之附語類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問集註云禮樂不爲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蒙引此禮樂以禮樂之文言何也對仁言也仁以心言禮樂之理也禮樂之理俱在心中禮樂則無有無聲容者但亦不專指玉帛鐘鼓如周旋進退之節亦皆是○游氏以人心言仁則該得理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該不得心故置程說於圈外○李氏說禮樂二字不謬但於仁字似疏故又居後○存疑李氏說跛倚以臨祭是不能如禮何也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惟恐其或臥是不能如樂何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朱子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疏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爲二物若天理不亡則見

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曰是○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見禮先而樂後無序則必不和

李氏曰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丘耕反鏘千羊反亦將如之何哉朱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言人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所以存其心則在人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禮樂正指玉帛鐘鼓言故以李說終之○雙峯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一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意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子細看○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爲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勿軒熊氏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李氏專指禮樂之用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去聲僭禮樂者發也新安陳氏曰僭禮樂者即人之不仁者也本文無此意但以次於前二章之後故云然通考東陽許氏曰游氏正說收爲本註程子就凡事上說李氏主人言故在圈外程子說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前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

也故以爲問〔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初也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爲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附存疑林放此問勝棘子成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意蓋曰本則足以該末若質而已矣則遺其末此林放所以見大於聖人而子成見非於子貢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〇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〇雲峯胡氏曰須看在其中三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當葛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朱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〇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禮貴得中〔新安陳氏曰此禮字兼吉凶言中者無過不及也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新安陳氏曰謂未合禮之中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朱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〇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〇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〇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爲是言本非以儉戚爲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〇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爲不遜儉爲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爲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爲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附蒙引林放問禮之本此禮字兼吉凶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此禮字對喪字則只是吉禮也其實禮字該得喪字但儉字該不得戚字奢字亦兼不得易字〇林放問禮之本蓋亦近棘子成之意曰與其曰寧聖人之權度固自精切矣 〇范氏曰夫音扶

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

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烏瓜反尊而抔蒲侯反飲爲之簠簋音甫軌籩豆罍音雷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音擘豚汙尊而抔飲蕢苦恠反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古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如字爲之衰音催麻哭踊音勇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朱子曰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有罍爵籩豆也方其爲罍爵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滅矣故云與奢寧儉又曰楊說喪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而爲之哭泣擗踊所以飾之其本則戚而已○慶源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爲說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流於末也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未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爲禮之本○雙峰饒氏曰放問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放故也○雲峰胡氏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爲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芘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

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爲反本之論也附淺說可以儉戚爲禮之本不可以奢易爲禮之末蓋末只是文而奢易則文而過者也所謂繁文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聲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聲也厚齋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鄭氏曰八佾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疾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其言想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問程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何如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南軒張氏曰夷狄雖正敎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治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爲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新安陳氏曰夏所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狄之不如春秋所以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山刊旅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厲激厲也○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神其享之乎意當冉有為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救之○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歆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雲峰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為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歟附蒙引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歎冉有救之蓋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存疑泰山既如林放則季氏之祭必不享其祭為無益可以止矣林放尚知繁文之非禮冉有乃不能救僭祭之非也亦可以厚愧矣一言而季氏君臣俱受其藥所以為聖人之言○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問自八佾舞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是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為諸侯大夫強僭而發而其辭則有輕重不同孰不可忍責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譏之也夷狄之有君傷之也嗚呼於泰山之旅不觀於既灌之後歎之也五世三世希不失以至三桓子孫之微則皆微戒之微意而見聖人閔亂之心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音置立飲也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通考吳氏程曰勝者主飲也作一句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或於乃揖字句亦通但不見我同升而彼飲之意又曰只可於下者字微讀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立飲謂不勝者坐取觶立飲也○東陽許氏曰射

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二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于禮其節欲比于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令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附】蒙引揖讓而升○下而飲○此揖讓二字○應貫下面升下飲三節○集註雖析解而不脫揖字○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朱子曰射有勝負是在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豈竟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爭得來也君子語意當如此○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眞無所爭矣○或問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此是全無爭潛室陳氏曰惟其不怨勝己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雲峰胡氏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或謂即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倩好口輔也新安陳氏曰口輔面頰也易咸其輔左傳輔車相依**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俗作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新安陳氏曰詩無此句意但下文素以爲絢中涵此意**如有粉地而加采色也**雙峯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也素以爲絢一句比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附】存疑子夏疑素以爲絢一句謂素與絢自是二項曰素以爲絢似就把素做絢了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爲絢不是就把素做絢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申解逸詩意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

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朱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爲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見學而篇末章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新安陳氏曰記禮器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猶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信當先而禮文在後乎曰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爲質亦本禮器

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新安倪氏曰孟子云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爲猶云講治固謂執滯不通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上聲之義也新安倪氏曰學記曰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南軒張氏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文之爲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杞國名東樓公謚號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子名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徵知陵反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吾能取之以證吾言矣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爲夏小正坤乾爲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曰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矣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潛室陳氏曰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雙峰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去殷近尤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尤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證吾學殷禮有宋存焉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況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不信則民不從故

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證得聖人論著三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以證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已〇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有闕耳〇雲峰胡氏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爲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爲杞不足證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畧有存焉者然其爲文獻要皆缺畧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通考詹氏道傳曰東樓公武王封之杞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閒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附存疑聖人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文獻不足徵此志不遂故發

此歎也〇問夫子若得位而文獻不足徵如斯而已乎曰夫子若得位自有一番制作觀答顏淵問爲邦可見然文獻不足徵終是有遺恨

〇**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匡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失之於僭違不王不禘之法矣通考東陽許氏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爲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紆勿反**鬯**丑亮反**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爲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〇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膋實之於蕭以燔之

以求神於陽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居隘反**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僭禘元已失禮既灌懈怠爲又失禮**故發此歎也**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附蒙引既灌而往寖以懈怠魯之君臣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爲言豈非以失禮之中又失禮故耶〇**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由二王壞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新安陳氏曰魯在春秋時爲諸

侯望國周之典禮儒書在焉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上並禮運文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事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朱子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王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附蒙引考之當今又如此註云魯事非也須兼周與魯言謂考之周則為幽厲所傷考之魯又有郊禘之僭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禮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遼絕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真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

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爲說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況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卽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眞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乎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哉○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

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爲郊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雲峰胡氏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末獨曰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無不至也通旨朱氏公遷曰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欲觀者歎之也爲父母之國而諱之爲先王之禮而歎之皆所以正名分爲世道計也附蒙引夫子告或人以不知禘之說者其意有二一則以或人不能知此而辭之也一則以魯國不當有此而諱之也○禘之說大旨只是先王以天下養之心推之以及其至遠之祖耳故不王不禘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也○知禘之說雖以知言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足以知此則其誠之可以無所不格者亦在其中矣蓋仁孝誠敬固是有行了○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集註不足以與此蓋指講禮者言○存疑知其說是仁孝誠敬極其至既知得便行得這知不比尋常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爲祭先祖也**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朱子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閒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

而未嘗亡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脈之較然可覩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自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

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爲之○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卽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己連續○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須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附】蒙引此章重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 **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莊皆反 **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注〕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之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僾〔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音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

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朱子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卽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卽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峰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 **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慶源輔氏曰〕禮爲虛非言凡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爲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爲實有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衞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通考〕〔東陽許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爲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五祀之主戶中霤主北向門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畧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音刑 **祭畢而更**

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朱子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爲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冢人爲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爲尊以主爲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尸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爲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喩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卽此道理之天○【厚齋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新安陳氏曰】天卽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

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卽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外至矣此【附】【蒙引】天卽理也愚謂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此註蓋謂此天字非以形體言也又非以生物者言也蓋就理言也若謂只以天爲理則註何以必曰逆理則獲罪於天又何不曰逆理則得罪於理又何不曰逆天則得罪於天而本文又何不止曰獲罪於理無所禱也蓋孔子出一天字特地是以壓竈與奧而其所主則在道理上故集註云耳○獲罪之罪明以禍罰言若謂逆理便是罰害反不足以折奸雄之膽○【存疑】朱註天卽理也蒙引解得最好愚當初正有此疑細觀此語還是有病虛齋亦覺費力不如只云天者理而已方無病○這天還是蒼蒼之天對奧竈言也至論天之所以爲天則理而已語錄說得最好○語錄謂獲罪於天不以禍福言蒙引不主之看來亦是聖人一時只要折王孫賈不得如此之深**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朱子曰】緊要是媚字不好○【雲峰胡氏曰】纔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朱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與媚竈之言彼亦雖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南軒張氏曰】天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媚竈皆何所益蓋胸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爲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卽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西山眞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

之運不曰媚奧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旣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氣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此非勉强可及苟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氣和則庶乎其可近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爲咈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儆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喪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惻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烏得不從周之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朱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聖人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旣詳豈可更畧畧則姦宄愈滋矣○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

韶舞則有之矣○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爲始終而前後相爲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爲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況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通考程氏復心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之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焉周盛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周富矣燔黍捭豚汙尊抔飲必其時可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以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不用於此時不文矣蕢桴土鼓者亦必以其時可也琴瑟管磬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以郁郁乎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附蒙引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此禮字指制度文爲言所損益者也周文之盛一部

周禮盡之矣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拜謂周公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朱子曰觀或稱鄹人之子知其爲少賤之時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紇下沒反嘗爲其邑大夫朱子曰呼鄹人之子是與孔子之父相識者孔子自少去聲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

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朱子曰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朱子曰入大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慎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尹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大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

南軒張氏曰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爲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吳氏曰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邾文九年許人是也傳稱莘人仲叔于奚亦此例之子少賤稱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他章賤夫人之子皆謂父之子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于夫子齊黎彌曰孔某知禮而無勇則夫子以知禮聞可知矣○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厚齋馮氏曰或者輒稱聖人以鄹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爲譏自常人處之其辭必厲否則置之不足以辨今語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傲也夫子之德量宏哉○新安陳氏曰於此畧無不平之詞尤可以觀聖人氣象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鵠音谷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爲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爲儁故謂的爲鵠通考仁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埰謂侯人射中也從侯從矢象形鵠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東陽許氏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豻凡侯皆以布爲之形必方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爲的故曰棲皮爲

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爲正今集註凡言畫布爲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爲鵠是以大射之侯言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去聲下同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記曰樂記篇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上聲而

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彼小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爲貴而但欲畧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觀德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脩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爲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爲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慶源

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胡氏曰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卽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也明以後不復譏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爲常故子貢以有司所供之羊爲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之心猶未脫去歟通考仁山金氏曰告本取牛口之誥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誥有謹止之義若上告下則假借去聲○東陽許氏曰朔之爲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則皆盡至晦日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左

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卽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 識音志記也記其爲告朔羊也 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 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 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

以惜之也〔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爲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臨淺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尙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羊則是幷此一節之禮去之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有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强事上簡慢反以爲諂○〔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爲味聖言之法〔附〕〔存疑〕聖人曰盡禮非但以明己之志實以救當時之失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言之正意也○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正意也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爲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爲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朱子曰〕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强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動者矣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以國人寇讎之喩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訓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如鹿鳴之詩既飮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以是觀之君不以禮則臣雖欲忠不可得也然臣子之分到當盡忠處却自不可不盡此又言外之意〔附〕〔蒙引〕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接見之間則禮貌必隆委任之際則事權必重遣戍之時則或送其往或勞其來此皆使之以禮處○臣事君以忠者敬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國不知其身平時則恪恭厥職而必盡其

其心。有難則勒躬盡瘁。而不屈其節。此皆事君以忠之事。○事君以忠。恐泛言平時。不必擬到伏節死義處。○存疑夫子嘗曰事君盡禮。此曰使臣以禮。此自其所不足者言也。臣事君以忠。亦然。馮氏謂以尊臨卑。易以簡。以下事上易以欺。說得好。下之事上。職業若一時都要盡。也未能若曰我未能盡。待徐徐爲之。又恐取責於上。往往多苟且含糊。欺詐將去。故曰易以欺。臨下易以簡。尤明白。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

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鐘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雙峰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溱洧之詩曰洧之外詢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情性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改削集註。止於此章。附蒙引若據詩而言曰。樂止於琴瑟鐘鼓。憂止於寤寐反側。則與下文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相戾。詳味集註之意。蓋重在后妃之德上。惟后妃有是德。故詩人

既得而樂之。雖如此其盛。宜也。豈失其正哉。未得而憂之。雖如此其深。亦宜也。何害於和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今看來斷是詩人哀樂之得其正也。詩第二章。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即詩人願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思服反側也。此既得之後。追言其未得之時。然也。非謂文王求之未得。而思服反側也。故其傳曰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功。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所謂無以配君子云者。在詩人爲順也。若夫小註朱子曰依此詩看來。是妾媵作。所以形容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此說必是朱子從前未定之說。與正傳不合。後書時不當引入於此。此條最惑後學今不得不併錄以與讀者商之。其第三章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者。即詩人之喜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友之樂之也。故傳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詞云云。則其爲指詩人亦甚。詩人即宮中人也。若謂文王既得而喜樂之猶可爲尊奉之

則決不可○嘗謂關雎所咏本疑淫與傷也但以施於文王之與后妃而得爲不淫不傷耳是亦欲顯闡幽之意不然三百篇中性情之得其正者豈獨關雎又如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以當時於三子有異論故也○本文哀字當憂字說至集註却全把憂字來換了多少是周旋○〔存疑〕憂樂是詩人憂樂詩人宮人也宮人何爲憂樂宮中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恒關焉是固宮人之所不能忘情而憂樂係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朱子曰〕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爲主今也以石爲主非古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夏言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得非禹本揖遜而得天下且承虞氏之後故曰夏后氏殷周本征伐而得天下且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爲虞氏禹爲夏氏言氏所以別於禹況禹自有天下而都於夏湯武由殷周以有天下固不可例論也○〔趙氏惪曰〕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

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通考〕趙氏惪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爲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附〕蒙引有國則有社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若人君不脩德用賢而養民則國亡而不能保其社稷矣愚竊謂宰我之答哀公者宜用此意乃徒以社之主木爲言抑末矣况使民戰栗之說又非所以爲人君之福乎○旣曰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爲主則夏后氏以松未必擧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松也殷人以柏亦未必擧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柏也周人以栗亦未必擧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栗也宰我此對甚疎下句尤鑿縱使告以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亦未得立社之本意集註姑且就其言之謬而正之耳未暇深論也○使當時答哀公只上三句無下一句孔子責之亦不至如是之深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旣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扶又反**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

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慶源輔氏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己所未聽之事。而妄言以語人。不惟無益。而失己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況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附存疑成事不說三句雖以事言就其答哀公之問言之。亦是事也。本文三句是泛說。責宰我意在言外。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問孔子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以功利自彊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曰是。○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狹以小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是本則無是效也。○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八事先以脩身爲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既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爲所不當爲。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附蒙引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奢。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顧麟士曰蒙引說是。器小是槩說。不可預照下兩項也。故或問又曰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自說不得大器。卽有王佐之才。亦不可三歸反坫。如此方是無弊之指。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形甸反說苑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彊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厚齋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自相乘凡爲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爲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爲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二分損二爲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乘之用積冪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方尺謂之三歸法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爲非儉爾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

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屛音丙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屛於門以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屛以蔽塞之。蓋小墻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註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屛以木爲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屛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於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言仲之僭。附蒙引楹柱也。謂兩柱盈盈然對立也。坫在兩楹之間。如今人把盞置臺盞於廳前中央也。○坫受爵之器也。依註以木爲之。高約一尺。只在地。不如今人承以案。蓋古者地坐。未有椅桌。坫字從土。恐是瓦器。○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下同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

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慶源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惟義理之是行。○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蘇氏曰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新安陳氏曰功業無本宜仲僅可沒身公且薨於亂也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爲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去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孟子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問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所爲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朱子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

○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爲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桓公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纔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他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纔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說見

得不知大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王道所以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慶源輔氏曰大其功所以從衆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即事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爲者謂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氣奪於私是以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爲者亦將光明盛大矣○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以大受雖勤勞如周公猶且赤舄几几自視欲然况僅以其君霸乎然則孔子何爲大其功曰功散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仲惜爾○劉氏彭壽曰以霸者之功效計之則仲亦得爲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軌轍範之則仲不免爲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器○歐陽氏玄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自有不可誣者仲唯器小易盈不能使己無三歸之

奢君無多變之溺齊政不旋踵而衰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量矣○厚齋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三桓之僭魯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誼或幾乎熄矣○雲峯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

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皦如則和而又有別也繹如也則成則別而又不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太師而可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雙峰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皦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新安陳氏曰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必翕合然不可拘迫生澀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皦然分明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繹如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和而明明而續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則樂之始終條理盡矣通考程氏復心曰翕如者五聲六律羣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抑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

懸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分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繹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脈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纍纍加貫珠故至於成○東陽許氏曰本註止具訓詁不言旨意謝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蓋始從成爲作樂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翕之後繼之以純皦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翕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爲主以翕純皦繹皆指此意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附蒙引始作從之以成是三闋節純如皦如繹如俱緩於從之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翕如與純如則有先後純如與皦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存疑從放也謂放手大作也蓋始作在於八音齊舉逮旣齊了放手大作也始作無多久從之後有許多久到以成亦無多會孟子言金聲玉振金聲卽始作玉振卽以成中間皆從之也○蒙引五音六律八音中俱有聲有高下清濁故聖人

括之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則各有高下清濁故聖人又括之以黃鐘太簇等之六律宮商角徵羽六序只其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次濁角徵清徵濁徵稍清羽最清濁者低清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清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 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爲畿封而樹之左氏傳所謂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此類 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

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 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 夫子行經衛邑而封人因請見故云然 見之謂通使得見 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張氏存中曰喪欲速貧出禮記檀弓詳見孟子滕文公上篇 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 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於朝○齊氏曰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 言亂極當治治去聲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敎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朱子

曰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爲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卽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附存疑封人一見夫子遂以何患於喪慰二三子此亦據理而言耳而聖人終於喪者則理有不可推不可以是而病之也

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 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 **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敎如木鐸之徇**

於道路也 慶源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雙峯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敎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 朱子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

舜紹堯致治去聲 **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 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 **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彊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旣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便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附蒙引盡美盡善都是指樂言註所云云皆是原其所以處○樂只是許多聲容何處是盡美又何處是盡善曰只就聲容外面看便是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

其所以爲是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 朱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彊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戡黎祖伊恐奔告於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於受則商人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西山眞

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爲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爲至德此非貶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爲此不獲已之擧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爲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憚也聖人立言爲後世慮至深遠矣(通旨)宋氏公遷曰自樂之中兼聲容情實而言之盡美言其文盡善言其本集註於聞韶之下言有以極其情文之備情則其盡善者文則其盡美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旣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朱子曰)居上而不寬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爲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旣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寬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爲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南軒張氏曰居上不寬則失所以爲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爲尚可觀乎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雙峰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於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觀他

附(蒙引)聖人敎人重本也旣無其本則條敎法令等都是無根的都不是從心頭做出的○不寬不敬不哀固無可以觀處然旣寬敬哀了又何得失之可議蓋寬亦有不是處如子太叔之寬是也敬亦有一於敬而禮文不足者不哀亦有一於戚而停情直行者須各於其中看其或過或不及不是居上只是一個寬便了爲禮只是一個敬便了臨喪只是一個哀便了○淺說此寬敬哀在心內都就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太過不及而得失分矣故註云觀其所行之得失○寬是寬仁之寬非寬緩也○大抵本深則末茂心存則事擧縱未盡善要不失爲君子路上人若無其本而專逐於末卒歸於浮誇虛僞而去道也遠矣如之何其可行也故聖人敎人千變萬化都說從心上來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三魚堂讀本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七章言仁餘多言學本之一身達之一家一國大畧具焉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爲文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爲證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

習以成其德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雲峯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新安陳氏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 雙峯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 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雙峯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爲飢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爲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吳氏曰約與豐對樂與憂對對舉之互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處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雲峯胡氏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曰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矜縱誕之氣長踰節陵分之事興約者日流於卑下樂者日過於僭蹶是濫與淫意思 附 蒙引約樂以所處之地言約貧約也樂豐樂也約是約而爲泰之約樂是樂歲終身飽樂歲粒米狼戾之樂

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朱子曰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爲之而所爲皆是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深謂仁者淺謂知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慶源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弗去是也○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雙峯饒氏

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仁仁不過利於仁耳附蒙引仁者知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以其德之淺深言究竟則安仁利仁正仁智者之所以為仁智者處但文勢不足如此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去聲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朱子曰上蔡見識直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慶源輔氏曰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則不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雙峰饒氏曰心無內外

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唯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是心存理是事理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上聲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朱子曰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及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仁知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或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

不為之動也○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再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雲峰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去聲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程子曰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朱子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公正今人多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自是正這兩個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自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

而心卻不公此兩字不可少一○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某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向處○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雙峰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通考程氏復心曰蓋有無私心而或不能當理者非仁也令尹子文是也有當理而或不能無私者亦非仁也陳文子是也人之於好惡亦猶是耳即此言之則公正二字豈無內外體用之別哉

○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字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牽於私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朱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些私心則好惡

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纔有纖毫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閒則憒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雲峰胡氏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誠也 如苟日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

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 **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朱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閒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勿軒熊氏曰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則直指本心尤親切矣○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為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附存疑此為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言謂今人多曰我欲為善然常不免有為惡之事者此特志仁未誠耳如其心眞實是志於仁了則所行皆善更有為惡之事者決無矣

○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朱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 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朱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勉齋黃氏曰博奕鬭很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詿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 **然於富貴則不處於**

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為可恥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朱子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其道決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貧賤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主我衞卿可得之類○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附蒙引取舍之分義利之辨善惡之關也此處一失脚便已自絕於君子之路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求仁以明取舍為先若無終食違仁以下則是守其

本心之正而不離者總是要無時無處不用其力而有內外精粗之別焉○〔存疑〕無時無處而不用力。通指富貴貧賤取舍至顚沛必於是言。○〔淺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則有害於仁。故君子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初無害於仁。故君子不去也。○〔存疑〕不以道而得貧賤。如孔子不得位是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去聲**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慶源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雙峰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新安陳氏曰〕名者實之賓。因名字而遡其實。

君子無終食之閒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上聲下同**之閒而已也**〔朱子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過信爲次亦是苟且不爲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顚沛如曾子易簀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顚沛必於是是無處而不仁○〔西山眞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麤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苟無麤底根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爲本然後能進於此乃用功之序也

○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閒以至於終食造次顚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朱子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搖奪如世閒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顚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雙峰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耶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若可以爲榮然義之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爲辱不得之若可以爲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爲樂人能知此而於二者之閒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吾本心之仁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閒而有終食之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顚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閒斷無毫釐之空闕而後爲至焉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閒無非天理之流行也〔附〕蒙引集註以此爲存養之功按

存養二字元出孟子存其心養其性實兼動靜後入中庸章句次言存養省察之要一句遂專以爲是靜工夫不知道不可須臾離一節亦自無所不該故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云云也如此章之言造次顛沛豈專是靜時事耶動意更多也則存養亦將以爲存養於未應事之先乎是可思也省察要亦是存養中一端但係最要緊處故特提出以警學者使與存養爲對耳○此章不可泥存養對取舍而分爲兩端言之存養更密於取舍耳蓋由大段分明處說到至微至細處故註曰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際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此本章之大意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眞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絶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畧畧恁地知好惡底○好仁者如好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曾好仁惡不仁者如惡惡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色惡惡臭皆自己身上事非是事言好他人之仁惡他人之不仁也○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直是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正是此意○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又曰好仁而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眞是壁立千仞滴水滴湅做得事成○潛室陳氏曰性各有偏重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蔡氏曰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雙峰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爲仁故曰其爲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爲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去聲下同

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朱子曰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萎萎衰衰恁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自是奮發敢爲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眞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末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雲峯胡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用力於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之見益可歎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爾有不絕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人之心矣附蒙引好仁者無以尚之是好仁者誠未易得見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惡不仁者誠未易得見也然此亦在乎人之立志何如其所以不可見者蓋總是人不肯用力耳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爲仁由己寧有力不足者用力於仁只是擴天理遏人欲而已擴天理之至則至於無以尚之域矣遏人欲之至則至於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域矣雖然亦不可便道決無力不足者蓋或有之矣但我實未之見看來只是人不肯用力而已耳自有能一日用其力至此總是一意所謂反覆歎息也此章三節前一節輕後二節重夫子之意在後二節前一節特以發起下二節之意耳○一說自首章我未見之詞亦是歎息然據總註合下便云此章

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云云雖之一字直喚起下文之言耳○淺說首一節言人難得中一節言仁可爲末一節言人自不爲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朱子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是過然亦是從那仁中來血脈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忍則仁之血脈已斷絕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劉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爲仁也○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歎耳○蔡氏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過於厚處卽其仁可知過於薄處卽其不仁可知觀其人之過可以知其仁不仁矣中含不仁字○或曰聖人只說知人尹氏又說人之仁不仁可見何也○雲峯饒氏曰他見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上文雖兼兩邊其意實重在這一邊觀過知仁恐只說這一邊方居言雖過也然因其過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忍何待其過然後知其不仁附蒙引此兼君子小人

言而意皆重在君子蓋緣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但有用意過處人便薄了他而不原其心之所存故子發此過以事言仁以心言仁字兼仁不仁尹氏圈內註也○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兪絹反)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雖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嗇夫小吏也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從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屛音丙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去聲之)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卽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勉齋黃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雲峯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扶又反)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爲可而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沒吾寧也)附(纂引聞字兼行字言)○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

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爲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之或未眞耳若是知得眞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卽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耳蓋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聞道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潛室陳氏曰此聞非謂耳聞謂心悟也卽程門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爲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

若已到此境界雖死無憾亦不虛了一生也○厚齋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罕得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曰可矣非謂必至於死也○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後能聞爾○雙峯饒氏曰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爲是非皆不知冥行而已枉在天地間做人旣聞道方知爲子必不可不孝爲臣必不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旣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方安問如曾子得正而斃方死而安曰曾子唯聞道所以須要易簀曾元唯未聞道惟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至旦爲請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雲峯胡氏曰道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眞有得乎此理朝聞道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爲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通考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乎朱子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當然之實理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淸淨寂滅者也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忘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敎之萬分也○[東陽許氏曰]聖人言死可畢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非專爲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七住反向也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華陽范氏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徇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曾有此病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汎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食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恥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眞有得安保其無外役以分之○[西山眞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爲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飮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爲是亦此意○[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害於道篤於道則忘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之所深辨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王氏曰]末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爲士而識趣卑陋者也[附][存疑]議道者將以行之也與議道猶云與適道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比必二反[通考][吳氏程曰]集註於翻切字多仍古韻用類隔者今更音和必二反合更作毗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去聲曰吾誰適從是也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音蒙]茸[以狐腋爲裘貴者之裘也尨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也]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爲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爲二公子所怨堅之則爲固仇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適從]莫不肯也比從也[勉齋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然惟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平聲於猖音昌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閒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朱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慶源輔氏曰]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學以道爲主而隨事汎應有義存焉處物爲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著故也無適莫而不主

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比則步步著實也○雙峰饒氏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住著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爲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爲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東陽許氏曰無適莫者有義爲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住著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附〕蒙引言君子於天下一切之事初無必爲之心亦無必不爲之心顧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如理果當爲則爲之理果不當爲則不爲義者事理之所宜也義果當行則行其行也以義非吾有心於行也義果不當行則不行其不行也亦以義非吾有心於不行也若有心於行則是適也有心於不行則是莫也此三句語勢要相連說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無適無莫不是住語處若無下一句亦不成說話○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邊義之與比又不是兩邊都要有看理在何邊理在這邊便一向這邊去不復顧那邊理在那邊便一向那邊去不復顧這邊若從兩邊取便是子莫之執中矣此正所謂時中者也此正是不任情而任理比從也與比者與義比也謂只倚在義一邊去如倚靠之倚○義之與比事事到面前都元自有一個義在不用外面討一個義來應他但吾以心制之而已○君子之心雖無適無莫而實有所倚靠若佛老之心雖似乎無適莫而實散漫無根著此所以異君子之無心無而有者也何也以義爲主也佛老之無心無而無者也何也不知有義也然老氏之將取必與將翕必張又雖以無心待之是全是私也豈可與吾儒同年語○存疑義字與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君子之心如明鏡止水更不著纖毫自家意思妍媸美惡一聽物自至而應之耳若著纖毫自家意思便是適莫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上聲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音洛善謂懷德惡烏路反不善謂懷刑所以爲君子苟安懷土務得懷惠所以爲小人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脩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爲心哉朱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脩飾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爲其知有所畏也所謂君子者非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爲君子如此則爲小人○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必以刑言則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愼罰務去之之謂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爲善惡亦各有深淺矣○問此章君子小人所懷不同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異否○雙峰饒氏曰懷土懷惠固皆是爲利然與那爲惡底小人又似少異但用心旣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雲峰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多指其所爲者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爲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而不敢爲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註曰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東陽許氏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卽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徇其欲心性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

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附蒙引此與君子喩於義相似德字與據於德之德字不同與天下之達德德字同言人所同得之理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上聲

孔氏曰 孔氏名安國西漢人 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朱子曰放於利而行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雙峰饒氏曰事事依利而行則利己必害人處必多所以多怨多字從放字上生附蒙引程子之言放字說得輕故在圈外且言必害於人故多怨放於利而行者不必被其害者方怨之但其徇私自便自是可惡雖不被其害者亦自是怨他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 王氏曰讓以心言故曰禮之實 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爲國乎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朱子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擎拳曲跽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僞爲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僞不得旣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王之爲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爲國則是禮爲虛文爾其如禮何○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爲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方能以禮爲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爲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爲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可以爲國○雙峰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謂後義先利不奪不饜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爲國夫子是以春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故有爲而言○雲峰胡氏曰能字亦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爲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堯爲克讓讓者禮之實能則實於讓○新安陳氏曰世人於辭受之際始或虛讓而卒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之實事始可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爲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爲禮且不足其不能爲國意蓋在言外也通考黃氏絡曰國之不治起於爭爭起於不讓而無禮使有禮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從起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爭何所至

故曰能以禮讓爲國何有附淺說國以禮而治禮以讓而行蓋禮所以正人倫序品物而綱紀乎世道一日去禮則身不脩家不齊而國不可治也然禮不虛行誠使爲國者知天地人物本自一體無一之可慢而莊敬和樂之心充滿於內不雜以一毫怠忽慢易之非則禮之本立矣由是著之於身則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而大綱細行無一不與禮合者及之於人則誠意所感旣有以興其辭讓固有之心而擧動以禮又足以爲言行視聽之則將見人皆由禮而無一人弗率者也其於爲國也何難之有若無是禮讓之實心則禮之本不立而著於威儀言動之間遽然淺陋粗率驕肆放蕩而無足觀者矣其如禮文何哉而況於爲國乎蓋未有內慢而外能敬者亦未有身不由禮而能使國人皆由於禮者○能以禮讓爲國不必說以此禮讓去治國猶云爲國者而有禮讓也○存疑讓就人君說只是正位居體意思而九經之親親尊賢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來遠人懷諸侯皆讓之事也就人臣說只是

事君盡禮意思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朱子曰〕猶言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 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朱子曰〕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聖人所說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爲可知爲己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爲徇於外矣不患莫己知而求爲可知則君子爲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祇自愧而已○〔慶源輔氏曰〕人情惟

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立乎其位者爲患人情惟患莫己知耳君子則以無可知之實爲患此正爲己之學也〔附〕存疑君子自脩亦是求在我者而已其曰求爲可知亦是就他患莫己知處從而啟發之不是教他以此去求知亦猶夫子告子張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亦是因他學干祿而教之不是教他干祿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反 唯上聲

參乎者呼 荒故反下同 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 上聲 然一理 體 而泛應曲當 去聲 用各不同 用殊 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新安陳氏曰〕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謂眞誠之積用力之久 是以呼而告之〔通考〕〔勿齋程氏曰〕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汎應酬酢隨事發見是之謂用貫乎始終不息不雜是之謂一 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卽應之速而無疑也〔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來○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

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今若沒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會得一只愁不理會得貫理會貫未得便言一天資高者流爲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問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一物爲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明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曰所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如是○〔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衆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通考〕

勿齋程氏曰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衆理而應萬事寂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包四者該乎萬善求仁得仁斯爲一貫附存疑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日用之間事物之來因而應之隨他千頭萬緒都有至當恰好的道理初不是去隨事隨物講求義理而應酬之所謂一以貫之也人之一心雖亦有這理但爲氣稟拘蔽不光明瑩徹故不能應物必就事物上探討然後能去其蔽而復其初然非旦夕之功所能到必隨事隨物探討服行日積月累待工夫一齊到了然後融會貫通萬理合爲一理而心境洞然所謂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者始復其初而隨感隨應各有條理是亦聖人之一貫也夫子告曾子以一貫是正當他將融會貫通時節點化他故能一語便悟所謂如時雨化洪鑪點雪者○聖人之一貫譬匣中之境光明瑩徹物來必照學聖人者譬如鏡爲塵垢所昏必待磨礱磨鏡者就一邊磨去磨了一路又磨一路磨到盡頭然後一下全體通磨則鏡全體通光其光明瑩徹自在是學者之一貫也○蒙引聖人一心萬理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事來事有萬殊則一理散爲萬理矣在內面只一理在外面方有萬理在內面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在外面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用也須見得體是用之體用是體之用方爲合內外之道○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者是就事上討道理夫子之所謂一貫者是就心上討道理○就事上討道理則道理猶在外在外則道理不同至有千條萬緒之多若就心上討道理則道理皆從中出中出則千件事萬件事一到面前只用一心之理應之所謂因物賦形無有不周匝處○眞積力久者用上工夫將有所得者將得乎體之一也○方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未嘗不以心也而曰索理於事何與蓋斯時也事顯而心晦也及其一理渾然而汎應曲當是時亦未嘗不著事而曰取理於心何與蓋斯時也心舉而理隨也○吾道二字畧讀道字虛說○吾道若不就聖人身上說如何云聖人之一貫學者之忠恕更以夫子所語子貢云予一以貫之予之一字照看便見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

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此聖道之一貫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就聖人分上移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朱子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慶源輔氏曰聖道之體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莫之爲而爲故曰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去聲曉也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朱子曰盡己之謂忠推己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爲言乃是借此二字綻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己推己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一貫自是難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言忠恕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曰猶天道至微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形而下者爲粗迹也○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只是一箇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忠在一心上

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一箇一老
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二箇一莫非忠也
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
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
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眞實底流行貫注他更
下不得一個推字曾子假借來說貼出一貫底道理要知
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爲底忠恕學者
是一箇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固
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
聖人有心而無爲此語極是親切○忠在聖人是誠恕在
聖人是仁仁與誠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少一箇不
得○問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
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
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
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
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

這太極便在八卦中○覺軒蔡氏曰盡己之謂忠須是此
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
推己之謂恕須是推己心以及人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
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著力之忠恕
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
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著力之忠恕亦可做
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新安陳氏曰此曾
子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借學者忠體恕用之名以形容
聖道之體用附蒙引曾子告門人依舊只是隨事精察而
力行之道理○忠恕而已矣不是正言忠恕只是借忠恕
二字貼出一貫底道理○曾子通身不肯說一貫意思出
○隨事精察而力行者卽盡己之忠推己之恕也一理渾
然而泛應曲當者乃自然之忠自然之恕也盡己之忠推
己之恕忠恕之正名正義也是曾子未唯一貫之前時事
也自然之忠自然之恕是所謂聖人之忠恕動以天者也

本不可謂之忠恕姑借忠恕以名之也是曾子既唯一貫
之後時事也○論語之忠恕多因程子動以天之言及中
庸或問之語而遂忽却忠恕正名正位之義似不見得曾
子當時所以欲人易曉之意愚意曾子本是降一貫而爲
忠恕程子則又是升忠恕以等於一貫降一貫而爲忠恕
者恐人之高視乎一貫也升忠恕以等於一貫者又恐人
或因忠恕而已矣之言遂卑視乎聖人之一貫也要須認
集註一借字則既不失曾子以忠恕當一貫之本旨而亦
不混却忠恕一貫二者本等之界限也○一貫與忠恕開
架規模總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耳一箇忠做出許多恕便
是一理貫通乎萬事○存疑忠恕一貫當知其所同又當
知其所異以心之實理而應物言則曰忠恕以心之一理
而應萬物言則曰一貫是其所異也心之實理卽心
之一理實理之應物卽一理之貫萬是其所同也 蓋至
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

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
實可見矣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以其必於此
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
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忠卽是實理如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而
爲牛馬得之而爲馬草木得之而爲草木○一本是統會
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地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
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
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模
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
動息洒埽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
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
只是一本○慶源輔氏曰集註又舉天地之體用而釋之
雖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
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

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西山眞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著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一下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雙峰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顯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這一盡得恕便會以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强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東陽許氏曰上言至

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喩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喩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物各得其所爲道之用

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

朱子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見周禮疏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慶源輔氏曰中心爲忠謂中心所存本無一毫之不盡也如心爲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

朱子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著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因我之飢寒便見得天下之飢寒自然恁地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知得我既是要如此想人亦要如此而今不可不敎他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不自然

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朱子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只是自然○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天道自其與物接者言之則謂之人道耳曰然此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不同○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人道忠是自然恕是隨事應接畧假人爲所以有天人之辨○問推程子動以天之說則聖人之忠恕爲動以天賢人之忠恕爲動以人矣又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何也且盡己推己俱涉人爲又何天人之分曰彼以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己雖涉乎人爲然爲之在己非有接於外也從横錯綜見其並行而不相悖則於此無疑矣又曰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潛室陳氏曰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用言其體無妄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黃氏曰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之天聖人之恕是天之人學者之忠是人之天學者之恕是人之人畢竟忠是體近那未發故雖學者亦有箇天恕是用便是推出外去底故雖聖人亦有箇人○陳氏曰中庸以中爲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以忠爲大本則是就心之存主眞實無妄處言之徹首徹尾無間於未發已發程子只是借大本達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通考東陽許氏曰圈外第一條作四節看以己及物仁也是一節言聖人事推己至不遠是一節爲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是一節發明聖人忠恕此與違道以下是一節繳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違道不遠殺第二節動以天又繳回以己及物一句上

又曰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恕也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不待推而恕也○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不已即無息也此摘詩二句以言天地之道至誠無息即天地之道之忠也由乾道之變化以生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此摘易二句以言萬物之各得其所即天地之道之恕也朱子謂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及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等語皆是祖述程子此條而敷演之皆是即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道根源於程子而盡發於朱子淵乎微哉○曾子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程子借天地以明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

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胡氏曰渾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爲忠在夫子則爲一在天地則爲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爲恕在夫子則爲貫在天地則爲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爲能達此耳

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之才能達一貫故夫子以一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此所謂教人各因其才所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朱子曰忠恕名義自合依違道不遠乃掠下教人之意欲學者下學乎忠恕而上達乎道也曾子卻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或問曾子未知體之一處莫是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否曰不

然聖人所以發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他但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行之妙故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謂聖人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孝則眞能行此孝爲人謀則眞箇忠與朋友交則眞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爾惟曾子領畧於片言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又曰夫子只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聞強識上做到○曾子父子相反曾點天資高明見得甚高卻於行上工夫疎畧曾參天資本魯合下不曾見得卻是日用間積累做工夫去一貫之說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辨之○潛室陳氏曰聖人一心渾然天理事物各當其可猶一元之運萬化自隨初無著力處至於學者須是認得人己一般意思卻安排教人塗轍須是下工夫方可要知忠恕是一貫意思一貫是包忠恕而言忠恕是箇生底一貫一貫是箇熟底忠恕又曰易所謂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雙峯饒氏曰忠恕爲說蓋有三爲一謂忠爲天道恕爲人道者此以微而天理顯而人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人事之際莫非天理之流行非微顯一以貫之與二謂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者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心之無妄實爲之非內外一以貫之與三謂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者此以靜而未發動而已發分忠恕也而聖人已發之和皆未發之中實爲之非動靜一以貫之與是三者各以兩端相爲對待而以此貫徹脈絡相因亦猶忠之所以爲恕而恕之本乎忠也○程子謂忠恕違道不遠下學忠

恕所以上達一貫此論不可易曾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看大學所說便是問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恕曰脩身以上忠之事也齊家以下恕之事也問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不言忠恕而言仁恕何也曰此先言仁恕之別且先教人識恕字之本義然後言一以貫之之忠恕與違道不遠之忠恕不同蓋違道不遠之恕正是推己及人之恕而一以貫之之恕則是以己及人之仁與推己及人之恕有異故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王氏曰朱子之說是言一貫而忠恕在其中程子之說是言忠恕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於夫子之意詳程子於曾子之意詳程子言以己及物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雲峰胡氏曰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即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眞末舉中庸違道不遠專爲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恕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之義蓋下學忠所以上達聖人之一下學恕所以上達聖

人之貫也大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爲淺近而忽聖人之道以爲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恕則人以忠恕爲高虛而畏聖人之道以爲難此程子朱子教人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觀集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之語精察即致知也况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通考仁山金氏曰首一條伯子語夫子之忠恕後條叔子語造化之忠恕違道不遠學者忠恕以己及物仁也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此是提起一級明夫子之道下學上達此是放下一級明曾子之意通旨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脩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爲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爲用也此一貫忠恕爲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

喩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喩是以篤好去聲楊氏曰君子有舍上聲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喩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朱子曰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爲之○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喩義喩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喩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

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力不可變○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爲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喩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喩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喩於利矣○雙峰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喩以後事象山是說喩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喩後志習在喩先○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無所爲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爲而然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喩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利利自在其中小人喩利雖專求利然嚮利必背義不義之利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次必剛決其取舍至深喩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附蒙引此就處事而言君子於天下但知有義而已如大而死生禍福之間小而辭受取與之際都惟義所在○淺說喩字不必說是知其纖悉曲折也言凡事但知有此而已就行事上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雙峯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 ○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程子曰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己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爲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爲己之學也附存疑此與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同意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之文以解此章幾微也微諫坊記曰微諫不倦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所謂以下皆內則文下做此○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闖做○問幾諫是見微而諫否曰人做事亦自有驀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己意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扶又反諫也朱子曰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者亦非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與熟同諫新安陳氏曰不曰若諫而曰孰諫孰字有深味純孰以諫終欲諭父母於道而已父母怒不悅而撻他達反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不敢伸己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

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朱子曰推得也好○西山眞氏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況下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附蒙引或曰勞而不怨便是只恁休了便又復諫曰依舊是諫不容只恁休故曰父母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悉井反曠而音問疏不惟己

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卽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 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又曰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有方○所謂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 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 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惟能卽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爲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新安陳氏曰朱子十四歲喪父韋齋先生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老杜[illegible]良工心獨苦信哉 附 蒙引聖人此言重在恐親之念我不忘上故引范氏云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存疑遊必有方只接遠遊說輔氏謂近遊不是人子雖在父母膝下豈能如匏瓜也哉不遠遊其常法也遊必有方者處變之道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賢遍反首篇此蓋複音福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 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 常知父母之年則旣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南軒張氏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强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雲峯胡氏曰人生百年曰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尤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政自有可懼者存焉○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通考吳氏程曰愛日謂及時奉養無懈於心 附 蒙引聖人意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敵其所懼○存疑不是空空一個懼使欲及時盡力以事親也故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知解曰記憶最是若是父母年歲都茫然不知幾何豈成箇人惟常常記憶在心則喜懼自不容已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形甸反今之不然逮及也行去聲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去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易去聲○朱子曰此章緊要在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踐履到底烏能及此○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不知恥之何哉 附 蒙引恥躬不逮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乎規矩之中。放則逸於規矩之外。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約恐失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撿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甚分明。○〔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附蒙引約未必皆中庸此亦禮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集註云非止謂儉約也然儉約亦在其中。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易去聲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或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朱子曰〕然○致堂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南軒張氏曰〕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脩無一毫徇外之意也○〔雙峰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附淺說欲者自欲如是也非戒勉之辭○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問鄰是朋類否。曰然。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敬義立則內外兼備德盛而不偏孤不孤則爻中大字○〔新安陳氏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德行道有得於心者指有德之人而言之陳氏謂行道有得於心者皆是因人用功處論如孝弟忠信之類是也愚謂行道有得於心不能有加於明德懿德德性之外正以復其明全其懿盡其性而已是得於天者其本然之統體行道有得於心者乃其脩之復之之子目也○已上得於天者與得於心者其不同如此若知德者鮮不恆其德之類則又汎言義理之得於己者其所包者又甚廣也附存疑德不孤是論其理必有鄰是指其實註必以類應尚在德不孤內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爲者固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附蒙引子游此言是教人見幾而作也。大凡以義合者皆當以義而進止焉。○存疑數斯辱言當去也。數斯疏言當止也。○君有過而不諫非也。數諫而取辱亦非也。故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若有過而不諫。諫不行而不去。則是苟祿

而已。非人臣事君之道也。交朋友亦然

論語大全卷之四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三魚堂讀本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公冶長以下在當時爲今人也孔文子以下古人也 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十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一言夫子之志夫子之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程氏復心曰不說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似非爲己之學者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 魯人一云齊人 妻爲之妻 如字 也縲黑索也絏攣 閭緣反 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 通考東陽許氏曰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又言其人雖有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 夫音扶 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朱子曰雖嘗陷縲絏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縲絏爲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

足以爲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慼也○雙峰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絏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絏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爲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衆矣○東陽許氏曰擇壻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絏自是爲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絏不足汚其行

附蒙引性理內載勉齋黃氏曰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壻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音滔又名适字子容諡神至反正作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賢遍反第十一篇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章故云○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絏也縲絏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耳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虙音伏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敎子賤以治人之術○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爲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賢遍反魯之多賢也朱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附存疑即子賤之成德觀之可見尊賢取友是學者急務○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

之至也 雙峯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 瑚音胡 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音甫 音軌 皆宗廟盛 平聲 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 外方內圓曰簠 外圓內方曰簋 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

歟 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 ○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 ○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 ○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爲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 ○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爲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 ○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歟 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附 蒙引問子貢他日聞一貫及性與天道此可謂不器否曰其庶乎不器矣曰何不遂許之以不器而只曰庶乎不器曰猶是知之也固有知至而行必至者亦有知雖至而行猶未至者先儒所謂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者是已 ○問子賤與子貢孰賢曰二子晚年所就固未知其孰優但卽夫子此言觀之一則言其尊賢取友以成德一則方以瑚璉之器子賤言德子貢言才子賤有求益之意子貢有自負之意 ○賜也何如之問若無因端問不起故朱子直以爲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云 ○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此別言之夏曰瑚商曰璉則兼外圓內方外方內圓者而通名之也宗廟盛黍稷見其貴重飾以玉見其華美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 魯人 佞口才也 程子曰有便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佞 ○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諂是箇口快底人卻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 仲弓爲人重厚簡默

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爲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爲重厚簡默也人情徇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爲賢 附 語類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 ○重厚簡默重厚就大體上說簡默就言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或人未識仁體其以雍爲仁者亦是指他重厚簡默處集註於此曰重厚簡默是貼仁不佞意於可使南面曰寬洪簡重是貼南面意此皆倚文生義今學者看書亦要依此法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 去聲下同 也言何用佞乎佞人

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淺躁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附蒙引屢憎於人言佞之不足取也若是直言正辭面折廷諍雖見憎於人亦非君子所避此則言其無實之可惡以見焉用佞之意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厚齋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爲才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爲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爲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

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毫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訓仁之義爲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爲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黄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爲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雙峰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雲峰胡氏曰全體而不息如真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以仁爲己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與通旨朱氏公遷曰愚承先君子之教曰仁之一字以成德言者不

易言蓋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爲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又按指仁之全體而言則爲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體不息之而言則爲體道之成德此皆專言之仁皆可謂之以德言也附存疑全體是橫說不息是直說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眞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新安陳氏曰未能眞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

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强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附蒙引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未能無毫髮之疑但以爲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喜之斯字所指甚大所包甚廣吾斯之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未盡耶○語類信者自保得過之意知與行皆然自保得知得自保得行得開只是見得分明然亦不敢自保如此○開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

之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降衷便是○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 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朱子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爲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未信皆自知之也 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知但其未信之實毫釐纖悉處與意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 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朱子曰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藜藿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

須是真見得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曾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開所謂斯是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疏略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模大開尤縝密○論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胡氏曰開得其大而不局於小○雙峰饒氏曰集註釋說字有三朱子謂說其篤志程子謂悅

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推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按程氏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躐之故去上二字○雲峰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畧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附存疑信最難不止是知尋常知得義理合當如此臨做時却又不如此這便是不能信亦緣知得未真耳若知得十分透徹時就見得決要恁底做不恁底做不得任是生死也不能惑這方是信○信是知至地位朱子曰人知烏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爲而猶或爲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愚按知之真自不食不爲這就是信○吾斯之未能信這意思不是小可他於天下義理都要到那盡頭處方肯出來應世其一念求道之志直欲到十分地位若一念未到決不肯已非苟且隨世以就功名者○開見得道理須要到那自信處方可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這等見解與尋常瑣瑣者不同故曰已見大意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筏房越反編竹木爲之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待洛反事理以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

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得自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爲必行而喜其與己其平日所爲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己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忖度也○汪氏炎昶曰集註能不能字是揚而抑之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新安陳氏曰旣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畧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者故其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爲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附存疑此與居九夷同意浮海亦不是泛往冀有所遇耳謂道不行無所往矣吾將乘桴浮於海海上島夷之君或者有所遇乎○蒙引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是因此一事而言非專謂此一事也如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亦是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去聲後凡言春秋傳者倣此所謂悉索所白反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音色盡也悉盡敝邑之兵賦敝賦以

討於蔡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將事 **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長上聲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魯人○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

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爾○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若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己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少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爲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爲無則有時而有豈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爲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事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

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附存疑夫子此問不是尋常乃是深屬意子貢處蓋顏子在聖門是第一个人聖人把子貢來與他較量使他自看此豈是當閒正以顏子望之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 **顏子明睿**余例反**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音悅**告往知來是其驗**

矣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朱子曰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顏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爲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可爲知二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況顏子明哲擧首見尾而己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音御)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去聲)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丘氏云智二反)及故喩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朱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己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己至此夫子所以許之)故既然之又重(去聲)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莫官反)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

糞牆雕畫之工無施力處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爲善爲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毗祭反)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入聲)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慶源輔氏曰窮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杇正以喩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故非

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敎人不倦。故因此立敎以警羣弟子也。附存疑夫子嘗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豈是聽言就信其行者。此語特以警予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時利反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下頂反自好去聲者乎新安陳氏曰孟子集註悻悻怒意自好自愛其身也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耳程子曰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爲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爲未見。○凡人纔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之師曰。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崛強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胡氏曰剛則己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己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西山眞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爲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爲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爲物遮覆掩遏而不能出也。○雙峰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人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爲名。這便是自好。便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厚齋馮氏曰棖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爲外物所奪爾。○雲峰胡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棖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眞。附蒙引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撓也。此與易所謂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剛字同。蓋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爲不可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慾。有慾故屈。無慾則不屈。不屈虛說。故云棖也慾。焉得剛。○存疑堅強不屈。言植立得固。不可屈撓也。俱以本體言。程註剛則不屈於慾稍差。○剛與柔相反。慾乃不剛病根。謝註剛與慾正相反。未是。故圈外之。○顧麟士曰蒙引說最清楚。蓋慾與無慾。又在屈與不屈上面。若謂即不屈於慾。則扭做一處。無分曉矣。須要了得。○吾未見剛而不屈者。或對曰申棖。曰棖也慾。焉得剛而不屈也。不屈處斷不可惹慾字。慾只是必屈之故。無慾便是剛底骨子。無這骨子。硬做不得。○朱子曰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然則剛自是不屈底。慾則裏面方著了些鉛錫。不可謂即屈於鉛錫也。但從外面看。亦是一把刀相似。此或人遽有申棖之許與。○凡語意皆以照下爲理。然又有必不可照下。開說乃妙者。如管仲器小及此吾未見剛一句是也。無慾焉剛。方是明其所以然

之故若首句先道破即下文亦何但嚼蠟只看圈內註自明不可又雜圈外註一字○[湲說]其志卓然其氣浩然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搖其中而屈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蘇子所謂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此之謂剛必夫天之所以與於人者甚厚而人之所以成乎天者甚備理無不明而已無不克乃足以臻此有所見而未眞有所養而未熟者不足以與此故夫子歎之曰吾未見剛者言其人之難得也或者不知所謂剛而對曰申棖剛矣子曰堅强不屈之謂剛棖也慾多慾則易屈矣焉得剛○

[語類]剛與勇也自別觀六言六蔽處可見○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上聲]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强乃仁者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必列反]○[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强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雲峰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是仁之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遍反下同]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慶源輔氏曰威儀德之見乎容貌者文辭德之見乎言語者]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

者蓋聖門敎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朱子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陳氏曰]聖人敎不躐等平時只是敎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新安陳氏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辭言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西山眞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粲然有文章者蔚

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
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
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論語
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
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
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
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又反 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
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朱子曰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此古人爲己之實處如

人之飲食珍饈羅列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
○南軒張氏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
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
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
工○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
之勇用以力行眞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
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或曰此郎
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
人而退之何也雲峰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
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術
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是以謂之文也 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恃其天資多怠於學
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多恥問於卑下 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
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
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去聲之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
反 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
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渠乙反 其爲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
貢之所以疑而問也 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出宋朝之女）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衛邑）而爲

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
遂奪其女不嫁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
（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恥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二事
爲恥）故出衛人立其弟遺（遺疾之弟）使室孔姞（孔姞文子
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
尼仲尼曰瑚簋之事（瑚簋禮器也夏曰瑚周曰簋）則嘗學
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
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
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
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有大功則賜之
善號以爲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
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名謂謚號）經緯天地文道德
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
文○朱子曰此章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
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姞事如此不好便敏學

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善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爲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爲謚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徽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繫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爲用也○(厚齋馮氏曰)謚法之爲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殆取諸此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恭謙遜也敬謹恪**(克各反)**也**(慶源輔氏曰)首篇釋恭爲莊敬此又釋爲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爲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爲宜也乃(附蒙引)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脩己以敬是也行己恭是主容說蓋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己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恭亦是主容說事上敬不止拜跪趨走之間陳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前註解恭讓之恭曰莊敬此曰謙遜夫子師道子產臣道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通考仁山金氏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鄙都建旗縣鄙建旐當時鄭國多

強族分食都鄙必多僭侈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通考仁山金氏曰)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之頌**田有封洫**(忽域反)(通考仁山金氏曰)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爲疆通水爲洫以正經界止侵弁復田法一時使民力爲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謗有取我田疇之謗○**廬井有伍之類**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氏註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朱子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爲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

等級高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己恭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行己之恭之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廬田閭民舍井九夫爲井所謂夫三爲居三居爲井伍蓋五家爲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然則稱之亦聖人待衰世之意(附蒙引)養民是育其生也惠註曰愛利是二義愛根於心利施於外表裏之義也○使民是驅使猶云鴉駁也○**吳氏曰數**(上聲下同)**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去聲)**者三是也**(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

於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嘗爲臣位應在下今躋居閔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絶來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爲席是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聽夏父弗忌躋僖公)祀爰居(爰居海鳥也)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姑併錄之

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厚齋陳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產爲政三年輿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敎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爲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以爲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爲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爲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僖伯彄字子臧辰其曾孫諡文)居猶藏也蔡大龜也(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節柱頭斗栱也(栱音拱)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俗作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

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安得爲知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大夫不藏龜於家乃因立此說臧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爲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爲知故於文仲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此二者常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朱子蓋卽答樊遲問知之意以斷臧文仲歟)○張子曰(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長安人)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朱子

曰三不知皆是諂瀆鬼神之事○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以爲神故命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奴口反)於菟(於音烏菟音徒)○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䢵(音云)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伯比私淫之)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音蒙又如字澤名也)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

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去聲) 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勉齋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慍物我無閒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 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斑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是卒又爲令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爲令尹也子文先爲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蔿呂臣爲令尹其後子上又爲令尹子玉呂臣子上之閒子文太

宰執其政以代其缺歟又曰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于睽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杜氏謂子文欲委重于子玉故略其事蔿賈曰子之傳政于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子玉乃以令尹貴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啓子玉好戰而致敗也其他事蓋可想矣)

(附)存疑子文註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是指事言陳文子註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猶未免於怨悔是指心言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朱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卻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通考張氏師曾曰未知焉得仁當爲二句集註於令尹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許於陳文子始之以未知而終之以不許各爲兩節且又有輕重於其閒必讀作二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 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爲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 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不使弑逆之惡得汙其身 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爲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去聲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伺公間隙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謂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胡旦反掫將候反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與墜同遂弑之 ○ 愚聞之師曰當去聲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朱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 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眞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 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爲貴注當謂合禮義也 遂以小者 二子之小善 信其大者 仁 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 雍也仁而不佞及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 憲問克伐怨欲不行 并與三仁 微子箕子比干 夷齊之事 求仁得仁 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 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程子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子文三仕三已略無喜慍舊政告之新尹文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

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便見得二子不可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以切不可容易看 ○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若比干夷齊是有本底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之忠清只與做忠清○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殷有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虧欠也

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雙峯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皆是以德言子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顔子於仁可言全體仲弓便不可謂之全體顔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爲仁乎通考程氏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大段從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子路冉求文子子文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不可以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仁體乎事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性即理而理無不在

也仁根於心心雜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仁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慕其仁之名也其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爲之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此可以知心德之全矣○涂滑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淸忠與淸皆仁中之一事心能至此仁則忠與淸在其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眞無私心故不許其仁者以其出於一時之勉强耳

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去聲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八戸反夏之事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鬬穀於菟爲令尹僖公三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爲功使子玉爲令尹子文爲令尹凡二十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卽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卽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以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是爲楚武王至魯莊公三十年子文爲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於是齊爲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以摭江黃道栢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敗徐于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爲盂之

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遺之卒以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事朱子云如管仲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文子之仕齊旣失正君討賊之義上不能規正莊公次不能討杼弑逆通考仁山金氏曰崔杼之弑君申鮮虞責閭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尚以責嬰況陳文子爲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又不數歲而復扶又反反於齊焉左傳襄公三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我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注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

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于齊凡二年通考仁山金氏曰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弒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弒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不明言其發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爲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三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氏於朝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公子改殯莊公尸崔杼於市焉其後文子卒其子無宇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恒弒簡公

則其不仁亦可見矣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蠻荊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正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爲之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弒之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平日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雲峰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己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補斷其爲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去聲下同**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

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著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潛室陳氏曰若爲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爲應事言之○蒙引三思者謂所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次思量爲三思也○存疑再斯可矣存其理之未得也仔細商量思而得之是一思也既又平心易氣再加仔細商量若與初間所思底無異這方是當這便是再思若再思與初頭所思底不同便須再思商量則那再思底是一思第三商量底乃是再思也

○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初患反**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去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齊地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通考仁山金氏曰季文子縱襄仲

殺適立庶于是黜宣公之短黜莒濮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己位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都玩反**不徒多思之爲尚**問再思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爲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爲惡一邊說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雙峰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新安陳氏曰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於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上聲**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

公戰于城濮衛地也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音狩夷叔即叔武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甯俞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先入欲安喻國人長牂音臧守門以爲使去聲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與甯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歂犬華仲前驅歂市專反華去聲二子並衛大夫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去聲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其廉反莊子爲坐坐獄爲坐士榮爲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坐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蓋令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橐音託衣囊也饘音旃糜也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己職信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文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甯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醫使薄其酖公爲去聲之請魯僖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與玨同二玉相合曰玨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甯速莊子也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名俞速之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三年左右而後

子甯爲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新安陳氏曰朱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爲能沈晦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朱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爲愚不可及也又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成公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若使他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不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

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雲峯胡氏曰武子於衛爲公族比干於紂爲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容不廢免刑戮蘧伯玉仕卷懷等例之則有道而知當是發舒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爲今證以武子之時與事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濟難反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國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爲乃若愚而冒爲之非眞愚也柳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爲愚者也不得爲眞愚是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愚謂迹之似愚也患難不乃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可及也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干是王族少師甯武子是九世公族邦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甯子以沈晦維持迄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入始終以亂亦是甯子欠臣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蓋文公不禮重耳之時甯已自失諫文公背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愚爲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比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夫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魋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卽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卽歸魯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本孟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以爲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會點之狂易流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朱子曰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

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眞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眞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晳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爲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隱於此失。志意高遠。卽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卽其畧於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畧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徽庵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畧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

勁。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擧。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晳牧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狂則必責於裁。裁則不終於狂也。【附】顧麟士曰。淺說不知以中正之道自裁。時出乎法度規矩之外。存疑。但我周流四方。志在濟時。不知歸而裁之。時皆從淺說。蓋不知所裁。正說小子欲裁。意在言外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 孟子稱

其不立於惡人之朝音潮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 介孤特而有分辨之意 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烏路反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

○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淸者之量去聲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朱子曰。伯夷介僻。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淸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惡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

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于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附】蒙引。今人皆知天下歸仁邪家無怨爲仁人盛德事固也。然薰蕕不同味。而去取生。涇渭不同流。而愛惡生。則夫爲君子者。固不能無惡於人也。如司馬溫公。雖姦邪小人惡其害己者。亦斂衽咨嗟其賢。如程明道先生。則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諸葛武侯。則李平廖立雖爲所廢。亦惜其死而爲之流涕。此無他。公也。誠也。公則可怒在彼。誠則不言而信。皆夷齊不念舊惡輩人也。○存疑。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姸媸因物之自取。人之有惡。從而惡之。人既能改。則不復念矣。蓋所惡者。惡其惡也。非惡其人也。若惡其人。則追念不忘矣。所惡者。因其自取。非出於有心也。若出於有心。則追念不息矣。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力灼反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事有小大理無小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都玩反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朱子曰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纔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皡皡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爲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爲則不得爲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爲不直則知所以爲直矣○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棖剛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知人之道於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此附淺說存己之誠而無所計較順物之理而行所無事是之謂直○蒙引乞諸其鄰而與之又不明其爲鄰家物也縱明其爲鄰家物亦患從己出矣皆爲掠美市恩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爲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所恥巧言左傳必非其所作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譎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則甚於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諂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諂人也其可恥者卑賤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爲險譎尤可恥○雙峰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附存疑巧言令色足恭其胸中不可測匿怨友人將藏亦深皆立心不直者故聖人恥之黃氏姦險蒙引乘閒而動之說又是推出說恐未是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附〕蒙引子路之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與其自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正相符蓋同是不以外物動其心也設使敝縕為恥其能無憾於朋友之敝其車馬輕裘乎若以車馬輕裘之敝為憾其能以敝縕儼立於狐貉之間乎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見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前說與上句皆謙也後說恕也○〔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治箇吝字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無伐善

無施勞善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其為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為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去聲〕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合二說其義方備老者我養之

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況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附〕蒙引老安少懷兼內外說蓋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一國則行於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況其餘澤所被至使後世之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豈惟使一世之民物得其所而已哉○〔淺說〕子曰內自一家外及天下有先於我而為老者焉有與我同等而為朋友者焉有後於我而為少者焉老者所當安也我則養之以安朋友所當信也我則與之以信少者所當懷也我則懷之以恩隨此身之所接而加以吾所固有之心從物之所自來而與之以物所自有之理我之志亦不過如此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

違仁子路求仁〔朱子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不能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己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卽仁仁卽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

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宜反〕爾〔程子曰〕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

衰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
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又曰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
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然都是去
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
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西山眞氏曰
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卽其所行行者卽其所言苟躬
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爲人勇於爲善而
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
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況朋
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
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
己之勞若初無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
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
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
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
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

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
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蟊賊如戈戟然又安能有
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
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
此非始學之事故必先
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 **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
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 問浴沂地位恁高程子稱
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
朱子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
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
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子路
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又問浴沂
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終亦
不爲外物所動矣曰是○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
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
路所以亞於浴沂以其胸次灑落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

滯礙則曾晳之所至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
能先於貨利之閒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
仁之方亦庶幾矣○慶源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
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智
崇共做之行實○新安陳氏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特爲
私欲閒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人同利之仁爾
子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灑落然常人認物爲己
知有己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子夏見孔子尚不改
紛華子路自甘敝縕而與人共其輕肥私欲不閒隔其天
理之周流得遂其與人同利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與人
同適之樂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子路言志亞於浴沂
則曾點亞於顏子但曾子是德行曾點是見趣耳 **顏子**
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 朱子曰以善者
己之所有不自
有於己故無伐善以勞事人
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 **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

意也 尚有勉行
克治之意 **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
己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 居宜
反 **靮** 音
的 **以御馬而**
不以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
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
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
賢氣象 問夫子如化工及羈靮之喻朱子曰這只是理自
合如此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友信少
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迹如
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
理來○新安陳氏曰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爲己私者也顏
子善與人同而不爲己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

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爲己私。不足以言矣。通考朱氏公遷曰四書言聖人之道德功業言辭氣象與夫謙己誨人之辭。凡五十四條。子絶四。以心言聖人。顔淵喟然歎。叔孫武叔毀仲尼。以道言聖人。顔子贊其道之妙。言其不易學者如此。子貢贊其道之高。言其不可毀者如此。學不厭智也至夫子既聖矣。以德言聖人。江漢以濯之至皜皜乎不可尚已。子貢賢於仲尼二章。兼道德言聖人。仲尼不爲已甚者。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爲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章。以功用言聖人。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世衰道微至惟春秋乎。以事功言聖人。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擧其統體言。孟子郎其一事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至未有夫子也。以禮樂言聖人。豈惟民哉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兼資質德行言聖人。仲尼祖述堯舜章。孔子之謂集大成至非爾力也。兼德行學業言聖人。子之所愼齊戰疾。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兼德行事實言聖人。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以言辭言聖人。子溫而厲。君子有三變。子之燕居。寢不尸居不容。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五章見聖人氣象見於容貌之閒。至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子入大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此三章見聖人氣象見於言辭之閒。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子與人歌而善。子見齊衰者。孔子於鄕黨至闇闇如也。食不語至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至立於阼階。見齊衰者至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至不親指。師冕見至固相師之道也。此九章見聖人氣象見於應物之際。有哀矜閔恤之仁。有節文委曲之禮。所謂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至賓不顧矣。執圭鞠躬如也至愉愉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至復其位踧踖如也。君賜食必正席。至加朝服拖紳。此五節見聖人氣象見於事君之際。述而不作。默而識之。蓋有不知而作者。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吾有知乎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君子道者三。此七章見聖人自謙之辭。吾十有五至所欲不踰矩。十室之邑。我非生而知之者。德之不脩。加我數年。文莫吾猶人也。此六章聖人謙己誨人之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下同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改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厚齋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絶天下於無人也○雲峰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去聲得至道

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鄉人而已○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眞知義理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爲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爲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如煙讀屬下文故朱子旣音如字且云屬上句也附存疑忠信屬行故註以美質解若聰明則屬知乃屬氣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三魚堂讀本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胡氏曰此章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爲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爲之別爾○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通考勿軒熊氏曰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即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即此學也內夫子出處一章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去聲之位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問寬洪簡重也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朱子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這又無稽考須是將他言行來看如何○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洪氏曰語顏淵以爲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附蒙引有人君之度度猶言體也不止德量如言德量止說得寬洪包不得簡重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

朱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爲友蓋老氏之流

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朱子曰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箇簡底故以爲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 附 存疑仲弓知得夫子許己可居南面是以其簡因見子桑伯子之簡與己有不同者故以爲問○可也簡言可也那簡不如語錄云此人亦可者以其簡如語錄則語意緩了此可字與可使南面之可不同仲弓把他看同了故有此疑○蒙引可也簡者可其簡而非可其南面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固事不煩則無鑿出之事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二三自治疎則滲漏多大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不免於猖狂妄行矣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音稅下同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音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簡易鄙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

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朱子曰居敬則凡事嚴肅若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重却反行得煩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爲不簡○居敬行簡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爲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邊○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

○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問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略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損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曰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葉氏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己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雙峯饒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仲弓之在聖門以德行稱者也夫子許之以可使南面是以其有人君之德而然也仲弓聞夫子之許己而未知其所以許之之意安在於是卽其氣象之類己如子桑伯子者以爲問夫子以其可也簡許之而又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其意以爲簡出於敬則其簡爲有本而每事順理而要直謂之可也固宜簡出於簡則其簡爲無本而遇事不免率意而疎畧無乃簡之過乎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

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蓋他日嘗問仁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仲弓之資而無仲弓之學者也太簡之失不亦宜乎○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己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馬牛以衣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爲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爲簡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附存疑敬兼內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居敬之簡爲簡得好者蓋居敬則心中有個主宰其一身動靜皆收斂於規矩之內以是行簡則事擇其緊關切要者行之而不事繁文瑣碎故曰簡得好若居簡則心中先無個主宰了其一身又脫畧於規矩之外以是行簡則所行一發疎放把紀綱法度都廢弛了如西晉之清談其禍至使中原陷於夷虜是其驗也故曰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淺說不亦可乎非說是簡之可是可其南面臨民也故曰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爲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雙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集問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某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個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稟較之繁苛瑣細使人難事亦煞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此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涖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爲事則是義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綱紀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太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勉齋黃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行觀其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簡乎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眞好學矣 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勉齋黃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瑕纇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集註以爲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眞好學眞字須子細看○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眞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 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卒 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眞好學者之難得也 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爲弟子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雖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己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附蒙引不曰顏子克己之功如此而必曰至於如此故曰好學之符驗也蓋此非好學之篤者不能也○若程子却連著勿視聽言動說意亦差些○圈外註也 ○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 新安陳氏曰二句易繫辭文乃孔子稱顏子語 不貳過也 雲峯胡氏曰程子兼不遷怒不貳過說 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 與音預 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 媸赤之反妍美也媸醜也 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 雲峯胡氏曰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在理不在血氣故不遷 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 口簟反 於己者不使萌於再 朱子曰慊於己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卽隨手消除不復萌作○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或曰 通考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大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也○胡安定爲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伊川此論大驚異召處以學職○ 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 雙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得其道皆是此意 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 問儲精 朱子曰精氣流通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 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朱子曰本是本體○眞是不雜人僞○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眞未發便是靜○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去聲欲（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情既熾昌志反而益蕩其性鑿矣（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朱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雙峯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的工夫禮便是中的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雲峯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眞而靜眞字即是無極之眞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眞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眞儲字即是凝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學者克己之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條兼取伯叔子本字指五行之理眞指五性靜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雙峯饒氏曰不遷不貳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

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程子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上蔡謝氏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其所好乃克己之學也○朱子曰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爲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或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曰此却是不中節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問人之義理未嘗而血氣未曾消釋物來觸著則乘此血氣之動惟好惡之所之怒不能得休歇而至於有所移也若顏子則是磨得心地光明而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或喜或怒皆是物之當喜當怒隨其來而應之而在我初無容心不以此動其血氣而至於有所遷也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爲克己工夫也曰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問顏子不遷怒亦見得克己工夫否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爾○顏子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喚做過只是睛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問喜怒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爲其所動爾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苟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

謂類復之齊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個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渾淪都是天理是甚次第○問顏子之所學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卽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爲學工夫如此可謂眞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謂約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勉齋黃氏曰說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樂皆中節如何潛室陳氏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己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人意處○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爲克己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壓其根則久久自然不貳○覺

軒蔡氏曰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兼之方盡其意○問不遷怒魯齋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忿思難爲始附存疑蒙引曰罵人也是怒打人也是怒阻人也是怒郤子觀物內篇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顏子不貳過是心過故曰不遠復無祇悔若兼口過身過便把顏子看低了○語類不貳過固是逐事上見也不是今日有這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明日又是那一件不是此後更不做只顏子地位高纔見一不善不爲這一番改時其餘是這一套須頓消了當那時須頓進一番他聞一知十觸處貫通是這一番自當一齊打併掃斷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去聲孔子使也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爲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荆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附蒙引一則與所不當與一則辭所不當辭故聖人皆敎之以義○存疑此與孟子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章同看○可見辭受取予皆要以義孔孟同一家法也○冉子之請粟看來全是俗見彼謂聖人既使他便當周給他蓋緣他是個見利不見義底人故所見如此爲季氏聚斂便是這樣見解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洪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爲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去聲下爲之同夫子使夫聲義也而冉有乃爲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

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辨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南軒張氏曰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貧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爲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予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爲泰而士或以嗇與爲吝寡取爲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況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固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與之釜猶與之庾不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嘗疾之又敎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里則聖人寬容崇奬廉退之意亦畧可見矣然則學者貴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辯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爲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

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鄰亦義也夫子於赤
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冉求爲請自
多與以爲惠原憲甘貧辭常
祿以爲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完全端正中去聲犧牲也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

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附家引大抵亦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亦不如此其責也○孔子當時只云云初不曾一字染著仲弓此亦是記者知其言之所爲發而係之如此若有一字染著便不是聖人之言○范氏曰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問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仲弓爲犂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敎之

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曰横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敬夫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爲法語其不肖可以爲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妨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愆頓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是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慶源輔氏曰犂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爲犧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犂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七到反其域新安陳氏曰造仁之域如云入聖域而不能久也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個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爲私欲所汩乎西山眞氏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汩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

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云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顏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顏子也○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附語類日月至焉是客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曾到一番却不是髣髴見得個恁地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程子曰顏子經天道之變而爲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故孔子惜其未止○朱子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顏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飮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 新安陳氏曰間平聲際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寸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爾 **若聖人則渾**上聲**然無間斷矣** 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朱子曰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新安陳氏曰心本仁也心而違仁私欲間斷之耳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顏子克去己私爲仁漸熟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過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與聖人之純亦不已者一矣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平聲**非在我者** 朱子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三月不違底是仁爲主私欲爲客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爲主仁却爲客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又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那私欲挨出在外是我勝那私欲不得○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纔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焉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知未至雖輒勸不爲此意終逆出來故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出日月至

焉賓有時而入○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這只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已只是這個關難過纔過得自要住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更無著力處○幾非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問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答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纔自行學者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了又云學者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原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勉齋黃氏曰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月不違則心爲主在仁之內如身爲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爲賓在仁之外如身爲賓而在宅之外也○北溪陳氏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理內而爲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爲賓非眞知而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曰伸賓勢曰屈其

進進自不能已過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所能
與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潛室陳氏曰提出張子此語
正欲學者於此猛省若是爲客乍入復出則爲無家之人
後來必大可哀○新安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二
說定宇陳氏嘗論此以後說爲優北溪謂內外賓主之辨
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的是如此所謂主焉者至於仁也勉
齋仁宅之說尤精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說也語錄乃
後來定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於前而列語錄及黃陳
之說在後俾觀者即見優劣一遵先師之意云○通考吳氏
程曰內而主則心與理一外而賓則心理猶二也勉循有
不息之意○勿軒熊氏曰前說因孔子所言以爲文後說
言心在則爲仁不在便爲不仁其旨尤切○涂氏溍生曰
終食者言其存養之密三月者言其持守之久一日者言
其速日月至焉言其踈此皆存乎一己者也若夫漸民以
仁摩民以義教化行而禮樂興使民浹於肌膚淪於骨髓
非三十年之久不可也○朱氏公遷曰勉齋黃氏云心不
違仁專以知覺言仁人心也合性與知覺言愚嘗以此推
之凡以心與義理爲一者合性與知覺言也以心與義理
爲二者專指知覺而言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是合性與知
覺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專指知覺而言心不在焉專
指知覺言心正而后身脩合性與知覺言孟子之不動心
合性與知覺而言也告子先我不動心專指知覺而言也
推此類可見嘗有部使者按事干畨問準軒吳先生論語
言心凡幾處亦有異同如何先生應聲曰簡在帝心天之
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
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衆人之心也使者愕
然歎服附蒙引此章之言爲其餘者設○過此則聖人矣
自顏子說過此幾非在我自學者說○本註而不能已四
字只是勉勉循循意○過此幾非在我非謂過三月不違
便是聖人也言能過此勉勉循循之關則欲罷不能矣只
是此關難過○存疑日月至焉不是一日一月纔一至就
去若爾則日至者一年有三百六十次月至者一年僅得

十二次此心純是私欲反下於日至了如今市井之人一
年之久亦安得無十二次天理發見時似此安得爲孔門
學者故日月至焉是一日一月之內皆在於仁○內外賓
主之辨三月不違者當在三月之內則仁在內爲主欲在
外爲賓到三月後少間斷則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日
月至焉者當其日至時則一日仁在內爲主欲在外爲賓
一日之後稍間斷則欲在內爲主仁在外爲賓月至亦然
如此說方是小註三月不違是仁爲主欲爲客日月至焉
是欲爲主仁爲客看來覺未是謂三月不違是仁爲主欲
爲客可也謂日月至焉是欲爲主仁爲客把諸子都說低
了今自諸子中言之若閔子伯牛仲弓皆聖人所與者其
在孔門雖非顏子等倫去衆人遠矣謂他是欲爲主則其
心常是私欲仁亦暫焉耳如此則與衆人無異何以爲聖
人所與故知欲主仁客之說爲非也○教人未見意思必
不樂學知得三月日月內外賓主之辨是見意思了故必
欲長作主而不爲客一心一意直欲趕到那田地再不肯
住脚故曰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即
易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意蓋勉勉循循猶是在我用力時
也過此則在我無所用力矣故曰幾非在我小註謂是欲
罷不能恐與本文勉勉循循不能已相碍況顏子已是欲
罷不
能了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爲大夫問從政例爲大夫果何所據然則子游爲武城宰仲弓爲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朱子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胡氏曰由求爲季氏宰

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爲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

果有決斷都玩反達通事理藝多才能雙峯饒氏曰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爲迂是不達也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濶使其從政必不肯爲季氏聚斂爲衛輒死難。附存疑果是資性剛決遇事能斷。達是心胸頴悟事理通曉。藝是心思工巧。處事有方。果則能決疑定事。達則能剸繁治劇。藝則能隨機應變。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朱子曰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緣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南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

○勉齋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冉求有爲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名。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以政事稱冉求。比用於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只以政事稱便於學問上有欠闕。所以孔子常攻其短。○慶源輔氏曰子路資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假之以發端耳。○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通考吳氏程曰惟三子句下文泛言用人之法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祕爲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與境同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聲使去聲者善爲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貞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爲僕。家人不與大夫齒。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費乃

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音洛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朱子曰謝氏說得麄。若不近聖賢氣象。也可以警那懦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去聲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旣無先見之知去聲未仕時○又無克亂之才旣仕時故也然則

閔子其賢乎〔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爲己辭此與人爲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己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蓋兼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之才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疑方來之變則於轇轕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爲賢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音賴也〔朱子曰〕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音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通考〕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墉。蓋室中北墉南牖。墉。墻也。古人室北墻上起柱爲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說約曰亦當只說北牖字誤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平聲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

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脩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致之故夫子歎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附〕存疑自牖執其手是與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辭不是永訣觀註可見蒙引說得好○侯氏曰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音互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上聲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羽郡反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朱子曰〕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平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雲峯胡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

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程子曰所處在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爲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爲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爲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

伊川以爲若以道爲樂不足爲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得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問程子云周茂叔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學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又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人心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窣窣地一得富貴便極聲色之娛窮四體之奉一遇貧賤則憂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道裏流出所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形骸雖是人其

實是一塊天理又焉得而不樂○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個貧否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個貧須知他不干個貧事元自有個樂始得又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得胸中泰然豈有不樂○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別曰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人子不能無憂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卽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爲有功也○或謂夫子之樂雖

在飯疏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唯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畧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擾○南軒張氏曰顏子非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勉齋黃氏曰顏樂之說集註以爲從事於博文約禮或問以爲無少私欲天理渾然二說不同何也或問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旣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

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潛室陳氏曰〕所樂在道以道為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與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孔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渣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也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皆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三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樂何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卻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禮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若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為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而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理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曰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

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雙峯饒氏曰〕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於高堂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疏食飲水曲肱而枕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之際夫疏水曲肱簞瓢陋巷豈可樂之事哉是其為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云要必超乎二者之外而別有所謂樂也謂之亦在其中者言雖當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在於此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爾非謂疏水曲肱簞瓢陋巷之為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樂者何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人之意深矣○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鄭舜舉曰〕道在吾身日由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為二非所謂樂之者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顏之所以分也【附】存疑顏子之樂克己之功也人所以不樂私欲為累耳私欲既出萬累俱無心胸之天悠然自適故樂朱子曰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或問孔顏所樂何事朱子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此說有補學者如今說孔顏之樂亦是說夢耳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慶源陳氏曰〕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畫者能進而不欲**〔新安陳氏曰〕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音患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故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爲學者○問力不足者非無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匱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原於畫以自限耳附蒙引中庸所謂半途而廢自廢也此之廢不得已而廢也語意自不同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爲去聲下同己小人儒爲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音御之以此朱子曰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說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如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會便謂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君子儒小人儒同爲此學者也若不就己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子夏是個細密謹嚴底人中間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慶源輔氏曰子夏資質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近小之蔽恐或溺於私與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附蒙引學爲仁學爲義但知其爲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盡吾事焉而已者爲己也若學爲仁爲義而欲以求聲譽干利祿者便是爲人也爲己爲人之分不於其迹而於其心迹則同心則異所謂不同也所謂觀其所由也○前輩有云古者腐儒今則皆盜儒矣嗚呼○存疑儒者之學不外知行致知力行只欲求得於己君子儒也致知力行只欲求知於人小人儒也君子小人之分爲己爲人之間而已○或問小註洪氏曰讀論語者必先辨其言之先後若參也魯必先於一唯之對也片言折獄必後於由之行詐也子張未仁必先於能行五者也子夏切問近思必後於小人儒也門人所記初無次序不可以不考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寬緩不急迫○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

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問胥於旣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

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

○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

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問楊氏謂爲政以人才爲先如子游爲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朱子曰）古者士人爲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爲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問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附）（蒙引）女得人焉爾乎只是問說女爲宰於彼曾得有立心制行之好人否不必說爲政以人才爲先子游不是取滅明輔政）

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雙峯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爲羞則枉己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爲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雲峯胡氏曰）苟賤之羞邪媚之惑八字與正大之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焉爾乎拔字義如是爲爾

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儒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　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還音旋）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朱子曰）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南軒張氏曰）奔而爲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時也反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揜其功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爲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敎門人也

○謝氏曰人能操（操平聲）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朱子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向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爲法○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爲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是個心地平底人故

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爲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遏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個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孟之反不伐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爲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歸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個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自言也○雙峯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爲好勝之心蔽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著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哉上蔡平時用力去個矜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附存疑須看孟之反不伐意思是如何他意師敗國辱正臣子負愧之日而已乃以此時得功非特於心有愧實不安耳似此存心過萬萬矣故夫子表而出之亦以愧夫當世之淺中狹量者○淺說大抵客氣未易消磨私欲未易退聽故學者之害於伐居多好名之心勝則伐善以好名好

利之心勝則矜功以謀利自非器量宏深規模遠大能多容杯勺而不泛湧四溢哉然必識爲之先也識不足而強欲其器之宏難矣哉先儒曰量隨識長誠哉是言也古之君子善蓋天下功在萬世而自視若浮雲之過太虛亦是識到○蒙引據莊周所稱則孟之反此一節亦是老氏之行但聖人取人之善以爲世勸正不計其心云耳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去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問謝氏疑而字爲不字朱子曰當從伊川說謂無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以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爲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歎也○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通旨巨山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遞之附蒙引而字似與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之而字同○宋朝之美美色也是體貌自然之美色與人爲之令色不同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朱子曰但纔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莫之云猶何莫學於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爲不少

矣又何說以該之邪○南軒張氏曰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飮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由於道乎道不可離如此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顚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西山眞氏曰事親事長人人之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歎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新安陳氏曰夫子怪歎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朱子

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大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周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

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爲野文太過則爲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成德而言蓋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爲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

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去聲**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程子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朱子曰文質是不可以相勝纔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亭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徇末矣○附蒙引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人文勝質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之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之反疎此則謂之史也必文與質稱質與文稱舉無有餘不足之患然後爲君子君子與上文野字史

字正相反夫質勝文則爲野非君子也文勝質則爲史非君子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重在君子上君子則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慤者存忠信誠慤之表自有威儀文辭者在此之謂文質彬彬○存疑看文質當抱忠來發看方分曉或問忠與質如何分朱子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也今因是推之忠只是個朴實頭未有文爲制度也質已有文爲制度但亦只是大槩未必甚備具美也文則許多儀文曲折皆具而且華美矣忠質文三者並言當如此分若只言文質則忠與質當合看蓋質只就忠上加起非有二也○忠信內存規制僅見而儀節章采殊無足觀此質勝文也文采外見規制周詳而忠信誠慤多有不足此文勝質也○文質當有輕重所謂彬彬須是質以爲主文以輔之如蒙引曰七分質三分文方得適均如輕重不分五分質五分文便是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之說不免見駁於朱子矣○淺說文質彬彬以成德者言不待損益者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龜山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耳○朱子曰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絕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免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罔只是脫空作僞做人不誠實以非爲是以黑爲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其粗至於以鹿爲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

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個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個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若順這個行便是直若見入井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耳○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術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游魂爲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雙峯饒氏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通考黃氏震曰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爲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

其生者也附蒙引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既有此生則必得是所以生之理如耳目則有聰明之德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此皆實理自然而無一毫之屈曲者也是人之生也直矣生理本直若人自罔之則逆其生理而人之所以爲人者滅矣理當死而猶生者幸免耳聖人警人之意莫切於此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

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程子曰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爲樂○知之者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之則爲己之所有○朱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人之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己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樂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又當知玩之之樂之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己分上有得力處○慶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即張氏之說食而知其味故嗜之嗜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者

則雖嗜之而未能得飽滿饜足蓋猶有嗜好之意焉至於樂則飽滿饜足自得於心有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爲喻其曉人尤更明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未能樂未能與之爲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息無二學者苟未至於樂則當益鞭其後自強不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而樂之地則不能自已耳○雙峯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誠意如好好色是好之者意誠而心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雲峯胡氏曰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爲至非眞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得於己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附蒙引知之者知有此道如

父子知其當親君臣知其當義○存疑這知字尚淺故不如好若知得深便無不好此就學者進道言故說得淺○必欲這好字就是知者利仁之利字故解曰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此樂與孟子仰不愧俯不怍之樂微不同此樂是樂在理上彼樂則是樂理後之樂孔顏之樂是也○人之於道講習討論明於心而知所往知也深愛篤慕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真心實意而求必得之好也體之於身由生而熟由勉而安從容和順無所勉強義精仁熟不疑所行者樂也知之與不知者雖有間然尚在可否之間未見其真心實意求必得之也故不如好好則求必得之不徒為口說而已好之視知之者雖有間然方欲求之未必有得於己也故不如樂樂則有得於己不但方欲求之而已然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斯可矣○淺說以地位之高下言勉學者之意在言外○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去聲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或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裝定恁地或是資質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以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方語之以上者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以上者語之○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屬加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學者

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智為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智為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躐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雙峯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可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苟遽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終為凡下之歸而已孰若且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哉附顧麟士曰此亦與夫子之文章節相發但此又是夫子自說○淺說理一也無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之殊自吾人之所見言之則有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之異此所以有難知有易知有可以語有不可以語者苟能一旦豁然則剛風上轉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載地不為大涓涓穿石不為小鬼神之屈伸往來不為微草木

之槩倅開落不爲駁經濟乎四海九州不爲遠致愼乎閨門袵席不爲近聖賢制禮作樂之本不爲精童子洒掃應對之節不爲粗周公之誅其兄不爲不悌石碏之殺其子不爲不慈大禹之家傳不爲德衰於堯舜湯武之放伐不爲得罪於夷齊陸象山之主靜不爲枯寂而入於禪朱晦翁之分析不爲破碎而流於俗周濂溪傳授太極於二程不爲私學而輕泄天機二程子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爲吝教而自孤道統蓋太極渾然而事事物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之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之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之所由分而學者之進入不容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朱子曰常人之所謂智多求入所不知聖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爲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眞個是知○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爲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絶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雙峯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爲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

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朱子曰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又無功但不先以其功利爲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既告以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問知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附蒙引務民之義先難後獲皆舉見成底說○惟知其爲所當爲者知者之事也無所爲而爲者仁者之心也○存疑是非之心知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則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是非之心不失而知在是矣心無私欲仁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不汲汲於功利則心無私欲而仁在是矣○饒氏兩句合看最好但太拘須更放開說**○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程子曰務人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爲知○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數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褻是可不謂之知乎**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爲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問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耶朱子曰仁者雖己無私然安敢自謂己無私乎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濶本不但言克己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呂氏曰當務爲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爲**朱子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故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

道所當爲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智又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知一段正是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纔去做時又便生個計獲之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彝卽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宜爲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智者哉○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祀者且如宗廟山川是合當祭祀底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纔泥著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爲山節藻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獲有期望之心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但先爲人所難爲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志若跳之視地若臨深若履薄皆其心不易之謂曰說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如上嶺高峻處不能得上心心念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過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某處這便是求獲○雲峯胡氏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便見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爲先者心之所當急○又曰義者人之所宜爲鬼神在幽隱之間務其所宜爲而不惑於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爲而爲之一有所爲而爲則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敎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去聲**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慶源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註括結也動而無結閡凝固之患也**靜而有常故壽**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或謂寂然不動爲靜非也此言仁者知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爲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靜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插看如罔之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體只自動○仁主發生知周事物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雲峯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朱子曰體仁謂人在那仁裏做骨子○雙峯饒氏曰體仁是以身體之如君子體仁之體夫子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程子曰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張子曰性聖人兼

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者敦厚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知便有個快活底意思仁便有個長遠底意思○知者動然他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日動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問此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之體亦可謂之靜所謂體者但形容其德耳曰所論體用甚善○〔南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慶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心所喜好者水仁者安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好者山知者隨事處宜無所礙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心安於理無所欲羨故其體段常靜樂壽以效言效謂功效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常悠久也靜而悠久

不變故其效壽○〔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全體固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而得其壽亦樂其天豈有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已哉【附】〔語類〕聖人之言有淺說底有深說底這處只是淺說仁只是而今重厚底人知似而今伶俐底人○聖人說仁固有淺深這個是大槩說如中庸說知仁勇這個仁知字說得煞大○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若理會這兩個字通透如動靜等語自分曉○〔存疑〕樂山樂水言其情動靜言其體樂壽言其效○知者動仁者靜程子作推原樂水樂山意蒙引作就樂水樂山上見其然愚意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不相沿皆就知仁上看出來知何如姑俟知者評焉○註動而不括之動不是本文動字乃是應事之動靜而有常則是本文靜字○〔淺說〕觀集註故樂水故樂山之故字是說知者之樂水以其動也仁者之樂山以其靜也有推原之意一說即知者之樂水見其動也即仁者之樂山見其靜也似欠通○靜而有常此有常與躁動紛擾相反○〔蒙引〕樂壽據理而言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雙峯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爲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慶源輔氏曰〕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政革政以道協政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雲峯胡

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去聲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魯齊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

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朱子曰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魯却不曾變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以如王道盛時也○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換欲變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

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其規模盡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如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時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强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爲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個樸了就上出光來○潛室陳氏曰王道

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强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曾用藥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個人齊元氣已耗於烏喙醫欲治之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理方法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但魯則中間廢壞不曾脩葺不曾改易周公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變爲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功利了重新脩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爲魯惜也附存疑桓公管仲所以敢自是不顧亦緣上世根脚淺了使根脚如周公雖有雄伯子孫如桓公管仲出來亦不敢便把他底盡變了觀哀公欲用田賦一節可見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棱也或曰酒器【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棱者也○【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夫子因獻酬之際有所感也 或曰木簡【厚齋馮氏曰】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觚即此也竊謂觚爲酒器見於禮經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竊謂爲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木 皆器之有棱者也【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 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棱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附】【蒙引】觚哉觚哉言豈是觚哉觚哉此與水哉辭意不同此上有觚不觚字 ○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意）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此下及范說皆是推廣夫子言外餘意 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聲）則不國矣【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爲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歎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歎於觚意所包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扶又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去聲）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平聲）如此之愚也 或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朱子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乘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或未必眞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産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審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不爲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雲峯胡氏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其蔽固愚然徒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附】【淺說】宰我問曰仁者切於救人苟有告之曰有人墜於井中彼亦將隨

人入井以救之乎。宰我此問。蓋慕仁者之美名。而又憂爲仁之陷害。有難於爲仁之意也。夫子告之曰。隨人入井以救人。仁者安得有是哉。彼君子之心。切於救人。告之以井有人。爲而使之奔走往救則固可得而使之也。若欲使之隨人入井而陷之。則不能也。是何也。仁者未嘗無知覺也。大凡遇事應變。人可得而欺之以理之所有。不可得而罔之以理之所無。惟其可欺也。故可逝也。惟其不可罔也。故不可陷也。○蒙引逝雖訓往。然須着個使字。陷誣陷之陷。非自陷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去聲也畔背音佩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爲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爲要。然約之謂爲要之已覺不順。若謂約我爲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爲束。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思之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皆得之○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所以爲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學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個道理。如視也是這個禮。聽也是這個禮。言也是這個禮。動也是這個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便是離畔於道也。○博文約禮。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敎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如何做得須是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曰。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亦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之工夫。只是這個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鑢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矩。○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矦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雙峯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爲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爲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博之離爲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狹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爲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爲用也。然所以爲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爲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爲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

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新安陳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交勉並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通考〕吳氏程曰汗漫渉茫貌言其無歸宿也〔附〕蒙引博學於文凡理之所載者皆文也文最廣而學貴乎博故曰博學於文禮即文中所載的理以其理之有規矩準則爲人之所持循故曰禮向也多聞多見至博矣今則將來身分上踐履其實然方其學之也遠求近取旁搜廣訪至博矣及其將來行時却容不得許多事項只照一個是處直頭行將去故曰約之以禮也既博於文又約以禮道於是乎得矣何畔之有亦可弗畔言將與道契也在博文約禮之後如此勉勉循循而不能已則與道爲體矣不日與道契而日亦可弗畔者蓋博文約禮學者事也○文有千端萬緒博之極費工夫到約禮時件件都擇其精要者行之須味守欲其要守而○文與禮一理也就文物上爲文就吾身之行處說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禮也博者在外約者約上身來○多聞見者學之博慎言行者守之約博文不必件件都要行如行夏時乘殷輅如何便行得只是一一都考究得出約禮則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件件都是我當行的亦是我得行的○弗畔兼博約說爲長程子之說偏重在約禮故在圈外○〔存疑〕博約二字與孟子博學說約亦同但此以行言彼以知言○文與禮只是一理就其著見可見者言則曰文就其繩墨可循者言則曰禮博學是知約禮是行然於知言博文者使人就顯然處尋也於行言約禮者使人就有繩墨處走也聖人之言多少慎密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 宋女子姓 **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 去聲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曰吾鄉爲不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轔轔止而復作知其爲蘧伯玉之賢況於夫子乎其欲見之也秉彝好德之天也 **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歟〔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 **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 〔朱子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音泰〕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歃 **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 雙峯饒氏曰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理 **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 音預 **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 平聲 **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程子曰〕古者大

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旣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爲已甚這樣處便見○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時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旣以爲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難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

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爲見之曰能磨不磷涅不緇則見之不妨○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汙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必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爲若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棄絕我矣是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啓子路之信以致其思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西山眞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弗擾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觀聖人也○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

卒未易回異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倂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言平常則不

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朱子曰中庸之爲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爲都不是庸了○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個當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個恰好道理爲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個庸字○雙峯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爲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

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檃括語○〔雲峯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爲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附】〔存疑〕此章與中庸大同小異饒氏說亦好然中庸章句亦有中庸之德字却不太分別今與中庸俱作一樣看爲是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自衆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

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反**其極之名也**〔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濶○仁以道理言是個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爲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個聖○仁就心上說聖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仁了〔通考〕〔懼齋陳氏曰〕聖無不通大而化生知安行與天同德○

乎者疑而未定之辭乎字以含下一句意**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朱子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做不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爲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爲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衆是及之廣○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爲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附】〔存疑〕聖以地言是所造之地仁是理聖是人曰聖是造理至於極至之地也○〔後說〕仁通乎上下博施濟衆亦仁也而曰何止於仁者非謂有過於仁也言不待至此而後可以言仁也○〔顧麟士曰〕可謂仁乎或問是揀個大底來說朱子曰然蔡覺軒亦曰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蒙引又作尚疑未足以盡仁另一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去聲**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爲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

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問
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植使之有以自立也
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
也曰此說是○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麤細說立是
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亦是這個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
此心便有博施濟衆底功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
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
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通旨]朱氏公遷
曰仁以其愛之所存而言[朱子]曰克己復禮是心之德立
人達人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
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為狀仁之體之意與
子貢無加諸人者同皆是以己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
其所欲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附]蒙引呂與叔克己銘是
以己字作我字解以町畦不立為克己以皇皇四達洞然
八荒為天下歸仁如此說非惟與四勿不通亦對復禮不

切蓋不知孔子之告顏淵是從心之德上論而專以所謂
愛之理者解之故朱子不用然移之以解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則無得而議矣大抵此銘亦不出仁者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亦
可當一篇西銘○[存疑]立達俱兼敎養說己欲植其生使
人亦植其生己欲做得人使人亦做得人此便是立己欲
俯仰有資志無不遂欲人亦然己欲邦家必達行無不得
欲人亦然此便是欲達○[淺說]狀仁之體體字謂體段模
樣也非體用之體○[顧麟士]曰[語類]曰己欲立便立人己
欲達便達人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強又
曰己纔要立便立別人己纔要達便達別人這更無甚著
力此告對下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而言因下是恕近於
勉然故別此為仁謂之自然也其實到立人達人少不得
知明處當四字今人不解遂謂人己之際一欲可道己方
欲立便自立人己方欲達便自達人如捏空塑影都無實
際往嘗戲評一文我方欲食汝無飽理我方欲衣汝無暖

理合思之恐但言欲兼亦不能自飽自暖眞為展轉失笑
也○語類若曰己纔要立達便自然去立達別人天理周
流無間彼此蓋不待於譬也若對上節則但以兩人字換
他博衆字便自渾融如言老安少懷何必先限定安懷得
多少只存心自然決無一毫自私自利及半上不落耳若
謂己欲立達而即己立人達人則其願乃更奢更浮於子
貢又豈聖人立教之指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
人此地位不可因對博施濟衆判作容易此便是將那仁
者底全體大用來立個樣子與子貢看教子貢下手尚在
能近取譬處顯與中庸說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一般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
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

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
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
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
說仁之方○或問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
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
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博
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
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
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
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痹為不仁**痿於危反痹音畀冷濕病也**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新安陳氏]

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己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為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新安陳氏曰又反言之若視人物為人物而不屬於己自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新安陳氏曰雖是己身然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已矣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平聲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朱子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勉齋黃氏曰或以為痿痺者。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為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己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音扶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去聲下同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去聲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艶反爾贍足也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

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仁之功用無窮聖人之心亦與之相為無窮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謂博施濟衆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新安陳氏曰呂說大就取譬上說恕字分曉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程子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為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為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為病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於仁事故特曰夫仁者立人達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敍○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蓋若便以為仁則反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朱子曰子貢所問為仁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蓽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

指仁之本體蓋己欲立則思處置他人也立己欲達則思
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甚氣象如此安
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
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謂之仁
之方而已此爲仁則同但己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
已到底能近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博施濟衆這
個是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
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這事然堯
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
聖大似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
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是學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
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爲仁若必
得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
仁欲立欲達卽絜矩之義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
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問博施
濟衆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個人是仁

故揀個大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於答顏子則曰克己復禮爲仁分
明一個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爲仁
心之德爲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個物事有時一說
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一個物事一云
孔子向顏子說則以克己爲仁此處又以立人達人爲仁
一自己上說一自人上說須於這裏看得一般方可如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
己復禮便包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
要人自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子貢所問而說○立人達
人卽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是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
方卽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博施濟衆之問與無
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
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問博施濟衆與脩己以
安百姓乃堯舜儘做得底夫子猶以爲病如何潛室陳氏
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

見得道理無盡期聖賢亦未有盡處安得不反躬自責○說
覺軒蔡氏曰謂此章論仁子貢是就仁之功效及人處說
夫子是就仁之本體心上說就功效及人上說則仁之名
雖大而脉絡不貫就本體心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
莫禦故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功效普博如此
而後可以謂之仁乎夫子答此何但是仁必也聖人方能
之乎然聖如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只就己上發出己欲
立卽立人己欲達卽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若未能便至於
仁而能近取譬以己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而立之以
己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而達之如此則雖未卽至於
仁而亦可謂求仁之方也已夫既以仁之本體告之又以
求仁之方術告之庶乎學者循序而得夫用工之要回視
子貢功效籠罩之說茫乎無所指手苟志於仁者是可不
深思而靜體之哉附語類龜山云雖博施濟衆也須自此
始某甚
善其說

君子博學於文節

附存疑問傳習錄謂博文是約禮工夫與明善是誠身工夫格物是誠意工夫一般其說然與曰為學之有知行猶用兵之必學兵行醫之必學醫也故經傳所說博文約禮致知誠意明善誠身惟精惟一知仁之類都是兩段事今把正經說知俱作行底工夫則聖人如何不教人知專教人去行如何行得譬之用兵而不學兵行醫而不學醫得無誤事殺人乎自來聖人皆教人讀書窮理此致知事也如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汝為周南召南之類可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當時為學亦讀書也博學於文正是讀書窮理事今却拗作行說則所為學詩為周南召南等俱何為者若謂此非眞知則聖人謂學詩可以事父事君不為周南召南猶正牆面此豈草草者今却不及何耶既把博文做行則明善亦當依此說又以學問思辨與篤行解之又何不同且博文既是行中庸既說博學下面不消說篤行矣又說篤行何也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各

是一件其日先日而後云者是說必先了此而後及彼之辭也今曰格物致知卽是誠意工夫然則齊家亦卽是治國平天下工夫乎其曰先後字不亦贅乎夫知行之為兩段事自古聖人固已言矣不但程朱也如曰知及仁守三知三行始終條理皆是分開言也今謂博文致知明善卽是行工夫然則知及卽是仁守三知卽是三行始條理卽是終條理與依其說東西南北俱見室廬毛髮孔竅俱是病痛吾不能盡書也安得舍此而信彼哉○問知行合一之說何如曰先儒原有知行互相發之說蓋知至則行益力行至則知益眞以是為合一則可彼謂如知痛必己自痛了知寒必己自寒了是謂必行過然後知更不論從前有個知如此則不可如必已痛了方知痛已寒了方知寒不知未痛時不知虎傷能痛見虎不避而被傷乎抑知之特避不得而被傷乎未寒時不知無衣則寒冬月不著衣而受寒乎抑知之特因偶失衣而受寒乎如此則明有個知在先也如必行過然後知則易稱知死生之說豈必死過然後知聖人未嘗行過天何以能曆象日月星辰為地理志者未能行過九州何以能知其山川人物亦有所不逼矣既謂行過然後知則行乃是知之始却云知是行之始何耶又謂知是行底主意主意不在先也抑何自相矛盾也○或曰陽明之說意有所謂觀其言曰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不是小病痛其言如此其為此說亦是補偏救弊之意耳曰徒求知而不務行此是學者之病聖人立教原使人知行並做究竟其先後次第則必先知而後行耳何嘗教人分作兩件去做謂必先知然後行你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工夫却不教人去行絕無此事亦絕無此語觀朱子嘗曰大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也若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我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觀

此則朱子未嘗教人且去做知的工夫不教去行可見矣陽明之說非厚誣耶陽明又非朱子致知格物補傳謂若待天下之物皆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後行則無可行之時矣此未解朱子之意未見朱子之言而妄生此議也夫一知一行相資而進日用之間隨物應接俱不可缺非謂天下之物未能盡知且停却不行也若論用工之極則必天下之物盡格然後為學之成耳致知補傳意蓋如此今不悟朱子立言之意輒以終身不能行為朱子病竊恐未足以病朱子適為己病耳嘗疑陽明於朱子之書不但未能領會亦恐未得盡見正為此等處○顧麟士曰存疑衛朱之言甚正姚江頗近禪門悟了便休之說

然亦只是比秀一宗學問非其最上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 三魚堂讀本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通考〕勿軒熊氏曰溫厲申夭記聖人容貌不語與人歌食喪側章齊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爲衞君章桓魋章夢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記聖人之言處餘皆謙己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賢遍反 大戴禮 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商賢大夫 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爲盛德之至也 然當是時〔新安陳氏曰〕此以下推廣餘意 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

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問述而不作如何〔程子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朱子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問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知有個理恁地畢竟是欠了個篤好底意思○〔楊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春秋雖孔子作然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某竊取之是亦述而已○〔慶源輔氏曰〕作者略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羣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雙峯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脩之然實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爲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故雖述而實作集大成者詳見孟子集註書述政事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事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樂之集衆小成而爲大成○〔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某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朱子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附〕存疑述而不作固聖人自謙之辭其實在當時亦只得如此無容大去創作緣天地間只是這個道理只是這般事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自羲皇以降至於文武周公凡當說底當做底無不說無不做大略亦將盡了後聖似不容大創作其間或過或不及或

偏滯廢墜或未備則有之但因其見成底而循理之損其過益其不及救其偏補其敝增其所未備使歸於中正完全則古先聖王之創作皆自我而裁成此其事雖非作其功尤有盛於作抑非其道出於羣聖之上有以洞見其是非徒使賢人任之欲持權度以稱度古聖之是非所謂從巹敦而測泰山懷汎濫而測乎長淵者耳其將能乎則夫子雖不自任聖者之事而其所述卽聖者之事有不得而辭矣今觀六經之刪述與天地同敝雖後聖有作不得而改焉此豈賢者能之乎○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信又是好之本必信而後好不信亦不好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朱子曰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雙峯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爲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勿軒熊氏曰先言默識者聖門之學以沉潛淵默爲本 **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 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而心解者其意玄 通考吳氏程曰識前一字音志前說近是朱子於經註中皆用後音後說此獨云爾者蓋懲象山頓悟之言也 **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朱子曰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者雖非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人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又曰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

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默而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是施於人也○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此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是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承之記者失却上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南軒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森然於不覩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己成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雲峯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爲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敎而不倦 附纂引識訓記訓存不忘也非苦力記憶之謂謂能不忘爲己有也學不厭誨不倦皆說自然底○識若讀爲如字則意思淺讀去聲却有自得居安資深之意○存疑識是記得不遺忘也默訓不言言如何講說誦讀是也不待講說誦讀而道理自記得這非是聖人亦不能綠這道理都融會在聖人心上渾成一塊却是自家心裏物了所以不待用功而自然記得若未融會尚是兩物自然或存或亡安能默而識之學不厭誨不倦亦是義理爲己得了方能如此這便是純亦不已地位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註曰非己有之則不能問既爲己得又何須學曰聖人自有聖人之學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夫子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何嘗無學○三者自是聖人之事註曰非聖人之極至者蓋聖人窮理盡性而至於命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曰識曰學乃是餘事不足以言之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勉齋黃氏曰脩治也謂去其疵纇而全其善也**學必講而後明**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 **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

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朱子曰脩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不脩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不脩德是理之得於吾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了更日日磨礲勿令間斷徙義改不善須是分別義是事之宜我做這事覺未甚合宜須徙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速全體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脩如何喚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好好脩治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爲別人說○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不夫子但說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徙義改過略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又曰不善自家做得淫邪非僻底事徙義是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方是恰好便當徙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在裏面聞義不能徙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裏面學者皆當著工夫○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脩德是本脩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爲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此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畏以教人之意○南軒張氏曰天德不脩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夫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勉齋黃氏曰德以脩而日新學以講而日明徙義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

者脩身之大要也不此之務可無憂乎○雲峯胡氏曰德必脩而後新學以講而益新徙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爲日新之要○新安陳氏曰脩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而道問學是也脩德爲大本講學爲實功徙義改不善脩德之條目而講學之效驗也脩德而能講學則行己應事始能知其孰爲義孰爲非義孰爲善孰爲不善必徙之改之始可以爲脩德始無負於講學矣不然德之不脩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爲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也附蒙引德之不脩以行言學之不講以知言聞義不能徙以爲善言不善不能改以去惡言○憂字只在四個不字上○南軒推說一重然須貼日新意○存疑德是明明德之德非爲故以德之德脩治也去其害德者也蓋德是人心所得之理理在人心本自全具人惟私欲一萌則理爲所壞而德不全矣脩者去欲存理以全其德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音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夭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與此義同○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去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陟略反作著非下同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上蔡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刑蓋則從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二三子

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夭夭此之謂中節○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低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人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一箇和樂纔整肅則自和樂○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太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太嚴厲則不可耳○南軒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慶源輔氏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故其容儀得以遂其舒緩而無迫遽之意其顏色得以全其愉怡而無勃如之變申申夭夭聖人燕居容色自然之符也○新安陳氏曰雖閒居時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爲聖人也聖人閒居中和之氣乃德性中和之氣

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附蒙引不曰申申夭夭而一則曰如二則曰如者以見聖人德容氣象有非言語可以名狀者姑借此以擬議之耳○圈外程子註不分容與色且中和字亦微泛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 扶又反下同 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吾身者 ○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 去聲 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朱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疑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爲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爲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爲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個人也聖人之心自有個勤懇惻怛不能自已處自有個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夢周公是眞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

否曰心本是個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蓋有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個證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也做得周公事遂夢見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爲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主不興其證兆自是恁地○胡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旦晝之所爲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也○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 通考 吳氏程曰甚矣吾衰也

句。註心身二字絶句。蓋承上文存行之語而以身心分之。雖未必程子本意然於義尤明○愚按張達善點本心身二字皆作一讀又以勉齋批點四書例推之凡者也指應爲讀則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恐當自作一句下文者字與也相應當作一讀於者字下庶得程子之本意【附】蒙引孔子不夢文武而獨夢周公者渠所志只是欲做周公若志爲文武則亦是無將之心矣故作春秋主於尊周他日有曰吾其爲東周乎亦只要做周公而興文武之道也非欲得文武之位也○集註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是夢者也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夢上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尋出志字蓋夜之所夢晝之所思也所思處即志○淺說大抵有是氣則有是志有是志則有是夢孔子夢見周公者志欲行周公之道也其志欲行周公之道者以其氣之盛而可以有爲也及其氣衰則無復是志而亦無復是夢矣或曰聖人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今日老而氣衰則無復是志何也蓋所志非一有以不屈於物而言者有以兼濟乎物而言者其不屈於一物之志則氣衰而志不衰惟兼濟乎物之志則氣衰而志自衰其所以氣衰而志自衰者蓋不能以此生將窮之日而畢吾平生無窮之願也理也亦勢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新安陳氏曰所之之往也】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朱子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意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又曰志於道不是只守個空底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附】蒙引學莫先於立志然有非所當志而志者則所趨不正矣必志於道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行此道而有得於心則謂之德德而不守之則始雖爲我得終必失之故又必據於德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至於心德之全而私欲盡去所謂仁也仁而不能依之則私欲有時而復萌而心德之在我者有不全矣依於仁則心德之全而與之爲一無事守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

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朱子曰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得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問據於德曰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爲忠而得此忠欲爲孝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新安陳氏曰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之方有可據守但又在守之固耳】【通考】【仁山金氏曰】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從此第二篇德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吳氏程曰】按德者得也凡得之稟受與進脩者皆德也若必曰行道然後有得則明德達德之屬皆不可通矣今本精當如此況胡伯量得之朱子面命尤足據也○【雙峯饒氏曰】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失此云行道而有得

於心何也曰前篇是泛釋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己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附】存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是據之也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合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底骨子○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己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熟天理與心爲一矣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西山眞氏曰道者衆理之總名德則行衆理而得於心者仁則心之全德也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附】存疑仁與德有分別仁是心德之全德則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謂之德得十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必心德全萬善備方謂之仁既仁了又何須依心德雖全然未至於純熟不能無間斷時如顏子三月不違是有間斷時也故必依於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顚沛必於是是依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

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爲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爲之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去聲**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妙散於日用苟有未通亦爲全體之累【附】蒙引自志道而據德自據德而依仁則本之在內者無不盡矣然又當游心於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則有以盡乎物理周乎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入矣不然則本之在內者雖無不盡而末之在外者猶有未周是亦君子分內之欠事也故必先志道據德依仁而又游藝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君子之道尚何有加於此○存疑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是並行如餘力學文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及待到依仁後方從事也○問小學之功以學藝爲先此却於依仁之後敎人何也曰小學習其事此是究其理習其事者方致力於儀文度數之間未必能通其意究其理則有深造自得之妙非初學所可同年語矣

○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一盛則一衰也**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求理而常玩物理以養性**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去聲**隙**乞逆反**而涵泳從**七容反**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

後者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末與外謂藝在彼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是用功無少間隙涵泳從容於義理事物之間則將優游饜飫而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可據底地位雖然如此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裏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個滯礙因此又却養得這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爲之理爲君有君之理爲臣有臣之理志於道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

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爲小人無之不害爲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爲先三者爲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爲本而藝爲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問道爲義理之總名何也曰道以人所共由而得名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己之所自得何也曰若爲父子而得夫仁爲君臣而得夫義者是也曰其志之據之何也曰潛心在是而期於必至者志也既以得之而謹守不失者據也曰不違仁者奈何曰吾於顏子之事既言之矣敢問六藝之目與所以游之之說曰五禮

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曰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是其名物度數皆有至理存焉又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游心於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之矣蓋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道德仁藝人心所當志據依游之地而不可易者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疏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詳味聖人此語而後以身體之則其進爲序先後疏密皆可循序以進而日用之間心思動作無復毫髮之際漏矣○勉齋黃氏曰道者義理之總名德者吾身所學而有得之善仁者本心之德藝者六藝之事是四者皆人所不可不留意者但三者最

重而藝稍輕四者之序則志者向之而不忘據者守之而不失依者隨之而不離是三者皆不可須臾捨也游則若用力若不用力而已上三者則互舉並行而不相悖游藝則有不必專心致志耳○問志於道一章古者八歲卽敎之以六藝之事明爲學之所當先也今於此章末言之而朱子復以爲學者於此當求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似以藝爲可後抑志道據德依仁是大學之事而游藝乃大學之極功耶潛室陳氏曰此却有首尾本末與前章別敎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又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胡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據依所當重游可以少輕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輕重之倫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貧也○雙峯饒氏曰志道如人行道據德如行路而有宿泊處依仁則又就宿泊處漸漸立得家計成却安居了游藝如居家有時出游也須游於藝若游從別處去則出乎

道德仁之外而爲放心矣○新安陳氏曰志道據德而依於仁則本之立於內者旣粹由此而復游於藝則末之該於外者不遺能深用功於本而以餘功及其末則內外交養而體用一貫矣通考程氏復心曰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以其用力言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其本體者言道德仁藝凡四者則道德仁爲本而主於內藝爲末而主乎外以用力言志據依游凡四節則志據依當先而最重游最後而可輕用力之時不失倫序旣能處重者而務於先又不以輕者而遺於後則本末可以兼該內外得以交養而日用之間所謂志據依者無少間隙從容之際所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眞不知優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他典反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禮曲禮下凡摯與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鄭氏音木匹鶩也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繁纓也拾射韝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束脩其至薄者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爲贄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爲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爲贄也然比羔鴈爲薄故云至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自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傳猶曰束脩蓋古禮也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敎之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敎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敎之也問束脩始相見之禮也人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之蓋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朱子曰誨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遽及之也當詳玩之○胡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累而趨於惡然皆可反而之善聖人仁天下之心曷嘗不欲啓其爲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往敎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敎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敎雖不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悖也但聖人之心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至於太甚爾附淺說註云不知來學則無往敎之禮此意輕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有鬱滯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抑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雙峯饒氏曰啓如啓戶畧開之也發如弓之張而爲之發其機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則其進也勇因而啓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敎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是也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也有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也○朱子曰悱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敎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

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蔽。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幷去聲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附】【淺說】學莫貴於有疑。尤莫貴於能悟。疑者深思而未達也。悟者因此而識彼也。不知疑。何以能覺悟。不覺悟。何以能長進。○【蒙引】或曰。若能以三隅反。又何待於復。曰所復者。又別一件道理。非以三隅復之也。○【存疑】夫子嘗曰。叩兩端而竭焉。此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亦是勉人用力。以爲受教之地耳。○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賢遍反於色辭者

也顏色。辭氣。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隅反乃復告爾【朱子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問程子云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有沛然底意思。【朱子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强聒之耳。必待憤悱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新安陳氏曰】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朱子曰】聖人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個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附】【蒙引】註哭謂弔哭。謂哭他人之喪也。若自家喪。豈但是日不歌哉。○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

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縱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音預於己【朱子曰】用舍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安於所遇【新安陳氏曰】遇用我則安於行遇舍我則安於藏無固必也命不足道也【朱子曰】命只是尹氏添此一脚。本文非有此意。顏子幾平聲於聖人故亦能之【程子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
雖窮居不損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皆不累於己。爾。○〔朱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八
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
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若用之則見成將出
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惟我與爾有
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
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
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
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
休。方委之命。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
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
求之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
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那曾計較命
如何。○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
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
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
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藏了。衆人便沒許大力量。然
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
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
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
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
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
物。故在聖人則爲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
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轉都不得。○此章
專在兩個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顏
於用舍行藏之間。如霽則行。潦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
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
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不奈何底意。何消更言命到得無
可奈何處。始言命。聖人說命只爲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
行將廢。命也。此爲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是爲彌
子瑕說。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

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厚齋馮
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我用則有
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
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
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惟于淵與己同也。說者乃
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爲邦之問槩可見
矣。○〔勉齋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己則
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
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用行舍藏玩
集註及語錄。一當就有字上看。常人未必有此也。二當就
則字上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當合兩句互看。
徇物者忘義。徇祿用之雖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潔身
亂倫。舍之雖藏而用之未必行。〔通考〕〔張氏師曾曰〕子謂顏
淵凡二見。如云用舍行藏。唯我與爾乃面命而稱其善。如
云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面命而痛其沒也。蓋文雖
異而句則同。前章子謂顏淵曰通爲一句。如子謂子夏曰
亦通爲一句是也。後章顏淵句絕。而曰字自爲一句。如子
謂仲弓亦句絕而曰字亦自爲一句是也。○〔仁山金氏曰〕
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
有此不待言者。但孔子聖之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
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聖之清。未免於必藏
爾。〔附〕〔蒙引〕用舍不必言用舍吾道。行藏亦只是身之行藏
非道之行藏也。然聖賢身出則道與之俱伸。身退則道與
之俱屈。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命不足道也。
命爲中人設。若中人未至無我地位。或進而主於行。到行
不得然後安於命。或退而主於藏。到勢不容已。然後以命
而起。○聖人無我。顏子未達一間。故孔子進他一步。許其
同能然者。實所以進之也。非互相標榜而已。若稱許之則
不必在其面前云云矣。如回也庶乎及語之不惰之類。當
非面語之詞。此云我與爾。卻是面語。面語則有引敎意。非
褒飾之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朱子曰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 好去聲〉

暴虎徒博馮河徒涉〈新安陳氏曰徒徒手而無所持也〉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上三句〉而教之〈下二句〉然行師之要

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朱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都亦不濟事又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后能慮底慮字相似此本爲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爲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勉齋黃氏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推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取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懲於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通旨〉朱氏公遷曰言臨兵制勝之道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敬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以懼也〈附〉〈蒙引〉暴虎馮河便有死之理故曰死而無悔蓋方其暴虎馮河時便已自擬其死而不以爲悔矣若已死了聖人又何待說不與○暴虎馮河有勇而無義者也臨事而懼能以義勇者也○臨事懼好謀成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然必如此者乃可與行三軍亦自然之理○〈存疑〉臨事而懼是就心說好謀而成是就事說必能懼而後能謀〉○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

之而不藏矣〈雙峯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遯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音預〉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遏故有是問乃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音扶〉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新安陳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子尚在願爲之執鞭其言本此）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陳氏曰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去聲）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朱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須要仔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南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之事亦有時而可爲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姑從吾所好而已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言者矣○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脈分明楊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附 或問小注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爲高其閑閟固其扃鐍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有也○存疑聖人此語爲中人以下者言之本文兩吾字俱指中人說今人部作聖人自言恐未是看來朱子亦不是如此說蘇氏聖人未嘗有意求富之說故圈外之○蒙引此章言富不可求是以命言非以義言也言命者爲衆人設耳聖人於富貴貧賤一安於義而已命不足道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爲言齊（如字下同）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側皆反齊之爲言齊如字下同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學之久因以忘味之久不則三月字連下文無意味矣）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慶源輔氏曰文聲音也情實也）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

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眞個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人有目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〇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始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〇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之事大而飲

食不足以奪其心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〇問程子改三月爲音字如何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旣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〇［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其聲容節奏而已併當與大舜無不幬載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之實而得之不趐如身有其事親歷其時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歎息者如此誠非聖人不足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也〇［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爲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嘗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歟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〇［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爲韶樂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歟［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月自作一句點〇［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聞韶三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增此以釋其意非本文也〇愚按張達善點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讀不知肉味句［附］存疑聖人在齊聞韶見其善而學之待至三月後而歎之此皆門人目擊耳聞者不知肉味此是聖人心裏事又不以告人不知門人何緣知之且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聖人食肉不知其味非心不在耶意聖人學樂之時當食不令人設或者設而不甚用蓋心在於樂於此不暇及如所謂發憤忘食終日不食者門人因而見之遂謂其不知肉味非眞食之不知

其味亦非三月之久絕不食也門人亦有心不在之疑朱子所答終未條徹

〇冉有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爲去聲

爲猶助也衞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苦怪反聵五怪反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衞衞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自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爲衞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附］存疑以子拒父自今觀之多少不順當不待智者而後知以子貢之頓悟猶必待問於夫子何也意當時皆不然蒯聵以輒爲是蓋惑於蒯聵得罪於父輒嫡孫當立

之說也。故子路直以夫子正名爲迂而不疑。不有聖人之論。是非之倒置久矣。然子貢此問其亦未聞性與天道之前也與。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

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卽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 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練小祥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子貢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爲辭矣 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

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 雙峯饒氏曰兼此兩句。方說得仁字盡。 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 所綺反 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問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蒯聵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聵欲入。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議者以爲當立公子郢。不知郢不肯做。蓋知其必

有紛爭也。使夫子爲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拔郢立之。斯爲得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纔傷着本心則不仁矣。○雙峯饒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而爲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爲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爲重。是不忍先其兄。若輒之拒蒯聵。則是忍於抗其父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仁乎。○雲峯胡氏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卽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爲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 新安陳氏曰兼諫伐言所以廣其不悔之實 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問子貢

衛君事(朱子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蒯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欲二者相去奚啻珷玞美玉直截天淵矣○問子貢欲知爲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底固爲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爲也○問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梩杌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問夫子以夷齊爲賢則其不爲衛君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仁之語然後知夫子之不爲何耶曰夷齊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爲甚得罪於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爲是非其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絶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知所決也○慶源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乖則不知察也蒯聵固得罪於父矣而以輒言之則子獨可以拒父乎輒嫡孫固在所當立矣然上不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君父又豈可以擅有其國乎是故爲國家者不可無君父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爲信也○齊氏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國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非武王而餓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脫然有見於富貴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於夷齊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爲有功必知輒爲名教之所不容)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扶晩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上聲)**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爲困極聖人樂無不在自不知其困極) **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爲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 **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

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卽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記此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職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歆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疏飲水之樂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孔顏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南軒張氏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灑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

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爲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雙峯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誘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寠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通考東陽許氏曰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爲外物所改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往而

非樂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通旨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而無所不樂顏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貧而樂者以此○貧而樂理之足以勝夫私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仁之可以廣其愛也富貴貧賤雖不同君子之樂無往而不在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平聲**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上聲**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眞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爲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爲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利於貞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脩省不知恐懼脩省則過矣無大過者爲此自謙之辭以敎學者深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大過是聖人不自足之意○

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覺軒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卽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易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不敢當之謙辭也謂無甚差則爲無差矣○聖人學易明乎天理之吉凶消長所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而人與天合矣尚何過之可言要之聖人所以謙辭者非是自以爲聖而有意於謙蓋亦眞見易道之無窮而有俛焉孶孶之意又因以教人使人知易道之不可以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學○慶源輔氏曰易道無窮皆自然而然非年高德卲心與理協默識神會未易學也人之處世履於憂患之塗又不可以不學易故抑揚其辭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間則知易固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以輕易而學耳○西山眞氏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爲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敎人使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屬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敎人之深意也

○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味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謂之辭耳【附】蒙引聖人生知其心自與易理相契安而行之其身自與易理相符若無待於假年以學易而僅得無大過而猶言此者蓋深見夫易道之果無窮且使人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不可不學者聖人猶藉之以圖無過人其可不學乎不可易而學者聖人又有待於假數年以學易然僅得無大過人其可以易而學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新安陳氏曰治之使情性得其正**書以道政事**述帝王之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雙峯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雲峯胡氏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識音式○謂不言而自得之**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朱子曰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敎人亦只是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所以吟詠性情故誦之者可以理性情理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著天理之節文故執之者可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計也情性

在內者。政事節文在外者。政事節文雖在外。而又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始假於誦讀。然後亦必須見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不講讀之也。○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父事君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附存疑此言聖人所常言以教人者。三百篇之詩。帝王之書。與所執之禮。此三者。皆聖人所常言以教人者也。易道精微。春秋晚年方作。又未可行於當世。故雅言未及。言詩禮則樂在其中。○蒙引執禮謂所執之禮與詩書一類也。○顧麟士曰按語類賀孫問執禮執守。恐當時以此目其禮。朱子不然之。大全反謂自有此名者。蓋本通義誤載。不可據也。大約大全引朱子語。多是割裂併砌爲文。然皆本通義。後人沿訛襲舛。亦頗多。惜不能盡是正之耳。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新安陳氏曰楚子僭王其臣皆僭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去聲與音余。○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音茲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去聲學之篤耳。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一憤一樂。循環代至。非謂終身只此一憤一樂也。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爲聖人之謙辭。若作終身說。則憤短樂長。不可幷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

論語大全卷之七 述而

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朱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泛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爲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半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與箇或有所感發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忘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詞。學不厭。敎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及處。蓋聖人處己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得與之契合。○聖人直是脫灑。私欲自惹不著。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南軒張氏曰。子路以葉公

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爲卽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耶蓋生知而好學則是其所爲生知者固亦莫揜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雙峯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附淺說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一橫一直說則是二意卽所謂全體不息也弘毅二字盡之矣蓋其一憤一樂二者循環直至老而不倦則無一理之或遺矣無一時之或息矣至極只粘帶全體說猶言全盡無遺也不可以憤之極樂之極爲至極此至極在憤樂至極之外亦不可以憤忘食樂忘憂分屬全體至極以不知老之將

至分屬純亦不已蓋憤忘食樂忘憂是逐事說必兼不知老之將至然後見其一憤一樂之循環而理皆全而且無間斷也發憤忘食不可專就求知一邊說蓋心有未通身有未體皆所謂未得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淸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音扶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朱子曰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濶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爲設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

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南軒張氏曰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跂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是聖人亦豈不可希玩味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勉齋黃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爲道廣大無窮故未嘗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已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諸家多以爲勉人之辭故尹氏辨之以爲生而可知者自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既知其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故生而知之者義理也

好古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勿軒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附蒙引此古字與信而好古之古同卽詩書禮樂之類不可說聖人好古敏求只是禮樂名物之類聖人是總說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聖人已不自認了又安得偏指敏求者爲禮樂名物之類尹氏之說自非正意乃後學議論之詞然亦實理也○存疑聖人於義理雖云生知然件件亦須照勘過方得精詳但其照勘却是一勘便破不如人之費力亦不害其爲生知也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日未及見耳未及聞者安得不去學若問禮問官學琴之類是也但其學與人不同耳○孔子以生知之聖每言好學諸家多以爲勉人尹氏謂禮樂名物等亦須學輔氏又謂學是驗其實看來都未盡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音佩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去聲明者故亦不輕以語去聲人也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言神而出之○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註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問如動靜語默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語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常及此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事未常言之也○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人則知所以為鬼神矣○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

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附蒙引怪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類力者如烏獲之能舉千鈞孟賁之生拔牛角孟說之扛鼎是也悖亂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類也鬼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降風雨霜露之所以慘舒四時之所以代序萬物之所以榮枯者是也○語怪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之事語神則啓人以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是故聖人謹之○不曰言而曰語者又有分別蓋人雖言及己亦不答也故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而本註一則曰聖人所不語二則曰不輕以語人可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朱子曰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脩省亦吾師也○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南軒張氏云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汪氏炎昶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說蓋取思齊自省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己有不善未必能改附淺說人惟以向善為心則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富貴德澤將以厚吾之生貧賤憂戚

肅王女於成隨所遇之人所處之地而皆足以發吾義理之正也若甘於自暴自棄則遇善必嫉其勝己遇惡必與之同惡相濟處約必濫處樂必淫蓋無往而不自賊也故曰一雨露也梧檟得之以養其柯條荊棘得之以養其芒刺咸其自取焉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式亮反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斷制以理○問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己還以理度其不可邪〔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

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閒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問桓魋其如予何此便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曰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己也又問聖人既知天生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耶曰患之當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爲然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託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撝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道言有此德則能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己而已與天爲一矣故其論公伯寮也猶以廢興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爲斷斷然自信之說〔附〕語類纔做聖人自反無愧說便小了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能違天害己也○〔蒙引〕天字以主宰言○〔存疑曰〕不以聖自居者乃平日謙己之本心以道德自處者遇患難而自信以慰門人而警強暴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平聲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閒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便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

〔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闊作與語之爲教人易知止與默之亦爲教所當知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爲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去聲而進也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朱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

慶源輔氏曰庸下者失之不及易以懈怠而止高邁者失之過易以陵躐而進懈怠者病在苦其難陵躐者病在忽其易今夫子自以爲無隱且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庸下者不至病其難而發勉思企及之志高邁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一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卽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及耶

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常存乎動靜俛仰視聽嚬笑謦欬之開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范陽張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頹然在上何足以爲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荄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羣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爲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夫子平日機栝盡於此而決之當時羣弟子自夫子一指之後皆知用意以觀聖人故鄉黨所載上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新安陳氏曰體道與鬼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與道爲體而無所隱於人也○汪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此言故記得詳密如此

附存疑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我輩從學多年再不可幾及意疑夫子有所隱不以要法教人故我輩學者再無從入焉耳殊不知聖人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則其進爲之序也由卑近則高遠可致舍卑近而務高遠則凌等凌節終無可至之理矣故聖人卽日用常行者以立教而不以高遠示人正欲使學者由近以及遠積少以高大是其淺近之教正所以進於遠大之階不敎以高深者正所以敎之也故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鄉黨一篇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可見矣○蒙引學者自家地位若淺則聖人雖不隱學者自隱矣○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意曰無一而不以教人者莫丘若也○顧麟士曰此章蒙引以與字對隱字字捷甚過義欲於隱字入言字以對行字却似添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朱子曰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爲忠爲信時全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說敎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是箇甚麼所以文爲先又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旣明而後脩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子以四教何以有四者之序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旣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誠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弟子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西山眞氏

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爲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脩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爲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爲學之功至矣○雙峯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可以使之脩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若外面顯見處尚未能行況裏面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智仁勇而後終之誠亦是此意○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脩行所以體是理於身存忠信所以萃是理於心○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己上看信是實理就事物上看○雲峯胡氏曰教以學文脩行知行當俱盡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脩行者力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附存疑忠以心言信以事言表裏之教也如

欲孝欲弟心無不盡是忠行孝行弟事無不實是信由知而行由裏而表四教之先後次第也○蒙引忠信疑通管文行前章主忠信疑亦兼知行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朱子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爲用亦何足爲君子附蒙引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未化者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恆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恆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恆皆未知學問者也○問善人是資質大段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爲善而不肯爲惡耳善人則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入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此但爲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雙峯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恆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爲君子次乎善人者爲有恆附存疑善人資質好事事依本分做是向善底人但未能到那極處有恆是有執持底人他所行底雖未必盡是却始終都是一樣此便是進道之資

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亡讀爲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問亡而爲有朱子曰

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以亡爲有以虛爲盈以約爲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就用度上說附蒙引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然所謂有恆者無他有爲有無爲無盈爲盈虛爲虛約爲約泰爲泰如是質實無僞方能有恆如使本無也而自以爲有之狀本虛也而自以爲盈之狀本約也而故以爲泰之狀如此者雖能僞爲於一時而無可繼於後難乎有恆矣然則所謂有恆者只是質實無僞耳○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新安陳氏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愚謂有恆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恆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恆之義其示人

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朱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爲善而不肯爲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吳氏曾氏說亦得之吳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嗣守成緒不至於爲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有爲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當得意而忘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貧約而爲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烏能久矣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而無以繼則雖欲爲有恒不可得矣○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篤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爲有已虛而以爲盈已約而以爲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況可言學乎○勉齋黃氏曰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三者誇大欺妄之意不實之謂也人惟實也則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又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恒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衆則其爲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恒者則資質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也○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閫奧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造於極有至聖域之理虛誇無恒者尙無入德之門戶況敢望進德造於閫奧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以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爲標準而能以有恒爲入門其庶幾焉通考董氏彝曰孔子論人有四等曰聖人君子善人有恒者順而數之善人之下又有所謂有恒孟子論人有六等曰善信美大聖神逆而數之聖人之上又有神人孔子歎人才之不多見故順數其人品之不齊孟子因樂正子之質美故逆數其成就之有等蓋聖人君子善人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者故善人之下又有有恒也聖而不可知之者謂之神非謂聖人之上又有所謂神人也)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音燭)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勿軒熊氏曰多能鄙事此亦可見)○洪氏曰孔子少(去聲)貧賤爲養(並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音角)是也然盡物取之(絕流而漁)出其不意(射宿)亦不爲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慶源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心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

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恝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爲天理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咈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已〔附〕存疑不免於釣弋取物之義也不綱不射宿愛物之仁也○聖人不綱不射宿之心與大舜不虛無告文王惠鮮鰥寡同一機軸○蒙引綱即大繩弋即生絲不曰網而曰綱者以其大繩屬網也不曰射而曰弋者以其生絲係矢而射也漢文帝身衣弋綈弋字義同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 厚齋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

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

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曰聞見大略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爲是彼爲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多聞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首尾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慶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學干祿章亦是總之云多聞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聞與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脩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附〕顧麟士曰說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則似嫌以知自任故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過知之次也雖無多不知非知之上者耳以下皆頂我字是夫子自言說故曰謙詞而勉人求知之法亦在裏面○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多聞而從多見而識便是學知亦依舊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話○多聞亦可識多見亦可擇善而從此云然者互見耳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附〕蒙引童子見謂得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

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依改正次序釋五句）蓋不追其既往（不保其往）不逆其將來（不與其退）以是心至（潔己以進）斯受之耳（與潔與進）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唯字全無意）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爲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爲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爲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附 存疑此章依張南軒說則非錯簡然牽強當依朱子作錯簡爲是○顧麟士曰不保猶俗言不管唯何甚淺說遠說俱作何必爲已甚）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仁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盍亦於日月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每事省察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爾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覺軒蔡氏曰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爲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纔一收斂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假外求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而人不知反求而病其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雙峯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卽此二字貼斯字 附 蒙引仁遠乎哉且虛說不可以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貼在此句內須安在下句集註云云都是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我字虛說不必指聖人身上說集註全不提起聖人○存疑欲仁工夫亦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其次則仲弓之敬恕是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昭公魯

君名稠音疇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時孔子在陳蓋記於陳也○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吳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譏誚之語也○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有不可掩者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爲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爲有黨而夫子受以爲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慶源輔氏曰且以有過而人知爲幸又可垂敎以警夫護疾忌醫者然其受以爲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爲萬世之法矣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爲之也當時吳盛强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娶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己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娶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吳氏曰夫子受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禮可知隱諱者臣

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彼蓋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於父子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雲峯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己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爲萬世之法哉通考董氏彝曰孔子之過過於愛君周公之過過於愛兄所謂觀過斯知仁其此之謂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

反復音覆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朱子曰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敎他自

歌一終了方合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爲善○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雙峯饒氏曰子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己之自歌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奬勸之**此見聖人氣象從**七容反**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遜謹審可知也然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幾於伐己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倣後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歌善之意而

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問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晦翁云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如何○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詠歎而淫泆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慶源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取人之善與人之善者可知矣附蒙引氣象從容故能使反而後和誠意懇至使之反有自下之意也謙遜是自認其不如彼也審密欲得其詳不掩人善使彼得自見其善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聲**之難易**去聲**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慶源輔氏曰勉人爲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雙峯饒氏曰身行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爲君子之德矣附蒙引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一體之於身見之於事也○存疑夫子之文章註兼威儀文詞解此獨以言解者對下文躬行君子言也躬行君子是渾成話謂躬行之君子若說躬行君子之道不是**○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問此章曰於文言其可以及

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雲峯胡氏曰此文字輕不過著於言辭者爾○新安陳氏曰文不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爲言而躬行爲行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包義

禮智故爲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
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爲人道之備爲之謂爲仁
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朱子曰〕他也不曾說是仁
聖但爲之畢竟是箇甚麽
誨人是箇甚麽○〔新安陳氏曰〕自爲觀十五志學
章可見教人觀博文約禮可見皆不外乎知行
然不厭
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雲峯胡氏曰〕
此雖夫子不
敢當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新安陳
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欲無非不息於仁
聖之道不厭不倦卽純亦不已也非己實有此仁聖之道
則有時而厭倦矣〔附〕蒙引世固有未能盡仁義而教人仁
義者但不倦却難故集註只提不厭不倦說○仁聖自然
者也爲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然於不厭不倦味
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
分別○〔存疑〕聖人不但不敢當仁聖之名又示人以造仁
聖之學也必兼誨人者成己成物然後爲人道之
全也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觀之可見
○晁音潮
氏曰名說之字以
道清豐人
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
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
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新安陳氏曰〕聖仁之道
若天下無一人能與於
此是終爲虛器而
無人能實之矣
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
誨人不倦自處上聲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
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朱子曰〕夫子故多謙
辭到得說抑爲之不
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處○其他人爲之誨人不能無
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
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過親見是恁
地如何解恁地說○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
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南軒張氏
曰〕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爲聖者亦可得而
見矣夫盡人道聖人也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天
之無疆也○〔慶源輔氏曰〕爲之不厭者仁聖之實誨人不
倦者仁聖之施非在己者有仁聖之德豈能如是公西華
蓋卽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
者所能效也○〔雙峯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爲何有
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說所以雖非聖
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章是見人以仁聖歸之己既遜
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
第三等底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
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去聲
之辭也〔厚齋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
下素行同
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禱疾亦誄其功
德故謂
之誄云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
神之佑也〔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
禱皇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
悔過遷善之意以
解謝鬼神之譴怒
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
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
矣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卽天地鬼
神天地鬼神卽我何禱之有〔朱子曰〕自他人言之謂聖

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某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雙峯饒氏曰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古誄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時嘗禱爾於神祇矣而卒莫之救蓋哀其死之辭也○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迨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之禱也

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儀禮第十三篇註云謂門戸竈行中霤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朱子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問嘗疑集註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夫自其論聖人所以無事於禱者其義固如此然此一句乃聖人自語也聖人之意豈自謂我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哉曰聖人固有不居其聖時節又有直截擔當無所推讓時節如天生德於予未喪斯文之類蓋誠有不可揜者○南軒張氏曰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達獨舉誄以爲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爲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於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矣○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爲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臣子則可夫子則不可領子路之至情明在己之正理夫子之心卽天地神祇之心也○厚齋馮氏曰觀夫子答媚竈之問以爲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然則行與天合禱何所用在子路爲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後禱則夫子不爲也○雲峯胡氏曰禱自是臣子之至情無所事禱自是聖人之素行不必以夫子之言遂謂禱爲無亦不必以子路之言直謂禱爲有要之鬼神之有無不必問但人之素行自不可失爾 **附**語類叔器問子路請禱注下是兩箇意思模樣曰是但士喪禮那意却只是箇小意思良久曰聖人便是仔細若其他人便須叫喚罵詈聖人却問有諸待他更說却云是禱久矣這如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樣却不是他心裏要恁仔細聖人自是恁地仔細不恁地失枝落葉大步跳過去說○蒙引無其理則不必禱此注當用在丘之禱久上○淺說其自謙也不爲退託其自任也不爲矜誇一本於心之誠實而順夫理之當然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雲峯胡氏曰與其奢也寧儉是言禮之弊也如此與其不孫也寧固是言弊之極也其終必至於此○新安陳氏曰奢失之過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爲害甚儉陋之害止此而已卽與其奢也寧儉之意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問奢則不孫朱子曰纔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斂也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誇張奢大之意便是否曰是 **附**存疑此與前章禮與其奢也寧儉稍異此章又推出一步說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南軒張氏曰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作所以舒泰爲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憂戚○厚齋馮氏曰蕩蕩日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附蒙引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心廣體胖此只做仁者不憂說大學本意較深○淺說仰焉不愧於天俯焉不怍於人利害不能爲之驚毀譽不能爲之惑但見其坦然而蕩蕩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聲有不偏

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眞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禀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

惟聖人全體渾上聲然陰陽合德

雙峯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

故其中和之氣見賢遍反於容貌之間者如此

朱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帶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則溫勝厲伯夷則厲勝溫○問集註云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爲陽而下三截爲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爲陰而下三截爲陽亦似有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言學者强爲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溫厲之說若直以厲爲主誠可爲一偏之論矣或恐人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皐陶陳九德亦然○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强久後自熟○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爲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新安陳氏曰常人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恭而安恭者嚴威儼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

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聲者不能記

慶源輔氏曰用心不密則見其溫不見其厲餘皆然

故程子以爲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方服反而玩心也

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朱子曰然此章就大體上看通考勿軒熊氏曰

以共發見者言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則收斂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用柔而體則剛陰用剛而體則柔溫與不猛皆屬柔陰也厲與剛皆屬剛陽也恭屬威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猛一也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

附 蒙引時乎溫也溫而厲時乎威也威而不猛時乎恭也恭而安○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言兼陰陽之理而中和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言其氣或偏於陰或偏於陽也則其見於容貌者亦偏矣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則氣質亦中和而於本然之德性無所障礙矣故此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云云非容貌有中和之氣乃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也

存疑恭而安與上是自爲一類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七終

君子坦蕩蕩章

附 淺說孟郊詩曰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眞可謂戚戚矣然東野豈小人哉學未見其大而心不免於累物欲爲君子而未能者也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閑不似世人忙裏老生平未始得閒顏堯夫之氣象何如哉大抵胸中光睿則無往而不從容也若乃浪齊是非强釋凝滯駕天風以放曠擊溟水而逍遥此其蕩蕩非吾之所謂蕩蕩矣不可以不審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通考〕勿軒熊氏曰丙六章言古之聖賢八章記孔子之言七章記曾子之言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音泰**王之長**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扶又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通考〕〔仁山金氏曰〕三讓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爲終遜則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爲通蓋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善按劉氏敞云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

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泰伯見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啓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讓又明道亦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皆於經文三讓字親切〔附〕〔語類〕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

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問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通考〕〔仁山金氏曰〕按詩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太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大王前日猶能奔國於狄人侵豳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大王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勿軒熊氏曰〕詩言實始翦商魯頌張大之辭與書言肇基王迹同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兄弟讓國如孤竹君之二子固亦有之泰伯之讓季歷即此類人知其以國讓不知其實以天下讓也**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

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王夫音扶**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謂二代交會之間**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朱子曰〕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從大王翦商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泰伯採藥荆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爲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

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

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不從事見賢遍反**春秋傳**吳越春秋

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號後乃尊爲大王名亶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蠻荆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荆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爲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斷髮文身因其俗爲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爲勾吳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問泰伯逃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大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爲天下之公而不爲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曰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心泰伯之讓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爲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也○大王見商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心卽夷齊扣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大王之心卽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論語兩稱至德一爲文王發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大王翦商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巳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或問其爲至德何也曰讓之爲德至矣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讓則其讓大矣而又隱晦其迹使民無得而稱焉

則其讓非有爲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不可加也曰大王有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毁髮膚皆非賢者之事不合於中庸之德矣曰大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齊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不爲狷王季受之不爲貪不赴毁傷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所以爲至德也○陳氏曰泰伯讓國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人莫知其心所以聖人表而出之蓋其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處商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類夷齊而又泯其迹也○雙峰饒氏曰泰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上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爲他日開拯民水火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翦商之志苟不併與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由傳之季歷不得遂其志矣今日泰伯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涉三世事幾漫滅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子推原周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後人始知之歟〔通考〕朱氏公遷曰德之極其盛者卽其一事而言之○〔仁山金氏曰〕王文憲謂此章用古註脩入未及改也竊嘗以經考之大雅皇矣之三章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讀此詩者則知泰伯王季兄弟讓德之光玩朱夫子以天下讓之言又當攷諸此可也然魯頌稱翦商文公謂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以是推之則語錄雜出於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証集註也〔附〕語類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卽是不從太王翦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

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去圖商○問太王方爲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伐密伐崇氣象亦可見然猶服事殷所以爲至德○蒙引泰伯不從此正泰伯之所以讓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荊蠻者特以遂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太王翦商之志旣不可回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去之以滅其迹非固以無君之罪而嫁之也若讓天下處都在前之不從上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事也自太王乃立季歷以下至武王乃克商而有天下皆是敘周家來歷見得武王只是終太王翦商之事耳非固以文武之有天下實泰伯之所讓也○泰伯若從太王翦商之志則天下爲泰伯有矣故曰三以天下讓非因後來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其實是曾以天下讓也○泰伯之讓季歷正與伯夷之讓叔齊其事迹與心正相契合而註不言者泰伯之以天下讓不在此也故集註不曰卽夷齊讓國之心而曰卽夷齊扣馬之心云云○蓋其心卽夷齊扣馬之心夷齊之所執者君臣之義也泰伯所執者亦君臣之義也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之於武王有犯無隱其去就可以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則當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迹此所以民莫得而稱之者也至德只在可取不取上而帶又泯其迹意不可全重在泯其迹上若重在泯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不去了○此章一則見泰伯全君臣之義所謂三以天下讓也二亦足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也重在君臣之義至父子之恩亦帶說對待舉不得○〔存疑〕天子稱泰伯至德是就君臣之分上說與下章稱文王一般若謂泰伯知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卽逃去以遂其志至武王遂有天下是以天下讓爲至德此却與夷齊之讓一般非夫子所以稱泰伯之意矣蒙引斷以朱註泰伯不從爲是以天下讓最是○〔顧麟士曰〕泰伯不從四字畢竟主意讓天下起初只是讓與商以後來推說又似讓與周故

朱子相反相成之說最爲圓活要此且論讓者不論受者渾融些尤妙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葸絲里反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朱子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 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朱子曰〕禮只是看合當恁地不恁地若不合恭後却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葸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不當直後却要直如證攘羊之類便是絞○〔南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爲罷勞愼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所貴於恭愼勇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爲要矣○〔慶源輔

氏曰〕恭愼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爲之節文則過而爲四者之弊○〔雙峰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是謂勞愼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葸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德以得中爲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過故有弊〔通考〕勿軒熊氏曰六句皆以則字爲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也是反說下二則字其效也是正說〔附〕〔蒙引〕勞葸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方勞葸亂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偸薄也〔雲峰胡氏曰〕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

上行下效也。附蒙引此親字。與君子不弛其親之親同。兼父母諸父昆弟子姓說。故舊卽與故舊無大故之故舊同。○篤字重。不遺字輕。篤於親。不遺弛於故舊。自有輕重。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云云者。言知所輕重則恭愼勇直施於親舊者。自無過中之失。而民化德厚矣。然較牽强。○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朱子曰横渠說未敢決以爲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毁傷見孝經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新安陳氏曰此字指今病時與上平日字對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毁傷也新安陳氏曰追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去聲之以致反復方復反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通考吳氏程曰免夫句計示門人句○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乃子張將死之言君子保其身以沒爲去聲下爲是同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慶源輔氏曰終者成其始之辭死則澌盡泯沒之謂君子平日以保身爲事故於將沒可以言終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乎新安陳氏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性尤全受之大者身體雖全德行有虧不可謂之全歸尤爲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虧也

○朱子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昏睡著遇身有痛癢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簀之意同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歟○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述孔子之言也今若此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道明信道篤故能始終不息如此○西山眞氏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

易簀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爲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雲峰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曾子嘗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能實踐其言矣附存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正意只是恐傷其身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識音志記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朱子曰暴剛者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很戾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緩亦是慢附存疑暴粗厲也厲是粗蠢不細膩不作嚴厲說蓋嚴厲是見於面者容貌說不得厲慢放肆是箕倨之類暴慢小註分剛柔不是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朱子曰正顏色亦著力不得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人顏色自恁地而中

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近字是對上遠字說○新安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倍背並音佩謂背理也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卽容僞不得附語類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聽人人皆然工夫却在勿字上籩竹豆豆木豆新安陳氏曰三禮圖說籩盛棗栗脩脯糗餌之屬豆盛菹醢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新安陳氏曰此語甚濶籩豆器物皆包在內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平聲存省悉井反察而不可有造七到反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夫音扶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分扶問反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和靖尹氏曰曾子所謂容貌乃睟然見於面者出辭氣如脩辭立其誠有德必有言是也暴慢鄙俗非謂人也謂己所有爾故曰遠○朱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所以可貴者爲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且言世上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僞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

○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爲道彼爲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此則其賤在彼矣籩豆之事非是說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有司管底其事爲輕耳今人於制度文爲一一致察未爲不是然於己身都不照管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者也籩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爲脩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是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改本以驗爲效非其以下改爲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爲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驗似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爲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指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

間所貴者在此三事而已然此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籩豆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暴慢正顏色不出誠實出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爲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己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將死諄諄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陳氏曰此章重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則臨事持守之說也舊說雖有根源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疎潤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內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始終兼貫其義爲長○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爲說乃朱子欲爲學者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之守如樂記曰鋪筵席陳尊俎列籩

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籩人皆有司也○新安陳氏曰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即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即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如動容貌便省察其斯遠暴慢矣可也下二節做此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始無欠闕又此必因敬子之失而告之其爲人得非忽畧於脩身之本而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動正出之間即存養地頭暴慢信鄙倍即省察之條件遠近二字即所貴乎道之工夫周旋中禮正由中出則異時成德之事蓋脩身乃道之本操存二字上該程子之意省察二字下示學者之方可謂備矣大抵孔門論學未嘗懸空說存養兒容貌顏色無時不然豈必默坐存想而後爲存養然只默坐存想已是正顏色矣附蒙引此君子對有司而言大概指孟敬子一輩人說不必專以德言○此三句身上事盡之矣而心亦在其中但亦就孟敬子所及者而語之若正論脩身則須自誠意正心來○脩身

之要即爲政之本也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此即集註舊說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賢遍反於外亦即集註舊說曾子蓋以脩己爲爲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勉齋黃氏曰曾子之意則但欲其在外之無不正而集註之意則以爲未有不正其內而能正其外者也況夫暴慢也信也鄙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脩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獨可爲孟敬子之師法而已○胡氏曰曾子之

疾見於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簀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貫者三省察之意多二章皆卽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專以功夫言而氣象因可見也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 計較也友馬氏融以爲顏淵是也厚齋馮氏曰曾子之亡友多矣獨以爲顏淵者非顏子不能以與此然顏子與曾晳爲輩行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曰同師門則皆友也

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該以能至若虛不見物我之有間去聲

○此謂犯而不校 故能如此王氏曰二句包盡上句知之事下句仁之事○問以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自覺人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蝱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

○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慶源輔氏曰以事言也釋上四句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慶源輔氏曰以事言也釋下一句非幾平聲於無我者不能也問幾字朱子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

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第曰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曰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處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或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挾其能而故問之也雙峯饒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猶己故人雖有犯不忍與之校曲直纔校則直在己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偏覆之意又曰分言之則如上文所云合言之則能問不能犯而不校皆是無我故又引謝說以包之○吳氏曰子貢多聞故於顏子見其聞一知十曾子力行故又見其如此○雲峯胡氏曰聖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是附蒙引以己之能問人之不能以己之多能問

人之寡能其有也不自以爲有而若無然多其實也不自以爲實而若虛然人若以非禮犯之我本直而曲在彼也己亦安然受之恬不與較曲直昔者吾友蓋嘗服行於此矣但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便見今之無其人也○以能問於不能四句以知言有若無貼問不能句實若虛貼問於寡句能不能就所造之高下言所問者終是其不能處或未能自信處○顏子之問初不知我是能彼是不能也但彼雖不能我所問者却是彼之能處非此事我本能也又却去問人那人又是不能者如何答得却枉費了工夫非聖賢之實心下問○犯而不校是何所存者大故人犯著他他自不覺得此句對上四句獨以行言力行之事多而獨以不校言者於此逆境尚能善處是爲能行人所不能行則其他可知矣此曾子之善立言也○淺說能者能知夫義理也不能則未有所知也多者博聞廣見而所知者多也寡則聞見孤寡而所知者無幾也有卽所謂能而無卽不能也實卽所謂多而虛卽其寡者也以己之能問

人之不能以己之多能問人之寡能非自以爲能且多而姑爲是退託以下於人也但天下之義理無窮已雖能知而有矣然容亦有未能知或知之而未敢自信者雖有而自視則若無焉惟其有若無此其所以以能問於不能恐彼亦或有能而可以爲吾資也己雖多能而實矣然容亦有不盡知或盡知而未敢盡以爲然者雖實而自視則若虛焉惟其實若虛此其所以以多問於寡恐彼亦或多能而可以爲吾助也犯者我無所失以召彼之擾而彼之冥須粗纍自肆其橫逆以干於我也犯而不校者非氣弱而不能與校也非慮患而不敢與校也非含忍而不欲與校也亦非待之以禽獸而以爲不足校也蓋其所見者遠所存者大包含徧覆初不知我之有閒於人而愷悌慈祥又安知人之有犯於我萬物既皆我則我將誰校耶夫欲然自視而必以問於人洞然無我而不以校於人若此者惟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從事於斯者言其能爲如是非言其學爲知是也○不能且問況能者乎處逆境尚無芥

帶況順境乎只用數句便見顏子之知無不周而德無不備也○顧麟士曰蒙引存疑淺說俱以有若無貼以能句實若虛貼以多句至達說以下始有各開之解○通義白雲許氏曰能不能以事爲言多寡以明理言甚細妙但如此則不可分貼而可總承○沈虹野曰能即有也多即實也有若二句即看上二句點他虛心出來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 朱子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問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爲用亦何足爲君子○新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

故知爲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爲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足以託恐不免爲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爲他人所竊也爲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苟息死於奚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槪言而節爲之本

與疑辭也決辭設爲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朱子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得方可若

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低也都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爲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爲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新安陳氏曰既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疑其爲君子人者今決知其爲君子人矣大意以節爲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者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雙峯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明重在於節也○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幼孤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見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

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以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附淺說事變之來國勢搶攘人心搖兀死生利害之際而從違趨避實關係乎大節其人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堅定而不可撓義當如此則斷如此爲之義當如彼則必如彼爲之顧是非不顧利害論逆順不論生死其節之不可奪又如此○蒙引臨大節大節字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謂臨大節所在利不苟就害不苟去也託孤寄命分爲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託孤必兼寄命如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兼託孤者如高宗在諒陰政事聽于冢宰又如季任爲任處守是也○臨大節不可奪有生者有死者不可以生者爲優死者爲劣看事勢如何曾子只言其節操之堅耳蓋承上文二可以字說來恐不消說到死處然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亦不可拘定○存疑周公處流言之變而不失其常詩稱跋狐疐尾赤舄几几不奪又不足言也○顧麟士曰大節節字非集註其節節字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新安胡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潤 毅魚既反 強忍也新安陳氏曰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 非弘不能勝平聲下能勝同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朱子曰弘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若容民畜衆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衆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爲判別此便是弘○弘乃能勝得箇重任毅便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去前面倒了○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潛室陳氏曰弘言其量之容猶大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勁猶健馬之足以致遠○雲峰胡氏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致遠不以半途而自廢也○呂氏曰自小者無敢爲之心自怠者無必爲之志此弘毅之反也通考勿齋程氏曰寬廣有容足以任重是之謂弘堅忍持立足以致遠是之謂毅○仁山金氏曰曾子本意正是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爲擔子重而道路遠也下文開說任重是仁以爲己任道遠是死而後已惟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遠集註本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正說此意無規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反說以盡工夫交進之詳爾附存疑任是死字猶云擔子也道路途也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反 可謂遠矣朱子曰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爲己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於說仁而但欲知之者矣與生俱生無有間斷死而後已可謂遠矣非強忍堅決何以致其遠且曰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矣○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者易失之不毅毅者易失之不弘然弘毅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何也蓋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仁之任重而道遠

如此是豈可以易爲哉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遺非弘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 附 蒙引仁者人心之全德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無一之不統於是○看集註必字及不容字後四句全說任重而道遠未靠在士者用工處若說得欠斟酌便是弘毅了須知任重道遠是所以當弘毅處弘是有擔當毅是能耐久弘毅之實一也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 此是寬以居之之居 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朱子曰曾子言以能問於不能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毅處○新安陳氏曰此章初以弘毅二者並立對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已作一意貫說下來又所謂死而後已者何事哉即是己所以任此仁者身體

力行至死而後已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不假訓釋辭約而意貫矣 附 顧麟士曰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勉人爲仁仁以德言弘則欲其全體之毅則欲其不息之較細捷○此四句解而兼歎之辭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 新安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爲正鄭衛之淫奔爲邪 附 蒙引詩本性情有邪有正人之性情有邪正詩亦有邪正邪正二字起下文善惡字 其爲言既易 去聲下同 知 詩辭明白而近人情 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 新安陳氏曰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複翻倒 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 去聲 善惡 去聲 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附 語類辟如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其力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 新安陳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己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己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爲處己接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纖悉如此○新安陳氏曰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 附 蒙引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亦不是以本對文言節文度數即恭敬辭遜之節文度數也此兩句猶上節云詩本性情意詩自是詩性情其所本禮自是禮而恭敬辭遜其所本也○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度有長短之制

數有多寡之宜 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 音斤諧 之束 出記禮運○新安陳氏曰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 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得力在此○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 附 蒙引卓然自立者有定見有定力善必爲惡必去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 平聲 唱迭和 去聲 以爲歌舞八音之節 前漢

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爲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三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爲律陰律爲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仲呂皆曰律陽統陰也○白虎通曰土曰塤竹曰管革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木曰柷敔金曰鍾鏞此八音也○朱子曰書云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爲商羽聲輕清其次爲徵清濁洪纖之中爲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一等謂如黃鍾爲宮則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還至無射爲宮便是黃鍾爲商太簇爲角仲呂爲徵林鍾爲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概下而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概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

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査滓壯里反○新安陳氏曰邪穢謂私欲之汙惡皆蕩滌而無餘査滓謂道理勉强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附語類到得成於樂是甚次第幾與理爲一看有甚放辟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毫髮不善都盪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而自和順於道德者**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附纂引仁義以人性言道德以仁義之本原言天道也**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樂而言三節當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字皆學之得力處也○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爲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興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出仕所以養之者備矣理義以養其心禮樂一作舞蹈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到成處却是自然恁地與理爲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爲歌舞入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說人之性情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査滓而使之盡化學者於此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勉强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成則

渾全此三節其間甚濶學者於此眞積而力久焉則自知
之○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
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
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
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齊氏曰
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
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雲峯
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
禮行之事成於樂行之熟故曰仁熟○新安陳氏曰夫
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所以成就其
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通考仁山金氏曰興詩
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樂是融化○黃氏紹曰興詩立禮
成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也詩禮樂爲六藝之一但謂之
游則與興立不同過庭之訓自初學之所急者言之聖人
教人雖不出乎文行忠信至於施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

後之序也附存疑成雖說由於樂要人之所以成德工夫
尚大不是平日都無工夫只一箇樂便會成蓋平日積學
工夫將至有成德樂來從也使融化譬如鎔金火候
一到把鹽硝來一點就鎔了興詩立禮須要如此看按內

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

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下同**先後淺**

深也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
始學詩學禮學樂興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
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
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
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喩之旨其言近而
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
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
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

其初若甚難强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
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
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
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
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庭之上而其酧酢之際得以正
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
以旦暮而能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
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
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
詩禮之後焉○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
而後禮此章非爲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學
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得力處其先善心興起是於詩
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梢德性純熟
是於樂上得力○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者
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如此通考勿
軒熊氏曰灑掃應對詩書六藝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

小學窮理正心脩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
附蒙引學者所造必先有以興其好善惡惡之心然後其
善實有諸己惡實無諸己而能卓然有立不爲事物之所
搖奪既能立了然後進而至於義精仁熟而成矣然其所
以興所以立所以成又皆各有所由得○興立成三字皆
以己能者言謂其興也得於詩其立也得於禮其成也得
於樂○興於詩見詩之當學也立於禮見禮之當學也成
於樂見樂之當學也又須細認興立成字○興於詩者以
詩能興人也立於禮者以禮能立人也成於樂者以樂能
成人也故集註上三截皆言詩能興人禮能立人樂能成
人也下三截方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三句大學
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難易先後淺深者詩易於
禮禮易於樂興爲先立次之成最後興者淺立者深而成
又其深者也○語錄謂禮指文樂指本非也集註立禮起
句便云禮以恭敬辭遜爲本不見全見文解成樂起句便
云樂有五聲十二律不見全是本解大抵詩禮樂皆在外

○朱子謂是三者只是游藝一脚事。史氏曰。雖云然興詩卽是志道時事。立禮卽是據德時事。詩禮雖是藝中所該然方興方立只可爲游之之漸未可遽謂游止於如此也直至成樂方是依仁以後時事此卽游於藝之極至處至此則興詩立禮之味亦熟而游藝之實可見矣○非興無志非立無據非成無依。興雖在詩而所興者則是志道立雖在禮而所立者則是據德成雖在樂而所成者則是依仁○藝是脩治道德仁之器具道德仁是頓放藝之處所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音扶)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並去聲)應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問成於樂是古人眞箇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鍾鼓管絃、方厎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厎於成否、朱子曰、古樂旣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閒可見其遺意耳故曰今之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思耳○西山眞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旣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焉今世所用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眞可以感發興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尙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雲峰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之難無眞氏之說後世遂眞以成材爲難矣況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天高地下合同而化天地間自然之禮樂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通旨朱氏公遷曰言爲學之序自其成功而言也此章兼知行言興於詩是知之功立禮成樂是行之功況知之而後能之三者皆有知行兼備之意也○又按此二章

是學者爲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人自言所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矩是聖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善信至聖神是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於聖人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理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矩則聲爲律身爲度權有不必言者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知之則人求知之心勝而由之不安甚者遂不復由而惟知之爲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至者亦過之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也○所由雖是他

自有厎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敎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自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知之亦須積累涵泳由之而熟一日脫然自有知處乃可亦不可使之强知也○理之所當然者所謂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聖人之爲禮樂刑政皆所以使民由之也其所以然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而况於庶民乎其曰不可使知之蓋不能使民知非不使之知也○潛室陳氏曰謂政敎號令但能使民由行於中不能使民洞曉其理非不欲使之曉也勢有所不能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陳氏曰所當然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新安陳氏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當然之理雖凡民可律以持循其所以然之妙在學者難遽求其領會而况於凡民乎○雙峯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使之由此理不可使之知此理○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爲是暴爲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使之曉

○程子曰聖人設敎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新安陳氏曰借狙公之愚羣狙以比後世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豈聖人之心乎

列子云宋有狙公者善養猨猴之人故號狙公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芧〔音序〕栗也一云橡子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由此也○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爲是哉使民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之但能使之由之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西山眞氏曰聖人之敎惟恐不能開明下民之心如申韓斯鞅之徒所以治其國者專用愚黔首之術不知民可欺以暫不可欺以久故卒以此亡可不戒哉附〔存疑〕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亦是此意○顧麟士曰按鄱陽朱氏曰此章明人君敎民之效則民字似亦只對上人言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去聲〕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敎養之不盡敎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慶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之資而又不安分是不知義也所謂有勇而無義爲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雙峯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爲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屛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爲而致亂乎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卽其私意而言之惡不仁之人本得好惡之正然疾之已甚則是惡之無節而流於不正矣又按不能去之而疾之已甚則致亂之由也力能去之則屛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除亂之本也此論語大學之言所以並行而不相悖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音色〕也〔朱子曰夸人所無是驕挾

己所有是吝○張子曰古聖人才藝之多莫如周公觀其自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雲峰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然德極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有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能技藝之美必不能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爲向上一著事○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才美則驕吝容或有之又曰驕氣盈吝氣歉苦忝反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

也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有德則自無驕吝與驕吝相因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意分曉然後說此方得○問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曰如曉此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無以爲驕驕者吝之所發吝者驕之所藏吝之所有驕之所恃也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吝爲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要驕人爲是要驕人所以吝○西山眞氏曰程子爲驕氣盈吝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爲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容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爲有餘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爲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爲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胡氏曰驕張王吝收縮姑以驕吝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即閉藏者爲之地也根本枝葉相爲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欲翦其枝葉當先拔其本根可也○存疑以能夸人是驕以財夸人亦是驕吝亦然○淺說其餘才藝之美何足觀哉○顧麟士曰按通義白雲許氏曰其餘亦指才言解同達說特餘事也便多一折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

得也朱子曰此處解不行作志稍通耳○慶源輔氏曰後世之士求祿之志皆在爲學之先不然則不學矣○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況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朱子曰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守死只是以死守之善道猶工欲善其事之善又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了道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

學之功〔朱子曰〕篤信乃能好學亦有徒篤信而不能好學者不好學以明理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回矣故篤信又須是好學守死乃能善道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者如荊軻聶政之死徒死而已比干之死方能善其道若不善道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又須是善道然雖曰篤信而未能至死不變則其信亦不篤矣故能守死方見篤信之效雖曰好學而不能推以善道則其學亦無用矣故能善道方見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須要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為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非也〔附〕〔存疑〕四件要平說謂學者要篤信要好學要守死要善道○〔蒙引〕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善道謂能全乎道也去就出處皆在此四者外此是士之本領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音問矣故潔其身而去之〔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幾而作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則不居非徒以遠害也去就不審以及於難則其死也亦死於愚而已非死於義也是故貧賤患難之中君子貴於守死而亦不徒死守死將以善其道也徒死豈得為善哉

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賢遍反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甚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慶源輔氏曰〕好學以善道則見道明矣篤信而守死則信道篤矣見道明信道篤必能審去就出處之宜守常固必行其道遇變亦必能守死以善其道也○〔雙峰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道則無適而可惟有隱而已〔附〕〔蒙引〕危邦不入不危斯入矣亂邦不居不亂斯居矣非一於不入不居也去就之義潔猶有就一邊在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音祿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為其進而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己進不失義若咸無焉則是碌碌庸人而不足以為有亡矣冒士之名而無士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附〕〔蒙引〕無可行之道無能守之節以出處言而去就在其中○上邦字指國對天下此邦字單言指一世而兼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而見得透也天下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於行也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為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為無守蓋此兩句自是說他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是無學無守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上聲之分去聲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雙峰饒氏曰〕邦有道而貧賤是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辨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

好學善道㡳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眞守死是行之篤○雲峰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爲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死生之變可也而况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爲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爲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爲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古敏求曰好學其敎人獨於此拳拳焉通旨朱氏公遷曰巧言令色足恭憲問恥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即其可恥之事而言已上皆以道心言如恥惡衣惡食之恥則又人心之私也故衣敝緼袍而不恥乃所以爲賢非所以爲病也附淺說篤信好學屬有學守死善道屬有守一說以篤信守死屬有守以好學善道屬有學恐非是蓋篤信者自信不惑也有知見意守死者固執不可奪也有行爲意好學善道二者之分知行自明白可以善道爲好學之功不可以善道爲好學之事也○君子全德重在有學有守上惟有學則邪見不能惑而自知出處去就之義有守則利欲不能牽而自得出處去就之正鼂氏註似略欠輕重○存疑末節因上文說是餘意言天下有道則見若邦有道貧且賤恥也危不入亂不居天下無道則隱若邦無道富且貴恥也○顧麟士曰危邦二句下繫去就天下二句繫出處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不出其位之意問而告乃推廣餘意也○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朱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爲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於天子不可過於天道乃爲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彼此之間各有分守皆不可以相踰乃爲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爲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爲也○雙峰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議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爲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爲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右不可侵左雖同寮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附存疑此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是謀欲爲之也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茅言之當世之務亦可謂出位乎○蒙引謀是思所以處之非但泛論而已故註以任字代之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程子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蹈海由樂正爵不用而放棄之也○或問關雎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朱子曰自關關雎鳩至鍾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自巳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亂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樂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古曰古賦末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關雎之末章爲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

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太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摯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歟。[通旨]宋氏公遷曰此自樂之中專主聲音而言之語魯大師樂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三章見聖人正樂之功[附][蒙引]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存疑曰]關雎之亂所奏之樂必是大武。蓋周家王業成於關雎故以此詩櫽括通篇之意爲亂也○[顧麟士曰]按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樂凡四節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此歌止瑟此第一節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止磬此第二節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間所謂間歌三終也此第三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所謂合樂三終也此第四節則味合樂並作語似其樂既正之後至第四節歌關雎始盛非謂至此猶盛以終

該始之謂也大抵聖賢語只是平說無一可添造扭合解亂爲卒則此第四節處三節之後是其義矣韋昭又云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則關雎爲四節變更之首亦可通也頗謂確然高明必有以教我者○過此卽工告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賓乃降亦見鄉飲酒禮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　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悾悾是拙模樣無能爲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慶源輔氏曰]狂者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不解作爲今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絕之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爲不屑之教誨也○[新安陳氏曰]狂侗悾悾者氣稟之偏蔽不直不愿不信者氣習之不美旣拘於氣稟而氣習又不美如此眞棄才矣雖曰甚絕之之辭使其知爲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倪結反）**者必善走**[新安陳氏曰]此有是病必有是德之譬也**其不善者必馴**[新安陳氏曰]不善走者必馴熟此有是德則有是病之譬也**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慶源輔氏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上有德而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下者棄才也以是

三者品量天下之才無餘蘊矣○[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己反以義責人却不直倜者凡事只是恁地謹愿不敢妄動也好而今倜者却不愿要妄動悾悾者無能爲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爲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詭詐狂倜悾悾這是得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愿不信都却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棄人[附][存疑]倜無知是不聰明心下鶻突底人愿謹厚是謹守故常不敢妄動漢光武舉事人曰謹厚者亦爲之可見謹厚是不妄動也緣他心下無知識故祇守常習故不敢開步做此自是他安分是他好處倜不愿喪其美矣○悾悾無能是才拙無能幹底人緣他無能爲故爲人亦無處詐一是一二是二外如是內亦如是如此信實此自是他好處悾悾而不信喪其美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爲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荀勇反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精神千方自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新安陳氏曰爲學之道當如湯之撿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苟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一說如撑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退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

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新安陳氏曰卽是莫謂今日不學有來日之意○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爲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附蒙引言人之爲學惟日孜孜而競尺寸之陰其用工已如有所不及而其心猶竦然恐其或失之而竟不能及也學如不及以功言猶恐失之以心言聖人之意蓋謂今日之學既無此工夫而心中猶泰然不知恐懼則將如之何○淺說猶恐失之四字卽如不及三字但上句以用功言下句以存心言猶云學如不及心如不及只是學日求進而心常恐不進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音洛也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爲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今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新安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與上見其巍巍附蒙引原來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獨舉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以爲意尤見其巍巍○存疑有天下而不與不是天下做天下我做我都不照管他只是不把他來動心意蓋有天下是何等尊貴何等威權何等奉養却不把來在身上自尊富自威福自奉養似全與他不相干預一般故曰有天下而不與○舜之好問好察下車泣罪看他曾謂我貴爲天子不可下問下泣罪人乎禹之菲飲食卑宮室看他曾謂我富有天下當厚自奉養乎眞有天下而不

與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朱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雙峰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耳附存疑無不覆幬巍巍乎天之大也蕩蕩

乎民無能名焉堯則天之大也無能名正是則天之實堯
之則天處只以德之覆冒者言中庸配天正是此意下文
言堯之德不可名但見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
所可見者如此而已其德之大終不可得而名也成功文
章乃德之有顯迹處要其德之大也含無盡此何足以盡
之○堯之德既以覆冒者言則成功文章不可說是德之
用處○蒙引或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此獨贊堯之盛
何也惟其有堯治功之盛是以有舜治化之盛因舜之無
為益以見堯之大也○巍巍指
天蕩蕩指堯對天之巍巍說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 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 煥光明之貌文
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新安陳氏曰此字指

成功與文章而言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
功業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其德之不
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
治天下 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法則之則朱子想以末二句取之 故民無得而名焉所
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雲峰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
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地一也 附蒙
引成功文章此特君德中指其一二而已其餘難以言語
盡也正是民無能名處新安之說未審○成功是事業成
就處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文章是其所以致
成功底成功以積效言文章以其所施布之天下者言○
文章禮樂法度也禮樂教也法度政也○或曰成功巍然
文章煥然似亦盡矣猶為不可名乎曰大哉聖人之道洋
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止一箇成功一箇文章便了

得耶但成功文章亦不可小小說曰巍巍乎曰煥乎大抵
大人分上無小事但孔子之意則以為此不足以盡堯耳
○邵伯温皇極經世解曰堯得天地中數故孔子贊堯云
云楊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古極治之盛莫
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
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 私列反 皐陶 音遙 伯益 勿軒熊氏曰按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稷契皐陶禹
治水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皐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
德之著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通
考仁山金氏曰禹為司空平水土稷名棄為后稷教民稼
穡民是以不飢契為司徒民是以有教化皐陶為士師民
是以不犯伯益為虞官掌山澤是以鳥獸魚鼈
民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為民害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 慶源輔氏曰荀子云治亂謂之亂猶治汙謂之汙也則亂
之訓治久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古文尚書德惟亂否德亂
二字正與集註合治字從爪從系從乚取以手理系而有
條理也後人亂字加乚與乱字相似故遂誤以乱為亂字
書家以𤔔訓治其加乚者為煩亂與古文不合當以亂訓
治而𤔔為煩亂乃通 十人謂周公旦召 實照反 公奭 施隻反 太公望畢公
榮公太顛閎夭 於沼反 散 上聲 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新安陳氏曰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
王妃大姒也雝詩曰亦右文母 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
義蓋邑姜也 武王后太公女 九人治外邑姜治內 南軒張氏曰邑姜亦婦人之有

聖德者

或曰亂本作乱古治字也 附 顧麟士曰此二節反是下節注脚預列於此須叙而不議爲妙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通考吳氏程曰唐虞至爲盛作一句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 通考吳氏程曰上係武王句以孔子之言上接武王也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武王君也孔子臣也記者謹之稱族所以尊君也凡對君問皆然

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 西山眞氏曰聖賢言才有與德合言者才子才難是也有與德分言者有才而驕吝小有才而未聞大道是也才子以齊聖廣淵忠肅恭懿之德言與此才難卽德也然不曰德而曰才者德專以本體言才兼以著於用者言才子才難之才體用兼全者也若與德分言則所謂才者專指智能技藝耳才本於德雖才未備不害爲君子才不本之於德雖其才可喜不免爲小人

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 厚齋馮氏曰堯以唐侯升爲天子虞河東太行山西地舜居之以爲氏堯封之虞爲諸侯後升帝位遂以爲號

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 問集註此句恐將舜有臣五人一句閒了 朱子曰寧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註說則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爲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如後來之盛○新安陳氏曰舜卽位初九官多堯舊臣可見唐虞交際閒人才之盛

降自夏商皆不能及 新安陳氏曰集註補此八字方解得去此處必有缺誤看三分有二一節突起無頭缺文可見

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慶源輔氏曰詳味夫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新安陳氏曰此言人才難得自古而然堯舜以聖聖繼作而後禹皐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文武亦以聖聖繼作而後周召之徒聖賢之才出焉此天地開闢貞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者也五人反以爲盛者卽晉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之意況唐虞人才之尤者五人豈五人之外無人乎 附 蒙引 孔子之言蓋主周言曰古語云才難不其然乎我看武王得臣十人而周室安人才之盛如此考之於古惟唐虞交會之際堯舜聖人繼作而五人者實爲之佐而天下治視之有周爲獨盛耳降自夏商皆莫能及也然十人之中邑姜又爲婦人耳以此言之謂有十人看來只是九人而已亦未滿十數也則人才之難得也信乎其然矣然武王以十人之力而克商有天下猶未若文王之可以取而不取也故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才難一條夫子本爲周言而援及唐虞耳當時門人聽言者亦甚高識便敢把舜之五人爲過於周之十

人故以五人列其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爲嫌蓋人才不以多寡爲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存疑夫子說才難時必是舉武王子有亂臣十人之言下文始承之曰於斯之爲盛不然則斯字似虛下雖有九人而已之語終未明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或是門人因聖人此言而著一句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荊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 勿軒熊氏曰雍今陝西諸路后稷公劉居豳大王遷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京皆雍州境詩有江沱漢廣則荊梁州境殷都朝歌衛地則兗冀固在畿內青在冀之東屬紂可知若徐揚則未有考 **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

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朱子曰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爲而不爲者也○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又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厚齋馮氏曰不曰文王之德而曰周之德以對殷而言也○新安陳氏曰泰伯不從翦商文王三分有二而事商其於名分之際嚴矣宜夫子皆以至德稱之范氏謂其指微矣微指得非專爲名分言歟以泰伯文王爲至德以武爲未盡善非微指歟通旨朱氏公遷曰言德之極其盛者即其一事而言之文王是盡臣道泰伯是兼盡臣子之道故皆以至德稱之 或曰宜斷音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虛訝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新安陳氏曰書云奉先思孝此云致孝必廟焉而人鬼享之鬼神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爲之朱子曰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厚齋馮氏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者侯王朱大夫赤冕冠也胡氏曰冕冠上版前低後高因俛以得名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音老者也或問溝洫之制又朱子曰見於周禮遂人匠人之職詳矣蓋禹既平水患又治田間之水使無水患之災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胡氏曰匠人職云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十里爲成成間有洫洫深廣皆八尺溝半之夏制當不異也既用以定經界又旱則瀦水潦則泄水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音潮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音扶何間然之有胡氏曰禹之自奉常薄而宗廟朝廷之禮百姓衣食之源則未嘗不盡心所以不容於非議也○雲峰胡氏曰舜稱禹克儉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集註以爲或豐或儉各適其宜即各適其中也若能儉而不能豐則墨氏之儉非中矣○新安陳氏曰禹素履儉勤不以位爲樂有天下而不與之實也[illegible]淺說盡力乎溝洫亦謂之豐者多費己力而不吝於豐字亦甚切不必費財而後謂之豐○蒙引黻冕只是祭服不兼朝服言

論語卷八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九 三魚堂讀本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與述而篇相類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與其言行交際與夫出處之類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蓋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嘗言○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理也人之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人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利尋討著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物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著卽害義爲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勿軒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性命之原罕言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天理人欲不兩立計於彼則害於此矣○命乃天之所賦予萬物者以理言之則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襍揉難辨是其理爲甚微仁乃五性之首所以包乎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爲甚大理之

微則人有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且使之棄人事而不脩道之大則人有所難盡德未至而强語之則反起其妄且或使之忽庸行而不謹此夫子所以罕言○雙峯饒氏曰夫子有常言者詩書執禮是也有不言者怪力亂神是也有罕言者利命仁是也無非教人者故門人皆謹記之○新安陳氏曰集註言命之理微則此命字以理言罕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既慮學者沒溺於利欲之卑汙又慮學者躐等於命與仁之精微弘大其爲慮遠矣〔通旨〕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通貫天人而言也中庸正言理而氣在其中語則汎舉其槩也〔附〕語類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曰這利字是箇監界鏖糟底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着利少閒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纔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所以這字難說命字亦是如此也是箇監界物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着便又使人都不知箇限量若只說着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不去做只管說仁之弊於近世胡氏父子見之蹋着脚指頭便是仁少閒都使人不去窮其理是如何只是口裏說箇仁字便有此等病出來○顧麟士曰按語類所載尚繫大都是言三者不言之固不可常言之又不可故罕言之題竅似只在此也○蒙引曰命之理微此理字不對氣而言乃兼言也○仁兼理事說統百行該衆善其道最大也楊氏謂夫子只言求仁之方仁之本體終未嘗言非也罕言非全不言也已欲立而立人克己復禮爲仁此豈亦求之方耶○曰命曰仁卽性與天道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乃項槖○雙峰饒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遂以此爲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大在於道全德備耳附蒙引大哉二字意在博學是美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難以無所成名爲大也○顧麟士曰博學學字照射御看本非甚深之辭猶太宰之云多能耳世多誤解○淺說達巷黨之人曰大哉孔子蓋其無一藝而不知亦無一藝而不能博學如此固可見其大矣然凡專精於一藝者則人以一藝稱之而得有所成名彼則博學而泛兼衆藝則人不得以一藝稱之而無所成名夫其大雖大矣而其名之不成亦可惜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平聲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雙峰饒氏曰六藝禮樂爲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爲淺近然自察邇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以然者聖人

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所執而成名則吾將執御矣○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擧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厚齋馮氏曰執射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大凡專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穡羿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雖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以一事名矣無所成名乃夫子之所以爲大而黨人不悟也堯之民無能名此堯之所以爲大也歟○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爲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爲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附存疑御在六藝中爲最下聖人執之可見道無所不在而聖道之大無所不該亦可見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莊持反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隴主反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朱子曰八十縷爲升古尺一幅只闊一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爲布冕冠上被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爲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註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雙峰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二千四百縷爲經是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通

考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附顧麟士曰古人之布惟葛與麻二種木棉即自後世始從異域入中國孔子時尚未有也豳風蠶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我朱孔陽皆以供上而爲公子之裳亦只兼帛與麻而言之麻冕見六經則惟書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蔡註康王吉服蟻玄色彤纁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又據士冠禮緇布冠不必即爲麻冕但集註亦本孔安國不敢深辨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慶源

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坐取大夫所酬觶興以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拜賜禮亦如之○雙峰饒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强徑自拜於堂上故孔子云然人以爲諂想是此類 ○

程子曰君子處上聲**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范氏曰衆人之所爲君子酌焉或從或違唯其是而已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以衆爲流俗而舉違之非也聖人之道若權衡輕重不可以銖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雖舉世而行之亦不可從也○尹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慶源輔氏曰君子之於世俗或從或違無適無莫一於義而已以是而違俗則人亦不得以爲異也○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繫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容易○雙峰饒氏曰此聖人處事之權衡所謂君子以同而異○新安陳氏曰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爲例而推其餘也通考吳氏程曰此一章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程子曰意是發動處意發而當即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於己大學以誠意爲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爲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即私心之發也

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爲一事合之則相爲終始

起於意遂於必遂謂將成而勢不容已**留於固而成於**

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爲之先故曰事前固我在已有作爲之後故曰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華陽范氏曰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必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己故有我是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爲之先○問意如何毋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正毋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問意必固我曰意是初創如此有私意便到那必處必便到固滯不通處固便到有我之私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已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又生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固者滯之於後意是爲惡先鋒我是爲惡成就此四字如元亨利貞循環不已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貞是好底成就我是惡

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疑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也○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此心如鑑空水止而一毫之繫累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爲終始以下乃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有此四者相爲終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前事後又翻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此三件節數也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察之則皆無常人此四者之累也〔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子絕四與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我是有己有己即是私意但就私意上分得細意是私意方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混化更無查滓顏子則尙有些未盡所以未達一間〔附〕蒙引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賢人之勉然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之自然也○顧麟士曰此與上章亦是一套意故類記之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相似○問橫渠說畧有疑〔朱子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若謂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疵也○雲峰胡氏曰心兮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已意似微雲點翳我則昏霾之甚矣太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楊氏曰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如字〕**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爲怵迫懼死故本孟子予有戒心訓之〕**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剋御匡人識剋夫子貌又似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於文而後乃可見爾〕**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喪與皆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程子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朱子曰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如曰未亡人之類此

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著天在○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爲己任也己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己而曰喪斯文蓋己之身卽斯文之所在也○雙峰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任否則妄也○雲峰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卽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紂能囚文王不能違天而害文王匡人能圍夫子不能違天而害夫子通考仁山金氏曰周末文武周公之禮樂悉已崩壞紀綱文章亦皆蕩然無有夫子收於散亡序詩書正禮樂集羣聖之大成斟酌損益以昭來世又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是得與於斯文也附語類問斯文文字卽是道否曰既是道安得有喪未喪文亦先王之禮文聖人於此極是留意蓋古

之聖人既竭心思將行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常恐其喪失而不可攷○道只是有廢興却喪不得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 與平聲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大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吳有太宰嚭宋有太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爲太宰平公卽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史記亦不復載不可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疑此太宰卽吳嚭也吳與魯會繒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焉則此當是吳太宰而亦當在此年也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殺桓以求大宰其後不復見附存疑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其生知之聖人與何其禮樂射御釣弋獵較之類無所不通而多能如此也子貢曰夫子之爲人實是天不爲限量放縱他使有那等樣才德而殆將於聖人者且又多能也不專在於多能也註聖無不通正是解又多能意當安在又多能上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 去聲 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 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拘定在這裏殆庶幾也如而今說將次 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附蒙引太宰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才正指釣弋獵較之類其說最淺殊

不知多能乃才中之末事耳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聖無不通多能在無不通中最小事○或以才字貼多能多能當不得才字存於心者爲德見於用者爲才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經綸大猷無不是才多能特其餘事耳故曰聖無不通非指德爲聖也非專指德爲無不通也○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 朱子曰鄙事如釣弋獵較之類 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朱子嘗問學者曰大宰云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也子貢對以夫子固天縱

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爲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是以聖爲不在於多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大宰以多能爲聖固不是若要形容聖人地位則子貢之言爲盡蓋聖主於德固不在多能然聖人未有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可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尙德而不尙藝之意而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大宰知我乎以下煞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謂大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大宰也知我這便見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害其爲君子然君子不在乎多能○慶源輔氏曰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徇末而忘本尙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域矣【附】存疑大宰以多能爲聖此全不知聖人其言非也子貢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此知足以知聖人其言是也夫子謙己不以子貢之所稱者自居但以大宰之稱己者自居又推却那聖字不敢當謂賜也非知我大宰其知我乎蓋我只是多能非才

德無所不有又多能也然我這個多能亦有其故不是聖也蓋我少也未爲世用而微賤故得講習衆藝而多能亦是鄙末之事耳吾之多能其故如此非以聖而無所不通也然君子所重豈在多能乎哉不在多能也此又是夫子敎人之意然夫子旣以多能自居又不以多能率人則其所重固自有在雖辭子貢之稱終有不得而辭者矣○蒙引子聞之兼聞大宰之所問子貢之所答也○露出君子字回避聖字也○大宰以多能爲聖是以多能爲出於天非人所可學子貢之意亦然及夫子言吾少也賤故多能則以爲出學而通非天之所生矣乃推聖字不居謙也下文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二句不是謙以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另起一意○顧麟士曰存疑一節作三段轉折分明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大宰認多能爲聖知其末不知其本也子貢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通考】吳氏程曰不試爲句子牢合作琴牢或子開子張吳氏蓋承古註之誤【附】蒙引不必說是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云云只是門人記夫子此言又以子牢之言實之此或是正意吳氏註亦圈外也○此章凡四人之言惟子貢之言爲的夫子之言前段是謙己後段是誨人大宰固不足以知夫子○琴牢所記亦未爲深知夫子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朱子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謙辭凡聖人謙辭未有無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是因人譽己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是人稱道聖人無所不知誨人不倦有這般意思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誨人不倦但鄙夫來問我則盡情向他說若不如此聖

人何故自恁地謙自今觀之人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該括得盡夫子之告人必發動其兩端而盡告之○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謙言己無所知然教人而竭盡其理如此非上智周知之者不能也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可見矣

朱子曰聖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不俯就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熟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必以爲淺近不足爲不是要人尊己蓋使人知斯道之大庶幾竦動者力去做孔子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其爲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是勢不得不如此

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音預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智兩端竭盡無餘蘊委粉於問二反矣

雙峯饒氏曰如答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於兩端爲竭焉

若夫音扶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慶源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又曰言爲無不周偏實則外於倫理者是語理而遺物也○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朱子曰兩端也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中竭兩端言徹頭徹尾都盡也問只此是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曰有一言而盡者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仁曰愛人問智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推而遠之亦無不盡如子路正名之論直說到無所措手足如子路問政哀公問政皆累言而盡但只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終小大無不兼舉○雲峯胡氏曰大舜是取人之言執其兩端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言竭其兩端而未嘗遺其一也蒙引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辭之曰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是有鄙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如也知不敢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罄吾所知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如此而已矣有何所知而或者遂以爲無所不知耶此聖人謙己之意然能叩兩端而竭焉於此亦可見其無不知矣蓋聖人雖不自聖而實有莫掩其聖處○存疑聖人謙言己本無知識但鄙夫有問我皆叩兩端而竭人因此便說己無所不知耳己實無所知也○淺說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一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話頭太高又使中人以

下者無下手處皆於兩端有未竭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南軒張氏曰鳳至圖出盖治世之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於外禮樂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知其文章已矣○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鳳不至圖不

出天未欲聖道之行可知矣夫子所以深歎也麟出假矣而踣焉春秋所以作也斯歎也其在獲麟之前乎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玉藻曰衣正色裳間鄭曰冕服玄上纁下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爲施之於齊衰與瞽者朱子曰行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於內而作趨之容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雙峰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於外聖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蓋裏面不如此而外面如此者僞也裏面如此而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皆如此[附]蒙引雖少必作言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其年雖少於我我亦爲之起此正意也集註云或曰少當作坐此又後一說當看或曰二字○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不可以雖少對過之須以見之對過之說○說約流虹野曰見之我坐而見彼之行過也過之彼坐而我行過見之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新安陳氏曰象形也初未有的見時如此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彌高堅無方體在前後而歎之也程子曰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見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模不著皆是譬喩如此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又失了幾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慢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道理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博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深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雙峰饒氏曰高說彌高彌堅妙說在前在後而教人有序也上蔡謝氏曰顏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瞻之在前卽不及忽焉在後又蹉卻以見聖人之道中觀此一段卽知顏子看得親切博我以文使知識廣約我以禮歸宿處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覺軒蔡氏曰博文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

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燦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博文近於致知約禮近於力行不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雙峰饒氏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約我以禮使我於視聽言動上皆出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通考勿齋程氏曰學問無窮必究其理是曰博文檢束有要必循其則是曰約禮

〇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一般但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約禮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分曉○慶源輔氏曰致知格物之事也克己復禮行之事也所行卽是所知非於知之外別有所謂行也

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去聲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朱子曰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身己上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便有規矩準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昧兩箇我字尤見以身體之切實用功處○雙峰饒氏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是我自去博約以學言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夫子博我約我以教言也○厚齋馮氏曰博文約禮夫子教人之法皆然惟子淵求道之力認道之眞有以見夫子之爲我設爾附存疑文有三一是文不在玆之文一是文以載道之文一是觀乎天文觀乎人文之文博文工夫此三者都要博然在玆之文天地人之文多於載道之文見之故博文工夫多在讀書上其用功之序則自近而遠自易而難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積少以至多積小以至大自身心性情之德以至天地鬼神之與自洒掃應對之節以至宗廟會同之儀自日用常行之酬酢以至古今治亂之變化無不探幽發微鉤深致遠而表裏精粗無不到焉則博文之功庶乎盡矣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欲罷不能而力之盡既竭吾才所見益親如有所立卓爾而又無所用其力也欲從末由

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此以酬酢萬變處卽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親切不似向來無捉模處不是離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勉齋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爲切實嘗以其意推之夫聖人之道固高明廣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閒動容之際飲食起居交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於政事施設之閒無非道之寓○雙峰饒氏曰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列子之言也此章學者易得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附纂引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得如夫子之自然純熟而神妙也

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慶源輔氏曰地位指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之地位也至此

地位則其理爲至精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疾趨大步之所能至也惟寬以居之勿忘勿助長則不日而化矣夫能爲之謂才竭其才則是盡其所能爲之才則其工夫蓋非才所能及矣此其所以著力不得也**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次第以配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則久純熟自然無迹之妙**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如字**也**問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事門人莫不知惟顏子有所進有所見故高者有可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可從而審其的之理非若其他僅能彷彿而已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容其力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若要著力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所以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於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於不思自生而至熟到這裏直待他自熟○仰高鑽堅瞻前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容中道也○潛室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趨於化自思勉而至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所能爲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非如孔子因曾點而喟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新安陳氏曰先難指仰鑽瞻忽後得指如有所立卓爾由字指善誘博約**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問程子言到此大段著力不得胡氏又曰不怠所從必欲至乎卓立之地何也朱子曰末由也已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只恁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在熟之而已欲罷不能便只是就這博文約禮中做工夫合下做時便是下這十分工夫去做到得這歎時便是欲罷不能之效衆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强如此顏子用功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到這裏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後來得力之效驗也○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爲學者須學顏子有可依據孟子才大難學者也曰然○南軒張氏曰仰之彌高愈進愈難攀也鑽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蓋得其中者爲難也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之集衆義於見聞之間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已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爾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爲此顏子所以喟然而歎歎反覆詳味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

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則可得而研求矣○潛室陳氏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到此際力無所施乃氷消雪釋査滓融化之境雖聖人不能授顔子顔子亦不能受之於聖人今欲學顔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積月累人十己千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融會處○雙峰饒氏曰不怠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不是怠地位了請事斯語是約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時事○新安陳氏曰此章顔子初見聖道之無窮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的於見之也及夫子博以文約以禮知行功深方見聖道之卓然有立的於見之與初之仰鑽瞻忽大不同矣但雖見其卓爾者猶未能進而從其卓爾者雖欲用力又無所容力也使天假之年則由勉而安由大而化不特見到聖人地步亦進到聖人地步矣通考朱子曰仰鑽瞻忽是一箇關如有所立卓爾又是一箇關若不是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便雖見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惟其如此所以過得這一關博文了又約

禮約禮了又博文恁地做去所以欲罷不能至於如有所立卓爾處見得大段親切了那末由也已一節却是著力不得處博文約禮是著力得處也○仁山金氏曰以文公過關之喻作三節看蓋顔子始初鋭於進道以其天資之高器見道體便欲一蹴而到故竭力以進多方以求欲就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有一級窮之益高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了一層又有一層鑽益見其堅見聖道若在吾前勇猛趕上則又在後面我又過之終難到無過不及處此是用功第一箇關節及夫子見顔子求道如此其力而終未有捉模處遂敎且從博約工夫循序以進文欲其博以至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禮欲其約以其一私不存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顔子敬領於斯百倍其功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高堅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見其定體凡其處己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道理其

曰如者非謂似見未見蓋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象求達者自悟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二關節顔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比之聖人守之也所謂未達一間也以顔子天資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進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又用功第三關節顔子作聖工夫本末可謂曲盡此程子所謂學者當學顔子有所依據也○朱氏公遷曰此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者也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功言顔淵喟然之歎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功言顔子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己與顔子則兼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顔子則於學問之中畧兼德行而言之也附存疑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看來卓爾就聖人身上說方是此是因顔子說末由也已恐人求之於窈冥昏默故言此以防之蓋聖人日用行事之間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是正顔子卓然之

見而未能從者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閒如字

病閒少差楚懈反下同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

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然子路平日強其所不知以爲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俯同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爲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爲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爲輕重也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附存疑子路只是見理未到本心未必欲行詐然理不當爲而幸意爲之亦是詐也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

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惟有無字乎字故可訓無寧爲寧 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附顧麟士曰上節言家臣之不當有此節言家臣之不必有○此節以兩且予作轉亦當平說○君臣禮葬君字疑謂孔子也此尤可信中庸所求乎臣之解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音責曰吾得正而斃音弊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坐於牀下曾元曾申曾子二子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華板反華畫也睆明貌大夫之簀與平聲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音句驚貌然曰呼虛憊之聲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紀力反急也不可以變變動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勉齋黃氏曰久矣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於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汪氏曰禮記易簀章一正字足以斷此章而責子路故引之曾子易簀而死爲得其正夫子苟死於家臣之手不正甚矣彼執燭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簀不可不易子路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乎況夫子席不正且不坐割不正且不食況臨死生之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安於正生死一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於欺天尊夫子者反所以累夫子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匵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爲喻疑夫子將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爲君子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

必待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者則己心先動矣○慶源輔氏曰沽之哉二句見理則當沽而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叔子禽之問必不倘以夫子出處爲疑矣○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去聲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音眩玉而求售音壽也雲峯胡氏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問病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後歟○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賈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席珍待聘其可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上聲○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九種見書旅獒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附存疑子欲居九夷豈若管寧之往遼東哉冀遇九夷之君而行其道耳不然何嫌乎中國祇爲列國不見用耳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問此及浮海莫是戲言否朱子曰只見道不行偶發此歎非戲言也○問九夷尙可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眞有可變之理否曰然○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諭則以爲眞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爲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尙遲遲其行況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是蓋有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爲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南軒張氏曰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陳氏曰不及風者列國多不正之聲廟朝所不奏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新安陳氏曰晚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聖人追言其效故先樂而後詩耳附存疑鄭氏夾漈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詞義之美哉直爲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爲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亦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

無所紀繫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衞反魯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閒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漢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於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後世不復聞詩按鄭氏之言有相發明者故錄之○存疑此章蒙引雖因集註置詩於樂之上作詩樂平說依愚見本文先說樂正後說雅頌各得其所則其所主在樂與語魯太師樂及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章一意其曰詩樂從順辭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

何有於我哉

說見形甸反第六篇默而識之章亦言何有於我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爲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歉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至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慊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人皆可勉焉○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違於微小之意益深切矣○雙峰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其功緦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三件皆是大節目不爲酒困是至小底然亦甚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往往忽視以爲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存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此五句所包甚闊通考勿齋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然其可指而易去聲見者莫如川流吳氏曰逝者不指水斯字方指水○問逝訓往集註謂往過來續似多了來字雙峰饒氏曰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面已去底來是後來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新安陳氏曰必有來者續方見道體之無窮使往過而來不續則其機息而非生道矣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

者時時省悉井反察而無毫髮之間去聲斷徒玩反也朱子曰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慶源輔氏曰天理流行無處不然無時或已但隱於人心者不若形於川流者易見人能即此而有發焉則當自强於體察致力於謹獨使之無一息之間則庶幾乎不虧其本體矣○新安陳氏曰此又發言外意欲學者於川流上察識道體之自然不息而法之以自强不息也○存疑道在天地者不息在人者亦不息但天地無心其不息者常不息人心有欲其不息者有時而息矣聖人即川流語道欲人因此以悟道之在我者本不息時時體察於日用事物之間以遏其人欲之萌使道之不息者常存於我也○此章當與中庸上下察夫子語點孟子勿忘勿助來參看○朱註天地之化至乃道體之本然包天地人物在其中故承之曰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不然當如程註言君子法之方是

此程說所以在圈外也○蒙引逝者如斯夫至不舍晝夜不可分兩截看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朱子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爲體此一句最妙某嘗爲人作觀瀾詞其中有兩句云觀川流之不息兮悟有本之無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觀此則可見無體之體如陰陽五行爲太極之體○日往月來等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既有這箇就上面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若說天只如此高地只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可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爲體○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道出來所以指物以見道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夫子之說併舉三者而言夫道體可見固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大而造化之流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勉齋黃氏曰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而言○新安陳氏曰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不息者程子雜水流於其中言之水流蓋其一端耳道無形體之可見就此有形體之數端上發見出來所謂與道爲形體也

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

新安陳氏曰易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集註之意本此是乃勉而行之者

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朱子曰大抵過去底不息猶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問道無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未嘗間斷其在人則本然虛靈知覺之體常生不已而日用萬事亦無非天理流行而無少息故舉是道之全而言合天地萬物人心萬事統是一無息之體分而言則於穆不已者天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生生不已者心之所以與道爲體也純亦不已者聖人之心與天道爲一體也自強不息者君子之所學聖人存心事天而體夫道也日此亦得之但與道爲體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之體乃與道爲體者也○覺軒蔡氏曰夫子川上之歎有感於道體之無窮勉人進學以求造乎純亦不已耳新安陳氏曰進於此則安而行之矣

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朱子曰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便是私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人多於獨處間斷才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慶源輔氏曰人心即天德所寓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則純亦不已非天德而何聖人之心則全具得此天德者也即是而推之便是王道人心天德王道只是一理通考勿齋程氏曰至誠無息與天爲一是曰天德又曰天德者聖人希天謹獨者賢希聖又曰幽隱細微必謹其獨是曰愼獨

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新安倪氏曰楚辭辨證騷經忍而不能舍也洪氏註引顏師古曰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非是按辨證文公著於慶元己未三月明年庚申四月公易簀矣集註舍上聲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

謝氏曰好去聲**好色惡**去聲**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

矣然民鮮上聲能之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德皆出於性。然人之常情。於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之。至於好德。則多虛僞不實。故謝氏有此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者。附存疑孔門如顏曾冉閔者無幾人。其餘都有病痛。聖人此歎。其在顏氏既沒之後。曾子未長之前乎。○史記孔子居衞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使孔子爲次乘去聲○第二乘次其後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朱子曰招搖如翺翔

○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翟茀自蔽。公與同車翺翔過市無恥孰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好色而發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韻書籠字平聲者註云舉土器則此合平聲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强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南軒張氏曰學以成德爲貴也止者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己而由乎人哉○慶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自止耳其進者非有趍之者也乃吾自往耳反觀內省而自强不息而爲學之終始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新安陳氏曰其往乃自强其止乃自棄自强者不成不止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語有二四章。純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爲山而未嘗言爲學。然爲學之義見於言外。此外松栢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惰懈居隘反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七到反次顚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上聲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朱子曰語之而不惰。惟於行上見得。顏子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欲罷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又曰顏子聽得夫子說話。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信。若在若亡。安得不惰。○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既竭吾才是也。○雙峰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顏子。所以廣羣弟子也。○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睿。故聞夫子之言而心解。惟徤決。故聞夫子之言而力行。一知一行。皆不懈也。又以物得時雨比之。此意自如時雨化之來。孟子集註謂孔子之於顏曾是也。惟顏子能化於時雨。惟孔子能當其可化之時而化以時雨。發榮滋長。所謂則苗勃然興之者也。附蒙引心解知也。力行行也。而不惰重在力行上。但由於心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形甸反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朱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果處。蓋他一箇規模許大。若求到成就結果處。必大段可觀。○勉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惰與不惰。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誠不容於止且惰矣。通考朱子公遷曰顏淵之死。伯牛之疾。夫子皆有傷歎之辭。然於顏淵則歸之於天。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蓋亦未如之何也。附存疑語之而不惰。止是見其進未見其止處。○蒙引既曰進止二字說見上章。當不可以

未見聖人之止之說爲解。孔子之意。謂回之學進進不已。
使假之以年。當入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惜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
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朱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
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學意也。○南軒張氏曰養苗者。
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
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揠而助長。以至於一暴
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質而不
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新
安陳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其始學而不
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
苗而秀自止。當以旣秀且實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
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 方來之年多曰年富 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
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
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
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大戴禮脩身篇曾子曰年三十
四十之閒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問後生可畏是方
進者也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朱子曰然○
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進學有餘功。故
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脩。則未易量而可畏。已
老而實愼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
學爲盡之矣

尹氏曰少 去聲下同 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
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南軒張氏曰有至於四十五十而知
好學者。如中庸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望焉。若後
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
而至。可不懼哉。○雙峰饒氏曰曰可畏。勗望以勉勵之。曰
不足畏。絕望以警戒之。尹氏先釋後二句。却轉來釋前二
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足畏了便休。附存疑有
待只是足以積學言。有日子等待你也。以不亡何待來看
益明
白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

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 陸氏音魚據反下同 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道之也繹尋其
緒也 新安陳氏曰如絲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繹之也 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
然不改則面從而已巽言無所乖忤 五故反 故必說 音悅下同 然
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朱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
敬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
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繹。
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
糧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

論好去聲下同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新安陳氏曰謂全不從不說者此等不足責其或喻焉則尙庶幾平聲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新安陳氏曰既曉諭則有能改繹之幾矣而止如此此等深可責雖聖人其如之何哉朱子曰巽謂巽順與他說都是教他做好事重處在不改不繹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末如之何也已○南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告之巽言委曲而開導之也自非肆於惡而無忌憚者其聞之能無面從與說意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己哉○慶源輔氏曰從法語說巽言秉彝之性也從而不改者物欲堅强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繹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脩而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附蒙引悅而不繹則全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從而不改則亦面從而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平聲出而逸其半新安陳氏曰弟子各記所聞有詳有畧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此借上句以明下句意○南軒張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庶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勉齋黃氏曰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慶源輔氏曰以三軍之勇而衛一人宜若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匹夫而守其志宜若可奪也然其不可奪者志非在外也○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爲志哉○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爲喻○雙峰饒氏曰三軍有千萬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帥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敎人立志○新安陳氏曰志公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是志後守不定爲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搖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舅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姜可奪乎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想里反著展呂反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勿軒熊氏曰縕枲著出記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鄭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縕今之纊及舊絮綿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枲菩則雜用枲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雲峯胡氏曰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作緒以綿裝衣之謂○顧麟士曰按玉藻云纊爲繭縕爲袍禪爲絅帛爲褶陳澔注纊新綿也縕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著字或作緒以綿裝衣也然此謂枲著者枲牡麻也以枲粗細以當綿貧者之服謂以麻裝衣也與禮記

又不同此通義許白雲說○大全熊氏引鄭云好者爲綿惡者爲絮則新綿之中又自分美劣雖不言枲者亦當貧者也

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厚齋馮氏曰與美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附蒙引大抵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箇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若有耻惡衣惡食之意則識趣卑下無望其能有進矣然此亦進道之資耳若專挾此爲能則志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矣○集註於衣敝縕袍一節云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須看可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臧便是此意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忮弱者必求朱子曰李閎祖云忮是疾人之有求是恥己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好○問彊必忮弱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妒嫉他便羡慕他○慶源輔氏曰忮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爲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附蒙引始言何用不臧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臧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扶又反下同**求進於道矣**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處蓋此便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他將來自誦便是無那無伐善施勞底意思朱子曰所謂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後別無長進矣○問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饑渴得以害其心也故不能自安於貧而有慕乎彼之富此心一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孟子所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私由是以失其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諂曲以求之而不自知其爲卑汚淺陋之甚也子路之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之蔽不然簞瓢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然○新安陳氏曰子路能如此本可進於道今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不復求進於道矣夫子所以一揚之一抑之也**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忮不求之事何足以臧承何用不臧之語而反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遽自以爲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潛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忮求自足於此而道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粗疎未入聖賢閫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去聲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凋耳○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彊於爲善或畏威而覬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彊於爲善者或汨於欲而忘其身彊之心則惟利之趨覬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爲罪之未必及己則放辟邪侈故其眞情發露而不可揜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顚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物之受於天者獨正故不彫於歲寒人之得於大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春夏之交萬物青蔥雖有堅脆之不齊然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君子則所守不易非死生禍福可得而移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不變○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葉無不彫而是時松柏獨不彫則知後於衆木之彫也○新安陳氏曰松柏在春夏無異衆木必經歲寒方見其後衆木而彫零以比君子在平時無異衆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衆人而特立後彫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君子其意深矣此章如詩六義之比○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唐大宗語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雙峯饒氏曰松栢至春後方易葉故曰後彫必有松栢之操然後能不爲歲寒所變以此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爲利害事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程子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何憂之有○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者至公無私與理爲一理所當然則貧賤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所以不憂也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則合而有助之意如陰配陽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氣本麤厲惟配乎道義則爲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乎道義明之此學之序也朱子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此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爲學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末後做工夫不退轉此方是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屈於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爲先○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到頭方能接得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間亦恐會放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做不到頭半塗而廢○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仁者隨所寓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者所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有次第○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亦不可三者不可闕一而知爲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慶源輔氏曰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則以仁爲先知者仁

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爲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氣之爲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則自然不懼【附】蒙引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智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智者等俱爲進學者之人○存疑人心有欲則有求有求則有得失有得失則有憂患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也患失之仁者理足以勝私則無求無求則無得失無得失則無憂患故曰仁者不憂○顧麟士曰如大全諸說則所謂學之序者不獨序字重學字尤重也川上注固云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耳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去聲下同錘直追反也所以稱如字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程子曰權與權衡之權同人無權衡則不能知輕重聖人則不以權衡而知輕重矣聖人則是權衡也○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朱子曰可與共學有志於此可與適道已看見路脈可與立能有所立可與權遭事變而知其宜此只是大綱如此說○問權便是義否曰權是用那義底問中便是時措之宜否曰以義權之而後得中義似稱權是將這稱去稱量中是物得其平處○義字包得經與權經自是義權亦是義義當守經則守經義當用權則用權經是萬世常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如湯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此是權若時時用之成甚世界○可與共學底未必便可與適道然共學須教可與適道以下皆然○慶源輔氏曰權與物鈞而生衡而銖兩斤鈞者著於衡物加於衡之首而權移於衡之尾所以能知其輕重也○新安陳氏曰權字之得名以此此推原器物以論理也【附】存疑心慕吾道而志於學是知所以求之者可與共學矣然或未能的見吾道之美而勇往以從之此猶未知所往是未可與適道也能勇往以從之矣或不能不因物而遷是未能固執而不變故未可與立也學至於固執而不變矣可以守其常而已至於事變之來常道於行不得處或不能權其輕重之宜出於常法之外以通其變則是未可與權也學至於可與權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而周天下之用矣○蒙引如伯夷叔齊可與立者武王周公可與權者節節皆曰可與者此亦爲君子會友輔仁而言○楊氏曰知爲去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朱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權處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如君子小人君子固當用小人固當去然方當小人進用時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當其深根固蔕時便要去他適爲所害這裏甚酌時宜便知箇緩急淺深始得○雲峯胡氏曰程子是專就權上說義朱子只分經與權說義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潛室陳氏曰舉易一語見權者聖人之終事易三陳九卦凡二十七節道理最微末一語方以權終之見得不可驟語○新安陳氏曰九卦謂履謙復恆損益困井巽是也詳見易繫辭下傳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

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上聲不仆音赴矣

雲峯胡氏曰洪氏之說上文有曰可與共學七十子是也可與適道游夏之徒是也可與立顏閔之徒是也權即孔子是也然則權者聖人之大用非如文王孔子而用權鮮有不差者矣

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繫辭云權反經而合道必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也○程子曰反經合道爲權公羊習之何休和之何休註公羊傳其實未嘗反經古人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權也

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平聲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朱子曰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若說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須用權經須權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只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爲貴者權權者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說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得已處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前不離乎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箇經有所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立是見得那正當道理分明了不爲事物所遷惑可與權者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經有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其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爲權矣○漢儒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蔓衍且看集義中諸說莫不連下文唯范氏蘇氏不如此說程子說漢儒之誤固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箇經雖謂之反經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道一也○經者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貫乎經與權○漢儒說權是離了箇經說伊川說權便是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遺民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不得不誅之若太宗分明是爭天下故周公可謂之權太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漢儒言反經是權恐無忌憚者得借權以自便因有此說○伊川將經做箇大底物事經包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却伊川說便廢了權字始得權只是經之變道便是反經今須曉得孔子說又曉得伊川之說方得○權與經固是兩義然論

權而全離乎經則不是蓋權是不常用底物事如人之熱病者當用涼藥冷病者當用熱藥此是常理然有時有熱病却用熱藥發他熱病者有冷病却用冷藥發他冷病者此皆是不可常用者然須下得是方可若有毫釐之差便至於殺人若用得是便是少他不得便是合用這箇物事旣是合用玆權也玆所以爲經也○勉齋黃氏曰常者一定之理變者隨時之宜遇事之常但當守一定之理遇事之變則不得不移易以適時之宜此經權不可無辨之說然也然天下之理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當權而權亦當然也權雖異於經而以其當然則亦只是經此程子權只是經之說然也有有辨之說則經權之說始明有程子之說則經權之義始正○問權經二字如何分別潛室陳氏曰經猶秤衡銖兩斤鈞一成畫定權卽秤錘隨物低昂以求合於銖兩斤鈞○陳氏曰經所不及須用權以通之然非理明義精卽差却到用權處亦看不出權雖經之所不及實與經不相悖柳宗元謂權者所以達經者

也蓋經到那裏行不去非用權不可濟如君臣定位經也桀紂暴橫天下視爲獨夫此時君臣之義已窮故湯武征伐以通之所以行權男女授受不親此經也嫂溺不援便是豺狼故援之者所以通乎經也用權須是地位高方可但非可以常行如太宗殺建成是不當用權而用權王魏不死於建成而事太宗是合守經而不守經魏晉以下皆於國統未絕而欺人孤寡託爲受禪是當守經而不守經不當用權而用權者也又如季札終於固遜而不肯立卒自亂其宗國是於守經中見義不精者也張柬之等反正中宗誅諸武而留一武三思卒自罹慘禍是於用權中見義不精者也○雲峯胡氏曰程子矯漢儒之弊而謂權只是經朱子謂經與權當有辨無程子之說則權變權術之說可行於世矣無朱子之說則經權之辨則不復明於世矣此其說不得不異也先儒謂朱子每於程子之說足其所未盡補其所未圓實有功於程子愚於此亦云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況以稱物之權言之義兼小大大而處人倫之變小而適事變之宜皆在其中矣若孟子言執中無權又言權然後知輕重則各因一事而言之只是於常道之中用權以適其宜而已此則直謂之義可也餘如君子時中時措之宜皆與權字異名而同義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朱子曰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別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無作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偏晉書作翩**或問偏之爲翩朱子曰非獨晉史爲然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矣**然則反亦當與翩同言華**與花通**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去聲**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

亦不知其何所指也讀反爲翻則遠字亦叶於圓反○汪氏曰韻書移下註云其華反向後合詩云翩其反而據此讀如字亦可尤與遠叶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去聲**以驕人之志**以爲易則忽心生而驕**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以爲難則畏心生而阻**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去聲**深遠**慶源輔氏曰是理之在人以爲易知乎則精深微妙未易可知也以爲難知乎則其在人之理本自不隱也若言其易則驕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阻人之進而遂生

疑興之意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說道著無一毫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含蓄意思深遠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疇克爾哉○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人言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爲思其人以室字知之但不知所謂爾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而平和無褻狎態東坡以爲思賢之詩亦或然也附蒙引詩言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以人言也夫子只借詩之言而反其意其實不曾指說出朱子註云盖前篇仁遠乎哉之意人固有思而不能必至者難言何遠之有故知其以理言但時文中也要先鶻突說幾句然後轉向理上去今則無人如此解直截說理上去了○存疑以此詩及子夏所聞繪事後素章觀之可見秦火之餘聖人所刪之詩遺失多矣今之三百篇或漢儒湊足之但不可考矣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 三魚堂讀本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去聲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去聲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程子曰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朱子曰鄉黨一篇自天命之性至道不可須臾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由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記之詳○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說燕居申申夭夭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南軒張氏曰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進德之地故卽其著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可馴致矣○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道無精粗無本末大至於平天下治國家立經陳紀制禮作樂小至於容貌辭色一動一靜皆自此廣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辭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正傳以垂敎於後世也○問

鄉黨一書盡言孔子中間又言君子朱子謂君子卽孔子何不便說孔子潛室陳氏曰卽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間稱君子聖人以身爲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雲峯胡氏曰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靜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必曰不不可得而直遂其辭者曰如曰似其皆造時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者歟

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通考吳氏程曰入太廟係重出不在數內

○勿軒熊氏曰首五節記夫子至朝廷言貌次四節記夫子衣服飲食居處其餘則夫子自一鄉至一國凡事君交友之道容貌之變言動之細皆備記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知去聲

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朱子曰鄉黨不是不說但較之宗廟朝廷爲不敢多說耳○或問恂恂曰以詩書訓詁考之宜爲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慶源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溫大凡人纔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卽溫恭之意○吳氏曰恂恂似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訥於發言之貌人倫之序自近達遠由親及疎家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居之其貌言如此附蒙引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只是一意相連說與後節足縮縮如有循一様語勢或於此分言貌者非矣○或以集註云恂恂信實之貌遂以此爲指貌以本文謂似不能言有一言字遂以爲指言眞未達哉夫所謂信實之貌此貌字虛如大學瑟分僩分者恂慄也恂慄本指嚴敬之存於中者言安得有貌然狀釋字義之法當如此也似不能言者以形似言安得爲無貌且以賢智先人若不但言語其氣貌亦自是一様矣便便言唯謹爾言貌亦不相離○存疑恂恂只作辭氣說容貌在其中下節亦然○問以信實爲不能言則在宗廟朝廷便便言乃不信實耶曰聖人言貌隨時而變如燕居則申申夭夭君在則踧踖過位則色勃在鄉黨則辭采不贍而以信實見在朝廷則信實中存而以辭采見各有其時非在鄉黨則信實在朝廷則不信實也○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是解所以似不能言處○恂恂如也又曰似不能言者以足上句之意也與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相似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總言**故必詳問**據入太廟每事問而言在宗廟如此**而極言之**在朝廷如此

但謹而不放爾吳國曰宗尊也尊奉之故曰宗宗廟朝廷皆謂魯也附蒙引集註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在朝廷似可蓋在宗廟難著極言字在朝廷難著詳問字**○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辨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辨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厚齋馮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亹亹雝雝肅肅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篇最工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睟然於言辭之表見之○雲峯胡氏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紀動莫先於紀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信實則訥而不發此心謹愼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愼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此君未視朝時也胡氏曰以下文君在互觀之知此爲君未視朝時既視朝則不當歷位而相與言矣

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胡氏曰王制上大夫卿又云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今合此二節以爲上大夫下大夫之別也上大夫曰卿大國次國小國並下大夫五人○厚齋馮氏曰夫子仕魯自下大夫爲上大夫此當記爲下大夫之時

許氏說文後漢許慎字叔重著說文侃侃剛直也慶源輔氏曰侃侃謂能守理義而無所回屈誾誾和悅而諍也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諍須有含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悅則不失事上之

恭諍則又不失在己義理之正○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內不失其事上之禮而外不至於曲從如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想象這意思是如此如恂恂皆是有此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斷誾字同這正見和悅而諍意思○北溪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諍和悅者事長順也諍則不詭隨矣附顧麟士曰朝字活看言夫子之在朝也當一頓君未視朝自照下君在補入非正解朝字馮氏曰此當記夫子爲下大夫時則與下大夫言固同列耳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可直遂語亦不甚穩也侯國只有上大夫下大夫則位固無中處者安得我尊彼卑可以直遂乎若云我亦上大夫則與上大夫言固不必誾誾如若云我并未爲下大夫則與下大夫言又不當侃侃如也存疑云下大夫與己平等者上大夫尊於己者卻妙○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馬氏曰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之屬也至於大夫士又三卿之屬也下大夫五人二卿之下下大夫各二人一卿之下下大夫一人周官所謂設其參即三卿也傳其五即下大夫五人也則以下大夫視上大夫信不可直遂矣但麟初意大夫止分上下而無中馬氏注頗有上中下大夫之說然後方氏注云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則謂有中大夫者自爲天子之制麟之言猶當也○周官冢宰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皆是以倍爲別則天子有中下大夫而無上大夫左傳成三年臧宣叔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諸侯有上下大夫而無中大夫皆確証也但上大夫即卿而左傳似謂卿之下有上大夫小國二卿而左傳似亦有三卿又參錯不可曉○蒙引集註既引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則不可謂孔子當時爲大夫

有在其上者亦有在其下者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南軒張氏曰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胡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慶源輔氏曰踧踖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立不寧也踧踖雖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卻威儀中適此所以爲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而且安適也若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

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勉齋黃氏曰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上大夫誾誾事上以和敬而不忘向君忠敬之道備矣○雙峯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卻皆從容中適恭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又與不忘君之意踧

踖敬君之至也與與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踧愛有餘而敬不足則慢聖人兩皆具足蓋莫非中和氣象○慶源輔氏曰恭敬不寧如此而意又不忘向君亦非聖人不能也附蒙引踧踖如也又且與與如也正是恭而安之意此節言其視闇侃侃者又不同矣○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齊氏曰君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齊栗專篤而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可見矣附蒙引此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爲上而上下大夫俱爲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辟音璧與躄同○盤辟乃盤旋曲折之意皆敬君命故也慶源輔氏曰擯人主使之接賓此見儀禮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欲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躩如容止之變心敬於中則容變於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固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心愈至耳通考吳氏程曰盤辟足盤桓如不能行者附存疑盤辟盤旋也辟同避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古反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法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

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己恐其或爲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承擯承擯遞傳至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蔡氏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始見命爲正吏受職事再命受服受祭衣服爲上士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器受祭器爲上大夫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六命受官子男入爲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侯伯爲一州之牧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司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也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信音身冕服九章介九人禮九牢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牢擯者四人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牢擯者三人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揖右人傳命入也○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

相向也又曰襜如言其衣之前後襜如其齊整也附依周禮行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復傳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隨出迎賓以入也依朱子則只是賓傳命而入於是賓主乃相見蓋朱子之言偶然只舉其後一節耳其首末委曲自有周禮在○孔子是時蓋爲次擯揖者揖而傳之以命也故云揖所與立所與立者皆本國之臣儕同爲擯者也若末擯傳之末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揖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今世所傳射禮之揖爲可證○此節重在衣前後襜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爲次擯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襜整○顧麟士曰麟意謂孔子當時必爲次擯亦似拘拘即左右手不過大槩語耳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附蒙引此時主已延賓而入爲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音舒**君敬也** 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賓去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如此○新安陳氏曰紓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猶存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也附蒙引此蓋只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國也 **○此一節記孔子爲**去聲**君擯相**去聲**之容** 問夾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擯相之相朱子曰相自是相擯自是擯相是相禮儀擯是傳道言語故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說○勉齋黃氏曰色勃足躩被命之初也揖與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南軒張氏曰入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也○慶源輔氏曰高大則宜無所不容矣今以恥然之身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附蒙引此節歷歷有次序始於入門繼則及所立所履進此則過虛位矣又進則升堂矣已則降堂以至復位矣蓋自始至終各中其節也使擯執圭升車之類皆然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閾于逼反

棖 闑 棖
中 中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除庚反**闑**倪結反**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見記曲禮 **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克各反○朱子曰棖如今克頭相似闑當中礙門者今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闑之間爲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闑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闑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闑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南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閾行以度也非獨入公門爲然特如此記之耳○雙峯饒氏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

中但挾闑傍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吳氏曰按鄉黨所記夫子之事有常禮者有夫子所行不與他人同者如入太廟每事問此夫子不與他人同者如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此常禮也〔附〕存疑立不中門行不履閾是入公門時事○按出入不由中門禮也聖人不重在此所重者立不中門耳蓋立是未出入之時常人多忽畧而聖人獨不然所以為聖人○〔蒙引〕依朱子二說則中門者不在二扉之中乃在各扉之中也○顧麟士曰立不中門據朱子二係及語類所載君臣出入似俱在右扉一邊不當君出時闑左開右君入時闑右開左臣又反是也饒雙峯頗多事蓋大叚是過執闑右一句耳夫以兩扉分左右卽闑右本有定處何必活看耶語類云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然本文中字郤活又云只是自外入右邊門邊乃君出入之所臣傍闑右邉出入蒙引存疑俱太信饒說不必燕禮注凡入門而右由闑東左則由闑西疏謂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由闑西者是聘賓入門之法也雙峯偶未考此耳且饒說通義亦不載又玉藻注聘享是奉君命而行謂之公事入自闑西用賓禮也若私覿私面謂之私事以其非君命故也入自闑東從臣禮也亦與燕禮注疏相發又玉藻君入門介拂闑士介拂棖是不中門之解也然此自為兩君相見時之禮玉藻注又云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者門之兩旁長木所謂楔也又曲禮注云闑東為右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大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敢以賓敵主也備攷引爾雅注云門以向堂為正謂自外視內也大抵右扉是主出入之道左扉是賓出入之道古人常揜左扉以右扉出入故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亦玉藻語疑左扉必有賓禮始啓也要之依此卽尤足破饒說無疑矣士大夫出入公門由闑右非不中門正解只是言其專在右扉出入耳必拂闑方是說不中門然又無右字義故此互詳載之要彼此是兩義不相混也饒氏惟認由闑右卽是解不中門故有東入西出繞著闑旁團轉之說可笑且只為要繞著闑右不覺走到扉左非禮之禮尤不是也但據玉藻闑門左扉立於其中為天子閏月之事則揜左之說亦不必拘或是並啓而不出耳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胡氏曰〕言過則虛可知矣**謂門屏**屏音丙**之間人君宁**仲呂反**立之處所謂宁也**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依〔上聲〕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問過位註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朱子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日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雙峯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問屏制何如曰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外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附〕存疑此是外朝人君聽治之所故又為治朝入則為內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則內朝也

攝齊齊音咨**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攝摳驅侯反**也齊衣下縫也**縫房用反〔通考〕吳氏程曰縫當音平聲謂裳下緝也**禮將**

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尼輒反之而傾跌音迭失容也屛音丙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顚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爲贄而已笏則搢之揷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爲儀也宇文周欲復古乃不俯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君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息者也○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兩手摳衣去齊尺出記曲禮上氣容肅出玉藻篇註云似不息

附蒙引未嘗不息但似不息者作此題雖極狀其恭敬不寧亦要恭而安意○顧麟士曰邢疏曲禮云兩手摳衣去齊尺鄭注齊裳下緝也然則衣謂裳也對衣則上曰衣下曰裳散則可通故注云摳衣摳提挈也謂提挈裳前使去地一尺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朱子曰此是到末稍又加整頓衆人末稍便撒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問何以知進字爲衍文曰降而盡階則爲趨而退不得復有進字○南軒張氏曰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踧踖始終以敬也附存疑出降一等是下堂復其位是朝班之位孟子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卽此位○顧麟士曰出者總辭當一頓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勉齋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雲峯胡氏曰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卽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踧踖則其敬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爲敬之至末以爲敬之餘○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自入以至出始終一於敬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字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勝平聲蹜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周禮冬官考工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者主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守穀璧男守蒲璧不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朱子曰圭自通贄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或問命圭曰古者諸侯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爲瑞節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出記曲禮下敬謹之至也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耳上上聲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問執圭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上下莫不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朱子曰得之○上如揖下如授舊說謂

上階之上下階之下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容如此既升堂納圭於君前則不復執之以下故說俯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厚齋馮氏曰太高則仰太卑則俯上下如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

戰色戰而色懼也 吳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喩過位使擯但言色勃如也此加戰字則莊而且懼矣

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 之隴反

言行不離去聲**地如緣物也** 禮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足後跟也畧舉前趾拖曳後跟行不離地也○朱子曰蹜蹜如有循緣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也附蒙引執圭鞠躬一條是指在所往聘之國執圭云云也故遂繼之以享禮有容色而註亦曰既聘而享○顧麟士曰存疑曰鞠躬如不勝是一意上如揖下如授一意麟按如此則如不勝足鞠躬意猶前如不容足鞠躬意一例也○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此如揖如授者亦以魯諸侯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新安陳氏曰記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此之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 **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問聘享之禮朱子曰正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以命圭通信少間仍舊退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琮璜非其命圭也皮幣與馬之類皆拜跪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大夫凡三四次方畢所獻之物皆受但少間別有物以回之又問庭實曰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享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用圭璧以通信有庭實以將其意比聘時漸紓也附顧麟士曰通義曰雲許氏曰此是聘

禮第二次見其君麟按如此則下節乃是聘禮第三次見其君也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形甸反**也愉愉則又和矣** 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私覿是所遣之大夫既以君命行聘享之禮畢却行私禮來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覿見於聘禮孔子行之而記禮者以為非禮何也曰胡氏以為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者正也當時大夫僭於邦君於是乎有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旅百何為乎諸侯之庭此說是也○雲峯胡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無以通聘問之情○新安陳氏曰方聘則專於敬既聘則漸而和附蒙引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覿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君及其大臣然此私覿專主獻其君言不及其大臣也小註及其大夫之說非正解也○顧麟士曰麟案禮記注又云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此一節記孔子為**去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 勉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覿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 **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音潮**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執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雙峯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緅飾** 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通考〕吳氏程曰揚赤色俗謂之帶艷色**齊**側皆反**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通考〕吳氏程曰絳古巷反淡紅色練小祥服以熟布為之者或作也子非緣俞絹弋絹二反**飾領緣**俞絹反**也**問緅以飾練服緅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為飾朱子曰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色揚者浮也如今人殤青也○齊服用絳三年之喪既朞而練其服以緅為飾○雙峯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也然檀弓云練衣縓緣古註誤以縓為緅疑當闕○新安陳氏曰縓取絹切縓是淺絳色緅則赤多黑少之色古註以緅當縓殊不相似至於紺近齊服考之註疏亦無明證要之二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不用為飾歟附蒙引君子指孔子而言猶言君子有三變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亦指孔子孔子不以紺與緅二色為常服之領緣蓋齋服用紺飾喪服用緅飾此不以飾者飾常服也蓋齋自有齋服之飾喪自有喪服之飾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齋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齋喪用之○此常服領緣之制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閒去聲**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朱子曰〕紅紫非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黃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為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騮為中央之間色**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為朝**音潮**祭之服可知**朱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

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為朝服然唐人朝服猶著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南渡後變為白衫後來變為紫衫皆戎服也○南軒張氏曰紺齊服緅練服不以飾別嫌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為褻服無時而不居正也○慶源輔氏曰朝服之服禮服也○陳氏用之曰不以飾則不以為服可知不以為褻服則不為正服可知○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故集註有微意焉〔通考〕吳氏程曰間色五方正色也赤白為紅赤黑為紫雜以二則間矣附蒙引此丈夫服飾之制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陟畧反**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形甸反**體也詩所謂蒙彼縐**側救反**絺是也**〔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縐絺之蹙蹙者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鄘風君子偕老篇附蒙引此暑服之制○顧麟士曰通義許白雲曰下文三裘之類朝祭之服此常居之服亦必表而出之惟夫子獨然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麑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麑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先的反**裘欲其相稱**去聲○朱子曰緇衣羔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衣如今之貉裘○覺軒蔡氏曰按邢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為裼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麑裘視朔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則大蜡息民之祭服也○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

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緇衣以裼之是也○厚齋馮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麑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裼裼見裘之美曰裼加全衣重襲於裼衣上以充揜其美曰襲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附邢疏曰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謂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蒙引羔用之於視朝麑用之於視朔與受聘享狐用之大蜡息民本文不重在此此又添一意○存疑衣以裼裘欲其相稱禮記玉藻襲裘不入公門鄭氏註曰襲裘不入公門必當裼也孔氏註曰裼裘襲裘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耳吳氏註曰

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衣也襲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揜蔽裼衣也○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氏註曰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方氏註曰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耳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揜以襲衣故謂之襲耳充言充乎內也見言見於外也由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裼故於裼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服言襲○按諸儒之說裘上外衣尚有三重裼衣一重也襲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襲與裼之異只在第二重上分別耳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裼衣則謂之裼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揜蔽裼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揜者言也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氏註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詩曰衣錦尚絅然則衣錦上復有上衣明矣愚按錦衣即第一重裼衣上衣即第二重襲衣云使可裼者只是第一重裼衣使第二重襲衣可裼不是

錦衣之上復有裼衣使可裼也○顧麟士曰按吳氏註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曲其領似又分別在第三重曲禮注古人之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及深衣之屬是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而見出其裼衣則謂之裼也若此亦可斷為第二重但即謂襲衣為上服又不知是否○析衷云此皆公服故下條言褻裘以別之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側皆反 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陟略反 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敷救反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新安陳氏曰齊寢不以衾致嚴也半以覆足可寢不可行專為齊之寢衣而已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厚齋馮氏曰豳詩云一之日於貉取彼狐狸為公子

衰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爲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爲便也附蒙引此又褻裘所宜用之制也○顧麟士曰此上三條冬服之制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去如字觿音攜礪之屬亦皆佩也南軒張氏曰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慶源輔氏曰凡佩玉所以比德固不可舍其他如觿礪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唯居喪則可去去喪則無所不佩也○覺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曰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爾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礪礱也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爾紛帨拭物之巾也觿之大小以解大小結金燧可取火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附內則注曰紛以拭器帨以拭手刀礪小刀與礪石也玦射者著右手大指鉤弦闓體韝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以鑽火也○顧麟士曰此佩服之謹也

非帷裳必殺之殺去聲

朝音潮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與腰同有襞音璧積而旁無殺所戒反縫旁用反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音咨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問襞積恐若今裙襞近要有殺也要半下謂近要者狹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如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爲之近要者殺從其小以打半下之法所以旁有殺縫也朱子曰帷裳如今之裙是也襞積即是摺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者有殺縫邪○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於要之兩旁爲襞積即今衣摺也○雙峰饒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上衣之裳皆然惟深衣則以布幅斜裁而易置之下齊倍於要三之一不爲襞積○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闊要不用襞積而旁有斜裁之殺縫惟朝祭之服帷裳用正幅者不殺之非帷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齊者一半也通考吳氏程曰要作褄同音腰襞積上疊衣也積亦疊也謂疉其腰下而疊之也殺謂下廣上銳縫去聲衣會處要半下齊倍要二句互相證謂腰之狹減半於下齊而齊之廣加倍於上腰也○仁山金氏曰襞者襵也積者疊也腰中有幅多而闊須著襵疊竹筒以束令狹而就身此所謂襞積也附蒙引朝祭之裳名曰帷裳裳且虛說若說得詳盡不待說必殺之矣○考之家禮深衣制度有裳裳云云則新安所謂深衣之裳者爲是但註云若深衣則不止深衣而已凡裳恐皆然帷裳不殺其餘皆殺也○顧麟士曰集註其餘若深衣言深衣之裳也看陳氏說方明○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然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此見饒雙峯麻冕小注故陳氏謂一裳之制用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會典古尺當宋省尺五寸五分弱周尺當宋省尺七寸五分弱宋省尺當周尺一尺三寸四分當浙尺一尺一寸三分則雙峯云今尺者宋尺也與今日又不知如何卻未有據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季氏曰〕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齊其情也○〔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附顧麟士曰折衷言謹弔喪之服制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季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法皆因言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慶源輔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記○○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如此蓋衣身之章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一合於禮矣 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朱子曰〕前註君子謂孔子此謂非特孔子事二義兼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南軒張氏曰〕程子云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往月朔之朝盡為臣之恭也○〔雲峯胡氏曰〕此以前紀夫子之容貌此後紀夫子之衣服飲食容貌無一定之象故以如字似字形容之而不字僅二見焉衣服飲食有一定之則故但以必字不字直言之而如字僅一見焉○〔新安陳氏曰〕吉月之朝豈亦雜記曲禮乎孟子曰君子之尼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正謂孔子也附蒙引吉月謂每月之吉不特正月之朔○服者衣冠冕裳之總名致仕之時人多不朝朝或不以朝服夫子則服朝服而朝必謹其所服也此又致仕朝君之制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通考〕吳氏程曰必有明衣讀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 陟畧反 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 明衣布浴衣見玉藻註○〔陳氏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以其有齊素之心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附顧麟士曰寢衣孔注今之被也然集註云不可解衣而寢則必別有其制或事以創起禮家不載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朱子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今致齊有酒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 遷坐易常處也〔南軒張氏曰〕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敢遑寧也○〔慶源輔氏曰〕變食必致潔遷坐以易常君子致敬無所不用其至也豈簡細故一思慮而已哉○〔勉齋黃氏曰〕或曰齊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齊必變食居必遷坐當屬下章則上章言衣服下章言飲食似有倫理當存之附

〔顧麟士曰〕莊子注葷辛菜也按說文葷臭菜錯曰通謂芸臺椿韭蒜葱阿魏之屬氣不潔也許子洽往嘗語我變食只在此等非必如今釋氏之斷肉也又難之曰葷尚不茹何況肉耶然據周禮又以加牲盛饌等為變食則雖不飲酒茹葷之說猶為誤引姑闕如可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明衣變常變食遷坐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雲峯胡氏曰〕鑿通作糳即各反糲米一斛舂米九斗 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 禮記少儀篇注云聶之為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郊特牲疏云先牒而大臠切之而後報切之聶少儀音之涉反一音泥涉反牒少儀音直輒反郊特牲注聶本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

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慶源輔氏曰〕以是爲善。理也。必欲如是。欲也。其流則爲窮口腹之欲矣。附顧麟士曰備攷朱子謂精爲鑿鑿與糳同說文云糲米一斛舂九斗爲糳釋名曰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糳異矣愚按前說則古人以十斗爲斛與今制異報切之者再橫切也內則注細縷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吳氏曰〕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臭氣也色惡臭惡廣言衆物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況聖人乎或問聖人護恥惡食者何也曰惡食謂疏食菜羹之類以其粗非故曰惡爾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禮王制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物未成不利人粥音育○〔朱子曰〕不時不食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慶源輔氏曰〕食饐以下數者之不食不使害於身也附達說上條言食之益於人者聖人所不去此條言食之傷於人者聖人所不取○失飪是人事失宜不時是天時未足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七到反次不離去聲於正也漢陸續之

母割肉未嘗不方斷音短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後漢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連及太守尹興續時爲尹興掾故坐就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母割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郎赦興等事還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去聲其不備也禮記內則濡豚包苦實蓼濡亨煮之以汁調和也以苦荼包豚殺其惡氣故開腹實蓼其中更縫合也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卵鄭氏讀爲鯤〕鯤魚子也以魚子爲醬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內則中數般醬隨其所用而不同○〔雙峰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而言醬之爲品非一飲食各有所宜如食魚膾宜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麋腥濡雞濡鼈用醢醬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某醬必有意義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不備食之亦必有害故不食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朱子曰〕一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有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飪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一**食**如字**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朱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蔬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酒以爲去聲**人合歡**樂記曰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慶源輔氏曰酒以爲人合懽而人之飲量各不同也故不預爲之量而以醉爲節雖以醉爲節而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爲節或者猶過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爲節二字而以不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況詩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甚至於亂威儀則爲失耳所謂集註一字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子是以浹洽而已爲限量此學者所當法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附蒙引酒以爲人合懽人字泛說○顧麟士曰按輔氏說卽無量似兼人言之然諸家不從達說或爲賓爲主務要與人盡情故不可爲限量言只飲若干此以常情體之自明也且麟意大段重不及亂亦不甚重無量無量與上雖多對不及亂乃與上不使勝食氣對總明飲食之節耳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附邢疏曰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上聲**穢惡故不撤**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慶源輔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嚴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周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附顧麟士曰此係蒙引達說折衷俱不承薑說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朱子曰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南軒張氏曰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慢易非事神之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附存疑出三日不食之矣蒙引曰此句是記者推夫子之意最是又曰又當看地方及天時何如此說未是蓋天時雖寒地方雖遠亦無有出三日之理若出三日亦怠慢不敬矣

食不語寢不言

荅述曰語自言曰言（新安陳氏曰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辨○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卽其事而言之）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脉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爲優楊亦不可廢附蒙引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食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卽菜意重作必爲是）○古人飲食每種上聲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附顧麟士曰按曲禮注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撤去）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朱子曰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上聲（問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恁地做時便便要恁地做○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覺軒蔡氏曰此句與割不正不食同○葉氏少縕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此以方爲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爲正者也○吳氏曰危坐爲跪安坐爲居凡禮坐皆謂跪也○雲峰胡氏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附蒙引只是必正席之意比說爲穩不必依葉氏註葉氏謂以方爲正以事爲正此蓋是外意然亦聖人之所謹也既不正不坐則此等皆其所不苟矣本文元未及此須要主一）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慶源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爲節附顧麟士曰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禮無預世誤入耳）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

盾〔方相猶言放想如今魌頭是也〕師〔與率同〕百隷〔隸同〕而時難〔儺同〕以索室敺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也〕**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問子孫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己若門庭戶竈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己而存〔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少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問鄉人儺古人此理節目不可考想模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厚齋馮氏曰禮郊特牲云鄉人禓〔音陽〕夫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禓於文從示從易以逐疫去難故儺於文從人從難蓋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不禁因以達陽氣也禓儺通稱也儺出於鄉俗其事幾於戲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阼階外示其敬而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階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附]蒙引鄉人非士大夫也儺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以爲可忽矣聖人之意以爲鄉人爲我儺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也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萬石君子孫爲小吏來歸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存疑〕還是致敬意不是欲使神依己○顧麟士曰朝服或只如今人言公服○鄉人儺爲孔子儺也故然只鄉人儺三字已見大意○上條鄉人飲酒句亦當說有聖人在內也○〔備攷〕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謂之大儺亦下及民庶皆得儺也所謂鄉人儺者蓋在此月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去聲〕**者如親見之敬也**〔朱子曰〕古人有此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從背後拜而送之○〔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己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南軒張氏曰〕於此一事之問而得三善焉○〔胡氏曰〕孟子謂大夫有賜於士而得受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知也一有不宜則疾生焉聖人謹疾不敢嘗也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治心養氣接物應事唯直而已直則無所事矣康子饋藥孔子既拜而受之矣乃曰丘未達不敢嘗此疑於拂人情然聖人慎疾豈敢嘗未達之藥既不敢嘗則直言之○**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廏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許六反〕**理當如此**〔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有間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邢氏曰〕

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廐焚問馬人之常情聖人恐人救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所以示敎雜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附]蒙引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初聞廐焚之時獨問人而不及馬逈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爲者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以垂敎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畜許六反

食恐或餕 音俊 餘故不以薦 曲禮曰餕餘不祭 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須賜矣 或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朱子曰席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爲禮也曲禮主人請入爲席矣賓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爲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愼之至耳○雙峰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先嘗時已孤故也 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慶源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鑑照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晩反

周禮王日一舉 古註云殺牲盛饌曰舉每日一番盛饌也 膳 時戰反 夫授祭 飲食必祭授王所祭之物 品嘗食 每品物皆先嘗之示無毒也 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 去聲 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南軒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己則先飯恐君之客己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附]邢疏曰敵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顧麟士曰集註所引周禮四句如大全所疏者固以證先飯然據許氏此天子之禮而孔子侍諸侯之食則亦非正解也蔡虛齋鄒嶧山皆云此侍食即一舉之食似兩公當日俱未見通義○諸侯或亦有日一舉之禮然謂必此乃有祭者則孔子固不當云雖疏食菜羹必祭也且日一舉之禮亦不必有大夫侍食彼周禮自明膳夫之事而此條自言事君之禮即集註云若爲君嘗食然亦曰若之而非眞嘗食云爾○玉藻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注先生齒尊於己者異爵爵貴於己者後祭示饌不爲己也先飯示爲尊貴者嘗之也則侍食於君可知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

東首以受生氣也 新安陳氏曰天地生氣始於東方 病臥不能著 陟畧反 衣東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爲然朱子曰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臥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於東牖下○南軒張氏曰雖不能興不忘恭也○雙峰饒氏曰君未視疾容有隨意所適者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慶源輔氏曰一息尚存不敢廢禮况見有疾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拖紳蓋禮之變也亦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重平聲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爲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衡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日殯而不日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計告之未及故也○吳氏曰殯於堂曰殯瘞於野曰葬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此殯蓋有館於夫子者故死而就使殯於其館耳檀弓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必拜禮也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雲峰胡氏曰此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之朋友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亦義也義所當爲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附蒙引朱子於此章一則曰朋友以義合二則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愚謂惟平日於朋友之饋雖車馬受之不至於感激無地者方於朋友死無所歸之時可望其爲殯也何則只是於義字看得透也此亦觀人之法蓋能以義處己方能以義處人惟能以義處人必能以義自處○魏元忠受武后遺詔而感泣不知義也然則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元忠之不能效義於李氏也固然矣夫朋友非必有大氣力者然車馬之饋且不拜而元忠乃爲武后之說恩所動甚可惜可恨也○顧麟士曰大意只重車馬不拜祭肉取相形說耳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申申

夭夭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有常則也○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放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容儀也爲容則體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則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心之道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形甸反　南軒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附蒙引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稠人廣坐之中也變與以貌亦不同變只是改舊容有驚哀之意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冕者尊

有爵而不敢忽也。於瞽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前漢書酈食其音異基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天者人資而生者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附蓬說凶服卽上齊衰重言之者此指在車時也○通義曰式與軾同○白雲許氏曰古者車。皆立乘。馬驕車馳難於立。故於車上高五尺五寸橫一木。謂之較。伏之而立。或遇有所敬則當穹身。故高三尺又橫一木在較下。謂之軾。有敬則俯身憑之。惟尸與婦人坐乘。○邢疏曰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致敬也○新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附蒙引主人禮意之厚。亦於盛饌見之。可見今之待客。亦不可任情從薄。但要知禮敬之意。有不全在飲饌之閒。則可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之大雅板篇曰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得應。○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修省。何可已哉附蒙引與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者並行而不相悖。故曰必變。非聖人。為所驚惶。而失次也。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上聲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形甸反於此也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綏則不忘有事范氏所謂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者得之○新安陳氏曰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則坐婦人亦坐附存疑重在正立不容必執綏輔氏謂執綏則不忘有事非是升車正立與席不正不坐一也○顧麟士曰總注記孔子升車之容則正立執綏已指在車時非但言方升也升字疑如登乘之義沈虹野謂初時未及坐者彼不知乘車皆立耳且以執綏指初升則立字亦頗礙升字尤不足據○備攷留青日札云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卽步輦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必正立禮書云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云淑旂綏章此綏之飾也少儀君綏曰尽綏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俯而立焉正立執綏所以備隊耳曲禮

云獻車馬者執策綏又云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又云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註云取貳綏者貳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并轡授綏者謂以六轡及策并置一手中以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按上說不謂初升之時都不執綏然謂初升執綏而後不執綏則亦未聞僕之在車六轡可不在手也正不必泥上車之索耳綏章詩經注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於旗竿之首爲表章卻不是此綏字○嚬重正字不甚重立字執綏字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問車中不內顧一章朱子曰立視五巂式視馬尾蓋巂是車輪一轉之地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轉則正爲九丈矣立視雖遠亦不過此○南軒張氏曰三者非獨恐其惑衆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覺軒蔡氏曰曲禮篇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正義曰車上不廣欬者欬聲也廣弘大也欬以驕矜又驚衆也不妄指者妄虛也在車上無事忽虛以手指亦爲惑衆也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人私也此三句正與此篇相合附存疑三者皆失容故聖人不然惑人又後一節故曰且○蒙引立惟視五巂式惟視馬尾雖有顧時亦不過轂不內顧也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新安陳氏曰大夫得乘車觀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擧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平聲**而作審擇所處**上聲**亦當如此** 程子曰色斯擧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南軒張氏曰色斯擧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然**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如是則悔吝何從生乎

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胡氏曰上不知爲何人之言下不知爲何事而發故以爲有闕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用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 邢氏名昺濟陰人 **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飮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 共九用反 **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闃反** 闃苦壁反 **張兩翅也見** 形甸反 **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 居用反 **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强**上聲**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爾雅釋獸須屬獸曰釁許靳反獸之自奮迅動作名釁人曰撟紀小反人之罷倦頻伸夭矯舒展屈折名撟魚曰須魚之鼓動兩腮若人之欠須導其氣息若名須鳥曰臭鳥之張兩翅臭臭然搖動者名臭此皆氣倦體罷所須若此故題云須屬也○慶源輔氏曰退當見幾進當審義○西山眞氏曰色斯擧矣去之速矣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齊受女樂而孔子去即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而後幡然以起太公伯夷聞文王善養老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況仕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之此即色斯擧矣之意又曰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此即翔而後集之意後世如漢穆生以楚王戊不設醴而去諸葛武侯必待先主三顧而後從之皆有得乎此者

○〔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畧不順而意亦可通色舉翔集卽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此山橋邊之雌雉其見幾而舉詳審而集時哉時哉蓋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子路不悟以爲時物取雉供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起聖人寛洪不直拒人也雉一禽耳去就猶審其時如此君子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雌雉一句置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蔡氏曰〕士之修於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而備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父兄宗族之間君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道非屑屑於是也蓋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一容貌一舉動無不盡其道者當知其德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貫之說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自立立於鄉黨哉〔通考〕董氏曰共者向也衆星共之子路共而立者向之義嗅依晁劉註蓋古字如此若以嗅爲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於嗅此以常情料聖人也

夫子平生政在不能自隱道大而不見容厄於陳蔡宋衛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適足以立天下之的故於雌雉有感焉春秋終於獲麟麟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與歎雉同意學者當參看○〔臨川吳氏曰〕山梁雌雉當在色斯舉矣之上三嗅而作當作歎字亦篆文之誤也〔附〕〔蒙引〕依邢氏則闕孔子身上事於鄉黨所載義類爲合但雉終爲子路所共則與上文色斯舉云者不符矣依晁劉二氏以共爲拱執之義固與上所謂色斯舉者相符但不關孔子事非鄉黨所載之義也故朱子缺其疑而取邢說在前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三魚堂讀本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厚齋馮氏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故以次於夫子言動之後○〔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敎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通考〕勿軒熊氏曰內二十一章言孔門弟子賢否三章泛言人品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去聲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後人便忒好看古人只正容謹節後人便近於巧言令色如古樂雖不可得而見只如誠實底人彈琴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不好底聲音只是繁碎耳○問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變轉道理〔附〕〔蒙引〕此禮樂所指甚廣上而宗廟朝廷下

而州閭鄉黨大而冠婚喪祭小而動靜起居凡日用常行之間莫不有禮樂焉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不可一日無禮樂也○野人郊外之民以此知自古市廛之人多文而郊野鄉村之人從來是朴質也君子謂賢士大夫不獨曰士大夫而必曰賢士大夫兼德位而言也與上句民字相對○〔顧麟士曰〕按程註文質得中文過其質反謂云云則雖云述時人之言亦櫽括大意於野人君子四字討實落耳上兩句即仍是正說非必一節俱時人語也蒙引淺說講頗安○故曰於禮樂不曰之禮樂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徇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耶〔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以周公之舊方可從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從質耶抑欲文質之得中耶〔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為從質在理則為適中○〔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通考〕朱氏公遷曰先進於禮樂因論其文矯其偏勝而言〔附〕蒙引夫子之從先進正欲復文武周公之舊所謂郁郁乎文哉者也如得位以用禮樂則又將損益四

代以為萬世常行之道矣豈特從先進而已哉○〔存疑〕如用之只據目前言不是得行其道而用禮樂○〔顧麟士曰〕如即若也猶云若我之用之則不然折衷云則字有斷然不惑時議意夫子憲章文武夢寐周公從先進便是從文武周公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去聲**之中也**按蒙引重在上句孔子豈以其不在門為憾哉以其嘗相從於陳蔡間時往來於懷而不能忘耳於此可以見聖人所以待弟子之至情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問何以知其為弟子所記〔朱子曰〕吳氏例云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為夫子所言者考之不審也

而并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逐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為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

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
之所責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勉
齋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舉其最優者爲言
也○雙峯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小條目
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
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
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
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脩
身從本領上做將來〔[illegible]纂引〕聖人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
見此是餘意○顧麟士曰旣記此十人而又目其所長者
見得其賢如此宜乎在難而有絃
歌之樂居安而切思慕之情也○程子曰四科乃從夫
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
焉音預故知十哲世俗論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門如此十人者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

七十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爲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爲
證而斷十哲爲世俗之論所以教學者使求於聖人之門
不止此十人也○新安陳氏曰曾子晢之子是時尚少不
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
而不在列焉○雲峯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成德者
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材者然孟子於成德之
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如此見論語四
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通
考〕仁山金氏曰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
我澹臺滅明之勇亞於子路子羔之孝次於閔子樊遲之
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守
其他諸賢未易枚擧開元禮旣拘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
侑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侑而遂以子張備十哲
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前次議者猶以顏路
曾晳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
寢之制前爲堂而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
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先用饗禮牲幣
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
簠簋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
祔食如昭穆之例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祀雖東西夾室可
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上聲也顏子於聖
人之言默識心通釋悅字無所疑問釋非助字故夫子云然其辭
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眞以
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慶源輔氏曰聖人之

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
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
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胡氏
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之意謂其無所不說
則凡精粗巨細莫不懽然領受而略無毫髮之疑
矣○厚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
之疑問而遂得以發明之是亦助也○新安陳氏曰如終
日不違語之不惰皆無所不悅之驗〔[illegible]纂引〕顏子於聖人
之言默識心融無所疑問此二句俱安在非助我無不悅
上小註分貼大謬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此二句
註不分貼今人只說得上句如有憾焉下句都說不得正
意出則雖知其不分貼而亦終歸於分貼矣宜細玩之聖
人本意全在下句惟其於吾
言無不悅故爲非助我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間於其言是爲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爲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歟○新安陳氏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友者蓋友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間字不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孝卽其孚於人者而稱之見稱於天下爲周武之孝見稱於衆人爲子騫之孝見稱於宗族爲士之次者之孝德行有大小故其孚於人者有廣狹也附蒙引孝哉二字兼友在其中友實孝中之一事也○積於中而著於外不可以中爲家以外爲外人是言其孝友之實人皆稱之淳于髡曰有諸內必形諸外亦是此意亦不分言父母稱孝兄弟稱友蓋只是家人稱其孝友而外人亦信之耳○重在人不間三字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丁忝丁念二反 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 形甸反 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 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爲異士○朱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 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此是合公冶長篇子謂南容章解之 ○范氏曰言者行 去聲下同 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 去聲 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雙峯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爲表而行爲裏行爲實而言爲華各舉其一以互見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苟免附邢疏曰此卽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詳見雍也篇不遷怒章○慶源輔氏曰聖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有截然不可亂者附蒙引夫子答之視答哀公雖畧然有顏回者好學一句已該不遷不貳今也則亡一句又該未聞好學者雖畧而未嘗有欠缺也○顧麟士曰此章照下諸章

只是惜顏子耳。范注不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由少去聲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附蒙引顏路之請車雖於大義若昧然亦可見聖門師弟相與之際如同一體而畧無少忌嫌之心矣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去聲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

然己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故有以鯉也爲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爲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己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强爲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厚齋馮氏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不才視子淵則才不及耳唯自言其子故曰不才附蒙引才不才兩句慢說回鯉字出集註是會意解切不可以集註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來硬貼此句○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音附之矣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驂音脫參而賻之騑馬曰驂賻助也助喪用也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扶又反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余六反諸市也王制曰命服命車不粥與鬻同於市○問命車朱子曰紀禮云大夫賜命車且爲去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上聲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此蘇氏說夫平聲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慶源輔氏曰葬之禮椁周於棺宜也然貧不能具則椁亦可廢車之制驂參於服宜也然欲輟而用則驂或可脫義之所可則脫驂以賻舊館人而不吝義不可則於顏淵之厚而不從其父爲椁之請此可見聖人處事之權衡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勉齋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亡而不亡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終亦必亡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爲己之喪也○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在則道有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今日雖未亡而已亡故不謂天喪回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附蒙引夫以回之存亡關係道統之絕續如此此夫子所以深痛之非惟以其疇昔師弟之好而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慟哀過也【附】蒙引子慟矣此亦不欲其過於傷之意非譏之也乃覺之欲令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音扶為去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之正也〔勉齋黃氏曰〕以夫子之聖而得顏淵蓋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興喪予之歎而不自知其為慟耶○〔新安陳氏曰〕觀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去聲家之有無 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 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朱子曰〕門人謂回之門人○〔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倘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附】蒙引厚葬兼棺椁說或曰棺椁是殯非葬也此說非不知死葬之以禮此句內有殯意在否不成只是葬埋也又與前註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合可見兼棺椁在內葬之一字兼棺椁衣衾墳墓說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新安陳氏曰〕蓋疑辭以請車為椁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歎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卻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椁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顏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分天理人欲之間而已○〔雲峯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焉於虔反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 〔通考〕〔南軒張氏曰〕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為神往而不返為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就一身言魂氣為神體魄為鬼

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 〔朱子曰〕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卻折轉來看其終原是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尚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

能反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覺軒蔡氏曰〕夫子以未能對焉能以未知對焉知正欲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爲有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爲躐等**○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本義曰通猶兼也晝夜明生死鬼神之**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氣則二理則一○〔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卽死生之道也明則有晦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者人鬼死生雖是一理而有幽明始終之不同二而一者雖是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潛室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生散則死伸爲神屈爲鬼有聚必有散有伸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微昧不可究詰之事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新安陳氏曰〕告之以所當先能先知者是卽所以深告之○〔朱子曰〕事人事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卽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到那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矣○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諂矣○問未知生焉知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

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知矣張子所謂生吾順事沒吾寧也○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註淮南子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別爲一物但人分上合當恁地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爲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爲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如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雙峯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生前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蔡氏曰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通古朱氏公遷曰子路問事鬼神畢其祭禮之鬼神言而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也〔附〕蒙引季路此問使夫子而正告之亦須動着事人及所以生之道不然更答不來蓋要之至理實不外是使子路果能因夫子之言而先盡事人之道則事

鬼神之道。不勞問矣。先知所以生之道。則知所以死之道。亦不待問矣。何也。理一故也。故先儒云。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誾侃音義見前篇　行胡浪反樂音洛

行行剛强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朱子曰。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固亦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賜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孝。自然有誾誾氣象。○誾誾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圭角底。行行是發露得粗底。○問誾誾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如何也解有此意思。曰。三子皆意思大同小異。求賜則微見其意。子路則全體發在外。閔子則又全不外見。然此意思亦自在。三子者皆有疑必問。有懷必吐。無有遮覆含糊之意。○蔡氏曰。此章當以侍側時爲主。以觀四子氣象。四子皆無柔佞之失。惟和悅而諍者。得事上之宜。剛直則施於敵己以下爲宜。剛强則施於上下。皆不當矣。動容各適時中之謂禮。觀四子侍師之禮。可知其得失矣。禮失其宜。則凶悔吝之象。可由之而見。子路侍夫子。行行如此。於他人可知。○問於行行者有何樂。雙峯饒氏曰。樂字終難說。所以集註以爲或是曰字之誤。朱子釋經之法。到疑處。且先就本文解。後面却說破。附蒙引。閔子之剛。氣含蓄得密。冉有子貢則稍露。子路則全露了。然都是剛正人也。或者以下文之言。疑行行不得爲好氣象。不知此味者也。但憾其太露無含蓄耳。○小學云。後生初年。且須理會氣象。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之間。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

壽夭之所由定也。故夫子於子路之行行。有不得死之說。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强。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悝音恢　難去聲。○左傳哀公十五年。衛孔圉孔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孔伯姬。生悝。太子自戚入。適伯姬氏。旣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被甲也輿豭從之豭豚也。欲用以盟。迫孔悝於廁。强盟之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子路也。時爲孔氏邑宰。召獲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及己。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避同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人太子之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朱子曰。然者。未定之辭。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使子路能變其氣習。亦必有以處此。○問由之死。疑其甚不明於大義。豈有子拒父如是之逆。而可以仕之乎。曰。然。仲由之死也。有些沒緊要。然誤處不在致死之時。乃在於委質之始。○子路爲人。粗於精微處多未達。其事孔悝。蓋其心不以出公爲非故也。何以見得。他如此。如衛君待子爲政。夫子欲先正名。他遂以爲迂。可見他不以出公爲非。故其事悝。蓋自以爲善而爲之。而不知其爲非義也。○南軒張氏曰。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悝。始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生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固不可同日

語矣○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所雖不幸中夫子之言而無負於夫子之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氣象言餘如不違如愚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也是子張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者也又顏淵季路侍一章見二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一章見四子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然浴沂詠歸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朋友共敝有勇知方有敦厚質實之氣象顏淵之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冉有公西華之氣象則亞於子路之篤實者也附蒙引夫子此言蓋欲子路知所戒也與柴也愚章同意而子路卒死於孔悝之難而中夫子之料者正爲不能改其行行之故耳非夫子所爲子路謀之初心也○夫子發此言時其本心只欲其言之不中而其言卒中者則子路之咎也此處不可露出行行字蓋上文誾誾侃侃行行皆記者之詠非夫子之所言也上文行行亦作好者說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去聲）名藏（如字）貨財曰府爲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爲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

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附蒙引此兩句看來看去只是一連串意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不易之意但其辭從容而厲皆先輕而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言不妄發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南軒張氏曰有中中於理也○雙峯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誾誾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諍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附蒙引二句氣勢自相連文意與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及不遠遊遊必有方相類相趕說吳氏以爲妄發必不當理當理者必非妄發遂以爲一反一正不知不妄發三字只是朱子周旋本文不言字面耳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覺軒蔡氏曰按說苑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曰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地故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然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家語辨樂解篇子路鼓瑟一段與此小異附蒙引此當以由字對丘字看尚者中和也而由之瑟則不中和故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言此以藥子路欲其變剛强

之氣習也蓋人於音樂最有不容以僞爲者心動於氣氣發於聲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也故子路因夫子之言而欲改其北鄙殺伐之聲亦自養心養氣始夫子之言固不專爲鼓瑟也○剛勇中和皆分體用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七到反)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南軒張氏〕曰由入室言則升堂爲未至由宮牆之外望則升堂大有開矣聖人斯言非特以言子路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慶源輔氏曰〕子路剛明而粗率之氣未除觀其勇於行義欲車裘共敝及程子謂其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則其升

堂可知至於以正名爲迂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之類是未入室之驗也○〔雲峯胡氏曰〕正大高明形容堂字精微之奧形容室字精矣未入於室是子路已學而未深入精微之奧亦不入於室是善人未學而不能入聖人之室者也〔附〕蒙引門人蓋孔子門人也○聖人之言隨時變化所施各當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爲子路言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爲門人言也爲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爲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教也○或問道之正大高明如何精微之奧又如何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章者此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乎大中至正之歸者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要知堂與室亦非有兩樣道理精微之奧亦不在正大高明之外○孔子斯言固不專爲鼓瑟發然只是一箇子路故即此一端亦足以見其槩云○〔存疑〕言子路當重在升堂上若重在未入室却似貶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去聲)爲苟難(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雙峯饒氏曰〕觀答問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爲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及夫子告子張處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之類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好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便把來蓋去其疏曠多如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爲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

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附〕蒙引子張近於狂子夏亦未免於狷○子貢之問問二子之所造故孔子言其成就各偏而朱子本其才質言之盡矣○苟難謂苟且難能之事非正經義理所難者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知(去聲)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慶源輔氏曰〕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與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

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爲失中而於道均爲未至也附蒙引註中賢知愚不肖字非指二子與論其理然究竟論之則子張便在賢知之科子夏亦不免在愚不肖之科○不必依慶源分才質義理前言師也過商也不及此便是主義理以斷才質矣

○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音扶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敎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慶源輔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之偏中則指義理之當然處言也差之毫釐即謂過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耳過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勉則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指子夏爲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敎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意附蒙引尹氏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輔氏之解非尹氏本意尹氏只爲少有過不及便失了中矣詳味文意自見○存疑師也過商也不及此聖人即二子之爲人而以義理斷之也過與不及皆是就中上看得一箇是過一箇是不及也過猶不及即此就見得此在顔曾就悟得只爲子貢不達故復告之○顧麟士曰尹注列圈外以此也參也魯章楊氏注亦然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爲去聲

周公以王室至親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爲季氏宰又爲去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去聲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慶源輔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忘乎愛雖不忘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但已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附存疑說曰非吾徒又曰小子鳴鼓而攻之是欲大家去救正他使改過遷善也註愛人無已須兼二句看小註以鳴鼓而攻爲不忘乎愛不是

○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新安陳氏曰使能反身脩德則知吾身自有良貴而不急於仕矣○朱子曰人最怕資質弱若求之徒却是自扶不起如云可使足民而反爲季氏聚斂故范氏謂其心術不明他這所在都不自知他只緣以仕爲急故從季氏見他所爲如此又拔不出一向從其惡○問冉求學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爲季氏聚斂何耶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斂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時達官重任皆爲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雖不仕而已仕則未有不仕於大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勸之黜其强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今乃反爲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强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以從仕爲士之常是以流

靡而至此耳曰然則夫子曷不於其仕季氏而責之也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問以季氏之富而求也爲之聚斂曰不問季氏貧富若季氏雖富而取於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之者故夫子如此說○〔南軒張氏曰〕冉有旣爲季氏之臣所當正救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旣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爲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爲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勉齋黃氏曰〕聚斂已自不是況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於周公則本富强矣今又聚斂以附益之則非義之中又非義矣聖人所以惡之深也○〔厚齋馮氏曰〕按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求訪諸孔子孔子曰若季氏行而法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哀公十一年亦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變周公之法以自富其心猶不安於君子之論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不然聞孔子

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不然去之可也今不惟不能諫止而不能去反爲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之也○〔雲峯胡氏曰〕春秋於爲長府不書必閔子諫止之力於此事書曰用田賦其爲冉有阿附之罪明矣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於聚斂而已見於仕季氏之初然則閔子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歟【附】蒙引范氏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荀彧以謀畧施之曹操嚴尤以才智施之王莽劉毅以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施故易曰離利貞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衛人 **愚者知**去聲**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上聲**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賢遍反**齒**見齒笑也 **避難**去聲**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隧從竇出〕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朱子曰〕不徑不竇只安平無事時可也若當有寇盜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所以爲愚觀聖人微服過宋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通變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柴也是箇謹厚底人不曾見得道理故曰愚【附】蒙引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此處解愚字與中庸愚字稍異蓋以高柴之愚言也然聖人意重在智不足上○家語往來過之足不履影上之字指孔子則此影是孔子身影也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克角反 **所以能深造**七到反 **乎道也**〔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綽見得些小了便休今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畧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得之○緣他質魯鈍不便理會得故著工夫遂見得透徹若理會不得便放下了如何能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能守其心專一

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苦而後得之○問參也魯魯抑似有不及之意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工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多矣曾子之資魯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敢有易心故其誠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附蒙引曾子眞實是魯後人見他後來地位高只管爲之回護謂參之魯猶回之愚不知夫子當時以與柴也愚師也辟並論則分明是魯矣分明說是曾小何傷適足以見其學力之勇能由學以至聖而天下之學者庶乎知所勵也○觀曾子問一篇則其才之魯與其學之確皆可驗矣

師也辟辟婢亦反

辟便平聲**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附存疑辟便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此解與後篇友便辟注習於威儀而不直一般蔡沉解書冏命便辟謂順人所欲辟人所惡愚按此解尤切亦不失習於威儀而不直意師也辟亦當依此看只是外面爲順辟中心却少誠實也

由也喭喭五旦反

喭粗俗也傳去聲**稱喭者謂俗論也**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爲野附存疑喭粗俗是欠細膩欠文氣○**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音御**之使知自勵也**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喭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勵而擴充也○問柴愚參魯師辟由喭此乃生質之偏如此夫子言之所以欲四子充其偏而歸於全也然參

竟得道統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喭者粗俗若夫魯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粗俗比之三子已爭些況質厚者爲之難一爲之則確實下工直用力到底如弘毅如易簀等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邪○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其內粗俗則畧乎外遺乎內則誠不足畧乎外則文飾不脩此四子情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耳○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惟曾子能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唯至鈍反成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而已附存疑四子都是舉其偏處說其好處都不言蓋欲使矯偏歸正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甚是**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二章語勢不類恐非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慶源輔氏曰此與易大傳其殆庶幾乎同**屢空**數音朔**至空匱也不以貧窶**郡羽反**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朱子曰世間亦有質美而安貧者皆以爲知道可乎○空爲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以爲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頻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奚遠哉且下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也○潛室陳氏曰簞瓢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樂是幾於事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實與下文貨殖正相反而地位峻絕附蒙引回也其庶乎言幾與道爲一也此近道與忠恕近道知所先後則近道不同

○如聖人則與道俱化矣。顏子猶有未醇在。故只曰近道。屢空。又卻於顏子身上指出一件。守人之所不能守處說。另是一意。正所謂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者。○只爲顏子貧故云若顏子富雖不屢空亦不害其爲近道。○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存疑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有所立卓爾此是近道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其屢空亦因可見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中去聲

命謂天命天所賦貧富貴賤之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史記言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注云廢舉停貯也與時逐時也物賤則買而停貯貴則逐時轉易貨貲**億意度也**音鐸**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音洛下同**道**新安陳氏曰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是不如其樂道

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去聲**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葉氏曰或者不喻乃謂子貢負好利者大樊遲學稼圃夫子猶以爲小人豈有子貢而無一言以正之乎附蒙引屢中須看屢字見其不中處亦多何也不由於學只用其才質之敏而料事耳○屢中與言必有中不同彼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於料者也彼非以料中也**○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

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則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曰屢中則不中者多矣**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郑子益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窶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子貢不知貧

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而中朱子曰據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乎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不如其庶也○雙峯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異庶乎與億則子中對造道之異也屢空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人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賢哉回也回也其庶乎屢空皆即其所能而稱之顏淵子路子夏子貢皆爲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夏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己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曰有諸己之謂信此已是進信一步而說善人矣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朱子曰善人是好底資質不必踐元本子亦不入於室須是好學方入聖賢之域○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爲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爲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爲惡只是不能入聖人

之室○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南軒張氏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止爲善人而已也○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自賦質而言善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也自進德而言善人有恒者皆有入道之資此其所以爲可取也○董氏彝曰天資則一定而不可移學力則進進而不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終於爲善人附語類林問不入室室是神化地位否曰非也室只是深奧處○通義曰雲許氏曰此是就兩頭說中間影出善人形狀○蒙引問善人之道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也○顧麟士曰註自不爲惡四字正急答善人處講者多忘却非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言指論字貌指色字○程子曰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觀其行事乃可也○雲峯胡氏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雙峯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思溫是也有該貌而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該得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即所謂色取仁也附存疑論篤只是言註曰言不

可以言貌取人却加貌字蒙引曰大凡言論篤實貌亦在其中此說是今看人談論篤實底其舉動容止自然與他一般未有言論敦篤舉動却輕浮也以此觀之鄉黨篇恂恂如也亦是就言說而貌在其中亦可見矣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

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命則所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縮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敎之耳○〔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赤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孰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敎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附〕〔蒙引〕冉有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不可子路問聞斯行諸是必疑其爲可而亦未甚安耳所問雖同而所以問則不同聖人固不得不異其所答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鬬而必死也〔謝氏曰〕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鄭氏舜擧曰〕回何敢死則是死生不在匡人而在子淵矣蓋匡人之所欲加害者在夫子而不在子淵故子淵之死生得自爲之也〔附〕存疑回知夫子之在以天未喪斯文必之也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國語晉語欒共〔音恭〕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音嗣〕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敎不知生之族也〔族類也謂君之食我師之敎我與生之恩同類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在父爲父在師爲師在君爲君也〕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慶源輔氏曰〕顏淵之於孔子蒙博約之敎得聖道之傳眞所謂受罔極之恩者恩深則義重信非他人爲師弟子之比○〔雙峯饒氏曰〕孔之於顏敎愛兩極其至義雖師生恩猶父子所以爲恩義兼盡卽夫子不幸而遇難〔難去聲〕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問孔子不幸而遇害於匡則顏子死之可乎〔程子曰〕今有二人相與遠行則患難有相死之道況回於夫子乎曰親在則可乎曰今有二人相與搏

虎其致心悉力義所當然也至於危急之際顧曰吾有親則舍而去之是不義之大者也其可否當預於未行之前不當臨難而後言也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搏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旣亡乃爲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問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至此只得死此與不許友以死之意別不許友以死在未遇難之前乃可如此處已遇難却如此說不得○孔子恐顏回遇害故曰吾以汝爲死矣顏子答曰子在回何敢死者謂孔子旣得脫禍吾可以不死矣若使孔子遇害則顏子只得以死救之也○〔慶源輔氏曰〕孔子遇難則顏淵有致死之義孔子免焉則顏淵無致死之理今孔子旣免而顏淵相失在後脫有不知而死則非義矣故其旣來而孔子迎謂之曰吾以女爲死矣者恐其誤也而顏淵遽復之曰子在回何敢死者道其實也其意若相反而實相承顏淵之於孔子雖曰未達一間至此等語殆相爲一矣○〔趙氏曰〕死生亦大矣云何敢死則不

以死爲重而以不輕於死爲重也○潛室陳氏曰朋友同遇患難有相死之義謂各盡其扶持救衛之道無委棄之理若死不死則有幸不幸存焉非必輕死求鬪謂之相死也○吳氏曰子在回何敢死則子不在回何敢不死甚明子不在非所當言也故言子在以見意讀者第於句內增二不字而反正互觀之則瞭然矣顏子以德行稱而善於說辭如此豈諸子所能及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見聖賢處物之義餘如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皆明處憂患之道也朱子曰孔子之言是以仁決之孟子之言是以義決之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附蒙引胡氏幸而不死一條最好然似當更足之云使請於天子方伯而不從如孔子請討陳恆然後顏子又不但已當爲豫讓必報之舉然後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之義爲盡也乎○存疑古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子在而死是輕於鴻毛也子不在而死子在回何敢死是重於泰山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平聲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閔爲慊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慶源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顏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附顧麟士曰按注疏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然達說云吾意子必舉德業聞望之隆又似即指非常之人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朱子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勉齋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也附蒙引以道事君謂不以容悅事君不以功利事君而必以道事君若君不從則去之此兩句自相連帶註亦要看得活○但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能稱其職不失爲具臣使居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其位非大臣其道則大臣矣○存疑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或謂朱子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愼勿復言曰平生所學惟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哉朱子此言眞可謂以道事君不從君之欲者○顧麟士曰以道事君只解不從君之欲是緊關話不要只做大臣論說得汎了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上者也具臣者等乎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以道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不可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此大臣之所以異乎具臣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平聲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弒

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去聲)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問孔子言)由求爲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弑父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出皆在政事之科何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而不得爲不從若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等便爲大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仲由終是不屈朱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這不成休了便當一死守之亦未爲難惟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是難○〔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裕豈遂欲弑逆哉惟其漸漬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逆以下苟一事不道而苟從之皆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是也○〔胡氏〕曰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及其欲貸由求以助己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頃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厚齋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於其父之所爲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將君爲而以爲大臣也旣抑之以具臣及其以從之爲問故明以弑父與君不從折之○〔新安陳氏曰〕弑逆非不可之大者歟平常能不可則止者於弑逆必不從未能不可則止者未可保其必不從也由求於君臣大義固熟聞之但察之恐未精耳觀由仕於出公卽爲之死求於伐顓臾惟知爲季氏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乎夫子於此貰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求爲死節之臣耳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擧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厚齋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蓋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畔難治所以特擧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窒遂使之治數畔之邑非所以全之也〔附〕〔淺說〕聖人責之意以學優斯可以登仕明體斯可以適用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則內爲有妨於治己而身心性情不可得而脩外焉有妨於治人而人民政事不可得而理德由此而不立學由此而不成功以之而廢業以之而隳是乃賊夫人之子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本前焉用佞禦人以口給而言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朱子曰佞不是口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子路當初使子羔爲費宰意本不是如此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附】蒙引註云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此學字對行字屬知是指後來爲政之道說所謂治民事神也蓋方其未達之時固未嘗無行然所行者孝弟忠信之事若夫治民事神則固未之行也只要探討窮究在此○夫言之過小欺心之罪大故夫子不斥其非特惡其佞○范氏曰

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爲政但謂爲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爲學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況又責之中材之人乎然子路使子羔爲宰本意未必及此但因夫子之言而託此以自解耳故夫子以爲佞而惡之○三代以下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舜之教胄子敷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脩己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而已○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學不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猶恐動與靜違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況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卽仕以爲學乎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臥反

晳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上聲長於女女汝同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附】蒙引前條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以也此且教他盡言還未知是教他言簡甚麼至下條則何以哉方知是教他言志假如夫子請毋吾以也云吾有過幸爲我言之亦何不可方知上條虛說未可就入志字人亦須在言外○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存疑東陽許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已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愚謂此說恐未是知弟子者莫如師況聖人乎他日孟武伯問由求與赤之仁夫子以其才對與此若出一口焉謂聖人不知其所欲爲可乎大抵聖人此問亦是使各言其志以觀其自知之何如且欲因而可否勉勵之耳是即教之所在也觀其於由則哂之於點則與之可見矣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出爾雅 **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上聲**矣哂微笑也**

厚齋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於進道故夫子有問必先諸子言之其言與冉有皆以三年爲斷蓋古者三載考績要其成也夫子亦曰三年有成○新安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爲當兵荒後時難爲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盡底蘊而言也附蒙引千乘之國慢需出大字下句大國又不止千乘矣如當時齊楚秦晉皆地方千里或數千里豈特千乘而已哉然亦不可說是小國如滕之介於齊楚然爲下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說不去耳○飢與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有通用處然有飢饉無饑渴○存疑有勇自善政來知方自善教來○蒙引看記者此處下箇率爾便知是對下面鏗爾舍瑟而作言詳之○子路不但失之率爾其言志亦終是有激昂軒發之氣而不足於雍容此夫子所以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倣同 **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附蒙引三年可使足民者蓋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均其徭役薄其稅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如此則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矣○禮樂教民之事治民者既富矣而又教之方爲盡道冉求所任者富民之事耳見得還缺一段故明說出而不自居○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此禮樂就化民上說君子猶言賢者賢者則能盡禮樂於己然後能以禮樂化民也○以此見由求二子不但心術不同才調亦自不同子路所設施者兼政教而冉求只是政一邊子路合下便說千乘之國求則只六七十五六十子路便說出許多人不能爲而己獨能爲之意思冉求只恁地說箇平常國道如此然其所自許者只亦是足民而已雖是謙詞然其才品大槩如此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

願爲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赤若毅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故必先爲遜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見形甸反曰會，衆頫音眺曰同。周禮春官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爲大。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顧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以徧。時聘曰問，殷頫曰視。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慶源輔氏曰：周禮所謂殷，即衆也；頫，即見也。端，玄端服。章甫，禮冠。慶源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音牟堆，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爲之，蓋三代常服行道之冠也。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厚齋馮氏曰：會同，諸侯朝於天子之禮也，而兩君相見亦曰會，又有同盟。當是時，諸侯朝於天子寡矣，華之言當爲兩君相見而設。夫擯紹，禮樂之末也；小相，又擯紹之末也。二子以子路蒙哂，故其辭又謙。【附】蒙引：宗廟只是諸侯宗廟，會同亦是諸侯，不必以天子爲主。而小相爲諸侯，以小相爲諸侯，則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一句全相反了，不成文理。○端章甫帶上讀，君相皆然，乃禮法之塲盛服也。○願爲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據禮初無大相小相。○願爲小相，言願得贊禮於其間，分明是相君祭祀，相君會同也。○存疑：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故註云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或謂諸侯會同於天子，不得相贊禮，不知周禮春官載朝覲會同，則大宗伯爲上相；諸侯來朝，則有介，如上公九介之類，明有相贊禮。馮氏謂當時諸侯朝王禮[illegible]，華之言爲兩君相見而設，此說亦未是。諸侯朝王，常禮也。聖賢道其常然，華所志之禮，兩君相見亦在其中。○顧麟士曰：按通義，許白雲曰：集註時見曰會，衆頫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即衆也。改殷爲衆也，改殷爲衆，避宋諱也。但周禮有殷頫曰視，又一禮也。此則易見爲頫，不知如何。然頫亦見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魚依反。雩，音于。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

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希問去聲歇也作起也撰具也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子言志想見有些下視他幾箇作而言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音夾之衣新安陳氏曰單單衣袷袷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浴盥音管濯也今上巳祓音弗除是也問浴之爲盥濯祓除朱子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爲證是也韓愈李翱疑裸身出浴之非禮而改浴爲沿。不察此耳。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音善樹木也詠歌也通考巴川陽氏格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幽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今味其辭旨則

四時寒燠之代序。與裘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爲寅月沂水之凍方解。雩壇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音扶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新安陳氏曰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復玩味。以想像曾點胸次。而於無中形容出有來。故其動靜之際從七容反容如此朱子曰曾點都不待著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舉其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做等閑說話。當時記者。亦是多少仔細。又曰門人詳記舍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追灑落自在之意耳○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須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强用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

能體用兼備自然而然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著有以見夫四字。便是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應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音洛其日用之常初無舍上聲己爲去聲人之意胡氏曰卽其所居至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爲而目前所可爲也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形甸反於言外新安陳氏曰直與至於之妙作一句。細分之。上下同流接天地言。各得其所接萬物言。○集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

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趣。不可以尋常解書訓詁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慶源輔氏曰卽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爲。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三次改。前後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朱子曰曾點見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箇好朋友行樂去。日用之間。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問夫子何以與點也。曰方三子之競言所志也。點獨鼓瑟其閒。漠然若無聞者。及夫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起對焉。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爲者。及夫子慰安之。然後不得已

而言而其志之所存又未嘗少出其位盖澹然若將終身焉者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候也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少長有序而和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藹然天地生物之心聖人對時育物之事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間哉程子以爲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也或曰曾晳胸中無一毫事列子御風之事近之然乎曰聖賢之心所以異於佛老正以無意必固我之累而所謂天地生物之心對時育物之事者未始一息之停也若但曰曠然無所倚著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異於虛無寂滅之學而豈聖人之事哉○這道理處處都是事父母交朋友都是這道理接賓客是接賓客道理動靜語默莫非道理天地之運春夏秋冬莫非道理人之一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爲人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如曾點卻被他超然看破這意思夫子所以喜之○孔子與點與聖人之志同者蓋都是自然底道理安老懷少信朋友自是天理流行觸處皆是暑往寒來山川流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無非這道理如學而時習之亦是窮此理孝弟仁之本亦是實此理所以貴乎格物者是物物上皆有此理此聖人事點見得到蓋事事物物莫非天理初豈是安排得來安排時便湊合不著這處便有甚私意來自是著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閑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看說他見得這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樂○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爲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固有間矣是他見得聖賢氣象如此雖超乎事物之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爲底道理卻做有事有爲之功業天樣大事也做得無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

○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故雖夫子有如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而其言語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也○曾晳不曾見他工夫只是天資高如夫子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這便是狂簡如莊列之徒皆是他自說得恁地好所以夫子要歸裁正之若是不裁只管聽他恁地今日也浴沂詠歸明日也浴沂詠歸卻做甚麼合殺○曾點與三子只是爭箇粗細曾點與漆雕開只是爭箇生熟曾點說得驚天動地開較穩貼三子在孔門豈全不理會義理只是較粗不如曾點之細○爲學與爲治只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三子卻分作兩截看了如治軍旅治財賦治禮樂與凡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爲須先敎自家身心得無欲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曾點以樂於今日者對三子以期於異日者對學者須是有三子之事業又有曾點之襟懷方始不偏蓋三子是就事上理會曾點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灑意思○新安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事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行之實三子不及點所見之高以一時所言觀之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自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爲無然不然鮮不流於狂矣通考仁山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所以實曾點【附】邢疏曰鏗投瑟聲也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爲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蒙引鏗爾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是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亦各言其志也令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

與後面一句不同○暮春者春服既成一段○塲中若出此題○篇末當發出異乎三子者之撰意思以繳之○蓋春服○非章○服○之○比○童○冠○非○冠○蓋○軒○冕○之○儔○沂○水○舞○雩○又○非○廟○朝○具瞻之○地○詠○歌○而○歸○各○適○其○適○皆○非○有○待○於○外○者○也○句句意在言表○夫子與點連鼓瑟希從容意思亦該了○觀語錄可見○浴盥濯也盥洗手濯洗身依語類只是手足○上巳三月第一巳日也古今用此日祓除自魏晉後只用初三日祓除祓亦除也除舊取新之意浴亦是去舊垢以自新也○壇墠除地爲墠築地爲壇○天理流行必兼人欲盡處言者理欲不兩立故也○天理流行隨處充滿者近自一身之間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以至於身之所接如君臣父子之屬皆是道理如此一動靜一衣服一飲食以至鳶飛魚躍都是此理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也○悠然悠寬緩也是無介累也與規規正相反凡人有介累者自急促無介累則超然物表矣自直與天地云云至之妙所以狀其胸次之悠然○隱然自見於言外曾晳當初說時初未嘗特認這一箇氣象說來此是傍人看得是如此故曰見於言外當時唯孔子解此三子與之同席亦未必知也或因夫子歎息而深許之後方辨得出亦未可知○[存疑]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安土敦仁無入而不自得人惟私欲一萌則天理爲之隔礙而不行如靜而未接物此心亦動是此理不行於靜矣動而應物則心又妄動此理又不行於動矣故其要只在克己人能克己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靜亦定動亦定近而顏之瓢點之瑟遠而堯舜之功業文章周公之制禮作樂一以貫之矣故謝上蔡謂勿忘勿助則知此與夫子與點之意同程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者此也○[語類]林恭甫問浴沂事曰想當時也眞是去浴但古人上巳祓除只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浴也

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

其志也已矣(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附][蒙引]爲國以禮禮字該得廣讓特其本耳○[存疑]這禮字便是上註天理流行之理字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悲檢反) **詞蓋深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晳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附][蒙引]須要見得孔子虛空說箇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要何用蓋赤本意豈是要爲小相不過擇其甲者而自處耳夫子獨解其意而知其以宗廟會同之禮自當也今人都不解此意而說得鶻突了非諸侯而何一句不可輕地看蓋亦謙言爲諸侯之小相而實是要爲諸侯宗廟會同之事 **○程子曰**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

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去聲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新安陳氏曰〕此條專言三子言志平實無高遠之意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

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去聲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堯舜氣象〔朱子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堯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堯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能做得堯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是實然未免局於一君一國之小向上更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使推而行之則將無所不能雖其功用之大如堯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蓋言其所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如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派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源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爲狂者也○〔潛室陳氏曰〕凡狂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故見大意而聖人與之謂其行不副止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

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去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三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禮便須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把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皆事爲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粗暴些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便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爲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理會得道理雖事爲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爲來○問爲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撓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此堯舜事業也子路則以才氣之勝自以爲當敗壞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能使之有成子路誠足以任此矣然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閑暇平和也曰是○到爲國以禮分上便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潛室陳氏曰〕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雲峯胡氏曰〕以三子言之子路未達爲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赤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禮之末耳

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眞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

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音洛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去聲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朱子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閒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

論語大全卷十一　先進

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朱子曰他見得這箇大綱意思於細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箇其中隊伍未必知○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點與參相反父子間爲學大不同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往於事爲閒有不屑用力者參也三省隨事用力旋旋捱去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故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必有以辨之○問孔門英才多矣何爲不得乎此而點獨得之回參不必類乎點也而又獨得斯道之傳何也勉齋黃氏曰資稟高則不局於卑志量大則不溺於小見識明則異說不能惑趨向正則外誘不能移此點之學所以人不能及也人品不同則學之志亦異人爲技藝之學者有一見而超然解悟有終日矻矻而竟無所得者亦無怪點

之獨得也若顏子則其資稟志量見識趨向當無異乎點而深厚沉潛淳實中正必有過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點之子參其見不及乎晳而其學則近於回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及也曰晳之不及乎回參而卒未免爲狂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根於人心而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爲學之方固當存養乎德性而亦不可不省察乎實行夫是以精粗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加一然後可以爲聖學之全功也點之志則大質則高識則明趣則遠然深厚沉潛淳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卑見大而畧小見識有餘而行不足趨向雖正而行則違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蕞蕞於文義之間事爲之末而胷中無所見焉恐未易以狂語點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即其所志而言之也若伊尹之志是後賢追論其志如彼伊尹顏淵有隱顯不同而尹之志則顏所能爲由求赤視顏氣象差小而

所言皆其能事附纂引曾點見得眼前步步皆是道理無所假借無所等待者也○曾晳終是狂如季武子死倚其門而歌曾子芸瓜誤傷其根被棒仆地此亦堯舜氣象耶就好處說便是堯舜氣象就不好處說便自爲一等論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一　終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問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 **克勝也**〔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己亦無別巧法如孤軍卒遇强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 **己謂身之私欲也**問己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看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體之欲皆因己而有故謂之私 **復反也**〔慶源輔氏曰〕反猶歸也如行者之反歸於家也 **禮者天理之節文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脉理也不日理而日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 **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而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爲言則仁即禮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日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始言仁者本心之全德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全字即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耳○〔程氏曰〕克己之私既盡一歸於禮此之謂得其本心○〔朱子曰〕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爲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問克己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其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只是發動方用克若待發動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問克己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己私言之便克己是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克是克去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淸○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己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己便要復禮但克己而不復禮則墮於空寂矣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且如立如齋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齋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齋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新安陳氏曰〕禮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恭敬辭讓偏言之禮也復禮爲仁專言之禮也克

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仁在其中矣通考勿齋程氏曰獲勝其私物欲淨盡是曰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禮**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新安陳氏曰甚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朱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也○天下以仁稱之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固非我之所急但言其效必至如此○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說得實楊氏以為皆在吾之度內謂見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闥同意○覺軒蔡氏曰天下之大人人皆稟受此仁我眞能克復為仁卽此仁便與天下之人都湊得著所以天下皆以仁稱之**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平聲**用矣**新安陳氏曰日日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而究竟言之恐人謂一日如此便了○須是日日接續用功如日三省之日日日克己而無少閒斷幾決於己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究味淨字淨盡者無一毫不盡之謂也○朱子曰今日克復是今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大工夫須日日用工○為仁由己這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雙峯饒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功之日而言也一日克己復禮指其成功之日而言也何以知之克者戰而獲勝之名復者失而復還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為仁而下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效言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者果何所用力耶曰為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用力之

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其亦勉諸此而已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卻載程子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朱子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問一日之閒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雲峯胡氏曰能克人欲之私是理勝欲能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註克己說人欲未曾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之○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人只知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踞敖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曰問顏子問仁與問為邦先後曰有克己復禮工夫方始做得四代禮樂底事○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氏克己銘極口稱揚遂以為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吾仁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自脩之事未說著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只說得克己一邊卻不到復禮處附語類克己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或問克訓治

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或問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漸漸克去○固是克了己便是禮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却不只道克己爲仁須著箇復禮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視聽言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己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己者雖謂之無己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或問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孔子告顏淵只說克己復禮若是克得己復得禮便是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說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說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若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己復禮天下又不歸仁○這處亦如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以其極處告之○蒙引夫子意以人皆有是仁而或不仁者禮之未復也禮之未復者己之未克也故必盡克了己私而一歸於禮焉則事事皆天理而仁在是矣然有是功則有是效其功深者其效大故誠能一日之間克己復禮而爲仁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仁矣○己謂身之私欲也兼三項氣質之偏一也耳目口鼻二也人我忌克三也分言之則有三若單舉耳目口鼻便該了那兩項且如氣質之偏是偏箇甚麼人我忌克是忌箇甚麼故下文之言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盡之矣謝氏謂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是於難字提撕亦非身之私欲外意也○性偏難克此性字兼氣質而言也或曰專指氣質不兼理非也氣質者理之所寓氣質偏則理亦隨之矣○復反也所謂欲盡而理還則滿腔子裏盡天理帶事說○克己復禮爲仁言克己復禮此所以全其本心之德也如此說方與註合而本文兩箇爲仁字都一般程子方始是

仁一句似與本文爲仁字不類○上句克己復禮以用功者言下句克己復禮以成功者言故以一日字加其上然畢竟同○歸猶與也與許也凡物與人便是把這物歸他了稱道人亦然把這好名目加他便是把這箇歸他了字義須要解得切○仁者天下人心之所同而克復以全其仁者則吾之所獨也吾能克復以全吾仁則是人心之所同者我先得之矣天下安得不翕然歸吾仁哉此正與盛德至善民不能忘相似皆實理也今人但見人事做得合天理便都稱許他說此人作事合天理此便是歸仁○爲仁由己仁者吾所自有爲之何假於人之助而亦非人所能助○存疑顏淵問仁是問如何方是仁此便是問所以爲仁也故夫子告之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復禮爲仁言克己復禮所以爲仁也爲仁猶孝弟爲仁之本爲字故註曰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事皆天理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不是解本文爲仁是申上文所以全其心之德意○仁者心之全德就該動靜了言克己之目日非禮勿視聽言動却就動上說何也私欲在人必動而後見若閒時思慮未起私欲未萌亦無可克處故克己工夫須就動上做然必動時方克靜時都不簡點亦不得故聖賢復有持敬涵養之說也然聖人不以告者動靜交養是學者事顏子生知之亞靜亦無待於簡點也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際謂二者界限之閒）已判然矣故不復（扶又反）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請克己復禮之條目）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

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去禮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朱子曰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勿視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禮矣其非禮而勿視聽者防其自外入而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為仁之功盡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

自是而克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爾學者可不謹其所操哉○雲峯胡氏曰此章緊要在勿字故集註喫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為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新安陳氏曰非禮者己之私禮者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所以克己而所視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如是則日用問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 事如事事之事書說命篇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史記曹參傳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相之事○新安陳氏曰事事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死字 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平聲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雙峯饒氏曰如吾與回言終日回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顏子所克之己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 ○程子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由中而出泛言其理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而根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 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進進步幾及之意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平聲之有要

視為之則慶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為之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捉處○胡氏曰心兮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窒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為準則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遷矣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

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己即制之於外復禮即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己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眞積力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 朱子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物至則智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即秉彝之性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爲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爲之引去矣化則與

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 **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 朱子曰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 **非禮勿聽** 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爲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爲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雲峯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聰在內故惟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爾 **其**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慶源輔氏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爲氣所動故靜不爲欲所分故專○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一篇關要處 **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去聲**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蔡氏傳曰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陳氏曰門之闔闢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興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 **傷易**去聲**則誕傷煩則支** 慶源輔氏曰易則心不管攝故必至於妄誕煩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 **己肆物忤**五故反 **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

機興戎出好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痛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言箴說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迸出者乃煩中之失也○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由其躁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己肆而物忤內不專故出悖而來違○雲峯胡氏曰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子以爲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平聲下同**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去聲**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

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箴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裕曰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是生死路頭。○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於下故危

造七到反**次克念戰兢自持**

慶源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自持敬謹之體也○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以守於爲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爲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覺軒蔡氏曰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

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徽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或蔽私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翕呼麥反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爲動勿視勿聽則不動矣動兼思貌而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勿爲心也眞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勿聽戒謹以存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入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過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觀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於思守之於爲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甚微而在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已能警省於言動則此仁之大用翕然中節矣

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慶源輔氏曰非顏子之明睿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必不能察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剛健則雖告以爲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致勇決於此而遂以仁爲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趙氏曰非至明則不能察天理人欲邪正所由動之幾將有誤認天理爲人欲人欲爲天理而不自覺於冥冥之中矣非至健則不能決天理人欲勝負所由分之勢將有玩天理而不肯進戀人欲而不忍割而依違於二者之間矣○雙峯饒氏曰視聽言動四者橫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略不同何也蓋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二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

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附語類 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閑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敬之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是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顏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覆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林正卿問夫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爲仁之問說得細密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

某觀之夫子答群弟子却是細密答顏子者却是大綱蓋顏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訒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訒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則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或問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以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爲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將來這箇道理如何會得自見○蒙引四勿不必分謂防其自

外入謹其自內出大抵四者皆身之用而爲由中應外者勿則制之於外以養其內也○視箴心兮本虛應物無迹無迹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安有形迹可見應物雖無迹亦在操之而已然操之則有要惟視爲之則此則字即上文要字意何以視爲之則蓋凡非禮之色一接於目便是一箇蔽也蔽一交於吾前其中動而遷矣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此蔽字作死字看制之於外不爲所蔽也制之於外應蔽交於前以安其內應其中則遷克己復禮此視上之克己復禮也久而誠矣此以制外養中說久則外不待制而自無內不待養而自存是爲誠○聽箴閑邪即克己存誠即復禮○言箴自人心之動至內斯靜專專就理上說是克己復禮正意矧是樞機以下四句則就利害上說傷易則誕傷煩則支此二句貼前上四句己肆物忤出悖來違此二句貼前下四句○四箴通是制外養中意○存疑天子告顏淵若是未省得人必問如何爲己與禮與爲仁若子路問君子曰脩己以敬乃曰如斯而已乎此

是未省得今於曰己曰禮曰爲仁略不問及直請問其目可見其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無疑孰爲己在所當克孰爲禮在所當復皆已明白於胸中也○註云目條件也以大學三綱領八條目來看這目乃是克己條目工夫蓋大學八條目亦綱領之條目也○蒙引非禮勿視克己也非禮勿視則所視者皆禮矣克己外豈有復禮乎所以聖人只說非禮勿視非缺了復禮意思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解出門使民二句恕以及物解不欲勿施二句物即人也則私意無

所容而心德全矣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新安陳氏曰上章天下歸仁是以克己復禮之效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主敬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片流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

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如此自家身己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極密○問如以刑加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始得曰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己而後推之為恕夫以刑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乃其私心若其眞心既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問恕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恕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獨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克此對而記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仁之體不恕則徇己遺人梏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雲峰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附蒙引使民如承大祭非不接物也然敬還是自家敬是用於己道理恕是施於人道理○天下歸仁是自亦以其效言之獨不言使以自攷者顏子無待於此也○顧麟士曰按絡閒編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然淺說又云出門如見大賓則無地而不敬

○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去聲**禮**新安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賓承祭作勉強拘束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為貴也**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新安陳氏曰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

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己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雙峯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力之要

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此靜時敬也**有諸中而後見**形甸反**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新安陳氏曰觀其動時敬則其靜時敬可知**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子言外之意而言之○問程子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己恕以及物看來須如先生說方全朱子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二句所以只說作敬○南軒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雙峯饒氏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而得以盡其推己及人之恕矣附蒙引有諸中而後見於外其實見賓承祭亦非全是外只明其敬之見於應事者言儼若思時則此敬全在其中

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

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己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他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厚齋馮氏曰左傳云仲尼云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唯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唯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效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邦家無怨其應狹而緩附存疑敬是簡束心身方法心是活物最易放逸如今看書寫字心尚馳出外去況其他乎故須有箇簡束他方法敬便是簡束方法先儒說敬者主一無適其中惺惺收斂不容一物皆是簡束這心方法也○人之一身最易怠惰放肆如箕踞跛踦之類敬便是簡束此身方法如手容恭足容重目容端頭容直之類皆簡束這身方法程子以整齊嚴肅語敬便是這道理○敬兼身心有交相養意此心祗畏則身亦隨以斂肅所謂心清時則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簡束而自然恭謹是也此身嚴肅則心亦在此不放逸所謂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是也○敬該動靜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就動上說者此亦因出門使民以示例耳然先儒解學而時

習日時復思繹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一般○問心德如何曰德得也謂得乎天之理也理在天地之間未屬人只謂之理及氣聚成形而人生焉此理具於人方謂之德德為人之所得也理具於心也心如何具是理理氣在天地間原不相離氣聚成形則理在其中心雖是氣凝成形質然有不滯形迹者在最為神妙出入變化不測是蓋人一身之氣精英總會處氣雖充滿於人身然精英則總會在心此是形迹之心其精英便有靈覺其總會在心便四肢百骸無不管攝故人之一身此精英之心實主之人身患瘡疥而覺痛痒者氣之支流受病其總會精英覺之也人風顛不省事而有生活者氣雖在風痰蔽心失其精英也此可以觀心矣而理則不外乎此其精英中主宰運正當恰好無偏曲邪僻處此便是理理無形而妙乎形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最微妙難認所以漢唐諸儒少認得及至宋儒方認得然亦說不得十分了了緣這理不是易說之物要在人心會耳此可以觀心德矣此理為人所得則謂之德人生有心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故謂之心德也○問無私欲則有其德敬恕則私意無所容其說如何曰人之一心乃氣之精英而含這理然氣有為而理無為心之靈覺寂感皆氣之為故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心機不測最難靜定馳騁奔放更無一時寧息先儒謂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又謂如水翻車正謂此也且如今在此看書寫字未到幾行未能幾字心已走了況他時乎心既馳騁奔放則私欲就縱肆此理為昏昧抑塞不能昭著流行理不昭著流行則德亡矣心既馳騁奔放雖未必逐於欲然即其身在此而心馳亦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得正舉皆妄也況又逐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可止乎此是心放則欲肆欲肆則理亡理亡即德亡也敬便是把持這心的方法能敬則把持得心在這裏心在這裏則靜亦定動亦定隨所遇而心皆在更不容馳逐於外視必明聽必聰貌必恭言必從耳目四肢之欲亦無自而生故曰私意無所容私欲無所容則此心主宰運用皆是

這理昭著流行。這理昭著流行。則心德全矣。人都有箇自私自利之心。人之自私自利。都是只見自家。不見別人。不自知人心猶己。知得人心猶己。此理便不過。此心便不安。夫理不過。心不安。雖欲自私自利。亦不自容。聖人所以說箇恕來教人。正是使人自心不安。而推以及人。則待人猶己。事父必孝。事君必忠。交友必信。待人接物各盡其道。此理自我心流行於人倫庶物之閒。無昏昧抑塞之患。而心德全矣。所謂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者如此。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式亮反魋徒回反之弟宋人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音刃

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去聲下同發蓋其德之一端也〔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者。卽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雲峯胡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朱子曰〕這是司馬牛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將息充養爾。○問仁者其言也訒只是訥於言否。曰訥於言而斂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訒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訒。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卽求仁之端。附蒙引牛多言而躁。其病在於

心不存。夫子答其問仁。何不只告以存心。使其於病根所在致力。而乃以訒言告之何邪。曰自源可以及流。泝流亦可以得源。故但訒其言。心便收攝在。固一舉而兩得也。如此則得訒言字面出於牛易於體認省察耳。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如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去聲者非強上聲閉之而不出也〔朱子曰〕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訒而不苟發。此心德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以訒其言爲強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爲仁道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爲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存言之。附存疑爲之難。是爲之不輕易。夫子所謂如之何如之何。周子所謂愼動。孟子所謂進賢如不得已。皆是爲之難意。夫義理難明。往往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況事有似是而非者。疑似之閒只爭毫釐。皆人所難辨。又克己最難。理欲之閒不能以寸。斯須稍不謹。便蹈於人欲之歸矣。是尤人所當難者。爲之難是兼此兩意。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朱子曰〕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瞌睡相似都不見這事理使天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問爲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爲邪。曰仁者之言無不訒。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爲而後難於言邪。且必若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爲不可易矣。豈其然乎。○程子曰

雖爲去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槪語去聲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上聲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顔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箇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處說。○陳氏曰語牛之說又下於雍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覺終身爲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學言亦曰以用功言告顔冉者使之全其心之德告子貢者使之充其愛之理於樊遲子張則兼人心事理而言之於司馬牛則即其德之一端而言之蓋資質有不同所以敎之亦不同而皆徹上徹下之道也各因其人而言之也○又按顔冉之所聞者爲仁之道其餘四子之所聞者求仁之方若子貢問爲仁夫子告以事賢友仁則又爲爲仁之資與此不同蓋此類欲人反求諸己彼則欲其求輔於人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厚齋馮氏曰內憂其兄外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扶又反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悉井反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去聲而忽之也（雙峯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憂懼之本。）○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强上聲排遣之也（朱子曰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强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疵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愧俯不怍之意同。（附）蒙引憂者心懷憂戚懼者懼禍至也。憂懼可把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來照看。內省不疚則吾之氣足以配乎道義吾之志足以質諸鬼神。行與吉會自無可憂懼。縱有非意之來。亦非己所自致而不必憂懼矣。○內省不疚何憂何懼。非寬之也。勉之也。○（存疑）不至於憂懼者。惠迪吉也。不憂懼者。理直氣壯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左傳哀公十四年魋入于曹以叛民叛之魋奔衛遂奔齊○問牛無兄弟何也朱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弒宋公而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慶源輔氏曰]順謂不咈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附][蒙引]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述此只要得天命二字出言牛之有兄弟無兄弟亦天命也何必憂固非牛憂桓魋之將死而子夏言死生有命以寬之也○[顧麟士]曰述所聞止此下一節商自言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閒去聲斷徒玩反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兩盡其道○[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己是有命而無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雙峯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爲難恭易能有禮爲難有節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矣○[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而辭當矣[附][存疑]敬該動靜持己以敬動靜皆敬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去聲明禮記檀弓篇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朱子曰]子夏當初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慶源輔氏曰]觀喪明事則牛之失乃移於商之身而不自知也○[雙峯饒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是親若推其原則人又只是共一箇天地大父母自共一箇父母觀之則兄弟爲有限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並生於天地閒皆兄弟也此意

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弟其情安能及得己之兄弟意雖廣大語實有病圓則活滯則死凡圓底便活方底便不動○[新安陳氏曰]喪明事與此不同然其爲憂愛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則一耳○[雲峯胡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說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附][說約][仁山金氏曰]以牛之高節何以在宋則宋止巢而不止牛適吳又何至爲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向異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未至耶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譖莊蔭反愬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將廉反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去聲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剝牀以膚象曰切近災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朱子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己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愬是愬切己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著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芒刺痛痒立見故急以切己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指可謂明而不蔽於近指可謂遠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反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朱子曰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惑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若見其事變之不同而明無不照也○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譎而行其譖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畧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

意象以為有得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蘇氏曰譖愬之言常行於偏暗而隘迫者蓋一有所聞而忿心應之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雙峯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詳覺與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箇易疑易信底人易疑生譖易信生愬○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譖愬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附存疑明遠是就其不行處見得要人所以不行處是本於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遠是明之遠也蒙引曰為明不足以盡之是也○註曰不蔽於近即遠也蓋近處蔽則明不遠不蔽於近則明之遠矣○顧麟士曰集註信之深發之暴信字發字即白文行字然依王宇泰說不行謂譖愬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非我不行人之譖愬也較雅○蒙引註云遠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圈外曰此句不差只是視遠惟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書言視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矣以效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朱子推本而以教化行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附存疑是時兵食尚在民間註謂倉廩是民間倉廩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問是民自不立是國自不立朱子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有立蓋有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矣）不若死之爲安（朱子曰安字極有味）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附蒙引前言教化行而民

信於我後言寧死而不失信此處常變之別也○寧死而不失信於民是教化行意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是民信於我意）○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疑者不能如此答之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朱子曰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斂使民有常產而

不失其時則倉廩實而食足矣比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飭而足兵矣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梃以撻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也問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序言之則食爲先以理言之則信爲重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爲民者而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使民寧無食以死而不失其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言矣○南軒張氏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爲急務然信爲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勉齋黃氏曰夫子初答爲政之先後也再問復告義理之輕重也所謂民信至此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覺軒蔡氏曰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民無信不立

猶物無土不生爲政固以兵食爲先而兵食亦以信而立子貢兩發必不得已之問直窮到底以見信之尤重於死而不可頃刻無也○雙峯饒氏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猝然寇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爲政常法如何可使兵食不足三者俱全處事之常二者可去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藏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九年耕有三年之積食非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强之術歟（齊氏曰）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其地容三百五十萬四千夫養七十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者言卒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大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卽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而眞可以敵王所愾也（愾苦槩反怒也）敵王所愾四字出左傳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

曰去兵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孚於民則雖緩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甚言其不可以無恩交義結之素耳○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失信末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 崇本質是君子之意 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厚齋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急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附 達說惜乎夫子之說作一句已隱然有駟不及舌意了却又把君子也三字扶起再把駟不及舌抑之見其可惜也如云可惜汝這話雖意是君子而話說錯已難收了故下節遂明其故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 鞟其郭反

鞟皮去 去聲下同 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慶源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 附 達說天下之事無質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則文與質等耳固不輕於質而可以盡去也以質而較之文則質與文等耳亦不重於文而可以獨存也是文質之相等蓋如此且文譬則毛也質譬則皮也文質俱存然後可以辨君子小人亦猶皮毛俱存然後可以辨虎豹犬羊若如夫子之言則是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矣君子何以異於小人猶盡去其毛而獨存其皮矣虎豹之鞟何以異於犬羊之鞟此夫子所以爲失言也 夫音扶 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 楚宜反 胥失之矣 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耶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樣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爲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爲本文爲末本則重末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子貢胥失之○雲峯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質猶文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 附 蒙引君子質而已矣此君子是以德言夫子之說君子也此君子只以其言意近厚而言亦以德言集註君子小人無以辨君子謂賢士大夫兼德位言小人謂野人也纔把君子對小人說便有分辨單言則泛以德論耳

〇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齊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爲大夫故止稱姓 附蒙引稱有若者君臣之詞於夫子則稱孔子而不名者君師之分俱要有也齊氏說難通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 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訓。 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 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爲國集註下〇朱子曰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皆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助徹之別也。 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遂以爲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 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附蒙引通力合作通也亦均也計畝均收均也亦通也新安之說太泥〇有若曰盍徹乎。此意云何。正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看到後頭。方得有若意出。〇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蓋徹兼貢助二法。此言同井也。〇存疑徹法兼貢助。貢法十中取一。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助法十一中取一。民得其十。公得其一。註只云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者。就貢槩言也。故曰大約云。〇既欲薄賦。又欲安用。如何濟得。故註加節用意。只著民富來供我。亦難。〇顧麟士曰按徐玄扈曰哀公有若俱是策備荒。不是救荒。公自悔平日賦輕。無積貯以備之。欲自今加賦以待用。故有若教以儲之於國不若儲之於民耳。若說目前要加賦。則饑年無從徵斂矣。若說目前要行徹亦便濟得甚事。〇又曰陸宣公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喩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 去聲下同 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〇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矣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〇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卽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哉 〇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爲出焉

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二語見楊子法言本出孟子白圭日章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雙峯饒氏曰〕征斂無藝則下困費出無經則上困又惡平聲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問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公之不足耶〔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畝等而上之士大夫卿各有差等以至於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

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鄭氏舜舉曰〕民之財卽上之財民之力卽上之力車乘民所出芻粟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爲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出力以供公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乎○〔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螽連年用兵於邾又有齊警此所以年饑而用不足也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爲迂闊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問於夫子者有素也○〔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爲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爲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爲問也〔朱子曰〕胡氏以爲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爲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之所以爲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須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合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卽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劄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忠

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不得有基本不徙義亦何緣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光輝而日新此德所以日新高大自有不容已者○〔雙峯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爲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徙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附〕蒙引不曰袪惑而曰辨惑者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袪之今之惑者只爲不辨而不自覺耳使能辨之何至於惑○人之進德必先立箇實心了然後就事上處處要合義方能崇德如孝弟必先立箇孝弟底實心有愛親敬兄之實心則大本有了然後求其所謂孝弟者若何而爲溫凊之宜若何而爲定省之節若何而爲恭敬遜順之道未合宜便教合宜未十

分合宜便教十分合宜則日得其所未得矣合是二者可見德崇○說約姚承菴曰子張問崇德辨惑主意只要高明故夫子告以近裏著己之事○蒙引本立日新字是貼崇德意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惡去聲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敎之以辨之之方雙峯饒氏曰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

○新安陳氏曰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徙義以爲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況欲人生死又惑之易辨者也附蒙引註云則惑矣又云則惑之甚也兩句都在是惑也一句內註如此區別也見得本文四句有兩截意○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徙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爲仁蓋務外不務內者故告以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於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南軒張氏曰爲政以序彝倫爲先彝倫不敘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彝倫所爲敘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大者故以爲人道之經政事之本

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去聲**於國**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少姜齊女晉侯嬖妾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故弗知不知其他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音亮豆區烏侯反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

其一〔言〕公重賦斂〔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者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則足者屨也刖足者多故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於位反〕休〔虛位反〕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景公又多內嬖〔臂閉二音〕**而不立太子**　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姒景公妾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音閑〕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欲立荼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立荼寘群公子於萊〔萊齊東鄙邑〕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爲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荼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附】〔蒙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謂君便當是箇君。臣便當是箇臣。父便當是箇父。子便當是箇子。詞語是如此。不曰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然其所以君君臣臣者。則在各盡其道上來。此乃政事之根本。而非其條目也。然亦不可謂此非政事也。○〔存疑〕聖人不告景公爲政之事。而告以人倫之大者。政事之本也。此當以其人存則其政舉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來。參看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簒國之禍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本陳氏改爲田氏〕宗族益强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以荼爲太子景公卒兩相國高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生爲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殺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恒與監止〔一作闞止〕俱爲左右相田恒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恒擊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弒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鰲是爲平公田恒爲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自爲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爲王以令天下

○楊氏

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朱〕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亂也。○〔雙峯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不能盡父之道。致內嬖之多。而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亦可也○〔雲峯胡氏曰〕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其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片言半言折斷丁亂反也〔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胡氏曰〕折者析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爲一區及乎別其孰爲曲孰爲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照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附〕蒙引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說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全體亦因可識蓋是未曾發言而折獄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也○〔顧麟士曰〕其由也與空說忠信明決。留在下節用。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形甸反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人之信己在於未言之前也〔附〕蒙引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取字由字即上文故字意而輔氏蔡氏之說皆小矣○或曰朱子何不以忠信明決解在下文曰解經正要如此發明方得片言折獄意出不比如今依題作文字衣敝縕袍章首段朱子便先說出可進於道字面此便是何用不藏意亦先解出以見聖人語意○尹氏

曰小邾射射音亦小邾大夫名以句繹句繹音溝亦地名奔魯曰使季路要平聲我吾無盟矣千乘去聲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愨之心以莅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僞。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淸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形甸反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南軒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弘也○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 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做去也○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 附 蒙引二之字同皆指政言政不外乎敎養常存敎人養人之心而始終無間者無倦也蓋人之常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也如一重在終字行此敎人養人之事不但外如是內亦如是表裏如一方是著實方是忠蓋人之常情政行於外皆是道理然內之所存或未必然而有苟且鋪張之意故曰表裏如一重在裏字如語錄之說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却重在外上此蓋記者之誤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慶源輔氏曰不曰不仁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絶人以不仁況子張乎惟其少仁故慘怛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難與並爲仁可見矣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如是裏不如是則非不欺之誠矣宜夫子以無倦以忠藥子張之病也○雙峯饒氏曰此論爲政之心不說爲政之條目若爲政之條目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陳氏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敎之若子路則敎之以無倦而已○厚齋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 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奬勸以成其事也 雲峯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奬勸以作之於將成之際

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去聲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小人存心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薄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己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己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奬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

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毁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勉齋黃氏曰小人成人之惡謂迎合容養以成其爲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詆毁使不得成其善也○鄭氏舜擧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故規戒掩覆以止之附存疑誘掖奬勸是成裏事不可就當成說○未成而誘掖之旣成而奬勸之皆所以致其成也○問旣成而奬勸似不及了曰今有忌人之成者事旣成從而詆毁之是亦害人之成也焉得爲不及胡雲峯謂作之於將成之際是未得此意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慶源輔氏曰政之所以得名以其能以正己者正人也己不能正焉能正人哉○新安陳氏曰此以通行之理言圈下以當時之事言胡氏曰魯自中葉中世也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音佩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故謂從前所爲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吳氏曰書曰表正萬邦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記康子問政者二章問患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雲峯胡氏曰集註釋爲政章政字實本於此附存疑政者正也且虛說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方是就己身上說正人之本蓋正是正人然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故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曰

爲政以德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皆是此意輔氏蒙引政者正也就作正己以正人說恐未是○蒙引曰所以帥正之道非一言所能盡非仁無爲非義無行則身正矣此約言之也○顧麟士曰按沈古疾曰凡書義各照本色看有不必求之太深者如此章正字只說無踰僭無偏頗便是若云大人正己物正之學大非本色須照季康子說來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爲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爲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爲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謂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爲耳○胡氏曰季氏竊柄盜魯國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邪俗作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形甸反春秋傳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寵臣曰無死欲付以後事故勑令勿從己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妻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康子名肥季孫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退辭位也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厚齋馮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欲心一萌非其有者必將取之嫡位可奪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爲盜

乎○雲峯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曾之大盜也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以欲善民豈特不爲盜而且皆爲善矣此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虔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音赴 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丕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亦爲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爲善矣集註以一則字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著眼玩味○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書第五倫傳而況於殺乎西山眞氏曰民性本善爲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善者○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論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夫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附說約鄒嶧山曰殺無道以就有道有三說一說殺無道使民知所懲而趨就於有道一說殺無道則有道者勸故爲成就有道一說有道者每爲無道者所病故欲殺無道以成就有道三說俱通○顧麟士曰欲善欲字中有作用南軒說最是論語中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欲仁而得仁俱如是也不是空空一欲便了君子之德風以下是申說欲善民善之故頗重君子小人字蓋以位言之草而加之以風小人而臨之以君子俱取勢足相壓爲喩舊講風字者多以和煦巽入等立論何異說夢也○徐玄扈曰德字虛看善固德也惡亦德也書云爵罔及惡德○蒙引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二句且虛說若說殺了便起不得草上之風必偃一句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問達爲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邦也事上則獲於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附蒙引士何如斯可謂之達要見得所以達之意若只是問何謂之達則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已自認出此意了却要說得用旋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德孚於人又行無不得之由也然此皆達字內意若下文質直好義云云則皆修於己之事非德孚於人也○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此一句是達字之正義而非子張舉達爲問之本意也乃孔子所謂達者子張認聞爲達非其正義也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契吉反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附】蒙引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此子張自解其所謂達者之意、認聞以爲達也、言有聲於邦家也、在邦在家皆有聲也、非謂在邦則名聞於邦之人、在家則名聞於家之人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

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雙峯饒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自信己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 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音質礙矣【慶源輔氏曰】主忠信質直也所行合宜好義也此存乎中以應乎外也審於接物察言觀色也卑以自牧慮以下人也此審乎外以巽乎內也內外交相養而厥德脩罔覺此豈求人知者之所爲哉然德脩於己而人自信之則行於邦家者自然無所窒礙矣○【朱子曰】質直只是無華僞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質直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仔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知不覺也聖人說話都如此周徧詳密○質與直是兩件質就資性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工夫○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

工夫也大抵人之爲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不濟事○察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雙峯饒氏曰】質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上故告以謙退詳審之意【附】蒙引質直二字似是在外如何說作內主忠信蓋人之質直皆是心所爲但凡言動不朴實的便是心病○質直是以此爲基也能質直然後可語好義○不可以質字當忠直字當信此以意來解只以下文色取仁而行違來照看見質直之爲忠信○【存疑】好義不但好之而已就有行了○【顧麟士曰】義雖訓合宜亦是當然而然意非圓融委蛇之謂也

故小註又謂質直而好義便有觸突人底意勿混看○通義金仁山謂察人之言觀人之色是接物之際審吾言行之當否朱子但云驗吾之言近偏語類又云察言觀色是察人詞色而與之言益不可曉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音佩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駕虛名而無實行也○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

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瞞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慶源輔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驕矜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者雖若相似然所行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雙峯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闊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己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己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己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眞一假以直對違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

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雲峯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卽是在外而不在內矣附蒙引色取仁而行違則非質直矣而又豈是好義乎察言觀色慮以下人猶且自疑也而彼則居之不疑矣○質直以心言好義以事言色取仁而行違全是不質直而好義亦在其中矣蓋色取仁而行違自相反了不可以色取仁對質直行違對好義三註不是○存疑之字指仁居之不疑是以仁自居而不疑也居之不疑是欲人信之也蓋自疑則人不之信矣故泰然自居而不疑欲以瞞人使人信之也若只要其本心豈眞能無疑乎○朱子曰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蒙引曰彼蓋自以爲是做到此不容自收退若收退來連前都壞了不以我爲是了故只得擔當去人未必都能看破也此卽朱子說看來不是何也以此說居之不疑似是初問無此意待做到此勢不得已只得居之不疑原來這樣人是合下立意就要如此做非初無此意待做到此勢不得已然後做也○顧麟士曰蒙引謂取仁之仁不專指仁愛也此專言之仁是○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去聲下同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務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爲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爲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爲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爲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是之謂務實務實而學則其脩爲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爲孝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爲忠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爲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爲信是之謂務名務名而學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卽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

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爲名而學則是僞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騖外妄求也爲名雖若清爲利雖是濁然一有爲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 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敎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去聲而去上聲之新安陳氏曰惡之形於外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去聲己[附]蒙引崇德脩慝辨惑皆是心上工夫理之得於心者崇之惡之匿於心者去之心有所蔽惑則辨之都是心上工夫故夫子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聲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後獲謂後其所得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爲所當爲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惰而勤自利而義其機生其勢矯非勉强則有所不能故以爲難也爲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爲善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是利心也爲利之心一萌則其大本已失易盈易涸輕爲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必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朱子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爲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朱子曰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疏心便麁了○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當藏匿於心纔有心去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鹵莽而不暇攻治矣

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爲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

樊遲麤亦作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雙峯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責己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附]存疑先事後得曰事曰得此就崇德上說德者義理之得於心也崇者所得日以崇高也夫有可爲者必有其功若未爲而先計之或方爲而遽圖之則其心已不專功之不得而怠心乘之者容或有之德何由崇惟先其事而後其得一味去下崇德工夫至於德之崇則後之畧不計焉則心一而不分功常而罔間義理之得於心也由近以致遠積小以高大日進而不自知矣此就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道理○慝是惡之匿於心者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脩慝工夫只是謹獨○顧麟士曰按通義白雲許氏曰辨惑聖人只就樊遲切身之病告之以發凡耳人之惑不一學者各自辨察己之惑者而務去之○蒙引一朝言其忿不終朝暫時之忿也猶所謂隔宿之怨非不共戴天之仇終身之恨也○或問懲忿辨惑亦畧有先後乎曰必辨其惑方能懲其忿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悉耕反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去聲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

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爲之事。乃其目也。○問子張樊遲問同答異何也朱子曰子張矜夸不實底人。故告以收斂著實做工夫。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樊遲以請學稼圃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同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去聲下文知也知者言知仁知並同之務問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却體之所以流行者也。附蒙引愛人知人。亦以己能者言。此以仁知之用言。然亦可見其能仁且知矣。蓋本末未嘗相離。今答樊遲。獨專舉用言。使其有所下手耳。如其言也訒之例。若使樊遲少知夫子之答。亦必與爲之難內省不疚意同矣。

樊遲未達

曾氏曰名幾字吉甫河南人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音佩爾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倉故反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唯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枉。一例去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爲聖人之言也。○雙峯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問。以使枉者直三句。方是串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衆也。謂衆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遍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兼言仁。附蒙引夫子以此告樊遲。猶未達。欲再問則近於瀆。故不敢而退以質諸子夏曰。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云云。蓋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故只曰問知。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而以爲此句問了。不知欲何用耳。故曰樊遲之疑在下句。遲述所聞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舉直錯枉。吾固知其爲知矣。但使枉者直。則未知其意之所在也。不知此於知者道理何指。子夏答云。此意自有所該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新安陳氏曰一言而該仁知故曰富哉附蒙引富哉言乎。言只是一句言。不爲富。其富者。言中所含之意也。然不可說出兼仁知看。下文註中蓋字。此句正應吾見於夫子而問知意。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慶源輔氏曰〕子夏一聞其說便歎聖人之言所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卽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而默識之矣不然何其言之明決精審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新安陳氏曰〕選於衆而舉皐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卽愛人之仁能使枉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蓋發明夫子之旨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措者歟○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

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卽枉者化爲直處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喩則必將復扶又反問矣既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雲峯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

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爲用蓋仁包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爲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爲體用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樊遲問仁知二章皆主乎事理而以用功言嘗聞之先君子曰聖賢之稱仁者知者蓋有不同自一人之心兼仁知而言則爲全體之聖各就其一體指其仁知而言則爲成德之人若學者之爲學則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以擴充全體之極也又按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者自仁知者自知自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兼乎知知不足以兼乎仁也附蒙引學者之問也不徒欲聞其說云云如愛人知人此說也方其所施設如何處事其事迹之實也以本文看亦出但未必其正意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音朔而見疏則自辱矣〔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雙峯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俱盡而彼不從然後宜止未能忠且善焉而遽然告之道之遽以彼不從而止則是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疏知進退者所不爲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爲不易爾○〔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慶源輔氏曰爲仁由己朋友但能輔助我以爲仁而己○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德皆有資於朋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爲吾知行之助如此其斯所謂益友乎○東陽許氏曰爲仁而不取友以爲輔則有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失○雲峯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附存疑此當會其意不可泥其辭據其辭是以文會友若其意乃以友論文與以友輔仁一般皆於講學脩德上重友特爲之助耳○以文會友只是以朋友講習註謂講學以會友講學只在會友內猶言會友以講學蒙引謂先講學然後以會友此說不是蓋會友舍文無可會若云先講學然後會友則講學又在會友之外且講學必與人講不是只自家講且既分講學會友爲二亦將分取善與輔仁爲二耶其不通也明矣○以文會友者朋友會聚論文講學彼此相資互相啓發未知者求其知未眞知者求其眞知也○以友輔仁者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敎告過失賴以箴規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二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三魚堂讀本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九章以後多言學末二章多言政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去聲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爲他勤勞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雙峯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爲先其行勞之爲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目農畝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是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扶又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朱子曰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南軒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爲政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覺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雙峯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爲之則易身親爲之則憚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己底事所以易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況子路勇者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此○雲峯胡氏曰子張堂堂子路行行皆易銳於始而怠於終故答其問政

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附蒙引子路之問。多請益。又多不足於孔子。蓋其性勇心粗不能細膩遜至以求道理

〇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己不勞而事畢舉矣朱子曰先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〇凡爲政隨其大小各有有司。須先教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脩矣新安陳氏曰黃氏饒氏云先有司一句是總綱。赦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其爲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爲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爲季氏宰而已。范氏以爲舉在位之賢才。蘇氏以爲舉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進之上位。如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者充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濶。若專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附顧麟士曰據大全赦小過亦承有司之過說。即三句爲一串事。亦妙。大要專主任人說。不然。泛之言肆赦亦非倫也。後注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恐大概所當爲者只是知此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焉於虔反舍上聲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新安陳氏曰各親其親及人不獨親其親二句本出記禮運。程子引以爲喻。若曰人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去聲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朱子曰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濶。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喪邦矣。〇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興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〇雙峯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己聰明爲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故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舉而用之可也。附蒙引程子只在公私之間耳一句。只是以用心之大小爲公私〇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慶源輔氏曰范氏蓋經筵勸講之說。所以推廣其理以感切君心者至矣。〇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

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爲無小過張禹李林甫
盧杞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
○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夫子
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
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
而康子不得而知也嗟乎若淵騫者其孔門之超絶者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附蒙引爲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孔子若屬
孔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爲政可也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禮反其祖新安陳氏曰蒯聵乃
輒之父也蒯聵欲入

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父
廟曰禰輒繼靈公是禰其祖

名實紊音問矣故孔子以正

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去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

以此爲先吳氏曰凡事皆有名不可不正亦不特衛輒父
子爲然○齊氏曰祖非禰也而禰之父非譬也
而譬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大於是附
蒙引此名字是名分之名溫公謂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名是也孔子告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正名之
說也饒氏謂事事皆要正名君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
者此說雖善而非本章之意與下面施之政事皆失其道
相戾詳之○子曰必也正名乎此一句分明是不與輒非
惟見衛君之名不正亦以見孔子之仕衛不成矣非但答
其子將奚先之問亦示以不肯仕衛之意也○不曰不禰
其父而禰其祖乃曰不父其父者何
蒯聵猶在故也父廟曰禰未死何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厚齋馮氏曰禮莫大
於分分莫大於名夫
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
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爲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

不成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名不正凡三以實字言前
云名實紊此云名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名

當其實則名正名實紊則名不正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
主也實字於名最緊切○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朱子曰
如一人被火急取水來救始得卻教他取火來此便是言
不順如何得事成○輒以兵拒父以父爲賊是多少不順
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雙峰饒氏曰夫子謂必也正名
是事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然不可
專指此大凡一事不正名便開口有礙說不去了既說
不去如何行得去○吳氏曰名正言順即下文禮樂之本
名正禮也言順樂也附淺說名不正則言出有碍上不協
乎天理之正而稱之者爲遁詞下不當乎人心之公而當
之者有愧色而言不順矣○蒙引名不正則言不順俱要
從君臣父子大綱領處說事不成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
子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不顛倒○慶源輔氏曰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序則禮樂自興不然則隳壞乖戾又烏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興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鍾鼓之謂事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間顛倒乖戾禮樂何由而起乎事失其理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獨言刑罰者賞過則濫利及小人刑過則淫禍及君子舉其害之重者言之刑罰所及非不善之人則民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自名不正推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燭事情深達治體如此〔附〕存疑事不成不但說事不得成就是事成就了也不成箇事體猶今云不成物耳如此則禮樂不興方說得去若說事不成就便不消說禮樂不興蓋既曰無序不和便是成箇事了但無序不和耳○事不成還是就正名上說施之政事又是推出說此當以夫子告齊景公問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來參看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人道立政事由是可行猶名正言順事成禮樂興而後刑罰中也〔蒙引〕大槩只是名不正了那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一齊都到特節節推出來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新安陳氏曰〕名指名之言實指可行言謂行事之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其餘皆苟謂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也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是反說名之必可言照應前面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照應前面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即是名不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苟且矣〔附〕〔蒙引〕名之必可言也總是名要正言之必可行也總是言要順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只是言名不可不正也獨舉言者有其名必有其言也○必字著力說○名之言之二字虛如云行之有常言之有實之之字○一事苟事字虛猶云一件苟也一事苟則其餘皆苟謂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以至民無所措手足矣○名實相須此一句也要看得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固可見名實之相須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亦可見名實之相須○名實相須一句直解此節到底不是只解名之必可言也住蓋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者正以其名實相須也一事苟則其餘皆苟亦直解通節意

○胡氏曰衛世子蒯（苦怪反）聵（五怪反）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本宋女）召宋朝（宋公子）太子蒯聵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求子豬也喻南子）盍歸吾艾豭（艾老也豭牡豕也喻宋朝）太子羞之謂戲（許宜反）陽速曰（太子家臣）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靈公欲立公子郢（以井反靈公次子）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

聵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游於郊子南僕(郢御車)公曰余無子(蒯聵奔)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 夫(音扶)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下同)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

食爲非義也 問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卽謀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爲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議也(朱子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問胡氏這是論孔子爲政正名合當如此設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既爲之臣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不爲之臣矣○子路爲人粗於他精微處多未達合下仕衛便不是了孔悝卽出公之黨他不以出公爲非故其事悝自以爲善而爲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爲迂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引胡氏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爲萬世綱常作王使亂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眞欲行此須是孔子爲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爲之則可(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見聖人救亂之本衛輒之事兩見於論語必也正名是夫子正言其義不爲衛君是因論夷齊而知

夫子不與之心大抵衛亂之事非夫子不能正夫子之心非子貢不能知(蒙引)語類云或問胡氏之說固善但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聵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於天子請於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朱子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爲蒯聵○(存疑)朱子答范伯崇衛君待子而爲政章曰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蒯聵父子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耳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八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竊謂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耳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聵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其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

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爲蒯聵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固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聵逆之則恐請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不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與己之心掩耳盜鐘爲罪愈大又云遽欲興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興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喻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然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酒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朱子曰役志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是濟其事○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闢之已婉拒之矣附蒙引請學者欲夫子教之也夫子答之我卻不如老農稼之事惟老農精於此子欲學稼須從老農請之學圃亦然○蔬菜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菜其一耳今相對言則菜之外如茄如蒜諸葷之類皆是蔬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以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畎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慶源輔氏曰在己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雙峰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爲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使其疑則必問矣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扶又反下同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二不如意有在也勉齋黃氏曰貧而爲農圃之事亦未爲過者樊遲之志豈亦有爲許行之說者而慕之歟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附蒙引此好禮只就本身說與上好禮則民易使不同彼禮字濶兼好義了○用情猶云以實也謂致其誠於我也○按禮義信五性舉其三不及仁智者禮義信皆仁者之事智則知斯三者弗去是也○自上好禮至焉用稼都是前云吾不如老農句內之意○說吾不如老農便有許多意了故拒之惟楊氏善看書曰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極妙○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不可說營東邪西越南冀北只是大槩說與天下歸仁同類○焉用稼非惟不屑爲自不用爲矣孔子是說箇不用爲道理故曰焉用○此章是敎以學大人之事是未仕時說話若說遲已仕又請稼圃似不近情○顧麟士曰稼圃之問只主粗鄙近利爲確無隱逸忘世意大小注俱引孟子大人之事小人之事是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去聲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去聲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朱子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閭巷之門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會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脩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爲善如是而爲惡吾之所以自脩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書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會讀也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訐長於風諭則人易曉故誦詩而有得則能言語○雙峰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好有惡讀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達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宛曲風諭而不直致使者所以傳君命措辭最難才委靡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激怒而貽禍於國若能善其辭命婉正得體不辱君命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尚辭命故夫子併指此爲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專對非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以訓用爲字只語助辭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

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誦詩後須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詩未讀二南時一似面墻到讀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是此法○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能專對者何其少耶勉齋黃氏曰亦視其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爲人耶爲己耶誦說耶踐行耶鹵莽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浹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患哉○厚齋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子刪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無幾特釐正之以係於風雅頌之末云耳○雲峰胡氏曰習溫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爲慈祥豈弟之政必能爲溫厚和平之言要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爻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爾附蒙引不達不通於正理也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非謂不曉知而已就行上說○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亦於其所載之人情物理上驗見得○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則有以得其所以然而其施之政事從其得且盛者不從其失且衰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故宜其達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何如耳○雙峰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附蒙引此訟字只是退有後言意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附〔存疑〕兄弟言其相似也不是說相爲伯仲○〔顧麟士曰〕按姚承庵曰魯衛本兄弟之國今就其紀綱法度言之正好是兄弟語意要渾然不露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坐五反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會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

○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爲全美是爲外物所累得之則驕心生失之則吝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去聲足故也〔新安陳氏曰〕揚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上文朱子之說則該備矣○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朱子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問公子荆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他無所長乎○〔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爲衛之公子善於居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附〔蒙引〕善居室言善爲家也○方其始有之時在他人雖合而猶不以爲合必求至於盡合也然則曰吾今已苟合矣既而少有也在他人雖完而猶未以爲完必求至於盡完也彼則曰吾今已苟完矣又久之至於富有也在他人雖美而猶未以爲美必求至於盡美也彼則曰吾今已苟美矣夫由合而完而美既可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曰苟合完曰苟完美曰苟美又可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會無盡美之心其善居室也何如哉○始有即合也少有即完也富有即美也但公子荆皆曰苟而已非是謙詞直是其始有與他人之始有者不同故道其實曰苟合矣合者初湊聚而未備也完則備矣而猶未至於充足而有文采也富有則有餘盈溢而文生矣故曰美○但人皆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見得荆之知足處○〔存疑〕三有指家中凡事所需者不但器用如錢財宮室田園皆是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去聲以富之〔雙峯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出布帛有穀粟則不飢有布帛則不寒二者富之之道附〔蒙引〕賦兵役也斂征稅也又征是取其貨稅是取

其租兵以藏役如為臺為沼鑿池築城之類然賦字亦有為斂字用者如不賦其歷之類征亦有以賦言者如力役之征之類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雙峯饒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之原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皆不可廢○南軒張氏曰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新安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生而不厚其生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養其生庶而富則民生厚富而教則民德正此帝王作之君師之事也後世庶而富之者已少況富而教之者乎通考仁山金氏曰富之實事田耕出粟穀以養其口里居出布帛以養其體薄賦則省其兵役薄斂則不多征稅教之實事立學校明禮義制田則畫井授田一夫百畝以出穀粟制里則有在田在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出布帛古者二十五家為閭而有塾五百家為黨而有庠遂則有序國則有學附蒙引立學校兼鄉學國學所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明禮義不止孝弟亦不止五倫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禮義也禮義二字相連說禮必有義猶云道理○**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慶源輔氏曰父生師教君治為三事○或曰庶富教是也**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前漢文帝都長安是為西京**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東漢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明帝紀三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辟雍天子之學名三老五更皆齊於大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乘之車以蒲裹輪令老者坐而安穩也天子迎於門屏交禮報拜也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音亂漱也祝哽在前祝饐在後老人食多哽饐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使不哽饐也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唐書儒學傳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初祀周公為先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則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一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坌去聲集京師文治煟于貴反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踵堂者凡八十餘人紆絕袂曳方履誾誾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教亦至矣**此下總說三君**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去聲**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附蒙引寄以三事主庶富教言輔氏之說非是

○三老只一人做。五更亦一人做。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有成治功成也（治去聲）朱子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撒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南軒張氏曰朞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朞月所立之規模也充之而已矣○東陽許氏曰朞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附蒙引可者僅辭或曰紀綱粗布者非也紀綱布是僅可不是紀綱僅可○存疑可也如農人治田之功已備有成如農人之有秋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己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爲去聲）葉氏少蘊曰因衛不用己而言又論善人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己而聽之也定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及爲司寇粥羔豚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聽之至於三年之久哉○雲峰胡氏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三一爲衛不能用一爲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勝平聲去上聲）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平聲）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程子曰只是能使人不爲不善善人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之人也○問集註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朱子曰聖人此善人自是不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此聖人事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興於善不陷刑辟如文景幾致刑措豈不勝殘去殺○雙峰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惟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幾致刑措者也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去不得

○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新安陳氏曰上二句說本章下二句隱然說下章聖人即王者不待百年即一世化不止此即仁澤浹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說文三十年爲一世從世而曳長之仁謂教化浹也（浹即業字）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朱子曰自己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惟成康之世足以當之○雙峰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

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薰蒸透徹融液
周徧以至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人一身之間生
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
世固是黎民於變比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工亦是堯舜
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敎
無處不貫徹方是
堯舜致治之仁

○或問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
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將廉反民以仁
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
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
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
然也此則非善人所能及矣○雲峰胡氏曰勝殘去殺者
如能去人之疾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有如人元氣渾

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
天理之流通故曰仁通考朱氏公遷曰三年有勇知方是
勇於義者作為之效三年而可足民是多才能者作為之
效五年七年而為政於天下是師文王者作為之效皆非
善人之可能也此皆以政成遲速之效言之○程氏復心
曰三年有成聖人之效百年勝殘去殺善人之效必世而
後仁則聖效之大成附蒙引仁字究竟是主王者故曰敎
化浹蓋此仁字是其布之天下者也○敎化浹無兼敎養
意故曰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云云浹者貫通融液無一處
不透徹也○顧麟士曰班固推其作為次第謂古者三年
耕餘一年之食民閒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
所謂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
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
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由此道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何異而復出之朱子曰晁氏以為此章專為臣而發理或
然也○雙峰饒氏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
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發附存疑上章其身
正不令而行通君臣而言
此章從政專自為臣者言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
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朝音潮與去聲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厚齋馮氏曰臣見君曰朝故其廷謂之朝
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僭禮之稱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吳氏曰政
事泛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公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

治事猶得與音預下文當與音同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
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
子為不知者而言此與記檀弓下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同一文勢此必季氏之
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
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唐書魏徵
傳文德皇后太宗之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
后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
臣以為陛下望獻陵太宗母陵昭
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其所以正名分扶問反抑
季氏而敎冉有之意深矣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
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

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冉有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婉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爲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附蒙引夫比以臣見君。皆曰朝。家臣之與大夫自是君臣如厚齋之說。欠稽考。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音機如式見小雅楚茨篇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附蒙引此幾字與下文兩不幾乎幾字同。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附顧麟士曰君臣二句。本平說夫子引之。則止取上一句耳體人言中。先作低昂。非是。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去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不再拈及爲臣不易一句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喪去聲下同樂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丑檢反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

何足以知之胡氏曰幾舊說或以爲近。或以爲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謝氏說邦未必遽興喪。則似以幾爲近。又曰興喪之源分於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則又似以幾訓微。終取之者。豈以其大旨有所發明歟。○雙峯饒氏曰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興邦喪邦。亦不可。又加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介分毫有偏。○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己之人爲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悛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附存疑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李世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此是一言喪邦。又如王安石言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亦是。○蒙引此章一言興邦。一言喪

邦又略有少異一言興邦者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也一言喪邦是自言如此總是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便是了又何暇問是誰所言耶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見形甸反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南軒張氏曰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未有澤不及於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不說不來者矣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所謂政○或謂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吳氏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贅言使其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輿輩交議之葉公雖能問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新安陳氏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媚於民而求其說也失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咈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附蒙引兩句平說然先言近說而後言遠來亦見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存疑聞其風不是聞近者說之風乃是爲政者之風天下之國各有風土遠者聞風豈能合其君而來就我此特言其得民心如言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耳吳仲珠謂不可就一邑說者正爲此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父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南軒張氏曰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爲必苟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則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雙峰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得

○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慶源輔氏曰居之而不盡心此過高而未仁之證也欲速見小利此近小而不及之證也聖人之教人如良醫之治疾藥雖不同效則一也○新安陳氏曰過於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而近小者藥之以寬大皆以切己者告之也○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爲法兩漢以來爲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也附存疑無欲速者爲政有許多事又要時候到無容你速得欲速則許多事都未盡得時候又未到如何得成功譬如十日之程必照程行一日一程行得盡時自然到今不照程行一二日就要到必敝車隤馬傷足而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註曰急遽無序此句尚在欲速內○爲政須以遠大自相待如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民不得其性方是遠大若見民略能自立不至爲餓莩略歛戢不大爲惡便說治已得了則其治僅至小康而止耳安能至於遠大故曰大事不成黃氏謂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此說未好勿速不專在次第分量尤不切題○蒙引此兩開說饒氏合說雖非正意然於道理有發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見小利而不欲速者亦未有欲速而不見

小利者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附 蒙引葉公之問已自許其直矣故只曰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而不曰如何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爲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上聲 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問父子相隱之說 朱子曰 邢氏引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以爲得此意善乎其推言之也諸說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體而易見所謂理者近於汎而不切然徒徇於易見之近情而不要之以至正之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以爲直邪苟順其情而皆可以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隱可以爲直而周公之兄弟石碏之父子皆咈其情而反陷於曲矣而可乎○胡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直之常也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權也故曰直在其中非指隱以爲直也如學以自脩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行父子人之大倫伸一己之細行傷人道之大倫非天理也父子主恩委曲以全其恩雖不得正謂之直然亦理所當然順理而行不失其

爲直也○葉公徒知一偏一曲之異乎人者爲高夫子則合全體大用而觀之也夫一偏一曲之高非不足尙於正理一有所虧尙何言哉○雙峰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故以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相乖何取其爲直集註順理爲直是說理愛親之心勝是說情○問父當爲子隱而石碏泣殺子厚如何陳氏曰證父家之私事事主恩故見父而不見他人除亂國之大事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可執一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爲子止孝爲臣主忠地位各不同也○吳氏曰直天理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所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葉公以證父之惡爲直徒知直之爲公黨之爲私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 附 蒙引直便不隱而此以隱爲直者直之權理之經也○存疑石碏之爲父而不隱其子厚李璀之爲子而不隱其父懷光者弑逆大惡不可隱其事尤重於父子之倫也石碏以父殺子於理順於心安李璀以子告父理似稍欠安然李璀恐其君不知備而見害於父不是叛父輔君其後又能死之此則得也若愚意李璀當死於其父叛未露之先以死諍父不從則繼之以死或者父意可回萬一不可回亦使其君爲之備如此則君親二者兩全無害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 上聲 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 形甸反 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朱子曰發於外者比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

中若卻是本○敬專言如脩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勉齋黃氏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爲道孰外乎此○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濶大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外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雙峯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便鹵莽所以著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容些欺僞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仁便在居處

上於執事時此心戰兢惟恐失之則仁便在應事上於與人時能盡此而無所欺僞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常如此雖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新安陳氏曰此與答仲弓問仁章當參看彼以敬恕言此以恭敬忠言蓋居處恭靜時敬也執事敬動時敬也忠即恕之體恕即忠之用也一而已矣動靜恭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豈外是哉

○**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睟**雖醉反**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陳氏曰徹上徹下謂凡聖皆是此理小則樊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學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睟盎於一身遠而治乎天下亦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通考吳氏程曰徹上徹下言通乎上下自始學至成德無二致也○**胡氏曰**

程氏復心曰徹上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朱子曰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證看來是如此若未常告以恭敬忠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乎至於愛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雙峯饒氏曰即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於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來○覺軒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敎人猶化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附存疑理無往而不在居處有居處之理執事有執事之理與人有與人之理恭敬忠則心存而理得所以爲仁蒙引曰隨在而盡其理恐未是蓋恭敬忠未是理乃所以求理者也○恭敬並言則恭主容敬主事若單言恭則該得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得恭脩己以敬是也○居處恭持身之敬也程子所謂整齊嚴肅是也執事敬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是就事上說即道千乘章敬事之敬也忠該得信爲人謀而不忠此忠也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此忠也○註曰敬主事又曰敬主乎中者事雖外而敬則在心心總乎事也○存疑居處不可專指靜是就一身上說如曰所居而安何止是靜只是人之置其身便是如與人交接時此身也要安頓得好這便是居處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慶源輔氏曰志存於隱而才見於顯且志易肆而才難彊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不爲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爲行己有恥則是其志有所不爲也使不辱命則是其才足以有爲也惟其志有所不爲然後其才足以有爲也**子貢能言故以使**

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新安陳氏曰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己有恥爲本也○朱子曰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雙峰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爲士附存疑行己有恥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恥而不爲也○才足以有爲不止於使事此特舉一事而言耳○蒙引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者能言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有爲之才也不獨於能言以見貴於不辱君命也新安陳說非是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有孝弟爲本立此外無才可見故爲其次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以爲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也○雙峰饒氏曰行己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無其能故以爲士之次也附存疑宗族亦可曰稱孝鄉黨亦可曰稱弟此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互言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克角反者小人言其識量去聲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言誕行縱不復扶又反可爲士矣雲峰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爲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爲而才足以有爲是本末俱有可觀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猶不失爲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矣○朱子曰硜硜小人亦可爲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規規於信果之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矣○厚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附蒙引本末皆無足觀在本文外此只是自守○此小人只以規模器量淺狹言與前小人謂細民小異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去聲名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上聲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去聲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問程子謂子貢欲爲皎皎之行是如此否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章卻是他大段平實了渠見行己有恥使不辱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卻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斷附蒙引上文集註云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爲士則此斗筲之人便當作市井之人言誕行縱者也何足備士之數乎○顧麟士曰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兼志趣才能德行操守言子路問士則專自人倫交際言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

不爲也

行道也〔南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下去聲同不掩猖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猖者行之過○雙峰饒氏曰行不掩非全然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七分蓋那十分不過耳〕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敎之然旣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猖之人猶可因其志節狂者之志猖者之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朱子曰謹厚者雖是好又無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猖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又精密有猖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猖者雖非中道然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晩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猖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雙峰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爲激厲猖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猖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跂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狂猖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猖者不爲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尚可教以中道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底人雖不爲惡亦不足與爲善反不若狂猖之可取也○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有爲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猖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流猖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狹則中道庶乎可得矣○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次謂狂者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皆說狂者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猖也是又其次也又次謂猖者○勉齋黃氏曰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歎中行之難得思狂猖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猖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特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

〔附〕〔蒙引〕此章言中行狂猖雖據見在而言其實都是指資質上做出底不然知行不過而中行了聖人又何用復傳他道蓋所云皆是資質如剛毅木訥近仁亦如此照看自見○狂者進取猖者有所不爲也此二句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於狂猖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爲是行之過○進取卽志極高也有所不爲卽守有餘也只言其好處而不好處自見於言外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恆胡登反夫音扶

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朱子曰亙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尾○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爲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孔子稱其言而

善之則所以警於人者深矣附蒙引南人之言似專指爲巫醫孔子稱之曰善夫則不專指巫醫矣蓋無所用而可也○顧麟士曰按國語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故檀弓亦言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然廣韻集韻玉篇皆曰男曰巫女曰覡周禮又云男巫無數女巫無數也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逆羞辱與之也○雙峯饒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於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扶又反 **加子曰以別**必列反 **易文也其義未詳** 南軒張氏曰不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不占如易所謂不占有孚言無常取羞不待占筮而信然矣 **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平聲 **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朱子曰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雲峯胡氏曰易爲占筮之書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此恆卦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恆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恆者雖賤役不可爲至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恆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毗至反 **之意** 南軒張氏曰和者和於理同者同其私和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私而已公則視人猶己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厚齋馮氏曰和如和羹異味而相調爲一也同如雷同隨聲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似而公私不同如比周驕泰之類夫子故辨之 **○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慶源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奪安得而和○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亦足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君子之心是大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這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己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分爭而不和也○雙峯饒氏曰論語中說小人有數樣硜硜然小人哉是以其氣量淺狹故謂之小人小人哉樊須也是以其所務者小事故謂之小人毋爲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心則私此是儒者中之小人至於小人比而不周驕而不泰和而不同與夫窮斯濫長戚戚之類是指其心術全然不好底故每每把對君子反說附存疑和與同相似其實不同和全在義理上同全是私意和是以道相濟道理所在我以爲是彼亦以爲是其心全在於道此唱彼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之心同是以私意相徇吾意所是彼亦以爲是更不論道理是與不是但欲以意相阿奉略不敢違異故曰有阿比之意○朱子小註是圈外尹氏意○馮氏如和羹之說亦稍異此正毫釐之差處細玩之方見○蒙引朱子小註後一說極痛切人情然大抵是尹氏圈外之意非孔子本意孔子是外相似而實不同意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好惡皆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如字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去聲惡如字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勉齋黃氏曰不以鄉人皆好皆惡而定其人之賢必取決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蓋善者循理故所好者如己之循理者也不善者徇欲故所惡者必不如己之徇欲者也此其所以爲賢也○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汚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爲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己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己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西山眞氏曰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爲賢必矣○厚齋馮氏曰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唯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雙峰饒氏曰子貢之問以爲賢者必爲鄉人之所好今鄉人皆好之還可以爲賢乎夫子見有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不免媚世以取譽故謂鄉人皆好未可遽以爲賢子貢又問如此則鄉人皆惡之還可以爲賢乎夫子又見有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爲鄉黨所不齒者亦豈可以鄉人皆惡而遽謂之賢乎若鄉人之善者皆好之則以類從類不善者皆惡之則其志行不苟同於流俗可以見其必爲賢者而無疑也○覺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攸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雖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爲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聲說者悅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難說恕故易事小人之心私而刻私故易說刻故難事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朱子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處奉他故易說○南軒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己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爲善而取之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若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雙峰饒氏曰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人治己之方甚寛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惟理是循富貴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求苟取意得志

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知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雲峰胡氏曰驕與泰相似大學曰驕泰以失之章句謂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則以泰爲安舒驕爲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侈肆四字朱子訓釋之精如此○新安倪氏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泰與驕合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侈肆各隨其旨觀之可也附存疑泰與驕亦相似而不同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勢者氣象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人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朱子曰剛

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卻有奮發作興氣象○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爲近耳雖有此質正須實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處未能如此卽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爲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卻剛毅木訥四字要想象思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勉齋黃氏曰剛強勁毅堅忍○胡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木訥則無巧令外飾之資故於仁爲近然非論其問學工夫卽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近若合於仁矣未可以爲仁也蓋仁雖出於天生之本然唯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不至於物馳固木訥矣然威儀文辭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已大約言之固於仁爲近由學者言之必庶幾其全體可也○王氏曰剛必無欲毅必能行木無令色訥無巧言○雲峰胡氏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

柔脆華辨之遠於仁可知矣○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質之美者言之餘如善人有恆者皆是也然此亦是質之偏者但於偏之中得其美者焉視偏於惡者爲不同也若論其至極則惟聰明睿智生知安行者足以當之附蒙引毅兼用言卽健也訥者遲鈍不專謂言之鈍也是似不能言者模樣○存疑無私欲而有其德仁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於無私欲而有其德爲近心存而不放仁也木訥則不至外馳於心存而不放爲近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兄弟切偲則易賊恩朋友有善柔之損朋友怡怡則失於善柔故又別必列反而言之

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害○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偲偲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他密○勉齋黃氏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偲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雙峰饒氏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這是一句總言士之爲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覺軒蔡氏曰黃氏云爵有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爲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士之爲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由與賜優爲之矣而二子乃汲汲然以士爲問何也至夫

子所以答之者不過於行己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舜命契爲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然父兄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論選記誦而已爾入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貴未見其眞可貴也附存疑切切懇到也就情意上說偲偲詳勉也就教告上說怡怡和悅也就顏色上說切切是竭肝胆相照意偲偲有忠告善道意語錄說未是蒙引說得好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去聲**忠信之行**去聲**務農講武之法**通考仁山金氏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身習於甲胄手足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

節

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上聲**故可以卽戎**雙峰饒氏曰善人卽善人爲邦之善人天資好善之人也教民不是專教之戰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農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卽戎之本也亦可者僅可之辭○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必七年而僅可卽戎兵其可易言哉

○**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待洛反**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朱子曰如此等也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測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物之極功不啻如燭照而數計非臆度之謂也○厚齋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如稱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雙峰饒氏曰欲論其作爲只前面說底便是朞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教化浹洽此是聖人作爲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卽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間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爲久近之效○雲峰胡氏曰教民本非爲卽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卽戎矣附蒙引或曰親上死長似只承孝弟忠信意非也若不使之深耕易耨則壯者何由得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且無德上之心而有救死不暇之患矣何以能親上死長若不教之以講武則民

之耳目不習於金鼓車旗身不習於甲胄手足不習於弓矢干戈坐作馳騁之節見敵未動而先潰鼓聲一聞而膽破亦安能親上死長耶故兼言之爲是○亦可者亦僅辭善人教七年亦未必爲節制之兵○註云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行與法爲本末新安陳氏卻以務農亦爲本又是一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爲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復罷亦如之若既成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

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厚齋馮氏曰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蓋本諸此○新安陳氏曰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附蒙引此二章教民兼務農講武至孟子以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則只言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云云蓋講武之法戰國之君自不鈌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三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三魚堂讀本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爲之宰亦以此稱而此書名其爲自記之證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爲自記之證三也○勿軒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内雜論春秋人物凡四章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雙峰饒氏曰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幷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道只會食祿略無建明豈不可深恥○問憲之狷介安貧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曰未可知也人到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弟夫子未以爲士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不足深責也邦有道而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也○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不爲者也其爲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爲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深知其然而亦知其學之未足以有爲也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

羞而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并告之使因其所巳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未爲耳或乃以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恥以憲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巳能者而瀆告焉豈所以進之於日新耶〇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有道無道凡八出泛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伯玉武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道如南容之不廢武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志於穀而不能有爲不可也〇新安陳氏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同但彼全是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穀微不同耳雲峰謂憲爲夫子之宰猶辭其所當得之粟其恥於無道之穀可知然狷介者自守常有餘而見於事爲常不足故夫子猶告之以有道穀之可恥也附蒙引憲問恥言世間何事最可恥〇但即夫子之答憲問恥者求之士君子立身天地間只消得一箇有守一箇

有爲而巳然未有不自有守而能有爲者也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故在原憲則難於有爲在衆人則難於有守自當時原憲聞之當以有爲爲重自後世學者觀之則當以有守爲重

〇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去聲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巳之爲勝敵勝巳是也然單言之則爲好勝如伎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〇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互言則克伐若因巳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巳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由有巳而生也〇雙峯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

多而求勝逐其所欲則誇伐不遂其所欲則忿恨附蒙引怨忿恨輔氏註云忿見於外恨藏於中者非也忿字從心〇存疑怨忿恨忿急恨緩忿一時就過恨常藏在心即忿之留也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上聲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冰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遏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添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剗去而留其根

與連其根剗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剗去若只是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〇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爲仁者如面前有一事相觸雖能遏其怒畢竟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爲仁〇南軒張氏曰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〇慶源輔氏曰憲兩問夫子答之皆是因其所巳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附蒙引此亦虛虛答他不是曰你如此亦可爲難憲所問亦不曾曰我克伐怨欲不行焉〇存疑可以爲難言這工夫人所難也仁則吾不知聖人不曾說出仁體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是朱子意若作此題不得巳用之亦須有分曉

〇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

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程子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爲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爲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有所啟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歟對曰然便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原憲則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固爲仁由己唯顏子而上能之○朱子曰明道說原憲承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這句失問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也失問○問原憲也不是箇氣昏力弱底人何故如此曰他直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識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爲宰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求做原憲許多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原憲卻似只要不爲卻不理會有爲一節○慶源輔氏曰憲之所以僅能其難固以其狷介有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狷介之守痼之也

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上聲下同]**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所禁反]**漏矣**朱子曰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玁狁至於太原但逐出境而已○克己者是從根源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制他不要出來那欲爲之心未嘗忘也○雙峰饒氏曰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胡氏曰制其情而不行與顏子四勿若相似而實不同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此所以雖不許其仁而亦許其難也苟志不勝氣則藏伏於內者勃然而出其難也有時而不可恃矣○雲峰胡氏曰克伐怨皆生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矣顏子私欲淨盡可以爲仁憲之力制其欲者可以爲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胡氏曰居以爲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該者狹聖人既斷其不足以爲士則不止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爲意所便安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趨利背義往往有之

安得謂之士○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爲士哉○雲峰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爲安有所執著其累也人○新安陳氏曰君子者當安而能遷私意戀著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當爲必不能從矣附淺說所貴乎士者爲其能道足以御情志足以帥氣也○蒙引士而懷居則不求義之安而惟徇情之安矣何足爲士不必又推一重言趨利背義將無不爲方爲不足爲士○懷居亦懷土也但自小人言之則爲溺於所處之安自君子言之則只是意所便安處有不能斷然舍去之意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行孫並去聲]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朱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御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當遜之時○〔雙峰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附〔蒙引〕危行言孫指在下位之士言若居其位者自不容於言孫只宜去其位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八字出樂記能言者或便平聲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胡氏曰〕便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志能帥氣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峰饒氏曰隨所得淺深皆可以爲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爲德未到此田地未必其能有勇也附〔蒙引〕此得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夫子發此欲脩身者知所重欲觀人者知所尚也○天下之義理皆和順有德者是得乎義理者也故曰和順積中○圈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二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則下箇徒能言者徒能勇者便失了孔子意夫謂之徒能言者必無德也亦可矣豈但未必有德乎○〔存疑〕據於德依於仁曰德曰仁亦如此分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适古活反羿音詣奡五報反盪土浪反

南宮适即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去聲而篡其

位其臣寒浞士角反又殺羿而代之奡春秋傳作澆五吊反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去聲康夏后相之子所誅左傳襄公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用寒浞以爲相浞行媚於內〔宮人〕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靡夏之臣〕浞因羿室生澆及豷〔音戲〕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后杼滅豷〔后杼少康子〕有窮遂亡○〔新安陳氏曰〕羿奡皆篡賊而殺誅異辭皆羿當誅然非浞所得誅也故云殺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時戰反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

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問夫子不答南宮适。〔朱子曰〕适雖非問。然其言可取。則亦不應全然不答。疑其實有貶當世而尊夫子之意。夫子不欲承當。故不答爾。○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强力不可恃。而德之爲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己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尚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慶源輔氏曰适素號能謹言。而以此質於夫子。其所以閔世悼俗尊尚聖人之意。備見於言外。夫子不答於出而美之。可見聖人處事之審。而取善之周矣。○葉氏少蘊曰是時田氏之簒齊。六卿之分晉。三家之專魯。孰非欲爲羿與奡者。○雙峯饒氏曰此章意味極深。集註權力二字。正指三家而言。三家權力盛而有無君之心。故以羿奡比之。夫子有德而無位。故以禹稷比之。三家無君。必至於亡。夫子有德如此。異日造物必有以處之。而使之得位。故微其辭以形容之。孔子以其以禹稷比己。己難答。又以羿奡比三家。愈難答。所以不答。适是孟懿子之兄。亦是三家之子孫。乃有此等見識。尤所難得。故夫子俟其出而歎美之。○新安陳氏曰君子尚德。小人尚力。适戒羿奡。尊禹稷。是尚德不尚力也。故許以君子。附存疑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已難於答。以禹稷比孔子。尤難於答。不答須兼此二意。○君子以人言。尚德以心言。○蒙引适之言似問而非問。非問而似問也。答固當。不答亦可。若适正問曰何如。或曰是可也。則夫子亦安得全然無一言。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兩點白處。卻當不得那白也。○潛室陳氏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之過爾。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本心既喪。天理已自無有。何得更有仁在。己自頑痺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甚言小人之不仁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虺蛇之毒。此章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雙峯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不仁。君子之心雖純是天理。或少有所間斷。故曰不仁者有矣夫。小人問有些天理形見。終爲物欲所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吳氏曰夫婉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雖有天理滅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然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通考〕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附存疑無私心而合天理。方得謂仁。小人立心制行。專在於私。那得有如此時。縱有一點明處。亦天理未喪。偶然發見。其本心則非也。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有不仁之時。小人無能仁之理。總以見仁之難盡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東漢楊彪傳彪子脩爲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讀作密低〕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神旨反〕犢之愛。操爲之改容。忠而勿誨。婦寺音時之忠也。詩大雅瞻仰篇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剌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寺奄人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慶源輔氏曰愛焉而自不能不勞以成之忠焉而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爲而爲者也觀慈父之於子忠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爲愛誨之爲忠故又言以明之○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逸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附蒙引愛不但是父之愛子兄之愛弟士之愛友君之愛臣民師之愛弟子亦有如此者忠不但是臣之忠君子亦有盡忠於父處士亦有盡忠於友處凡爲人謀亦有盡其忠處但不必貫忠愛而一之也○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自其心之忠愛中來也本文忠愛二字以正經忠愛者言也蘇氏註皆可放在本文之外說○味二箇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然處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謂造爲草稾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去聲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平聲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上聲有敗事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貌美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知諸侯所欲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朱子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義理到戰國遊說則只說利害而已○洪氏曰鄭國能慎重其辭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爲天下者辭命宜益重也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衆也而獨任於一官可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不有其己也故世叔討論而裨諶不以爲歉子產潤色而子羽不以爲羞後世爲命者反是此所以辭命有愧於古也○南軒張氏曰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衆賢之力耳聖人稱之以見爲命猶當假衆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

葉氏少蘊曰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晉人問入陳之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爲辭順而受之子曰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愼辭哉辭命之當愼可知矣○雙峰饒氏曰裨諶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人之官熟於應對故又使之脩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己見直待三子都了卻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厚齋馮氏曰鄭以小國介乎晉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爲卿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脩飾之既成乃從而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襄公凡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哉附存疑草創是起稾規模間架都是此時立討論是搜尋典故講論義理看合與否討論則典故已合義理都當了然詞語恐未停當或有處太煩或有處太簡又從而脩飾之脩是去其太煩飾是添其太簡脩飾則煩簡得宜詞語都停當了文采

或未可觀也又從而潤色之潤色是加以文采只是易其句讀更其字面化其陳而使之新易其俚而使之雅更其粗而使之細如是則文采可觀矣○〔顧麟士曰〕按通義仁山金氏曰古語世字與太字通用如衛太叔亦作世叔太子亦稱世子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音丸蒲澤名也於澤中刧人〕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要用以濟寬爾所以爲惠人○〔胡氏曰〕子產爲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奸保民其用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禮記以爲能食民而不能敎者蓋先王之政之敎子產誠有所未及也○〔雲峰胡氏曰〕子產之惠夫子指其心而言之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爲政不過以其乘輿濟人之一事而言而其愛人之心固可知矣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子〕曰太子壬弱〔壬昭王也〕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謂秦〕不可瀆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都於鄀〔音若地名也〕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在呂反〕止之〔新安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集註提此見其不知人不能爲國進大才耳 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事見大學或問止至善章內 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附〕顧麟士曰白公勝之亂在孔子卒之後故曰其後又曰其人可知蓋引其終以証孔子之言不可入語氣也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 問管仲曰人也范陽皆以爲盡人道集註以爲猶云此人也如何朱子曰古本如此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人更管仲也未盡得人道

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厚齋馮氏曰〕駢邑三百伯氏食邑三百家也 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雲峰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爲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若凡三百社

者卽此事也荀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逐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爲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如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氏國氏齊世卿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距敵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雙峰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孟子排管仲皆是救時而然夫子之時人不知有王仲尊王亦是有功夫子所以護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王道孟子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桓文管晏一切抑之

附家引駢邑三百依厚齋馮氏則以三百爲三百家依雲峰胡氏則以三百爲三百社一社凡二十五家大抵古者皆以戶計如二十五家以至萬二千五百家皆是以戶計其曰書社三百者亦只云戶口之書於社版者三百戶耳未必是三百社也

○**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

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聞也新安陳氏曰槩平斗斛之物謂二人平等皆未有聞於聖學也慶源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德皆以資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以爲之使其知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進成己以成物則子產之德當與顏閔同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規模乃爲王佐才而伊呂周名其人也○雙峰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卻正當過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論人有不同云同一子產也擧其重而言曰惠人數其事而稱之曰養民也惠卽其乘輿濟人之事而言之曰惠而不知爲政同一伯夷也孔子以統體言而曰賢孟子以一偏言而曰聖同一夷惠也以一事言之曰聖人百世之師以一德名之曰聖之淸聖之和以一偏之弊言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易去聲

處上聲下同**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朱子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不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著自有飯喫但若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諂者○敬夫說亦佳富而無驕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失一旦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然耶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耳又焉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爲怨也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漸進於樂矣○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者非無愧怍而眞有得則不能故難處有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意○問貧而無怨卽貧而樂否雙峰饒氏曰能安於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脩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上聲**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新安陳氏曰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欲也

靜則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以優爲趙魏老。惟其
短於才。所以不可爲滕薛大夫。○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
國之政而家大如此故勢尊爲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己則
居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
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
非才智過人則不足以勝其任○雙峰饒氏曰公綽爲魯
大夫想不稱職故聖人謂止可爲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
繁。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類。應接不暇。
問何爲如此。曰上無王綱。
大陵小。强役弱故至此。
○楊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
用之新安陳氏曰用違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其所短。是之謂枉。則爲棄人矣此君子
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軒張氏曰用人之
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
又曰其使人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
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下沒反莊子魯卞邑大夫
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
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
文見形甸反乎外則材全德備渾上聲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
兼四子之長而然。中正和樂音洛粹然無復扶又反偏倚駁雜之蔽新安
陳氏曰節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以樂則和樂而無駁雜。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

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音御之也若論
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新安陳氏曰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
外之意。○問四子之事朱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前章
外他無所見卞莊子事見新序曰莊子養母戰而三北及
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鬭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
齊師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常稱之矣○知而
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爲
知不欲且勇矣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
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四子之所長去
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以爲亦可以爲成人則猶未至
於踐形之域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聖人
天理渾全不待於此逐項說矣○洪氏以爲特以四子爲
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
其近而易知者爾胡氏以爲言卞莊子蓋以況子路爾言

有是一能而不能兼衆子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
以爲成人矣○胡氏曰四子之長各有所偏故必兼四子
之長四者相資猶未足以合乎道又必須文之以禮樂禮
以節之則其偏倚邪辟者去矣樂以和之則其乖戾矯激
者消矣此所以正中和樂渾然粹然而至於成人矣○雙
峰饒氏曰文以禮樂則不好亦成好底四件都是質須文
之以禮樂蓋節之以禮則凡事都有節制和之以樂則中
心和平而所發者中節○雲峰胡氏曰公綽之不欲只是
德而其才未備武仲之知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只是才
而其德未全皆有一善成名之迹至於武仲之要君公綽
之不可爲滕薛大夫莊子輕死敵而不終於孝冉有爲季
氏聚斂皆有偏倚駁雜之蔽非文之以禮樂固未見其渾
然粹然也附存疑四子之知廉勇藝未必得中皆有過不
及處故須節之以禮禮者天理之節文是箇得中底物節
之以禮者損其過益其不及使智廉勇藝皆歸於中而無
太過不及之失也節之以禮則四者皆歸於中道矣然猶

或出於勉强矯揉未至於從容和順也故又須用樂以和之這樂是孟子樂之實之樂即樂也註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强是也和之以樂者勿忘勿助日就月將使知廉勇藝四者和順從容無所勉强有純粹之美而無駁雜之弊也○蒙引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表裏如一也所謂充實而有光輝者也此即所謂禮義充溢於中而得時措之宜者也○文見乎外文字不可與文以禮樂之文字同看彼文字當節字和字此文字當死字看然亦從彼而生也蓋非文之亦無由有文也若謂文之全是外面工夫亦不是本意在中正和樂上○通義仁山金氏曰可者僅辭亦可則未至於僅也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平聲**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扶又反下同 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平聲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去聲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

雙峰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南軒張氏曰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敎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爲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附蒙引忠信之實三句總言之也不可分○存疑忠信實心爲善也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皆實心爲善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忠信尤明白

○**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

慶源輔氏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學以成之然後協於中正而無疵也

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去聲**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

固矣未詳是否

趙氏曰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爲疑三者皆子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爲子路之言○胡氏曰此子路所已能夫子方進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奬之○厚齋馮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路之所知者使之捨短集長增益其所未至爾非謂成人之道盡於是也子路猶以爲此古之成人之道居今之世有不必盡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蓋子路之所優爲抑以自許也唯其自許如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徇終不能明君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爲成人矣行行如也若不得其死然則以未能文之以禮樂故也○新安陳氏曰使子路能行夫子之言始於智以知此理終合於禮中樂和之理豈至死於一決之勇而不足以言義乎胡氏以後一節爲子路之言極是附蒙引胡氏以後節爲子路之言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時既如此云云夫子安得都無說話如子路終身誦之夫子便云是

道也何足以臧此郤寂然爲何先儒未嘗疑及此爲何○上文亦可以爲成人者對聖人而言也下文亦可以爲成人者對上文而言也○見利思義則亦公綽之廉矣見危授命則亦卞莊子之勇矣○才智未備是欠了武仲之知冉求之藝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去聲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微疑豈其然乎深疑之蓋疑之也問夫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云文子請享靈公也史鰌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

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操所以雖言而人不厭之雖言而實若不言也這不厭字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郤難若真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郤說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似乎易郤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峯饒氏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吳氏曰稱其主曰夫子意猶對蘧伯玉使者然公明賈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蘧伯玉使者但爲謙辭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爲辭令者亦可以觀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即公鉏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爲立之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家司馬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孟氏之御謂公鉏苟立羯莊子庶子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之孺子秩孟孫長子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爲亂季氏不信臧孫

聞之戒爲備也孟氏將辟(婢亦反)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遂正)助之除於東門甲從(才用反)己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爲出在鑄(二人乃宣叔娶鑄國所生與紇兄弟也)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龜出蔡因號大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但慮事淺耳)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與宣叔)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孝經語)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己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並去聲)而不好學也(慶源輔氏曰凡人溺於智而不知學不盤以爲私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以知此則亦以好智而不好學之故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如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爲賢故夫子正之 ○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邑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爲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爲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爲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

晉文公名重(平聲)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左傳僖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蔡自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棄諸姬黨楚國故齊伐楚而先自侵蔡潰蔡者先破楚之黨也)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牝牡相誘曰風言雖馬牛風逸亦不相及喻地遠不相干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音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履之界)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無棣在遼西孤竹)爾貢包茅不入(包裹束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之茅包裹匭匣盛之以貢周)王祭不共(音供)無以縮酒(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濟漢水船壞而溺死)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楚不服)師進次於陘楚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使大夫請盟)師退次於召陵(次於召陵之地以聽楚成))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申叔戍穀以逼齊)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以復曹衛爲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爲諸侯所怪)楚有三施(去聲)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私許

二國使告絕於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以中軍公族〔公所率之軍〕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君之穀三日〕**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新安陳氏曰〕上引二事以著其實此即二事以推其餘。**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慶源輔氏曰〕桓公責楚以包茅不貢及昭王不復二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終則復曹衛以攜二國之交是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也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譎而不正桓正而不譎若較之王者表裏無疵粹然一出於正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齊氏曰〕二公之伯皆以勝楚楚罪莫大於僭王猾夏孔子爲春秋書齊曰侵蔡蔡潰遂伐楚而於晉僅書曰及楚戰於城濮則晉之有歉於聲罪致討也亦已著矣○〔新安陳氏曰〕二公

心皆不正論其彼善於此則桓稍優於文耳晉文固譎齊桓亦非純乎正者若粹然一出於正其惟王道乎〔附〕存疑晉文譎而不正。齊桓正而不譎。俱就其行事言也若其心術則皆不得爲正。註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糾居黝反召音邵〕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音舉〕**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爲相**〔去聲〕○左傳莊公六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

〔二人齊大夫戍守也〕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公子〕襄公紬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遂殺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政令不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襄公庶子〕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庶弟〕來奔九年春雍廩〔齊大夫〕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他活反〕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音奚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子路疑管仲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問集註謂忍心害理不得爲仁忍心之忍是殘忍之忍否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是忍心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忍心也○〔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讐謂相桓忍心謂心所當爲而忍之使不爲害理謂理所當然而咈之使不然。忘君事仇即忍心害理也○〔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知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常與魯盟於蔇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罪魯也○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何也〔雙峰饒氏曰〕始以納之爲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爲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

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載書)在盟府太師職之(職主也太公爲太師兼主同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制也**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朱子曰]九之爲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爲九會諸侯至數桓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因不以兵車之文而爲之說曰衣裳之會九餘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爲是說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一月之後或違之○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謂之仁人然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出而平定天下隋末殘虐尤甚太宗出而掃除以致貞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耶仲之功亦猶是也○[慶源輔氏曰]仁者安仁蓋天理渾然無一息之不存無一物之不體管仲之於德其違闕者多矣顧何足以語此然使桓公糾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不假威力無所殺傷則利澤及人是亦仁者之功效矣○[蔡氏曰]子路舉忽之死仲之不死是以忽爲殺身成仁仲爲未仁夫子答以仲有仁之功如此忽豈能如仲之仁乎是以忽仲比而言之非泛許仲以仁也下章匹夫匹婦之諒亦指忽言○[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有仁者之功亦足以爲仁矣子路好勇死非所難而處死爲難故夫子不非仲無死節之義反取仲有及人之仁亦所以曉子路而以識之也[附]存疑子路疑未仁以心之德言也夫子稱其仁以愛之施言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蒙引]子路以管仲爲未仁者以其忘君事讐也夫子以管仲爲如其仁者以其相桓公霸諸侯也子路之疑管仲者在彼夫子之取管仲者在此子路之疑者記其過而忘其功也夫子之取管仲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於忘君事讐一節則夫子姑置不論初未嘗爲解釋也下章之論亦如此○不以兵車一句最重如其仁就承他說如其仁不依蔡氏以召忽來比只泛說爲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爲猶可而以其相桓爲已甚而非仁○[附][蒙引]看來二子亦有意見了當時人只爲管仲功高取之萬口雷同而二子獨疑之便見聖門意思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

霸與伯同長上聲**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與其仁至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可疑者[朱子曰]管仲之功自不可泯沒聖人自許其仁者

之功。且聖人論人。功過自不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日語。若以當時大夫比之。則在所當取。當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爲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南軒張氏曰。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擧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厚齋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功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因其所至而許之也。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附蒙引前一節稱其功。後一節不責

其死。稱其功以見其仁。不責其死以見其無害於仁。不可以上節爲答又相之。下節爲答不能死。蓋子貢是非其相桓。孔子所說是就他功業說。非是正答其又相之之問也。下節只承上節說。非另答箇不能死也。正經答不能死又相之意思。全在下節歸結。如上章答子路。只述其功。而不必死之意自在其中矣。○管仲雖有尊周室之功。然其實不能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子吾爲東周之意正不然。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壹計反 **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 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 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重。難也。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去聲 **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去聲

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唐書王珪傳。建成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責珪不能輔導。流巂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爲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爲洗馬。官名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世民伏兵於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爾鬩吾兄弟奈何。王即秦王鬩閒也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重也其直無恨意。即位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 **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輔太宗致太平 **則不以相掩可也。**

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二說。朱子曰。前說非是。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孟子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者爲不可矣。曰便即是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兄當

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桓公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不能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耳是其不死殆知前之爭爲不義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以爲不死之未仁不如九合之仁也答子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豈若云者是以仲之不死過於死也故嘗以程子之說爲正而以召忽之死爲守節仲之不死爲改過曰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然其不義尚有可生之道未至於害仁耳○雲峯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法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爲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音潮謂薦之與己同進爲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見公冶長篇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爲大夫而薦之爲大夫順理也以家臣之賤而與之同列無慊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特其迹爾○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己公也事君忠也有是三者則理順章成而粲然可觀矣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王之文舉全體而言此與孔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厚齋馮氏曰文子卒其子請謚謚以貞惠文子蓋以脩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謚以文初不爲薦其臣僎同升諸朝而謂之文也特夫子稱其可以爲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謚耳○雙峯饒氏曰今之所謂謚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爲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謚矣非指此爲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卻是深說所以爲文之義○新安陳氏曰說者以文子得謚之故見諸檀弓夫子聞其與家臣同升諸公則是文子薦僎之時非身後也謚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爲謚爾此過論也蓋孔子於其旣謚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謚耳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謚哉附蒙引順理成章四字不作平說言順理而有可觀也○謚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孔子意不在此只是順理而成章之意看註中亦字○洪氏註文子三善總不出文公順理二字不可謂孔子以其有是三善而許之云云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附蒙引大槩謂其彝倫不敘紀綱不張也此一句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般皆大約之辭其中云云最多故康子承之曰夫如是夫如是三字有所指不止是無道二字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去聲其才胡氏曰圉即敏學好問者賈即問與竈者鮀即以佞免於今世

者如閨幾矣賈之竊權𣁽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拳拳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有爲爾○雙峯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起釁召禍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牷肥腯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爲法但欲當其才耳○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詩大雅抑之篇競强也言莫强於用人則四方其以爲訓矣○南軒張氏

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權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禦焉附蒙引仲叔圉三句主衛靈公用人言不主三人之才言○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賢以德言其才可用只取其能也○賓客二字如何分客似不論貴賤尚泛些賓又其盛者然再考之凡尋常羈旅皆謂客於某所言謂賓於某所則不可詩多言嘉賓見其盛也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大言不慚則無必爲之志而自不度 音鐸 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爲之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訒○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此必有爲而言附蒙引有必爲之志者必不敢有易之之心不敢有易之之心必不至於大言無當矣不是仁者其言也訒意其言之不怍則占知其爲之也難矣註云而不自度其能否縱自度其能者亦自不敢易如孔子猶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恆 胡登反 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時從其父奔在魯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申成子殺子我即闞止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弒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旅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辭不告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附蒙引崔子弒齊君陳成子弒簡公此皆記者之辭如春秋法

則名之矣如下文便見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 側皆反 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弒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恆弒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附蒙引沐浴則齋戒矣古者三日沐五日浴齋戒必沐浴故知沐浴之爲齋戒也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

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我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

聲勢相倚故沮在呂反其謀而夫子復扶又反下同以此應之其

所以警之者深矣問當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

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況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任焉而冀其萬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為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恆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新安陳氏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為君卿大夫者當何如警之在此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

恆弑其君民之不予與同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

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

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

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

臣終不從之可勝平聲惜哉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意將不復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之意以為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誅之況在鄰國而可以不討之乎而其為計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奚以為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為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

聞之謬以衆人之腹度聖人之心耳○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

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

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問程子以為必告之天子胡氏乃以先發後聞之說何耶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繫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可告事未迫遽而得以告力之不足以徹而不得不告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也遠其事幾之來也不可少緩吾之力又足以制之而乃區區焉御請命之小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雲峯胡氏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

魯也非謂孔子也○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絶筆焉而不復書陳恆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新安陳氏曰沐浴而朝蓋欲齋戒積誠以感君心也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扶植萬世之三綱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去聲○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問子路勇於義何難於不欺特其燭理之不明好强其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斯耳○朱子曰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

○問子路豈欺君者莫只是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不可行然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雖不失於愛君而其言則欺矣○勉齋黃氏曰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也夫子告子路之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無欺而不能犯則未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不以爲戒也○洪氏曰忠而犯之所謂有犯無隱欺而犯之是犯上也○雙峯饒氏曰事君以不欺爲本然不欺甚難惟是平日於慎獨上實下工夫表裏如一方能如此今人自家好色好貨卻諫其君勿好色好貨皆是欺君附存疑勿欺兼所言所行說犯專就諫諍說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汙音烏

朱子曰上達是聽得透徹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了○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君子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一日沈淪似一日究者究竟之義言今竟至於極也初間只差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差得多人做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不肯當下覺悟便改卻只管去救其失少間救得過失越大無不是如此○胡氏曰循天理徇人欲上達下達之原也進高明究汙下上達下達之效也人心萬理皆具人欲或得以奪之故有待於反之也能復乎天理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則高矣不以一毫私欲自蔽則明矣苟徇乎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益趨於貪濁之地則汙矣益流於苟賤之域則下矣進則升而愈崇究則沈而愈卑○南軒張氏曰上達者反本窮理也下達者趨末徇欲也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皆云喻也○雲峯

胡氏曰夫子嘗曰下學而上達其所爲上下者天理人事之貫此所謂上達下達天理人欲之分也附蒙引高明汙下貼本文上下字日進日究貼本文達字○存疑蒙引君子循天理天理本自高明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人欲本自汙下故日究乎汙下此說覺未切日日進高明日究汙下都是日新不已意不是死殺譬如登山日進高明是一步高似一步如入谷日究汙下是一步低似一步自一事之善積而十事自十而百而千而萬一節高一節去此日進高明也自一事之惡積而十事自十而百而千而萬一節低一節來此日究汙下也若曰天理本自高明人欲本自汙下一下便了不見上達下達日進日究意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去聲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慶源輔氏曰爲

己爲人之學其差只在毫釐之閒惟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欲得於己者收斂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問程子兩段不同朱子曰前段是低底爲人只欲見知於人而已後段是好底爲人却是眞箇要爲人然不會先去自家身己上做得工夫非惟爲那人不得末後連己也喪了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悉井反下章同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朱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卻旋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雙峯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人如三年學已自是了但志在於祿則非爲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章之學則所學已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之所尚未至此○新安陳氏曰同一學也爲己爲人之閒古今之不同如此分爲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初可也圖存疑雖云古今所學皆同然既有爲己爲人之分其工夫亦自不同所得亦異爲己者其工夫必深若己無實得決不肯已必求到有實得然後已爲人者外而扮飾以爲可以見知於人斯已矣其工夫必苟且糊塗決不若爲己者之深切也爲己者工夫深切必有實得而日進乎高明爲人者工夫苟且糊塗必無實得亦終於廢墜耳○蒙引欲得之於己少有不見知於人者欲見知於人虛譽雖隆實則病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下同

蘧伯玉衞大夫名瑗於眷反孔子居衞嘗主於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雲峯胡氏曰省身常若不及惟恐其身之有過而常加省察也克己常若不及惟恐其過未改而常加省治也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直用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與屈同之以非也○朱子曰化是舊事都消融了無固滯○雙峯饒氏曰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非是至五十歲頓然有悟也化者變化之謂言氣質變化一年勝似一年至於行年六十而猶變化未已也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南軒張氏曰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承事

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脩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慶源輔氏曰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著見於外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告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卑下而又深有得於聖賢爲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可謂知德而能言矣○雙峯饒氏曰欲寡其過而未能一句意味深長學者常存此心乃進德之本也○新安陳氏曰欲寡過則不自是不謂已能寡過則不自足此檢身常若不及之心也進善其有窮乎非伯玉之賢不能如此存心非使者之賢不能知伯玉此心宜夫子有味其言而深賞之○吳氏曰論語中夫子俟其出而稱之者二南宮适出伯玉使者出是也俟其出而斥之者二宰我出樊遲出是也聖人氣象從容如天地之生物陽舒陰慘無非教也千載而下猶可想見之○通考朱氏公遷曰使者以願學之心稱伯玉可謂知賢者矣若公明賈以時然後言以下三者稱文子則是以德行之美兼之不幾過其實乎故夫子一信之一疑之

附存疑過有三念慮之差過也言語之差行事之差亦過也故曰心過口過身過○蒙引人但知使者之善於辭令而不知其深知君子之心所以爲可取也假如伯玉未能知此而使者云云則夫子未必許他如公明賈之對亦善乎其爲辭令矣而反以來聖人之疑故集註又曰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省身克己即省察克治也省身有過便克治了○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也此即所謂踐履篤實也○光輝宣著只看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便見得○春秋諸賢大夫如伯玉卻是有裏面工夫底人觀其欲寡其過而未能且恥獨爲君子而其出處又合聖人之道可謂有體有用之君子矣雖不與聖門然攷其所立顏曾之亞閔冉之儔也○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本出淮南子而大註皆以爲莊子亦適然之誤○孔子與之坐對坐乎坐之於傍乎曰以理度之及對曰二字看起只是傍坐便見敬他意了不必與抗禮○顫麟士曰此使亦非僕隸之謂也觀子華爲夫子使齊可見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已見泰伯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 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乎○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爲君則思君道爲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亦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爲出其位矣○雙峯饒氏曰上章爲謀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指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位字比上章又說得濶如爲人子則思孝爲人臣則思忠素富貴則思所以行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雲峯胡氏曰艮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思以事言餘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一章亦主於臨事之思而言也但再斯可矣是思不可過吾未如之何是思不可不熟言一則因文子三思而言一則爲世之率意妄行者而言二章皆所以示戒也○附易程傳上下皆山故爲兼山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淺說曾子曰

論語大全卷十四 憲問 四十一

君子素其位而行身之所居在是則心之所思在是而所思不出乎其位之外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朱子曰〕過猶易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勉齋黃氏曰〕言放易故當恥行難盡故當過○〔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過必如集註釋爲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雙峯饒氏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謂行當過於其言如云說七分而行十分相似○〔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附〕〔存疑〕恥是恐行不得故以爲恥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恥則必擇其所能行者言之雖能行得猶留一兩分不敢盡說至所不能行者則絕不敢出諸口矣故曰不敢盡過其行是對恥其言說謂言則恥不敢盡而行則過之也饒氏謂如說七分而行十分是此意故曰欲有餘之詞行必過其言方爲有餘不然豈能有餘雖至聖人亦只是盡這理而已豈能有餘語錄喪用過乎哀儉之說又非中道非君子所貴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三句解見子罕篇○〔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附〕〔蒙引〕仁者不憂見其未免於憂也下二句亦然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爲先進學以知爲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 〔胡氏曰〕爲學之序以智爲先若德之成則仁又爲百行之首○〔覺軒蔡氏曰〕以仁爲先猶自誠而明以志爲先猶自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子貢以爲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是謙辭○〔新安陳氏曰〕覺軒解自道與集註小異未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先後次序不同來比並而答以此言也〔附〕〔蒙引〕夫子自道也言此特夫子之言如此耳以賜觀之夫子於此三者蓋綽綽乎其有餘矣不可以言字當謙字○夫子自以爲未能而子貢又以爲自道子貢之言是則夫子之言非其情矣夫子之言果然則子貢之言幾於阿矣曰夫子之言聖不自聖之心也子貢之言知足以知聖人之智也○〔存疑〕自責以勉人者聖人尚未能況學者乎此爲以勉人也自道自說也不是自謙自謙意在其中蓋日說則常引退更不肯自炫其能此便是自謙故曰在其中註曰猶云自謙有分曉矣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而所以自治者疎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 扶又反 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己體察方可見○〔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爲夫子之所不暇爲耶○〔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謂方自治也〔附〕〔蒙引〕子貢方人夫子以爲賢褒之也而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詞謂我則不暇自貶也然夫子於此且不暇而子貢獨暇之乎蓋急於自治者自不

暇於方人也其自貶者乃所以深抑之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平聲出也文小異若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形甸反而文皆有異新安陳氏曰四見者學而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與此章爲四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胡氏曰失於務外爲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己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雲峰胡氏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爲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朱子曰凡抑字皆畧反上文之意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音扶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朱子曰逆詐是那人不曾詐我先揣摩道那人必是詐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我先覺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不信○一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也○勉齋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爲逆詐未見其事而度其必不實故爲億不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度而以先覺爲賢者理明故也○雙峯饒氏曰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先覺是無心○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雲峯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眞見之昭徹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爲奸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奸其斯爲誠明之君子乎附蒙引天下之人防範過密者多逆億之私其不億逆者多墜於小人之計今也初不逆人之我欺初不億人之我疑然卻於人之我欺我疑者未嘗不先覺則既不先事而預料人之奸而亦不臨事而墜於小人之計斯其爲賢矣乎○大註云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兼言情僞者猶大學之善惡不可揜例詞若兼意則有所主○誠明二字固可用但范氏謂未有誠而不明者則是惟其不逆不億故能先覺是誠生明之意則非本意矣故作圈外且誠明二字亦說得大了○存疑有天資高識見明人欺不得底亦有學問到義理明人欺不得底賢要兼此二者○顧麟士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作一句讀極妙蓋如此則者字實落看做一箇人故緊贊曰是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去聲夫子而辭甚倨居御反蓋有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去聲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禮義之正○〔慶源輔氏曰〕爲佞以說人者失之不及執一而不通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微生之言雖倨而疑夫子之言雖恭而決○〔雙峯饒氏曰〕栖栖如鳥之栖木而不去然畝方以退隱爲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耶○〔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爲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箴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爲柔佞之不及亦不爲固執之太過也〔附〕蒙引惡是聖人自惡執一不通之事非惡執一不通之人也然曰疾固也則微生畝爲固矣其儆之也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良者順服而不蹄齧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南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爲其德不爲其力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爲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然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二者雖不可闕一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爲粹也○〔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爲主也○〔雙峯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力然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才然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栢章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恩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一件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與之是何理視與千金者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上聲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讎〔新安陳氏曰〕讎仇也怨有不必報者不以讎待之也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芳服反如造化之簡易易並去聲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問以德報怨亦可謂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爲非天理之正也夫有怨有德

人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所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德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雖曰報怨而豈害其爲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爲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若但如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所以報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爲逆人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無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於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爲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重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爲也○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絕之是蓋未嘗有怨矣○雙峯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聃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說殺了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間有涵蓄當報而報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學者玩味其意觸類而長則可爲處事之權衡矣附蒙引以直報怨顧道理何如耳理當愛當取則愛之取之初不以其有怨於我而不愛之不取之也如理在所惡在所舍從而惡之舍之亦不以其有怨於我而避嫌故不惡不舍之也只看道理如何一似未曾有怨一般所謂直也○以德報德愛憎取舍雖有加厚意然君子亦未嘗以私恩害公義公道上去不得處終是不肯以私害公可厚則厚不可厚慮亦難強要厚得必不把法度卻賣了然則報德亦顧道理何如○存疑據蒙引說以直報怨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是愛憎取舍只顧其人何如耳都不干著自己怨事然小註又有當報不當報之說夫其不當報者以是施之可也若當報亦以是施之母亦傷忠臣孝子之心乎且其人若可愛可取而在我之怨則當報又將何如愚意愛憎取舍這便是當報不當報意理當愛當取這便是不當報則愛之取之而不報也理當憎當舍則憎之舍之而報也依此說方無礙且與報怨意有相涉處若依前說則彼此相礙且全似就用人上說○顧麟士曰筆記云曰以直報怨何必以德報德何必以之報怨哉每句只換他所問一句便明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附蒙引莫我知也夫正含下文意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此發字與下文故特語以發之之發字不同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脩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

而天獨知之之妙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己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耶及其上達而與天爲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眇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爲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有人事之中便是天理又何必捨人事而求之於眇茫哉如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然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慶源輔氏曰己與天人只是一理在己者既盡則天人無有不應者聖人與理爲一自然無所怨尤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平聲足以及此故特語音御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朱子曰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

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但他知得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便自任了如子欲無言子一以貫之也只如此住了只是不曾有默契省悟觸動他那意思處他若有所默契須發露出來不但己也如曾子聞一貫語便曰唯子貢便無這處○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爲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耶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即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

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生知亦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者聖門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脩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撞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萬事只一理不是揀那大底要理會其他卻不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箇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學上達雖是

兩件理會得透斷合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得箇理便是上達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方其學時雖聖人亦須下學如孔子問禮問官名未識須問問了也須記及到達處雖下愚也會達便不愚了○孔子當初歎無有知我者子貢因問何爲莫知子夫子所答辭只是解何爲莫知子一句大凡不得乎天則怨天不得乎人則尤人我不得乎天亦不怨天不得乎人亦不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衆人所共又無奇特聳動人處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著如何能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默契爾以此見孔子渾是天理○問子貢不曾問孔子告之必有深意曰論語中自有如此等處如告子路知德者鮮告曾子一以貫之皆是一類此是大節目要當自得這卻是箇有思量底事要在不思量處得○

當時不惟門人知夫子別人也知道是聖人今夫子卻恁地說時是如何如子貢之聰明想見也大故知聖人但尚有知未盡處故如此說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貢也是說他不爲不知夫子所以怪而問之夫子便說下面三句便是葉公問孔子於子路處相似皆是退後一步說不怨天是於天無所逆不尤人是於人無所忤下學只恁地就平易去做上達便是做後自理會得只這平易便是人不能及處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看著似乎只是恁地平說但是人自不可及人既不能知則只有天知者是道理與天相契合也○南軒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我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問何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下學工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蔽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通考朱氏可傳曰不怨天不尤人爲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不可蓋不怨不尤不足以言聖人故也故充虞又聞於孟子是孟子嘗以此教人而亦以此自居矣中庸又以歸之素位而行之君子其所謂君子蓋通聖賢而言者也【附】蒙引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三句意不斷下學二字就套在不怨不尤裏下學即自修之實也大凡怨天尤人者必不知反己反己自修者自然無怨尤但反己自修則理在事中事亦非理外便自然漸進矣此皆朴實頭爲己而非有所歆動於人處固非所以致其知抑亦非人所得而知也大註此但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直解到其天乎任或者止截到上達處非也與葉公問孔子章大註此但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云云同○聖人下學便上達如何說循序漸進如程子說忒緊了程子只恐人認上達在下學外故云若孔子本意卻是謂我只管下學而自然至於上達不是方下學便一蹴到上達處只是上達不在下學外耳○幾足以及此此指其中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存疑一事便有一理學一件事便知一件理此下學上達也不下學則無由上達此爲循序漸進蒙引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久則自然知天立命此即是程子積累多後脫然有悟之說忒遠了亦說忒緩聖人說甚切近語意亦緊急○知我者其天乎只是說莫己知言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這等處都是學者常事初無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其誰知我知我者其天乎然自旁人觀之則見其中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妙聖人說此等處都不自覺可見其與天爲一處○這天是蒼蒼之天天者理而已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則其理與之契故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天若作理說不是理無知何謂能知聖人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音潮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尸諸朝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新安陳氏曰愬讒譖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平聲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

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泰然也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或以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付於萬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運而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與厚薄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氣之所運爲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分亦不察矣○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

不齊治亂皆有定數如命合然景伯欲肆寮者義之激也夫子歸之於命者分之安也疑季氏有惑志子路遂同子羔仕衛○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愬爲關於吾道之行止何也魯爲公室之蠹者莫如季氏孔子爲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於承令以出藏甲墮郈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愬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爲子路禍福計而爲吾道興廢計然子服景伯欲肆寮於市朝而孔子以爲寮如命何蓋以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繫於寮之愬與不愬也景伯尤諸人孔子委之天孟子於臧倉之沮魯侯亦歸之天焉○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唯其義而已更不問命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伯警伯寮耳○新安陳氏曰天將使道之行寮不能使之廢使寮之愬得行是天未欲道之行耳聖人不怨天又何尤於寮哉通考朱氏公遷曰孔子兩言其如予何一言其如命何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予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可必也

附蒙引上二句且虛說不必因謝氏註便以寮之愬不行爲道之將行以寮之愬行爲道之將廢若如此說如何再說得公伯寮其如命何一句出亦不可依小註齊氏說公伯寮之愬子路是假以沮孔子意蓋子路若得行於魯便是得志便是道之將行了

○子曰賢者辟世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

其次辟地附蒙引三箇次字只就世地色言上說來

去亂國適治邦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如衛靈公顧蜚雁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如衛靈問陳而孔子遂行○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問四者固非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後辟之耶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是一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衛靈公顧蜚雁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豈夫子於此爲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言也○厚齋馮氏曰桀溺謂子路豈若從辟世之士夫子爲之憮然至是乃言辟世則道不行而無仕志也○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辟於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雲峯胡氏曰

天下爲大邦國爲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爲有優劣也附顧麟士曰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卽出處去就而見隨時之義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畧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附蒙引此孔子憂世之意味其語意有天地閉賢人隱之傷○淺說君子之出處視乎世道之盛衰世道之盛衰驗於君子之出處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矣亦不爲不多矣世道之可憂何如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與平聲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問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母弟之閒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以人臣言之伊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爲之時朱子曰然○南軒張氏曰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爲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其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歟○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己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慶源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爲之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按韻書負荷之荷在上聲下可反又去聲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朱子曰他那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有殺心耳附蒙引有心哉擊磬乎此未有貶意○蕢草器也今草包之類既謂之器便是可用以盛物者且與孟子我知其不爲蕢也相協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適淺深之宜附通義白雲許氏曰以衣涉水曰厲衣裏衣也攝衣涉水曰揭攝提起也古人不裸體涉水若水淺但提起衣而過若水深不可提既不可脫衣則和裏衣而過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去聲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慶源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之何難之有若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雙峯饒氏曰聖人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地有陰有陽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道了一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矣○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磬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能深知聖人所以不能忘世之心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問諒陰之說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爲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覺軒蔡氏曰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註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卽倚廬之廬儀禮翦屛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言居喪於梁闇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先師晩年面命若如此附顧麟士曰按通義吳氏程曰諒陰按尚書作亮陰孔氏釋爲信默與下文三年不言語意重復未是禮記作諒闇鄭氏讀爲梁庵謂既葬而柱楣前不及未葬之倚廬後不及既練之堊室而遂以梁庵總該三年亦不通矣故集註以爲未詳陰與闇其義一也白雲許氏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禮又作諒闇凡居父母之喪次在中門外東墻之下大夫士居倚廬謂以兩木一頭著地一頭斜倚在墻上外被以茅茨寢苫枕塊嘗處此中諸侯亦爲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音泰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如莽操之奸豈不大可憂邪雙峯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莽操之奸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己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新安陳氏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不言亦無失政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去聲定此句出禮運故民易使慶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親感於下者亦皆安己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問禮何以使之達雙峯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雲峯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厚齋馮氏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强之也附蒙引好禮該本末言禮達分定字在上好禮之下○存疑此禮字若作辨上下之禮則上好禮只是辨上下之分於感化處全無固不能致民易使若作一身動靜以至事爲設施之禮則禮達分定民易使意不明白依愚見禮不過是日用常行之禮先儒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是其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則子之當事父此禮也弟之當事兄此禮也臣之當事君下之當事上亦此禮也上好禮必是自身去行這禮既足爲觀感之地又立條教去率人見無禮於父兄君上者則痛懲之見有禮於父兄君上者則崇奬之必鄉此方是好禮若然則禮教風行達於四境民皆知子當事父弟當事兄臣當事君下當事上而名分定矣由是而使民以有事其誰不樂從故曰則民易使也如此看似見分曉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去聲下同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問脩己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脩己以敬語雖至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擧積諸此子路不喩而少其言於是告以安人安百姓之說蓋言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也附顧麟士曰方見實際是皆本於脩己以敬之一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或問然則夫子之言豈其略無大小遠近之差乎曰脩己以敬貫徹上下包擧遠近而統言之也安人安百姓則因子路之問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脩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脩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脩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而後大推之而後遠也○勉齋黃氏曰非謂脩己以敬之外又有充積之功也脩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在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脩己以安人猶曰脩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脩己以安百姓猶曰脩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脩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也○程子曰

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

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必至矣（記禮運四靈以爲畜許六反故飲食有由也何爲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去聲）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朱子曰上下一於恭敬這卻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而興起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僞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自誠而明意思○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問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姓矣（雙峯饒氏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一事初無大小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

新安陳氏曰夫子爲見子路勇躁輕視脩己以敬之言故推極其功以抑之程子此條亦推贊恭敬之極功以發明夫子之意云○東陽許氏曰聖人言脩己以安百姓而程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葢治道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無窮通貞（朱氏公遷曰此章敬字是舉其統體而言亦曰尊言之若緝熙敬止是聖學之極功恭己篤恭是致治之極功脩己以敬則徹上徹下之道也又曰恭己以正南面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皆以敬之功用言恭己篤恭是臨民氣象恭而安是一身氣象恭己之心是小心若見於餘則因其著見而充積之者（附）蒙引脩己以安人脩己內有箇敬○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但求之近則遠者不外是矣○程子註要詳細看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以相發明故兼擧之○體信達順都在敬字內兼體用言中庸

致中和只是一箇敬能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此自然之理○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享帝是字此字皆指體信達順體信達順卽敬也○存疑敬該動靜合內外徹上下該動靜者自思慮未萌以至於萌動皆此敬也合內外者自一心以至於萬事皆此敬也徹上下者自一身之脩以至於百姓之安皆此敬也○中庸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就是脩己以敬道理脩己以敬而極其至就是致中和道理致中和則見之政事以治人者皆得其道而人皆被其澤矣故能安人安百姓蒙引曰人惟能敬則百事皆當不敬則百事皆不當此脩己以敬所以有安人安百姓之理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木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蹲音存）也（雙峯饒氏曰蹲踞鴟鳥好蹲故謂之蹲鴟又或謂之鴟夷夷卽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按韻書形定反集註云其定反音小異）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朱子曰胡氏以爲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爲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

輕邪蓋數其喪母而歌則罪當絕叩其箕踞之脛則壞猶爲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鄭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遜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遇原壤是也○新安陳氏曰幼壯孝弟者耄好禮則久生可以儀風俗故敬其爲壽幼壯無稱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爲賊壞良可戒哉

附蒙引人之生世方其幼也有長者在上則當遜弟及其長而成人便當有以自立於世使人得有所稱述今也自幼便驕惰壞了幼而不遜弟及其長也又只是碌碌庸人而已長而無述焉如此則不如早死免得久留身世間爲風俗之蠹乃又老而不死徒足以敗常亂倫是賊而已矣○顧麟士曰老而不死句是爲賊句不可七字連下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冠去聲)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記檀弓曾子疾童子隅坐而執燭又王制父之齒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給使令(令平聲)之役觀長(長上聲)少(少去聲)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早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如物之生循序而

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循序以進也○勉齋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爲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義也○慶源輔氏曰求益則凌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以敬行爲先而又以躐等爲戒○雲峯胡氏曰原壤老而爲賊是從幼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馴揉其氣而閑習於禮則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歟)

論語集註大全卷十四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 三魚堂讀本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三章文公疑爲在陳一時之言餘亦多記夫子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辭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 音杭 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 扶又反 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史記世家

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於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朱子曰爲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爲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明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當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爲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己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强弱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爲國者以夫天敘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爲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强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敎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而敎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問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爲訓耳然欲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矣附存疑祭祀尚有許多文物亦不止俎豆曰俎豆者舉一二以該其餘也○俎豆之事則嘗聞軍旅之事未之學者抑其不當問而啓其所當問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朱子曰若計

較則不成行矣○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則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爲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

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見賢遍反

胡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溢爲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 或問固窮有二義朱子曰固守其窮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答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不如小人窮則濫耳以固字答上文亦有字文勢乃相應○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慍以爲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

意以為命之不吝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其守也附存疑君子亦有窮乎者以常理言也子曰君子固窮者以天命言也又曰小人窮斯濫者以義處命也 〇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上聲困而亨易困卦云困亨貞又云困而不失其所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之勇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胡氏曰當行而行惟理是視者無所顧慮不計其後也處困而亨身雖窮而道則通也無所怨悔觀固窮之語可見也學者之進退能於是而取則焉則不為利害所奪窮達所移矣○雙峯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禮有大於俎豆者夫子且自謙讓說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為問故夫子以禮器為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其窮似下君

子一等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聖人安土之仁見孔子處困尼之道若孟子言無上下之交則明孔子罹困尼之由其如予何是知天之智微服過宋是處物之義思患豫防正以順乎天也此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

〇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附蒙引多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又都記得也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其疑見其將有得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形甸反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朱子曰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聖人之所以為聖却不在博學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子貢尋常就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之曰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子貢多是曉得了便了更沒收殺曾子尋常自踐履入事親便眞箇行此孝為人謀則眞箇忠與朋友交則眞箇信故夫子警之曰吾平日之所行者皆一理耳惟曾子領會於片言

之下故曰忠恕而已矣以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冠於一以貫之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予一以貫之可見彼言行此言知也附蒙引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得知知該不得行也故曰曾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非知而何單言行知在其中矣○顧麟士曰按鄱陽朱氏曰吾道一貫是以一理而貫萬事予一以貫之是以一理而該萬事

〇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如字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問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朱子曰天只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自粧點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

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爲仁在君臣則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問謝氏解此章末擧中庸引詩語只是贊其理之妙耳曰固是到此則無可得說了然此須是去涵泳只恁說過也不濟事多學而識也不可謂不是故子貢先曰然又曰非與固有當多學而識之者又自有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說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陳氏曰此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之迹所以結前意耳

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扶又反**深喩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婁**音屢**有以發之**新安陳氏曰如莫我知也夫及予欲無言之類**而他人不與**音預**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或問此章之說朱子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也夫子故以爲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己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耳蓋子貢之學亦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爲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問語子貢一貫之理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用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固一矣卽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物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生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

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天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耳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抑可見矣曰此說亦善○慶源輔氏曰子貢以通達之資聞一知二則其所學固多而能識矣然務博者多徇外如方人屢中之事可見夫子每有以抑之無非使之反求其本者子貢至此則眞積力久亦將有得矣故夫子先設爲疑辭以發之俟其言以觀其志然後告之○或問夫子告子貢以一貫與曾子同朱子謂告曾子以行言告子貢以知言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卽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雲峯胡氏曰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字此章引謝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亦以天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物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況曾子之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存疑萬物之理咸具於人之一心理雖有萬其實渾融爲一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萬殊一本也聖人氣質清明無物欲之蔽所謂一者不失故日用之間隨他千頭萬緖到面前只以此照之父而慈子而孝君而仁臣而敬視而明聽而聰一物一理萬物萬理都是只一心之理照之此聖人之一貫也自聖人以下

氣質不能清明物欲不能無蔽萬理之具於心者不能無昏昧障礙若不隨事隨物探討窮究許多道理如何得明多學而識正探討窮究以明之也然專靠多學而識都無箇本領源頭處不過口耳形迹之粗而已安能有得於己故須有箇一貫道理然工夫未到心中瞶瞶强欲去貫他如何貫得故必博學多識眞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則心體光明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備者復全於我萬殊一本之理始有以貫之此學者之一貫曾子子貢之所從事故聖人於二子皆必待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而後告之若正爲此也若謂凡從事於學者皆不可不知一貫之道則聖人於七十子何不一一告之而獨二子耶聖人未嘗不理會博學多識其實事事都理會如問禮問官之類可見但其中自有一貫道理他道理本在胸中事事物物雖皆理會但一看便破與學者絕異聖人是自上面源頭做下來學者必從博學多識理會做到徹時方得聖人一貫處是自下面末流做上去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爲去聲慍見發也 南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眞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爲尚要在實有諸己○覺軒蔡氏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己則死生禍福得喪目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顚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與○雙峯饒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爲

我有循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爲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己所以纔絕糧便慍見○雲峯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己而後眞知其味之實不然臆度之知非眞知也夫苟眞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爲欣戚哉

附蒙引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與平聲夫音扶

無爲而治去聲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爲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或問恭己爲聖人敬德之容以書傳考之舜之爲治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爲而治者何耶朱子曰即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爲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閒及其踐天子之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闊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雙峯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爲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爲之迹此是舜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爲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附存疑言自古帝王爲治多矣若無所作爲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夫果何作爲哉但見其恭己正南面而已原舜之所以無爲者蓋聖人德盛而民化固不

待其有所作爲也且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紹堯之後凡所當爲者堯皆先爲之矣得人以任衆職若己所當爲者衆人又代爲之矣故亦不待有所作爲也○蒙引恭己正南面本不是說他無爲而益以見其無爲也語意與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相似○恭己以敬之見於外者言故曰敬德之容○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未必其他聖人皆擾擾然有爲也有爲則非聖人矣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又未必其他聖人皆戚戚然長憂也有憂則亦非聖人矣要皆舉其尤者言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干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 周禮夏官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鄭司農註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 二千五百家爲州 朱子曰篤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南軒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常以是而行何往不可○雙峯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言思忠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說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 附存疑 盡己之謂忠就言說則言如是心亦如是心與口不相違是忠也只是不欺意以實之謂信言焉必踐而不食其言是以實也故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忠與信當如此分單言忠則該信言思忠是也單言信則該忠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是也○篤厚也是待人接物忠厚不刻薄君子篤於親故舊不遺皆篤厚之事○蒙引蠻貊可行則近者可知州里不行況於蠻貊乎○上一節據見在說出兩端下一節乃教以下工夫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 禮記曲禮離坐離立

毋往參焉離麗也謂兩人相附麗而並坐或並立我毋往參之爲三焉 言與我相參也衡軛 音厄 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 去聲下同 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 去聲 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朱子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欲其篤敬念念不忘而有以形於心目之間耳○問參前倚衡何物參倚坐立所見何物可見潛室陳氏曰參前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事便是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常目在之耳此是學者存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鎭在眼前不相離去○鄭氏舜舉曰子張務外者也故問干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敬視寡尤寡悔淺深不侔子張之學進矣○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

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州里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此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近而不可行矣附蒙引參前倚衡是說未行未言之先此心不忘到處相隨之意能如此夫然後言自然忠信行自然篤敬而蠻貊可行也豈可以襲取而强爲之哉○存疑曰立日在輿亦即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推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與前篇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相似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 雙峯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新安陳氏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附蒙引子張書諸紳者蓋以受教之時

此心固在聞教之後怠心或生故特以孔子上文所告盡書諸紳書諸紳則身在是紳亦在是紳在是則忠信篤敬亦在是矣然此在顏曾則不用書紳亦可見子張之爲有志者發於實心見於實事也

○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直畧反己而已 通考仁山金氏曰辟音闢如行辟人之辟謂猶前驅者以鞭欄約人使開向一邊也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此致知之鞭辟近裏著己者 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 此力行之鞭辟近裏著己者也 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壯里反便渾上聲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朱子曰鞭辟近裏此是洛中語辟如驅辟一般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己○天地同體處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滅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爲仁己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如曾子不忠不信不習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即此是學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問竊謂切問近思是主於致知忠信篤敬是主於力行知與行不可偏廢而程子謂隨人資質各用其力而其至則一如是則亦有行不假於知者未知如何曰切問忠信只是泛引切己底意思非以爲致知力行之分也質美者固是知行俱到其次亦豈有全不知而能行者但因持養而所知愈明耳○胡氏曰明得盡查滓化卻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而私意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爲學

者言不主於釋經也附存疑質美者明得盡言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忠信篤敬這等工夫一時俱盡到也明盡是行了不但知而已明得盡這工夫極大不是小可故曰查滓便渾化查滓痕迹也言知行勉强未到自然地位皆是查滓到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則查滓渾化矣故曰與天地同體○顧麟士曰按鄱陽朱氏曰此章因人施教而救其務外之失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 新安陳氏曰舉此一事可見其餘 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形甸反家語 家語困誓篇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

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從禮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也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也可不謂直乎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古轉反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音甫甯殖常職反放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

冠田獵之冠也二子怨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殺子叔衛侯剽也言子叔剽無謚故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新安陳氏曰卷懷皆指此道而言引此事以爲證○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

有不可得也朱子曰直固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伯玉之君子○南軒張氏曰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者成德之名○新安陳氏曰史魚之直不以有道無道而變治世雖可行亂世欲卷而不可得矣伯玉有道則仕無道卷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集註以爲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蓋謂此也附蒙引聖人之稱二子云云非有品題其高下之意大抵衛之賢大夫只有此二子故夫子稱之而各言其實然自旁人即聖言觀之亦可見二子之高下矣○做時文則於尸諫及不對而出兩事俱用在外○卷而懷之之字不必指道以身言也言斂身而退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去聲

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爲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人則失言矣附蒙引觀此章者其用工不在於語默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看書都要如此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朱子曰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仁只是吾心之正理求生害仁雖以無道得生卻是抉破吾心中之全理殺身成仁將吾身

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而已○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鄭氏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雖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雙峯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為二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比干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不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附蒙引志士利仁者也仁人安仁者也○兩以字不要為用力字解○殺身○以成仁者非不得其死求生以害仁者亦非考終命

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隕羽敏反**命者若不實見得惡**音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或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程子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傍人看他說的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或謂殺身者只是要成這仁曰若說要成這仁却不是只是行所

當行而已○或問此章曰仁者心之德而萬理具焉一有不合於理則心不能安而害於德矣順此理而不違則身雖可殺而此心之全此理之正浩然充塞天地之間夫孰得而亡之哉曰其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曰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謂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南軒張氏曰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為哉曾子所以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慶源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勉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心與理一理當死而以生則咈於天理忍於吾心而傷害於吾仁矣心之德即所謂仁也理當死而死則吾之心順適而無傷吾之仁亦全而無虧矣○

潛室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與邪○汪氏曰程子是因夫子之言更推出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眞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是若不曾眞實見得定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此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以曉人也○新安陳氏曰志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能有實見實見得是與非方能殺身成仁以成就箇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箇非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求仁以心之全德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即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仁兼人心事理言亦曰汎以仁道言子罕言仁是汎舉其大槩若殺身成仁則就死生患難而言之安仁利仁君子去仁則就富貴貧賤而言之

此皆卽其處事言而存心在其中此章又以仁者言又如夫子言而親仁又言友士之仁皆是指仁人而言宰我專指愛爲仁故其蔽也愚夫子擧成德而言則仁之中未嘗無知也又曰專言仁者則成德之人也若以仁者對智者勇者則又有不同以一人之身而兼有其德則姑就其一體而以仁者目之也以其人質有所似德有所成而稱之爲仁人則因其所有而得仁者之名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見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脩身者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

磋以成其德也（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己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焉○朱子曰大夫必要事其賢者士必要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未能克己欲復禮而未能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爲有益○事賢友仁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爲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欲爲仁而先親仁賢猶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爲仁者力矣○新安陳氏曰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指友士之仁○程子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

之資而已（汪氏曰此專挑爲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新安陳氏曰資助也）附（家引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爲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朱子曰顏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爲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爲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

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朱子曰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爲一元一萬八百年爲一會以會建運以運統世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方註一開物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漸漸凝結而成地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建以爲正夫子以寅月人可施功故從其時（通考）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則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

世亦猶月統日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計
一萬八百年首會爲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爲丑而地始
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爲一元之中閒
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
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
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然時以作事**四字出
左氏傳**則歲**
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
謂夏小正之屬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
足證也吾得夏時焉○夏小正夏時書名
今存戴
德註**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
也朱子曰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爲建子然猶潛於地
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
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爲
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

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其正朔定爲一代之制以新天下
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
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
中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所
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事者
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疑久而皆差雖夏小正之書授時
爲無差故曰行夏時也○問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何
獨取初昏爲定雙峯饒氏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
日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
方無可捉摸凡測星辰都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行
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
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
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
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
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爲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
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

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此是夫子微意
附存疑易治曆明時此春夏秋冬之時天時也書敬授人
時此春耕夏耨秋收之時農時也行夏之時何時王者定
歲首須正朔其時也有商人之時有周人之時商之時則
以建丑爲歲首周之時則以建子爲歲首不行商周之時
而行夏之時者其時春氣正應東作方興時正令善也歲
首而當春孟故曰時正天氣至是方發生故曰令善令猶
政令天道流行發育萬物猶王者之政令也○蒙引取其
時之正者以其爲春令之首月於時爲正也令之善者三
陽開泰協風乃至景候善也饒氏之說不可曉○人生於
寅物與人同生言
人則物在其中矣
乘殷之輅輅音路
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商而

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去聲
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上聲**堅而等威已辨爲質而得其中**
也問周輅爲過侈何也朱子曰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履
其爲用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勞矣且
一器而工聚焉其爲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
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
所以爲過侈歟○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
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
也○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
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云漢祭天乘
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
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鞔之
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雲峯胡氏曰商尚
質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則得乎質之中者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敷救反)前後有旒(音流)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何晏曰〕世本云黃帝作冕周禮弁師掌王五冕其制蓋以木爲幹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阮諶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袞冕十二旒前後各十二玉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大裘羔裘也袞冕卷龍衣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然其爲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爲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爲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之不爲侈何也〔朱子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爲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雲峯胡氏曰〕周尚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問顏子問爲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夫子再言否〔朱子曰〕固是如此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爲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看問爲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唯是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新安陳氏曰〕韶舞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舞也附蒙引樂則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蓋樂主音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兼舞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遠去聲)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辨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壬者也附存疑於鄭聲則放之不使接於耳於佞人則遠之不使近於左右所以然者鄭聲汩於德而淫於色淫則能奪人之志佞人立心危險險則能變亂是非足傾人國所以當放遠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爲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朱子曰〕發此以爲之兆兆猶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件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耳○〔雲峯胡氏曰〕須看斟酌二字以三代正朔斟酌之不如夏之時得其正輅至周而過侈斟酌之不如從殷之爲得其中冕自黃帝

已有之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之不如從周爲得其中自堯舜湯武皆有樂斟酌之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夫子姑舉此四者以例其餘皆當如此斟酌而行之也張子曰禮樂治去聲下同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平聲相戒飭音勅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去聲其所守故放遠之或問鄭衛之音皆爲淫奔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朱子曰衛詩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詞鄭皆女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張氏好古曰小人之禍國家柔惡尤可畏於剛惡剛惡桀黠强暴中才之主猶畏而遠之爲害猶淺惟柔佞者諂諛側媚使人喜愛親暱聰明之君猶爲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夫子舉佞人亦以小人之尤者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四代禮樂爲百王立此法也戒以鄭聲佞人爲萬世保此法也○慶源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絶之治道係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辯給能變亂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屛絶之○雙峯饒氏曰法外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程子曰舉前代之善者舉此損益之此成法也鄭聲使人淫溺佞人使人危殆放遠之然後可守成法○三王

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又曰鄭聲佞人最爲治之害放遠亦人之所難○和靖尹氏曰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而繼以放鄭聲遠佞人蓋此事易惑人也○問伊川春秋傳序引夫子答爲邦之語惟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大法意亦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爲様耳○南軒張氏曰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爲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放鄭聲遠佞人以爲邦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之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並行而無斁矣○或問孔子言王道只言禮樂如夏時商輅周冕是也孟子言王道只言政事如衣帛食肉經界井地是也意者孔子言王道之本孟子言王道之務○潛室陳氏曰孔子爲學者言此言經世之大綱孟子爲時君言當論濟時之急務○附蒙引顏子之學博文約禮以至所立卓爾三月不違是王道本領都有了有天德方可語王道故夫子以四代禮樂告之三代之下王道所以不復見者有以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爲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

憂思慮當在事外○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卽曰堅氷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覺軒蔡氏曰按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遠近以時言恐亦可通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爲長遠之慮則目前卽有近憂矣○雙峯饒氏曰蘇氏只說得地之遠近欠說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旣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也附蒙引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夫謀至於孫而後子可獲安向使及子而止非惟孫不獲祐雖子亦曰殆哉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南軒張氏曰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也○

慶源輔氏曰自恐其終不獲見所以警人使知自勉也○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附存疑前子罕篇是有望於將來之意故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曰未見者猶冀見之也至此是絶望了故加已矣乎字○蒙引加此三字警人之意尤深何謂警人蓋旣謂之未見則是當時諸人俱未能如好色矣聞此能無警乎○顧麟士曰鄱陽朱氏曰德以有德之人言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去聲）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音潮）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慶源輔氏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之所宜居也豈一己可得而私有哉如盜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己雙峯饒氏曰恐有此等意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位並立便被他形出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僎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爲重也○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爲己之私有而不

復以職位爲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附蒙引柳下惠魯大夫旣爲大夫何爲文仲不與並立耶蓋必先爲文仲所抑想是三黜時也然以下惠終是抑他不得所謂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爲大夫是後來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去聲）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褊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新安陳氏曰此卽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己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爲求遠怨而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附蒙引責己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不

招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聲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朱子曰〕只是要再三反覆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柰他何○〔雙峯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附存疑如做一事初間思量曰這事當如何做又思量曰當如何做故曰熟思審處之辭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言其事必敗雖己不能救之也猶云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僻同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爲冒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材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爲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峯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焉附蒙引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饒氏謂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此說非也放辟邪侈則陷乎罪矣行險僥倖則心術自虧矣。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爲質如質幹然禮行此遜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朱子曰〕義以爲質是制事先決其當否了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遜以出之信以

成之者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遜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則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爲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己自和然禮又嚴故遜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遜皆是僞○問禮行遜出何別曰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遜則不免矯世以威嚴加人○陳氏曰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爲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其區處或出辭氣須遜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遜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雙峯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坯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坯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眞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又曰義以爲質而非禮行遜出則質而不文禮行遜出而

不成之以信則文勝而滅質皆非君子之道○雲峯胡氏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在禮遜義不可以僞爲成之在信實然非禮遜之後又加以信也曰義曰禮孫始終一實而已矣**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言

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朱子曰義以爲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南軒張氏曰義以方外是義爲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爲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爲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以行此者而也其行之也以遜順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爲體而禮與孫所以爲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具矣○慶源輔氏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從內說出外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是由外說入內○胡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敬又義

之本推而上之也○潛室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乃方外是敬爲體而義爲用若以義爲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爲體而三者爲用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而言之附蒙引義以爲質是指初頭未行也○禮行遜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遜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亦言總歸於誠耳○顧麟士曰大全以剛決言義極妙不然亦如世圖融之解○禮行孫出便不必說○存疑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事雖當行中間尚有許多曲折度數苟無禮以行之則徑情直行非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節是節其過文是文其不及使許多曲折度數皆具也如未仕者義可仕已仕者義當去然仕者必待禮至去者必待得命此禮也若仕者不待禮去者不待命此失之太急而過非禮也若禮至而不行命下而不去此失之太緩而不及亦非禮也禮以行之便無此失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雙峯饒氏曰若自以爲有能則不足以爲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附存疑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此君子是有善者之稱饒氏說太深○蒙引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其在我者而已非是以爲我有能而人自知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失其旨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去聲**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

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雙峯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干名沒後却粧點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眞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厚齋馮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齊氏曰求有爲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爲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歎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附存疑此聖人勉人及時進脩之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沒世而名不稱只是終身無名饒氏蓋棺事定之說太深或問傳習錄謂不稱當讀去聲謂名不稱其實何如曰謂之無名亦可謂之名不稱其實亦可皆於文義無害舊說旣通何必求說以立異哉○蒙引疾自疾也厚齋之說不必用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或問楊氏之說似大巧(朱子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以好名爲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如此玩心則勿忘勿助之閒天理卓然矣○(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爲一意楊氏於此又合二章爲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附)(蒙引)君子求諸己求其在我者也如病無能焉之類是也小人求諸人求其在人者也如病人之不己知之類是也此章與古之學者爲己章同意都是指其用心之不同處○自此以上三章同是君子求其在我者之意楊氏却轉折作三意說朱子以爲雖巧而有益於學者故取之耳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聲)衆曰羣然無阿比(毗至反)之意故不黨

(程子曰)君子以矜莊自持不與人爭○(龜山楊氏曰)矜者不矜莊之矜非謂矜伐也○(朱子曰)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

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己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亡只在一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己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新安陳氏曰)矜也忿戾則矜而爭矣可以羣羣而不流於黨也(附)(存疑)凡人持己太嚴多恐人浼己而遺衆獨立雖甚嚴使人不可近此便是乖戾之心便是爭君子持己雖甚嚴然視斯人無不可與人無所不容未嘗違衆獨立使人不可近故矜而不至於爭凡人一與人同便難與人異至隨聲雷同連拂理之事亦依隨去了君子雖與人和然至道理過不得處決是不肯雷同故羣而不至於黨○矜而不爭持己而不失人也羣而不黨處人而不失己也○此與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一例與和同驕泰貞諒之相似而不同者異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者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人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貨爲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新安陳氏曰恕者求仁之方語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問言恕必兼言忠如何此只言恕（朱子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問終身行之其恕乎絜矩之道是恕之端否曰絜矩正是恕○南軒張氏曰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慶源輔氏曰推己及物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又曰始則推己及物終則爲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爲宜此又極其效而言之知要之說尤爲有警於學者蓋聖學以仁爲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陳氏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所不欲者凡己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欲弟人亦欲孝欲弟必推己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心流行到那物而已恕之義甚闊大自漢以來恕字之義不明有謂善恕己量主范忠宣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似饒人的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恕之不輕恕之意如此是己有過且自恕人有過亦併恕人乃相率爲不肖之歸豈推己如心之義乎○雙峯饒氏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約遂謂此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新安陳氏曰視人猶己一視同仁此聖人之無我也惟其畧無私己故仁之用自然如此（通旨）朱氏公遷曰此愛人之恕餘如孔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告仲弓以不欲勿施皆是此類此所謂恕以及人爲主蓋曰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大學之絜矩亦當以愛人之恕言之（附）蒙引子貢多學而識乃有此問亦將可以語一貫矣○仁者本心之全德且於內爲無私心於外爲當理其分數更全而大何舍仁而言恕耶曰恕便是此道理恕仁之方也仁則未易至而恕則學者可及也○顧麟士曰恕既爲一字則下八字解之之辭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譽平聲）

毁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毁也（朱子曰毁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將做十分惡說他便是毁若只據他人惡說之不謂之毁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破了便是毁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毁譽亦是稱奬得過嘗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若毁人則不如此也○或問毁譽之說曰毁者惡未著而遽詆之譽者善未著而亟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言毁蓋非若後世所謂恥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未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則是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毁則聖人之心爲有所倚矣曰有譽無

毁。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爲有倚。而以怨然無情者爲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胡氏曰〕毁云損其眞。若叔孫武叔之毁仲尼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聞過情是也〔附蒙引〕或有所譽者。則必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是則自今日言之。雖未免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爲譽矣。此二句。見得畢竟是無譽。○〔淺說〕或見其天資之美。而知其將來之有成。或見其立志之篤。而知其所就不可量。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

之所以無所毁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朱子曰〕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 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新安陳氏曰〕此句繳上一截誰毁誰譽之意〔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改訂註文。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毁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爲簡明。〔附蒙引〕聖人之無毁譽者。出於公心自然。而非因民心之公不可枉。故不敢有毁譽也。其爲此言者。特以見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吾雖毁譽。亦不容我毁譽。以此待民。愈足以見聖人之至公而無我。○〔達說〕聖人之無毁譽者。固出於公心之自然也。而謂有得於三代而不敢者。愈足以見其至公無我之心矣。○〔存疑〕道而行。是說三代之君。於民皆以直道而行。○〔顧麟士曰〕註三代之時時字內。卽有君字。善其善惡其惡兩其字實頂蓋以此民民字。斷非日民又善他人之善惡他人之惡也。蒙引淺說謬。

○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毁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宋子〕曰斯民是今此之民。卽三代之時所以爲善之民。聖人說一句話便是恁地闊。便是從頭說下來。此民乃是三代時直道而行之民。我今若有所毁譽。亦不得迂曲而枉其是非之實。○〔南軒張氏曰〕誰毁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毁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也。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毁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雙峯饒氏曰〕下面民字。卽上面

人字。但人對己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眞。後世敎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爲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眞。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爲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爲後世枉道之民也。○〔雲峯胡氏曰〕朱子云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畧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日也。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聖人不得容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豫詆之惡。善善急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乘平

聲夫音扶
與無同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爲去聲而言 意必偶見有此事 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 南軒張氏曰有馬借人乘之己雖有馬不能乘則借人乘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勉齋黃氏曰今亡矣夫歎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也○蔡氏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書必同文不知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畧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鴇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雲峯胡氏曰史闕文猶不挾己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己所有以自私○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古亦可見附纂引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向時已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上聲解 趙氏曰二事大小精粗實不相並故又載胡氏說於後亦闕疑之意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去聲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爲不忍何也朱子曰忍之義禁而不發之謂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之仁失於不斷匹夫之勇失於輕決二者之失不同而皆足以亂大謀蓋大謀雖斷而輕決則又失之○雲峯胡氏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爲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爲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爲強梁附纂引巧言他人之言也小不忍自己小不忍也○存疑此德是執德不弘之德故註以所守解之人有所得守之於己德也巧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然亦德之淺方能亂得若深安能亂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南軒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耳○雙峯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齊人皆以仲子爲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其衆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衆惡必察處又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爲衆人之衡鑑焉附存疑好惡出於衆似乎公矣然所惡之中或有特立而爲衆所惡者或有事若不善而情有可取者是衆惡未必皆當也故必察焉所好之中或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或其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者是衆好未必皆當也故必察焉必察須兼此二意方是○註或蔽於私指衆好惡言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苦郭反而大之也人外無道人之身即道之所寓道外無人道即人之所以爲人之理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問人能弘道朱子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問性不知檢其心潛室陳氏曰性指道心指人○雙峯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又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爲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道考勿軒熊氏曰道之全體無所不包惟學故能廓而大之附淺說或體之於身則道行於己而有光輝發越之盛或推之於人則道行於彼而有盛大流行之勢或充之以至於位天地以滿夫斯道之分量或廓之以至於育萬物以盡夫斯道之功用皆人之所爲也非人能弘道乎○蒙引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滿其分量處便是文王爲人君止於仁與國人交止於信亦非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存疑道之分量本大人蔽於氣稟物欲則失其道人能加知行之功道之自近以至遠自小以至大推而至極則其分量之大復全於我矣是擴而大之也○非道弘人一句帶說不可對言○見體道之責存乎人而不可徒諉之道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泯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附蒙引兩過字畧有浮實之別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此爲去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朱子曰思是硬要去做學是依這本子小著心隨事順理去做○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忒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雲峯胡氏曰書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非特取卑遜之義不凌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附存疑徒思而不學則此理出於想像億度而無真實之見且旋得旋失不免危殆之患故無益學則講習討論體驗躬行有真見無遺忘德之成也有自矣故曰不如學也前篇思而不學則殆亦當依此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去聲憂貧之故而欲爲是以得

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卹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洛音哉〔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腳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爲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爲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凡言在其中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問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兩句似相反〔潛室陳氏曰〕耕本謀食却有時而餒學非謀食却可以得祿○〔雙峯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位也是難事學者縱未能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存之胸中久久自別○〔雲峯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只爲貧富關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不謀食○〔新安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關耕也餒在其中一句自是引從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外之輕重也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譬之耕本不求餒而餒自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自在其中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熟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附〕存疑此章意思還當作三節看謀道不謀食是說君子之學學也祿在其中是說學有得祿之理憂道不憂貧是明其無求祿之心耕也餒在其中不重是起下學也祿在其中句○〔語類〕論語凡言在其中矣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蒙引憂道是本其所以謀道之心也憂還在謀先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

知足以知如字此理而私欲間去聲下同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無得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若夫真知未有不能守者○〔新安陳氏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學而知之明則知及而得之矣不能無私力行而守之不固雖得之必失之也〔附〕存疑不曰行而曰守者守比行尤深也故中庸只說擇守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去聲之下句放上聲此〔張子曰〕所謂知及之必欲仁守之者恐其雖得必失耳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守所以貴乎篤也○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固不可仁既能守之而猶有不莊之戒集註謂有氣習之偏何耶〔潛室陳氏曰〕蓋雖是有仁能持守然當臨涖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妄念便生須是逐時照管令鋪縫不開才有鋪縫便有氣習之偏此是聖賢點檢身上工夫周密處雖是本體已造醇美猶恐節目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令盡善盡美〔附〕存疑知及仁守則德成於己而足以治民然於臨民之時不能莊以涖之則衣冠不正瞻視不尊而民不見其可畏是亦氣質學問之小疵於道未備也○不莊以涖之是氣質或偏學問未盡到處陳氏謂此心小怠安念便生說太深了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朱子曰〕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箇禮字歸在民身上○動

之是指民說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使他以此事此事有禮存也○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朱子曰〕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慶源輔氏曰〕不莊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朱子曰〕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涖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敖惰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是新民工夫○問知及仁守到仁是極了却又要莊涖動以禮底工夫如何曰人自有此心純粹不走失而於接物治民時少些莊嚴意思自不足以使人敬此便是未盡善處又問此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但須先有知及仁守做箇根本方好去檢點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可點檢處○或問知及仁守爲學之事也莊涖禮動爲政之事也然爲學之事雖未及乎爲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涖禮動不能爲也爲政者雖不專於爲學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爲臨政之地矣○此一章當以仁爲主所謂知及之亦所以求吾仁涖之動之亦所以持養吾仁者○或問此章曰大抵發明內外本末之序極其完備而其要以仁爲重仁能守之則大本已立雖臨民不以莊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可不自警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南軒張氏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未能保之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涖之而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則民作興也此雖統言爲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雙峯饒氏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涖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雲峯胡氏曰〕仁者心德之全知及

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涖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爲未善者德愈全而責愈備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爲全德之累〔附〕淺說動民之際不能節之以禮制度文爲之間未免有太過不及之差設施厝注之際未免有過中失正之弊○〔存疑〕禮者天理之節文只是天理之當然耳以理之當然者使民如蒐苗獮狩爲靈臺沼之類是動之以禮也不以當然者使民如殷之作九成之宮而商人叛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春秋三築臺之類動之不以禮也未善言道理未至於盡善也是亦氣稟學問之小疵也○小註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以少長有序之事又是一說晉文公大蒐以示之禮正是如此動之不以禮之禮乃君子身上說與知仁莊一例大蒐以示之禮又是制少長之禮以教人乃齊之以禮之禮與此不同○此聖人歷言以教人使先立其大本而後盡其末節也不先立其本而欲盡其末則其末不可盡先立其本而末之不盡亦有所未備也一章大意不過如此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去聲)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朱子曰〕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然能任天下之重而不懼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使但不可以任大事耳○〔吳氏曰〕方舜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而其材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南軒張氏曰〕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

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爲者之當大任是也事而可以小知之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雙峯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爲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一槩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爲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雲峯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足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爲器德之所充爲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附存疑此言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可以大受不可以小知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爲君子矣小人不可以大受而可小知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爲小人矣故以大事而觀人然後其人可見以小節而觀人小人未有不勝君子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矣○君子立乎其大者於小事或未及理會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大節本無足觀每於小者致意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爲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爲仁之語下章放上聲此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爲此勉人爲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爾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爲正命附蒙引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益以見其所當勉○存疑甚於水火有兩意水火外物而仁在已是一意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不仁則失其心是一意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朱子曰當仁擔

論語大全卷十五 衛靈公

當之當這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著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所做底事○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於仁以爲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爲不可以有讓也蓋仁者己所有而自爲之非奪之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者是已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粗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南軒張氏曰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爲之在己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爲仁在我雖師不服遜此便是仁以爲己任○慶源輔氏曰遜者禮之實也德之善也凡自外來者固不可不遜如善名是也至於爲仁在己則何遜哉蓋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也○雲峯胡氏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

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爲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遜於夫子之門不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問君子不諒可乎龜山楊氏曰惟貞固可以不諒所謂貞者惟義所在也○朱子曰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恁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爲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南軒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有訓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雙峯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厚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附存疑君子貞而不諒與君子和而不同一般皆是就相似中分別其不同處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雙峯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後獲謂不計其效也蓋爲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之意

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南軒張氏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爲貧而仕則柰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遑恤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覺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揉公私交戰其不爲利心所勝者幾希○勉齋黃氏曰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饋稟稱事君之道也○慶源輔氏曰有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皆天理之當然而在人之所當爲者也豈可有一毫僥求覬幸之意於其先哉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如字反也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又也論其類之惡矣

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强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爲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附蒙引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存疑所以作教者立心說不作人復於善說者人固有下愚不移者如堯舜不能教其子周公不能教其兄弟是也若謂聖人有

教則人皆復於善未免有窒礙處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爲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南軒張氏曰〕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以不同烏能相爲謀乎○〔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氷炭之相反此不能爲彼謀彼亦不能爲此謀也附〔顧麟士曰〕不相爲謀論理勢如此當擇人而謀意在言外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勉齋黃氏曰〕此爲學者善於工言辭者設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聖人之言未嘗有所偏也○〔胡氏曰〕富者欲其贍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爲富則以華美爲麗正理反爲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爲主附〔蒙引〕未達要達既達則不可以復有加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遍反

師樂師瞽者〔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鍾笙鎛鼓籥皆曰師○〔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今天下無廢人也冕名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去聲之人以詔之附〔顧麟士曰〕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十字當作一句讀是撮記之辭不可又代口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悉井反察如此〔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此諸弟子爲多○〔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閒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附〔顧麟士曰〕言之處當畧斷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少師上士四人瞽矇三百人眡〔音示〕瞭〔音了明目也〕三百人眡瞭掌大師之縣〔音玄〕鍾聲之類凡樂事相瞽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而已〔通考〕勿軒熊氏曰道字要重看一事有一理先正嘗教人只看師冕見與子見齊衰二章以爲一部論語皆在是此是徹上徹下之道讀者深攷而博求庶有以得之附

〔蒙引〕曰階曰席曰某在斯某在斯與師言之如此卽所以相之也故曰其道如此非與師言之外別有箇相師之道○

尹氏曰聖人處上聲己爲去聲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夫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

是矣○胡氏曰瞽必有相荀子所謂猶瞽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厚齋馮氏曰使瞽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新安陳氏曰瞽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五終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爲齊論凡十四章 胡氏曰疑爲齊論以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厚齋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爲篇次之意通考勿軒熊氏曰首三章皆數魯也餘亦雜記夫子言行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附錄 家引季氏之伐顓臾不過欲取以自益未必顓臾得罪於公家亦未有犯於季氏當時季氏亦必借一辭以爲兵端然據冉有曰固而近而費似又無他端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扶又反 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史記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臣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世家哀公三年

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召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冉有爲季氏將與齊戰於郎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於孔子康子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魯以幣召之乃歸于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附蒙引此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所不安者故以白之。觀孔子意以爲何如云。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

冉求爲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問獨責求何也朱子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句倒在他身上去亦可知也

夫顓臾音**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夫音扶

東蒙山名 趙氏曰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厚齋馮氏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又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

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 問從孟子地方百里之說則魯地安有七百里。朱子曰七百里是禮記說。每疑百里如何做得侯國。又容得附庸。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必不止百里。然此處亦難考。通考仁山金氏曰詩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周公封於魯爲方百里。蓋以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川附庸計之也。○黃氏紹曰大國地方百里者。古制也。然詩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則其地豈直百里而已哉。孟子於班爵祿之制。皆不能語其詳。直計古制以爲言耳。而朱子之說則本諸戴記。所謂封周公以曲阜之地七百里爲說耳。王制成於漢儒。固未可以爲據。周禮亦周公未成之書。大禹會諸侯玉帛萬國。至商僅千七百國。則其土地併吞。非復其舊。武王華商。亦因而授之。未必能損强大之國。使之悉就古制也。諸侯之多强大。而使周公太公以百里爲新造之齊魯。則於其間其能久乎。以此推之。則二國始封。必已不止百里矣。

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 左傳昭公五年春正月季孫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

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慶源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矣。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下同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氏附蒙引夫子欲之。求自解也。下文固而近於費是又爲季氏解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朱子曰相亦是贊相之義瞽者之相亦是如此○雙峰饒氏曰冉有眞與謀子路只是不能諫止危未至於顚故持之使不至顚顚則既踣須扶起之附存疑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能陳力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有言責者不得其言。是不能陳力也。能陳力則就其位。不能則止。而不就其位。只此二端。更無別端可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是不能陳力。乃就列而不止也。則何取於人臣者哉。故曰焉用彼相矣。○蒙引持危扶顚只陳力之意。下三句只是上文之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趙氏曰兕似牛一角毛青皮堅可爲鎧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己音紀不得不任其責也朱子曰虎在山。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櫝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厚齋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爲具臣者以此附存疑且爾言過矣。是說其吾二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爲季氏之邑而爲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爲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强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爲非由本意也。附蒙引爲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我有侵凌之虞。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梅巖胡氏曰求以爲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附蒙引舍曰欲之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此欲字註特解曰。謂貪其利。○存疑君子疾夫舍曰欲之。直趕到而爲之辭。作一句讀。方是。言季氏之取顓臾。本是貪欲也。今乃舍說貪欲。而爲飾辭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乞逆反)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朱子曰不均不和不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雙峯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衆。而心常以爲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亦不見其爲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生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定則不貪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貪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厚齋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附纂引我看來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所患不在民寡。而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所患不在貧。而患上下之不相安。誠使君十卿祿。彼此之分既均。則君安於君之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雖貧不見其爲貧矣。均而無貧。則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而君臣之情自相和睦矣。和則君百乘。卿大夫十乘。雖寡不見其爲寡矣。和而無寡。則君安於臣無所疑忌。臣安於君無所猜嫌。而君臣相保。永無傾覆之患矣○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此便是貪其利。季氏但知患寡與貧。而不知不均不和之可患。故夫子泛言有國有家者云云。見得季氏非爲子孫憂也。憂寡與貧也。然寡與貧非所憂。而不均不

和實所宜憂也。下文只是終此節之意。但此節猶泛言。及提起今由與求也。方又指伐顓臾事說。○存疑均無貧。見得不均則貧矣。不均則臣盡有君之有。可謂富矣。曰貧者。君貧也。君既貧而臣終亦不能享其富也。○達說闡字貫至下節。○劉上玉曰此節既泛以所聞說。則註是時季氏據國六句。預犯分崩離析。不可入講。)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夫音扶)

內治(去聲)脩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脩德以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新安陳氏曰夫如是。總包括上三句。即所謂內治脩也。今不均不安。既與內治脩反矣。又欲興兵黷武。則與脩文德反矣。附纂引文德。仁義是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與內治脩不同。○達說文德。仁義教化信禮皆是。)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爲無罪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或曰顓臾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雙峯饒氏曰遠人不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諸侯之上。夫子以蕭牆對顓臾。則蕭牆近。顓臾遠。其爲遠人可知。)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之從父昆弟也。虎欲爲亂。恐二子不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季氏族。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即文伯。及秦遄。皆奔齊。八年。季寤。桓子之弟。公鉏極。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庶子。

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叔孫帶之孫〕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十月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正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陽氏敗陽虎說音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讙陽關以叛附〔蒙引〕百丘也聞有國有家者至則安之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也○邦分崩離析者分崩之中又離析大夫爲公室之患家臣又爲大夫之患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于楯也楯垂尹反兵器也正作盾**戈戟也蕭牆屏**音丙**也**問蕭牆〔朱子曰〕據鄭註云諸侯之屏內當有肅敬之意未知是否○〔馮氏曰〕蕭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上聲**季氏**〔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帥以逐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開隙也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附存疑遠人不服而不能來則不能脩文德矣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不能脩內治矣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曰將以除季氏子孫之憂吾恐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蒙引〕不均不和只承分崩離析言於蕭牆之憂爲切故不及脩文德意○或問小註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爲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因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爲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貨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强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爲**去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形甸反**於經傳**去聲**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音余○豫章羅氏曰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爲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厚齋馮氏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此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通考〕程氏復心曰謝說得夫子深責冉求之意洪說見夫子雖失位而餘福有以及人○〔朱氏公遷曰〕聖人責之之辭見於論語者凡十章如子路使門人爲臣求也爲季氏聚斂冉有季路欲佐季氏伐顓臾此是因其行事之失而責之宰我之問喪樊遲之問稼圃則因其請問之失而責之宰我言使民戰栗子路言有是哉子之迂則因其言辭之失而責之至於子貢方人而疎於自治冉求之畫宰子之晝寢而甘於自棄亦皆有責之之辭蓋聖人欲人有過則改之責之之深者所以爲愛之之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陪臣家臣也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雙峰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爲之下移矣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

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附〕存疑侯國所用禮樂皆經天子之制作不敢變禮易樂是禮樂自天子出也征伐四方皆受命於天子諸侯不敢專是征伐自天子出也齊變田賦而作內政魯稅畝作中軍季氏旅泰山皆變禮也諸侯既可專禮樂征伐則大夫亦可專之矣大夫既可專禮樂征伐則陪臣亦可專之矣然事出其常者則可久事拂其常者不可久自諸侯出云云○〔蒙引〕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然既出自諸侯大夫則只爲侯國之事不復爲天子之器故只稱國命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慶源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廉反其口使不敢言也〔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慊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爲有道之極〔附〕蒙引上無失政上字指天子諸侯大夫言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大夫政不在陪臣此是上無失政失字因上文失字來○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南軒張氏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意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及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

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是子卒之書左氏以爲惡公羊以爲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爲家臣陽虎所執〔張存中曰見前章集註家臣陽虎叛下〕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雙峰饒氏曰此章大義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魯以失政〔陳氏曰魯雖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興兵非奉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魯豈得爲無僭

者〕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問反〕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或問田恒三晉何以不失朱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廸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舛戾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况田恒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如莽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極矣唯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爲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

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哉○慶源輔氏曰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論魯事故於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爲二章爾○厚齋馮氏曰昭公之亂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之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夫子故述之○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胡氏曰直者責

善而無所回互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之益所謂聞過則眞有所聞所謂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友諒與多聞未即至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入耳〕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胡氏曰便順適也字書云安也順適且安故云習熟也書註以爲足恭是也〕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雙峰饒氏曰與直者友則有過必聞與諒者友則信實相示與多聞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却有益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佞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舉三者爲勸又舉三者爲戒【附】蒙引直與諒不同諒是樸實頭無柔邪的人直者是日是非日非面折人過失的人多聞是博古通今〕○尹氏曰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或問三友之說盡於集註之說而已矣朱子曰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畏謹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損者之友其相反柰何曰便辟則無責善之誠矣善柔則無固守之節矣便佞則無貫通之實矣○南軒張氏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者直者有過必言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當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爲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爲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起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畧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新安陳氏曰禮之制度樂之聲容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烏故反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朱子曰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三者如驕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是狎近小人疏遠君子○或問三者之爲益曰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爲益豈不大哉曰損者之相反柰何曰驕樂則不敬不和矣佚遊則忌人之善矣宴樂則譚親勝己矣○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志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宴樂則志溺是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存乎敬肆而已○勉齋黃氏曰節禮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道人善者志於爲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於取友以自規正也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適則不復志於爲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雙峰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驕樂三句都是人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謹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樂是

奢侈如峻宇雕牆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弈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爲樂宴樂以宴爲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是爲樂而荒淫耳○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並去聲可不謹哉覺軒蔡氏曰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附】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淺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蒙引節節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夫禮之制度其多寡之數降殺之等無非一中之所在直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樂之聲容其清濁高下俯仰疾徐亦無非一中之所存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故君子樂於辨之以其一一皆至理所寓也○存疑節禮樂兼內外說內主敬和外面儀文度數一毫不苟且也○蒙引樂道人之善者天地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家爲善則見人之善不知不覺自然好之若自己出惡人見人之善則臭味不相同不

知不覺而妬之忌之不惟自家不肯說起亦不要聞他人之稱說矣○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此侈肆是就他身上說言動驕縱而不知約之於禮義之中與節禮樂相反也○樂驕樂三句大註雖皆着個則字不可入在損矣句界且在本文上三句內大註只是言其與上文正相反之意難把上章則聞其過諸則字同例○語類問佚游則傲惰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游則是放蕩閒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顧麟士曰朱子下箇汲汲字以對佚游最是眼目凡友樂損益相反處皆當如此料理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莫治野人專以位言此章君子兼德位而言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南軒張氏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有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審言也○汪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不隱時可以言而或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瞽可也○雲峰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厚齋馮氏曰血稟於陰行於脉之內而爲榮氣稟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爲衛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鬬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爲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卲也朱子曰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而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又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爲血氣所役也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爲血氣而言又曰氣只是一箇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箇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義與道也○南軒張氏曰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鬬血氣既衰則歉而志得凡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貪得故惟色爲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爲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惟其剛強有足持

者故好鬬爲可戒血氣旣衰則色與鬬之念皆無足逞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爲可戒也○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旣長則收斂而多貪此血氣之變也常動而易流則戒色勇銳而好勝則戒鬬收斂而多貪則戒得此志氣之常也常者爲主而使變者不得肆焉此聖賢之學而君子終身之務也○雙峯饒氏曰魂者氣之靈魄者血之靈心是魂魄之合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人者天地之心心是血氣之主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新安陳氏曰三戒皆隨時而就衆人所易犯者言也朱子欲以理勝氣則不爲血氣所使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爲血氣所動意不相遠心亦定向於理而已○新安倪氏曰年彌高德彌邵出揚雄法言邵亦高也附蒙引血陰而氣陽不必說血出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據現在分屬說血靜而氣動血重濁而氣輕清血無爲而氣有覺也○得貪得若義所當得者則何戒故特解作貪得○新安謂朱子之說欲以理勝氣范氏之說欲以志帥氣要之志亦定向於理而已然志有善惡理則無不善也故主理且范氏之說志氣二字亦混了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程子曰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朱子曰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之大人○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要緊須是知得天命卽是天理若不先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纔知得便自不容不畏附蒙引畏者嚴憚之意也非謂畏縮也○畏天命天命只是天理但是指賦予之初說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實事○三畏本平說然以下文照起方見重在天命君子惟知畏天命也故於大人聖人自不得不畏小人惟不知畏天命故爲狎大人侮聖言無所不至此亦聖人意也故以畏天命爲首但辭頭俱平至下文亦做三條說大文於狎大人上不曾有箇故字大註皆是發明之詞然則下節過狎大人如何曰只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至於大人則狎之聖人之言則侮之如此而已○不必依小註以大人爲天命之所存聖言爲天命之所發只是說大人聖人皆天命之所當畏○存疑畏天命猶大學顧諟天之明命意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己之誠當然也 汪氏曰尹氏此說所以別夫衆人怵迫於利害之畏也

小人不務脩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南軒張氏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以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爲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趙氏曰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存聖人之言謂方策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也○厚齋馮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非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

耳○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

通旨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顧之則無間斷聖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君子之事也附蒙引尹氏註不知重在知不知上乃謂小人不務修身誠己故不畏與本文意小異故在圈外○君子所畏在此三者然則死生非所畏也利害得喪非所畏也毀譽予奪非所畏也此非正意亦可推見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楊氏

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朱子曰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顏回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或問氣質四等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絕無查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瞭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爲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查滓者則雖未免乎少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通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南軒張氏曰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爾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爲下愚矣又曰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氣質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者蓋以人性之本善故耳是以君子惟學之爲貴學則昏濁者可使清明偏駁者可使純粹惟其昏濁之甚自暴自棄而不自知有學焉此則所謂下愚之民也○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通則困之謂也○雙峰饒氏曰生知學知困知屬天質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爲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了郤憤悱奮發轉來爲學如此尚可以勉進於中上若又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可

出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雲峰胡氏曰以生知爲上則學知者爲中困知者爲下矣而聖人不以品之下者遽絕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爲下而無復上之望矣附蒙引困而學之有所警發而後學也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意思困是於事理不通然後學以求其通也若學而知之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學○存疑三知雖等級不同及其成功則一也朱子小註不在善人君子之後其說未是蓋未定之見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音擁則聰無不聞色見形甸反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忿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

義則得不苟（朱子曰視不爲惡色所蔽爲明聽不爲姦人所欺爲聰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爲氣質所壅蔽有爲私欲所壅蔽有爲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〇新安倪氏曰視外明而聽內明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也）

〇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問各專其一是主一之義曰然〇雲峰胡氏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謝氏曰未至於從（七恭反）容中（去聲）道無時而不自省（悉井反）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朱子曰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如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爲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做工夫內外夾持積累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三十三

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〇又云忿思難如一朝之忿亡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〇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閒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須先理會何故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〇南軒張氏曰九思當乎此則思乎此天理所由存而人欲所由遏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〇勉齋黃氏曰九思固各專其一然隨其所當思而思焉則亦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爲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爲能隨其所當思而思矣〇雙峰饒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

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事上說三者之中疑問爲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〇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爲思而不學者言此爲不思者而言也〇新安陳氏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己待人應事接物莫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附纂引九思亦似說得完了處己待人應事接物都在但能無終身顚沛造次之違則自明而誠矣〇存疑此君子思誠之功凡聖人平日所言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皆在其中矣〇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爲就在其中〇視思明豈但目前所接之物爲所視哉天地萬物之理治亂興衰之故皆所視或以氣稟私欲蔽之則不得其理而視失其明矣思明者正欲去蔽而求得其理也聽思聰豈但人言之接於耳者爲聽哉師友之相敎告臣子之所陳論以至芻蕘狂夫之所獻納凡入於耳者皆聽也或以氣稟私欲壅之則不得其理

論語大全卷十六 季氏 三十三

而聽失其聰矣思聰者正欲去其壅而求得其理也〇九思各專其一當一件事則思一件事也然此尚是動時工夫靜時工夫則未之及此南軒所以又有養之未發之前持之方發之際之說〇顧麟士曰通義史氏曰此章是專指臨事之思而言彼章以思無益是兼指窮理之思而言思而不學徒求諸心而不習其事也九者之思各隨其事而反求諸心者也）

〇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探吐南反）

眞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聲）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不爲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

表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爲之矣此皆知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冉閔之徒足以當之【附】蒙引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本文只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誠於好惡故註增此非是貼本文見字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南軒張氏曰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蓋其所達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新安陳氏曰聞其語可見四語皆古語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見形甸反**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朱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行則見諸事也○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於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知可否曰當時正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問行義以達其道莫是所行合義否曰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時得位而行其所當爲臣之事君行所當爲而已行其所當爲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

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之如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一節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脩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者則身脩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爲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未見之分歟【附】蒙引隱居以求其志此志是尚志之志非高尚之志如所志者仁也則求其仁而守之於己所志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己○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行義說得重則與達道意重復了○存疑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君澤民之道是求其志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驂也**首陽山名**胡氏曰在河東蒲阪縣○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隨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爲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厚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

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較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葉氏少蘊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下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爲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稱叔齊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爲教温柔敦厚使人不狡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新安陳氏曰誦詩三百而使能專對亦學詩能言之驗通考勿軒熊氏曰興觀羣怨召南二章皆言學詩之法自吾之一身以至處事接物大而民彝世敎之重小而鳥獸草木之微於詩備矣皆格物所當知也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爲敎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偪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新安陳氏曰夫子嘗曰立於禮又學禮能立之證附蒙引禮三千三百之禮學禮不比學詩須是一一都習過故德性堅定卽所謂立禮禮豈止是讀過耶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附蒙引學詩學禮總入在文行內去非異道也詩屬文禮屬行博約之訓亦然伯魚兩獨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宜得異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敎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爲遠其子程子曰聖人之敎未嘗私厚其子學詩學禮止可告之若此學必待其自肯○朱子曰陳亢實以私己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爲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爲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曷常有是心哉但其敎人之法不過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南軒張氏曰聖人竭兩端之敎於親疎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以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敎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潛室陳氏曰詩能興起人心禮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初學爲最近故聖人以此爲學者門戶○問陳亢謂聖人遠其子未免以私意窺聖人曰古者易子而敎之父子之間不責善乃天理如此非私意也○問伯魚聖人之子陳亢意其有異聞及止聞詩禮之訓乃知聖人遠其子愚意伯魚之資稟稍劣故聖人止以是告也

使其有曾顏之資。亦當以曾顏者告之矣。若一以遠其子。則是有心於爲公也。聖人然乎哉。曰父子主恩。義方之訓。只說到這處。若伯魚天資穎悟。卽飮食起居無非教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何隱乎爾。曾顏可至。伯魚亦可至。自是日用不知耳。○新安陳氏曰得三謂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爲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嘗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與詩立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乎日教門人如此教子亦不過如此陋哉亢之見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薰陶之所得矣惜其不壽而不至大成就耳通考董氏彝曰論語言學文學詩學禮學道所學何先文者載道之器也學文學詩學禮則學道在其中文者詩書六藝也洒掃應對卽精義入神故學文則道在其中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此聖人所以啓伯魚之學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之中然理一也而學之之序則

不可紊也故聖人於弟子之職則教之行有餘力而學文於伯魚之過庭則教之以學詩禮此聖人之言各有攸當也讀書詳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

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南軒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甚則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爲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覺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敵體一人正者爲夫人畿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饗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而曰寡者從君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厚齋馮氏曰是時嫡妾不立稱號不審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

記之附纂引此章亦未見得是正嫡妾之名分。只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法耳。必有爲而言。○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省言主夫人也。此君字與小君之君同。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君王后者。正是此義。

論語大全卷之十六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 三魚堂讀本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言陪臣專政者三春秋之變至此極矣內三章言性餘皆爲學脩身之事儆戒嚴切之辭爲多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 左傳定公五年季平子卒既葬陽虎囚季桓子 欲令平聲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 葉氏少蘊曰虎與南子異南子君夫人可以見而虎可以不見也 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苦濫反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朱子曰貨之歸豚蓋以大夫自處 附蒙引此一章上條序其事下條序其言故以遇諸塗帶上言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音朔也失時謂不及事幾平聲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 新安陳氏曰將之一字其辭活其意婉不輕絕之亦未嘗輕許之聖人之遠小人所以不惡而嚴也 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扶又反與辯若不諭其意者 慶源輔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日吾將仕矣此所謂據理而答之也不復與辯者不與辯己固未嘗如此亦非不欲仕直不可仕於貨之意也蓋陽虎雖暴戾然其與夫子言亦未嘗悖違乎理也曰懷寶則貴之矣曰亟失時則惜之矣曰仁曰知則亦嘗聞其說而非懵然全不曉矣此固聖人盛德之容儀有以感之故夫子亦據直理答之若夫聖人之心事則非虎之可知而可語也 附蒙引大註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此何不可分解如懷寶迷邦可謂仁乎是譏孔子之懷寶迷邦而諷其無懷寶迷邦而速仕也下條亦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是譏其往日之已過來日之不多而諷使速仕也○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此句似當分不分決說不得○不復與辯者不辯其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但不仕於貨之意也○陽貨之問著在孔子身上來孔子之答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及其日歲不我與則便曰吾將仕矣應答如響全不與較此所謂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

○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 慶源輔氏曰觀懷寶失時之語有愛敬聖人之心知其爲善意然意欲其助己耳 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去聲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

所詘與屈同也新安陳氏曰言遜則易詘惟聖人能遜言而無所詘○問陽貨瞰亡此不足責孔子亦瞰亡不幾於不誠乎朱子曰非不誠也彼以瞰亡來我亦以瞰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吳氏曰小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權也隨問而答辭順理恭在此無詘而在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資小人術既狡深語皆機警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姦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慶源輔氏曰聖人之事非縱橫曲折千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隨問而答對而不辯者知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然後見聖人之全德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去聲詘身以信與伸同道非知孔子者楊子法言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如字也朱子曰虎是惡人本不可見孔子乃見之亦近於詘身卻不知聖人是禮合去見他不爲詘到與他說話時只把一兩字答他辭氣溫厚而不自失非聖人斷不能如此○或問此章之說曰觀夫子所以告微生畝與夫辯長沮桀溺之語則聖人之自言未嘗不正其理而明辯之也至於告陽貨則隨其所問應答如響而畧無自明之意則亦是陽貨之暴有不足告而姑遜辭以答之然味其旨則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中心之實然者則是初未嘗詘也胡張之說善矣○胡氏曰楊氏謂孔子於陽貨爲詘身以信道雄之意蓋以身與道爲二物也是以其自爲也黽勉莽賢之閒而擬論語周易以自附於夫子豈不譎

哉○南軒張氏曰陽貨見孔子一節不只是遜詞答他道亦在其中懷其寶而迷其邦固不可謂之仁我卻不是迷其邦好從事而亟失時固不可謂之知我卻不是亟失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我又卻不是不仕只是我仕時卻與你別聖人之言本末備具○勉齋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爲之日月已過矣歲遲而往其去甚速豈復與我而爲我少緩乎是亦諷使速仕也○問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至於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夫陽貨與此人皆一時叛臣孔子不見陽貨而欲見此人何也潛室陳氏曰聖人道大德宏無可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聖人無不與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實交際之意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禮際斯君子受之矣○雲峯胡氏曰此一事耳而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中之妙陽貨欲見孔子而遠見之非中也既有饋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時其亡則中小人之計非中也不幸遇諸塗而又避之則絕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辭易至於不避非中也辭之遜而或有所詘非中也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詘此其所以爲時中之妙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通考勿齋程氏曰稟於天者有清有濁有善有惡是之謂氣受於人者或明或昏或粹或雜是之謂質清濁者氣中之氣美惡者氣中之質昏明者質中之氣粹雜者質中之質清者明濁者昏美者粹惡者雜道之所在明者知之昏者不知也粹者能之雜者不能也朱子曰氣自是氣質自是質魏了翁云天氣而地質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

始相遠耳 (附)蒙引此是據其習相遠而原其性相近也○以其初而言此初字不是指天地之性但對習字言○自性而言則曰美惡自習而言則曰善惡集註當如此看○(存疑)此是聖人見人有善惡相去之遠皆諉之性不知其由於習故言此欲人愼於所習也○習不可說美者習於善惡者習於惡質美者習於惡則亦惡矣質惡者習於善則亦善矣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卽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 孔子是兼言孟子是專言 何相近之有哉 (朱子曰)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若本然之性則一般無相近○性是天賦予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自有厚薄人有厚於仁而薄於義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先有天理了却有箇氣氣積於質而性具焉○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如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稟得木氣多則少剛強稟得金氣多則少慈祥推之皆然○孔子言性雜乎氣質言之故不曰同而曰相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所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淸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爲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淸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慶源輔氏曰)性之本謂不兼乎氣質而言之者也既不兼乎氣質則純以理言耳理則天地人物一而已矣何相近之可言哉○(雙峯饒氏曰)此章程子專以爲氣質之性朱子以爲兼氣質而言兼字尤

精蓋謂之相近則是未免有些不同處不可指爲本然之性然其所以相近者正以本然之性寓在氣質之中雖隨氣質而各爲一性而其本然者常爲之主故氣質雖殊而性終不甚相遠也此是以本然之性兼氣質而言之非專主氣質而言也問如何見得性相近曰如惻隱羞惡人皆有之然有惻隱多於羞惡者亦有羞惡多於惻隱者雖不盡同亦不甚相遠故曰相近○(吳氏曰)習與性成言性習始此中人上下之質相去本不甚遠唯習於善則日造乎高明習於惡則日淪乎汚下以是而相遠耳上知生知安行何事於習下愚習於惡則有之習於善則無矣上知下愚相去遠矣又豈待習而然哉○(雲峯胡氏曰)伊尹曰習與性成是專主氣質而言習如此性之成也遂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後夫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是兼氣質而言性如此而習則未必皆如此所以言性在習之先若論天命之性則純粹至善一而已矣不可以相近言此所謂性者兼氣質而言也天命之性不離乎氣質之性其初猶未甚相遠蓋天命之性猶未瀉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飮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者習之相遠也如之○(新安陳氏曰)人有此形則有此心有此心則稟受此理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纔說性字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懸空不著乎氣質而自爲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賦予之理不雜乎氣質而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雜乎氣質言之雜卽兼也輔氏饒氏推集註兼氣質而言之說終欠透徹不得已而發此云[illegible]說約(魏莊渠曰)竊嘗考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

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爾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是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費了多少分疏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與伊尹習與性成家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其義皆同皆假借字也但取天生之義者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矣而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矣而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可見二性字元不同夫教而誠反而聖皆不能無事乎習習之功至與性之者一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正爲言性而發教人知所脩爲而發也故明乎六書會意假借之異而可以無疑於夫子孟子言性異同之際矣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 慶源輔氏曰二章相承此必一時之言 ○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 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言才字與孟子言天之降才不同孟子以理言程子以氣言也 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子廉反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 朱子曰拒之以不信只是說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爲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强悍意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有懦弱意柔惡之所爲也 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

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 史記帝乙之子辛即帝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 ○新安陳氏曰如商紂强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固非懵然昏愚往往爲戾氣所蔽錮而不可與入於善耳 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智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者說 ○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爲桀紂桀紂不可使爲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爲同 ○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爲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 ○以聖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 ○問程子謂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如何曰孟子說與程子小異孟子專以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則程子爲密蓋才稟於氣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如后稷自幼而岐嶷越椒自幼而惡是氣稟如此孟子謂盡得才之善固是好必竟氣稟有善惡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引惹得許多善惡混等說來自濂溪太極圖始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 ○雙峯饒氏曰善底性不肯移而爲惡惡底性不肯移而爲善肯不肯雖屬心其所以肯不肯者才實爲之也又曰性相近是說性上智下愚是說才善惡性也智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等級不齊有相去甚懸絕者才既懸絕則性亦非習之

所能移矣○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者暴棄之謂也通考黃氏紹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以生禀論以學問言之愚者知擇善則亦有時而通此學問之所以能變化氣質也愚者豈眞不可移哉人自不肯移耳附蒙引程子云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既知是如此如何又說其質非必昏且愚蓋程子雖以才言其實指自暴自棄者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附蒙引夫子莞爾而笑句絕曰字連下笑者內喜之也其心則深喜其辭若有譏焉實反言以戲之以觀子游之自信何如耳非虛戲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朱子曰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雙峯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畎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附顧麟士曰學道不必專指禮樂禮樂亦不必專指弦歌然實相關會意可耳○存疑此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以見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不是說邑人皆弦歌是小人亦學道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 扶又反 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朱子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南軒張氏曰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爲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爲是而謂前言爲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勉齋黃氏曰弦歌弦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絲聲皆堂上之樂也教以弦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慶源輔氏曰治之用

禮樂如飢之必用食渴之必用飲豈謂小邑寡民而可以
無禮樂爲哉舍禮樂則必將專於刑罰而民無措其手足
矣豈聖學之所尚哉○〔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弦
盍御琴瑟歌詠諷誦之耳城以武名乃岩險用武之地以
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
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爲弦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
戲言發實語也○〔雙峯饒氏曰〕弦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
弦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
冬夏教以詩書纔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教以弦歌春
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爲教春夏陽氣發
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
聞弦歌便知其以禮樂爲教學詩書禮樂卽是學道○〔勿
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
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雲峯胡氏曰〕所謂道者仁義禮
樂而已以禮樂爲教故上焉教化者知有撫下之仁下焉
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 附 蒙引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

入之惑此註不可分貼大文故
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則分貼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 叛與畔同○〔厚齋馮氏曰〕公山
氏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
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左傳定公五年事見季氏篇
首章集註家臣屢叛下○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
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
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
及公側仲尼命申包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
諸姑蔑 附 顧麟士曰按紹聞編弗擾召孔子在孔子未爲
中都宰以前事至定公十二年墮費時弗擾又畔則孔子
方用於魯豈有欲
赴費人之召哉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說音悅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夫音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 謂東魯○邢氏曰如
有用我者我則興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爲東周乎 附 蒙引
問吾其爲東周乎魯爲東周與抑孔子爲東周曰畢竟是
魯然與之
者孔子也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
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程子曰〕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召叛人逆黨而召孔子則
其志欲遷善悔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

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公山召我而豈徒哉是孔子
意他雖叛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
已此則於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
而不往者佛肸召亦然○〔朱子曰〕夫子云吾其爲東周乎
興東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東周然苟有用我者亦視
天命如何耳聖人胷中自有處置非可執定本以議之也
○諸家皆言不爲東周集註却言興周道於東方何也曰
這是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閑字只是有用我便也
要做些小事何處是有不爲東周底意這處與〔二十年之
後吳其爲沼乎辭語一般亦何必要如此翻轉文字須寬
看子細玩味方見得聖人語言○問弗擾果能用夫子夫
子果往從之亦不過勸得他改過自新舍逆從順而已亦
如何便興得周道曰聖人自不可測改過不過臣順季氏
而已此只是常法聖人須別有措置○〔蘇氏曰〕孔子之不
助叛人天下之所知也叛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
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取之使不自絕而已弗擾之不能

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
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慶源
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
獲用焉不興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雙峯饒氏曰當時
子路更欠一問如何可爲東周夫子必告以爲之之道如
問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夫子便告以正名今聖人
不曾說出難以臆度○雲峯胡氏曰門人豈有不說於夫
子者而子路不說者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
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禮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
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蓋有知人之知也聖人一動
一靜莫非適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
子路之疑則聖人之心又孰得而知之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 問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切朱子曰不敏則便有怠忽

纔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不仁○任是堪倚靠是
能爲人擔當事也○勉齋黃氏曰行五者則心存理得何
也曰心主乎五者則無非辟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以五者
施之事則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又言其效適直不
侮至使人五者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淵問仁亦以歸仁
無怨之效言也○慶源輔氏曰五者皆心所具之理而仁
之發也恭則仁之著寬則仁之量信則仁之實敏則仁之
力惠則仁之澤能行此五者則心存理得而仁不外是也

然是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闕之處則失
矣故其行是五者必自一家一國以至於天下無適而不
然然後其心公平其理周徧而仁之體用備矣夫仁道無
不該乃萬善之綱領也今特以此五者言之故以爲因子
張所不足而言堂堂乎張疑其不足於恭愛欲生惡欲死
疑其不足於寬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
告以無倦疑其不足於敏色取
仁而行違疑其不足於惠也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音余○慶源輔

氏曰所謂其心公平而周徧者非體仁之深者不知此味
也所謂恭其本與者所以指示學者尤切蓋恭則此心收
斂不至於放縱此心收斂不放縱則夫寬信敏惠自有所
不能已者○胡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以是言故
疑其爲子張之所不足也語恭其本者四者皆以事言而
恭則切於身也併及其效者欲其因是而驗之○雙峯饒

氏曰朱子以心存理得爲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軒以
公平周遍爲仁是兼行於天下而言二者互相備必心存
理得始能公平周遍又曰南軒於五者以恭爲主亦與胡
氏釋千乘之國章謂五者以敬爲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
存然後理得故能行下四者○雲峯胡氏曰子張平日問
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也故夫子因其問仁而告之以
能行乎此者也能行此五者則心存而理
得能行之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溥遍矣

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朱子曰六

言六蔽五美等語雖其意是然皆不與聖人常時言語一
樣家語此樣話亦多大抵論語後數篇問不類以前諸篇
○厚齋馮氏曰孔門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此其齊
論歟〔蒙引〕能行五者於天下是一句不可分兩截能行
二字直趕到於天下不是只到五者住朱子以行是五者
截解必如此解方得明暢耳且大文爲仁矣三字實該行

五者於天下朱子豈不曉得而只就行五者處裁故與孔子異旨邪人自不察柰之何哉○大註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此一句通一章解出答問仁之意心存理得在大文仁字內下文又另提曰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也非是心存理得了又無適不然也方爲仁○心公平貼五者周遍貼於天下小註分心公平理周遍不是○存疑言能行是五者於天下無適不然則心存而理得斯爲仁矣恭寬信敏惠皆是求仁工夫與告仲弓敬恕一般輔氏仁之著等說不是○恭雖主容實根於心先儒謂未有箕踞而心不慢是也寬是有度量能容物信卽敬事而信之信與人期會約束而不失其言是也敏是勤力不怠惠是愛人利物五者皆心之所由存而理所由得也蓋恭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僞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殘此心存也理不外心心存則理自得○當恭寬信敏惠時其中各自有道理此在人體認不能盡言○蒙引恭寬信敏惠如五美一般有以見於身者言有以見於事者言然皆心之所由存理之所由得也不可分貼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中牟趙氏邑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 音每 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慶源輔氏曰所謂親於其身爲不善而君子不入者正恐其汙己也此固子路之所知也至於人之不善不能浼聖人則非子路之所能知也故引此爲問欲以止夫子之行耳○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暇何至有浼於聖人若夫昏頑之至不可以常理化者則聖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子之待陽虎公山佛肸亦豈能浼於聖人哉附存疑子路知不善之不可入而卒食輒之食以死其難則所以處其身者又自失之是蓋不知輒之不善由其氣勇心粗而學之不細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皁物 齊氏曰涅水中黑土今江東皁泥 言人之不善不能浼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

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 平聲 希 問公山之召子路不悅夫子雖以東周之意諭之子路意似有所未安也故於佛肸之召又舉所聞以爲問其自信不苟如此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爲法庶乎不失其身不可以聖人體道之權藉口恐有學步邯鄲之患也朱子曰得之○南軒張氏曰子路之說在子路則當然蓋子路以己處聖人而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慶源輔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者聖人之事也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則後世不度德不量力輕舉妄動始欲自附於聖人而終則陷其身於不義之流也○新安倪氏曰楊氏謂堅白不足以下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乃爲子路輩言也附蒙引如何爲磨而不磷如何爲涅而不緇大槩是言德之盛而人莫之浼也德之盛內自有過化存神之妙有伸縮變化之機○顧麟士曰然是也言說得也是有是言言我前日有是言亦是兩節意兩不曰曰字從言字生來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焉於虔反

匏瓠音互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朱子曰不食謂不求食非謂不可食也今俗猶言無口匏亦此意○勉齋黃氏曰匏瓜繫而不食蓋言匏瓜蠢然一物繫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況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辨○通考仁山金氏曰此二句蓋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猶今俗云我不是瓠子我足能行而口能食者以此語意推之則夫子從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則在我蓋春秋之初諸侯專恣習以爲常春秋之末大夫專制又習以爲常故當時以二子欲張公室爲大罪夫聖人在上則可以治諸侯大夫聖人在下非有所假則何自而爲之哉此公山佛肸之畔大夫夫子所以不絕之

也其可與有爲則聖人自是爲之必自有道使其不可與有爲則聖人仕止久速其權在我彼何足以强之又豈拘之哉凡此皆聖人有爲之微機在不言之表者附蒙引磨而不磷便見可往若不往便是匏瓜之繫而不食矣爲其無變通也即是上文子欲往之意若他能浼我則不可往矣○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程子曰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不往者度其不足與有爲也○朱子曰公山弗擾佛肸召而欲往者乃聖

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者以其爲惡已甚義不復可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道並行而不相悖處然兩條告子路不同者即其所疑而喻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恐其浼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己之意○夫子於佛肸之召但謂其不能浼我而已於公山氏之召却眞箇要去做○問佛肸弗擾之召孔子欲往此意如何曰此是一時善意聖人之心適與之契所以欲往然更思之則不往矣蓋二人暫時有尊賢向善之誠心故感得聖人有欲往之意然違道叛逆終不能改故聖人亦終不往也譬如雲陰忽畧開霽有些光明又被重陰遮蔽了問陽貨欲見却終不許他曰貨全無善意來時便已不好了故亦不能畧感聖人○慶源輔氏曰自聖人言之則固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大未欲平治天下則在時者有不可爲也上之人不我用則在事者有不可爲也誨之諄諄聽之藐藐則在人者有不可教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胡氏曰如爲物遮掩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慶源輔氏曰謂各隨其意之所向以遮掩其正理附蒙引六言之言即一言可以終身行之之言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平聲端則起而對出曲禮記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

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朱子曰〕固執必信而不好學必至於賊害物如證父攘羊便是○〔雙峯饒氏曰〕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言如此者必至於害事如尾生之信是自賊其身者也 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朱子曰〕勇只是敢爲剛有堅强之意○〔慶源輔氏曰〕人之資禀得於陰陽者惟有剛有柔勇則剛之發出者也○〔雙峯饒氏曰〕剛屬質體也勇屬氣用也 狂躁率也〔慶源輔氏曰〕此與狂猖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雙峯饒氏曰〕躁率輕舉妄動之意○〔程子曰〕六言六蔽正與恭而無禮則勞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南軒張氏曰〕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爲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爲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爲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爲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由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蔽矣○問蔽之爲義何也〔勉齋黃氏曰〕集註以爲遮掩言有所不見之謂也學所以明理者學謂效之師友之言行求之方冊之紀載皆學也所以學欲觀夫理之所當然者而

效法之也○仁知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其理何哉六者德之大目耳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好之不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仁主於愛偏則不分輕重賢否而流於愚智知人所難知偏則窮高極遠而流於蕩信而偏則執一不通而流於賊直而偏則迫切不舒而流於絞勇則直徑而亂剛則堅守而强是皆得其大目而不學有所蔽以至於此也○〔覺軒蔡氏曰〕此皆不明理而惑於所似故也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徹矣

【附】蒙引窮高直說極廣橫說○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大凡言必信行必果則不顧義理只要我信而於人之利害有不恤者矣賊謂傷害於物不可只作害事說害事不喚做賊賊者害人之名○〔存疑〕其蔽也愚言有所蔽而愚不是爲愚所蔽餘做此○仁美德也好仁而不好學則理有所蔽而仁所不當仁如入井救人者有之故其失也愚好知而不好學則理有所蔽而知其所不當知務極高遠無所底止如莊列之徒者有之故其失也蕩好信而不好學則理有所蔽而信其所不當信傷己害物無所不至如尾生之行者有之故其失也賊好直而不好學則理有所蔽而直其所不當直急切而無含容如證父攘羊者有之故其失也絞○勇是作爲果敢剛是本體堅勁

○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子路身上發明尤切子路好勇且有何必讀書之說其失正在於未能好學以明善也剛勇直信皆其氣稟之偏正特告之○〔陳用之曰〕信直勇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自知使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通考〕〔朱氏公遷曰〕夫子言勇而無禮則亂又言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是又可見理義血氣之幾在此非學以明之禮以節之則理義之勇亦流而爲血氣之勇也若卞莊子之勇

而文之以禮樂則血氣又可使爲理義之歸矣【附】〔蒙引〕信直勇剛都就子路身上之所好者言曰仁曰智則統言天下大道理之名目故先之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夫音扶）

小子弟子也〔厚齋馮氏曰〕何莫云者。謂弟子何爲而莫之學也【附】〔蒙引〕此學字指誦讀不必兼知行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朱子曰〕讀詩見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須是反覆誦讀。使詩與心相入。自然有感發處。【附】〔蒙引〕此數句。皆言學詩之有益。以見詩之當學。○詩有善有惡。故可以興。有美有刺。故可以觀。

可以觀

考見得失〔勉齋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而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爲觀己之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爲以此識彼。則此觀爲觀己然後四語皆一意也。○〔新安陳氏曰〕觀詩所美所刺者之得失。亦因可以考見我之得失。兼此二意方爲盡。

可以羣

和而不流〔新安陳氏曰〕和以處衆曰羣。和而不流。故可以處衆。若和而流。則失於雷同。非處衆之道矣。【附】〔蒙引〕惟其和而不流。故可以羣。惟其怨而不怒。故可以怨。惟其人倫之道無不備。故邇之可以事父。遠之可以事君。又該載有許多名物。故又可以資多識。

可以怨

怨而不怒〔慶源輔氏曰〕當怨不怨。則失之疏。怨而怒。則又失之過。程子所謂小弁擊鼓。皆怨而各當乎理者是也。【附】〔蒙引〕可以羣以其和而不流也。可以怨以其怨而不怒也。獨感發志意考見得失二句。是正貼興觀二字。不可作以其說。今人說書。或都作推本說者。固不是。或都作正貼說者也不是。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新安陳氏曰〕如關雎言夫婦。棠棣言兄弟。伐木言朋友之類。二者舉重而言〔新安陳氏曰〕父子君臣。人倫中之大者。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

所宜盡心也〔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爲備。學者苟於此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爲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以處羣居之常。怨而不怒。以處人情之變。孝父忠君而人倫之大者無愧。博物洽聞而一物之小者不遺。詩之爲益不既多乎。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 與平聲）

爲猶學也〔厚齋馮氏曰〕爲如高叟爲詩之爲 周南召南（召實照反）南詩首篇名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慶源輔氏曰〕二南見文王齊家之化。於脩身疑未之及。蓋身者家之本。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化。自內及外。則脩身之事。固在其中矣。正牆面而立言卽其

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程子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朱子曰不知所以脩身齊家則不待出門便已行不得了所以謂之正牆面者謂其至近之地亦行不得故也○問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自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敎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厚齋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踐言而復告之也○新安陳氏曰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學詩自此入而脩齊治平之道皆自此出誠學詩先務也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爲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他說哉○新安倪氏曰書周官曰不學牆面孔子取譬本此○通考朱氏公遷曰女爲周南召南與小子何莫學夫詩誦詩三百皆明躬經致用之道附蒙引此爲字專指誦詩正與孟子高叟之爲詩也同與上章何莫學夫詩之學亦同○顧麟士曰女爲矣乎丁寧之辭言當爲之也○存疑正牆面而立正面對牆而立也曰正牆面倒用耳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將如帛幣未將之將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發如英華發外之發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爲禮非鐘鼓無以爲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末文滅其質但以玉帛鐘鼓爲禮樂耳○南軒張氏曰玉帛固可以行禮也鐘鼓固可以爲樂也謂玉帛鐘鼓爲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之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慶源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禮之本也玉帛則禮之器所以將吾敬而播之於外者也禮之末也和者在中之樂樂之本也鐘鼓則樂之器所以發吾和而播之於外者也樂之末也本末具舉內外兼備夫然後可謂禮樂之全苟惟專務其本而不事於末固爲不可至於徒事其末而反遺其本則又豈所謂禮樂者哉云乎哉者猶言此不得謂之禮樂也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胡氏曰程子欲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學者記其語雜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姑借近且粗者以明之非眞所謂禮樂也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禮爲樂之本○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本雖細微之事凶惡之人一皆有之不特玉帛鐘鼓之間要之只是箇序與和底道理人能識得此箇禮樂則知天下無一物無禮樂隨處受用然其實不出序與和二字○趙氏曰朱子以敬與和言是就心上說程子以序與和言是就事上說二說相須其義始備○雙峯饒氏曰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人而不仁如禮何章集註舉游氏人心亡矣亦是就人心上說

舉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厚齋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之言亦必有爲而發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荏而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朱子曰］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又曰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色厲而內荏。何以比之穿窬。曰爲他意只在要瞞人。故其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勉齋黃氏曰］穿窬內懷爲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內本柔弱而外爲嚴厲以欺人者也。○［雙峯饒氏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篇以論篤爲色莊是也。外示莊厲而內實柔弱。譬如穿窬之人日間顯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間幽暗處則爲盜。○［王氏回曰］此有爲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雲峯胡氏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爲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爲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爲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者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愨註讀作愿是也。荀子正論篇上端誠則下愿愨矣。謂在上者能端莊誠實。則下知謹愿而純愨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勉齋黃氏曰］既以鄉爲一鄉。又以爲鄙俗者。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爲言也。故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亦猶都鄙之稱。都之爲言美也。鄙之爲言俗也。然則鄉者亦鄙俗之類歟。其稱原人而必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謬而稱之以爲原也。附存疑 一鄉皆稱愿人。便非眞愿者。若士君子稱其愿。亦何不可。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惡烏故反詳見孟子末篇。［朱子曰］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鄉原也。○鄉原最是孟子說得數句好。曰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此是鄉原本情。○鄉原無甚見識。其所謂原。亦未必眞愿。乃卑陋而隨俗之人耳。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無所往而不爲原人。與中庸相近。必與狂狷相遠。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鄉原者未嘗進取而無所不爲者也。狂狷與中庸相遠。而孔子取其志之彊。可以引而至於道也。鄉原與中庸相近。而夫子惡之。惡其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爲也。○［勉齋黃氏曰］德者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爲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爲鄉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欲爲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流俗。而外爲說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也。此夫子所以深惡之也。○［雙峯饒氏曰］一鄉有君子有小人。鄉原都要他說好。同流合汙是要媚小人。似忠信似廉潔是要媚君子。所以人人道他好。人見以此得名。都去學他。最敗風俗。故曰德之賊。上章言盜。盜猶畏人之

如此章言賊則肆行無忌矣○新安陳氏曰眞非不足以惑人惟似是而非者最易以惑人故夫子以爲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如字)前言往行(去聲)以畜(勑六反)其德(新安倪氏曰此易大畜卦大象傳辭引以論此甚切蓋此章所指正與易之說反)道聽塗說則棄之矣(朱子曰此二章賊字棄字說得重而有力蓋鄉原只知偷合苟容似是而非而人皆稱之故曰德之賊道聽塗說者纔聽來便說了更不能蓄既不能有之於心不能行之於身是棄其德也故曰德之棄○南軒張氏曰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口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勉齋黃氏曰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眞不足以爲學也○胡氏曰德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

以似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己故曰棄○或云上章言德之賊此章言德之棄語意似相承○雙峯饒氏曰是如此但兩箇德字來歷亦是不同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爲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似德而非德以人僞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所得於天即仁義禮智之謂○新安陳氏曰人之聞善蘊蓄於不言之表者其德固淺露於輕言之際者其德棄矣(通旨)朱氏公遷曰德謂行道有得於心者以其反對而言之德之棄此德字是即人心之德而言之德之賊此德字是指有德之人而言之此類最難辨以其語勢相同而義畧不同也如尊德樂義斯可囂囂是即人心之德而言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是指有德之人而言推而觀之可見(附)(蒙引)道眼下路也塗是前頭路)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慶源輔氏曰庸謂凡常惡只是惡陋謂猥瑣劣謂昏弱四者皆鄙也(附)存疑可與事君之可與猶可與共學之可與是共爲此事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患得之語急而文省耳○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附)(蒙引)自其未得之至無所不至矣盡說鄙夫之爲鄙夫者如此而不可與事君之意自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徂兗反)癰舐(神紙反以舌取物也)痔(直理反)大則弒父與君皆生

於患失而已(莊子列禦寇篇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癰痤皆疽之屬也(痤徂和反)舐痔漏下病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舐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前漢佞幸傳文帝常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山角反)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齰癰(齰仕客反)齰也齰出其膿血太子齰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齰之太子慙愍是深恨通○雲峯胡氏曰吮癰舐痔是柔惡弒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庸陋劣而且以惡之一字加之)○胡氏曰許昌靳(居覲反)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概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新安倪氏曰功名功業聲名也今俗人認貴仕爲功名非矣)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

富貴卽孔子所謂鄙夫也〔南軒張氏曰〕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敢遽萌簒弑之心惟患失其也蹉跌至此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慶源輔氏曰〕此解無所不至矣一句甚當夫患得患失則惟利欲是徇而不復顧理義之所在矣其可與之事君也哉然其患得也則求以得之而已雖行險徼幸乘間抵巇然其惡猶有止也至於患失則無不至矣小則吮癰舐痔不惜身命大則弑父與君禍及國家○志於道德。則功名不必外求而得。其或終無所成。則亦全吾道德而已矣。在我亦何所損哉。若夫志於功名。則其心已是謀利計功。幸而得之。則已矣。不然。則行險徼幸。枉尺直尋。殆將不能免。志於富貴。則患得患失。終必至於無所不至矣。其爲庸惡陋劣之態亦可想而見也○〔胡氏曰〕新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卽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爲則爲。不得爲則不爲。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爲重。則富貴爲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其害至此。○〔厚齋馮氏曰〕孟子曰鄙夫寬謂所見隘陋也所見隘陋之人知有富貴而已小用之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日得志也哉。○〔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旣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舜木居鹿遊。若將終身。則得不足以動其心。牛羊倉廩若固有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亡與無通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慶源輔氏曰〕氣稟之偏亦謂之疾此以德言之也人身之氣當平和而安寧一失其平則爲疾矣人之德氣稟得中則爲善一失之偏則亦爲疾矣○〔陳用之曰〕人之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 昔所謂疾今亦亡 與無通 之傷俗之益衰也〔厚齋馮氏曰〕或是之亡不敢爲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 禮義爲大閑。 矜者持守太嚴 如不矜細行之矜。矜非矜誇之矜。 廉謂稜角陗厲 陗與峭同 忿戾則至於爭矣〔厚齋馮氏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 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朱子曰〕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爲是分得那義利去處。譬如物之側稜兩下分去。○問智則能詐。愚者無智巧。何故能詐。曰如狂而不直侗而不愿之類。○〔南軒張氏曰〕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疾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爲蕩矜而爭則溢而爲忿戾愚而衒直則變而爲詐是蓋世衰俗弊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爲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益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問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晦翁謂氣稟之偏者謂之疾而取范氏末世滋僞豈賢者不如古民性之蔽亦與古異竊謂時固有古今而氣稟之性亦有古今之異歟〔潛室陳氏曰〕氣數有淳漓故生物有厚薄只正春時生得物如何迨春末生物便別後世生聖賢旣與古不同

郞生暗蔽愚人亦欲如古不得○雙峯饒氏曰論中說古今處皆是歎今之不如古狂肆矜廉愚直是氣質之偏所謂疾也肆變而蕩廉變而忿戾直變而詐是習俗汚染乃習與性成而爲惡不止於疾矣○雲峯胡氏曰氣禀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皆疾也狂者智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爲疾○新安陳氏曰古之疾已是氣質之偏今併與古之疾而無之蓋已流於私欲之僞去古益遠而復乎善益難矣夫子所以傷之歟附蒙引氣禀之偏者謂之疾肆廉直是也若夫蕩忿戾詐則是習而然非氣禀之偏矣陳氏以孔子主氣數言不知孔子是主習俗言也此章大槩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都是傷俗之語○狂矜愚疾之名也曰肆曰廉曰直疾之實也曰蕩曰忿戾曰詐肆廉直之流也○狂矜愚本指肆廉直言其以蕩爲狂以忿戾爲矜以詐爲愚者以今人言也其實不得爲狂不得爲矜不得爲愚故曰或是之亡也今之疾亦非古矣○存疑三疾中蕩與肆忿戾與廉猶微有相因意詐與直全相反了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平聲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閒色閒去聲新安陳氏曰朱南方赤之正色紫合赤黑而成紫北方之閒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

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朱子曰紫近黑色過了那朱既爲紫便變做朱不得便是奪了朱雅樂平淡鄭便過而爲淫哇蓋過了雅便是亂雅邦家力勢也甚大然被利口之人說一兩句便有傾覆之虞豈不可畏哉○不正底物事自常易得勝那正的物事且如以朱染紫一染了便退不得朱却不能變得紫也○南軒張氏曰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其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紊亂邦家之所由傾覆也○勉齋黃氏曰是非善惡最相反也聖人不之惡者以人心自有正理而正不正之相反易辨也惟夫似是而實非似善而實惡則人心疑惑而足以亂正此孔子所以惡鄉原而又及乎此也○慶源輔氏曰氣數難得相値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贊天地之一端也○雙峯饒氏曰紫以閒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爲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爲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爲利口者所惑邪○汪氏曰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目者能之猶未爲甚難惟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辨之以心人心之主常爲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態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雲峯胡氏曰前篇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註釋佞字曰辨給也釋利口曰捷給也捷則顚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佞爲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附蒙引利口覆邦家不必以覆邦家對上文奪朱亂雅樂說孟子曰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此却對得覆邦家雖亦是利口之害然又深一重了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慶源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麤氣暴其於聖人之言領畧之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慶源輔氏曰〕此語必在未聞性與天道之前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甸反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如字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慶源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也發見則自其初而言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妙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夫子但言天之理更不及己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己己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新安陳氏曰〕輔氏即集註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而强分之以發見爲百物生流行爲四時行下句雖是上句實非發見流行不必分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爲道道形而上者也無形之可見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即道之發見於有形者也四時之氣流行而爲春暖夏熱秋凉冬寒非發見而何若以四時行百物生之序言之必四時之氣流行而後百物之品發生雲行雨施方品物流行乾道變化方各正性命豈有先言百物生而後言四時行之理哉

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新安陳氏曰〕無曾子之唯亦無領會之言見其未喻〔附〕〔蒙引〕聖人一動一靜註都在天何言哉四句外○子貢後來聞性與天道如何說終不喻終字只在此一時非蔽其終身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如字其他則未免疑問故

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朱子曰〕此語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處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下又不知所疑矣○問予欲無言一章恐是言有所不能盡故欲無言否曰不是如此只是不消得說蓋以都撤出來了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又更說箇甚底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其無不盡處所以不消得說○問四時行百物生皆天命之流行其理甚著不待言而後明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行止語默無非道者不爲言之有無而損益也有言乃不得已爲學者發爾曰甚善○問四時行百物生兩句自爲體用蓋陰陽之理運行不息故萬物各遂其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故動

容周旋自然中禮曰是此意○問夫子以子貢專求之言語之間故告之予欲無言以發之子貢未能無疑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蓋欲其察之踐履事爲之實也程子謂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夫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而曰欲無言何也或云予欲無言一章實兼無隱乎爾之義蓋四時行百物生所謂無隱也程子蓋推明夫子所以啓發子貢之意欲其求之於踐履事爲之實者未知是否曰恐人不能盡曉而反欲無言疑得甚好更熟玩之當自見得分明也○新安陳氏曰韜仲之問文公使更熟玩之竊謂聖道明如日星門人猶未能盡曉者以其徒求之言語之間而不知動作語默無非聖道之形見此所以聖道雖明而其見滯於言語間不能盡曉也苟謂恐其不能盡曉當更告之聖人方病學者徒求之言語而又益詳於言語言語愈詳知識愈滯未能盡曉者何由而曉邪使能不徒求之言語而必察聖人之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則能知聖人之動靜無非理必悟聖

人之語默無非教也○南軒張氏曰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深矣○覺軒蔡氏曰集註以此章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蓋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正所以發夫子之無隱也學者玩此而有得焉不惟見聖人一動一靜純乎天理之妙不待言而顯便當反之於踐履事爲之實俛焉孳孳庶幾有得乎希聖希天之事更玩四時行百物生尤見其體用一原陰陽之理運行不息而萬物各遂其生之妙聖人亦天而已○雙峯饒氏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件件把作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作空言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至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厚齋馮氏曰夫子示子貢以一貫之學此又示以無言之天卒於聞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日進

無疆者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妙道精義之發妙道其體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天理之粲然者也朱子感興末篇始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溫末日日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刋落奇功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晚年造詣深矣學者宜致思焉○新安倪氏曰按以妙道精義分體用蓋因輔氏之說而申明之舉感興末篇則因蔡氏之說而詳言之也蔡氏說此章嘗謂先師於感興卒章特發其義而收奇功於一原其所以勉學者深矣但此能述之尤爲詳明萬物各生遂接玄天幽且默而言德容自清溫接仲尼欲無言而言即動靜無非敎之意也又按徽庵程氏嘗提掇欲之一字而講之曰先聖雖欲無言而未得以無言也不以無言期諸子而獨以無言期子貢何哉高於子貢者自能忘言以會道與回言終日而無所不說不必示之以無言也下於子貢者方將因言以求道但敎之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未可示之以無言也惟天資學力賢如子貢而猶以言語觀聖人不得不示之以無言耳此說就子貢身上發明甚切謹附於此○通旨朱氏公遷曰天以理言在天之天也於穆不已與無聲無臭是指其本體言聖人之德與之相配者如此四時行百物生是即其功化言聖人之敎與之相似者如此穆之一字即是天何言即是無聲無臭形容天道之妙皆有爲而發也又曰在天之天天人相對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其所知者亦在天之天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記雜記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

非疾以警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儒非有故未有郄之者然其所以得罪之故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南軒張氏曰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胡氏曰聖人無疾而託以疾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鄭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附蒙引其曰將命者出戶者見其當時就取瑟使歌聲徹於外為孺悲所聞耳○顧麟士曰將命者注疏大全存疑俱作孺悲邊人使之聞使將命者聞之也然蒙引達說俱作孔子邊人使之聞卽聞於孺悲孔子邊人是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朞下同

期周年也附蒙引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三年字輕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慶源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虧矣宰我慮其崩壞而忽之於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柞音昨楢音由之火冬取槐

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周禮夏官司爟古喚反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朱子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慶源輔氏曰時物固皆變矣吾心哀慼之實自有不能已者則不可因彼而變也○雙峯饒氏曰四時取火之木不同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柞楢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亦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況水火乃天地間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水失其性則為水災火失其性則為火災旱暵疾疫皆是因時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爟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陰陽和萬物育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上聲焉爾慶源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我之失終在但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匿情行詐而口不相副者則猶為無隱耳附存疑三年不為禮一節言三年之不可也舊穀既沒一節言期年之可也○蒙引鑽燧以取火而四時之火隨時迭改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音催既葬疏平聲食音嗣水飲受以成布朱子曰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為一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算成斬衰三升如今

漆布一般所以爲未成布**期**音基**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縓**取絹反**縁**去聲○朱子曰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爲緣一入爲縓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要**平聲**經**音迭**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記間傳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未殯之前勺水不入口既殯則三日矣方食粥朝一溢米(二十兩爲一溢)以爲粥莫(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可以食菜果矣)小功緦麻不飲醴酒(可以食醯醬矣)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可以不食粥矣不食菜果期而小祥(期而練服謂之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再期而服縞謂之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大感反禫而飲醴酒醴酒味薄故得飲之)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附 存疑食夫稻衣夫錦是說期年外就食稻衣錦也聖人意謂子說期可已矣如今期年之後使女就食稻衣錦於心安乎此便是短喪也註解止至小祥可見蒙引謂食稻衣錦是說自既殯起至小祥此說未是宰予既說期可已矣則期年之內豈不知不可食稻衣錦聖人又何待問之○蒙引食夫稻謂飯也粥不與焉顧麟士曰然既虞疏食則亦飯矣或不至精耳孟子膏粱粱訓美穀則稻必亦粱之類非北地所嘗用也○溢二十兩也鎰同荀子千溢之寶是也記纂注溢一手所握也中月間一月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絶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新安陳氏曰四不字皆是發其不忍之端)**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厚齋馮氏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或和或不和彈之而或成聲或不成聲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一則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二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槩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爲安況斯世乎其後滕世子欲行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然則三年之喪獨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無復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附 蒙引故不爲也爲字指食稻衣錦言○食旨不甘三句必有成語此處舉之不必俱與食稻衣錦相入也爲字承上女安則爲之應下文女安則爲之二爲字意皆同。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他覃反**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新安陳氏曰不安於食稻衣錦者由其不忍也不忍之心仁也安則忍忍則不仁矣**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新安陳氏曰予發短喪之問又以食稻衣錦爲安是始已失其本心矣今夫子拳拳之意猶冀其反

求而終得其本心也本心即愛親之仁心【附】蒙引子之不仁也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仁以性言愛親以情言所謂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者朱子此註曰由曰故是如此說然只就愛親之薄說他不仁不做推本說似亦可且愛親以情言仁以性言人性皆善豈有不仁者若曰由其仁故愛親之厚却使得不知朱子何以如此解且上條此夫子之言也亦似不必下蓋本文雖無曰字兩箇女安則為之且食旨不甘亦誰認作宰予說耶又前條取尹氏短喪之說一段替宰我回護此語亦可不集而又置在圈內似不可曉且其曰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此句尤不可曉夫子上文既責之曰汝安則為之云云矣宰我何至猶眞以為可安而遂行之乎聖人只是深探其本而斥之耳愚此說則所謂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也倘朱子再詳集註此等當削去○愛親之薄就安於食稻衣錦而喪不三年上說○孔子三條話一節深一節第二條見得心不安故不食稻衣錦第三條見得以其有三年之愛故不能安於食稻衣錦以見喪之所以必三年而不容已於期年也孔子此三條始終只是要喚醒宰我而使自得其本心絕之雖甚責之雖嚴而此意終有不能自已者所以為聖人也孟子所謂亦教之孝弟而已者亦此意

○**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記三年問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其至反**而及之爾**問宰我遊聖人之門而有短喪之問不類學者氣象諸家之說或謂至親以期斷而宰我欲質其所知有疑而不敢隱所以為宰我蓋欲文其過也竊以為宰我在聖門雖列於言語之科然哀公問社而有使民戰栗之對方晝而寢夫子有朽木糞土之譏觀其地位如此則宜有短喪之問也朱子曰短喪固是不仁然其不隱不害為忠信此一事而兼有得失得失又有重輕○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或問此章之說有謂宰我之問蓋聞禮家至親期斷之言故以質之夫子非自執喪而欲斷之也如何曰此蓋以宰我為聖人之徒不應問此而欲為之文其過也其意則忠且厚矣然三年之喪生於人心非由外至而禮家固亦已有加隆之說矣設使宰我實聞期斷之說而不能察其是非盡其曲折則其愛親之薄亦可知矣雖不自斷其喪然其情亦何以異耶又有以宰予為不察理不知仁而不知愛親之道者信乎曰是其意若曰予非不愛親也特不察理而不知其道也非不仁也特不知仁也是亦為之文其過之言耳然人子有三年之愛於父母蓋心之不能已者而非有難明之理也是其存焉則為仁失之則為不仁其間蓋不容髮而其存不存又不待於知之而後能勉也亦係於吾心之厚薄如何耳宰我食稻衣錦自以為安則其無愛親之心可見而夫子所以斥之者亦明矣說者乃與曲為之諱而少減其不仁不孝之罪是以其說徒為辭費而不足以掩其實也曰或謂宰我非不知短喪之為薄直以有疑故不敢自隱於夫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作處如何曰言宰我之心雖薄而其不敢自隱者猶有聖門氣象可也謂之無隱而直以聖人作處許之則有激於世俗矯情飾詐之私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矣然此章正意在於問喪而喪之主於哀者又非自外而至今不論此而摘其旁支瑣細之說以為已死之人文不可贖之過亦何益哉曰或謂夫子之言女安則為之為不與人為偽者信乎曰是因無隱之說而又失之之甚也夫聖人固不與人為偽矣然不曰不肖者跂而及之乎

其曰安則爲之者。乃深責而痛絶之之辭也。豈使之眞以爲安而遂爲之也哉。若如其言。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敎者。初無一定之則。直徇世俗情意之厚薄。使人自以爲禮而不慮夫壞法亂紀之原自我始也。○南軒張氏曰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以禮爲之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夫子反覆告之以女安則爲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惻於中矣○慶源輔氏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自天子達於庶人而爲天下之通喪也至於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則聖人之仁也始也問之以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所以使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及宰我不察則又言君子居喪之禮皆出於自然以發其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尚庶㡬其能反求而得其本心不至於終迷而不反也然則聖人之心所

以愛人無已者於此亦可得而見矣○范氏發明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之説尤爲忠厚所謂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者是也至於聖人旣於此爲之中制則賢者必當俯而就不肖者必當跂而及夫如是然後其説始圓而宰我之失夫子之意始皆坦然明白矣○厚齋馮氏曰宰我之所晳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旣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弈圍棊也魯齋王氏曰博說文作簙局戲也六著十二棊也古烏曹作簙說文弈從二十言竦兩手而執之圍棊謂之弈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敎人博弈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朱子曰心若有用則心有所主只看如今纔讀書則心便主於讀書纔寫字則心便主於寫字若是悠悠蕩蕩未有不入於邪僻者○此非啓博弈之端乃假此以甚彼之辭○南軒張氏曰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弈雖不足道然方其爲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爲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爲可畏耳○或問伊川嘗敎人靜坐若無所用心只靜坐可否。雙峯饒氏曰靜坐時。須主敬。即是心有所用。若不主敬。亦靜坐不得。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爲。已聖人難矣哉。所該甚廣。附蒙引難矣哉兼無以入德終有患害說。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朱子曰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是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勇於義爲大勇則不如此矣又其勇有見得到處便行將去如事孔悝一事却是見不到蓋不以出公之立爲非觀其謂正名爲迂斯可見矣又曰若是勇於義必不仕季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耳○南軒張氏曰徒知勇之務至於犯義者有之尚義則義所當

為勇固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為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為亂在下則肆欲而為盜味子路之言有自負其勇之意而疑聖門或不以勇為尚也若後來進德高必不復以此為問矣附蒙引君子義以為尚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於義為尚只專說義合義勇亦在其中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訕所諫反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

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朱子曰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不窒則所為之事必當於理窒而不果敢則於理雖不通然亦未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問果敢與勇相類如何分別雙峯饒氏曰果敢即前章之剛果敢屬性質勇屬血氣果敢者有學以開明之則不窒勇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暴附存疑稱人之惡亦是與人無相干而好稱之則是無仁厚之意而可惡若居言職或操用人之柄則不在此論○蒙引果敢而窒是自己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必見窒矣○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說果而窒就作事說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徼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居謁反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音笥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

○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朱子曰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南軒張氏曰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為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為其逆也惟其循禮故惡勇而無禮者為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為其冥行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以子貢之有問恐其專以惡人為心則反有害故又從而叩之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則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說得子貢所以發問之意出侯氏說得聖賢不能無惡當於理之意明然夫子因子貢之問而又以

賜也亦有惡乎發之使之得以盡其說又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審密有以盡人之情如此○鄭氏曰子貢雖方人亦不從事於徼訐也疑與子路之問同時故問答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有諷子路之勇者稱惡訕上警子貢也徼訐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為子路而發夫聖賢之所惡如此惟仁者能惡人夫子以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子貢有焉○雲峯胡氏曰聖賢之所惡若有不同然子貢所謂徼訐者因夫子所謂稱人之惡與訕上者而推之也所謂不孫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窒者而言之也附蒙引不要作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惡以自警都是惡人也觀註惟仁者能惡人可見○惡徼以為知三句不可以為似知仁勇而非者直如何貼仁字近時學者之弊如此處最大害所謂驅率聖言以就己意使子貢當此時又加一惡矣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

遠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問何以知其爲僕隸下人。〔朱子曰〕若爲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雖恐不嚴。怨亦非所恤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許六反之則無二者之患矣〔南軒張氏曰〕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〇〔慶源輔氏曰〕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莊以涖之。則禮有以消其不孫之心。慈以畜之。則仁有以彌其易怨之意。莊慈其不近不遠之中道乎。附蒙引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犯。而示人以當思待之之道。使不至不遜而怨也。非特患其難養也。〇養。猶待也。

〇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去聲下同而言不知其爲誰也問此章聖人立言之意。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苟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羣嘲共罵。何爲而不見惡。學者亦不可不知也。未知是否。〔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實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〇〔南軒張氏曰〕此又甚於四十無聞者。有惡可惡。又下於無善可聞也。〇〔吳氏曰〕終止也。其終也已。哀其不復有進也。〇〔厚齋馮氏曰〕人之血氣。三十而壯。四十而定。過此則神日衰。怠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爲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爲斷也。蓋世有晚而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爲有爲之言。〇〔雙峯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將衰之年。於此無成。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痛自警省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七終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上聲凡十一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孔子出處凡二章則聖人之時也三仁夷齊孔子皆稱以仁楚狂接輿沮溺荷蓧之徒雖不足以知聖人亦不失爲避世之賢者師摯八士亦取而附其後衰世之志也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伯叔父也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

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音羊狂而受辱 史記宋世家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度終不可諫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玉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淫泆箕子諫不聽乃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軍門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附 備考微子肉袒面縛事金仁山有辨不足信楊用修丹鉛總錄亦曰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七弟恆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曰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仁也○箕子名胥餘一作昋餘見尸子綽畧與邢昺俱引司馬彪莊子注而云他書所不載未見尸子耳紂名辛字受見謚言長語或又言紂卽受古字通用見稗編馮厚齋曰紂謚也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顧麟士曰按邢疏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去聲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當葛反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朱子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或問按殷紀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爲奴爲紂所囚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爲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爲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

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爲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爲奴而不以爲辱此可見三仁之所爲易地皆然或以爲箕子天畀九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爲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而各當理也無私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此所以全心之德而同謂之仁歟史記三子之事與夫子此言先後不同者史所書者事之實此以事之難易爲先後耳○張氏庭堅曰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勉齋黃氏曰或問言仁與集註不同者先師言仁之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爲主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爲無私心而皆當理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所以至於仁而言也集註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咈則或問之意亦在

其中矣讀者默而識之可也○慶源輔氏曰愛之理分言之仁也心之德專言之仁也不咈乎愛之理指惻怛而言有以全其心之德指至誠而言也○厚齋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爲國大臣又有親屬之愛存焉使爲大臣而已也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惟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實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因而不嘗是以謂之仁○雙峰饒氏曰前三句門人因孔子殷有三仁一句却記上三事爲提頭然當時所記必有次序當箕子未奴比干未死時微子已有去志書曰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箕子又勉其去曰詔王子出廸王子弗出我乃顚隮則微子之去在先無疑其次箕子之奴比干之死雖未知孰先孰後竊意箕子之諫必在先是時紂尚能容止囚奴之而已及比干繼之則忿嫉已甚故竟殺之三人之行雖不同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也或問據史記殷紀以爲箕子之奴在比干既死之後次序與此不同疑當以論語爲正又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於此則云

不咈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卽字是順說不咈則似有所咈而實無所咈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或去或奴或諫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是愛君憂國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咈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大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雲峰胡氏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愛君憂國皆非有所爲而爲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咈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跡似相違以去者爲仁則不去者似咈乎仁矣以死者爲仁則不死者似咈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咈乎愛之理卽所以全其心之德也[illegible]存疑夫子之言眞千載是非之公案非聖人無此識見亦不敢如此判斷厥後孟子得此意於禹稷顏回則曰同道於夷惠伊尹則曰其趨一此孔氏家法也○蒙引至誠惻怛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此仁字重在愛之理上然惟不咈乎愛之理則有以全其心之德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

士師獄官 魯齋王氏曰舜命臯陶汝作士士之名始見於刑官周禮秋官司寇之屬有士師之職刑官曰士其長曰師故士師之下有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皆掌獄詞者 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反之之言而亡之矣 問柳下惠三黜

雖可以見其必以其道而不失焉者然亦便有箇不恭底意思故記者以孔子兩事序於其後觀孔子之事則知下惠之事亦未得爲中道朱子曰也是如此惟是孟子說得好曰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惠之行雖不比聖人合於中道然而歸潔其身則有餘矣○問柳下惠三黜而不去其言若曰苟以直道事人雖適他國終未免三黜若肯枉道事人自不至三黜又何必去父母之邦觀其意蓋自信其直道而行不以三黜爲辱也此其所以爲和而介歟若徒知其不去之爲和而不知其所以三黜者之爲有守未足以議柳下惠也未知是否曰得之○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黜而復仕至於三黜而又不去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所以屢黜而至於三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止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不以爲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遂不去也或曰惠知直道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之意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

而適他國矣其言泛然若無所指蓋和者之氣象如此爾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而事人矣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列之於逸民之目○南軒張氏曰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父母之邦可以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趣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爲至矣如楚狂耦耕荷蓧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之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勉齋黃氏曰列二章於篇首以見古人出處不同亦各有義然後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出處也○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惠不曲法以徇之所以三黜也然悅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何必去哉○雙峰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

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爲無可有爲之人但惠辭氣雍容不迫而不枉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爲聖之和也胡泳嘗云蚳鼃辭靈丘而請士師士師在邑宰之下官小可知惠三爲之不卑小官可見三黜亦想因諫諍刑罰不中而然○新安陳氏曰直道難容雖他國皆然枉道易合雖吾國亦可言終不能枉道以求合則姑守道而不去也其三黜不去雖見其和而不能枉道則不失其介可謂和而不流强哉矯者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形甸反**世家**

史記孔子世家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音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

不可軌法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言儒者滑稽而不爲法度也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索隱曰息者生也言上古大賢生則有禮樂至周室微而始缺有間也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附存疑齊景公待孔子議所以待孔子也若季氏則吾不能二句皆待孔子之言不能用又是更端說○顧麟士曰紹聞編齊景公待孔子句絕

然此言必非面語音御**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

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扶又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爾〔慶源輔氏曰〕景公之言雖實而失於率易聖人德盛道尊見者必加敬而盡禮況景公素知聖人者必不敢以是言而面瀆之所謂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之說當矣○〔趙氏曰〕苟以利心觀則必以爲聖人之去有繫乎待之輕重也故程子特釋之○〔厚齋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魯君所以待三卿者待之是時諸侯之賢而國勢富强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閒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以謂吾老而不可俟也○〔新安陳氏曰〕景

公初欲用孔子蓋本心之暫明終不能用乃蔽於私意之昏爾終於亂亡宜矣〔附〕蒙引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愚竊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堯與舜迭爲賓主使景公以季氏待孔子似未爲過而乃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少殺矣故大文蓋此一段說話夫豈無謂而曰不係待之輕重哉孟子曰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如何說不係待之輕重且孔子行三字實通承上文豈止耑承吾老矣一句朱子所以取程子之言置在圈外耶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去聲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有司常共其職客求而有在也〕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幷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新安陳氏曰〕於用孔子之時而如此簡賢也三日不朝棄禮也夫子

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音余此引易繫辭之語○問史記載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可以止設若致膰則夫子果止否〔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且如致膰亦不是大段失禮處聖人但因此且求去爾○孔子於受女樂之後而遂行若言之似顯君相之過不言則已爲苟去故因膰肉不至而行則吾之去國以其不致膰爲得罪於君耳○〔南軒張氏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忘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冥氏曰〕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人用之急己而忌人愚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脫虎口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强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心卽驕逆夫子方欲輔桓子以有爲而桓子所爲若是固不得不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

悲夫。雙峰饒氏曰魯受女樂夫子已有去志若遽然便去非惟顯君之過且中齊人之計適然魯郊又不致膰肉故因此微過遂不稅冕而行。齊人歸女樂只說箇歸字畢竟是歸其女樂於魯君相皆有之不是專獻於桓子三日不朝亦是君臣皆不朝緣當時覷受之權盡出於季氏想是他既自受又爲定公受之又曰女樂亦說得不一一說陳女樂於城南季桓子君臣共往觀之三日不朝一說召女樂而受之三日不朝這兩說不同然無可考訂處未詳孰是。新安陳氏曰萃淫聲美色而爲一者女樂也爲國家禍其有甚於此哉 附蒙引 三日不朝者君三日不視朝臣三日不往朝。顧麟士曰孟子史記孔子之行俱兼致膰然女樂畢竟是主。且本章不及不抵爲是。據彼婦歌說者遂謂懼羅讒間故有此行。然亦恐不遽算至此只依張南軒說可也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上聲**而折衷以聖人之行**去聲**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仁謂三仁賢謂柳下惠及下章逸民之類夫子於齊魯非不欲仕亦未嘗必於仕但可仕則仕可止則止此所以爲中庸之道也。接輿以下則未免於偏而過之矣 附蒙引 此篇記仁賢之出處。不可分三仁爲仁柳下惠以下爲賢。折衷亦難以折衷三仁。三仁自是當了。故朱子曰若三仁則無問然矣。孟子曰不信仁賢。此仁賢是相連字。朱子以其此下便說孔子事。故綴之於此。非總上章也。○顧麟士曰圈外范註極好。此等本不但記孔子之不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 邢氏曰接輿姓陸名通昭王時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 **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音現**無道則隱** 慶源輔氏曰鳳靈物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鳳固然也。至於無道而不隱則鳳之德衰矣。然以此論君子守身之常法則可。至於聖人體道之大權則又不可以此例論也。○雙峰饒氏曰鳳世治則生亂則不生。卽是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蓋麟鳳皆不是有種之物。惟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爲麟鳳。如鷄生鶴馬生龍駒之類。

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夫子而趨去聲**不同者也** 慶源輔氏曰觀接輿之言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既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意殷懃諄復是誠知尊聖人者矣然其所趨則在於絕人逃世以遠害全身而已其與聖人之心蓋不啻如冰炭白黑之不同也。○胡氏曰趨不同者。接輿有避世之心而無救世之志。有堅持之操而無變通之學也 附蒙引 接輿此輩人亦甚高。除是孔子方可道他不是。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上聲**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問楚狂接輿等。伊川謂荷蓧稍高。朱子曰以其尚可告語。若接輿則全不可聽。問當亂世。必如孔子之才可以救世而後可以出。其他亦何必出。曰亦不必如此執定。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去耳。○南軒張氏曰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暢不迫其爲人天資亦高矣。故夫子意其可以告語而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跡而已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楚蓋皆楚人○雙峰饒氏曰兩耜同隊而耕謂之耦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與平聲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音朔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

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耰音憂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敷救反種上聲也新安倪氏曰韻會注布種後以耰摩田使土開處復合以覆種亦不告以津處南軒張氏曰謂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爲言其徒勞耳○慶源輔氏曰桀溺以夫子爲辟人而天下皆滔滔不反則世人無一不可避者故絶人逃世以爲潔而自謂其能避世○雙峰饒氏曰言舉世趨於不善今雖欲易之無可與爲善之人也附存疑滔滔水之流而不反也言人日趨於惡不復反而爲善國日趨於亂不復反而爲治也天下皆是言舉天下皆然也易變易也變惡而爲善變亂而爲治也誰與易之言誰人與爾變惡爲善變亂爲治也○顧麟士曰按白雲許氏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譏孔子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譏子路○蒙引人字狹世字盡安人安百姓治人治天下國家皆如此分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喩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絶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去聲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去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者滔滔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而易之孔子言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道故也○慶源輔氏曰天之生聖賢欲其平治天下者理之常也其或雖生聖賢而未欲平治天下者理之變也然旣曰聖賢則必以天地之常者爲心而其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備盡於己舉而措之易亂爲治易危爲安固必有自然之應而天果未欲平治天下也則亦安於理而已若天下旣已平治則亦何用聖人以易之哉○新安陳氏曰沮溺以賢人自守之心而量聖人濟世之心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也附蒙引此皆反桀溺之言然二人所執實同反桀溺而長沮亦在其中矣○顧麟士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蒙引曰除鳥獸是飛走之屬則不可與同羣淺說曰與鳥獸旣不可與之同羣看來俱未妥只以平說爲是若闇譏辟世之說也紹聞編充桀溺之操同羣鳥獸而後可者也得之○蒙引謂此節皆反桀溺之言者鳥獸不可二句反辟世意天下有道二句反滔滔誰易意

且而與其二句。雖許白雲說議子路。然識孔子意實在於中也。○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朱子曰]說聖人無憂世之心。固不可。謂聖人視一世未治。常恁地戚戚憂愁無聊過日。亦非也。但要出做不得又且放下。其憂世之心要出仕者。聖人愛物之仁。至於天命未至。亦無如之何。○[雲峰胡氏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爲忍。聖人之爲仁。沮溺之爲過。聖人之爲中歟。[通考]程氏復心曰程子發出聖人之心張子又發出聖人之心全是箇仁這是說出他骨髓處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蓧徒弔反植音値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左傳成公十八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也生十四年矣周子有兄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爲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上聲草也[附]蒙引丈人老人也。如石門荷蕢之流。不得其姓字。既止子路宿。見其二子。安得不知其姓字邪。以後來滅跡想起他。終是不說姓字。○顧麟士曰按集注蓧竹器亦本集解。然舊箭韻會小補云蓧芸草器。蓧本從草不從竹。韻會爲長。且下有植杖而芸語必是起初掛蓧於杖荷之而行。與子路語畢。輒植杖田中取蓧而芸也。蒙引乃謂蓧當是籃而杖頭之鋤乃其芸

器尤爲妄解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食音嗣見賢遍反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扶又反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慶源輔氏曰]夫子所以使子路反見之豈徒然哉必有以也而丈人絶人逃世藐然不復知有君臣之義則夫子之欲告之宜莫先於此也觀子路所述夫子之意固可見矣○[趙氏曰]子路所言雖未可卽以爲夫子之語然使之反見則必授以見之之意矣故知其述夫子之意無疑也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居御反而子路益恭[慶源輔氏曰]此亦子路學力之所至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新安陳氏曰天倫備於五者。此所謂潔身而亂大倫。只是說廢君臣之大倫。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新安陳氏曰潔身亂倫。沮溺丈人之儔。過乎中庸者也。忘義徇祿。苟仕饕富貴之徒。不及乎中庸者也。附存疑不仕無義一句。是總腦。下皆發此意。○義是君臣之義。註忘義徇利之義。又是一意。不潔身以亂倫。這倫字是義字。非忘義以徇利。是餘意。○蒙引不仕無義。泛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指丈人說。兩句似重而實不重。○子路後來此言。是向人說底。但不知是因丈人不見。就在彼處與人言耶。抑反來見人而言之邪。皆不可知。若以爲子路只述夫子之意如此。畢竟是述在何處。豈述在論語書邪。然終是可疑。故集註又取國初本所記附之於後。○顧麟士曰據注疏鄭解又云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恐俱是不知而強爲之說。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新安陳氏曰朱子嘗爲福之同安簿。意必自見此寫本也。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問集註云仕所以行義。末云亦非忘義以徇祿。似是兩意。朱子曰只是一意。纔說義。便是總去就都說。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即是此義。惟是出仕方見得。不仕便無了這義。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行道。到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桓子受女樂。又行。無一而非義。○或問道之不行矣而徒仕可乎。曰仕所以行義也。義則有可不可矣。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也。是以君子雖知道之不行而未嘗不仕。然亦未嘗懷私徇祿而苟於仕也。由此觀之。道義之未嘗相離亦可見矣。○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如丈人直是截斷。只見一邊。○南軒張氏曰丈人見二子。是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也。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爲大也。君子之仕。豈爲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已者也。○慶源輔氏曰丈人之接子路雖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蓋因子路之敬長。有以感發其心。而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耳。夫長幼之節。君臣之義。皆天叙之典。人之所不能無也。丈人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而不知君臣之義不可廢。是其心必有所蔽。故一得一失。或明或暗。而不自知其然也。聖人於此因其所明而曉之。○君臣之義雖本乎天而具乎我者也。道雖存乎我而其行止則繫乎天者也。具乎我者不可廢。而繫乎天者則非敢必也。故孔子雖卒老於行而終不敢深藏固閉以自潔而廢君臣之義。然義之爲言宜也。既曰義則事便有可否。身便有去就。可則就之。否則去之。固有截然不可移易者。故聖人之法君子之行。既不可以潔身而亂倫。如隱者之爲。亦不可以忘義而徇祿。如世俗之仕者也。○雙峰饒氏曰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問行其義與道之不行。道義如何分。曰只一般。道指全體言。義指一事言。如父子親君臣義至朋友信。總言皆道也。聖人之道行於天下。則人人共由此道。如義只是君臣有義一件而已。然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我自家行底。孔子雖知當時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音叨富貴。莊子駢拇篇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決。破壞也。貪財曰饕。○雙峰饒氏曰爲是作爲之爲。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耳於長往而不返。仕者專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止也。爲

高者絶物忘世爲通者患得患失二者皆非中道決如決水壞了隄防便走了水性原於命發爲情皆天理發見出來者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貪溺於富貴必壞了件所發爲四端之情如決去水之隄防如何留得水住**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不潔身以亂倫**而必以其正**不忘義而徇祿**所以或出或處**上聲**而終不離**去聲**於道也**道即中庸之道○問接輿歌而過孔子蓋欲以諷切孔子孔子欲與言之則趨而避之孔子使子路問津於長沮桀溺固將有以發之而二人不答所問傲然有非笑孔子之意至於荷蓧丈人知子路之賢則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其親之厚之如此孔子使子路反見之則先去而不願見矣數子者若謂其無德而隱則佯狂耕耘以避亂世潛然不以富貴利達動其心而確然自信不移若有所得者若謂其無故而

隱則危邦濁世道既不行亦未見其必可以仕也特其道止於歸潔其身而不知聖人所謂仕止久速者知所謂無可者矣而未知所謂無不可者也故其規模氣象不若聖人之正大若以索隱行怪視之愚意未知是否朱子曰無道而隱蘧伯玉柳下惠可也被髮佯狂則行怪矣沮溺荷蓧亦非中行之士也○勉齋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恝然忘世所以爲聖人之出處也然即三章讀之見此四子者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爲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爲人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起慕彼於聖人猶有所不滿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祿而不知止者不啻若犬彘耳是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歟以子路之行行而拱立丈人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故歟嘗謂若四人者惟夫子然後可以議其不合於中道未至於夫子者未可以妄議也貪祿嗜利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子而詆之欲以見其不可不仕多見其不知量也○雙峯饒氏曰勉齋此段發集註之未發四子皆賢人他纔見世亂便以避世爲高是甚次第但孔子之意則又謂當此世若人人如此避世天下誰與治者故不得不行其義勉齋又嘗云在今日救世之道正當扶起沮溺等人此真名言○雲峯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之末謂夫子於此四人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歎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生聖人闕治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下同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形甸反下同**經傳**去聲**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非其君不事不降志可見不立惡人之朝不辱身可見附存疑蒙引以去周爲不辱愚以孟子稱其不立惡人之朝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觀之似不可專指去周說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

柳下惠事見上李氏曰惠不辭小官降志也不羞汙君辱身也**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居隘反**朞悲哀三年憂**記雜記下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

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慶源輔氏曰〕慮對倫而言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中倫謂所言合倫理中慮謂所行當人心人心乃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也或以爲中我之思慮者誤矣○雙峯饒氏曰降志辱身行似卑汚但其言中倫行中慮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所可取者如此而已矣使不中倫慮則降志辱身便不好了〔附〕蒙引註云柳下惠事見上只三黜不去便見降志辱身處亦不必依李氏分貼且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亦在上章見得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彼而其確乎不能枉道之意亦自見於言外言中倫也三黜而猶仕仕而終不枉道行中慮也○既曰降志辱身而又曰中倫中慮者見其和而不流也然則其異乎他人之降志辱身矣其斯而已矣指中倫中慮言謂其所可可取者在此耳不可謂其無他善也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音短**髮文身裸**力果反**以爲飾**左傳哀公七年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慶源輔氏曰〕仲雍退處句吳以獨善其身所以合乎道之清清即伯夷之清也放言曰示其不可用所以合乎道之權放言雖無所考然觀其斷髮文身之爲則放言自廢固宜有之○雙峯饒氏曰中清中權是合道理底清權故集註皆以合道釋之〔附〕蒙引以言乎虞仲夷逸雖隱居放言而中清中權也夫隱居獨善則其身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則其身合乎道之權○顧麟士曰不論朱張之行者或是脫簡邢疏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似未必然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南軒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夫子之心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心也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致堂胡氏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不當分析以求其義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狷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言之如平常行之實未易聖人從容中道無所偏倚德盛仁熟自然發諸言語者如此○雙峯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附〕蒙引夫此七人不降志不辱身而隱居放言則所可在隱所不可在不隱矣降志辱身而言中倫行中慮者則所可在不隱而所不可在隱矣惟我則異於是我初無可亦無不可顧時義何如耳○或曰逸民則皆隱矣如何如此分可不可曰如柳下惠終無必隱之心任意較多而夫子概以逸民稱之者以其終不遇於世而顯行其道耳此亦是大疑難○無可無不可以心言也不以事言也心則無有可不可若事則當自有可不可在安得無可無不可○無適也無莫也此無可無不可之說也曰義之與比則自有可與不可在矣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去聲**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音余○〔雙峯饒氏曰〕夷齊遯世離羣與沮溺之徒不同遯國而逃父子兄弟之倫厚矣其

諫伐而餓。君臣之倫厚矣。此便見他不是全然忘世底人。附蒙引謝氏立心造行不分貼本文此本以制行言然行由中出有此立心則有此制行矣

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慶源輔氏曰遯世離羣出乾卦文言伯夷惟於清之一德極於聖耳他固有未盡也故曰下聖人一等然視數子之性行則固爲高矣隱居則非君子庸行然身中乎清而不汙然不汙而已去伯夷之清則有逕庭矣故言雖不合先王之法然自廢則中乎權而得宜權而得宜則權不失正也方外之士。蓋指接輿沮

溺丈人之徒。然此兩言實出莊子。所謂遊方之外不可拘於禮法也。故其弊必至於害君臣之義傷先王之教。而賊亂人之大倫也。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新安倪氏曰常適其可如學記當其可之謂時之可。謂合乎理之當然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丁亂反之南軒張氏曰七人者皆爲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深淺固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與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思慮此所謂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言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爲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索隱行怪之爲有合於權爲可取也

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泰伯仲雍俱是以天下讓而夫子稱之有輕重不同蓋泰伯乃大王長子確然當有國者而見幾明決用意忠厚當其挾仲雍俱逃之時仲雍未必能及此只從其兄所爲耳況其不去大王亦豈舍季歷乎

○大師摯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長上聲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注大食朔日與月半以樂宥食時也宥勸也干繚缺皆名也朱子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餔食暮食凡四飯諸

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邪記者起數以亞其仍樂之舊以見其昔之僭邪○厚齋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宥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附蒙引不言初飯者或太師少師掌之或當時無其人了或其人不去必有掌初飯者然朱子又曰白虎通曰王者四飯諸侯三飯則初飯無了然據事情以初爲亞以三爲四似亦難必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史記世家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巳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巳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巳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望羊視也奄有四方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上聲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

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音靈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勉齋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歎魯之末世決不可以復仕也○慶源輔氏曰自太師而下皆傷時之衰禮樂僭妄去而辟亂者故以記逸民之後○潛室陳氏曰上失其道下擅其權大義不明正論不行則禮樂不可作今也魯既衰矣三家強僭王綱爲之掃地生民且塗炭矣若是固可以作禮樂乎夫既不可以作禮樂則太師以下諸官尚可以舉其職乎夫既不可以舉其職安得不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乎○雙峰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巳是衰世之事到夫子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不行是以皆散之四方○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以示來世而乃廢絶如此此章所記雖若汎及其實深有感也夫○新安陳氏曰魯末樂崩賢人而隱於樂官者皆散之四方魯之衰微可知矣夫子自衛反魯而正樂故師摯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彼一時也及其末年而樂衰故自師摯之去諸賢皆有望望潔身之高此一時也諸賢之去固見魯政衰微之極然諸賢知出處之義而能去亦見夫子道化之功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詩紙反通考仁山金氏曰施開元本作弛卽孟蜀石經也福本同○魯

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上聲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不弛其親親親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任賢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備於一人用才也親親而不違任賢而不貳敬故而不忘用才而不苛皆忠厚之意○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勉齋黃氏曰列此於樂工之後以歎周之盛世其待親賢如此則豈有樂工相率而去也哉○雙峰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末世事此章是魯初立國時其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末後卻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雲峰胡氏曰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字字皆是忠厚

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大師以下何爲而去哉門人記述相次固有意也附存疑不足怕怨方用他須識此意不然其用之乃出於不得已之故耳○魯初之事敘於魯衰之後傷今思古之意也下章亦是此意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騧烏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鄭玄說或曰宣王時人劉向說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乳音孺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胡氏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爲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意其四乳也○雙峰饒氏曰四乳皆雙生固爲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附蒙引一母四乳乳育子也謂一產也非指其奶言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此朱子疑出以本文伯仲叔季四字俱雙想是如此似不宜就安在本文說總見周之盛時人才之盛如此○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新安陳氏曰記魯末賢人之隱遯而終以周盛時賢人之衆多其有傷今思古之心乎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音權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去聲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新安陳氏曰所過謂離人以爲高所不及謂不能成物以見於用○勉齋黃氏曰此篇多記仁賢之出處列於論語將終之篇蓋亦歎夫子之道不行以明其出處之義也其次第先後亦有可言者君子之用於世其或去或不去莫不有義焉三仁柳下惠是也孔子於齊魯知其不可仕而遂行者義也知其不可仕也而猶往來屑屑以救斯世接輿沮溺荷蓧丈人未免有疑焉者亦義也列逸民之目而斷之以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夫子出處之義也至於樂工相率而去之則又以明夫決不可以有爲也稱周公之言以見古之親親而尊賢敬故而器使一出於仁厚之意則安有望望而去之者哉此周之人才所以盛而舉一姓八士以終之所以傷今思古而歎夫子之道窮也附蒙引按朱子於師摯八士魯公章或自云未必夫子之言或又引胡說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然終則曰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以稱贊而品列之而於柳下惠章下亦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還主孔子說意多其曰未必夫子之言亦未必耳然是意居多

論語大全卷之十八

雲間受業趙愼嶶旂公較輯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三魚堂讀本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勉齋黃氏曰此篇所記不過五人曰子張子夏子游曾子子貢皆孔門之高第蓋論語一書記孔門師弟子之答問於其篇帙將終而特次門人高第之所言自爲一篇亦以其學識有足以明孔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所記五人子張二章子夏十一章子游二章曾子四章子貢六章通考勿軒熊氏曰記言者以子張一篇次於微子之後亦見孔子之道不行而不無望於及門之士也最後三章皆當時輕毀夫子之言子貢亦可謂知德之深而行道之切矣）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慶源輔氏曰穎悟篤實皆以資質言二子資質次於顏曾顏曾學力有非二子所能及者顏之穎悟知之固徹行之又至曾之篤實行之固至知之又徹子貢則穎悟於知而不足於行子夏則篤實於行而不足於知焉○胡氏曰以顏子之明睿則穎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朱子曰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爲我之有○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篇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勉齋黃氏曰大節固所當盡然斷之以其可已矣則似失之太快而不類聖人之言集註以爲庶乎其可則固惡其言之太快矣○潛室陳氏曰士者一男子之事古人說士處多如此不要將君子小人雜看只此等事豈易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病在未稍一句○西山眞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者死生之際惟義是徇有不待思而決也○新安陳氏曰見危致命者處變而決之於一旦也思義敬哀者處常而思之於平時也平時能思此三者而行之則其人好義謹厚已養之有素矣一旦臨大變故庶能於當死而必死焉否則臨財利而苟得臨喪祭而苟且何望其臨變故而能死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總論爲學而專以行言饒氏曰子夏是揀許多大底說子張是揀許多難底說子夏之言有弊先儒論之已詳子張言其可已矣而朱子以庶乎其可少抑之微意亦可見也 附存疑 諸家皆以致命不言思謂不待思愚意竊不然之死生大事若不思得無傷勇也曰見危致命思不待言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慶源輔氏曰德孤言不能兼有衆德而孑然固守一節者也德得諸己而居之不弘則輕喜見足有一善則自以爲天下莫已若矣道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亦或作或輟鋭始怠終終亦必亡而已矣）焉能爲有亡猶言不足爲輕重（朱子曰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著並說弘篤猶言弘毅相似○有此人亦不當得是有無此人亦

不當得是無言皆不足爲輕重○弘之爲寬廣以人之量言也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量有大小之不同故人所以執德有弘有不弘也非其量之大則所以執德者孰能寬廣而不迫哉信道之貴乎堅確者此以人之志言也人所以進德者由乎道而所以信道者存乎志志有强弱之不同故人所以信道者有篤有不篤也非其志之强則所以信道者孰能堅確而不移哉觀此二言爲學之道信非褊心狹量質薄氣弱者所能及也○問執德不弘言其不廣也纔狹隘則容受不得故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亦不受從狹隘上生萬般病痛○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子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夫子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恥緼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雙峰饒氏曰執德弘者氣局大信道篤者志操堅如此方是世間一箇卓然底人若執德既不能弘信道又不能篤這般人

雖有之亦不足以爲當世重無之亦不足以爲當世輕如此說方透○厚齋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附蒙引執德以行言信道以知言一理也方其間是理而未爲我有也則謂之道及其行是道而得諸己也則謂之德是德也執之可矣然必執之弘然後衆善益集而德不孤是道也信之是矣然必信之篤然後此志益堅而道不廢德不孤道不廢然後能卓然有所建立於天地之間而足爲世輕重若或以少有得自足而執德之不弘於其道雖信而不能無不信者存而信道之不篤則德孤而道廢道德既非我有吾見世雖有是人也焉能爲有世雖無是人也亦焉能爲無○執德之不弘者量之不廣也信道之不篤者知之不眞也此與弘毅自不同蓋信道篤非毅也○此有無不可以道德有無言然其所以不能爲有無者則以其道德之孤廢也附存疑信道不篤只是未到漆雕開所謂信地位知得道理當如是又或以他念雜之以爲不如是也不妨此便是信道不篤也信道篤不止於知又有守者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絶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去聲學者不可不察和靖尹氏曰子張所言泛交之道也

子夏所言擇交之道也泛交而不能擇取禍之道也○朱子曰泛交而不擇取禍之道子張之言泛交亦未嘗不擇蓋初無拒人之心但其間自有親疎厚薄爾和靖非以子張爲不擇也○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於有大故者亦不得不絶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可者與之言美矣若曰不可者拒之則傷亟過中而害義理之正矣迫則不寬狹則不廣必如集註大故亦所當絶損友亦所當遠之說然後得義之中無掠虛務高之意而有切於學者爲己之資○齊氏曰拒則大迫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雲峰胡氏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交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盡乎交之道矣○勉齋黃氏曰以上三章子張之章皆有過高之病一章以致命思義祭敬喪哀爲高故有其可已矣之言則其於察理必有所不周二章以執德弘信道篤爲高故

有焉能爲有亡之言則其於待人必有所太薄三章以能
容人爲高故有不拒人之言則其於善惡必有所不察夫
子嘗稱其過曾子嘗稱其難能又稱其堂堂則是其資稟
趨向未免有過高之病也【附】蒙引賢如仁義實有得於己
者善則方爲仁爲義者衆只是無以異於人者不能則有
不善之意此二句子張述所聞言也我之大賢以下四句
則方是把子夏話來破了上二句虛說○賢勝於善衆又
勝不能略有等第下文只言賢不賢又該善不能在裏不
可以嘉善矜不能爲釋上句之意義蓋尊與嘉不同容與
矜亦不同○子曰無友不如己者亦非是不可者拒之此
其言所以爲迫狹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 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法不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
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
一曲之士也 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朱子曰〕小者對
大之名正心脩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
於人道之小者也然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
人之作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然能於
此或不能於彼而不可以通於君子之大道也○〔勉齋黃
氏曰〕農圃醫卜施之目前淺近不爲無益然求如聖人之
道無所不通則不可也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耶
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
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也彼之無父
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新安陳氏曰〕大道愈遠
而愈通小者致遠而不通是以君子於大道盡心焉而於
小道不屑用其心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程子
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可以爲人師法矣非謂
此可以爲人師道○〔朱子曰〕日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
知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在這裏○知其所亡
無忘所能撿校之意○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溫故否曰
此章與溫故知新意却不同溫故知新是溫故之中而得
新底道理此却是因知新而帶得溫故漸漸溫習如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
聞若是如此則子路只做得一件事○〔樂菴李氏曰〕日知
其所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學而
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爲念於
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當自省也如此則學安得不進
○〔南軒張氏曰〕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
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勉齋黃氏曰〕求之敏則能
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進學之道無以復加於此矣○〔汪
氏曰〕此章當與時習章參看此以每日每月言時習以時
時言朱子有云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便是
不長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由此論之學者
誠不可不時習也能從事於子夏之言而加以時習之功
其庶幾乎○〔雲峯胡氏曰〕日者月之積月無忘其所能惟
恐失其日新之所積者也○〔新安陳氏曰〕爲學當日有所
進而知其所未得又能月有所守而不忘其所已得知其
所無則識愈長而日新保其所有則得愈堅而不失既日

新而且不失非好學能如是乎〔附〕〔蒙引〕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日知所無謂汲汲以求其所未有也兼知行所能亦然○凡所謂好學者皆是有進進不自已之意日知其所無皆以心言功則不外是矣○〔存疑〕日每日也不是一日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朱子曰〕此全未是說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効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又曰此四事只是爲學工夫未是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顏冉者乃正言爲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問博學與近思亦不相妨否曰博學是都要理會過近思是注心著力處博學是箇大規模近思是漸進工夫如明明德於天下是大規模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等便是次序問篤志未說到行處否曰篤志只是至誠懇切以求之不是理會不得又掉了若只管汎汎底外面去博學更無懇切之志便成放不知求底心便成頑麻不仁惟篤志又切問近思便有歸宿處這心便不汎濫走作仁便在其中○問仁在其中矣如何謂之仁曰非是便爲仁大抵如聖人說在其中矣之辭祿在其中直在其中意日言行寡尤悔非所以干祿而祿在其中父子相爲隱非所以爲直而直在其中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非所以爲仁然學者用力於此仁在其中矣○〔勉齋黃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爲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爲事皆有益夫以學志問思爲有益於事乃是有所求而得之不可以爲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著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堅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汎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己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得夫操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胡氏曰〕力行固所以爲仁然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爲仁之方心存乎學問思辨則雖未見於行而已不外馳矣心不外馳則所存自熟是乃力行之本故曰仁在其中矣○〔西山眞氏曰〕切問謂以切己之事問於人也近思謂不馳心高遠就其切近者而思之也外焉問於人內焉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雲峰胡氏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爲智之事此章所謂學問思未及乎爲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之心也心存於內則爲仁

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爲仁也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也○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程子謂徹上徹下底道理〔朱子曰〕於是四者也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也○徹上徹下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效也○〔雲峰胡氏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粹面盎背篤恭而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爲仁之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新安陳氏曰〕程子欲人思而得之乃引而不發朱子謂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盡發以示人矣又曰學不博則

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慶源輔氏曰〕必先盡乎博然後有以得其約而守之不然則寡聞淺見將何以識其約必先立其志則自然住不得須著去力行不然則若有若亡何能見於行所謂切與近只是在己之事 **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朱子曰〕以類而推只是傍易曉底挨將去如親親便推類去仁民仁民便推類去愛物如這一件事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事推去理會那一件事只管恁地挨將去只管見易不見其難前面遠處只管近如第一級便要跳到第三級舉步濶了便費力只見難只見遠○或問此章以爲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者何也曰程伯子之言心不外馳之謂也叔子之言事皆有益之謂也心不外馳則仁之體無不存事皆有益則仁之用無不得矣曰如子之言凡言在其中者皆爲求此而得彼之辭則此四者亦不爲求仁之事耶曰四者之效雖卒歸於得仁而其言則講學之事初非有求仁之意也聖賢之言求仁必本於實踐而非空言之所可與然於講學之間能如子夏之云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於事之理有所當而不差矣志於講學而可以爲仁亦何害其爲求此而得彼哉曰然則視聽言動之必以禮居處執事之必以恭且敬與人之必以忠亦其理之所當爲而非有求仁之意也則亦可以爲求此而得彼乎曰吾固嘗言之矣彼以踐履之實事告此以講習爲言而非本有求仁之心也蓋亦不得而同矣 **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雙峯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虛遠以序求之則博學在先自是一類篤志切問近思在後自是一類學博矣而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汎濫而不著己如何可至於仁○〔新安陳氏曰〕博學先提其綱篤志切問近思是分其目蓋就所博學者而志之篤問之切思之近也學不博固失之狹陋志不篤問不切思不近則又失之泛濫亦徒博耳〔存疑〕篤專心致志也只是就上面學上說也○切問切於己者問也此處要看得分曉當隨各人切己處問方是如就他力量能到及目前可行底來問這是切己若將己力量未能到及非目前可行底來問這是不切己事樊遲問崇德脩慝辨惑此是切問也子路未能事人而問事鬼神未知生而問死非切問也○近思是思其切近事也身心性情之德於人爲近也言不可求之遠也亦非教人不求之遠也求之近則遠可致求之遠則失其近將無所歸矣故曰近思以類而推即此意也○博學則心有所繫篤志則心不泛切問近思則心不馳於虛遠故曰心不外馳所存自熟二者兼至方仁在其中若心不外馳而所存未熟則有隨得隨失之患亦未仁也所存只是上面不外馳仁者心之德之理也心不外馳而所存者熟則心存而理得矣故曰仁在其中○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云云○問此方是致知之事未及力行也仁在其中便不消力行耶曰工夫到此力行已過半矣一蹴而到無難也故曰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新安陳氏曰〕此重在居肆與學 **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新安陳氏曰〕此重在成事與致道 **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朱子曰〕百工居肆方能做得事成君子學方可以致其道然居肆亦有不能成其事如閑坐打閧過日底學亦有不能致其道如學小道與中道而廢之類故後說云居肆必須務成其事學必須務致其道故必二說相須

而義始備○慶源輔氏曰由朱子之說則見君子之欲致道不可不由於學由尹氏之說則君子之學必當務致乎道夫欲致道而不由學則心志爲外物所遷誘而不能專一固不足以致其道然學而不足以致道則其所學者又不過口耳之習耳欲致其道則必由學旣曰由學則必務致道然後爲君子之事也○胡氏曰前說則重在居肆與爲學後說則重在成事與致道一主於用功一主於立志然知所以用功而志不立不可也知所以立志而功不精亦不可也故二說相須而備非如他章存兩說之比也○雲峰胡氏曰工必居肆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爲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illegible]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道者也○新安陳氏曰前說是子夏本意觀二以字可見後說是發子夏餘意而於警戒學者尤切附存疑學不外知行致其道者不惑於他岐而必以正道又必造道之極致不半途而廢也須兼此意小註謂不學小道此說不是小道不足謂之學蒙引謂學字虛說恐致道說不去亦非如程門之流於佛子靜之入於禪龍川之雜於功利同此學也其所趨不同者則以不能致其道也如何致道說不去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去聲

文飾之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平聲是自然之文去聲是著意去文飾死活各自不同**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南軒張氏曰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勉齋黃氏曰有過過也憚改而文以爲欺又增益其過也故曰重其過○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爲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爲難重其過者始焉不能審思而遂與理悖過矣而又飾之以爲欺是再過也○雲峰胡氏曰此章當與後章子貢所謂君子之過也參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爲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爲惡附存疑此當以過而不改來參看但他只是不改而已此却又有文則益增其過矣故曰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記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南軒張氏曰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即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即之則溫焉即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爲三變豈君子之強爲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勉齋黃氏曰儼者手恭而足重溫者心平而氣和厲者義精而辭確○雙峰饒氏曰聖人本無三變但自他人觀之則遠望是一般近就之是一般聽其言又是一般似乎有三變耳問厲只當訓嚴而云確何也曰厲也有嚴意但曰嚴恐人認做猛烈確者是是非非確乎不易之義形容言厲最切○新安陳氏曰儼然而溫剛中有柔也溫而厲柔中有剛也剛柔不偏陰陽合德惟夫子有之人見其然以爲三變聖人自然而然豈有意於變也通考勿軒熊氏曰聖門之學自莊敬入○程氏復心曰謝氏發明得變字分曉所以足程子之說謂非有意於變一語正說得聖人氣象出附蒙引君子有三變言盛德君子如此莫指孔子然孔子必如此望之儼然舉一身言即之也溫指見於面者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南軒張氏曰信在使民諫君之先若使民而民以爲厲己諫君而君以爲謗己是在我乎信未篤而已○慶源輔氏曰信謂上下交孚己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若上下未交孚則君之勞民所以安其生也而反以爲厲己也臣之諫君所以成其德也而反以爲謗己也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傅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雙峯饒氏曰誠意惻怛是說人所以信之之由惻怛屬愛大抵君之於民臣之於君皆當以愛爲主君愛其民惟恐其有勞民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勞之亦

何所怨臣愛其君惟恐其有過君平日已信之一旦不得已而諫之亦何所嫌我以誠意惻怛感彼必以誠意孚又安有以爲厲謗者乎通考朱氏公遷曰信以心言亦曰交孚之信餘如民信之矣朋友有信之類皆是指其秉彜之德而言爲固有之信即其言動之間而言爲以實之信自其彼此相與而言爲交孚之信二者之義本自相隨但其語意各有所主耳附蒙引君子指士大夫言上有君下有民○信謂上下交孚故曰誠意惻怛而人信之兼人我說○存疑信而後諫固是亦有雖不信而不容不諫者箕子比干是也信而後勞亦有民未信而不容不勞者如子産爲政民欲殺之是也子夏特論道理必如此然後盡善耳非爲未信皆不可使民諫上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朱子曰子夏之言謂大節既是了小小處雖未盡善亦不妨然小處放過只是力做不徹不當道是可也○問伊川謂小德如援溺之事如何曰援溺事却是大處嫂溺不援是豺狼這處是當做更有甚麽出入如湯武征伐三分天下有其二都將做可以出入恁地都是大處非聖人不能爲豈得謂之小德乃是道之權也○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信有病矣然大德小德皆不踰閑者上也大德盡善而小德未純者乃其次也若夫拘拘於小廉曲謹而臨大節則顚倒錯亂者無足觀也矣子夏之言豈有激而云乎此又學者不可不察○胡氏曰書以細行對大德而言細行即小德大節小節蓋以其所關有大小也父子君臣等之大倫大德所在也一動靜一語默與凡應對進退之文小德所在也觀人之道取大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自謹其大者而小節不必致意則將併其大者失之矣○慶源

輔氏曰道理無空缺處亦無間斷時一有空缺間斷便是欠少了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之間邪子夏篤實次於曾子而有小德出入可也之論此其所以不及曾子歟○雙峯饒氏曰此章用之觀人則可用之律己則不可但觀人不可責備且只看他大節大節既立而小小節目或有出入亦未可瑣屑議之若律己之道又與觀人不同雖一毫亦不可放過微有背理便成欠闕如何聽他出入得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朱子曰大節既定小節有差亦所不免然吳氏謂此章不能無弊學者正不可以此自恕一以小差爲無害則與大節必將有枉尋而直尺者矣○新安陳氏曰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畢公懋德克勤小物越小大德小子惟一以此律之此章之言信不能無弊也附蒙引子夏本意却未分觀人律己所以有弊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閒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雲峰胡氏曰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附蒙引本末二字子游以大學小學言差了蓋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而不可以言本末子夏以始終二字替他便見子夏見識高於子游此篤實之效也集註依舊用本末是亦據子游意耳○此大學未說到齊治平就學者分上說故只作正心誠意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別必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厚齋馮氏曰區丘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毓草木蓋植藝之事各分區域藝一區畢復藝一區不相陵躐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此二句補足上下文意 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概以高且遠者強上聲而語音御之此三句又補足上下文意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音扶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朱子曰非以洒掃應對爲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爲後而倦焉但道理自有先後之殊不可誣人以其所未至惟聖人然後有始有卒一以貫之無次第之可言耳須知理則一致而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惟其理之一致是以其教不可缺其序不可紊也○子夏對子游之語以爲譬之草木區以別矣何嘗如此儱侗來惟密察於區別之中見其本無二致者然後上達之事亦在其中矣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幾曾離此來今動不動便先說箇本末精粗無二致此說大誤○問有始有卒曰此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道頭便知尾下學便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附蒙引本註一以貫之本末都在所貫內此與前章萬殊一本意思小異此只是一時並舉之意○淺深生熟要分辨造到深者又欲等熟然後可進以他說子夏此說便是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之意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曰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洒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若不觀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也無緣看得出○雲峰胡氏曰此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是矯子游之偏也 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朱子曰不能謹獨只管理會大處小小底事便照管不到理無大小小處大處都是理小處不到理便不周匝○洒掃應

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也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此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灑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惟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大者遠者耳故曰其要只在謹獨此其言小者之不可忽也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爾非卽以此爲形而上者也○理無大小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頭做去不可揀擇此所謂敎人有序也非是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更不用做其他事也○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卽理理卽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間斷欠缺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謹獨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勉齋黃氏曰形而上謂超乎事物之表專指事物之理言也灑掃應對事雖至粗其所以然者便是至精之理其曰理無大小者非以灑掃應對

爲小形而上者爲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故曰理無大小也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朱子曰此言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灑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其曰貫通只一理言二者之理只一般非謂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灑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故其敎有等而不躐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而皆不可不用其極也○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勉齋黃氏曰精究義理極其微妙以至於入神神者理之妙而不可測者也所精之義至於入

神義理之至精者程子引易中此語與灑掃應對對言灑掃應對所以然者卽至精之義也附存疑貫通只一理貫通是彼此相通不是一貫之貫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或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勉齋黃氏曰然猶云如此也其如此者灑掃應對之節文所以如此者謂有此理而後其節文之著見者如此也○雲峰胡氏曰按朱子謂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

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爲末所以然者爲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爲事而不可分爲兩段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末爲事而本爲理不可不辨也通考吳氏程曰本末二字惟以大小言之後三條乃伊川語本條上句以事言下句以理言 **又曰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問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朱子曰如云下學而上達當其下學便上達天理是也○勉齋黃氏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乎○雲峰胡氏曰程子此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七字通考吳氏程曰卽此灑掃應對一節能下學上達斯造一節之極非以聖人全體 **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扶問反 **雖殊而理則一**

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朱子曰〕孔門除曾子外只有子夏守得規矩定故教門人皆先洒掃應對進退所以孟子說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事有大小理却無大小不問大事小事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却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或曰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自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勉齋黃氏曰〕所引程子四段首言理無大小以見事有大小而理則一也又次言道無精粗以見學有精粗而道則一也又次言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所以發明上二段所以無大小無精粗之意又次言便可到聖人事則亦以其所以然而無大小精粗者爲之也亦足以見其編次之意至精而不苟矣○〔慶源輔氏曰〕窮理之至知言之極則學者所爲之淺深不啻白黑之易見故如草木之有大有小其類各不同而無不昭然在吾之目中然後隨其次第等級而敎之若夫先傳後倦則君子無是心也但時其可而已至於言之未知知之未至不察學者淺深生熟之異而一槩以子游之所謂本者强而聒之則學者漫而聽之實不知其味勉而行之終不得其方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敎人之道豈有誣之之理○〔雙峰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爲本洒掃應對爲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敎以洒掃應對及入大學却敎以誠意正心就二說觀之子游欲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末底自然中節施敎無序把大小學滾作一事非也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敎但只言事而不及理則小學大學分爲兩截而無以貫通之至程子方以理爲本事爲末謂事有大小精粗而理無大小精粗小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寖長識既開却敎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日之習洒掃應對者卽爲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入神實不離乎洒掃應對之中也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爲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爲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之○〔雲峰胡氏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者不知理之一也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饒氏謂小學未能窮理愼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年寖長却愼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方有愼獨工夫然程子第二條云君子只在謹獨蓋程朱二子之意政謂小學是至微之事愼獨正要愼其微若從念慮之微說小學洒掃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愼獨饒氏此語切忌有悞後學不可不辨○〔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處說謹獨與大學中庸之謹獨小異此只是謹小事無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意饒氏所云謹獨以誠其意與程子所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程子此章發明聖賢閫奧集註先後指本末深淺言程子先後指敎者次第言前一條釋子夏正意四條辨子游本末之說明子夏始卒之意○〔程氏復心曰〕程子一條明君子之敎後四條明聖人之道君子之敎有本末先後聖人之道本末精粗則一也如此觀之則實相表裏者可見○〔黃氏紹曰〕本末始終先後名義無不同而大學論語所指則異物有本末指明德新民事有終始指知止能得而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子游以洒掃應對爲末窮理盡性正心誠意爲本而所謂先後所謂始卒不出此二者此其所以爲不同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新安陳氏曰〕行有餘力餘力猶言暇日是也　仕與學理同而事異
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慶源輔氏曰〕仕所以
行其學而學所以基其仕故曰理同然仕則以陳力就列
致君澤民爲事學則以誦詩讀書格物致知爲事故曰事
異○〔胡氏曰〕仕與學理同者皆所當然也事異者有治己
治人之別也學以爲仕之本仕以見學之用特治己治人
之異耳以理言則學其本也以事言則當其事者隨所主
而爲之緩急必先盡心於所主之事有暇日則及其餘非
有所輕重於其間也○〔新安陳氏曰〕仕者先盡仕之事有
餘力則益及於學學者先盡學之事有餘力則始及於仕
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
者益廣問仕優而不學則無以進德學優而不仕則無以
及物仕優而不學固無足議者學優而不仕亦非

聖人之中道也故二者皆非也仕優不學如原伯魯之不
說學是也學優不仕如荷蓧丈人之流是也子夏之言似
爲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或以爲仕而有
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又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
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則知非相因之辭也朱子曰舊亦
嘗疑兩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南軒張氏曰〕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
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
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潛室陳氏曰〕學是講此道理仕
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
學而言則仕爲餘用主仕而言則學有餘功互相發也○
〔慶源輔氏曰〕仕而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謂仕有餘力則
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而優則仕
爲未仕者言也謂學有餘力則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
道之功以驗其學是終始事○〔雲峰胡氏曰〕聖賢之言固
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譎而不正

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
譎者也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
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新安陳
氏曰〕學以明其理者體也仕以行其事者用也體者用之
本用者體之驗仕有餘力而不學則將徇己蠹人是有無
體之用學有餘力而不仕則將愛身忘世是有無用之體
矣子夏爲見當世多有仕而不學者觀孔子以今之從政
者爲斗筲之徒則可想見故首以仕優而學警世人夫已
仕者尚不可以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始可以仕蓋
可知矣下句人所易知上句人所易忽故以人所易忽者
先言之〔附〕存疑二句各有所指仕而優則學指已出仕者
言學而優則仕指未出仕者言優雖皆訓有餘力然仕而
優說暇日則可學而優難說暇日○上優字乃有餘力之
優下優字乃優入聖域之優○仕亦此理學亦此理故曰
理同仕是行此理學是求此理故曰事異○當仕之時則
學爲餘功當學之時則仕爲餘功故皆必先盡其事而後

及其餘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
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
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南軒張氏曰〕喪主乎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毁生滅性則是過乎
哀者也○〔勉齋黃氏曰〕觀游夏論學章胡氏所謂子游脫
略小物者則宜其言之出乎此終亦足以見孔門高弟重
本務實之意可法也○〔慶源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
意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故曰直情而
徑行戎狄之道也立言之難蓋如此○〔雙峰饒氏曰〕子游
平日卻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

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耳。附蒙引子游蓋亦激於當時之節文習熟而哀戚之不足者。亦棘子成之意也。○合問孝章觀之。可見子游之事親也。養有餘而敬不足。子游之喪親也。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而脫略細微。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雙峯饒氏曰行過高。解難能。少誠實惻怛。解未仁。無誠實則不能全心之德。無惻怛則不能全愛之理。○趙氏曰不誠實則無眞切之意。不惻怛則無隱痛之情。子張務外好高。故於此四字皆有所不足。○新安陳氏曰行仁惟務內平實者能之。子張務外好高。此其所以未仁也。附蒙引子游曰吾友張也。才高意廣。人所不能者彼獨能之。是難能也。然而殊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也。蓋師也辟再下便是巧言令色鮮矣仁可不謹哉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新安陳氏曰堂堂。以貌言。難能。以才言。皆自高之意。並猶共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爲仁矣○南軒張氏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難與並爲仁也。○勉齋黃氏曰以上兩章皆言子張之難爲仁。既足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爲德。根於人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爲足以至之。今也尚難能之行。飾堂堂之容。則其去仁遠矣。孔門以求仁爲先。而所言如此。可謂知爲仁之方也已。○慶源輔氏曰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人不可輔之爲仁。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己亦不能輔人之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不能自已者新安陳氏曰眞情乃愛親之人心天理所發見者　○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孟子語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禮記檀弓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音烏○南軒張氏曰人於他事

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胡氏曰上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眞情之不能自已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爲喪禮發也。○雙峯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附淺說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於他事。容有未能自盡其心者。能自盡其心者。必也於親喪乎。其哀痛慘怛。蓋發於眞情之不能自已者。而非有矯飾也。是則親喪宜無不盡其心者。苟於此而容有不盡其心者。則其立心之薄也。何如哉。○蒙引朱子解云。人之眞情所不能已者。是以自然說。尹氏註。於此不用其誠。是以當然說。故在圈外。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亦有行父之政者於私欲稍有不便處自行不得故今似此者甚多如唐太宗爲高宗擇許多人如長孫無忌褚遂良之徒高宗因立武昭儀事便不能用又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到季武子便不如此便是不能行父之政以此知孟莊子豈不爲難能○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南軒張氏曰〕誠善以爲難能特曰爲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誠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爲盡善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故有取其不忍於改也○〔雙峯饒氏曰〕夫子以莊子之不改父臣父政爲孝見得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正是不改其父道之善處○〔雲峯胡氏曰〕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爲曾子尊其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敎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朱子曰〕生業不厚敎化不脩內無尊君親上之心外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疎義薄不相維繫而日有離散之心○〔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敎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敎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爲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能存此心則有以仁乎斯民矣○〔勉齋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嘗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民之犯罪有二迫於不得已則使之無其道故也陷於不自知則敎之無其素故也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且人喜則意逸逸則心放放則哀矜之意不萌其於斷獄剖訟之際必至於過中失正有不自知者唯能反思夫民情之所以然則哀矜之意生而喜心忘矣詳味曾子之言至誠惻怛而體恤周盡如此嗚呼仁哉○〔雲峯胡氏曰〕集註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繫不忍離義相維繫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新安陳氏曰〕後世之民犯刑多上失其道之所致未必皆其民之罪刑獄固在得其情而不可喜得其情欲得其情固在於悉其聽明而哀矜勿喜尤在於致其忠愛歟〔附〕〔存疑〕上失其道使之無道敎之無素也

使之無道。使字。內。兼。養。意。不曰養而曰使者。不專是養也。如漢武帝用兵四夷。隋煬帝征遼東。致民窮而盜起。亦使也。若養之無法。致民飢寒而失恆心。亦使也。○民之所以爭鬪而致訟者。由於情義乖離。不相維繫也。若百姓親五品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親睦。何至爭鬪而致訟。哀矜者。矜其犯法迫於不得已。陷於不知也。勿喜者。喜己之聽明能得其情也。○顧麟士曰。民散。從來只解作不附其上。觀次崖說。乃知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八字。只兼民間也較全。通義白雲許氏曰。帝王長民之道。不過養之教之治之而已。養之。如分井受田。使衣帛食肉者有制。教之。如古者大學小學教人之道。及鄉黨州閭讀法之類。治之。則有禁令刑罰。且上之人以德導之。以禮齊之。則民皆知趨善避惡。尊君親上之道。而其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亦皆有親比協和之意。故曰民聚。上之人反此則民散矣。周德既衰。皆失前三者之道。民陷於罪而不知此皆上人之過。無養則飢寒迫身。不教則不知禮義。不知禮義

之人。而有飢寒之迫。則無所不為矣。故君子惟當哀矜。不可以聽訟為能而自居亦同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省悉井反

南軒張氏曰。紂不道極矣。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為不善而天下之惡皆歸之。日累月成。以至貫盈。豈不猶川澤居下而衆水歸之乎。○雙峰饒氏曰。子貢非為紂分疏。其意在下二句。○厚齋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謚也。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更平聲

南軒張氏曰。人皆見之者。君子不文飾掩蔽其過。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勉齋黃氏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雙峰饒氏曰。君子無掩覆之意。有過則人之所共知。既改又脫然更無惹絆。或問君子如何獨能用心如此。曰。君子所以能如此者。只是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若此心猶有分毫私累在人欲上。便做君子事不得。○新安陳氏曰。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如日月雖或不免於食。而明還何損於明。若小人則諱過而掩匿。不改過而固吝。益重其過

而愈暗愈甚矣。豈有日月明白瑩徹之氣象哉。附蒙引。更。改。以君子言。在日月。不說更。只可說復。孟子更字亦然。其註云。更之則無損於明。亦以君子言。明字借說。○君子非久過者。日月非久食者。故日月之食。一句直該到人皆仰之處。為是。此與孟子文大同小異。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朱子曰）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未墜地只是說未墜落於地而猶在人耳大者是禮之大綱領小者是零碎條目孔子雖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則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乃聖人所以為生知也○在人之人正指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問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如何子貢不說堯舜之道只說文武之道（雙峯饒氏曰）堯舜遠文武近子貢是就其近者而言要之道非文武之所得專文武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文武之道○不賢者只指衆人而言不是不好底人○（新安陳氏曰）焉學問何所從學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此論夫子之學而專言文武之道者蓋列聖道統傳在文武而文武之

道統傳在孔子故也文武之道無往不在夫子於文武之道無往不學惟善是主初無常師此所以備斯文之大全集列聖之大成歟（附）或問曰何以言文武之道為周之禮樂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樂聞然其文意不過如此以未墜在人之云者考之則可見矣若曰道無適而非所取而得則又何時墜地且何必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後得師耶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佛之言皆有厭薄事實貪騖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間哉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是之空虛恍惚而無所據也○（存疑）未墜於地與在人不是相對說墜地便不在人未墜於地則在人賢者識其大三句正是在人處夫子焉不學是從賢者識其大者二句生來賢者識其大則從賢者而學之不賢者識其小則從不賢者而學之故曰焉不學言何處不從學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朱子曰）子貢賢於仲尼聖人固自難知如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歆動得人孔子自謂達不如賜○（葉氏少蘊曰）子貢曉見用於魯懼吳之强大曉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朱子曰）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附）蒙引上只云譬之宮牆而不兼宮室之淺深廣狹言者為何蓋凡室淺者其牆自卑宮廣者其牆自高故首只云宮牆而下兼及宮室牆卑室淺字平下文牆高而宮廣

亦是如此不可因此便輕重說譬之宮牆言賜之道與夫子之道譬之於宮牆此下只說宮牆並無一句實指說喻體也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也（朱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至於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

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會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敎衆人與敎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不得多少分明○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難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且如仰彌高鑽彌堅此是數仞難入處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便是從入之門學者須從此門路入方有所見○新安陳氏曰賢人之道卑淺易見聖人之道高深難知此子貢以牆室取譬之意也要之觀乎賢人則見聖人使叔孫果知子貢之所以爲子貢則亦必略知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豈至爲此言哉叔孫非特不知孔子亦不知子貢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

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喩其至高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 南軒張氏曰子貢善喩如宮牆日月之喩者可謂切矣夫丘陵固可踰泰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爲自絕於日月而已矣○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 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 扶問反 量也 厚齋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小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萬古常明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子貢以何傷日月曉譬之可謂智足以知聖人而譬之深矣附顧麟士曰日月喩高不喩明則世引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立說者皆謬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 吐雷反 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 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勉齋黃氏曰一言善爲知一言不善爲不知知不知係於一言不可不謹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美而至於大乃思勉之所可及故曰可爲猶可躡階梯而升也至於化則非思勉之所可及故曰不可爲非可躡階梯而升矣朱子以此發明孔子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之實處然後子貢取譬之意顯然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敎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 音烏 變時雍 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
民於變時雍變變惡爲善也時是也雍和也

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如字**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不
可及言聖德之本高
妙得邦家言德之用神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聖人感之
之妙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此天下應之之速附蒙引夫子
之不可及也莫測其妙直如天之不可以梯而升然何也
以其感人者言之夫子惟不得邦家耳夫子之得邦家者
所謂立之斯立云云夫以夫子之神化在人者如此如之
何其可及耶此正所謂不可階而升者也不是別一意○
存疑天子之不可及註以化不可爲訓之立立道行綏來
動和正是化不可爲處何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自暢
於四支至發於事業皆是要亦不出乎敎養立道綏動事
業之大人所可爲至於斯立斯行斯來斯和感應神速此

是化處則非人所能爲也○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指斯立
斯和四句生榮死哀只就這上見得非有外也○立如樹
初種根入地綏則培養深厚根深著地矣故曰綏立之固
○蒙引聖人神化化字與上文化不可爲化字不同此是
存神過化之化彼是大而化之之化○子
貢語意不到斯和截直到其死也哀處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其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

新安倪氏曰禮記土鼓
蕢桴音浮左傳成公二
年右援枹而鼓枹鼓槌音浮本作浮漢書枹鼓之枹音桴
風無反則此桴字不音桴若音桴者乃乘桴浮海之浮桴
也

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去聲**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問立之謂植其生朱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
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便是問動謂鼓舞之
曰勞之來之又從而振德之振德便是鼓舞使之歡喜踊
躍遷善改過而不自知如書之俾予從欲以治惟動丕應
徯志皆是動之斯和意思○此言德盛仁熟本領深厚纔
做出便自恁地○生榮死哀子貢言夫子得邦家時其效
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喪考妣者是也歟
○南軒張氏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神感無不通也○勉齋
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
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聖
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
子貢知足以知聖人今乃不言其德而言其得邦家之效
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卽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
人之德不可形容卽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
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

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高明博厚則其感於物者如
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厚齋馮氏曰聖門諸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乎淺涵
蓄莫窺其際唯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之推尊夫子與
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
夫子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雲峰胡氏曰此章
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
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同
流然則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
氏曰子貢亦可爲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
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眞知聖人矣
讀集註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晚年進德處且子
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子求問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
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子貢之稱夫
子亦三始則喩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喩之以日月今則喩

之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爲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抑何霄壤之邈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新安陳氏曰此章前言夫子之不可及以其德之化不可爲者言也夫子不幸而不得時不得位故其德之化雖妙於吾身而其神化之用不見於天下使得時得位則其神化之功用直有與天地同流者終言如之何其可及以其神化之不可測者言也夫子之道猶天然天固有目者所共視天之所以爲天則非知天者不能知也必子貢之知始足以知此彼陳亢者其不足以及此宜哉通考程氏復心曰謝氏既足以發明子貢之所謂而又有以深探夫聖人動化之妙則其所見蓋已極於高遠學者宜熟玩而深思也附存疑人見其變化者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是變化莫窺其所以變化言其所以變化處人不可得而窺測也人見其變化大而化之之聖也莫窺其所以變化聖而不可知之神也故曰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十九 終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二十

三魚堂讀本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堯舜三王之道二章爲政三章學爲君子○黄氏四如曰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叙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定書時語

終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朱子曰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亦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讖緯之說姓名見於圖籙而爲言也聖賢言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時中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行時止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爲是而守之哉○伊川云允執其中中怎麼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南軒張氏曰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依倚則能執其中至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爲安榮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雙峰饒氏曰或以守字解執字守與

執不同執是執其要事事物物各自有中凡舉一物便要執定那要處如執扇須執柄相似如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方是守便易得死殺了執者隨事隨物而執其中不死殺○新安倪氏曰抉執云者非執一定之理蓋於事物上酌其中而執以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即用其所執之中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堯以天下與舜以專明禪受之義言咨爾舜一章以治道相傳之統言○程氏復心曰天祿謂天所賦予人君之崇高富貴也蒙引堯曰咨句嗟歎聲也爾舜句書云咨十有二牧小異其曰咨禹者同咨十有二牧記者之辭○此處咨命之辭只是以帝位屬之其實舜未便即位○允執其中又是叮嚀之辭言爾今陟帝位以治天下也要必事事惟信執其中者而用之不可作推本能執中故知其曆數在爾躬也若不能允執其中而致四海之困窮則天祿永終而曆數之在躬者亦不為爾有矣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形甸反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他所聞所詣說得不同然知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箇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於此可見○雲峰胡氏曰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矣非中則四海將至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永終言之為戒深矣○新安陳氏曰天祿永終與天之曆數在爾躬相照應允執其中告以保天祿之本也四海困窮不能允執其中之驗所以致天祿之永終也舜之受禹謹述此四句不易一字但辭加詳而理益明意益盡耳舜之授禹具載於書堯之授舜微弟子記之於此則三聖人以一中相授受之淵源其孰從而知之哉蒙引舜亦以命禹此說不應說出人心惟危三句集註只云禹謨比此加詳今人講文章亦就依書經講反於本文亦字說亂了且大禹謨允執其中之下又凡九句方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處所謂加詳者此亦是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疏世本云湯名天乙孔安國云至為王改名履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記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謂喪事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翰白色馬也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

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朱子曰〕簡閱也。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點檢數過。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南軒張氏曰〕有惡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耳己有罪則不敢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雙峰饒氏曰〕湯述其告天之辭以告諸侯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 予通作與 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 形甸反 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曰賚所以錫予善人 詩周頌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蓋本於此〔雙峰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泛然錫予施之也。〔附〕〔蒙引〕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言周大賞賚于天下。非人人而富之也。惟善人是厚而已。按周書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是賚百姓此則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與書不同故又曰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說得實了難說是周有大賚于天下而大賚之中又獨於善人是加厚焉此說與註反不可用。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 孔氏名安國西漢曲阜人 周至也言紂至親

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問雖有周親註紂之至親雖多他衆叛親離那裏有至親〔朱子曰〕紂之至親豈不多。唯有衆叛親離所以不濟事。故書謂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是也○〔南軒張氏曰〕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為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厚齋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雖紂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祗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用也奉天討罪以罪己為本故曰冄湯罪己其與也勃焉〔附〕〔存疑〕武王之初伐紂而誓師也其言曰紂雖有至親之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以人事斷其有必克之理也其既伐紂而得天下而告諸侯也其言曰百姓有過是己處之無道而致之然也是其過在予一人不在百姓此亦以天下為己責與湯同一心也○〔蒙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二句人都想不得聖人之意思出蓋武王毅然以天下為己任直是要處置天下使無一人之不得其所無一人之不歸於善也不然只恁責己何為○〔說約〕紹聞編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與成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意同故注不再說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 去聲 錘 直垂反 也量 去聲 斗斛也 古註引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

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附存疑紂爲不道官府所用以取於民者必過其則而民間交易亦必失其常矣武王得天下遂於是致謹凡在官與在民者皆取而較之革其過中之弊歸之中正之則也紂爲不道欲敗度縱敗禮官府之禮樂制度廢墜多矣則取而研審之何者爲過何者爲不及可損者損可益者益可因者因可革者革悉去其過不及之弊一歸之義理之中也○權量謹法度審廢官脩則衰者扶弊者改害者除利者興四方之政次第舉行矣政行還說在外乃其效也○蒙引政行說在外與下文天下之民歸心一般不可謂謹權量云云就是四方之政行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朱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此聖人之大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聖人之大罰○雙峯饒氏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當今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審法度是審度可否因革之宜是底因之不是底革之卽此便是審處脩廢官亦只是因其見在之官而廢者從頭改去興滅繼絕只是一事黃帝堯舜禹湯皆有功德於民合當他子孫有國如何不繼其絕後得逸民是有德而隱者亦合當教他有祿民心皆欲得其如此而我則興之繼之舉之此其所以歸心耳附蒙引興滅繼絕朱子合解其實不是一事小註不是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節齋蔡氏曰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雙峯饒氏曰周有大賚以下夫子零碎收拾或舉其辭或述其事湊成武王一段事實附說約紹聞編曰不言五教者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知愼終追遠固教之本也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 雲峯胡氏曰帝王之道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爲中湯武以征伐爲中泛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新安陳氏曰寬者柔之中敏者剛之中信者中之實公者中之體也

○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扶音**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朱子曰此篇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此篇多闕文當各本其所出而解之有不可通者闕之可也謹權量

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爲一章蓋
典滅國繼絶世舉逸民當時皆有其事○勉齋黃氏曰論
語末篇歷敘堯舜禹湯武王相傳之道而先之以執中得
其要矣其下之及賞善罰惡責己恕人大綱小紀本數末
度無不具舉蓋帝王之道初無精麁凡事之合天理當人
心者是其所以爲道也所謂執中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
而非中耳豈虛空無據而可謂之中乎○雙峰饒氏曰通
論此章堯舜禹是說相傳之理湯是說他心事武王又是
兼政事而言三說固無不同然累聖相承只是一中字前
面說理處是中道流傳之原下面亦無一不是執中之實
○雲峰胡氏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
此此篇之首則述敘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以見聖學之
所傳者無非有體有用之學而凡論語二十篇之大旨皆
不外此也孟子篇終卽此意但孟子聞知見知者知其道
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知卽所
以行固無異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專言治道相傳之統餘

如孔子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告子張以尊美屛惡之類及
子貢稱夫子之得邦家者中庸哀公問政章大學治國平
天下章孟子所論王道諸章皆可以見治統之相傳
者如此蓋設施之當其可者卽聖人授受之中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屛四
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
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
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
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
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費芳味反焉於虔反○新安倪氏曰按韻書屛字上聲者註云
蔽也去聲者註云除也屛四惡之屛當去聲讀而舊音丙

朱子曰謝氏云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又安得人
人而給之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
物以厚生使民不飢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亦
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民惟喜康共不常厥
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
問欲仁得仁又焉貪如何曰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
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此正與當仁不讓於師同
意曰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己治人其理一也○胡氏曰
在人上者人欲爲多不能窒之則其貪無時而已惟反是
心以欲仁則求諸己而必得何物足以累其心夫何貪泰
若安舒自得之謂近於驕然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衆
寡小大而貳其心則其自處未嘗不安何驕之有○南軒

張氏曰正衣冠尊瞻視臨之以莊也持身嚴故人望而自
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有使人畏己之心
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
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
矣然欲仁其本歟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言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中庸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皆敬也而有不同蓋
中庸是徹內外言專言之敬也論語專主容貌言偏言之
敬五美中之一也附顧麟士曰惠勞欲泰威五字本不甚
美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故
美也亦是不美中之美意○欲仁得仁沈虹野云凡以不
忍之心而行不忍之政皆是沈晴峰云言仁覆之念不至
兼利萬物其欲不止要見君子求仁之心有若貪得無厭
者然然愚意亦不離敎養也○蒙引欲仁而得仁就從政
上說不必依小註以治己言凡從政時應事接物一無私
心而當於理便是仁○此欲仁而得仁語勢與我欲仁斯
仁至不同彼是隨求而隨得之意此只是欲仁字重○無

衆寡以人言無小大以事言兼接人應事也能敬則所應接舉得其道自有安舒自得之意而泰矣然泰自敬上來何驕之有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敎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反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吾官反忍弗能予通作與卒以取敗亦其驗也

通鑑漢高祖元年韓信問漢王曰今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良久曰不如也信曰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其爲人項王喑音啞烏故反叱昌力反咤竹駕反漢書作意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其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凶于反悅言也漢書作姁音同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刓訛鈌也忍弗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朱子曰猶之均之也如言一等是如此史家多有此般字此吝字說得來又廣只是戒人遲疑不決若當賞便用賞遲疑之間澀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魏博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政是此意若是有司出納之間吝惜不敢自專却是本職當然人君爲政大體却不可如此當與便果決與之○問四惡之說曰虐也暴也賊也謝氏得之有司之說楊氏爲當謝曰古者以五戒先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矣不先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衆以誓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論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楊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予人而不爲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爲善在爲上則爲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問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何以在四惡之數曰此一惡比上三惡似輕然亦極害事蓋此人乃是箇多猜嫌疑慮之人賞不賞罰不罰疑吝不決正如唐德宗是也○南軒張氏曰虐暴賊皆不仁者之爲也出納之吝不知者之爲也○勉齋黃氏曰惠易費勞易怨欲易貪泰易驕威易猛今至於不犯人情之所易則美之至者也殺不可也甚則不敎而殺視成不可也甚則不戒而視成致期不可也甚則慢令而致期吝不可也甚則與人而亦吝今至於犯人情之所已甚則惡之至者也此一尊一屏聖人之所以深戒之也○雙峯饒氏曰要行一事須預先告戒使遵承而後可若不先告戒之猝然要責他成就豈不是暴慢令於先一時却去緊他是誤而賊之也當與而吝易失人心也是惡上三者是急迫之惡下一件是悠緩之惡○雲峯胡氏曰四惡虐爲甚暴次之賊又次之是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決柔惡也蓋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示爲政不知大體者之戒

附顧麟士曰殺與視成刻期愼與本從政者不可少亦以不敎而殺不戒視成慢令致期當與而不與故見爲惡也曰猶之與人則是已當與矣故云合上則見得其道則雖不當有者而亦美不得其道則雖當有者而亦惡信爲宜尊且屏也○存疑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畧相似然不戒視成是出於無心慢令致期是出於有心此其不同處○○顧麟士曰出納者出於此而納於彼亦正言與也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去聲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趙氏曰〕孔子論爲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取以附前章之後夫子之爲政蓋與帝王若合符節○〔雲峯胡氏曰〕問政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二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者蓋惠未有不費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以爲美也虐之而不知敎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令吝之而不知與爲民父母者奚忍如是哉此所以爲惡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朱子曰〕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此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分定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云無以爲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爲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胡氏曰〕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不知命常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斯所以徒喪所守而爲小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命指氣而言謂貧賤富貴窮通得喪一定不可易者必知此而信之始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故全得我之義理所以爲君子○〔雲峯胡氏曰〕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爲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爲也欲爲君子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爲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附纂〕

引知命非特泛泛然知之而已是臨利害之際而一惟命之安乃爲知命○或以不知命做一頭言非也此章自是三段不必與三畏章同且註云君子之事備矣此君子與無以爲君子之君子亦不同○〔顧麟士曰〕此章主腦在知字不在君子字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雲峯胡氏曰〕集註十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耳目無所加是懵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慶源輔氏曰〕言心聲也因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惟格物窮理之君子能之○〔雲峯胡氏曰〕孟子知言之謂蓋本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爲學者言彼則孟子自言也於此亦見集註之情○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南軒張氏曰〕此所論命謂窮達得喪之有命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撿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禮則有踐履之實矣知言知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實情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也必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勉齋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己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脩諸己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

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全乎己。○慶源輔氏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知斯三者。則內足成己之德。外足盡人之情。故君子之事備。○雲峯胡氏曰。學始於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之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聖學之始事。知斯三者而爲君子。則聖學之體立。遇時而用之。則聖學之用行。弟子記此以終一書。不無意矣。

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去聲**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平聲**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覺軒蔡氏曰。論語首章末以君子言。末章首以君子言。聖人教人期至於君子而已。詳味兩章語意。實相表裏。學者其合而觀之。○新安陳氏曰。論語一書。夫子以君子教人者多矣。首末兩章皆以君子言之。記者之深意。夫子嘗自謂不怨天。不尤人。人不知而不慍。不尤人也。知命則不怨天。且樂天矣。學者其深玩潛心焉。附纂。引孟子知言。都就詖淫邪遁一邊。此則虛說。○存疑。知言者。亦不是泛泛知知他言語耳。知其言之所以然也。如孟子知言。詖辭知其所蔽等也。

論語大全卷之二十終

雲間受業趙鳳翔魚裳　慎徽蒔公編次

孟子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去聲**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邠卿。東漢京兆人。**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眞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爲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闡示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西山眞氏曰。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愿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宮黝之勇者。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通考。吳氏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五

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附蒙引綱目孟軻至魏分註又爲受業孔子之孫子思蓋兩存以備攷定耳○此段今斷從子思之門人若得親受業於子思不應七篇全無所述而曰私淑諸人如此輕他

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

子者哉游齊事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魏

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齊王其下即書孟軻去齊赧王二年戊申即齊閔王地元年閔即湣字伐燕一事史記以爲齊湣王十年丁未蓋以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爲齊閔王元年通鑑以爲宣王十九年丁未蓋以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爲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不同蓋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閔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閔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爲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淖齒事證之閔王爲是孟子謂爲宣王恐傳寫之訛耳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云通考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爲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爲齊使燕燕王

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以激燕王而厚子之也於是燕王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令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爲伐燕雖徵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爲是況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附蒙引道既通此句亦只可淺說若正經說到道處又非司馬遷見識所能到○新安陳氏謂伐燕事以淖齒證之閔王爲是此不知何謂也淖齒是楚人楚人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閔王殺之後爲王孫賈所誅其見於史記者如是此只足以證閔王爲燕所敗何足以證伐燕之必爲閔王事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反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

從子容反衡與橫同○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爲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旣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名愈字退之謚文公唐鄧州人○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朱子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爲非一筆文字矣○新安陳氏曰愚聞或疑易繫辭有子曰字以爲非孔子作朱子曰安知非後人所加如周子自著通書五峰刊之每章加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亦當會此意附蒙引淸嘗記一書載朱子之言謂孟子一書決是孟子所自作不是孟子如何寫得精意如此透徹首尾如此貫串看他是甚麼樣文氣若當時門下有人寫得如此意思出亦不可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矣故曾南豐謂書二典亦卑褻輩人所作以公孫丑萬章平日所問難於孟子者觀之似未能寫出孟子七篇文字如此精粹圓活也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

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荀子名況戰國時趙人揚子名雄漢蜀郡人○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爲得其傳耳附蒙引孟氏之後有董仲舒如何不傳與其所持所造視猶優韓子曰視韓子則醇正過之矣若以配堯舜及孔軻如何得今以先儒所論董子者錄於後便見董子之爲董子矣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朱子曰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然亦非他眞見得這道理問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是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立性非敎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是不識性善模樣○荀揚是誠有不精不詳處但不知韓子之見是指何處爲不精不詳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去聲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化之法禮義之道音導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朱子曰韓子謂荀楊大醇小疵

非是。由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爲大醇耳。○程子說荀楊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眉]蒙引孟子醇乎醇者也。謂其擇之精語之詳也。擇之精以窮究言語之詳以議論言。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大醇。以其皆知崇正道。黜邪說也。小疵。即擇焉不精。語言不詳也。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聲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朱子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爲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眉]蒙引程子註曰孔子言參也魯云云。程子此言。不是正解韓子之言。朱子以其可相發明故附云。○恐韓子見不到此。大槩說學而已。觀其徧觀盡識字面可見也。其曰必自孟子始者。猶曰顏子發聖人之蘊者耳。正論觀聖道必自曾子之大學始。所謂初學入德之門者。此言只是主孟子言耳。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先則反路孟子辭而闢之廓苦郭反如也夫音扶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音朱離矣〔張存中曰〕後漢南蠻傳云衣裳斑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言不分明之聲也。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去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新安陳氏曰〕自夫楊墨行至安在其能廓如也皆是難辭揚中之抑只着向無孟氏三句斡轉而斷之以孟氏功不在禹下盡之矣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之身。異端陷溺人心。心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朱子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慶源輔氏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未敢便道他是聖人。此其權度審矣。○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平聲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

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慶源輔氏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巽懦柔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功多蓋在此此所以有大功於世也○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顔子陋巷自樂（音洛）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新安陳氏曰〕英氣甚害事蓋責備賢者之辭〔附蒙引〕問孟子英氣害事處安在曰孔子德性較寬大。氣象較從容。故卑者亦得而親之。高者亦愈見其不可及。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曰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蓋狡詐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如飲醇醪。令人不覺自醉。譬之春風著物。自然能使發生也。如此而猶有不入不行處。則命也。若孟子則不如孔子多矣。既是如此。則其所以感人者。亦未得如孔子矣。如顔子便渾厚不同顔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流也或曰英氣見（形甸反）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如字）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覺軒蔡氏曰〕聞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顔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顔子和風慶雲。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顔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便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其理一也〔附蒙引〕蓋以顔子為大賢亞聖而孟子次之

楊子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朱子曰〕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耳。○〔慶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則語亦失之大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在。〔附蒙引〕孟子大人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豈亦大快哉。歐陽永叔（名脩廬陵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

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慶源輔氏曰〕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唐以後爲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　三魚堂讀本

當湖陸隴其稼書手輯

受業　席永恂漢翼　王前席漢廷　參閱

侄　禮徵用中

男　宸徵直方　較訂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義利之辨。兼言孟子之學。二章言與民同樂。三四五六章皆言仁政。七章兼言王霸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於耕反也。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邑。在漢河東郡安邑縣。至惠王徙大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僭稱王。諡曰惠〔通考趙氏德曰〕魏之先。畢公高之後。晉獻公以魏封畢萬爲大夫。後從其國。名爲魏氏。至罃立爲王。諡法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著書之時追書耳。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史記惠王三十五年〔新安倪氏曰〕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爲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朱子曰〕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見惠王。答其禮也。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此禮。故所居之國。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得越境。必以禮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史記得其事之實矣。附蒙引 綱目周顯王三十三年。孟軻至魏。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惠王之三十七年也。史記惠王三十五年

早禮厚幣以招賢者按綱目於會徐州以相王之年始書魏惠王一年則此所謂惠王三十五年者是自始爲侯卽位時計得此年數不是爲王之三十五年也爲王只一年而薨○孟子嘗言說大人則藐之以其在我自有一段高似他底正經本子在至如問對之閒他都有一段出他頭上底正經議論在梁王問利他便有仁義來換了他齊王問桓文之事他便有王道來換了他蓋其所據者正才又非常所以迎刃而解○〔存疑曰〕見梁惠王舊或謂答其禮或謂欲行道要孟子本意是欲行其道而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則有可見之義爾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上聲**老之稱**〔通考〕〔吳氏程曰〕叟非絕句當連下文〔附顧麟士曰〕按通義金仁山曰梁惠以叟稱孟子古人尚年以叟老爲相尊之辭非必果有年也　**王所謂利蓋富國强兵之類**〔西山眞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附存疑〕之類所謂尚廣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見得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爲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心之制如利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仁對義爲仁兼義言者是言體專言者是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爲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

問人所以爲性者五獨擧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大端已擧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疊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現處言孟子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體此朱子於論註先言愛而孟註先言心眞得孔孟之要旨○諸葛氏曰語之爲仁猶曰行仁以仁之用言故集註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雲峰胡氏曰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仁義是包體用而言論語所謂爲仁是以仁之用言〔通考〕吳氏程曰有子爲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仁孟子仁義是先體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故集註釋之互異○東陽許氏曰心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含體用愛爲用其理則體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蓋天地閒物靜體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用如此〔蒙引〕不必說亦有仁義可以益王之國只是對利字言不必要對吾國字但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則自然有以利其國矣此句且莫鑿破他○愛之理對心之德則爲用若對心之制事之宜則仍又爲體○謝說未然所謂論註先言愛者是有子孝弟爲仁之本章蓋有子之言主愛上說所以註先言愛又不干孔子以隨事發見者言況仁遠乎哉顏淵問仁註只言心之德而全不及愛之理又何先愛之理之有若孟子並擧仁義是以體用言而仁義又各自有體用則先體後用者立言解義法當然也縱孟子無仁人心之言亦當如此解○諸葛氏亦未是讀者詳之

此二句乃一章之大

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與做此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者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在車上者〕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

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沈斥水田舄鹵也。沈謂淵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術大道也〕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通考〕程氏復心曰。按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國當地方三百一十四里有奇。爲方百里者十。百乘之家。地方百里爲方十里者百。故刑法志云云。與集註不同。要之孟子特就當時假說言之。非謂古法然也。○〔東陽許氏曰〕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大槩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三百十六里有畸。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詹氏道傳曰〕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疋。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項氏安世曰〕按舊說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除五長外。大卒皆三人共治。恐於督率兵事不便。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十五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五人。則百人也。若以百人當車一乘。則於旅卒師軍之長。自然無所齟齬。不至如前之參差雜亂矣。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扶問反下同而取其一分〔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十之一。得百乘。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

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慶源輔氏曰〕集註發明不奪不饜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遂而盡奪之其心猶有所不足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末兼言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切兼言仁義該體用之全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下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附〕〔淺說〕利欲之非正固不可求況求利又自有其害乎○〔存疑〕萬乘之國至不奪不饜皆是說國危之事萬取千焉至不奪不饜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君四句○王曰何以利吾國一定是取之於臣民所謂損下益上也大夫曰何以利吾家一定是取之君與民所謂攘奪其君剝其民也故曰上下交征利○〔蒙引〕路史國名記云國家之稱抑又不一孟子言千乘之家而王制縣內之采邑皆曰國周官郭大夫且

稱每國是國亦謂之家而邑亦或稱國矣豈非公侯卿佐謹度以事其上則全於臣節制以禦其下則正於君自臣道言之雖國亦家而自君道言之則邑亦國耶采邑曰國則卿大夫固可為諸侯矣所謂內諸侯也○萬乘之國弑其君者豈必王朝之公卿而後可哉幽王之見弑於申侯是已但此處朱子大註分明謂天子之公卿蓋本萬章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說大抵是要家字端的未可輕疑妄議○按大學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則已先孟子言之矣豈彼百乘不謂大夫耶○顧麟士曰紹聞編南軒曰以仁義為本是導民於理也以利為尚是導民於欲也理明則尊卑上下之分定不然則凡有血氣者皆思自足其欲非盡攘上之所有弗已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朱子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慶源輔氏曰仁義人心之固有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也○〔雲峰胡氏曰〕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揭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而言集註必自人君躬行上說來者蓋上文先言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推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新安倪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

義而分言之集註於此節云仁義未嘗不利是以仁義合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不同者何哉蓋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卽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卽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附〕〔淺說〕仁義之至正固在所行况行仁義又自有其利乎○〔蒙引〕細看大註躬行仁義與仁義未嘗不利兩箇仁義字與本文仁義字及註中仁者義者字不同蓋仁義未嘗不利亦是就人君言非是謂仁者自享愛親之利義者自享敬君之利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平聲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

〔慶源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己長人短。人少己多。偏詖反側。惟己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慶源輔氏〕曰循天理者無所爲而爲故不求利然成己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徇人欲者有所爲而爲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害物招尤取禍故害常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靡幼反**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覺軒蔡氏〕曰學者細玩而已矣與何必之辭。見孟子語意嚴厲。斬釘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歟。○〔雲峰胡氏〕曰子朱子深有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害對利事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

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是無乖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也○**太史公曰**〔新安陳氏〕曰司馬談爲太史令子遷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也**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上聲**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去聲**利之弊何以異哉**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朱子〕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

利而未嘗不利也〔慶源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專欲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扶又反**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先則反**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龜山楊氏〕曰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使其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朱子〕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著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以利心爲仁義卽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阻也○〔雲峰胡氏〕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之也及告

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爲拔本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爲造端託始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爲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己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附顧麟士曰〕按詩注曲池曰沼○〔楊龜山〕云

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蒙引賢者。是。指。人君。之。賢者。如。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乎。是。指。以。下。賢。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新安陳氏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一提撥。○南軒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又曰王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爲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雙峰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愁。孟子說惟是賢者樂此。出王之意外。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戸角反於音烏牣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待洛反也靈臺文王臺名也詩傳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爲也。通考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併以游觀爾。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廢。此。在。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用其大。文王繼體卽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鄷。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明年卽薨。田獵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

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所以域養禽獸囿中有沼也麀牝婢忍反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旣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雙峰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通考東陽許氏曰麋鹿魚鳥各得其所。咸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觀兩在字而下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物感動處。物且如是。而人可知。附蒙引古之人與民偕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之政是也。不必兼言勿亟之命。蓋詩人言經始勿亟。是與下句庶民子來相叫應。言文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亦自急也。以見其得民樂之意耳。壬辰會試講偕樂處。咸和之政素孚於治岐之日。勿亟之令又布於經始之時。是以戒民勿亟爲偕樂矣。信然。則當時儻不戒以勿亟。民有不子來乎。若泛論勿亟。亦是愛民處。則何不可。○故能樂也。全在民樂其樂上。故集註用此句以發揮其義。○不日成之。成之亟也。又追言之曰。方其經始之時。王尚戒以勿亟。而庶民歡忻踴躍。亦自爾其急也。所以不日成之。

臺既成矣臺下有囿也於是遂言王在靈囿云云囿中有沼也於是又言王在靈沼云云詩人語次蓋如此○饒氏謂文王畢竟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意亦好不然文王之視民如傷忍苦役之以供吾樂耶○於歎美辭此乃民樂之辭與上文麀鹿同皆是民樂文王之所有不可謂文王自歎美○民反歡樂之指庶民子來不日成之也不是包謂其臺曰靈臺以下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 趙氏曰所引桀語出尚書大傳 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龜山楊氏曰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爲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善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南軒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欲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

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雙峰饒氏曰孟子之書句句是事實說仁義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爲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時日曷喪爲同樂獨樂事實○新安陳氏曰南軒遏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夫同一臺池苑囿鳥獸魚鼈耳賢者循天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卹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亡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詳見後章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上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己與亡乃其效也

一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移粟民自移其粟耳〔疑〕蒙引何也二字是推在歲凶上去末段集註明日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設若河內河東俱凶則惠王又將何以處之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喩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

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塡音田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 通考 東陽許氏曰集註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鐲鐃之用大抵鐲進鐃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鐸大鈴也鐲鉦也形如小鐘以爲鼓節鐃如鈴執而鳴之 附蒙引 鼓字非虛指戰字而言也如孫武子傳所謂於是鼓之於是復鼓之者一例○後世戰陳皆以金退蓋自戰國已然也 直猶但也 如詩匪直也人之直 言此以譬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慶源輔氏曰 周禮司徒以

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大荒大札則令邦國遺民以辟災就賤 附存疑 戰以勝敵爲上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爲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欲民加多惟在行王道爾故下二節遂言王道○蒙引 此且未追咎他前日所行之病民只說他今日所行之未足以救民至末段乃追舉其時病所在而切告之○這都不似聖人辭氣雖說得恁活落折得來痛快終是於誠意動人主上欠幾分愚謂若於誠意動人主意思十分重則應時閒自無此許多鬪關變化講論先儒謂孟子未免有戰國氣習此所以做人必要到聖人地位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 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 烏瓜反 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 余六反 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 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或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服牝服車之材也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韌也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澤虞掌國澤

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雲峰胡氏曰文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卽是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註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 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此皆爲治 去聲 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 祖本反 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亟而不可無者今皆有

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爲王道之始也○〔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未行井田法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撙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罟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不過初焉事下一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王道之始相對 附 蒙引依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章註云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則四時皆有農隙不專謂冬也故春有蒐夏有苗秋有獮冬有狩豈必皆至冬乃役之乎曰然則如此註乎曰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農隙以役民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興作與徒作事也田獵以講武不與興作之目○穀專指稻不兼黍稷麥菽也黍稷麥菽不必皆春耕夏耘秋收也一說正不可如此拘春耕夏耘秋收亦大槩舉其大畧云

耳○論理當兼說方是○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池是人所鑿者○山林之分其高者爲山平而多草木者爲林○斧斤當有別賈誼治安策曰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也○但考之韻書俱無二義當再詳之
○厲禁厲與禁也非謂嚴禁也○養生喪死皆無憾則民心自不能舍是而他適此亦應前面加多之意○元許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云古今立國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其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可不勞而理也所謂紀綱法度施行有地者正此所謂王道之始之意○王道以得民心爲本得民心以植民生爲本○當法制未備之時且要安插吾民使得將就生理所以收攝民心使無至於渙散所以爲王道之始耳如漢高入關悉除秦苛法而王基遂定唐高祖始定河北亦能安民故民歸之者如市皆是收拾民心於大事未定之時○〔顧麟士曰〕按通義仁山金氏曰喪平聲則是活字包得祭祀棺槨言喪其死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多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

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夭烏老反胎懷孕者夭始生者〕**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雞豚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爲之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敎亦行乎其中矣日用飲食無非敎也不待庠序而後敎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制五

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與此不同或殷或周之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趙氏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爲一井八面皆百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爲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邑屋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畝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大步計之則古百步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畝半當今一畝十步 **庠序皆學名也申重**直用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上聲下同**爲悌須與斑同老人頭**

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音扶**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常教之中又以孝悌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衣帛食肉但言七十**不言五十**舉重以見**形甸反**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其廉反**首也**史記秦紀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有曰惑亂黔首黔首黑頭也**少**去聲**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雙峰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

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極裁成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慶源輔氏曰註云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則民情之變故已備見聖人之制作已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產使之有以養其生而又爲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全其性如帝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爲王道之大成也○新安陳氏曰極裁成輔相總言田桑畜養之事以左右民就富教斯民說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一句 附蒙引豚稚豕也彘相承言牝豕也然考諸韻書並無此明訓只云豕也惟正韻豚小豕也周禮天官庖人註亦然蓋麋鹿之大者豚豕之小者曰麋又曰鹿曰豚又曰豕兼舉耳○狗有三守狗獵狗豢狗此是指豢狗也○上文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方一夫受田百畝然雖受田百畝而奪其時亦無益矣故又須弗奪其時與上句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同或謂勿失其受田之時者非也○庠序

指鄉學非謂國學也舉俊秀及凡鄉之民皆教之所謂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者也所教之中又以孝弟爲重蓋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無非教也豈特孝弟在所教耶或者只見集註云既富而又教以孝弟即以此爲憑謂本文謹庠序之教全虛設所教者只是孝弟而已若果只是孝弟亦不用申字了集註特以其所重者而省文言之耳○饒氏謂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此說亦無憑據蓋法制固所以品節之也況此節重五畝宅百畝田及雞豚狗彘之畜上其曰五十七十足以衣帛食肉者乃其效耳本意非以此論品節也觀上條註有法制未備字可見法制亦自兼得品節了又或以五畝百畝爲法制勿奪其時無失其時爲品節亦牽强○撙節之節與下條法制品節及制度品節之節不同故狗彘食人食一句只與五畝之宅一條相反看可也又一說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此亦是先王制度品節處但未盡其詳也○盡法制品節之詳所以極裁成輔相之

道也。○〔存疑〕必七十然後許食肉。少壯之人。不是都不得食。其食有時。不若老者之常用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內含敎民意。○栽成輔相之道。卽所以左右其民。輔氏以輔相當養說。左右其民當敎說。不是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音震通作振起也救也貸他代反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

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七刀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卽上文所言王道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敎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聲矣。此孟

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朱子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飢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雲峰胡氏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新安陳氏曰〕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達天下之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附〕〔蒙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既有以致人之死。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又無以救人之死。是人之死者我也。

非歲也。令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云云○當時惠王若遂用孟子之言。而見之施行。必先發倉廩而賑貸以紓目前之急。次行王道之始事。而後及王道之終事耳。或者不察。只謂劈初頭便只是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斧斤以時。不知民只管塗有餓莩。等你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斧斤以時。如何濟得。反是迂遠而濶於事情。孟子斷無迂濶事。且是時民既有飢色。野有餓莩矣。聖人通變宜民。雖使數罟入洿池。斧斤不以時入山林。亦可也。○初觀惠王之問。似若無罪歲之意。然孟子一聞其言。遂得其意。於其所謂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數字內。就見他是欲歸罪於歲。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敎。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敎。〔附〕〔淺說〕承敎。還有求敎之意。不是承上文之敎也。梁惠王因孟

子之言而有所感。復問曰。行小惠。不若行于政。宜罷己而不宜罷歲。以天子斯言。所以教我者至矣。然而國政多端。善言必再。寡人願安意以承教。夫子幸盡言而無隱也。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梃刃政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力驗反**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　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附〕〔蒙引〕獸相食一節。極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反爲殘民之事。作俑一節。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俑音勇　爲去聲

俑從去聲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趙氏曰〕木人設機而能踊跳。故名曰俑。**故孔子惡**去聲下同**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新安陳氏曰〕作俑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爲名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通考〕東陽許氏曰孔子據已見之禍。而深惡其始。謂爲不仁者。事始雖小。末流必大。不可以不謹。孟子因此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附〕〔蒙引〕象人而用。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處。只謂天地間難得者人。今作俑者。象人以殉葬。猶未至於真殺人也。然以其用於死地。孔子猶惡之。○新安曰作俑者殺人殉葬之漸。孔子惡之者。以此愚謂孔子之意。未知其果在是與否。然以愚論之。始者之爲芻靈。猶爲不仁。蓋此有芻靈。久則自當有木偶出來。既有木偶。久則自當有殺人以殉者矣。然則始爲芻靈者。其無後乎。孔子蓋特過俑而發耳。**○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音扶**父母之於子爲**去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疊山謝氏曰〕此章以人對獸。極言人君不行仁政。視人猶獸也。天地間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免於無後。豈可率獸

食人不行王政一至於此乎○新安陳氏曰爲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徇欲而不卹民則其流至此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習而以爲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而王不悟亦末如之何也已右二章戒梁王厲民自養率獸食人過人欲也勉其行王道以爲民父母爲心擴天理也附蒙引按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敎是欲孟子敎之也今孟子但直斥其虐政之殺人者而終無一言敎之何歟蓋斥其虐政之殺人者是欲惠王之除其虐政而更施以仁政也此即其所以敎之也况王政之詳已前告之矣上章所云云是也今惠王既是安意以承敎則宜急改此等所爲矣不然雖有仁政將何施乎古云興一利不如除一害蓋除害則無利也孰謂孟子之終無以敎惠王耶○顧麟士曰上章姑因其盡心之言而欲導其仁心故其辭婉此則因其承敎之願而欲使悟其失故其言直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斯之孫也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十七年秦取魏少去聲梁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與齊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元里少梁皆魏地邑名後魏又數音朔獻地於秦史記商君傳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又與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八與集註七邑不合未知孰是比猶爲去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若剛勇而有爲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敘其喪敗而欲爲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爲耳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附蒙引不可謂死者爲太子申亦不可謂凡死於戰者是指其先人言也○顧麟士曰寡人恥之存疑曰言辱及先人也故曰願比死者一洒之死者即先人也淺說達說皆從之然孫疏云寡人心甚愧恥之則下句另作一項亦似可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附蒙引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況以堂堂千里之梁○地方之方字不是與地字相連如今之言地方之類乃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方字也正與方寸方丈之義同○存疑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則瑣瑣復讐皆不足言矣把惠王所圖底都末了是何等規模何等議論○顧麟士曰注能行仁政透下不可用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新安陳氏曰省刑則不戕民生薄賦以爲仁政之大目則則民得養生所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音洛下同於效死也朱子曰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率

五國師直擣至函谷關可見○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面三句則又其效驗也深耕易耨則薄稅斂之所致也重稅厚斂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暇於農事亦苟且鹵莽而已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嚴刑峻罰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則其於人道亦何暇脩爲之哉附有提省刑罰只刑當其罪便是不是人罪當死都宥了薄稅斂只是惟正之供○出事長上之道即入事父兄之道也大學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故孝弟忠信不分者爲是○蒙引仁政又不止此二者此特其大者耳仁政是就言綱領字也省刑薄斂是仁政裏面事故曰[illegible]然仁政先於養民而其事莫有大於此二者又當時切務也故曰大目○輔氏以深耕易耨爲薄斂所致孝弟忠信爲省刑所致不是○尊君親上屬本文可使制梃句出

事長上以平時言也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指有事時言也惟其知尊君親上故樂於效死○孝弟以事父兄忠信以事長上分貼可或曰不分爲是孟子曰仁義忠信忠信可上貼仁義也則亦可上貼孝弟孝弟獨不用忠信乎答曰事兄亦可謂之孝乎事父亦可謂之弟乎事長上亦可謂孝弟乎然則不容不分矣若以忠信全貼孝弟則孝當屬父兄弟當屬長上如何得單言仁義可以忠信貼之若孝弟則亦不用忠信字矣雖曰誠於孝弟亦只歸在孝弟內矣但孝弟可分貼父兄忠信不可分貼長上長尊而上卑也○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者謂吾民樂於效死也非謂不用斷殺也若不用斷殺則亦不用制梃矣蓋此是以吾得民心而言其實不用戰故有下文之言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附蒙引彼奪其民時云云兄弟妻子離散何暇治禮義哉貼此一句自與上文相應而意亦方足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

陷陷於阱通作穽疾郢才性二反穿地陷獸也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附蒙引彼陷溺其民指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云云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故曰二字知之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附]淺說勿疑者勿疑百里可王之言也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

○孔氏曰孔氏名文仲字經父臨江人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南軒張氏曰惠王憤其軍師之敗欲一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之者乃爲國之常道其所施爲皆有實事夫王政之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慶源輔氏曰註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懥者之所爲耳忿懥者之所爲則其心熏灼焚燒愈撲愈熾不至於大敗

極壞而不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誠惻怛成己以成物一日有一日之功其曰唯天吏則可以伐之其所以自治者嚴矣○勿軒熊氏曰當時七雄皆大國也孟子獨惓惓於齊梁者欲得志行乎中國也若秦楚則蠻夷戎狄之畜七篇之書深鄙外之蓋其得志必非天下生民之福自周之衰天下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梃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太迂闊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新安陳氏曰逞忿報怨私欲也行仁救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之征也不行仁而惟報私怨忿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報敗亡常必由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新安倪氏曰按通鑑愼靚王二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卽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新安倪氏曰左氏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新安陳氏曰德存於中容貌辭氣乃德之符驗可見於外者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

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邪朱子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亦何譏邪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如此何邪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爲之賓師其地有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邪[附]存疑定者列國息爭干戈不作也定於一言必天下合於一統然後定也蓋列國分王勢不歸一故不相容而起爭天下一統則天下之政出於一無敢爭也孰能一之言列國勢均力敵莫能相尚誰能芟除羣雄收其土地合天下於一也孰能與之言列

國之民各屬其主各畫地而守孰能越其君而與我也天下莫不與言天下之人莫不越其君而與我其君不能禁也故曰沛然孰能禦之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時利反甘也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人牧之龜鑑也附纂引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亦觀其時何如在戰國決然如此湯武若不遇桀紂終身只是諸侯故周公不有天下是以孟子以五六月之旱苗得雨為喻而上章言百里可王亦必以彼奪其民時者為言斷斷乎其然矣〇存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意思於王知夫苗以下見得

孰能與之

王復扶又反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倣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並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去聲下同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〇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扶又反分晉武合之劉石亂而分王江東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慶源輔氏曰不嗜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我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戾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也〇新安陳氏曰嗜殺人欲之殘虐也不嗜殺天理之惻隱也此亦遏人欲存天理也附纂引此節重在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及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二句因襄王不曉而問孰能與之故以其時勢開曉之如此〇誠如是誠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二句望與歸不同扶携來歸也引領而望且說他得民心之向慕〇或要把其如是孰能禦之與下文誠如是也至沛然孰能禦之相並對者亦非也蓋其如是孰能禦之就指苗之浡然興言下文曰誠如是則與其如是語意不同矣況下句又更出一民字如何盡同得若論其大意則固兩柱相對也以苗之浡興於久旱之雲雨

喩氏之樂歸於不嗜殺人者。○[顧麟士曰]通章皆作自述語。奇。亦七篇之別體。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音璧疆渠良反○[趙氏曰]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初以陳爲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簒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孫是爲宣王。[通考][趙氏德曰]周顯王二十七年齊桓卒子辟疆立是爲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諡法善問周達曰宣○[東陽許氏曰]集註辟疆作開辟封疆說則上音闢下音疆作辟除疆暴說則上必益反下巨良反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名小白晉文公名重耳皆霸諸侯者[附][蒙引]所問在此所志在此也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同爲去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新安倪氏曰]董子名仲舒西漢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粤有三仁而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西山眞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舒爲然。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去聲謂王天下之道[程子曰]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

其初而已○[龜山楊氏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答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以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詭遇而已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范氏曰]按論語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之所不取也○[朱子曰]無道桓文之事事者嘗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通考][王氏若虛曰]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而桓文爲盛有功者莫大於桓文有罪者亦莫大於桓文周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諸侯不知有周矣有人於此勃然而興更爲明主支一木於大厦將顚之際屹砥柱於頹波潰決之餘內合諸侯外攘夷狄使前日之不知有周者咸知尊周而君臣之義至於今不墮謂非桓文之

功不可也故聖人畧其罪而筆之於春秋然其詐力是先仁義爲後如救邢封衛養亂爲功如伐衛致楚陰謀取勝挾天子而令諸侯摟諸侯以伐諸侯如是等類非其罪歟故聖人之徒卑其功而無道之者然聖人春秋之作爲萬世扶綱常有如尊周之舉而不記之則無以勸來者其指微矣乃若其徒所以不道之者是又不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故桓文者功之首罪之魁而聖賢待之仁之至義之盡也[附][蒙引]王謂王天下之道道至重對上文桓文之事說○大註必欲言之而不止也謂必欲孟子言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一句爲此章之綱領[附][蒙引]德字輕看不必云齊王以王道本於德也只是人君之德當如何乃可王○[存疑]保民即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
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
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
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
核釁許刃反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胡齕下沒反集註音核齕字有二音宜審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
血以塗其釁郄乞逆反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
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附蒙引可以保民乎哉本意言鄕試度我能保民否也乃

不敢質言而謙之曰若寡人者豈亦可以保民耶言恐不
能保民而王也故孟子下文屢屢於不爲不能之辨○釁
本釁郄今曰釁鐘則是因鐘之釁而釁之使釁者不復釁
也作活字看釁鐘之釁如予有亂臣十人之亂字意釁郄
之釁與隙字同釁鐘之釁謂塡釁也○顧麟士曰若無罪
作若人之無罪或只大槩說俱可○以羊易之淺說曰吾
以羊易之亦
作王語也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
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
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

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
心也人之本心也卽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
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
識屬知擴充屬行○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
緊切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卽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
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卽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眞氏
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附蒙引
所謂是心者卽指此不忍之心也不忍二字此一章之骨
子孟子只得齊宣王吾不忍其觳觫一句遂堅執著不忍
字一開一闔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充之○是心足以
王不是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爲有此心在推而充之則
可以王天下矣擴充之實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
以羊易之亦無許大見識然當時若計較者則不成易矣
惟其無計較所以見其爲一時惻隱之眞心所發見而有
符於仁術也此正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

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者也○此事在孟子開導齊
宣王則云然耳若在聖人自能遠庖廚縱使見之亦不至
以其觳觫而改用羊也蓋宣王之易羊者仁也聖人之不
必易者義也此時正用義之時所謂食以時用以禮者若
易牛之事只可於無心中一行耳如每見每易則於道悖
甚矣故曰孟子主於開導齊王則云然○存疑齊王當時
雖云不能保民然心非木石見民疾苦定必有惻怛之心
非但見牛而已止是爲物蔽隨發隨止不能擴充此心耳
然孟子不言民而言牛者姑就齊王見牛一事反覆開導
之所謂用其所明而通其所蔽也○旣曰是心足以王便
罷又說百姓皆以王爲愛又說以小易大彼惡知之又說
牛羊何擇何也此是孟子機關見識欲轉撥齊王處蓋欲
使轉輾深思自得其以羊易牛之故也以羊易牛之故見
牛未見羊而已然直告之則他不醒都無意味了故用百
姓皆以王爲愛一語去起發他使他反覆深思而自悟無
李齊王不聰隨孟子甚樣起發都不醒悟他初聞只說齊

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後又說吾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却自誣伏了都無合殺故孟子從而啓之他方欣然頓醒而前日之心復萌使非孟子多方起發他亦不能也〇〔蒙引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亦不消如此說孟子已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也了又何消解剝蓋孟子意思直是欲王察識其本心而擴充之今齊王畧不見有察識之意只管答得冷澹來所以孟子又說法以開之難之曰王無異云云〇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擴充則須是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所謂反其本而推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者也〇顧麟士曰蔡林說俱精然察識擴充足王內尚不可用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美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雙峯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能忍其愛匹夫不能忍其忿這箇又是要忍得了〇〔雲峯胡氏曰饒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之觳觫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〇〔新安陳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不忍云者不忍之念出乎正大君子之所當擴充者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 彼列反 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說此難 去聲 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慶源輔氏曰宣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理而徒自辯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〇〔東陽許氏曰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爲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爲常人雖爲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而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爲惟君子爲能知之衆人不能知也是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擴充自小

孟子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上 美

以及大自近以及遠即其一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附蒙引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是反辭非直辭言我若非愛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所謂是誠何心而宜百姓之謂我愛也〇孟子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〇問當時王若能反求而得其本心則將如何爲辭曰合當云見牛未見羊也於今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即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便快了〇〔淺說以小易大迹有可疑彼惡知王之心爲不忍其無罪就死乎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言殺牛

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上聲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朱子曰）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朱子曰）齊王見牛觳觫而不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乃護得齊王仁心發現處術猶方便也○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看有箇巧的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以所不見者而易之。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

矣。此乃所謂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朱子曰）君子於物愛之而巳食以時用以禮不身翦不暴殄既足以盡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正合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爲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慶源輔氏曰）唯其不忍之心止施於見聞之所及故古之君子知學問者必遠其庖廚乃所以預養是不忍之心不使之見其生聞其聲以推廣其爲仁之術不必屑屑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也孟子言此以見宣王之初心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義之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雲峰胡氏曰）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通考）（東陽許氏曰）既見牛而不忍此心

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釁鐘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皆是人心行不徹故用未見其形未聞其聲之羊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此卽是權行仁者當放此意而行故謂之術（附）淺說仁者人之本心術者仁之巧法無仁則心亡無術則仁滯自昔君子之爲仁未嘗不有其術焉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而祭祀奉養賓客之需亦禮之不可廢者將何以處之是以君子遠庖廚則雖用之以禮而亦不至見死聞聲以槁吾之心蓋所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吾王之以羊易牛其所處正與君子暗合故曰是乃仁術也○（存疑）孟子啓齊王言雖百姓皆以王爲愛然亦無害此乃仁術也然牛羊皆無罪如何以羊易牛爲仁術蓋見牛未見羊也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未見之羊易已見之牛則牛得全而鐘得釁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所以爲仁術也○（蒙引）此仁字就發用上說其本體具於心者用不得術也○預養其心卽廣其爲

仁之術也。重在預字上。養之也預則不至有是心而抑遏不得施者矣。故其仁術自廣。蓋有不勝計者矣○君子之於禽獸也至遠庖廚也。此因見牛未見羊及之。孟子開導齊王本意不重在此○庖廚。庖取烹炰之義。周禮有庖人廚、庖屋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若平時之聲。人誰不聞。又安得一一不忍食其肉耶。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扶又反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而推之也南軒張氏曰宣王聞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說謂己雖行之及反而求之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及孟子抽其端緒以告則戚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慶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所慘傷也孟子所言曲盡其理故宣王前日之心復動於中而委蛇曲折之意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導誘掖之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日不忍之心復萌也哉宣王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用力推廣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雲峰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略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子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附蒙引夫子言之專指仁術一條○存疑此心不從外得者若是從外得底物一過就無了今有感觸而前日之心復動可見此心原是吾固有底不從外得也未知反本而推之

本對末言親親是本愛物是末因其愛物而知此心不從外得反諸其本自親親而推以仁民愛物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去聲下同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雙峰饒氏曰集註惻隱之發是就心上說推廣仁術是就術上說人性靈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 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爲耳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天理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於一牛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方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

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慶源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糢糊率畧聽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所以難所以易者且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爲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若其勢便其事易極輔相裁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牛之際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爲耳○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此二句難得最緊切乃是一大章文意緊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者而

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於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特舉而措之耳【附】存疑齊王不知是心足以王道理孟子告之意思盡在老吾老一條蓋所謂是心足以王者在於擴而充之非謂止愛一牛便足致王也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舉斯心加諸彼善推其所爲即擴充之說也然不合下直與說却有見輿薪察秋毫之喻不爲與不能之說者言王恩及禽獸則於百姓固所優爲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此事又差異了故孟子拿住這一件去辨難攻詰他○蒙引用恩與推恩何別曰單言親親亦爲用恩仁民亦用恩愛物亦用恩也推恩則有次第○難易二字不必依饒氏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畜許六反運於掌言易也易去聲下同詩大雅思齊之篇齊莊皆反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復扶又反【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和靖尹氏】曰善推其所爲學者最要推也因一事則推之大有所益言舉斯心加諸彼是也○【南軒張氏】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忍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曰人之骨肉本同一氣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爲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自已者若或反此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悴矣○【雙峰饒氏】曰

因愛牛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眞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魯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爲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雲峰胡氏曰須要看集註一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爲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序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是爲分殊而理一也大抵此章凡千餘言大要只二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爲而已矣附淺說夫王

之不王固由於不推恩今之欲王惟在於推恩而已必也先盡孝弟以老吾之老而後推之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以老其老焉先施慈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之以及人之幼使人亦得以幼其幼焉如是則擧天下之老無一而不被吾老老之恩擧天下之幼亦無一而不被吾幼幼之恩其恩之及於天下也特運諸掌耳何難之有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蓋言人具此心心具此仁擧此心而加之寡妻則寡妻以正擧此心而加之兄弟則兄弟以和擧此心而加之家邦則家邦亦隨以治矣夫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邦者不外乎一心之推如此然則老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獨非是心所推乎誠能推此一心之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將見蒙恩者歸化感德者屬心足以保四海之大而有之矣苟或忍心害理惣然無情當親者不親當仁者不仁則衆叛親離雖妻子可得而保乎夫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其功業之所以巍巍卓卓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豈有他哉亦推況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倒行逆施不能善推者夫豈無其故哉○存疑推恩意思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天下可運於掌則其效也引詩只是明此意以擧斯心加諸彼句來照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擧斯心加諸彼也故承之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擧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二句是結其意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三句是引詁人以證之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於王意思已盡了又把他功不至百姓處重詰之直究到他邪病痛根源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當屬上文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句方語脉相貫謂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欲保百姓推在於用恩而其序則自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耳故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云云○其所以及人之老幼者在後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一條是也○蒙引及人之老自吾老而推之老吾老則自何地

而推之曰擧斯心加諸彼而已○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是推恩天下可運於掌只保四海然又必曰推恩足以保四海者故字承擧斯心說來而與下面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反對說○大註運於掌言易也蓋即上文莫之能禦也及足以之意○引詩重在序上解詩就揭一心字出以心前是心字是心也所以老幼吾老幼者此也所以及人之老幼者亦此也如此則天下可運於掌是心足以王矣此之謂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有欲不作效言只作保民言者愚謂一則礙推恩二字已有保民在內了二則又礙足以二字○以心對彼而言則寡妻兄弟家邦皆是彼也此一章心字是骨子○大過人是以保四海之功業言所以能保四海者惟能推恩而已古之人指二帝三王言○心之所加者即恩也以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爲○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此推本與前面反其本而推之之本字不同蓋即是上文故字也推字亦不同此易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去聲下同錘直垂反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新安陳氏曰指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二句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朱子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爲甚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〇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子細看合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又却忍爲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却本心〇慶源輔氏曰此指宣王之心偏頗處言之也必先見得其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其所以然之故則吾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以引物貿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〇[illegible]存疑王請度之者爲齊王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請王度民之與物孰重孰輕孰長孰短也若加度焉則知民當重且長物當輕且短自親而及於民自民而及於物不至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矣〇蒙引上文末句是詰其所以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之故此則承之而言禽獸與百姓孰爲當重孰爲當輕請比度之一定是百姓重既百姓重王乃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其故何哉是豈以三事爲快耶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於此亦可以度矣此又是一重度了要看集註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之所以二字此三者既是言其所以比上文度字豈不又是一重〇權雖解作稱錘度雖解作丈尺然實當作活字看或曰如此則度字當作入聲曰還作去聲不害爲活字〇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差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則是應物也難道物有輕重長短又難道心有輕重長短〇果何以見心之當度尤甚於物處曰試論今有一匹布不用丈尺以二丈爲一丈只是這一匹布上失了若人君於民物之間失所權度至於恩及禽獸而功不至百姓則將有所謂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者其差視以二丈爲一丈者相去何如看是甚乎不甚乎〇朱

子註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此是心爲甚一說了又曰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心差了萬事差所以心爲甚此又是爲甚之一說今定只依大註此二說俱小異看來只在不可不度上看甚且其曰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心安有輕重長短須應物時就那物上方有箇當重而長底或有當輕而短底又曰心差了萬事差如此則心之不差只消一度字蓋事至物來千態萬狀其輕重長短當隨物賦形惟在居敬窮理以照之耳若謂心一差則事事都差則未應物時初何差之可云既應物則又未有萬物一時俱差者大抵應此一物差固是心差應彼一物差亦是心差差字面所該亦廣如此看方可通〇若云一心如印文印文正打過千張萬張紙俱正若印文不正則千張萬張俱不正此固是理如此但自此處言則度字說正去其或輕或重或長或短自有許多要看得細膩方得〇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對言之度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

與單言一事之度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恐王不知所以稱量之要故舉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三事使王度之○宣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實以是三者之爲快蔽之也夫此三事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王若以是爲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也○雲峰胡氏曰上一節一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

此節一心字與後數箇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於擴充而欲心易於蔽錮此王道所以不行也○〔附〕〔蒙引〕王之所以功不至百姓者與兵構怨累之也王之所以興兵構怨者將以求吾所大欲蔽之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歟意謂此比觳觫之牛何如○〔存疑〕上註所謂令王反之則必有故正指此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慶源輔氏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是其本志也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則末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指其末流之禍則以爲不快於此者心之明也而卒溺於初志之失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觳觫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擴天理之公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桓文霸圖事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附〕〔蒙引〕必闢土地然後朝得秦楚既闢土地朝秦楚然後中國俱我所莅而四夷於我乎撫矣莅中國而撫四夷此句又要看一而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

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扶問反【新安陳氏曰】千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通考】吳氏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爲九州方千里者以田計之山川城池不在數內以一服八必不能勝即有敗亡之禍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形甸反下文【蒙引】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所謂霸必有大國也今王發政至孰能禦之所謂王不待大也○蓋亦反其本矣此與前註反其本而推之又不同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去聲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爲己任爲吾所當爲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莅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爲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技求矜伐之私耳齊王欲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蹈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慶源輔氏曰】力求所欲則徇欲也有爲而爲之也計獲求得用力雖勞而所欲者反不如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爲而爲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業自爾循至此天理人欲之分也【附】淺說今王誠能發愛民之善政施愛民之仁心澤被乎一邦聲聞乎四國○【蒙引】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云云所謂朝秦楚莅中國就在其中矣○其曰使天下仕者即發政施仁有以使之也故曰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然則盡心力於興兵搆怨以求王天下抑末矣本字當如此照看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

恆常也產生業也恆產可常生之業也恆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恆產常生之業則下文

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恆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雲峯胡氏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

輕猶易去聲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

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

贍時念反 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新安陳氏曰則盍反其本矣與前莊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仁之本也 說見形甸反下文 附蒙引此反其本是指發政施仁中之大者以爲之本也如孝弟爲仁之本一般都只是仁中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 趙氏名岐詳見序說中註 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去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

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附蒙引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謹庠序之教序於制田里教樹畜之後分明是先使民有常產然後得有常心所謂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意不是教養平說故釋之曰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末段獨提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而不兼收不負戴一意何也曰禮義生於富足衣食足則禮義興矣況老者衣帛食肉便是少者知所以養之故老者得安於衣帛食肉而自無負戴之勞亦可知矣聖賢語話自活落然亦不至有脢漏或舉重以見輕或提此以該彼不如後人文字綳着格字做○此保民之實事也所謂及人之老幼而運天下於掌者也○顧麟士曰此節雖趙注云爲齊梁各陳不嫌其重然前對小惠爲王者之大道此對霸功爲王者之正道亦各有頭項也

○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

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鴈麋鹿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甚害而攻之反甚切何歟蓋前數者一病爲一事耳故紬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大體一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闢之不可不嚴也○雲峰胡氏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爲仲尼之徒所不道也附纂引此一章當疊疊看劈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已又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是心足以王矣是心足以王如何反其所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也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而天下可運於掌者如何五畝之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可以無飢雞豚之畜可以食肉庠序孝弟頒白不負戴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章書通是說王道之易蓋因齊王謂德何如則可以王矣又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又曰何由知吾可也皆是難之之辭故孟子答之一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又引胡齕之言而曰是心足以王矣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以至天下可運於掌言舉斯心加諸彼通是易得意思至於百畝田五畝宅然而不王者未之有則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豈不信哉○人之所以能參天地贊化育者亦只是一箇心而已此一箇心在人所用何如其所畜原無限量其出之固無窮已時亦無有窮極處也今人雖各有是心而猶未真知其日用間無一毫不是此心之主宰運用也但人有用得盡者有用得不盡者有用得正者有用得不正者有用得大者有用得小者有用得遠者有用得近者如堯舜孔孟一心用之于滿天下無處不周匝又直用至千萬世猶不竭此最善用其心者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終

雲間受業趙鳳翔爲裳 慎薇旂公 編緝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告齊君十一章鄒一章滕三章魯一章一二章皆言當與民同樂三章言交隣之道四五章言仁政七章論親賢之道八章言湯武征伐九章事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循君之欲十章告齊王皆湯武弔民伐罪之意十二章交隣之道十六章言孟子出處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暴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字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去聲 附蒙引莊暴見孟子特地來見也他日見於王有因得見也○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通篇之意已具而暴不能再問也故他日見於王云云如孔子答孟懿子問孝曰無違其中正有意在而孟懿子不能問故因樊遲發之○齊國其庶幾乎言可王也非謂只是能治其國有以前只言齊庶幾後乃言可王爲疑者非是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附蒙引范氏曰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其實說時不要入同樂意思同樂意思却入在甚字內孟子只謂今樂也是這鐘鼓管籥古樂也是這鐘鼓管籥今樂也可以爲樂古樂也以爲樂今之樂何異於古之樂哉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通考仁山金氏曰下樂音洛朱子從古註然以文義推之則下樂如字上樂字音洛爲是

獨樂 音洛下同 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附蒙引可得聞與是欲聞其所以好樂甚而齊庶幾者不兼今樂倂古樂不重在此○依註上樂如字下樂音洛不必依金氏蓋上樂字自含有鼓樂意在如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亦不必有採擊字而自含採擊意在○存疑獨樂不若與人是與人之樂甚獨樂未甚也與少樂不若與衆是與衆之樂甚與少之樂未甚也與人與衆樂如何爲好樂甚今使滿堂燕笑有一人向隅而泣滿堂之人必爲之慘然不樂矣其樂能甚乎○淺說與人樂樂且說與人鼓樂以爲樂未說到推心以行仁政處與衆樂樂亦然乃引起之意到下文與民同樂方實說好樂甚也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鍾鼓管籥皆樂器也〔新安陳氏曰〕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籥也〔通考〕趙氏德曰樂以鼓爲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音樂○籥音藥 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

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趙氏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晉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爲旌王者游車所建也按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 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附〕〔纂引〕鍾鼓之聲管籥之音猶郊社之禮禘嘗之義互文耳○舉天地間萬物之有聲者皆謂之聲至於音似屬人所作以節度乎聲者○蓋其心原有憂樂之異故聞王之樂而憂樂之容亦隨之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雙峰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唯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害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也〔附〕〔纂引〕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中間都著不然二字貼說○惟恐其有疾病見其能鼓樂而喜也○〔存疑〕曰庶幾曰何以皆欣幸之詞不可作自相問答○〔纂引〕本文此字兼鼓樂田獵而註獨云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政蓋田獵亦好樂之類也故槩以好樂○與民同樂者非同鼓樂也推好樂

之心以行仁政云云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 音洛下同樂同 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樂之本也好世俗之樂者私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遽詆其所好而獨擴之以公

理可謂善啓君者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胡故反無補於治去聲也前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讀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讀作酌以上並樂名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通考趙氏德曰周禮大司樂註云大咸堯樂大磬舜樂大濩湯樂咸池言德無不施也英華茂也招紹也繼堯也濩言救民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

本而已朱子曰孟子開導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閉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慶源輔氏曰范氏辨孔子孟子之說可謂平正明白無餘蘊矣而楊氏論樂以和爲主及與民同樂爲樂之本又可以足范氏之說○新安陳氏曰不鄙民而自好世俗之樂以縱其荒樂人欲之縱肆也因賢者之問而自慙所好之不正天理之流動也齊王慙之孟子不詆而開導之戒其縱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遏人欲而擴天理也王道在遏人欲擴天理而已附蒙引民窮財盡財盡者民之財也方起得下文云云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音煩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乞逆反以講武事左傳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謂祀與戎戎兵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者皆田獵之名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騖音務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待落反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音余○南軒張氏曰意齊王欲廣其囿而侈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爲王之囿耳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傳謂古書慶源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

其然否也附蒙引南軒以爲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爲文王之囿耳愚謂此說似長集註曰其亦三分天下有二之後也與然則固亦致其疑矣○存疑文王三分有二亦是人心屬之耳未必土地盡爲所有也安得有七十里之囿南軒辨之是也愚謂當時所謂傳毋亦戰國諸侯欲便己私者爲之輔氏說得好○蒙引看來孟子都不肯辨折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如焚廩浚井之說最宜駁倒孟子亦不駁只要有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便罷○種曰稼斂曰穡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

罔章也龔新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禮記曲禮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新安陳氏曰）前篇罔民與此爲阱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死罔一也設禁阱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遏人欲擴天理而已【附】（存疑）阱是所以掩取禽獸者坎地作阱以物爲餌置之阱上欺禽獸無知誘之入阱陷而取之囿圃禁嚴小民無知見利易動麋鹿出沒見而生心竊取之迄爲人所得而抵以法猶以麋鹿爲餌以囿爲阱也蒙引曰愚民見麋鹿而逐之豈知其國之有禁且如此之嚴愚竊謂未然夫國之有禁昭示臣民民豈不知特謂民之無知見利而犯法有似於不知耳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鈎）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反○慶源輔氏曰寬洪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程子曰凡人有所計較者皆私意也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惡不計較小大彊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能忘己之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爲能安己之小而事鄰國之大朱子云智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彊皆是道理合恁地）湯事見（形甸反下同）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卽獯鬻也（詩緜八章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子洛反）棫（音域）拔（蒲貝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駾（徒對反）矣維其喙（吁貴反）矣駾突也喙息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

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惟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通考）趙氏德曰緜詩二章言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之事八章言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朱子傳云言大王雖不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是皆指大王而言集註引詩似不合九章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言昆夷旣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又非事昆夷之謂也故註疏以八章爲文王事蓋孟子亦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如此則集註所引方合文王事見昆夷之言又曰唐虞以上有獫狁獯戎居於北邊夏道衰公劉變於西戎邑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二百餘戎狄攻大王大王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爲匈奴）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國語吳語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同云越王句踐（羋姓）興兵伐吳吳王夫差（姬姓）聞之悉發精兵擊之敗之夫（音扶）椒（今太湖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

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古外反稽山名在山陰南七里吳
王退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成者平也求平
於吳也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告於執事
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
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而
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閒行猶微行
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閒以獻吳太宰嚭嚭
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
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
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
之此國之利也卒赦越罷兵歸○朱子曰仁者自然合理
智者知理之當然而敬以循之其大槩是如此若細分之
則大王句踐意思自不同也○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
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
大○雲峯胡氏曰本文大事小小事大集註則曰大字小
小事大一字字尤見仁人之心然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

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
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
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通考趙氏德曰國
語圖譜吳自泰伯至壽夢十六世始見春秋越之先夏少
康之庶子封會稽以奉禹祀至句踐始見春秋魯哀公元
年大夫種行成於吳哀公五年越王歸國與范蠡謀吳魯
哀公二十年冬十一月伐吳居軍三年吳使大夫王孫雄
行成王弗忍將許之范蠡諫不可遂滅吳○附蒙引如梁惠
王則東敗西喪幾至於不支但憤於喪敗故有雪恥之情
在齊宣王則與鄰敵相持互有勝負宜有息爭求寧之意
故問交鄰之道此一問亦好意思○仁者以大事小智者
以小事大大槩都是忍小忿而已○寬洪故能含容人不
恭惻怛故能矜人之惡而不較○智兼明理勢仁則惟見
理而不見勢○存疑詩大雅緜八章肆不殄厥慍亦不隕
厥問本謂太王事註謂文王事見詩大雅者其不殄厥慍
則在大王之時至昆夷駾矣維其喙矣則在太王之後而

文王之始也○蒙引曰非以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二句
爲文王事昆夷事實蓋以昆夷事在太雅之緜而因可見
文王事之之略而已此說是也○蒙引按緜詩朙太王事
昆夷猶爲以小事大至文王時國勢日削則爲以大事小
矣但太王事昆夷在事獯鬻之後昔者太王居邠則爲獯
鬻所侵及去之岐山之下則又爲昆夷所擾是兩項事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事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敷救反**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爲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爲仁者之擧何者
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爲也
朱子曰得之○仁者與天爲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爲一
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
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
事大○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爲度一視大小而同仁惟欲人
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爲
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畏懃而厚鄰之及終不可化
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
事變而知理之當然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
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太王句踐外
早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與王業或
制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
不仁而縱亂也太王句踐惟敵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
耻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慶源輔氏曰天者理而

已矣。卽程子所謂夫天專言之卽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坤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之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雲峰胡氏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卽是自然合理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卽是不敢違理包含偏覆無不周偏卽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卽其事之之禮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措辭之精微如此。附淺說王之於鄰國其大者則當以仁者之道。處之。其小者則當以智者之道。處之。二端之外無餘法矣。而能盡此二者則又有其效焉。蓋大事小。小事大。皆天理之當然也。以大事小者。忘其勢之在己。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其勢之在人。安分自守。而不敢違理。畏天者也。樂天者包含偏覆無不周偏。自有保天下之氣象。豈不足以保天下乎。吾見民罔常懷。懷於有德。九有之大。皆在所統馭矣。畏天者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自有保一國之規模。豈不足以保其國乎。吾見以禮自固。孰敢侮之。四境之內。皆在所維持矣。○存疑上解智者兼理勢。此解天只說理。者理字兼勢在內。○註包含偏覆無不周偏還在樂天內。以下句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見得。○註保天下之氣象這句尚在保天下上。保一國之規模亦然。○蒙引眞實會保天下會保其國或謂只是論其氣象與規模而已非也其曰保天下之氣象保一國之規模者。蓋謂樂天者如何屬以保天下。畏天者如何屬以保其國。蓋樂天者包含偏覆無不周偏。便是保天下之氣象也。故屬以保天下也云云。且氣象無迹而難量。規模則有限矣。此又朱子用字之意。○制節謹度。制字與謹字相對。制猶守也。自節限也。節字與度字相對。鄱陽薰鼎孝經註曰。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守法度也。愚謂不止財用當有節。況此處須就以小事大上論。若孝經則下云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固指財用也。○雲峰胡氏愈字以下。不得則是更進一步。非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一邊。亦偶然耳。○朱子曰此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雙峰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新安陳氏曰大之事小。善待之而已。非奉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小。又曰卹小。而於事大不易事字。蓋欲發明孟子意。不可不略易此字也。附蒙引改字小爲卹小。以其理一。取音韻之順耳。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趙氏曰血氣所爲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涸。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　通考趙氏德曰莒當讀作旅　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人侵阮徂共音恭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

也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密密須氏姞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池是也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也無所畔援歆羨文能先造道之極因密人不恭是以如此此文王之大勇也〔新安陳氏曰怒者勇之發也因王赫斯怒一怒字發出一怒安民之說蓋自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此意〕附蒙引密人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是方伯而密人乃擅敢興師以侵阮是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雙峯饒氏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二者大段不同想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通考趙氏德曰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旣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慶源輔氏曰寵異謂天寵異武王於天下也亶聰明是以天德寵異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異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附淺說天降下民立我爲之君師亦以我能助上帝以安民故以君師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上天立我之意如此然則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天下豈敢有自越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以此言觀之則當時設有一人橫行倡亂於天下武王必以爲己之恥而誅之矣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顧麟士曰前講立我爲之君師我能助上帝兩我字俱照下倒裝法也○〔蒙引〕或曰一人衡行於天下謂紂也如此則集註當有明訓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音整〕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䘏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慶源輔氏曰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爲然後可以有爲也○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四字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齊王所好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之勇大勇也〕附顧麟士曰按總註能懲小忿則能䘏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舊亦看作兩截語今由湯文太王句踐之究竟觀之理亦一串也交鄰文字只是交接之義不必與交友同義勿太認眞爲佳○紹聞編云湯與太王文王武王平時則能䘏小事大以交鄰國有事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是此章意雖兩節而理實相通也亦與愚見合

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

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龜山楊氏曰人君固不可無勇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爲者矣○雙峰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槩要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雲峰胡氏曰夫子嘗以知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理之勇必無之不智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此釋有之一字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君上之心此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雲峰胡氏曰觀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一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一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知此則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沼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今傳錄之誤明矣蓋謂之驕者當以問字言不當以對字言也附蒙引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若說王在雪宮而見孟子則當云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矣且與大註下文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不相符合○孟子對曰有此正答齊宣王亦有之問是說賢者固有也賢者亦安得有此孟子意以爲當得也如答彭更不已泰乎及答公孫丑不素餐之意集註言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以下盡屬在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句內與有字無干輔氏之說不是○顧麟士曰紹聞編云孟子對曰有者以此待賢則賢者得有此樂矣○存疑集註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解在人不得則非其上句內不是解有字○蒙引言人君能與民共之乃爲人人皆有此樂也非謂以雪宮與民同樂謂皆有此宮室安居之樂也○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道理可說若只管以爲當有則賢者似不宜以此爲事故孟子只用一個有字答了便罷再不復顧只引向與民同樂上說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扶問反上不卹民皆非理也慶源輔氏曰下不得而非其上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卹民附蒙引用上句以陰助下句非是平說也韓子作文嘗得此法如曰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顧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或用上句陰助下句或用下句陰助上句亦言語之法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故典以告之○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爲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爲樂如是則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懽忻愉怡痒痾疾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天下之民其將何往雖欲無王不可得也附淺說夫不與民同樂則民既有非之之心能與民同樂則民豈無感之之心是故安居粒食民之樂也樂民之樂而皆爲致之則民見君有宮室遊豫之樂亦欣欣然爲君之樂矣貧窮無告民之憂也憂民之憂而勿以施之則民聞君有敵國外患之憂亦戚戚然爲君之憂矣夫樂民之樂是樂不以己而以民固爲樂以天下至於民亦樂其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樂者亦衆人之所共樂也豈非樂以天下乎憂民之憂是憂不以己而以民固爲憂以天下至於民亦憂其憂則是吾一人之所獨憂者亦衆人之所共憂也豈非憂以天下乎憂樂皆以天下則民皆望風仰德而莫不尊親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通考趙氏德曰轉附作轉鮒屬萊州○吳氏程曰轉當如字上聲後章及公孫下滕文上轉溝壑並同遵循也放至也琅邪余遮反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附顧麟士曰引景晏事大段是舉其綱論意多然主意亦終在同民也○蒙引至於大戒於國出舍於郊始與發補不足則所謂欲觀轉附朝儛放於琅邪者皆不果矣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洛音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述所職者自下達上也王十二年一巡狩諸侯六年一朝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附存疑非字當無字看而又春秋循行去聲郊野

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新安陳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附蒙引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又必解曰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又必解曰述職者述所職也是何也正以見其非無事者言一爲巡諸侯所守而行一爲述所職於天子而行是皆非無事者○曰巡狩也曰述職也便見是非無事者非訓解之辭○省耕省斂天子諸侯皆然夏諺所言王者蓋譏內之諺也○夏諺只帶省耕省斂不必通管巡狩述職○省耕省斂天子諸侯都有此法都是先王之制也此又在巡狩述職之外不是巡狩述職就便省民以補不足也天子只是省其譏內○存疑春耕之時舊穀既沒新穀未升民之乏絕正在此時也若有不足則不能盡力於耕一年之計俱失矣故察民之不

足而資補之。秋斂之時。民之所收。或有或無。或穀一歲之
用。或不穀一歲之用。皆在此時。若不察知其有無。預慮以
周助之。則民將有狼狽失所者矣。故察民之不給而周助
之。○省斂內亦有蠲租。如今踏災傷相似。亦是助不給。○
遊與豫當分合看。分看則遊是巡遊。豫是遊樂。合看則巡
遊卽所以爲樂也。二句疊言詠歌之體也。○〔蒙引〕遊者遊
行巡視也。豫蓋如田獵之
類。二字須當有分別爲是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將伐楚。衛侯令祝鮀從。辭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鼙。謂之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五百人爲旅〕臣無事焉。**糧謂糗**去久反。熬米麥也。又丘救反**糒**音備。乾飯也**之屬也。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通考〕吳氏程曰。吐得反**怨惡**烏路反**也。言民不勝**平聲**其勞而起怨謗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形甸反**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上聲。○〔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爲諸侯憂。故知爲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雙峯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閒。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今

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又曰爲諸侯度。指先王言。爲諸侯憂。指時君言。〔附〕淺說君行則師從。師行則糧食有供給之費。而民飢者不得食。夫征之擾。而民勞者不得息。於是民皆側目。聚爲讒謗之言。民皆作慝。懷忿怨之心。然豈惟爲民之憂而已。以其上逆天子之命。下虐無事之民。飲食之侈靡。若流水之無窮。或流或連。或荒或亡。亦爲其所屬諸侯之憂也。○〔存疑〕師行則夫征之擾。民實供之。糧食則供億之費。民實出之。○〔蒙引〕饒氏曰。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如此則只是人君食糧矣。愚嘗笑而駁之曰。恐糗糒之屬。非當時食前方丈之諸侯所能甘矣。○胥讒非交相怨謗也。謂相與怨謗也。○若流。與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不同。從流下。乃實事也。○若流之流。水流也。流連之流。舟流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時掌反**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雙峯饒氏曰〕荒是廢時。亡是失事。〔附〕〔蒙引〕順水而下。固謂之從流。逆水而上。如何亦謂從流。蓋從不訓順。乃訓逐也。從獸之從。亦是逐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附〕淺說先王之法。有巡狩述職。有省耕省斂。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存疑〕惟君所行。猶史云帝王顧所行何如爾意。言先王之法。今時之

弊。這二者惟在君之所行。不干別人事。君行先王之法。是亦先王矣。若不行先王之法。則爲今時矣。一古一今。皆不在人而在乎君。可見當自勉也。告滕文公問喪禮曰是在世子。亦是此意。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反**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禮記樂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注宮絃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爲君商屬金金

爲決斷臣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爲事絃用五十四絲羽屬水聚清物之象故爲物絃用四十八絲〔通考〕趙氏德曰宮土音絃用八十一絲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絃用七十二絲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絃用六十四絲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絃用五十四絲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絃用四十八絲景公所作角徵樂以其爲民爲事也 **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只末一句是孟子說。○〔西山眞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爲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爲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南軒張氏曰孟子羞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蓋羞稱者。其大法也。言與事有可取。亦不可沒也。亦見與人爲善至公至平之心也。○雲峰胡氏曰齊景能聽晏子之言而齊宣不能受孟子之說。是可惜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沼上之對畧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而實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暇樂己之樂。樂己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前一截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人欲也。憂樂以天下。天理也。游豫爲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爲諸侯憂。人欲也。無非遏人欲擴天理也。又

舜之招遺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招景公樂亦名招可見〔附〕蒙引大戒於國。謂布告境內。以圖回治政也。如今之政令。凡一切勞民傷財之事。悉皆停免。凡一切奸宄情弊之事。盡行禁革。凡諸利於國利於民之事。盡許陳納無隱之類。蓋人君但有志於圖回政治。便須有一番告命以彰境內之耳目也。○出舍於郊。自責以省民也。蓋以示不敢安居深宮之意。且於省民之不給爲便也。省民者。省民之耕斂也。故出郊。但不知出舍之時。爲春爲秋耳。此則不必求者也。○〔存疑〕晏子陳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以告景公。而致景公之悅。是君有以悅臣也。景公悅晏子之言。而大戒出舍興發。是臣有以悅君也。故曰君臣相悅。○蒙引蓋徵招角招是也。此一句是孟子述事之言。當孟子時此樂蓋猶在也。故孟子舉以實之。○其曰部者舜樂也。當時部在齊。齊景公蓋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部也。○當朱子時。無可據了。故兼言徵招角招之詩。或只是角部之詩。或只是徵招之詩耳。○畜君者好君也。旣出於好君夫

何尤哉如此說方見是釋詩意○樂有五聲獨舉徵招角招二者以角爲民徵爲事取其切者也景公一塲作樂必不止作二音之樂而已或者當孟子時只有此二音之樂在其他亡失不可知故特舉其見存者耶○每一音之樂皆須具宮商角徵羽如徵招之內固有宮商角徵羽角招之內亦須有宮商角徵羽也此之徵招角招者又是个大角徵也蓋五音旋相爲宮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守去聲朝音潮漢時遺址音止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扶又反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慶源輔氏曰漢書郊祀志

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正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附蒙引天子巡狩隨方之鎭山各設明堂此之明堂趙氏何以知其爲泰山明堂也曰以其在齊境內也○漢時遺址尚在集註此句亦足以證齊王因孟子之言而不果毀也○漢時遺址尚在不是趙氏說了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去聲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

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新安倪氏曰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爲說附顧麟士曰按通義白雲許氏曰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耳蓋已稱王卽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敎他行王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蒙引明堂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祖考者在是⊙朱子曰古者祭天地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卽帝也郊而曰天

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與平聲孥音奴鰥切頑反哿王可反煢音窮

岐周之舊國也趙氏曰按岐州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州縣山之南有周原蓋州之

舊國通考東陽許氏曰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却是王政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去聲公田是九分扶問反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敎之敎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古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周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成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何也潛室陳氏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新安陳氏曰世祿善善長也不孥惡惡短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妻子父母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秦醉反貌新安陳氏曰正月末章之意云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況煢獨甚矣其可哀也〇雙峰饒氏曰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坦平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是道路樽節處市是市井澤是水

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通考趙氏德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爲序者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爲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爲序豈非所養之常餼有寡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禮運先矜寡以輕者先之歟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爲重獨於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重鰥愁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寡寡果也果然單獨也孤顧也顧望無所贍見也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闕存疑殷人七十而助看來文王治岐之時尚當遵殷制所謂耕者九一想每夫受田七十畝註謂百畝豈偶然不及思那〇顧麟士曰按徹田爲糧則公劉時已有此制矣似不必拘且集註百畝亦本漢注〇蒙引饒注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正可絕流而漁故以爲漁梁也正韻石絕水爲梁梁所以節水〇潛室曰文王因民所利云云此說不如前篇雲峰所謂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與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者自不相妨也潛室工於立說而疏於明理矣雲峰之說最痛快明徹兄所謂限守厲禁者正合前篇王道之始事〇或謂發政施仁指上文耕者九一至罪人不孥非也發政施仁是虛字先者重之也亦非先卹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之法也人君不發政施仁則已一行仁政便是此數者一時出令但此數窮民尤在所宜留意耳故曰尤宜憐卹必以爲先也此先字亦如後義先利之先字不可拘以時之先後爲言也〇只此數句見得文王當時治岐舉許多等人各區處得當了大學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此之謂也〇趙氏德所論鰥寡孤獨之序及其字義不必盡從惟鰥字爲有義以孤爲顧以獨爲鹿皆所不可知〇顧麟士曰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虛齋官養之說蓋本此也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槖音拓戢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積當作子賜反穀堆也〕餱乾音干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音成餱糧也

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音越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悲巾反也何有言不難也

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西山眞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附蒙引積無屋而露積也倉屋以時之者也餱乾糧也詩傳與此不同曰餱食糧糗也又分作二字看大抵或合看或分看總是乾糧也○槖囊皆袋也不用竹木器出行輕便也○公劉遷邠適於西戎故也○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鉞大斧小○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與百姓同之者好貨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推己之心以及民便是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云云矣好色與民同亦然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音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聲也〔新安陳氏曰來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蓋有此例如書曰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率循也滸呼五反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南軒張氏曰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以公劉大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好字雖同而所以爲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己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導時君意

正辭辨 附 蒙引 爰及姜女。蓋同時率西水滸而至於岐下也。不可因上句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爲初只大王獨來。○究公劉之好貨止於乃積乃倉乃裹餱糧而已他無所謂好貨也究太王之好色亦止於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而已他無所謂好色也然則亦所謂其爭也君子雖然乃積乃倉乃民之貨非公劉之貨也爰及姜女乃天理人情之當然大王豈可委其妃而獨行哉然則亦何好色之有孟子之權辭耳○存疑 公劉好貨大王好色本詩初無此意孟子作就其中看出一個意思來引導其君爾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 擴天理 而格其非心 遏人欲 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 音洛 與夫 音扶 好勇

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 普后反 析於幾 平聲 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 平聲 而實密其事似易 去聲 而實難 慶源輔氏曰法似疏而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似若疏且易矣然必使爲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大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辨析其精微如此哉 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新安陳氏曰克己復禮之端卽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閒幾微之際也○問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如此引導之何也朱子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自不察耳○慶源輔氏曰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之說而辨析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色好貨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此卽公劉大王與民共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也卽齊王自以爲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之閒而其終之是非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與王絶世之相反集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

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天理而克其欲耳○雲峰胡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五峰胡氏之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大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大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附 蒙引 是非以理言得失以效言是者歸於天理而爲有道之主非者歸於人欲而爲無道之君得者歸於王而可以保天下失者歸於亡而不足以保妻子○端者言下克己復禮之工夫自此始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附】蒙引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非是自楚反彼乃凍餒其妻子蓋反之日乃知彼之凍餒其妻子也○則如之何托以妻子者當何如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上聲也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注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言之意○雙峰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附】蒙引四境之內不治或治道乖方而邑里之蕭條或教化凌夷而風俗之惡薄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 并王與士師言 各勤其任無墮 許規反 其職乃安其身【附】蒙引趙註君臣上下注謂并王與士師言愚謂須兼友之受托者言蓋受人之託便亦有一職在身職者分內事也必無墮其職然後不為友人所棄而身安矣蓋上二事皆是設言以發之不是只重在士師一節也○各勤其職乃為不墮其職也不墮其職然後友不為友所棄士不為君所黜人君亦得安於民上而保其社稷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魯木反 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 此謂世臣彼謂喬木 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附】存疑在商則伊陟象賢在周則召穆公虎皆世臣也○蒙引古人立國凡廟朝壇壝宮府及臺榭之所皆必植之名木如三槐九棘之類歲數既久則成喬木是亦故國之一證也若新造之邦亦安得有此○昔者所進進字不是泛泛進用蓋是其所親幸而將倚以為腹心者故以不知其亡為無親臣也若是曾儕庶官之中有今日進而明日亡去亦何怪得王之不及知○昔者昨日也凡語及于百年之遠槩謂之昔者而此乃釋為昨日何與日此對下文今日言也孟仲子曰昔者有王命對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則昔者之為昨日其來尚矣他日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註曰昔者前日也則又隨文而訓義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附】存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不但自解其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之失實欲得真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也言

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從今以始。吾何以預識其人之不才而舍之。所用者皆眞才。不致後日之輕視乎。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 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 用世臣而尊其尊親其親 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 非尊尊之常 疏者踰戚 非親親之常 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朱子曰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閒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惟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非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能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 附 存疑 如不得已須看得明白。先看不得已三字有着落。然後看如字。則明白矣。如有個人。己本不欲用他。此欲已也。却有人要用他。我不能主褒得。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凡不得已者。皆猶豫留難遲慢不亟向前。日如不得已。則非眞不得已。特如之爾。蓋這人本是已要用的。初若己不欲用他。因他人要用。我不得已而用他。如此其遲慢留難也。特以欲得眞才。審之又審。至再至三至四。遲遲慢慢。留留難難。有似於己本欲不用。遲於人不得已而用之耳。○左右皆賢一條。卽如不得已意。左右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至於國人皆曰賢。似可矣。猶不可。而必自察。此便是至再至三至四遲慢留難意思。故曰卽如不得已。意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是說所以如不得已處。蓋進賢不謹之於始。至有不賢。將求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也。如此則非禮之常矣。此所以當如不得已也。故曰可不愼與。蒙引曰。是恐今日所進者不賢。後來又更著賢。而親疏尊卑有易位者爾。此是懲前而戒后也。故曰將使。○蒙引 尊尊親親禮之常也。小註以爲用世臣。是尊尊親親者非也。○於此不謹而誤用之。則旣在尊親之列矣。他日未免使卑踰尊。疏踰戚。而越常理矣。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 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皆稱原人是也 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 新安陳氏曰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擧世非之是也 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 舍上聲 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慶源輔氏曰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

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卽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一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爲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卽爲國家之世臣矣[附]蒙引王言皆曰不可者亦是今日所欲進用之人不可謂是已在位而尊親之不賢者也不但進賢如不得已退人亦如不得已方爲退得當下文殺人亦如不得已也總是好惡與民同也○左右皆曰不可勿聽云云者誠恐其失賢也恐其失賢者正欲其得眞賢也故二條總歸於進賢如不得已蓋不果進則在退列矣進退相形非固增一箇退人說也故註云如是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倖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只說就一邊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結上文進人才**天討**結此一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南軒張氏曰既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之於四凶孔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言非己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人用之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卽天理之所存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新安陳氏曰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不才者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明折獄政刑之道曾子之言䘏刑也孟子之言慎刑也哀矜勿喜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之意也國人殺之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之謂也若子路無宿諾而片言可以折獄者卽所謂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乎君子之於獄於刑也忠信以孚之審愼以行之惻隱以施之有子路之德而用曾子孟子之言則於天討之義庶幾無愧乎[附]存疑因說用人帶說刑殺蓋用舍刑殺人君大事也○蒙引大註天命指進退人才言天討指刑殺言如何以退人才亦爲天命有德耶曰有進便有退以此相形言耳意重進賢退只是不用不可謂之天討○若下文民之所惡惡之則兼去之殺之上文因說進賢却形出一个退的來說此條只說可殺者亦就藏得一个不可殺的在裏許蓋國人曰可殺或察之見不可殺則不殺矣○左右皆曰可殺此條不可休南軒新安帶連上文進退人才言不可而甚者則殺之如舜之於四凶非也蓋不可而去之者正是所進之人才詢察其不可進而退之者亦何至有可殺之罪耶若四凶自是積惡犯罪非是因人薦進之際知其不可而殺之也集註明白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分明果斷了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傳去聲**曰**大學傳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用之去之殺之三節意[附]淺說夫人不苟用而用之必當其可所謂天命有德人君不得以私喜而加爵人不輕殺而殺之必當其可所謂天討有罪人君不得以私怒而用刑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若所用非其可用所殺非其可殺則好惡拂民之性矣惡在其爲民父母也○顧麟士曰按前說退不賢亦是足進賢意故只云命討兩節新安云三節便使人搖惑不是○存疑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總結左右皆曰賢以下兩節意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附】蒙引齊宣王素以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爲心實有滅東周而自帝之意故發此問耶孟子之言其所以警齊王自省君德之意又有出於其意外者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扶又反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新安陳氏曰】紂罪浮於桀故下文單說紂○【朱子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紾兄臂踰東家牆便是絕滅天理○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謂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謂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爲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以心度之

然則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慶源輔氏曰】賊之爲害深殘之爲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言顛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絕滅天理則是殄厥其本根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葉衆叛親離不復君之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證驗也此事自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集註下文擧王勉之語所以著萬世爲臣者之大戒○【新安陳氏曰】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絕本根傷枝葉之殘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亦見英氣太露處【附】蒙引殘破也故曰傷敗○天之所以立君民之所以戴君爲能爲天下守此仁義也今也仁義乃自彼而壞則是喪其所以爲君者矣○孟子是以誅字換了弑字一夫字換了君字○王勉建安人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雲峰胡氏曰】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爲人君者無王氏之言無以警後世之爲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上聲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附蒙引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謂大木勝巨室之任也。不謂工師勝任。○幼而學者。仁義也。故壯則欲行夫仁義。今王曰姑舍汝所學而從我。是欲令舍所學之仁義而徇吾所欲之功利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敎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趙氏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趙岐誤註。集註因之。○東陽許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値萬鎰之金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

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雙峰饒氏曰兩箇譬喩是兩意。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匠。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附蒙引萬鎰。言其價値之小也。問萬鎰子猶以爲小乎。曰自我輩言。則何翅云多也。自齊王有國家者言。則萬鎰所値幾何。孟子此語爲齊王言也。方起得下句。○舊說玉人自有治玉之法。不待人敎之。猶賢人自有治國家之法。不待人君敎之。故曰云云。則何以異於敎玉人彫琢玉哉。此雖說得敎字穩然。於愛國不如愛玉意將晦了。蓋此敎字是命字之義。言玉則敎玉人琢之。而國家則不使賢者得伸其志以治之。豈非愛國不如愛玉哉。○顧麟士曰敎玉人敎字卽使玉人使字。何以異。猶云爲甚麼緣故乃如此。怪歎之辭。○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嘗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去聲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新安陳氏曰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皆己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肯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附存疑兩條之意。前是治國不如作室。下是愛國不如愛玉。意思甚明白。新安不用不專用之說。固非。饒氏任賢不如任匠之說。亦未甚貼。○淺說任賢不如任匠。便是愛國不如愛玉。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聲王噲音快讓國於其相去聲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爲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怨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附顧麟士曰風俗通云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壽九十餘卒然皇甫謐又云奭文王庶子康王時考終百有餘歲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

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形甸反序說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兩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附存疑五旬而舉之亦是燕國自亂非齊眞能勝之也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春秋傳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朱子曰此亦是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己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慶源輔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爲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纔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附蒙引畢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還是天命未絕商而夫子以爲至德者蓋在他人則必舉大事矣不然亦以有二者自有矣而文王乃復以之而事商焉是亦可取不取可爲不爲而爲至德也若使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雖文王亦安得而止之哉故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通考趙氏德曰腹方口圓曰壺篚以竹爲之長二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二寸上有蓋

○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新安陳氏

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附蒙引此後一條見得是當施仁政以慰燕民之心民心悅則天意得而燕庶其可取矣○按後一條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窺見其有將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之意矣然當此時猶未有其事方是始勝之日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此如字是假如之如也非如似之如也即集註若更爲暴虐之若字若作如似之如則上文當有話兄上文避水火也皆未有如字而必於此方用如字何也故斷作若字用○以上條看之固未見得民悅齊亦未見得民不悅齊故此條勸以行仁政猶或可取也及齊不行仁政而更爲暴虐致煩諸侯之兵孟子乃轉敎以置君而去蓋是時已失燕人之心矣無復可爲者矣二章之旨所以爲不相悖

或曰然則孟子是教齊王行仁政以收燕之人心然後從而取之與曰何傷上文分明謂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使齊王能得燕民之悅則孟子亦主張他取燕矣況孟子常常教時君行仁政而王此亦何傷哉或謂此處是教齊王如何樣行仁政以慰其壺漿相迎之意耶或謂是要着他反旄倪止重器而別立君非也此時未擬到此節蓋殺其父兄云云是取之以後事此則方是圖謀要取之耳尚未曾殺其父兄云云也此處只是教他反燕政以慰民望即如沛公入關與秦民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苛法則善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爲政千里畏人立兩句爲柱下文分兩節應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形甸反則止〔通考〕趙氏德曰爾雅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附〕淺說書曰葛伯無道湯初征則自葛始而天下已信其志在於救民矣由是東面而征云云按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云云故書又有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則其望之切而悅之至矣何如哉○〔蒙引〕只曰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可也必曰西夷北狄何與舉其遠者言則近者可知也○大註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若望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耳○霓虹也單言則同對言則分趙氏德曰雄謂之虹雌謂

之霓愚每疑霓安得有雌雄及考正韻霓字註曰霓屈虹也方知虹是長虹所謂螮蝀者霓只是雲端之白者故謂之屈虹也又趙氏德曰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此亦可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何謂雲爲天氣螮蝀之詩傳曰虹者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何爲霓爲地氣○書之言至奚爲后我止自民望之以下孟子申言也謂當湯未至時則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及湯既至則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矣故又提出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見得以上是孟子之言也下亦然○顧麟士曰按蔡傳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明作兩截故此節斷當於雲霓句一畫上已舉書文而申言之下將舉書文而先釋之也以己意夾說在書內又引經一體遠說謂徯我二句總證民望民悅非是此二句只證民悅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毁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縶音至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去聲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附存疑畏。猶忌也。齊之强。天下固畏之。第無釁可乘耳。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則在我有釁而人得執以爲辭。天下之兵。從此起矣。故曰是動天下之兵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雙峰饒氏曰）當時只是子噲子之爲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夲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毁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新安陳氏曰）此是爲齊畫一策如此區處畧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當天下之爲則可逆止諸侯之兵矣附蒙引旣動天下之兵可而爲之計。則須是置君而去。若只施仁政。亦無及。蓋晚矣若初問倍地而行仁政。則燕民戴之。諸侯亦無釁可乘。○旄與耄同九十日耄○存疑王速出令條。是爲齊王畫策。正答其何以待之之辭。○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上聲所學以徇之哉（慶源輔氏曰）范氏發明孟子此意甚好蓋莫非道也而堯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也而湯武之師則天討也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一句尤爲有功於學者此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鬨鬬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附蒙引鬨本謂聲之鬨鬬也不著鬬字解不來○（顧麟士曰）莫之莫爲之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

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殘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音展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附蒙引凶年凡疾疫之類皆是饑歲只是歲不熟○存疑有司莫以告者不告君發倉廩府庫以賑其民也上慢而殘下上慢事而殘害下民也上兼君有司說君之倉廩實府庫充君之慢也有司莫以告有司之慢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力驗反而不知䘏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新安陳氏曰有司所以然者皆

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鄒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附存疑上文兼罪君有司君行仁政則專責其君者要之治亂皆在於君臣下有不得專焉故曰此非正心之所得爲也專責其君治其本也○親其上就平時言死其長就危難言○淺說親上死長此長上俱指有司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五子之歌篇有倉廩府庫所以爲去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䘏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音汗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南軒張氏曰有司視民之死而不救故民視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爲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民爲心民亦將以君爲心而親其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也曾子戒之之語非特爲人上者不可須臾忘檢身者亦當深體之○新安陳氏曰上之愛民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鄒君知罪民而不知反己孟子惟以行仁政勉之而誅不誅亡言焉得反之之意凜然可畏眞深切之論死其長如回何敢死之死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平時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無已見形甸反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禮記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衆謂師衆大夫率師敗則死之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以死寧死而不可棄君命也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去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南軒張氏曰與其望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强而立國鑿池築城與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爲之事爲我所當爲而已然固國以得民爲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慶源輔氏曰築城鑿池致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二大而徒欲擇强者而事之以覬一日之安則是僥倖苟免而已○雲峰胡氏曰不

守義不能效死而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新安陳氏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倡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城池地利也民弗去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倡之此守國之正法也【附】蒙引此數章意實相承初因文公問而告以死守後因其問又告以太王之遷及其又問也則合死守遷都而請其自擇蓋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愚嘗疑智者爲能以小事大而保其國今滕文公欲事齊楚而孟子乃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何歟蓋以小事大文公自能之不待教也但文公全欲憑大國之援以僥倖旦夕之無事而特不知有自固之義故孟子特以所缺者箴之○南軒曰與其望二國矜己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强而立國身强立國然論到道理十全處與齊楚遷當事他當以鄭子產爲法○顧麟士曰與民守之與守內有一君字效死則但言若自效死以守國也卽後效死勿去效死二字而民弗去方是指民亦死守說集註甚明○與民守之大槩說效死而民弗去作兩層說○蒙引效死而民弗去此處還未是說到破國處正是要立國也然國君死社稷必不得已亦須死了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通考】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筆力反與逼同己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說見下章【通考】趙氏德曰邰自后稷生於邰邰姜嫄之國后稷母家夏后氏衰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后稷曾孫也復遷豳詩篤公劉卽遷豳之事又九世而太王去邠遷岐縣詩所言是也沮漆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蓋公劉皇澗及芮言都邑之水也縣之自土沮漆舉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水滸爲漆沮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大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邰不窋奔戎狄公劉居豳大王邑岐文王邑郢又遷豐武王居鎬故羣書百考有自稷至武七遷之圖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平聲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徼與僥倖同於其所難必【朱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爲大王避狄而言易大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曰】所謂爲善循天理而不爲己私也爲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爲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

可繼之實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爲天理之所當爲。而徒覬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人者。此章是勉强爲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附蒙引大王之爲善。避狄遷都。以存其宗社。保其人民。不忍殘民以與敵爭。而積功累仁。以有待於後。此是太王之爲善處。孟子令文公强爲善者。意蓋亦欲其如此。○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似是亦就遷國圖存上說。○苟爲善至爲可繼也。泛說。君如彼何哉。乃是指滕文公說。○存疑苟爲善至爲可繼。是泛說道理。單大王在其內。○滕當時雖是遷無所之。然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亦是逼於强國而去。無已。無亦出於此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

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南軒張氏曰大王之言。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敢必民之歸而强之徙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眞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大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大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東陽許氏曰大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開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大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可往。孟子特舉大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附存疑常說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是大王與民別之言。蒙引獨謂是率民而去之言。似有理。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又曰我將去之。便是有君也。○蒙引仁人也不可失也。以平昔有德於民言。非惟一時所謂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數語。而感得民之樂從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故註云若無大王之德。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正以平昔言也。君請擇者。亦觀乎素所施何如耳。

或曰世守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去聲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公羊傳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通考趙氏德曰襄二十五年崔子弒齊君晏子曰君民者社稷是主臣君者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

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通考]吳氏程曰君死社稷謂之義與權似無別故語錄欲改作經字審己量力擇而處上聲之可也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存者大王是也○守正而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爲○經則人皆當勉也○故使文公審己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大王之立非文公所能爲○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如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

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謂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上聲此則必爲儀秦張儀蘇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問孟子對滕文公二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爲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朱子曰滕是必亡○無可疑者○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如泰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初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若湯文之興皆在空閒之地○無人來覷他○故日漸成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新安陳氏曰平公將見孟子必得之於樂克所以沮於臧倉後克入見審問不見之故[附纂引]新安陳氏謂平公之欲見必得於樂克之言此乃臆度之說不知下文自有明證何用此臆說爲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雙峰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爲姓樂正裘亦是一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爲姓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雙峰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豕魚腊[通考]東陽許氏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禮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臑肫骼正脊橫脊長脅短脅九體膚三離肺一刌肺三爲一鼎魚十有五爲一鼎腊獸之乾者用兔爲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臑肫骼正脊脡脊橫脊

短脅正脅代脅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於一鼎膚九實於一鼎魚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肩臂臑者股骨也膊骼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脡脊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革肉也離肺者𢮿離之不絕中央少許刌肺者切肺也舉肺尸食所先舉也祭肺者尸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即離肺祭肺即刌肺也凡牲用古胖腊合升立右胖故曰腊一純純循全也然此諸侯之大夫若士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少牢也附淺說前以士後以大夫且盡說下文三鼎五鼎乃其實也○存疑謂棺椁衣衾之美也蓋以三鼎五鼎禮有定分不得謂踰棺椁衣衾人人之所得自盡而有厚薄乃所謂踰也謂棺椁衣衾人人之所得自盡者如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是也○蒙引祭不必喪後方有祭自初喪未葬之前皆有祭也古禮可考○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此非問辭乃因問而答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上聲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龜山楊氏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與衰之所繫天實爲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范氏曰在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脩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當諉之天也○慶源輔氏曰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世俗之心窺孟子蓋孟子以此發之○雙峰饒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天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己言天既欲喪斯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必是天必不喪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是以天爲主一說是天命係乎我是以我爲主二者相爲賓主那箇是聖人之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是與常人說話又低得一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聖賢蓋

以天命曉人封人則以天意觀聖人者也此一類專以窮達言○眞氏以伯寮之愬臧倉之沮夫子莫我知之歎孟子何爲不豫之語皆爲安義命之事天以分定言此亦在天之天雖以理言而實兼乎氣者也故與命以氣言者相貫餘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附蒙引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此天字以氣數言

孟子大全卷之二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三 三魚堂讀本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一章言養氣集義六章言仁政二章言古聖賢三章言答問之辭餘皆孟子自言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慶源輔氏曰此必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恐孟子不敢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 蒙引許猶期也謂自許也自期也○以今之道德一時而觀孟子猶未甚見孟子之高處惟自當時言之則滿天下是治功利之學者君非此不以求於下臣非此不以獻於上士非此則全不見數於人內而父兄之所以教其子弟於外而朋友之所以相傳授付囑者無非是功利獨有孟子一人汲汲焉皇皇焉力以堯舜之道孔子之教爲說必欲一掃功利之蕪穢以還先王之大道此是何等用心何等氣力真有大功於天下萬世也故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復扶又反 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才美質不覺溺於時俗之見闒而已○此齊人之所以但知其國之有二子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通考吳氏程曰唐韻雖有二音而於勃音註怒色拂音註淺色故孫氏單音勃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然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 形甸反 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問聖人分明是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硬以爲卑如何朱子曰孟子是不肯做他底是見他做得那規模來低○慶源輔氏曰楊氏斷置得極分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爲不及然子路之所學則聖人之道其於管仲之

事蓋有所不屑爲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譬其所爲未說到功効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非與功都說了然按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不獲又是一人詭遇是一人獲禽又是一人今若作一人看則似以子路爲御之善而射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爲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爲故得禽多耳○雙峯饒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卽詩所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儻以孔孟之道而遇明主則治國平天下皆餘事耳附存疑夫子大管仲之功孟子則卑之卑之者律以聖賢之法大之者取其救時之功○蒙引或人初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乃始以管仲擬之然則或人之權衡殆亦審矣第猶未知曾西耳此人見識優於公孫丑若丑必不以子路爲優

於管仲○蒙引子路勇於義而不可以勢利拘又負大有爲之才若達却爲國以禮道理則便是堯舜氣象結纓之節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所立如此曾子服之非謙辭也然曾子惟其知畏子路此曾子之所以爲曾子也曾子最服善如以能問於不能章其追慕顏子如此又知畏子路非用心於內者豈肯信服人邪其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以用心於內處不相合耳所敬畏者在此則其所不足者固當在彼○楊氏曰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以範我馳驅比子路以聖門規矩作爲也不獲以比子路僅可治千乘之賦而九合一匡有所不逮也以詭遇比管仲之行伯術以獲禽比管仲之九合一匡之功業也比意讀者了了分明不待辨說而輔氏乃云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詭遇以逢桓公之爲故得禽多饒氏亦云然皆不可曉是拘以射御之兩人也太拘亦太鑿矣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子爲之爲去聲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通考董氏彝曰公孫丑問管晏孟子以曾西之言推尊聖門高弟淳于髡問子柳子思孟子以百里奚之功答之蓋尊王賤霸者聖賢之本心賢才進退者興亡之大事一則責霸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一則美霸國之君能用賢者以興邦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與平聲

顯顯名也 附蒙引管仲以其君霸有可言者矣晏子以其君顯處何如曰當晏子時五霸俱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强大君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省耕省斂之言而興發或用屨賤踊貴之

言而寬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爲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亦庶幾知彊仁義者在當時宜其視他諸侯爲獨顯也蓋有所謂彼善於此者歟其晚年失政使陳氏得厚施於國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自其失矣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聲 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易去聲 附存疑只齊王猶反手言霸顯之不足爲 蒙引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佐輔之也以字正承上文以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 與平聲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禮記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去聲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東陽許氏曰〕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此言周公制禮作樂之後雖殷之頑民莫不率化遷善之時也〔附〕蒙引言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既已惑矣今又言以齊王猶反手則惑轉甚也○百年而後崩不可謂在位百年也在位無百年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文王之德蓋指治岐之政九一世祿不征不孥之類下文德行速亦指仁政也且與未洽及大行字意相符不只就文王一身上說○然後大行兼武王周公說集註云然後教化大行此大行只就周公一邊說與本文大同小異在武王爲政化大行在周公爲敎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

也雙峰饒氏曰故家舊臣○遺俗舊民○是說在下底○流風之化○善政之事○是說在上底〔附〕蒙引當猶敵也○以其不可當也○孰謂文王不足法哉○但文王所遭之時勢難耳由湯至於武丁至故久而後失之也○此言其時之難○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至是以難也○是言其勢之難○問周自太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強大矣何文王猶方百里起也耶曰是時太王王季雖盛商運雖衰微然王制猶未改故只是仍舊百里之國太王王季又非挾君無已而併吞鄰國以自封殖者其所謂強大者只是國勢內實而有可畏不易敵之勢耳○文王由方百里起之言○固自無可疑○〔顧〕麟士曰五人惟鬲異姓○〔蒙引〕是以難也○此句只帶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不兼承上文○〔蒙引〕上文上文自有故久而後失之一句在了○〔蒙引〕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習民心者厚惠澤之固結民心者深故繼之曰天下歸殷云云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知音智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附〕顧麟士曰孫疏釋名云鎡基大鋤也○〔蒙引〕雖有知慧不如乘勢○以作事言○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以種田言○今時則易然也○此時字又該時勢○〔淺說〕吾謂以齊王猶反手者○亦以今時之時勢則易然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音祈不過千里〔通考〕詹氏道傳曰王

制四海之內爲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亦井田之制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居民稠密也（雙峯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强既富且强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附（蒙引）地不改闢矣言地已闢而不待再辟矣凡改者皆是更闢之辭如改卜改筮改日之類○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言以此之勢行仁而王易也與下條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相對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

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附（存疑）此時而施仁政不待深仁厚澤而民快於心猶飢渴之久易爲飲食而人適於口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

置驛也郵馹也馹音日（新安陳氏曰如漢五里一置左傳楚子乘馹會師○東陽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

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面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鎡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顧麟士曰）問曰則文王不足法與答曰文王何可當也皆指其德而言大段謂此須兼時勢故難易別耳但如此則似看德較輕故引孔子語又周旋說德亦自好以起下仁政得時勢則反手可必之意仁政即德○（淺說）且孔子有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盡其誠於此而動於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也此有感而彼即應不待行之而自至也夫德行之速本不假於時勢之易况加以當今之時齊國萬乘之勢則德行之速也又當何如耶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聲

倒懸諭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問孟子既卑管仲使孟子當管仲之時則如之何（雙峯饒氏曰亦只是合諸侯

以尊周室但孟子則眞能使王室尊安而諸侯各脩王度管仲不過假尊周之名以蓋其攘諸侯之實其所爲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僞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新安陳氏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正於管其人無可譏其事無可言此孟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歟附（存疑）當今之時指上兩時字說易王之時也萬乘之國指夏后殷周之盛條說易王之勢也古之人指文王功必倍之亦指文王惟此時爲然此時包時勢在內即上今時則易然之時字○（蒙引）前面孟子只說管仲者因或問曾西只及管仲故只承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云云初非以晏子之事功不及管且未嘗當齊政又以其人稍正而無可譏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

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霄遠〔通考〕吳氏程曰雖由至異矣作一句只王字徵讀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雙峯饒氏曰〕集註恐懼疑惑四字雖是說心之所以動然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不疑惑然後能不恐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居先論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惑居先〔附〕〔蒙引〕公孫丑以管仲晏子期孟子既為孟子所斥於此又渾舉伯王為言足見當時功利入人之深○任大責重亦有分別如為泉州府知府則此一府之事皆其職任也若府事之治不治民之安不安則皆其責也

十彊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朱子曰〕盡心知性無所疑惑動皆合義無所畏怯雖當盛位行大道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心動之有易所謂不疑其所行者蓋如此而孔子之不惑亦其事也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耳不知霸王當甚閒事○〔雙峯饒氏曰〕道明屬知言德立屬養氣○〔陵陽李氏〕曰明則不疑立則不懼然未有不明而能立者故知言養氣雖一事並進而其序必以知言為先孔子不惑則自不動矣○〔雲峯胡氏曰〕孔子四十不惑在三十而立之後德立而道明誠而明者也孟子所以四十不動心者先知言而後養氣道明而後德立明而誠者也○〔東陽許氏曰〕疑懼即是動心處集註却言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似疑懼又在動心之外者蓋心本虛靈靜一能明天下之理者此也足以應天下之事亦此也今理有所不能明而疑

事有所不能應而懼然有疑懼乃動心之由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孔子道明自然德立孟子道明然後德立無所疑是道明無所懼是德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當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一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附〕〔蒙引〕此一章當分五節看東陽許氏之說一自夫子加齊之卿相至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大槩言孟子能不動心未詳其所以不動心處只畧露其端一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則言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者俱從養氣一邊說一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乃詳孟子之心所以不動處兼知言養氣二者言也一自宰我子貢善為說辭至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則皆是願學孔子之意以言外味之又見得孟子雖不敢自以為聖然知言養氣學已到聖處蓋已寓繼孔子之意矣一自伯夷伊尹於孔子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則皆盛言孔子之聖卓冠於百王以見孟子之所以願學者也○孟子一生受用只是精義集

義二者精義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精義者大學所謂格致論語所謂博文孟子所謂盡心知性堯舜所謂精者也集義者大學所謂誠意正心脩身論語所謂約禮孟子所謂存心養性堯舜所謂惟一者也由此而正則為齊家治國平天下矣○〔存疑〕王者事業一部大學書盡之矣孟子四十不動心是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脩之時其於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都爛熟在胷中了使得時行道特舉而措之耳何動心之有觀其一見齊梁之君開口便談王道滕文公問為國就舉三代井田學校之法以告之而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這等規模霸王事業當甚事○〔蒙引〕雲峯云孔子四十而不惑在三十而立之後云云此說似是而非蓋孔子不惑亦兼道明德立非專是明也正與不動心相類豈可如此強分別蓋認不惑字不真故也○〔存疑〕註恐懼疑惑就是動心處舍恐懼疑惑又何討動心矣饒氏謂是心之所以動固不是許氏以疑懼又在動心之外亦不是其云疑懼即是動心處疑懼乃

動心之目是矣又云心因疑懼而動而疑懼非心之所動又說得騎墻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賁齊人能生拔牛角秦武好多力士賁往歸之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朱子曰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告子之不動心是硬把定是粗法强制而能不動非若孟子酧酢萬變而不動也○南軒張氏曰孟子以集義爲本告子則以義爲外故在孟子則心體周流人欲不萌而物各止其所者也在告子則心制其欲

專固凝滯而能不動者也○慶源輔氏曰告子外義未爲知道然未四十時已能不動心其不動心又先於孟子以此觀之則不動心未足爲難可知也○新安陳氏曰告子强制其心而能不動孟子有定見有定力而自然心不動此處孟子亦姑借告子以淺說耳附蒙引朱子下一借字好蓋孟賁以力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動心爲孟賁類也故曰借○淺說蓋孟賁之力僅能舉一物之重而夫子之心則能荷一世之重也○存疑不動心甚難孟子曰不難者姑借此以抑告子耳抑告子者欲見得己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處此與仲弓問子桑伯子意思一般陳氏姑借告子以淺說之說初無意味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新安陳氏曰有主二字包得濶下文黝舍曾孟皆是有主

但有精粗之分附蒙北宮黝之不動心以必勝爲主孟施舍之不動心以無懼爲主孟子之不動心以守約爲主附淺說心無所主則事物之紛然而至卒然而臨之者皆得以入其中而搖之故必各隨其見之所到而固執之令此心有一定之主則利害不能爲之惑死生不能爲之驚任吾身之所接而此心皆安然無所震懾矣○存疑北宮黝之養勇是北宮黝之不動心有道也孟施舍之養勇是孟施舍之不動心有道也曾子之大勇曾子之不動心有道也北宮黝之道以必勝爲主孟施舍之道以無懼爲主曾子之道以理直爲主即北宮黝孟施舍之不動心告子之不動心大畧可見矣與曾子之不動心孟子之不動心大畧可見矣此孟子答問之意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

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以毳織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云黝蓋刺客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而知之也以必勝爲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推其心以必勝人爲主故無有尊貴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雙峰饒氏曰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於褐寬博萬乘皆然○東陽許氏曰一毫挫於人謂所辱者至小也不受者必報之也不惟必報於賤者雖貴者亦必報

之惡聲至必反之謂不惟辱來必報雖言小不善亦必報
也附顧麟士曰不膚撓言膚不至被刺而屈撓也不目逃
言目不至被刺而轉睛逃避也便見必勝意不當如存疑
謂自思以一毫下方皆見其必勝且存疑又云不膚撓目
逃是不怕痛不怕死之意則依舊是無懼非必勝矣俱不
可從〇蒙引要之此等人若遇眞主亦自當垂首喪氣安
能得無畏憚不見李密之見秦王世民乎況以道德爲威
者哉蓋萬古不動心者只有孔孟一道如北宮黝孟施舍
雖能以血氣强之於一時然無道義以爲主張定力則豈
能終無所動哉我以氣凌人人亦得以氣勝我我以力加
人人亦得以力制我惟道義之重自能使王公失其貴賁
育失其勇外此無他術也〇褐爲賤服猶有寬大之衣如
何爲賤者之服蓋以其貼身衣少又不
以時澣濯整摺自然虛歉而寬博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

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
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
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朱子曰量力慮勝是畏三軍者
此舍譏別人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施發語聲曰此
古註說後面只稱舍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
之僑尹公之他之類〇慶源輔氏曰注云舍蓋力戰之士
亦以其言而知之也惟其心以無懼爲主故不問其徒之
衆寡我之勝否遇敵則戰也〇新安陳氏曰黝舍本以心
有主而能不動一則主於必勝一則主於無懼蓋是粗猛

之不動心孟子此處且敷演粗說〇東陽許氏曰黝舍不
動心本又在告子之下公孫丑又以孟賁比孟子故孟子
亦以勇士之類言之附存疑量敵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此正夫子所與行三軍者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
而孟施舍守約也 夫音扶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 慶源輔氏曰黝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爲主也舍專守己謂專以我無所懼爲主也 **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 朱子曰問子夏篤信聖人無這箇雖無
事實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
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處孟子又把北宮黝來比便見
他篤信聖人處〇雙峰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己便是聖人
與他說話他也未敢便以爲然必要求諸己以審其理而

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爲
必可信不問說得是與未是便信了 **故二子之與曾子**
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
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
得其要也 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朱子曰北宮黝便勝
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
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孟子言此二子之勇
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也蓋不論其勇之孰
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直以其守氣
養勇之分量淺深爲有所似耳豈以其德哉〇雙峰饒氏
曰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
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此是論二子之勇
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級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比量則孟
施舍守其在我者爲得其所守之要耳〇凡言守約不是

守這約約要也言所守者得其要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附存疑舍比於黝爲得其要者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在人者不可必在己者有可據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其心主於必勝而不動人亦以力勝之未免爲之動矣舍專於守己而無懼戰勝無懼不動心固也戰雖不勝我之無懼自在其心初不爲之動此舍比黝所以爲得其要也蓋務敵人心或有時而動務守己者心無時而動也○蒙引或曰上旣云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便是舍賢於黝矣乃又曰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何與曰舍似曾子黝似子夏此只是言二子之所以爲勇者其不同有如此未說到優劣也○優劣亦不足深辨守己二字亦輕看大抵是漸次說上去如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獨樂樂與人樂樂之類孟子立言之法大槩如此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

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衡與橫同

引二說證縮爲直 **惴恐懼之也**附蒙黃氏洵饒曰恐懼之之字指人 **往往而敵之也**

朱子曰儀禮禮記多有縮字每與衡字作對下文直養之說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閒若仰不愧俯不怍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黝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雙峰饒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

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爲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衆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過孟賁之語所以先說黝舍然後說歸曾子來○仁齋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附蒙引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者非怕褐寬博也怕理也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非輕視千萬人也視吾理之勝不見千萬人之爲衆也○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要以起下段之自反而縮蓋浩然之勇以無懼爲主爲褐寬博者所惴終是理不直而有所懼也○吾不惴焉猶云吾得不怕他不受於褐寬博者不知此義也能無懼而已矣者亦不知此義也正可以相形觀○淺說天下之物皆無足畏

惟理最可畏天下之物皆無所恃惟理最可恃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朱子曰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謂公孫丑問得無了期故後面有許多說話此一段爲被他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就前面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面許多意思足○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宮黝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子就理上做工夫○慶源輔氏曰論舍之氣象雖大畧有似於曾子然舍之所守

不過是一身之血氣固未嘗反之於心以自顧其直與不
直也其視曾子之自反以縮不縮爲勇怯則其所守之要
非舍之所能知所可比也反身謂自反循理謂直○雙峰
饒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
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
是自反而不縮通考東陽許氏曰章首至守約爲第一節
[附]蒙引不是以氣字對約字言舍所守雖約猶是氣耳其
守約又不如曾子也○以舍視黝則舍爲守約以曾子視
舍則曾子爲守約故皆謂之守約○曾子比舍尤得其要
者蓋師直爲壯曲爲老舍之無懼初不以義理爲主全是
血氣所爲若有人以義理勝之未有不屈服者如項羽力
拔山氣蓋世殺卿子冠軍殺義帝一何勇也漢高帝用董
公之說三軍縞素爲義帝發喪名其爲賊羽之氣從此沮
矣曾子之勇則以義理爲主理直而氣壯隨他天來大事
皆不能屈服矣○顧麟士曰紹聞編曰愚按孟子歷言黝
舍之養勇都不露個氣字而氣字在其中直到說曾子後

然後曰孟施舍之守氣只一氣字斷盡了其引曾子告子
襃一段自反而不縮自反而縮此兩言乃一章血脉包括
管攝處後面以直養而無害是從這箇縮字來此人所知
不知配義與道集義所生都管攝在這個縮字裏朱子識
其意故於此條注云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
其要也始露出一理字黝舍之所不能識者在此孟子告
子之所以得
失者在此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師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 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丁亂反下同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上聲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 速謂年未
四十○朱子曰告子之意以爲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
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
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
其一偏之見所以學雖不正而能先孟子不動心也觀其
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
覆審思明辨因其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
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告子只去守個心
得定都不管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

所失則見於言如所病見目相似[附]存疑孟子言北宮黝
孟施舍曾子不動心之有道則孟子與告子之不動心固
可以意會矣而丑未達故孟子復告之○不得於言者口
欲言而不得所以言如言性則不達性之理言事則不達
事之理是也不得於言由心中義理不明也正宜反求其
理於心審思明辨使義理精明而達之於言可也告子以
爲如此則心爲之動矣故寧舍置其言不必反求其理於
心○言如何舍置隨他不達隨他鶻突都不去審思明辨
使義理通明而可達之言便是舍置也○不得於心如應
一事差失於心有所不安或擾一人差失於心有所不安
也不得於心由氣之應援失其道也正當更求其助於氣
悔過謝愆而補其差失可也告子以爲如此則心爲之動
矣故力制其心不必更求其助於氣事也隨他差失人也
隨他差失更不悔過謝愆以補其差失也○蒙引丑問是
兩平孟子只述告子之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己
之所以不動心者也○註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

也愚謂告子實未嘗不動心何以言之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便是動心了也故曰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然其心終必有不安者不動心豈有兩種道理耶如北宮黝孟施舍各有所主而暫能不動然士非其主恐皆不免於靜中之動嗚呼微矣

孟子旣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慶源輔氏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氣固有時而能動其心然心之不正則未必皆氣使之大抵心是本氣是末故程子亦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此不得於心勿求諸氣所以爲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猶言尚爲可也

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旣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朱子曰〕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亦未爲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言則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深矣故斷然以爲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哉

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去聲**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慶源輔氏曰〕心有知而氣無知雖云氣一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爲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之處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爲本氣爲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乏者實賴氣爲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出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新安陳氏曰〕呂與叔克己銘云志以爲帥氣爲卒徒此蓋就帥字上生出卒徒字〔附纂〕若論其極以理之極

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畧也〔潛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卽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爲本又無正忘助長之弊方爲能致養也○〔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爲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己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聽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己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己之言可知也○〔新安陳氏曰〕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卽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卽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其不動心之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通考〕〔仁山金氏曰〕孟子不動心不是心上用工知言是其要養氣是其助〔附纂〕〔黃氏洵饒曰〕告子勿求於心與孟子持其志相反告子勿求於氣與孟子無暴其氣相反此告子不動心之速與孟子自然不動者相反故曰持其志持志養氣不可分先後持志便要養氣〔輯〕〔蒙引〕氣體之充也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餒而不能運動矣故曰氣體之充也○至字與次字對猶云第一件也○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全是破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爲不可了故不復論○

註謂急於本而緩其末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內外本末交
相培養兩本末字皆同兩內外字則惟內同而外不同失
於外之外指言內外
交相培養之外指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
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
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姑衛反又音厥顛躓音至也趨
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

一則志亦反爲之動慶源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
向氣則做出來底便是不可以向言
只得下在字下文云氣專在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
是兩在字相照應察理精矣
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
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程子曰告子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
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
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爲多且若志專在淫辟豈
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故蹶者趨者反動其心○
朱子曰爲告子將氣說得太低了故說志最緊要氣亦不
可緩故曰志至氣次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
即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
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如喜怒若當喜也須喜當
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

向怒則氣便暴了志即反爲所動蹶趨是氣也他心本不
會動只忽然蹶一跌氣打一暴則其心便動了○問蹶趨
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
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蹶趨多遇於卒然不虞之際所
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在車聞鸞和行鳴佩玉皆所以無
暴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爲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
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卻硬要行百
里皆是暴其氣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
之道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卻是
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問程氏遺書云志一動
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云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
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
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
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反添一動字了固不若後
一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固可動氣而氣專一亦
可以動其志也○問持志養氣之爲交養何也曰持志所

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
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
一息之不存矣○問養氣次欠功夫內外是交盡不可靠
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
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
未爲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然兩
者相夾著方始德不孤○雙峰饒氏曰志帥也氣卒徒也
如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固是帥之定處
然設或被他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
不可不養其氣○君子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
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皆是要無暴其氣○新安陳氏曰
前言心與氣忽又變心言志者蓋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
動而有所向處言欲致持之之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
用方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尤切後云氣壹即動志
即以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證之可見動其心即是動志矣
程子什九什一之說蓋言志動氣之時多十中常有九所

以志爲至氣動志之時少十中亦有一所以氣亦大焉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爲第
二節孟子但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專言養氣而不言
志所以養之之方與養之之節度一一詳備專是氣上工
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於此○黃氏銘
曰持志工夫簡而易知養氣工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公
孫丑之問獨詳於養氣而不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理義
者理之宜合乎道者容有不適其宜合乎宜者未有不中
天道此孟子所以言氣配義與道而其下文詳言集義而
不及道也〔蒙引〕孟子言氣次焉次者卽次之謂也依丑
之問意則是認次字爲後字義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志一動氣則志固不可以不持氣一動志則氣亦不可以
暴○氣動志不止於蹶趨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皆
能動志所以說致養其氣自蹶趨而言則當謹愼步履之
間不使至於蹶趨是爲不暴其氣也○氣一則動志人多
要主不好者言恭以蹶者趨者之反動其心爲證是未然

也孟子舉其易見者以曉公孫丑云耳且如聖人之論恕
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只是從不好邊說然要之己所
欲者則以施於人亦此理也又如下文知言只說詖辭知
其所蔽等都是自不好者一邊說然言之病者旣知其所
以然則言之不病者亦知其所以然必矣豈可謂恕只是
推不好者於人知言只是知那不好者之言哉近時學者
讀書論理有此等執泥不可說破氣之所在不善則心
爲之不寧靜此固可見氣之不可暴也氣之所在者善則心
便爲之寧靜此亦可見氣之不可暴也志之壹動氣亦然○
問持志與無暴其氣爲重曰論理持其志爲重論孟子此
節之意則無暴其氣爲重蓋自夫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
氣俱是以破告子勿求於氣之說言云云豈可以勿求於
氣哉下節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亦重在氣一邊○今
夫蹶者趨者是氣也此氣之不出於志者也若持志工夫
到則亦不至有蹶躓及妄奔趨○雙峯註
行中和鸞步中采薺行是車行步是徒步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

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
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
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
得失之所以然也〔朱子曰〕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
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義一一審處
得是其氣方充大○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
言上所以大學許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格物則能知言
誠意則能養氣○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
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
然此浩然之氣自生○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
以義爲外○〔雲峰胡氏曰〕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

論語爲初學而言故集註但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
正孟子則自言也故集註釋之比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
知言爲知人之端入德之事孟子
之知言爲養氣之本成德之事**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
卽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
以復其初也〔朱子曰〕浩然之氣乃指其本來體段而言○
酬酢應接舉皆合義則俯仰並無愧怍故其
氣自然盛大流行○〔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
用才怯小則便非氣之本體才鬱塞則便非氣之本用氣
卽天地之氣而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者其本然之體用自
是浩然由失其養故餒乏而不充乎體○〔雙峯饒氏曰〕孟
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
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處○〔雲峰胡氏曰〕集
註章句言復其初者凡三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學者
當明善以復其初大學謂人之心其初本自光明學者當

明之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學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未必能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養氣先之以知言(附纂)黃氏洵饒曰盡心是知至知性是物格盛大是體流行是用體之充者迒言之復其初行之事

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下同**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

(慶源輔氏曰)集註疑懼二字以應此章第一節註文疑惑恐懼四字也道體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無餘一事來則以一理應之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襯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懼之有○(雙峰饒氏曰)浩然之氣即達德中之勇不動心即是勇者不懼添一個知言即是知者不惑○(雲峰胡氏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集註以爲有所恐懼疑惑先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歉疑者心之所由以動也恐懼二字於動字最切而疑惑二字已藴知言之意此則釋知言養氣二句故先疑而後懼○(東陽許氏曰)知言則盡心知性萬理洞然何所疑惑養氣則動皆合義遇事即行何有畏怯二者既全何能動心(附纂)黃氏洵饒曰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立

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問知言養氣之說(朱子曰)孟子之不動心知言以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懾如智勇之將勝敗之形得失之算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萬之衆又皆望其旌旄聽其金鼓爲之赴湯蹈火有死無二是以千里轉戰所向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勝料敵之謀又無蚍蜉蟻子之援徒恃其勇而挺身以赴敵也其不爲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告子之學他雖無所考驗然以孟子此章之言反覆求之亦槩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言以張本於前後言己之所長以著明於後今以其同者而比之則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所勿求之氣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孟子之所以得則告子之所以失也是其彼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移易者○(慶源輔氏曰)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爲外而不復考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氣爲末而不知求此所謂正相反也其不動心者不過是硬把定其心冥冥然都無知覺於一切事皆漠然與之扞格而不顧耳亦豈能終不動哉然其所以能不動者亦幸而已○(新安陳氏曰)冥然無覺則不能無疑悍然不顧非眞能無懼也(附纂)黃氏洵饒曰冥然無覺不能知言悍然不顧不能養氣○冥然無覺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能知言是也悍然不顧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能養氣是也(附纂)引丑因孟子之言便知得孟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矣故復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如此而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

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能然者能不動心也非謂其所以異也○知言知也養氣行也知言浩然舉成功言其用功則在精義集義上○顧麟士曰此節以不動心爲綱知言養氣爲目若顧子而失母即非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去聲**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問浩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朱子曰)只是一氣義理附於其中則爲浩然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爲人强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巽懦都

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爲一。更無限量。○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只爲他承上文先論志氣而言也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誠意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處【附】蒙引浩然之氣本難言也聊試言之。其爲氣也云云○淺說欲微言其妙。則恐其入於晦。欲顯言其似。則又恐其涉於粗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聲**至剛不可屈撓**女巧女教二反**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慶源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不可屈撓。便是流行。即所謂浩然之氣也。不言用者。舉體則足以該之矣【附】蒙引其體段本如是也輔氏以爲舉體以該用者非也。體段猶云形像模樣耳。非體用之體

惟其自反而縮新安陳氏曰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之直字卽是上文縮字意**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閒**去聲**矣**新安陳氏曰充塞彌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有間斷之者矣○程子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識得當行不歉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問伊川於至大至剛以直點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句朱子曰若於直字點句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於天地之間。乃是效也。○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個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一氣。又不是別將個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怍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纔說浩然。便有剛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然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

低。不可以語此。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子細。○魯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爲氣也。氣之體。下文所謂其爲氣也。氣之用【附】纂黃氏洵饒曰天理無有不善。而正氣中正浩然。但其流行參差不齊。故人所稟有清濁之異。能去其昏濁。則本然者自浩然矣【附】語類問浩然之氣曰這個孟子本說得來粗。只看他一章本意。是說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只似個粗豪之氣。他做工夫處雖細膩。然其成也。却只似個粗豪之氣。但非世俗所謂粗豪者耳。○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浩然之氣。乃是於剛果處見。以前諸儒於此却不甚說。只上蔡云浩然是無虧欠處。○蒙引朱子曰才說浩然便自有廣大剛果意思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此一句。愚竊疑焉。恐是說富貴貧賤威武之類皆低。若說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則在那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上來。所謂浩然而盛

大流行者。豈有加於此。此固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中庸之勇。惟聖者能之也。如何乃猶以爲低而不足以語此耶。大抵是記錄者之誤無疑。

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必列反**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音坎**然而餒知其小也**【附】纂黃氏洵饒曰欿然不足之意

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朱子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去。人便是稟得這個氣無欠缺。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個氣。若不曾養得。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滚

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慶源輔氏曰浩然之氣本是天地之正氣然天人一理故孟子更不分別直以爲己之氣也養而無害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爲一有私意遮隔了則便不流行而欿然餒乏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正大之體也○雙峰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如此剛大人之氣亦合如此剛大其所以不能如此者不善養之故也○孟子曰人與天地一氣也人特自小耳且如文武一怒而安天地之民也只是這氣做出來他底却與天地一般樣至大至剛只是善養故耳○雲峰胡氏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不失其所得於天地之正者○東陽許氏曰此氣本得於天故至大至剛剛大天之體段也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衆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即義也塞天地言其效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塞天地只是應物皆合道義而物莫不從至於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鼈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附蒙引至大初無限量天下之廣居吾居也天下之正位吾立也天下之大道吾行也天下之大經可經綸也天下之大本可立也天地之化育可與之脗合無間也此氣之行推之東海而準推之西海而準推之南海而準推之北海而準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也何大如之○銖視軒冕左之右之無不宜之右之左之無不有之賁育遇之無所用其勇王公遇之無所用其勢儀秦遇之無所用其辯良平遇之無所用其智天理周流而無開天德自強而不息何剛如之○存疑至大是極盛大他那力量隨甚麼事都做得雖旋乾轉坤事也做得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極剛勁他要這等做隨甚麼人都止他不得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也止他不得故曰不可屈撓塞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凡天地間無一事不做無一處不到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用所及豈不塞乎天地○蒙引浩然之氣只是載理以行者此氣不得理則不能浩然矣蓋天之生人合下是理氣一團交付他了○本文曰以直養而註曰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猶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程傳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皆是先儒剖析精微處蓋養氣工夫只在直上不在養上○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所謂善養之以復其初者也○至大至剛即是浩然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即是復於浩然者矣浩然字本都該了因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故又爲之狀其體段如此○此處不可說效下文配義與道方是說效○存疑既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又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者明必得所養然後復其浩然也雖曰必得所養然此處方欲明其爲浩然處初未重在所養故至下文是集義所生二條方言所養之事○以直養而無害此意本上文自反而縮來下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有事勿正勿忘勿助意思都在其中了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慶源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襯貼起來朱子謂襯貼二字說配字極親切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襯貼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是一箇衰颯底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義一滾出來朱子謂一滾出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不是兩物相補貼只是一滾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就配字說出此句蓋已極於精切矣○雙峯饒氏曰合而有助譬如妻之配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相離氣以理爲主理以氣爲輔大凡人不能爲善爲是無那氣來襯貼有那氣來襯貼起做得定是有力○雲峯胡氏曰所謂合即延平所謂一滾出來之意所謂助即延平所謂襯貼起來之意也**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

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新安陳氏曰〕疑憚疑懼四字仍應前注文疑惑恐懼字意憚卽恐懼也○〔程子曰〕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在剛則無所屈以直道順理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有少私意卽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幸氣在志養氣在直內有私意則餒無不義則浩然○〔朱子曰〕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卽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道是擧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孝慈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後面只說集義○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

物事氣是自家身上底自家若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助得他○兩箇其爲氣也至大至剛是說此氣之體段配義與道是說此氣可將如此用是說氣之功用○或問何以言氣之配義與道也曰道體也義用也二者皆理也形而上者也氣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以本體言之則有是理而後有是氣而理之所以行又因氣以爲質也以人言之則必明道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而義與道又因是氣而後得以行焉蓋三者雖有上下體用之殊然其渾合而無閒也乃如此苟不知所以養而有以害之則理自理氣自氣其浩然而充者且將爲欿然之餒矣或畧知道義之爲貴而欲恃之而有爲亦且散漫蕭索而不能以自振矣○雙峯饒氏曰浩然之氣全靠道義在裏面做骨子無這道義氣便軟弱蓋緣有是理而後有是氣理是氣之主如天地二五之精氣以有太極在裏面做主所以他底常恁地浩然〔通考〕涂氏溍生曰仁包四者故一言而有餘義非一端故累言而不足以仁配義以義配理所重在仁與理體用之謂也以義配道以義配德以義配命以義配理所重在義裁制之謂也〔附〕語類兩箇其爲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方集義以生此氣則須要勉强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道義之行愈覺剛果更無疑滯尚何恐懼之有○問配義與道曰此爲理會得道理底也須養得氣才助得他○集義是平時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淺說〕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而至大至剛之一言足以盡浩然之體段而塞天地卽至大至剛者之復其初而配道義則養成之功效而益足以見其爲剛且大也○〔蒙引〕不是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閒以後方能配義與道此本是一時事上節只言浩氣下節以氣對道義而言○〔存疑〕配義與道是就直養無害說來故註曰人能養成此氣○道義非二也在物爲道所以處是物爲義如父慈子孝君仁臣敬道也爲父而慈爲子而孝爲君而仁爲臣而敬義也朱子以道爲統體蒙引爲卽天

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非是一物有一物之道萬物有萬物之道此道不可以體統言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則是矣○〔蒙引〕配義與道正是說[illegible]不動心處上節直養無害正是說他善養浩然之氣處蓋善養浩然之氣則自然不動心故集註曰養氣則有以配乎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也然其實不是今日善養浩然之氣明日方能不動心○大註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字貼在餒字下○氣旣浩然了又能配義與道使其行勇決而無疑懼此猶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原皆自得之節次也樂則生矣至手舞足蹈皆樂之深也○言人能養成此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此正所謂養成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反又口劫反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音舉之襲春秋襄公二十三年秋齊侯伐晉冬齊侯襲莒〔注〕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輕遣政反〔通考〕趙氏惠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襲齊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伐晉遂襲莒卽華周杞梁死命之時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朱子曰〕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上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己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以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義。自然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掩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襲取是一朝一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己有也○此上三句本是說氣下兩句是字與非字應。襲字與生字對。其意蓋曰此氣乃集義而自生於中。非行義而襲取之於外云爾○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在外面取來。○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朱子曰〕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只是件件合宜。無一事不求箇是。自然積得多。則胸中仰不愧俯不怍。纔有些子不合道理。心下便不足○〔新安陳氏曰〕集義則浩然之氣生。行有不合義而心不慊則此氣餒可見義在內非由外矣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扶又反以義爲

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形甸反告子上篇問配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自集義而生〔朱子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卽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卽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告子直是將義屛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象陸子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見告子義外工夫。某曰不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是告子外義○〔雙峯饒氏曰〕先說氣配義與道後說集義而不及道者蓋道是體義是用浩然之氣有體有用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故曰配義與道其體用一也言用則體在其中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二餒字之分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則餒是無道義則氣乏所指不同蓋二者相資論其用則道義非氣無以行論其體則氣非道義無以生○〔新安陳氏曰〕二是字亦不同。無是餒也此是字指浩然之氣言。是集義所生此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雲峯胡氏曰〕集義卽是以直養義襲而取之卽是有所作爲以害之集註訓慊字與大學音義同自慊則心廣體胖不慊則餒餒字正與廣字胖字相反集註訓以直養則曰自反而縮此則言自反常直自反不直見得孟子養氣之論正自曾子所謂自反而縮來也〔附纂〕黃氏洵饒曰知言一集義二養氣三配道義四浩然之氣五○此一段說直養〔附纂〕引言氣雖可以配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云云此始字正對上條註養成此氣之成字○集義而浩然云云亦由忠恕而一貫也集義是脩爲浩然是得效○據理而言則有義有道據盡此理而言則只是集義○是集義所生不兼言道饒氏曰道體義用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說集義蓋是也但其上云浩然之氣其體配道其用配義此說似戾蓋配義與道皆是就行處說故曰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也饒

氏又云無是餒也是無氣則道義餒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無道義則氣餒此說尤謬一餒字本同也皆謂體不充○合於義則慊於心其心慊則其氣充夫心之慊否係於義之得失則義之非外也昭昭矣告子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能先孟子不動心者豈其不動心之謂哉○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不可謂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說大註只是因舉以證之耳故曰即外義之意又曰見告子上篇○如何不得於義便心不慊豈非以義與心根脉相連耶蓋仁義禮智者心內物也此義字又該仁義禮智信單言者也○存疑是集義所生是發生之生是氣候到自然生不由人力安排得此豈旦夕可能所以說箇集義集義工夫不是小可須是無量工夫只管聚集自一而十自十而百自百而千而萬以至於無一欠欿遺漏方是所以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有事而正正之不得而忘或助長皆非集義也勿助長却又是義襲而取也故曰集義工夫甚大蒙引曰此數句總是要說集

義到底○是集義所生這句裏面也有不正也有不忘也有不助長○集養如何生浩然之氣蓋集義則自反常直而心無愧怍人所以怕事而氣餒只緣自家心中有愧爾心苟無愧則氣自壯隨他甚樣大事都不怕這便是浩然處故曰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處都是出於自然不待勉強到集義後自然有此故曰非義襲而取義襲而取是行一件事偶合於義便緣此欲做剛強不屈的模樣說道我能擔當事隨他死生禍福皆不怕不知此須集義工夫到無一毫愧怍於心方能有此氣他雖是一件事合義其餘不合義者多矣於心中原自有愧所謂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者有之如何得有此氣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是發明非義襲而取意義襲而取是行尚有不慊於心也故餒○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見集義所生者行慊於心也行有不慊於心句承上兩句而發其意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何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故

氣必集義而後生非義襲而可取也○蒙引或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是帶下句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說非是蓋上文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內無有箇心在故註云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無所愧怍即慊於心也非義襲而取之則正與集義所生相反說而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所以發其意也此三句皆見得義內處註云然則義豈在外哉亦通管上三句詞雖不管意亦自管到○顧麟士曰饒氏道義餒氣餒之說亦舉世通行之解且其理實然無可疑也但因蒙引而玩兩條注一日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一日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則雖前節依舊餒在人不在道義矣氣體之充也充是飽滿之意則餒是飢虛之意道義必不受此名色尊朱者且尊集註餘雖大全尚可抹却無論其他矣○氣體之充也卽氣不充亦體之餒也故連後節亦不可曰氣餒只是體餒耳而體必係之人故餒皆在人不在道義與氣也○其體有所不充言無以充於其體也譬如人不曾喫飯相似餒不在人之腹乃在飯耶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是極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

之有事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程子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火法必有事焉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須要把做事去做如主敬也須把做事去主如求放心也須把做事去求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公羊傳僖公三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乞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不正者不期也反復也勝捷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朱子曰勿正勿待也勿忘勿忘以集義爲事也助長待之不至而拔之使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長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主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更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論集義所生則義爲主論配義與道則氣爲主一向都欲以義爲主故失之○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

事物之來自有以應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意有所作爲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有不平只是硬制壓那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問此氣是稟得天地底來是集義方生曰本自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知集義合下便恁地剛勇是如何曰此只是粗氣便是黝舍之勇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是不可只畧涉獵說得去便了○南軒張氏曰勿助長者待其自充不可強使之充也此爲循天理之當然而不以人爲加之然欲不忘則近於助長欲不助長則或忘之二者之間守之爲難學者多知忘之爲害不知助長之爲害尤甚故引揠苗爲喻閔苗之不長猶憂氣之未充也揠苗助長猶作其氣而使之充也或曰二程多以必有事焉爲有事乎敬而孟子則主於集義有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所謂持志即敬之道也非持其志其能以集義乎敬義蓋相須而成者也○雙峯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義襲兩句乃是一段孟子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爲心預期其效而助長者揠苗者也惟其是集義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前說持志無暴氣是兩事後說養氣不及持志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今日集義明日又集義則此志全在義上有事勿忘念念在集義上忘便是不能持其志助長便是暴其氣○問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其意何謂曰此是說天下之人平時不能養其氣者皆是臨時助長以暴其氣也

似浩然却不是自家集義所生底故作長作滿易盈易縮適足以戕賊其氣而已不特養氣不可助長凡事皆不可助長如看書未通不能潛心玩索而强探力索之類皆是助長○(雲峯胡氏曰)必有事焉是念念必合乎義而無一念之不義也事事必合乎義而無一事之不義也謂之有事是集義之外無他事謂之必有事是此事之外無他念也但必於此者每有所期於彼必而勿正則先事後得集義之心始無間斷期之不得者又易忘其所有事勿正而不忘則集義之心愈無間斷正忘助三字相因皆是爲害助之害愈甚大抵必有事是集義是以直養正忘助是義襲是害所以孟子始曰無害終曰害之孟子論養氣工夫是一正一反集註亦是一正一反論以直養正說曰自反常直反說曰自反不直論害之正說曰不可作爲以助其長又反說曰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前後相應學者當字字體認

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上聲)**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慶源輔氏曰)集義而不忘其所事則氣得其義勿正而不妄作爲則氣無所害如此則日引月長而充塞天地之體沛然流行之用將不期然而然矣又曰所謂揠而反害之者正指告子而言(通考)(東陽許氏曰)揠苗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大○(黃氏四如曰)孟子工夫全在養氣上以集義爲主勿忘是工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灰死火猛則丹走惟慢火常在爐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附)(蒙引)言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久之當自然有效設或久之不見效則恐是集義之功猶有所未至故但當勿忘其所有事只管益集其義切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也○所嫌於助長者蓋以天理十分爲率若養到五分天理者尚有五分人欲在養到九分天理者尚有一分人欲在終是於事未盡善集義到盡

頭處則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何節不立何功不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浩然如之○問助長者模樣何如曰堅白未足而欲自試於磨涅自負可不至於磷緇者是也○助長多見於臨事之際蓋由平日不能養其氣也饒氏亦有此說○忘與助長皆生於正之不得先正而後或忘或助○人固當養氣但養氣者只當於義上著工夫不要於氣上著工夫正與助長者正是於氣上著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上著工夫到底○必有事焉雲峯分念念合義與事事合義不是只當以事言念則隨之彖之前後大小皆然蓋言集義則持志自在其中蓋義者制事之宜無事則應守著心難以喚做義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可見○節度猶言法則也不是節次度數○朱註勿忘勿助長詞雖兩平意則歸重下句也○養氣工夫以一言該之曰集義以二言該之曰直養而無害以四言該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其實一而已有事固是集義勿正勿忘勿助長也皆不出一集字之外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言天下之養氣不似那宋人之助苗長者寡矣彼以爲氣無益而舍之不養者猶似不耘苗者耳未爲害也至於助氣之長者正如揠苗者也則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反害於氣矣重在助長之害不可以無益而舍之者對看亦不可以集註無是二者云云爲正解本文○或疑註謂然不芸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爲專說苗以證本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亦只是說苗不然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豈天下治苗者皆助長乎亦借說耳此二句註亦是借說養氣者故下即承之曰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豈有上二句說苗下二句接說養氣○必有事焉一條亦只是申詳集義所生一條意耳○孟子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先氣而後苗直說也集註曰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所作爲者也先苗而後氣倒懸也一理也互相發也○是集義所生者至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大抵

語意都從敢問夫子惡乎長上說來故往往礙著告子集義所生一條本文則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而註云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淺說〕非徒無益於氣而又反害於氣蓋其乍長乍消易盈易涸其長而盈也則發於粗暴而不能自制其消而涸也則轉爲退去而不能自恃助長之害何如哉○〔顧麟士曰〕必有事焉而勿正養氣之始之事心勿忘勿助長也養氣之既之事觀註其或未充四字可見大段四下作兩對不必以有事爲一頭而正忘助相因也○〔存疑〕問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模樣如何曰無益者但是氣不能生遇事不敢向前做若能養起來尚能生浩然之氣尚可向前去做事故曰未害也助長者自以爲剛强要向前去做事一經摧折索然沮喪一敗塗地再不能培養使氣復充向前去做事矣故曰而又害之也假如二人皆諫官一人是忘其所有事一人是助長忘所有事者只是氣餒怕事不敢去犯顏諫諍然氣之本體自在若養起來尚可去犯顏諫諍助長者自以爲剛勇敢去犯顏諫諍待君父一怒起來著他著實回話他就怕了俯伏乞憐認罪之不暇此則剛勇之氣都銷盡了恁生培養此氣更不能復生矣此是反害乎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皮寄反　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扶又反**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甲義反**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俗作沉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

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朱子曰〕詖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詖詖是偏陂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過遮浩瀚纏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既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遂至於窮窮是說不去了故其辭遁遁是既窮後走脚底話如楊子本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問楊墨似詖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遁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此一章專以知言爲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爲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爲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是詖淫邪遁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理無非集義也○〔蔡氏曰〕知言則善惡邪正皆當知之此之所知獨詖淫邪遁之辭何也蓋孟子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正人心息邪說莫此爲急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其意也○〔慶源輔氏曰〕言形於外故以病言心存於中故以失言○〔雙峯饒氏曰〕詖淫邪遁雖是四件却只是兩件詖淫屬陽邪遁屬陰蓋詖尚有一邊是道理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淫是詖之深遁是邪之極如楊墨初以爲我兼愛爲仁義雖非仁義之全體猶自見得仁義之一偏其終也至於無父無君則其離仁義也遠矣天下道理好底四件不好底亦四件元亨利貞仁義禮

智是好底詖淫邪遁意必固我是不好底好底相因不好底亦相因元亨利貞起於元仁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起於意詖淫邪遁起於詖當看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詖淫邪遁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知言如明醫然纔見病證便說病源在何處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爲氣稟所蔽有爲物欲所蔽有爲學術所蔽有爲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如何曰孔子嘗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〇雲峯胡氏曰集註釋我知言曰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此所謂言之病者其然也所謂心之失者即所以然也特上交汎指天下之言故兼是非得失而知之此則似指告子之言故專於其失者而知之也〇新安倪氏曰集註既釋蔽陷離窮四者而下文則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

病又提出蔽之一字者蓋四者之失心起於蔽饒氏謂無所蔽便無下面三件亦其深得集註之意者歟**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問孟子知言處說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闢楊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朱子曰先事而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目〇慶源輔氏曰孟子之所以能知言也因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是即其用而知其體也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是據其始而知其終也非心與理一其於天下之事如燭照數計畧無所疑者何能如是哉不然則知其用者或不知其體見其始者或不見其終者有矣〇雙峯饒氏曰政者事之大體事者政之條目心纔不正到處有害政事皆心之所發於大體既有害則小者可知故曰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後篇說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目上既有害則大者亦可知〇雲峯胡氏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詖淫邪遁之言即異端之言也其害或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害不必拘先後也**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新安陳氏曰集註於養氣知言兩節皆解上告子身上以終前不得於言至勿求於心不可之說**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音教**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新安陳氏曰此言必有超於衆人之見然後能知衆人之言也**若猶未免雜於**

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問程子之說莫直是驗心通於道者否朱子曰此只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一般如何解辨得他〇雙峯饒氏曰知言當如何用功程子心通乎道之說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做來道便是箇權衡以道觀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無有能逃之者知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以只說知言告子以義爲外所以只取必於口全不反求諸心如杞柳之說孟子闢之則又移爲湍水之說第一說用不得又換第二說是之謂遁辭〇新安陳氏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知言養氣下集註標出綱領而未及所以能知言養氣之本朱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蓋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指惟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義故能養氣孟子所已言窮理故能知言孟子所

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程子固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帖之明白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之事集義以養氣行之之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終於此而正意止於此通考東陽許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爲三節【附】蒙引詖有許多樣詖蔽亦有許多樣蔽詖辭知其所蔽是自其辭如何樣詖便知其心之所蔽者何在非徒泛然知其有蔽而已○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云云謂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心不但發於言者有詖淫邪遁之病而已必且害於政而所設施之間大綱皆不是了大綱既不是則本根壞而枝葉隨於是衆目俱差了政事亦不必十分分先後故註云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不得似生心害政之先後矣或生於心而害於政或生於心而害於事本無先後害則一時俱害此亦立言一時之不同耳○或問何謂知言章先說害於其政好辯章先說害於其事曰此亦無說必求其說則鑿矣蓋告子與楊墨等是邪說等是詖淫邪遁也非楊墨之害先事而後政告子之害先政而後事也○蓋所謂知言則只是到知其蔽陷離窮而已然蔽陷離窮不止爲言辭之害又爲政事之害故兼及之然朱子大註於下文却總之曰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則又似皆爲知言之事豈以詖淫邪遁之辭實生於心既生於心必害於政與事耶曰未必然也如此說則是詖淫邪遁之辭害於政事矣以爲辭之害政事不如說心害政事蓋心之病一路發於言一路發於政事言病則政事亦病孟子知言之極所以知其蔽陷離窮之害於政事者何以知之亦不過是因辭之詖淫邪遁而知其心之蔽陷離窮即就此而并知其蔽陷離窮之害於政事之必然耳豈不亦是知言之事乎如此說則理意略然矣故孟子嘗曰聽其言也人焉廋哉孔子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聖賢之知人最憑言語故孟子不曰知道不曰知心不曰知人只說知言然則所以知其蔽陷離窮之生於心而害於政事者非以其言而何哉○饒氏曰孟子不欲以知道自謂所以只說知言愚謂說知道又不如說知言之深知道只是泛說知道理而已知言則即人之言而探見其心術之隱處蓋尤難也能如是則知道又不足言矣○知言最是不易故前註云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解得亦十分重○生之端微發之迹著試云發於其心生於其政則便不通好辯章曰作於其心作起也其端亦微○聖人復起必從吾言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知說大註云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平正對偏詖而言正則不偏平則不陂通達則不窮而遁矣言有詖淫邪遁之四病反之者獨言平正通達何也曰平正原其始通達要其終而淫邪之反者在其中矣○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道以理之本體言理以道之散殊者言心通於道猶云知命也無疑於天下之理猶云不惑也○知言只就知詖淫邪遁亦猶孔子言恕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般蓋不欲勿施則所欲者必以施於人矣○顧麟士曰虛齋云政字不必是有位之政有位無位皆有政也只是大綱如有子言小事大事殆未必然章首明言加齊卿相伯王不異故非布衣事耳○或問聖人復起二句只承生於其心四句何以知之曰此亦無據但以好辯章觀之自是一流語想當然也○養氣知言兩處結尾俱要回顧不動心處方見本領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行去聲○說如字

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 林氏名之奇字少穎三山人 **說辭言語也** 說如字或讀稅字者非 **德行得於心而見** 形甸反 **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

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問善爲說辭則於德行或有所未至善言德行則所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朱子曰）得之○（慶源輔氏曰）知言則在我在人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非德行乎（附纂）引善爲說辭大槩只是善辨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善爲說辭則是有言者不必有德善言德行者不期於有言也有德者必有言也○丑於冉牛閔子顏淵不曰有德行而曰善言德行者承上文善爲說辭言見得三子不但善爲說辭而已其所說辭又皆得於躬行心得之餘者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

已（雲峯胡氏曰）此段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爲問故專發明一聖字（附纂）（黃氏洵饒曰）欲使學者務本務本就德行上做工夫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敎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敎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敎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朱子曰）中庸成己仁也是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學不厭智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潛室陳氏曰）仁智互爲體用義精仁熟之後道理縱看橫看皆可智爲體則仁爲用仁爲體則智爲用○（雙峰饒氏曰）不厭不倦則粘上聖字說言學聖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子貢此言與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問輯釋論之（附纂）（黃氏洵饒曰）子思之言主於行子貢之言主於知此乃入德之事以進學而言彼乃成德之事以行道而言（附蒙引）昔者子貢問於孔子至仁且智夫子既聖矣愚每讀此一段以爲孟子既是不敢當既聖則只宜引到聖則我不能或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亦可今乃又引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却又自家推說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爲不可曉一說是明孔子雖既聖而猶不自聖以見己之尤不敢

當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皆爲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上聲下同也公孫丑復扶又反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朱子曰）聖人道大而能博如游夏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皆一體也惟顏淵冉閔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體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爲具體而微耳（附蒙引）孔門四科猶乾道之四德四德

之元統亨利貞四科之德行亦統乎政事言語文學何也有德者必有言故冉牛閔子顏淵皆善言德行又顏子王佐之才政事之長何如博我以文則嘗旣竭吾才其文學又可知冉牛閔子雖無事實可據然舉一亦可以三隅反矣

曰姑舍是 舍上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陵陽李氏曰問如集註之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歟天台潘氏曰孟子之志願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以顏子不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聲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上聲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聲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魯齋王氏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雲峯胡氏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而未極其大故欲學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學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 通考 東陽許氏曰宰我子貢至所願學孔子爲四節願學孔子是答知言以後之意 附 蒙引 不同道言與己不同道就是姑舍是之意○何如者言夫子肯處之否曰不同道則亦在所不處矣○伯夷無治則進之實事此只是伴說蓋論亂則退則治而進必然矣易文言乾初九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初九只是憂違曷嘗有樂行之事其並舉言者正是此例○問伯夷何以見其治則進曰如文王作興曰曷歸乎來曰非也此所謂來就養非求仕也○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去就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出處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亦然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

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附 存疑 孟子旣說願學孔子則孔子優於伯夷伊尹已自可見公孫丑此問亦多矣爲他無見解故有此問爾○蒙引 不知是從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上說抑以事功上說若止以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上說自生民未有孔子則自生民以來聖人不止都是伯夷伊尹之倫耳伏羲神農繼天立極之聖皆是時乘六龍以御天先天弗違後天奉天時者其處孔子之地獨不能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乎況舜嘗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此亦時止而止也及膺堯之薦於是納于百揆賓于四門以至於受禪爲天子若固有之是豈當孔子之時不能爲孔子之事而謂自生民未有如夫子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者乎惟以事功言則羣聖之功止於一時而孔子之功垂及萬世蓋孔子之功所以集羣聖之大成一

世用之一世之治也十世用之十世之治也百世千世以至萬世用之則百千萬世之治也皆其功也如此說則誠有羣聖所未有者此程子事功之說所以最爲有功也然此等事功亦非堯舜不能爲夫子獨能爲之乃其所處之時不同故耳使堯舜若當孔子之時道既不得行於當時則亦必將集先聖之大成以垂法萬世無疑矣若使孔子得爲堯舜亦無此事功矣而謂夫子之聖實有盛於堯舜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此句似只承上節仕止久速之各當其可而言然以下文敢問其所以異數段証之則又是以事功言大抵孔子只是一個孔子自古聖人則自羲皇堯舜以至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儔皆古聖人也以孔子之時中言之則伯夷伊尹柳下惠等數聖人所未有以孔子之事功言之則羲皇堯舜等羣聖人所未有蓋孔子一身其時中之道既集伯夷伊尹之大成而其事功之盛又集堯舜禹湯羣聖人之大成也故曰兼說爲盡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聲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問伯夷伊尹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何以言之也朱子曰以其遜國而逃諫伐而餓非道義一介不取與觀之則可見矣○魯齋王氏曰此亦是自反而不縮所以不爲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新安陳氏曰上文德之盛根本之大也心之正節目之大也大根本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吾何以觀之哉附淺說丑又問二子之於孔子雖不能盡同然既皆謂之聖人則豈無一二之同歟○蒙引德之盛則近悅遠來所謂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平聲之明其言之可信也朱子曰汙是汙下不平處或是當時方言當屬下句讀○慶源輔氏曰智足以知聖人則其智識高明矣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則其識趣汙下矣高明與汙下正相反高明則必不至汙下矣反覆極言之以明三子之言必可信耳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問夫子賢於堯舜有論宰我此言之失者南軒張氏曰孫不思孟子引宰我此言爲甚曰遺書謂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曰便是這箇意思五峰云成一時之勲業有限開萬世之道學無窮亦是此意○慶源輔氏曰語聖則不異以其德言也事功則有異就其所爲事與成功而言也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此言事功久遠之不同也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此

言事功始終成就之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後世聖賢之君不作異端漸熾苟非得孔子祖述堯舜以詔後世則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韓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適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宰予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楚宜反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

情者新安陳氏曰差等猶言品第情實也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二句豎之皆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朱子曰只是大槩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謂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爲生民以來未有也然不如前說之順附蒙引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此正是子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的訣子言今日見其所遺之禮而可以知其當日之政今日聞其所遺之樂而可以知其當日之德在當日者既與其人俱往矣而禮樂之遺於後者尚未與之俱忘固可即此而推之○存疑聞樂知德德須兼功說蓋樂以崇德象功也

以韶武來看最明○見禮知政自王者言之政是紀綱法度所以爲治者禮是文爲制度所以文飾治道者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馭臣馭民皆帝王之設施以爲治者也尊卑上下之等車旗服色之辨賓祭昏喪之儀皆帝王之制作以飾治者也禮與政皆出一心之經畫其飾治者如此則其爲治者可知矣故觀汙尊杯飲之習上古朴畧之政可知矣觀籩豆簠簋之美後世尚文之政可知矣此以帝王言之若在人其見之身者雍容禮度之可觀則設施之合天理當人心亦可知也但此語本意是指王者言這禮是夏禮殷禮吾能言之禮○顧麟士曰按紹聞編夫子分上不復更說禮樂蓋夫子不得位未嘗制禮作樂况子貢親炙夫子又豈待見禮聞樂而後知其德與政哉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上聲下同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特挺然孤特也萃聚也衆所聚之中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新安陳氏曰此聖人字是汎說從古以來之聖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與知言而言也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色栢反也雙峰饒氏曰孟子要學聖人故於子游子夏子張冉牛閔子顏淵皆曰姑舍是伯夷伊尹雖是古聖人然伯夷偏於清伊尹偏於任不若孔子之時中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解孟子與解論語不同論語章句短孟子章句長須要識他全章大指所

在又須看致前後血脈貫通而後可○雲峰胡氏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功公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旣聖孟子遂極言夫子之聖之盛要之夫子之聖不假乎養氣知言孟子之養氣知言乃學而至聖者也前則深斥告子闢異端也後則推尊孔子承聖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學者昧之通考東陽許氏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爲第五節○涂氏沿生曰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發然邇而求之子思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卽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附淺說有若之言曰豈惟民有民之類哉夫物則亦有然者麒麟之於走獸同一走之類鳳凰之於飛鳥同一飛之類泰山之於丘垤同一山之類河海之於行潦同一水之類聖人之於民形同性同亦同一人類也但聖人能踐其形能盡其性雖同乎羣類之中而實高出乎羣類之上雖處乎羣萃之內而實特起乎羣萃之表然自生民以來之聖人語其事功未有盛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其出類拔萃中之

尤者乎今觀三子稱孔子之言則見孔子之聖尤甚於羣聖又豈伯夷伊尹之所得而班乎○蒙引有若本意只是就民類言其曰麒麟之於走獸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特用以比况耳故下卽承之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以終首一言之意也而下又繼之曰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只承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說不必兼麟鳳山海須觀其意之所主蓋旣露出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則不必復粘泥著麟鳳山海矣彼皆客辭客意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二句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也○存疑出乎其類是承亦類也說拔乎其萃又是自出類處說旣出乎其倫類就拔出許多人矣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朱子曰以德行仁德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說得來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至彰信兆民是先有前面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水火之中若無前面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亶聰明作元后是亶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亶聰明雖欲救民其道何由○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仁便是恃其甲兵之强財賦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是假仁之名以欺其衆非有仁之實也○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箇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雙峰饒氏曰或引包茅不入昭王不復是假義不是假仁請問假仁曰救民仁也

尊君義也湯放桀武伐紂以救民爲主其事屬仁齊問罪於楚以尊周爲主其事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卻說假仁蓋仁包五常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伐原示信大蒐示禮皆是假仁處通考楊氏奐曰三代之前功爲德之輔三代之後功爲德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霸霸者始强而終弱也附蒙引王字或讀如字或讀去聲未知孰是按此章言王霸之辨只宜讀如字謂以力假仁者是霸也以德行仁者是王也○顧麟士曰按紹聞編曰德卽仁而曰以德行仁者此章仁以事言○存疑行仁所該亦廣養民亦是仁敎民亦是仁伐罪弔民亦是仁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贍時驗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慶源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僞也假而行之終非己有非僞而何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己成物者也己以僞感人人以僞應己以誠感人人以誠應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異也○鄒氏曰鄒氏名浩字志完毗陵人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問王霸之別朱子曰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己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推所行矣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觀夫東征西怨虞芮質成者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飢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孟子眞可謂長於譬喩也○慶源輔氏曰鄒氏以有意無意釋力與德字最爲簡要然其所謂無意者非如木石之無意者無期必之私意耳若夫正心脩身之道則自有不可已者至論自古論王霸未有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亦爲得之其觀董子美玉碔砆之喩荀子降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曰粹曰駁諸說皆爲優矣○新安陳氏曰王道純乎天理霸之假雜以人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擴天理遏人欲也附纂黃氏洵饒曰以善服人以善養人重在服養二字此章重在力德二字附蒙引以力服人者一條又是解上節之意言霸者之所以必有大國與王者之所以不待大音其故何也蓋一是以力服人一是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其人則既服之矣然非心服也乃爲力不贍也此非有大國則人得以力拒之矣是故必有大國也若夫以德服人者非有所强也乃其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至於困厄流離而不舍去者孔子豈有名位勢力以驅之哉信乎

其爲以德服人者矣故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卽以德服人之說也王之不待大也可見矣○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也非謂用這力去服那人也義亦小異當辨○無思不服言無不心服也故詩傳云無思不服心服也蓋本孟子與中庸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之思不同○存疑上只說以力假仁以德行仁下突說出箇以力服人以德服人蓋以力假仁中已含箇以力服人意以德行仁中已含箇以德服人意○以德服人是以德得人之服不是懷箇心要去服人以善服人是懷箇心要去服人此其不同也○以力假仁者其力足以有爲假仁之名以舉事事益濟矣問有力若不假仁亦能濟事否曰一時亦被他做去只是不光明俊偉亦竟無成爾自古英雄舉事皆必有所憑藉奸如曹瞞猶挾天子以令諸侯若強秦暴項悉爲不道亦卒抵於滅亡矣此可驗也問無力亦假得仁否曰夫假仁者其心術人誰不知只爲他力强無奈何屈服之爾若無力而假仁人誰肯服所以說霸必有大國如漢昭烈本帝室之胄豈是不仁卒不能興復漢室此則兵力寡小不足有爲之明驗也眞仁且爾況假仁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

好去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上聲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朱子曰此亦只是爲下等人言若是上等人他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仁哉○蔡氏曰程子易比卦象傳曰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輔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此章近之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上聲仁之事也新安倪氏曰禮記表記云畏罪者彊仁謂勉彊行仁也貴德以下皆彊仁之事目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或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謂賢者有德但使之在位而不任事能者有才所以使之在職而任事雙峰饒氏曰如此說則賢者是箇無能底人蓋凡是賢者皆當使之在位然賢者所能却不同就其間使能敷教者在敷教之位能治獄者在治獄之位既有其位便有其職天下豈有無職之位豈有無能之賢○新安陳氏曰春秋傳云及猶汲汲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即書所謂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仁則榮也附存疑貢收賢能正爲脩政明刑用也○德是人之所具士則指其人德字兼下文賢能猶孔子曰才難兼才德也○蒙引五命中有云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此德字兼賢才也○註兩足以字好看是未見於脩政立事然既有其人則己足以脩政立事正君善俗亦然且正君善俗亦不是空坐無爲者政刑二字盡之矣○賢能依大全當作兩樣人饒氏說以能爲賢者之能也居是位則有是職然者則併合說亦未爲孟子本意但其謂如此說則賢是箇無能底人亦是蓋賢者未必無能但以人君所以處之者所重在德故置之尊位以正君善俗有德固可兼夫才有才者未必有德如爲宰相亦有宰相之事爲三公亦有三公之職豈皆不任事耶但其所重在德耳○當以下文及是時般樂怠傲相對看問何以必及國家閒暇乃明其政刑也曰戰國之時七雄虎視無日而不干戈之逞無歲而不城野之爭國家多事常是危急存亡之秋故孟子有此云彼般樂怠傲者方其未閒暇時亦不得以般樂怠傲故云及是時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

詩豳風鴟處脂反鴞吁驕反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音矛纏綿補葺七入反也牖戸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雲峰胡氏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凡兩引之彼則爲詩者知率性之道此則爲詩者知治國平天下之道也附存疑引詩及孔子之言是證上節之意○蒙引以迨天之未陰雨比及時以徹彼桑土綢繆牖戸比明其政刑以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比雖大國必畏之○其實鳥雖善爲巢下民無知者將莫如之何耶以意逆志可也大抵纏綿根固則能免於兒輩射擊崩頹之患而已○鳥之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知道只是知道還他不要說是治國平天下之道蓋率性之道亦道也治國平天下之道亦道也但不宜先說出下文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道斯在矣知道云者其知此而已知道是通套字雲峰之說雅也○顧麟士曰能治二句亦孔子語能治者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雙峯饒氏曰〕般樂則不暇明其政刑怠敖則不暇貴德尊士○〔新安陳氏曰〕及是時而縱欲偷安亦書所謂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應不仁則辱也〔蒙引〕般旋正韻般旋也運也般樂蓋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故有般旋之意此所謂縱欲也怠惰也傲恣慢也此所謂偷安也般樂以動言怠傲以靜言○般樂怠傲不恤政刑也不恤政刑無求於賢才而惟姦諛是崇是用矣自與本文相反對不必如饒氏所分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新安陳氏曰〕仁榮福也不仁之辱禍也皆自己求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福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

書作逭 逭音喚 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求福也及時而樂敖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新安陳氏曰〕記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勉以行仁正畏罪彊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之徇人欲以遠不仁之辱亦遏人欲擴天理也〔蒙引〕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云聿發語辭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

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求而自得矣○言猶念也凡人所存所念往往於言語間見得不日永念而日永言亦見古人心口加一之意○命天命詩作天理天作孽如水火盜賊之災誠猶可避至於放僻邪侈以陷乎罪姦盜詐僞以失其身者是眞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舉天地之間皆爲牢獄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朝音潮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雙峯饒氏曰〕俊傑謂人中之俊傑者即指賢能而言尊賢使能便是俊傑在位尊非禮貌之虛文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至去讒遠色賤貨貴德皆尊賢之道〔附〕存疑 尊賢是隆之以禮貌不但委之以事任也使能是隨才任使亦非無禮貌但比賢有間爾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 禮記王制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通考〕趙氏惠曰廛市者貨財諸物邸舍之稅所謂列肆之之稅王制疏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 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 周禮地官司徒司市〔市官〕掌市之治敎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音古〕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價同〕而徵債〔音賫〕以質劑〔即隨反〕結信而止訟〔爾雅劑齊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令手書言保物要還矣以賈〔音古〕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皮告反〕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昃同〕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蓋逐末者多則廛以

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朱子曰市廛而不征謂使居市之廛者各出廛賦若干如今人賃鋪面相似更不征稅其所貨之物法而不廛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雖廛賦亦不取之也問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此是周禮市官之法否曰然如漢之獄市之類皆是古之遺制○問市廛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一區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槪也附存疑廛市宅也本是死字今却作活字用蓋取其稅也○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多少以貨言○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活字廛無夫里之布之廛是死字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形甸反前篇雙峰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姦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或用節或用傳周禮所謂以節傳出納之者是也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周禮地官司徒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貿此布也或曰布泉鄭玄曰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通考趙氏惪曰廛者一夫所受之宅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平聲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朱子曰亦不可考又問民無常產者罰之如何係地重

曰後世之法與此正相反農民賦稅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慶源輔氏曰先王之政宅不種桑麻與閒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所以當其盛時民皆著業而無游手與貧困者所謂窮民不過鰥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切取之皆末流之害縱人欲滅天理者也○雙峰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庶役夫征是粟米之征即百畝之稅如今輸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絹附顧麟士曰布本訓泉即錢今作布縷之征非古也然亦通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雙峰饒氏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君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征人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附蒙引上五條且條舉王道而言其理如此。此則言當時人君誠能云云。○**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雙峰饒氏曰無敵於天下一句。乃是此章之大旨。蓋能行王者之政。則可以興王者之治。當時諸侯不得民心。惟務侵人土地。故孟子教之但行王政以恤其民。使吾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天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矣。如此則東征西伐。何向不服。不然吾國之民亦仇敵也。況鄰國乎。○新安陳氏曰欲除後世過取以奉其私之弊。而一行之以先王之法。皆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音扶**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朱子曰無天地生物之心則沒這身。纔有這血氣之身。便具天地生物之心矣。○天地以生物為心。天包著地。別無所作為。只是生物而已。譬如甑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只管在裏面滾。便蒸得熟。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出處。滾一番。便生一番物。所謂為心者。豈切切然做似磨子相似。只會磨出這物事。○雙峰饒氏曰人心慈愛惻怛。纔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所以謂之不忍人。仁之為德。在天地則為生物之心。在人則為不忍人之心。天地能生物。人不能生物。但是愛人之心。即是生物之心。程子云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此之謂。○西山真氏曰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古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新安陳氏曰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所以後面提起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便指出惻隱之心以當之。見孺子將入井而惻隱者何也。蓋不忍見此子之如此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頑忍非人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之德曰好生。好生之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也。附存疑此章首兩節當做一章大旨看。重在擴充上看。程子總註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擴而充之句可見。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下。是申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自凡有四端於我者以下。是申說人當如先王有以推不忍人之心。人之有是四端節。是結上文起下文之意。○淺說仁者人之心。推者心之法。孟子此章之意不過如此。○蒙引天地無心而成化。此何以云以生物為心邪。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

生物而已。則其所主宰者在此。此便有心之道。畢竟天地之心不得似人心之靈活。何也。動物則有知覺。故其為心也活。靜物便不如此矣。此動靜之分也。草木亦是靜類。不能運動。或曰水動物也。何以亦無心。曰水對山則為動。其實亦靜也。其流行澎湃衝激號鬧者。勢之所激也。其潮汐者。氣之噓吸所使也。草亦隨風而動耳。○春夏主生。秋冬主成。同歸於生物也。○問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說性。是說情。曰是亦情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兼四端。是專言之仁。後是偏言之仁。○不忍人。忍字是反字。饒氏謂人心慈愛惻怛。才見人便發將出來。更忍不住者。非是。不忍人。不忍害人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體隨感而應仁之用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雙峰饒氏曰斯猶卽也○聖人之心無物欲之蔽纔有不忍人之心卽有不忍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須待充廣○西山眞氏曰人有是心而私欲間斷之故不能達之於用惟聖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有餘矣附蒙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胸中無一物以障之故天理自然流出無壅蔽也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則爲他隔著流不出來矣故人皆有所不忍而又須達於其所忍也達之於其所忍則須察識擴充○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句如云人皆有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此條如云賢者能勿喪耳非爲先王詳也故下條卽接之云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不然是隔著先王一段了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慶源輔氏曰怵惕心驚懼而起念之意緣卒乍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由傷切而痛深○由淺而深皆所以名狀不忍人之心可謂善形容矣○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

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苦江反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曰腔子猶言軀殼耳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是就人身上指出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則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腔子外尋則莽莽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身裏也言滿身裏皆惻隱之心在腔子裏亦只云心在身裏○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勉齋黃氏曰陵陽李氏謂腔子指人身言天地間充塞上下渾然生物之意無有空處人得此以爲心則亦四體百骸充塞徧滿無非此惻隱之心觸處卽是無有欠缺也此說極是通考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塞都無空缺處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

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去聲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朱子曰方乍見孺子時也著手脚不得縱有許多私意也未暇思量到○問心所發處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此心○如孺子入井如何不推得其他底出來只推得惻隱之心出來蓋理各有路如做得穿窬底事如何令人不羞惡偶遇一人衣冠而揖我我便亦揖他如何不恭敬事有是非必辨別其是非試看是甚麼去感得他何處一般出來○惡其聲是惡被不救人之名○西山眞氏曰孺子未有所知而將入於井乍見之者無問賢愚皆有傷痛之心方此心驟發之時非欲以此內交非欲以此干譽非欲以避不仁之名也倉卒之間無安排矯飾而天機自動此所謂眞心也○雲峰胡氏曰集註與謝氏皆看得乍見二字緊蓋

惟倉卒忽然而見之時此心便隨所見而發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旣見之後稍涉安排商量便非本心矣[附]蒙引非惡其聲而然也是惡被不救人之名眞氏謂不仁之名愚謂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只是乍見時光景未說至救處亦當辨也只用不仁之名說然旣怵惕惻隱則隨而救之矣○腔子是指身不是指心滿身都是這生生之心所在也凡知痛癢處都是仁腔子是活套字不指竅子也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

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吐雷反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

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上聲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問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公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惶自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久之朱子曰惟是有惻隱之心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方始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若不會動却不成人若不從動處發出所謂羞惡者非羞惡所謂恭敬者非恭敬是非者非是非天地生生之理這些動意未嘗止息看如何梏亡亦未嘗盡消滅自是有時而動學者只怕間斷了○羞惡辭讓是非雖與惻隱並說但此三者皆是自惻隱中發出來因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比三者又較大○或問孟子專論不忍人之心而後乃及乎四端何也曰不忍之心卽惻隱之謂也性之德爲仁義禮知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發爲四端而一以貫三者惻隱也然則其言之安得無先後之別耶○慶源輔氏曰人之所以爲心雖不外是四者然仁則又貫乎三者之中故此因論惻隱而悉數之也至於言人若無此心則非人也者所以明其必有而使人知反求之於己也○西山眞氏曰孟子始言惻隱之心至此則兼羞惡辭讓是非而言者蓋仁爲衆善之長有惻隱則三者從之矣惻隱不存三者亦何有哉然賦形爲人孰無此心苟無此心則非人矣所謂無者豈其固然哉私欲閉塞而失其本眞耳○莆田黃氏曰由是觀之是字指孺子入井一事說論惻隱便引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出來[附]淺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則必有惻隱之心矣惻隱之心無所不貫而所謂羞惡辭讓是非者皆待是心之動而始有也故旣有惻隱之心則自有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矣○蒙引是非是活字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性是靜情是動心兼動靜而言統如統兵之統心有以主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主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新安陳氏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營之軍情如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心統性情當以是觀焉又曰此六字橫渠語端緖音序也潛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緖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緖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則緖何由而見於外○莆田黃氏曰註謂端首也疏謂端本也集註以爲緖也如繰絲然先尋其緖則千絲萬絲續續

而上

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形甸反**於外也**

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爲端緒向見蔡季通說端乃是尾如何朱子曰以體用言之有體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以端緒言之二者各有所指自不相礙也○問孟子說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配利則在第三曰仁義禮智猶言東西南北元亨利貞猶言東南西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從一邊說起○問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時無次第生時自有次第○四端八個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有此念起隱是惻然後隱痛比惻爲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惻隱自是情仁自是性性卽是這道理仁本難說中間却是愛之理發出來方有惻隱義却是羞惡之理發出來方有羞惡禮却是辭遜之理發出來方有辭遜智却是是非之理發出來方有是非仁義禮智是未發底道理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已發底端倪如桃仁杏仁是仁到得萌芽却是惻隱又曰仁義禮智本體自無形影要捉模不著只得將他發動處看却自見得程子云以其惻隱知其有仁此八字說得最親切分明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道掉了惻隱別取一個物事說仁○惻隱羞惡多是因逆其理而見惟有所可傷這裏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裏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見又是自然順處見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個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仁字是個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之同仁之本體義則仁之斷制禮則仁之節文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說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名目言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苟但曰渾然本體則恐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乎立蓋四端之未發也性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統都是一物所以外邊纔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形如蹴爾嗟爾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而羞惡之心形如過朝廷過宗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形如姸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是非之心形蓋由其中間衆理渾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隨應析而四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粲然有條如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枝葉則知其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雙峯饒氏曰孟子論性唯是這一章說得最分曉通考朱子曰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心統性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心統情○陳氏懼齋曰情者性之動也實有此性不能不發動其發者性之實也是爲情卽孟子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故情字當訓實字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附〕淺說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擴而充之者是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而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而不勉之以行仁政者是

引其君於不善之地而賊其君者也為臣者其忍賊其君
乎愛其身者其肯甘心於自賊乎不甘自賊則當擴而充
之矣誠使凡有四端於我者云云○〔顧麟士曰〕自謂不能
亦指君而言蓋此章亦為當時諸侯發也○〔劉上玉曰〕不
能即下能充不
能充意但且渾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 見形甸反 知皆兩字緊要 **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 量去聲 **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
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

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朱子曰〕人之一心在外者
要收入來如求放心章是也在內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
也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
森然○問推與充字曰推是從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到得充則填得來滿了如
注水相似推是注下水去充則是得器滿了蓋仁義之性
本自可以充塞天地若自不能充廣則無緣得這殼子滿
只是空殼子○問知字是重字還是輕字曰不能擴充者
正為不知都只是冷過了若能知而擴充其勢甚順如乘
快馬放下水船相似○問兩說充字未曉曰上只說知皆
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下云苟
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能充滿此心之量上帶知字說下
說下就能充滿說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矣○
此心之量本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
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

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此皆是未足以盡
其本然之量須是充滿其量自然足以保四海○〔雙峰饒
氏曰〕集註卽此推廣是釋擴字滿其本然之量是釋充字
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推至於無一民一物之不愛是充
仁之量自一事之得宜推至於無一事之不得宜是充義
之量禮智皆然人能充廣則四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
然泉始達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便由此而可以燎原赴海
若不能充廣則如火始然而卽滅泉始達而卽壅便只恁
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新字正是發明二始字之
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似非衆人所能曰知皆擴而
充之其緊要在知字皆字衆人之中若有能知所以擴而
充之又於四者皆能擴而充之則便是人中之君子但患
人不知不為耳○〔張氏彭老曰〕朱子云若以始終言之則
四端是始發處端訓始字尤切如發端履端開端之類皆
始也孟子既言之凡有四端若火始然泉始達始然便是
火之端始達便是泉之端惻隱羞惡便是仁義之端此心

始動乃是情可為善處是心也人皆有之然不能無智愚
之異由充與不能充而已如乍見孺子將入井看是何等
人皆有惻隱之心此所謂仁之端苟能因此擴而充之其
仁將不可勝用不能充廣天理纔動人欲便萌於是納交
等心生循是而人欲日長天理日消而仁之端斬然矣此
自謂不能者也始於充與不能充之分終乃天壤隔焉○
〔雲峰胡氏曰〕集註於盡心曰盡其心之量此則曰充滿其
本然之量須看朱子如何下一量字蓋體無所不具用無
所不周此心之量本如是其大也知性則有以盡此心本
然之量知此性之發而擴充之則有以滿此心本然之量
〔附〕語類知皆擴而充之卽是苟能知去擴充則此道漸漸
生長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中閒矣字文勢不斷○〔蒙引〕
擴推廣之意蓋有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也有所不為
而達之於其所為也卽中庸所謂致曲○若火始然泉始
達所以日新又新有不能自已如此者蓋因其有而有易
為力也若非本性所有安得一擴充之而遂沛然燁然之

不可禦○事父母亦須用四端無四端則不孝矣何以事父母○〔存疑〕知皆擴而充之重在知與擴上是方知去推廣欲使其充滿也苟能充之是承上面知擴說來蓋既知去推廣使其充滿用功久之遂能充滿也知與擴是用功之始能與充是用功之成○若火始然若泉始達言善端之發勃勃充長日新月盛其勢不可遏也彷彿生則惡可已意曰〔蒙引〕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是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明愚謂充之與致中和一般禮樂刑政皆在所充之內○〔蒙引〕大註知皆即此而充滿其本然之量一此字指上文四端在我隨處發見者言又云能由此而遂充之此字又指知皆即此推廣而充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言二此字所指不同○至於足以保四海則亦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此章大抵亦如仁則榮及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二章皆為當時諸侯發

○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反求默識者格物致知窮理之事也擴充之者誠意正心力行之事也既能窮理又能力行則天之所以予我仁義禮智之性可以各各充滿其量而無遺憾矣前言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所以言其推廣之意於其始也此言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所以言充滿於其後之意也

○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性者心之體其未發也本然全具情者心之用其初發也各有條理反求默識知之事擴充行之事至於天之與我者無不盡即是盡心而知之無不盡盡性而行之無不盡也

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去聲）**焉其理亦猶是也**〔朱子曰〕四端不言信如實是惻隱實是羞惡信便在其中○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己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於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潛室陳氏曰〕五行無土位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信在四端之中○〔雲峯胡氏曰〕按饒氏云以四方論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以五方論之亦未嘗無定位成名專氣不可執一看愚見朱子之說是就五方看方見得試以河圖看之五土居中似有定位然三八木位乎東不可以西一六水位乎北不可以南如中間五土則自具五方而於東西南北無所不該似有定位而實無定位也一二三四各因五而後成七八九六故於四季各寄王十八日木火金水各專生長收藏之一氣而各成生長收藏之一名然無土皆不可是則土無專氣而氣無所不貫土無成名而名無所不成就四方看如此就五方看亦如此似不必分也分看則論土於四行之外是猶論信於四端之外合看則土實在四行之中而信在四端之中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專以不忍人之仁言繼因體驗惻隱之心而悉及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貫四者一仁也惟聖人能以是心行是政安而行之者也惟君子能知其本有是心而擴充之勉而行之者也若衆人則不能識察不能擴充此心雖發隨發隨泯眞自棄也又按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此天理也物欲害之則天理之存焉者寡矣見孺子而惻隱天理也內交之類即人欲矣四端能充不能充之分判於擴天理與徇人欲而已此章亦在於遏人欲擴天理也〔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七節第一節言人心皆有仁二節言先王全此仁以實人之皆有是心三節就人易曉處指出使人體認此心四節

倂言義禮智各有所發皆是本然之性六節言四者人所共得不可自棄七節言因發處察識而推充之工夫全在此後一節【附】蒙引成名之名職名也不然則既名曰土矣又何謂無成名○不可以土爲四行中之太極也蓋五行皆器也太極其理之全體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

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爲去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新安陳氏曰〕此只借以術之當擇說起引上人當擇仁而處之【附】蒙引此術字不只是藝術而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性之本善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匠者利人之死習之不美也術之不善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 夫音扶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上聲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意本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證擇術微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故與語註小異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故曰尊爵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如何是得之最先〔朱子曰〕人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也○〔新安陳氏曰〕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言引以爲證元者生意之始爲亨利貞之長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去聲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慶源輔氏曰〕五性皆人心之德而仁則周貫乎四者之中故爲本心全體之德天理有則而不流故有自然之安人欲橫流而無止故有陷溺之危克盡人欲純是天理方始是仁此所以有安而無危也人當常處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卽所謂依於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之意此聖門學者必以求仁爲先務也○〔西山眞氏曰〕仁乃我所自有苟欲爲之誰能止者

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者常相須焉不仁斯不智矣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集註本心全體之德以仁之體言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兼其用言【附】蒙引得之最先已有尊爵之義而兼統四者亦爲尊爵之義○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此句於爵字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此句於尊字始見○以用工之序言則先智而後仁以自然之理言則先仁而後智故上文云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下云不仁不智○〔存疑〕論語處仁指仁里言此處仁指仁道言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

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慶源輔氏曰〕不仁則頑然不覺

故不智不智則惜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附）蒙引夫人
之所以不仁者固由於是非之心不明然既以是非之心
不明而不爲仁則其心日益昏昧而自此又不智不智
則惜然無知又何有於禮義是其身無一善之足貴而自
流於汙賤之歸矣○昧於擇術便是不智不仁不智了方
爲人役○存疑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則德不足以服人彼
有德有力者皆足以服我而我當爲之役矣故曰人役也
○弓矢人如何恥爲弓矢攻於小藝以供民用是不能大
有爲以服役人故自羞恥不能自强以
服役人但爲人役而恥之亦猶是也

如恥之莫如爲仁

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
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附）存疑如恥之莫如爲仁爲仁如何前章
貴德而尊士云云則爲之仁也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
己而已矣中去聲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雙峯饒氏曰此上三四章皆是爲
當時君大夫言之此章與仁則榮
二章之意同皆是教時君因恥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
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
而爲人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
爲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爲
讎人役之役○新安陳氏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
甚精微勉人爲仁其意甚切至既言莫之禦而不仁又言
反求諸己皆言爲仁由己其機在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
禮智然人所以不爲仁者由於是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
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而擇
爲仁之術繼言如恥之欲人以羞惡之義而決爲仁之機
也（附）存疑既曰如恥之莫如爲仁又曰仁者如射云云是
示以爲仁由己之意使自勉也○蒙引仁者如射一句之
下皆就射上說而爲仁由己之意在於言外猶有爲譬若
云云九仞以下皆就掘井而有爲者必底於成之意亦在
言外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
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
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

百世之師矣南軒張氏曰聞過則喜非能克其驕吝者不
能驕則自以爲善而惡人議己吝則安其故
常而不能從人子路用力於克己其功深矣○慶源輔氏
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自無過所以有過者非出於氣
稟之偏則由乎物欲之誘人能知而改之則可以復於本
然之善不知則其過愈深將陷溺焉而失其所以爲人矣
是豈可不懼哉人有告我以過我因得而改之以復於善
則又豈可不以爲喜乎然非子路之勇於自脩則亦不能
然也○新安陳氏曰程子深贊子路欲學者師之以脩身
補過也（附）蒙引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非是說喜聞過
一事令名也因喜聞過而勇於自
脩故有善可稱而令名無窮也

禹聞善言則拜

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慶源輔氏曰子路賢者也故不能無過但勇於自脩是以喜於得聞而改之禹則聖人也其心純是天理本然之善故不待其有過但一聞善言則至誠屈己拜而受之【附】淺說蓋以善言有益於身心有利於國家聞之而不受則士止於千里之外矣此善言之所以當拜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上聲樂音洛

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解舍字**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上聲○解樂字**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程子曰樂取於人爲善便是與人爲善乃公也○問善與人同朱子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本無在己

在人之別但人有身不能無私於己者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我之私是以能公天下之善以爲善而不知其孰爲在己孰爲在人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言其見人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句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耳○大舜樂取諸人以爲善是成己之善是與人爲善也是著人之善○慶源輔氏曰禹聞善言則拜聞之者禹也言之者人也以我之聞彼之善拜以受之猶有人己之分也至於舜則善與人同耳善蓋善乃天下之公非人己所得而私者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雙峰饒氏曰舜之稱堯方以舍己從人爲惟帝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爲生知常虛心以受人之善己之所爲偶有未盡而人之所見有善於己卽舍而從之無一毫執吝之意乃所以見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附】蒙

引舍己從人舍己字重從人卽是樂取諸人也蓋二句本一事也舍己之未善而取人之善以爲善也○善與人同此善字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故曰善者天下之公理○樂取諸人以爲善以爲不知善之在人固是舍己從人以爲不知善之在己何以言之曰舍己從人者其心只要當可而已不以善爲己有也若有以善爲己有之心則自病其己之未善而欲文飾以爲心而不能舍己必矣○二句只是一事故下只言無非取諸人者○存疑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不但爲己私做在人底亦私也○或曰聖人亦有未善何也曰聖人之心不自滿假進善無窮己或見得己之善未至十分人之善有勝乎己便舍而從之直欲求到至善地位蓋是聖人自見得未善非若凡人之不善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病也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歷山在河東雷澤夏兖州今屬濟陰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附】存疑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是說他平生爲人都是如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慶源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爲善初未嘗有助人爲善之意也孟子推說其事故以爲取諸

人以爲善。是乃助人之爲善也。因吾取人之善以爲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則是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附蒙引。取諸人以爲善。不可謂只是取人之善言。如好問用中之說耳。須兼言行。故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此章言聖賢樂洛音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去聲。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朱子曰。禹聞善言則拜。猶著意做。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眞見於行事處。己未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爲己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爲善也。○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聖賢。兼子路禹舜言之。三人雖淺深大小不同。其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末二句却單說舜。○新安陳氏曰。舜事優於禹。禹事優於子路。然學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人徇欲背理。諱

過飭非。覗子路之心已相背馳。何敢言舜禹事。必先忘私克己。然後能至公。而自然無私。故必如子路之克己私。始漸能如聖人之與人爲公耳。○新安倪氏曰。語錄云三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爲善。乃是孟子再疊一意。以發明之。卽此條以證集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禹樂於聞人之善言。而舜樂取人以爲善。雖有淺深。是皆在人者有以裕於己也。末一句所謂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耳。輔氏謂末二句皆單說舜。竊恐未然。附蒙引。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今人以由禹與舜分彼此。非也。是以人己分彼此。子路聞人告以過而喜。子路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間也。禹聞善言則拜。是禹樂善之誠。不以彼此而間也。故下二句俱通三人說。朱子統言此章之文。而總其旨以示人也。蓋孟子之說分殊也。朱子之說理一也。聖賢之言。時有足前人之所未備者。此類是也。○淺說知舜之與人爲善。則禹與子路之與人爲善也。亦從可知矣。○顧麟士曰。此章兩大字。有大僞之大。說取人莫大乎之大。說成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去聲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

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合趙氏說文二說以解一屑字。已。語助辭。朱子曰。世之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令而來者。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此其所以爲聖之清也。柳下惠不屑之意亦然。○新安陳氏曰。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羣也。附存疑。言不但非其君不事。其朝亦不立也。不但非其友不友。亦不與言也。又不但惡人之朝不立。惡人不與之言。鄉人之冠不正。亦少失禮耳。要未必惡也。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又不但鄉人少失禮不與立。至於諸侯之善其辭命而至。初無少失禮矣。亦不受。一節深一節。○蒙引。推孟子推之也。思伯夷自思見得如此也。○辭命雖善。而其人未善也。故亦不受。若孔子則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矣。○推惡惡之心云云。浼焉。此無實事。而孟子本其心而形容之如此耳。是故諸侯云云。此却是實事。只就諸侯說。衆人亦可知。解其不受之故。由其心之不屑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通考〕趙氏惠曰春秋傳註柳下惠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是所食之邑名謚曰惠展無駭之後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

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上聲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音爰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朱子〕曰進不隱賢便是必以其道人有所見不肯發出尚有所藏便是枉道○問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疑與下文必以其道意相重曰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所以不解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蔽賢說則下文不同矣○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汚已當勇却以怯自處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雙峯饒氏曰他人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必至於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袒裼裸裎而與之偕則必至於流而柳下惠則不自失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和而異乎常人之和也○新安陳氏曰此言惠之和寬以處衆而不輕與人絕也〔附〕淺說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亦事之不卑小官而亦爲之其進而事汙君爲小官也亦不自隱在已之賢而必以其道惟必以其道則必至於道逸阨窮矣雖遺逸而不怨雖阨窮而不憂焉可見其和而不流有非惡人之所能染矣故其自言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之側其無禮如此爾亦安能浼我哉惟其不能浼故常由由然與之並處而不自失焉雖其欲去之際或援而止之則亦止也其所以援而止之而止者蓋其不以去爲潔而必於去也○存疑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和也進不隱賢至阨窮不憫和而介也故其和爲聖人之和○蒙引遺佚是去位也阨窮是困也阨窮是遺佚後事○由由然惠由由然也與之偕之字指爾爲爾者言不必拘袒裼裸裎○〔顧〕麟士曰按趙注曰塗泥炭墨也蒙引曰炭火也趙注是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側格反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聲固皆造七到反乎

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朱子〕曰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惠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孟子恐後人以隘爲清以不恭爲和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問如伯夷之清而不念舊惡柳下惠之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之清聖之和也但其流弊則有隘與不恭之失曰這也是諸先生恐傷觸二子所以說流弊今以聖人觀二子則二子多有欠闕處纔有欠闕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他隘與不恭不曾說末流如此如不念舊惡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清和好處然十分只救得一分救不得那九分清和之偏處了○問不恭是處已是待人曰是待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清和皆是一偏學之便有隘不恭處使懦夫學和愈不恭鄙夫學清愈隘矣可爲百世師謂能使薄者寬鄙者敦頑者廉懦者立君子不由不由其隘與不恭也○夷惠不恭不必言效之而不至者其弊如此只二子所爲已有弊矣○〔雲〕

峰胡氏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由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準故孟子所願學○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之師稱之以聖之清和許之此章則謂其隘不恭似若相反蓋孟子實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戒夷惠之失其憂學者至矣吕伯恭曰學伯夷者未必得其清而先得其隘學惠者未必得其和而先得其不恭大抵清之極易至於隘和之極易至於不恭學之者當法其清和之得而戒其隘不恭之失可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動作切切只是不汲汲於就不汲汲於去屑字却是重如此解屑字方盡其義以聖人觀二子多有欠處便有弊所以孟子直說隘與不恭耳附存疑孟子既述夷惠之行遂從而斷之謂伯夷視當世無一人可與其弊則狹隘柳下惠視當世之人皆不足與較其弊則不恭惟其隘與不恭故君子不由其道也不由其道是不由其清和蒙引謂可由其清不可由其隘可由其和不可由其不恭恐未是蓋伯夷之清便有隘之弊柳下惠之和便有不恭之弊非清和之外又有隘不恭也

附蒙引都邑之圖

蒙引都邑之圖

民廛	右社 前朝 左祖	民廛
民廛	公宮	民廛
民廛	後市廛	民廛

附存疑宅不毛者有里布他本受有五畝之宅却拋荒而不種桑麻故從而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也民無常業者出夫家之征是不工不商游手游食無所事事之民故從而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市宅之民是爲商者其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以商賈爲業又非無常業而游手游食者不可以不種桑麻無常業罰之也故先王之法其逐末者多但賦其廛而已矣戰國之時忘其所自來但見得從前有宅不毛民無常業之罰謂市宅之民是宅不毛無常業者併使出夫里布則重稅矣民焉得不病哉○蒙引謂廛無夫里之布之廛與廛而不征之廛當有分別爲廛而不征下則曰天下之商廛無夫里之布下則曰天下之民有此不同也又謂在市曰商在野曰農今出此夫里之布謂之民則廛宜不爲市而亦非在野者欲以鄉村民居之貨市者爲廛依愚見二廛字皆同均爲在市之宅何也蓋民有四士農工商民則其總稱也此章曰士曰商曰旅曰農又曰民豈農商之外又有個民耶鄉村民居之貨市總歸之廛爾豈有分耶孟子所以分作兩條說者是見當時待商有此兩層事廛與貨並征已不是又舉先王之罰游民者併取之益不是了故先說那稅商處不是見得意思未盡又說那併取不是都是隨口說出其曰商曰民又初不計古人文字只取意足多是如此○顧麟士曰孫疏案周官制地之法

六鄉以敎爲主。其民有家於內。故其地爲郊。而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耕爲主。而其民有家於外。故其地爲野。而民故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者也。愚按孫奭引六鄉六遂語無謂集註此處只說氓民也願受一廛處却云氓者野人之稱亦從周官六遂之解也則不應在市宅者反遠而稱野人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三終